



世界文庫

9

0768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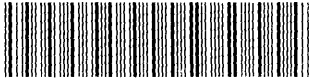
5

15



~~151969~~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0388B



鄭振鐸主編

世界文庫

— 9 —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上海發行店書活生海上
圖書館 月一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藏書

世界文庫

— 9 —

乙種每冊實價壹圓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人 鄭振鐸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所 生活書店
印刷所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復興里
鄭振鐸
上海福州路復興里
徐伯昕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生活書店
印刷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二十日

世界文庫

第九冊目錄

陳伯玉詩集	唐	陳伯玉撰	三七〇
八相變文	唐	無名氏撰	三七五
指南後錄	宋	文天祥撰	三七五
殺狗餘話(上)	明	龍子猶校訂	三七九
剪燈餘話(下)	明	李昌祺撰	三八七
雪濤尺牘(下)	明	江盈科撰	三八五
李卓吾尺牘(下)	明	李贄撰	三九一
金瓶梅詞話(八)	明	蘭陵笑笑生撰	三九七
警世通言(九)	明	馮夢龍編	三九五
吉訶德先生傳(九)	西班牙	塞萬提斯作	三九三
蘇魯支如此說(二)	德	尼采作	四〇五
蒙田散文選(三)	法	蒙田作	四〇九
人與蛇	美國	畢亞士作	四〇九
空中的騎兵	美國	畢亞士作	四〇九
簡愛自傳(六)	英	O白朗底女士作	四一〇
小情書(二)	俄	梭羅古勃作	四一四
賈司陶的女住持	法	徐懋庸譯	四一四
擬情書(二)	羅馬	司湯達作	四一九
		茅盾譯	四二五

插圖目錄

諫兄觸怒	三七九	四頁後
妻妾共議	三七九	五頁前
喬人行譜	三七九	八頁後
王婆逐客	三八〇	八頁後
雪夜救兄	三八〇	九頁前
吳忠看主	三八二	〇頁後
看書苦諫	三八二	一頁前
吳月娘掃雪烹茶	三九一	〇頁後
應伯爵簪花邀酒	三九二	一頁前
蕙蓮兒偷期蒙愛	三九三	四頁後
春梅姐正色閑邪	三九三	五頁前
賭棋枰瓶兒輸鈔	三九三	八頁後
「他却下了他的絡頭鞍韉，在他屁股上打了一掌。」	三九八	八頁後
「她是跟鄉村上頂頂壯健的漢子都拚得一下的。」	三九九	二頁後
「桑科急忙掉轉了洛稔喃提，免得再看第二眼。」	三九九	六頁後
「桑科一發見了懷中沒有冊子，臉色就變得死一般白。」	四〇〇	〇二頁後

陳子昂詩集

唐·陳子昂撰

初唐四傑，未脫六朝作風的影響。至陳子昂起而漸變。他的詩清雅剛勁，一洗雕鏤凡近之習，實是替李、杜、高、岑、王、孟輩開一條大路的。

子昂字伯玉，梓州人。開耀二年進士。他是富家子，任俠尚義。初未知書。後入鄉校感悔，卽于州東南金華山觀讀書，痛自修飾，精窮墳典。光宅元年，詣闕上書，武后奇其才，拜麟台正字。累遷拾遺。聖曆初，解官歸。會父喪，廬塚次。縣令段簡貪殘，聞其富，造詐誣子昂，脅取賂二十萬緡，猶薄之。遂送獄。子昂死於獄中。年四十三。子昂性褊躁，輕財好施，篤朋友之義，故及於禍。

『子昂初爲感遇詩三十章（按實爲三十八章）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海內文宗。」由是知名。』感遇詩大類稽阮，但亦有腐語濫調。然在『宮體』詩靡靡之音的籠罩一切的風氣裏，他的這種詩實是一種獨特的調子。

子昂是一位功名之士，他很熱中，故他每嘆息着：『蒼茫未得意，寂寞寡相迎。負劍空嘆息，蒼茫登古城。』子昂集傳本頗多，比較完善的是楊國楨的刊本。俱也有可議處。今以四部叢刊影印的明楊澄編定本爲主，而校以：

(一) 明活字板本（嘉靖印）

(二) 明刊唐十二家詩本

(三) 明鈔唐百家詩本

(四) 四庫全書本

(五) 楊國楨本

比較的可以說是較爲完善的一個讀本。
本書校註中所用略語：

「明」——活字板本

「百」——唐百家詩本

「楊」——楊國楨刊本

「唐」——唐十二家詩本

「四」——四庫全書本

陳伯玉文集序

詩自三百篇而下，惟漢魏晉韻風骨猶近於古。逮夫兩晉，駸駸而變。胚胎於宋，浮靡於齊梁，至於陳隋，極熾而雅音幾乎燹矣。有唐之興，文運漸啟。雖四傑四友，稱美於時。然其流風餘韻，漸染既久，未能悉除。則天時，蜀之射洪人陳公子昂，字伯玉者，一旦崛起西南，以高明之見，首唱平淡清雅之音，襲騷雅之風，力排雕鏤，凡近之氣。其學博，其才高，其音節冲和，其辭旨幽遠，超軼前古，蕪掃六朝弊習，譬猶砥柱屹立於萬頃頽波之中，陽氣勃起於重泉積陰之下，舊習爲之一變，萬彙爲之改觀。故李太白、韋蘇州、柳柳州相繼而起，皆踵伯玉之高風，俾後世稱仰嘆慕之不暇。可謂詩人之雄矣。其文雖有六朝唐初氣味，然其窳疏數章，亦有用世之志。惜其全集世不多見。其詩文見於他集者亦甚少。今巡撫山西都御史楊公澄，與伯玉爲同邑人，得其全集於中秘，抄錄而來，重復校正，命工刊梓以傳，共若干卷。嗚呼！公之用心厚矣！昔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名振當世。及五代之末，其集亦泯。歐陽文忠公得其集於故篋中，求補校正數十年而後全，俾後人尊仰模範，力追古作而不墜者，文忠公之力也。自太白、韋柳、景慕伯玉，作爲古風之後，至宋，惟朱文公文感興之作，風格無異。殆今，又寥寥數百年矣。我

朝文運大興，作者如林。會見斯集之行，有能吐辭如伯玉，遠追盛唐之作者，未必非公振作之效也。嗚呼！公之用心，其厚矣哉！

弘治四年歲次辛亥重陽日

賜進士嘉儀大夫工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翰林院脩撰經筵講官兼文華殿講讀官致仕維揚張頤序

陳伯玉文集序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刪詩書，述易道而作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者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顧。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尙有典刑。宋齊已來，蓋顯賴。逶迤陵頽流靡，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有諫諍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禍，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幽度，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搏扶搖而凌泰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溼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夭。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叨桀鷲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夫天焉。昔常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予，合採其遺文可存焉。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之變而爲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耳。黃門侍郎盧藏用撰。

① 楊無「文」。

② 楊「集」下有「原」。

③ 楊無「乃」。

④ 楊「書」作「定禮」。

⑤ 楊作「修」。

⑥ 楊無「者」。

⑦ 楊無「人」。

⑧ 楊作「顯」。

⑨ 楊「已來」作「之末」。

⑩ 楊「賴」下有「矣」。

⑪ 楊「靡」下有「志返」。

⑫ 楊作「庶」。

⑬ 楊無「也」。

⑭ 楊作「變」。

⑮ 楊作「交」。

⑯ 楊

無「之」。

⑰ 楊作「爾」。

⑱ 楊上四字作「唐范陽」。

⑲ 楊作「序」。

陳伯玉詩集卷之一

感遇三十八首

微月生^①西海，幽陽始化^②昇。圓光正^③東滿，陰魄已朝凝。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

右一^④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右二

蒼蒼丁零塞，今古緬荒途。亭嶠何摧亢^⑤？暴骨無全軀。黃沙漠南起，白日隱西隅^⑥。天隅，漢甲三十萬，曾以事匈奴。但見沙塲死，

誰憐塞上^⑦孤！

右三

樂羊爲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⑧相薄，他人安得忠？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鷹翁。狐獸猶^⑨不忍，况^⑩以奉君終？

右四

① 樹「生」下註「一作出。」

② 樹「化」作「代」下註「一作化，」四作「代。」

③ 樹「正」下註「一作倫。」

④ 樹無「右一」，「右二」至「右三十八」，百明同。樹本，四庫本有。

⑤ 樹「亢」作「兀」，百作「兀」，四全。唐全。活全。

⑥ 樹「上」下註「一作下。」

⑦ 樹「上」下註「一作且。」

⑧ 樹「且」下註「一作尙。」

⑨ 樹「况」下註「一作矧。」

市人矜巧智，於道若童蒙；傾奪相誇，修不知身所終。曷見玄真子，觀世玉壺中。窅然遺天地，乘化入無窮。

右五

吾觀龍變化，乃是至陽精；石林何冥密，幽洞無留行。古之得仙道，信與元化并。玄感非蒙識，誰能測淪冥？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

右六

白日每不歸，青陽時暮矣；茫茫吾何思，林臥觀無始。衆芳委時晦，鷓鴣鳴悲耳；鴻荒古已頽，誰識巢居子！

右七

吾觀崑崙化，日月淪洞冥；精魄相交構，天壤以羅生。仲尼推太極，老聃貴窅冥；西方金仙子，崇義乃無明。空色皆寂滅，緣業亦何名？成教信終籍，死生俱未停。

右八

聖人祕元命，懼世亂其真；如何嵩公輩，該譎誤時人。先天誠爲美，階亂禍誰因？長城備胡寇，羸禍發其親。赤精既迷漢，子年何救秦？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

右九

深閨觀羣動元化，悱然爭朵頤，讖說相咬食，利害紛疑疑。便便夸毗子，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

① 楊「誇」作「夸」 ② 楊「玄」作「元」 ③ 百「皆」作「查」 ④ 楊「是」作「知」明全 ⑤ 楊

「玄」作「元」 ⑥ 楊作「衆」下註「一作衆」百興楊全四作「象」唐全四 ⑦ 楊作「沉」下註「一作淪」

⑧ 四「冥」作「溟」 ⑨ 楊「構」作「會」 ⑩ 楊「皆」作「竅」百亦作「竅」唐全明全 ⑪ 楊「亦」作

「定」下註「一作亦」明作「定」 ⑫ 楊「名成」作「成名」四亦全 ⑬ 楊「終」作「綽」百作「綽」四全

上唐全 ⑭ 楊「詠」下註「一作詠」百作「詠」下註「一作詠」 ⑮ 楊「閨」作「居」百全楊唐全明全

⑯ 楊「觀」下無「羣動」化」下註「一作羣動」四作「觀元化」唐全四明全四 ⑰ 楊「疑疑」作「癡癡」百全楊四全唐全

芝萬世同一時。

右十

吾愛鬼谷子，青溪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七雄方龍鬪，天下亂無君；浮雲不足貴，遵養晦時文。舒之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圖山木壽，空與麋鹿羣！

右十一

啣吻南山鹿，罹咎以煤和；招搖青桂樹，幽蠹亦成科。世情甘近習，榮耀紛如何？怨憎未相復，親愛生禍羅。瑤臺傾巧咲，玉盃殞雙蛾；誰見枯城蘗，青青成斧柯？

右十二

林居病時久，水木淡孤清；閑臥觀物化，悠悠念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感嘆何時平？

右十三

臨歧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瑤臺成故丘；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

右十四

貴人難得意，賞愛在須臾。莫以心如玉，探探他明月珠，昔稱天桃子，今爲春市徒。鴟鴞悲東國，麋鹿泣姑蘇；誰見鴟夷子，扁舟去五湖？

● 楊「亂」作「久」下註「一作亂」百作「久」無註。 ● 楊「雲」作「榮」百全楊唐全。 ● 楊「之」作「可」

下註「一作之」百全楊。 ● 楊「圖」作「徒」百全楊唐全。 ● 楊「咲」作「笑」百全。 ● 楊「枯」下註

「一作孤」百作「孤」。 ● 楊「蘗」下註「一作樹」百作「樹」。 ● 四「閑」作「閒」。 ● 楊「羣」作

「無」百作「無」下註「一作羣」唐作「無」。 ● 百作「羣」下註「一作盈」。 ● 楊「故」作「古」。 ●

楊作「探」百作「探」唐全助作「探」。

右十五

聖人去已久，公道緬良難；蚩蚩夸毗子，堯禹以爲謾。驕榮貴工巧，勢利迭相干；燕王尊樂毅，分齊國顧同歡。魯運護齊爵，遺組去邯鄲；伊人信往矣，感激爲誰嘆！

右十六

幽居觀大運，悠悠念羣生；終古代興沒，蒙聖莫能爭。三季淪周祿，七雄滅秦嬴；復聞赤精子，提劍入咸京。炎光旣無象，晉虜紛縱橫；堯禹道旣昧，昏虐世方行。豈無當世雄！天道與胡兵，咄咄安可言，時醉而未醒。仲尼溺東魯，伯陽遁西溟；大運自古來，一何人胡嗟哉！

右十七

逶迤勢已久，骨鯁道斯窮；豈無感激者？時俗類此風。權國何其鄙，皎皎於陵子。世道不相容，嗟嗟張長公！

右十八

聖人不利己，憂濟在元元；黃屋非堯意，瑤臺安可論。吾聞西方化，清淨道彌敦；奈何窮金玉，雕刻以爲尊。雲構山林盡，瑤圖珠翠煩；鬼功尙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適增累，矜智道逾昏。

右十九

玄天幽且默，羣議曷咄咄！聖人教猶在，世運久陵夷。一繩將何繫，憂醉不能持；去去行採芝，勿爲塵所欺。

右二十

- 百「迭」作「遞」下註「一作迭」
- 相作「分」百全四全明全
- 明「紛」作「復」
- 杞「紛」作「復」百全四全
- 百作「已」唐全明全
- 唐「世」作「勢」明全
- 唐「世」作「時」
- 百「魯」作「夏」
- 樹「孤」作「族」百全四亦作「族」唐全明全
- 樹「樞」作「詭」百作「灌」四亦作「灌」唐全明全
- 樹「子」作「中」四全揚
- 樹「玄」作「元」
- 百「與」作「運」

蜻蛉遊天地，與物●本無患。飛飛未能去，黃雀來相干。穰侯富秦隴，金石比交歡。出入咸陽裏，諸侯莫敢言。寧知山東客，激怒秦王肝。布衣取丞相，千載爲辛酸。

右二十一

微霜知歲晏，斧柯始青青。况乃金天夕，浩露沾羣英。登山望宇宙，白日已西暝。雲海方蕩漾，孤鱗安得寧！

右二十二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知●美人意，嬌●愛比黃金。殺身炎州裏，委羽玉堂陰。矯麗光首飾，歲蕤爛錦衾。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固●爲累，嗟●息此珍禽。

右二十三

挈瓶者誰子，皎服當青春；三五明月滿，盈華●不自珍。高●堂委金玉，微縷懸千鈞；如何負公鼎，被歎●映時人。

右二十四

玄蟬號白露，茲歲已蹉跎；羣物從大化，孤英將奈何。瑤臺有青鳥，遠食玉山禾；崑崙見玄鳳，豈復嘆●雲羅。

右二十五

荒哉穆天子，好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日耽瑤臺臺一作池樂，豈傷桃李時；青管空萎絕，白髮生羅帷。

右二十六

朝發宜都渚，浩然思故鄉；故鄉不可見，路隔巫山陽。巫山綵雲沒，高丘正微茫；佇立望已久，涕落●澼衣裳。豈茲越鄉感，憶昔楚

●唐「物」作「世」

●樹「去」作「止」唐全作「止」百作「止」下註「一作去」四全楊

●百作「如」下

註「一作知」明全。

●樹「嬌」作「懸」明全「懸」

●樹「固」作「信」四全明全。

●百作「歎」唐

全明全。

●樹「華」作「盈」百全唐全明全。

●百作「尙」

●百作「擊」

●樹「嘆」作「處」

百全上四作「疑」唐作「處」明作「處」 ●唐「落」作「淚」明全。

襄王朝雲無處所，荆國亦淪亡。

右二十七

昔日章華宴，荆王樂荒淫。霓旌翠羽蓋，射兕雲夢林。塢來高堂觀，悵望雲陽岑。雄圖今何在？黃雀空哀吟！

右二十八

丁亥歲云暮，西山事甲兵。羸粮匣印道，荷戟驚羌城。嚴冬嵐陰勁，窮岫泄雲生。昏曉無晝夜，羽檄復相驚。藥踟躕萬仞，崩危走九冥。籍籍峯巒裏，哀哀冰雪行。聖人御宇宙，聞道泰階平。肉食謀何失，藜藿藿緬縱橫。

右二十九

塢來豪遊子，勢利禍之門。如何蘭膏嘆，一作歇感激自生冤。衆趨明所避，時棄道猶存。雲淵既已失，羅網與誰論。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唯應白鷗鳥，可爲洗心言。

右三十

可憐瑤臺樹，灼灼佳人姿。碧華映朱實，攀折青春時。豈不盛光寵，榮若白玉墀。但恨紅芳歇，彫傷感所思！

右三十一

索居幾日，炎夏忽然衰，陽彩皆陰翳，親友盡睽違。登山望不見，涕泣久漣洏。宿昔感顏色，若與白雲期。馬上驕豪子，驅逐正蚩蚩。蜀山與楚水，攜手在何時？

- 樹「堂」作「唐」。百作「堂」。四全。楊。下註「一作唐」。明作「唐」。
- 唐「驚」作「爭」。明全。楊全。百全。
- 樹
- 作「陰風」。四全。
- 楊作「拳」。
- 百作「遠」。下註「一作走」。唐作「走」。
- 唐「籍籍」作「藉藉」。
- 明全。
- 百作「葵」。四作「藜」。明全「藜」。
- 四「嘆」作「美」。註「一作歡」。
- 百作「泉」。四全。唐
- 全。
- 明唐將「三十一」作「三十」。彼此互換。
- 唐「實」作「食」。
- 楊「獨」作「猶」。
- 唐
- 「遠」作「離」。
- 樹「昔」作「夢」。百作「夢」。

右三十二

金鼎合還丹，世人將見欺；飛飛騎羊子，胡乃在峨眉？變化固非類，芳菲能幾時？疲癯苦淪世，憂悔日侵淄。眷然顧幽褐，白雲空涕洟！

右三十三

朔風吹海樹，蕭條邊已秋；亭上誰家子，哀哀明月樓？自言幽谷客，結髮事遠遊；赤丸殺公吏，白日報私讎。避仇至海上，被役此邊州；故鄉三十里，遼東復悠悠。每憤胡兵入，常爲漢國羞；何知七十戰，白首未封侯。

右三十四

本爲貴公子，平生實愛才；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西馳丁零塞，北上單于臺；登山見千里，懷古心悠哉！誰言未亡禍，磨滅成塵埃。

右三十五

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眉；念與楚狂子，悠悠白雲期。時哉怨不會，涕泣久漣洏。夢登綏山穴，南米巫山芝。探元觀羣化，遺世從靈螭；婉變將永矣，感悟不見之！

右三十六

朝入雲中郡，北望單于臺；胡秦何密邈，沙朔氣雄哉。籍籍天驕子，猖狂已復來；塞垣與名將，亭埃空崔嵬。咄嗟吾何歎，邊人

● 楊作「神」。唐全明全。

● 楊「非」作「幽」。百全。

● 楊「悔」作「悔」。唐「谷」作「燕」。明楊百四

均全。● 唐作「刃」。楊「日」作「刃」。百全。● 百「十」作「千」。四全。唐全明全。● 楊「東」作「水」。

百全。四全。唐全明全。

● 百「知」作「如」。唐全明全。

● 百作「泣」。

● 百作「暮」。註「一作暮」。

● 楊「怨」作「悲」。百全。四全。唐全。

● 百作「江」。註「一作山」。

● 楊「將」作「時」。

● 四「朔」作「漠」。

● 楊「籍」作「藉」。四全。唐全明全。

右三十七

仲尼探元化，幽鴻順陽和；大運自盈縮，春秋迭來過。盲龜忽號怒，萬物相分翻；溟海皆儻蕩，孤鳳其如何？

右三十八

觀荆玉篇并序

丙戌歲，余從左補闕喬公北征。夏四月，軍幕次於張掖河。河洲草木無他異者，惟有仙人杖，往往叢生。幽朔地寒，與中國稍異。余家世好服食，嘗嘗御之。及此役也，而息意茲味。戊午，人有薦嘉蔬者，此物存焉。羈爾而笑曰：「始者與此君別，不圖至是而見之，豈非神明嘉惠，欲將扶吾壽也？」因爲喬公昌言其能。時東萊王仲烈亦同旅，聞之大喜，甘心食之，已旬有五日矣。適有行人自謂能知藥者，謂喬公曰：「此白棘也，公何謬哉？」仲烈愕然而疑，亦曰：「吾恆其味甜，今果如此！」喬公信是言，乃譏余作探玉篇，謂宋人不識玉，而寶珉石也。余心知必是，猶以獨見之故，被奪於衆人，乃喟然嘆曰：「嗟乎！人之大明者，目也；心之至信者，口也。夫目照五色，口分五味，玄黃甘苦亦何斷而不惑也？而路傍一議，二子增疑，况君臣之際，朋友之間，自是而觀，則萬物之情可見也。」感采玉詠，作觀玉篇以答之，并示仲烈，譏其失真也。

鴟夷雙白玉，此玉有淄磷，懸之千金價，舉世莫知真。丹青非異色，輕重有殊倫。勿信工言子，徒悲荆國人。

鴟鶯篇

- 樹作「遞」百全。
- 四「劇」作「摩」。
- 唐「蕩」作「岩」。
- 明全。
- 百作「頰」。
- 百「成人」
- 作「或」。
- 樹作「候」。
- 樹「旅」下增「舍」。
- 樹作「而」。
- 樹作「甘」。
- 唐全。
- 明全。
- 百作「余之」。
- 註「一作宋人」。
- 百「然」下增「而」。
- 明全。
- 百「乎」下增「夫」。
- 四「玄」作「丹」。
- 樹作「可」。
- 四全。
- 唐全。
- 明全。
- 百「也」作「矣」。
- 樹「聞」下增「乎」。
- 四全。
- 唐全。
- 明全。
- 樹增「而」。
- 樹作「勿信玉工言」。
- 無「子」字。
- 百全。
- 樹四全。
- 唐全。
- 明全。

飛飛鷺鷥鳥，舉翼相蔽虧；俱來淥潭裏，共向白雲涯。音容相眷戀，羽翮兩逶迤；蘋萍戲春渚，霏霞過寒池。可沙●連岸淨，汀樹拂潭垂；年年此遊翫，歲歲來追隨。鳳凰起丹穴，獨●向梧桐枝；鴻鴈來紫塞，空憶稻梁肥。烏啼倦永夕●，鶴鳴西別離；豈若此雙禽，飛翻不異林。刷毛青江浦，交頸紫山岑；文章負奇色，和鳴多好音。聞有鷺鷥綺，復有鷺鷥衾；持●爲美人贈，勗●此故交心。

修竹篇并序

東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遷●迤類靡，風雅不作，以吹耿也。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親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嘆。解君云：「張茂先何敬祖，東方生與其比肩。」僕亦以爲知言也。故感歎雅製，作脩竹詩一篇，當●有知音，以傳示之。

龍種生南嶽，孤翠鬱亭亭！峯嶺上崇崇，烟雨下微冥。夜即罽鼠叫，晝聒●泉聲；春風正淡蕩，白露已清泠。哀響激金奏，密色滋玉英；歲寒霜雪苦，含彩獨青青。豈不厭凝冽，羞比春木榮；春木有榮歇，此節無凋零。始願與金石，終古保堅貞；不意伶倫子，吹之學鳳鳴。遂偶雲蘇●瑟，張樂奏天庭；妙曲方千變，韶韶亦九成。信蒙雕斲美，常願事仙靈；駢馳翠虬駕，伊鬱紫鸞笙。結交羸臺女，吟弄升天行；攜手登白日，逍遊●戲赤城。低昂玄●鶴舞，斷續綵雲生；永隨衆仙去，三山遊玉京。

秦和皇帝丘●禮撫事述懷應制

大君忘自我，膺運居紫宸；揖讓期明辟，譟歌且順人。軒宮帝國●盛，皇極禮容申；南面朝萬國，東堂會百神。雲陛旒裘●滿，天廷玉帛陳；鍾石和睿思，雷雨被深仁。承平信●娛樂，王業本艱辛；願罷瑤池宴，來觀農扈●春。卑宮●昭夏德，尊老睦羣親；微臣敢拜手，

楊「浦」作「渚」 ● 百「獨向」作「棲獨」註「一作獨思」 ● 楊作「依托」 ● 正作「待」 ●

百作「最此結交心」 ● 楊作「遷」百全 ● 明「篇」作「首」 ● 百「當」下增「知」字 ● 唐

「聒」作「聽」 ● 楊作「和」四全唐全 ● 楊作「遠遊」四全 ● 楊作「元」 ● 楊作「逝」則

全 ● 楊作「上」 ● 楊作「圖」明全楊作「圖」百全四全 ● 楊作「常」 ● 百「娛樂王業本」

五字 ● 百「闕」處 ● 百「闕」宮 ●

歌舞頌惟新。

洛城觀靜應制

聖人信恭已，天命允昭回；蒼極神功被，青雲祕籙開。垂衣受金冊，張樂宴瑤臺；雲風休徵滿，龍魚雜戲來。崇恩臨五日，惠澤暢三才；玉帛羣臣醉，徽章縉禮該。方觀升中禪，言觀拜洛廻；微臣固多幸，敢上萬年杯。

白帝城懷古

日落滄江晚，停機問士風；城臨巴子國，臺沒漢王宮。荒服仍周甸，深山尙禹功；巖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限，客思坐何窮！

度荆門望楚

遙遙去巫峽，望望下章臺；巴國山川盡，荆門烟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今日狂歌客，誰知入楚來？

峴山懷古

秣馬臨荒甸，登高覽舊都；猶悲墮淚碣，尙想臥龍圖。城邑遙分楚，山川半入吳；丘陵徒自出，賢聖幾凋枯。野樹蒼煙斷，津樓晚氣孤；誰知萬里客，懷古正踟躕。

晚次樂鄉縣

故鄉香無際，日暮且孤征；川原迷舊國，道路入邊城。野戍荒煙斷，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時恨，噉噉夜猿鳴！

入峭峽

峽安居溪伐木溪源幽邃林嶺相眠有奇致焉
蕭徒歌伐木，驚櫂漾輕舟；靡迤隨波水，潺湲泝淺流。煙沙分兩岸，露島夾雙洲；古樹連雲密，交峯入浪浮。巖潭相映媚，

- 楊作「雜」四全。
- 唐列入五言排律明全。
- 四「功」作「宮」。
- 百無「城」字。
- 四「士」作

- 「土」唐作「土」明全。
- 楊「門」作「開」百唐明皆全。按叶韻爲「開」字。或爲年久板損。
- 樹作「杏」百

- 全唐全明全。
- 唐「峽」下無註明全。
- 百無「焉」字。
- 樹作「嘯」。
- 百作「驚」。
- 百

- 「波」作「迴」註「一作波」四全。唐作「澗」。
- 百作「文」。

溪谷屢環周，路迥光踰逼。山深興轉幽，麝麝寒思晚。猿鳥暮聲秋，暫息蘭臺策。將從桂樹遊，因書謝親愛。千歲覓蓬丘。

宿空艚峽青樹村浦

的的明月水，啾啾寒夜猿。客思浩方亂，洲浦寂無喧。憶作千金子，寧知九逝魂。虛聞事朱闕，結綬驚華軒。委別高堂愛，親覲明主恩。今成轉蓬去，歎息復何言！

宿讓河驛浦

沿流辭北渚，結纜宿南洲。合岸昏初夕，迴塘暗不流。臥聞塞鴻斷，坐聽峽猿愁。沙浦明如月，汀葭晦若秋。不及能鳴鴈，徒思海上鷗。天河殊未曉，滄海信悠悠。

入東陽峽與李明府船前後不相及

東巖初解纜，南浦遂離羣。出沒同洲島，棲泊異汀瀆。品彙作沿洄，異瀆風煙猶可望。歌吟浩難聞，路轉青山合。峯迴白日曛，葦濤上漫漫。積水下云沓，倏忽猶疑及。差池復兩分，離離間遠樹。藹藹沒遙氛，地入巴陵道。星連牛斗文。孤猿啼寒月，哀鴻叫斷雲。仙舟不可見，遙思坐氛氲。

① 百作「想」註「一作息」 ② 百闕「策」 ③ 百「將從」作「徒將」 ④ 唐「作」作「昨」 ⑤ 百

作「夢」 ⑥ 百自此首以後，以迄第二卷後半，「贈別崔司議冀侍御」均殘缺。 ⑦ 百作「未」 ⑧ 百缺「殊

未曉滄海信悠悠」 ⑨ 唐「船」作「舟」明全。 ⑩ 百缺此首。 ⑪ 楊作「渚」唐作「沿洄異瀆」明全唐。

⑫ 楊「入」作「上」

陳伯玉詩集卷之一終

陳伯玉詩集卷之二

雜詩六十八首

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知之

葳蕤蒼梧鳳，嘹唳白露蟬；羽翰本非疋，結交獨何全！昔君事胡馬，余得奉戎旃；攜手同沙塞，關河緬幽燕。芳歲幾陽止，白日屢徂遷；功業雲臺薄，平生玉珮捐。歎此南歸日，猶聞北戍邊；代水不可陟，巴江亦潺湲。攬衣度函谷，銜涕望秦川；蜀門自茲始，雲山方浩然。

還至張掖古城聞東軍告捷贈韋五虛已

孟秋首歸路，仲月旅邊亭；聞道蘭山戰，相邀在井陘。屢關關月滿，三捷虜雲平；漢軍追北地，胡騎走南庭。君爲幕中士，嗜骨好言兵；白虎鋒應出，青龍陣幾成。披圖見丞相，按節入咸京；寧知玉門道，空作隴西行。北海朱旄落，東歸白露生；縱橫未得意，寂寞寡相迎。負劍空嘆息，蒼茫登古城。

度峽口山贈喬補闕知之王二無競

- ① 百缺此首。
- ② 楊「疋」作「匹」四全。唐全。明全。
- ③ 楊作「何獨」四全。唐全。
- ④ 楊「同」作「向」四全。唐全。明全。
- ⑤ 楊「陟」作「涉」四全。唐全。明全。
- ⑥ 百缺此首。
- ⑦ 明無「虛已」。
- ⑧ 楊「旅」下註「一作旋」明全。
- ⑨ 四「關」作「聞」。
- ⑩ 四「虜」作「陣」。
- ⑪ 楊「披」下註「一作據」。
- ⑫ 楊作「關」。
- ⑬ 四「相」作「將」。
- ⑭ 百缺此詩。
- ⑮ 下註「一作空」四作「翻」明全。
- ⑯ 四「相」作「將」。
- ⑰ 百缺此詩。

峽口大漢南，橫絕界中國。藪石何紛紜，山復翕絕。遠望多衆容，逼之無異色。崔嵬半孤斷，逶迤屢迥直。信關胡馬衝，亦距漢邊塞。豈伊河山險，將順休明德。物壯誠有衰，勢雄良易極。遽逝忽而盡，決澗平不息。之子黃金驅，如何此荒域。雲臺盛多士，待君丹墀側。

① 題 贈祀山烽樹上 喬十一 二侍御

漢庭榮巧宦，雲閣薄邊功。可憐驄馬使，白首爲誰雄！

② 題 居延古城贈喬十一

聞君東山意，宿習紫芝榮。滄州今何在，華髮旅邊城。還漢功既薄，逐胡策未行。徒嗟白日暮，坐對黃雲生。桂枝芳欲晚，蕙葳謗

羅明？無爲空自老，含嘆負平生！

③ 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 六首并序

丁酉歲吾北征出自薊門。歷觀燕之舊都，其城池霸迹已蕪昧。一作沒矣。乃慨然仰歎，憶昔樂生、鄒子、羣賢之遊盛矣。因登薊樓，作六詩以志之，寄終南盧居士，亦有軒轅遺迹也。

軒轅臺

北登薊丘望，求古軒轅臺。應龍已不見，牧馬生黃埃。尙想廣成子，遺迹白雲隈。

① 唐「藪」作「叢」明同。 ② 楊「何」下註「一作相」。 ③ 楊「小」作「赤」下註「一作小」。 ④ 楊「絕」

作「絕」。 ⑤ 楊「半」作「作」唐全明全。 ⑥ 楊「雄」下註「一作高」。 ⑦ 楊「決」作「決」唐全明全。

⑧ 百缺此詩。 ⑨ 楊「題」下無「贈」明全。 ⑩ 楊「上」作「贈」明全。 ⑪ 唐「喬」下無「十二」明全。

⑫ 百缺此詩。 ⑬ 唐「十二」下增「知之」明全。 ⑭ 楊「習」作「昔」唐全明全。 ⑮ 楊作「生平」。

⑯ 百缺此詩六首。 ⑰ 楊「六」作「七」四全。 ⑱ 楊作「沒」四全。 ⑲ 楊作「邱」。 ⑳ 楊作「七」。

㉑ 楊「驄」下增「之」。 ㉒ 楊「生」作「空」。

燕昭王

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
霸圖悵已矣，駟馬復歸來。

樂生

王道已淪昧，戰國競貪兵；樂生何感激，仗義下齊城。
雄圖竟中夭，遺歎寄阿衡。

燕太子

秦王日無道，太子怨亦深；一聞田光義，七首贈千金。
其事雖不立，千載爲傷心。

田光先生

自古皆有死，徇義良獨稀；奈何燕太子，尙使田光疑？
伏劍誠已矣，感我涕沾衣。

柳子

大運淪三代，天人罕有覩；柳子何寥廓，謾說九瀛垂。
興亡已千載，今也則無推。

郭隗

逢時獨爲貴，歷代非無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黃金臺。

初入峽苦風寄故鄉親友

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

贈趙六二首

① 楊作「坂」下註「一作館。」 ② 唐「遙」作「北。」 ③ 唐「贈」作「值。」 ④ 楊作「鞠」下註「一作循。」

⑤ 楊作「田生。」四全下註「一作田光。」 ⑥ 楊「推」下註「一作爲。」 ⑦ 百缺此詩。 ⑧ 四「臺」下註「闕」

字。唐「台」下註「此詩蓋闕二句前皆六句獨此四句非古詩體故也。」 ⑨ 百缺此詩。 ⑩ 楊「六」下增「貞固。」

唐全明全。 ⑪ 百缺此二首。

回中烽火入，塞上追兵起。此時邊朔寒，登隴思君子。東顧望漢京，南山雲霧裏。

赤墀媚其形，婉委蒼梧泉。昔者琅琊子，躬耕亦慨然。美人豈遐曠之子乃前賢；良辰在何許，白日屢頻遷。道心固微密，神用無留連。舒可彌宇宙，攬之不盈拳。蓬蒿久蕪沒，金石徒精堅。良寶委短褐，閑琴獨嫵娟。

答韓使同在邊

漢家失中策，胡馬屢南驅。聞詔安邊使，曾是故人謀。廢書悵懷古，負劍許良圖。出關歲方晏，乘障日多虞。虜入白登道，烽交紫塞途。連兵屯北地，清野備東胡。邊城方晏閉，斥堠始昭蘇。復聞韓長孺，辛苦事匈奴。雨雪顏容改，縱橫才位孤。空懷老臣心，未獲趙軍租。但蒙魏侯重，不受誘臣誣。當取金人祭，遺歌凱入都。

東征至淇門答宋參軍之間

南星中大火，將子涉清淇。西林改微月，征旆空自持。碧潭去已遠，瑤花折遺誰。若問遼陽戍，悠悠天際旗。

萬州曉發放舟乘漲還寄蜀中親友

空濛巖雨霽，爛熳曉雲歸。嘯旅乘明發，葺橈驚斷磯。蒼茫林岫轉，駘驛漲濤飛。遠岸孤雲出，遙峯曙日微。前臆未能啣，坐望已相依。曲直還今古，經過失是非。多岐方一作期方浩浩，征思日駢駢。寄謝千金子，江海事多違。

楊作「蟻」。四全。唐全。明全。 楊作「彩」。下註「一作形」。四作「彩」。唐全。明全。 楊「委」作「變」。四全。唐全。明全。

全。明全。 楊作「萊」。下註「一作茅，一作蒿」。 百缺此首。 楊「謀」作「誤」。四全。唐全。明全。

楊作「策」。字。四全。唐全。明全。 楊作「書」。唐全。明全。 楊「宋」下增「十一」。 百缺此詩。

楊作「華」。下註「一作草」。 楊「若」下註「一作君」。四「若」作「誰」。 楊「悠」下註「一作瑤瑤」。 百缺此詩。

明「友」作「朋」。唐作「朋」。 楊「巖」下註「一作微」。 唐「嘯」作「蕭」。 四「駢駢」作「絡繹」。唐全。明全。

楊「雲」作「烟」。四全。唐全。明全。 楊「還」作「多」。下註「一作還」。 四作「多」。唐作「多」。

楊「多岐」作「還期」。四全。唐全。明作「多期」。 楊「海」作「湖」。

贈嚴倉曹乞推命錄

少學縱橫術，遊楚復遊燕。栖遑長委命，富貴未知天。聞道沉冥客，青囊有祕篇。九宮探一作探深萬象，三筭極重玄。願奉唐生一作唐，將知躍馬年。非因一作因嚴，空帶至一作至龍川。

答洛陽主人

平生白雲志，早愛赤松遊。寧親恨未立，從官一作中州。主人何發一作問，旅客非悠悠。方謁明天子，清宴奉良籌。再取連城璧，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歸從海上鷗。寧隨當代子，傾側且浮一作浮。

酬暉上人秋夜山亭有贈

皎皎白林秋，微微翠山靜。禪居感物變，獨坐開軒屏。風泉夜聲絕，一作聲絕作聲雜。月露青光冷，多謝忘慚一作人。塵憂未能整。

酬暉上人秋夜獨坐山亭有贈

鍾梵經行罷，香床一作坐入禪。巖庭交雜樹，石瀨瀉鳴泉。水月心方寂，雲霞思獨玄。寧知人世一作舊避，一作代裏疲病苦。繼緣。

酬李參軍崇嗣旅館見贈

昨夜銀河畔，星文犯遙漢。今朝紫氣新，物色果逢真。言從天上落，乃是地仙人。白璧疑冤楚，烏裘似入秦。摧藏多古意，歷覽備

百無此首。 楊作「深」。四全。唐全。明全。 楊作「元」。 楊作「訣」。四全。唐全。明全。 楊作「同」。

下註「一作因」。 楊作「殺」。下註「一作至」。 百無此首。 楊「官」作「宦」。四全。唐全。 楊作「同」。

楊作「亦何」。下註「一作何發」。四全。無註。唐作「亦何」。 楊作「雜」。下註「一作絕」。唐作「雜」。

明全。 楊作「機」。四全。唐全。明全。 楊無「秋夜」二字。酬上增「同王員外雨後登開元寺南樓因」。酬上人獨

坐山亭有贈。 百無此詩。 明「罷」作「處」。 楊「床」作「林」。四全。唐全。明全。 楊「玄」

作「元」。 明「世」作「代」。 楊「昔」作「得」。下註「一作昔」。唐作「得」。明全。 百缺此詩。

楊「遠」。下註「一作天」。

艱辛；樂廣雲雖親，夷吾風未春。鳳歌空有聞，龍性詎能馴。寶劍終應出，驪珠會見珍。未及馮公老，何驚孺子貧。青雲儻可致，北海憶孫賓。

酬暉上人夏日林泉

聞道白雲居，窈窕青蓮宇。岳泉流雜樹，石室千年古。品畫作：岩泉萬丈流，樹石千年古。林臥對軒窗，山陰滿庭戶。方釋塵勞事，從君

酬田逸人見尋不遇題居隱里壁

遊人獻書去，薄暮返黉臺。傳道尋仙友，青囊賣下來。聞鶯忽相訪，題鳳久徘徊。石髓空盈握，金經閉不開。還疑縫掖子，復似洛陽才。

東征答朝遠相送

平生白雲意，疲繭媿為雄。君王謬殊寵，旌節此從戎。按繩當繫虜，單馬豈邀功。孤劍將何託，長謫塞上風。

合平津口別舍弟至東陽步趨不及春然有懷作以示之

江潭共為客，洲浦獨迷津。思積芳庭樹，心斷白眉人。同衾成楚越，別鳥類胡秦。林岸隨天轉，雲峯逐望新。遙遙終不見，默默坐含

居延海樹聞鶯同作

邊地無芳樹，鶯聲忽聽新。聞關如有意，愁絕若懷人。明妃失漢寵，蔡女沒胡塵。坐聞應落淚，况憶故園春。

百缺此詩。 楊作「巖泉萬丈流，樹石千年古。」 明「酬」下無「田。」 楊「人」下增「遊巖。」唐全。

明全。 百缺此詩。 楊「閉」作「祕。」唐全。明全。 楊「遠」作「臣」下註一作「邊。」唐作「臣。」明

作「廷。」四作「臣。」 百缺此詩。 楊「託」作「托。」 明「平」作「州。」唐作「州。」四作「州。」

百缺此詩。 明「憶」作「憶。」唐全。 楊「逾」作「遊。」唐全。明全。 唐無「樹。」 百缺此詩。

四「胡」作「邊。」

李三書齋崇詞

灼灼青春仲，悠悠白日昇；聲容何足恃，榮吝坐相矜。願與今庭會，將待玉書徵；還丹應有術，煙駕共君乘。

題田洗馬遊岳桔槔

望遠長爲客，商山遂不歸；誰憐比陵客，未息漢陰機。

古意題徐令壁

白雲蒼梧來，氛氳萬里色；問君太平世，舊避諱作代，栖泊靈臺側。

送別出塞

平生聞高義，書劍百夫雄；言登青雲去，非此白頭翁。胡兵屯塞下，朝寄寄屬雲中。君爲白馬將，腰佩辟角弓。單于不敢射，天子佇深功。蜀山余方隱，良會何時同？

同參軍宋之問夢趙六贈盧陳二子之作

晚望望崑岳，白雲半崑足；氛氳含翠微，宛如羸臺曲。故人昔所尙，幽琴歌斷續；變化意無常，人琴遂兩亡。白雲失處所，夢想隱容光；曠昔凝綠業，儒道兩相妨。前期許幽報，迨此尙茫茫。晤言既已失，感恨情何一。始應攜手期，雲臺與娥眉；達兼濟

百缺此詩。

唐無「崇詞」明無「崇詞」

楊「今」作「金」四全。唐全。明全。

唐「岳」作「巖」明全。明全。

全四全。

百無此首。

楊「遠」作「苑」下註「一作遠」四全。唐全。明全。

楊「比」作「北」

唐全。明全。

楊「客」作「井」下註「一作客」四作「井」唐全。明作「客」

明無「徐」下增「著」

作「唐全」

百無此首。

楊「問」作「聞」

百無此首。

四「朝寄」作「漢騎」唐全。明作「口」

騎。「騎」上闕一字。

楊「屬」下註「一作入」

百無此首。

楊作「曠霧望嵩邱」下註「一作嶽」

唐全。明作「曠霧望嵩岳」

楊作「巖」四全。唐全。明全。

楊「羸」下註「一作羸」

楊「意」作「竟」

唐全。明全。

唐「亡」作「忘」

楊「恨」作「歎」下註「一作恨」四作「歎」唐全。明全。

楊「應」

作「憶」四全。唐全。明全。

天下窮獨善其時。諸君推管樂之子慕巢夷；奈何蒼生望，卒爲黃綬欺！銘鼎功未立，山林事亦微；撫孤一流慟，懷舊日。●啜。●盧子尚高節，終南臥松雪；宋侯逢聖君，驂馭遊青雲。而我獨躑躅，語默道猶慍；●征戍在遼陽，蹉跎歲●再黃。丹丘恨不及，白露已蒼蒼。遠聞山陽賦，感涕下霑裳！

和陸明府贈將軍重出塞

忽聞天上將，關塞重橫行；始返樓蘭國，還向朔方城。黃金裝戰馬，白羽集神兵；星月開天陣，山川列地營。晚●風吹畫角，春色耀飛旌；寧知班定遠，獨●是一書生。

同長上人傷壽安傅少府

生涯良浩浩，天命固惇惇；聞道神仙位，懷德遂爲鄰。疇昔逢堯日，衣冠仕漢辰；交遊紛若鳳，詞翰宛●如麟。太息勞黃綬，長思謫紫宸；金蘭徒有契，玉樹已埋塵。把臂誰無託，平生固亦親；援琴一流涕，舊館幾霑巾。杳杳泉中夜，悠悠世舊避；誰作代上春，幽明長隔此，歌哭●爲何人？

詠主人壁上畫鶴寄喬主簿崔著作

古壁仙人畫，丹青尙有文；獨舞紛如雪，孤飛隱似雲。自矜彩色重，寧憶故池羣；江海聯翩翼，長鳴誰復聞！

登薊丘樓送賈兵曹入都

東山宿昔意，北征非我心；孤負平生願，感涕下霑襟。暮●登薊樓上，永望燕山岑；遼海方漫漫，胡沙飛且深。峨眉杳如夢，仙子曷

● 楊「且」作「日」。唐全。 ● 楊「馭」作「御」。唐同。明作「馭」。 ● 楊「憐」作「屯」。唐全。明全「屯」。 ●

楊「歲」作「草」。 ● 百無此詩。 ● 唐「晚」作「曉」。 ● 楊「獨」作「猶」。註「一作獨」。唐作「猶」。 ●

明作「猶」。 ● 百無此詩。 ● 楊「惇」作「諄」。四全。唐全。明全。 ● 楊「位」作「尉」。四全。唐全。明全。

全。 ● 楊「如」下註「一作成」。 ● 楊「託」作「托」。 ● 楊「哭」註「一作笑」。 ● 百無此詩。 ●

● 百缺此詩。 ● 唐「暮」作「莫」。明全。

由尊；擊劍起歎息，白日忽西沉。聞君洛陽使，因子寄南音。

送魏大從軍

匈奴猶未滅，魏絳復從戎；悵別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鴈山橫代北，孤塞一作孤塞接雲中；勿使燕然上，獨有漢臣功。

送殷大入蜀

蜀山金碧地，此地饒英豔；送君一為別，悵斷故鄉情。片雲生極浦，斜日隱離亭；坐看征騎沒，唯見遠山青。

落第西還別劉祭酒高明府

別館分周國，歸驂入漢京；地連函谷塞，川接廣陽城。望迥樓臺出，途遙煙霧生；莫言長落羽，貧賤一交情。

別魏四傳

轉蓬方不定，落羽自驚絃；山水一為別，歡娛復幾年。離亭暗風雨，征路入雲煙；還因北山遙，一作山返歸守東陂田。

送客

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

春夜別友人二首

銀燭吐青煙，金樽對綺筵；離堂思琴瑟，別路繞山川。明月隱高樹，長河沒曉天；悠悠洛陽道，此會在何年？
繁塞白雲斷，青春明月初；對此芳樽夜，離憂悵有餘。清冷花露滿，滴瀝簷宇虛；懷君欲何贈，願上大臣書。

● 明「從」作「將」 ① 百缺此詩。 ② 楊「蜀」作「禹」註「一作蜀」。 ③ 楊「地」作「路」唐全明全。 ④ 楊作「惟留漢將功」四全唐全。

● 雲「作」夏雲「 ① 百缺此詩。 ② 楊「別」上增「落第西還」唐全明全。 ③ 百缺此詩。 ④ 楊「絃」

作「絃」四全。 ⑤ 楊「遙」作「逕」註「一作返」四全唐全明全。 ⑥ 四「陂」作「坡」。 ⑦ 百缺此詩。

● 唐作「平生」活全。 ⑧ 百缺此詩。 ⑨ 明無「二首」二字。 ⑩ 楊「道」下註「一作去」唐全明全。

● 四作「字廣」

四作「字廣」

遂州南江別鄉曲●故人●

楚江復爲客，征棹方悠悠；故人憫追送，置酒此南州。平生亦何恨，夙昔在林丘；遠此鄉山別，長歸去國愁。

送東萊王學士無競●

寶劍千金買，平生未許人；懷君萬里別，持贈結交親。孤松宜晚歲，衆木愛芳春；已矣將何道！一作何適無令白髮鬢。

送梁李二明府●

負書猶在漢，懷策未聞秦；復此窮秋日，芳樽別故人。黃金裝屢盡，白首契逾新；空羨雙鳧鳥，俱飛向玉輪。

送魏兵曹使嶺州●得登字●

陽山淫霧雨，之子慎攀登；羌管多珍寶，人言有愛憎。思●酬明主惠，當盡使臣能；勿以王陽歎●，卽道●長峻嶒。

江山●暫別蕭四劉三旋欣接遇●

昨夜滄江別，言乖天漢遊；寧期此相遇，尙接武陵洲。結綬還逢育，御杯且對劉；波潭一瀾瀾，臨望幾悠悠。山水丹青雜，煙雲紫翠

浮；終媿神仙友，來接野人舟。

送別崔著作●東征●

○ 明「曲」作「里」。 ○ 百缺此詩。 ○ 楊「州」作「洲」。四全。唐全。明全。 ○ 百缺此詩。 ○ 楊作「首」

註「一作髮」。唐作「首」。明全。 ○ 百缺此詩。 ○ 唐無「得登字」。明全。 ○ 百無此詩。 ○ 楊「思」作

「欲」。 ○ 楊作「道」。註一作「歎」。 ○ 楊作「迢遞」。註一作「耶道」。 ○ 楊作「上」。 ○ 百無此

詩。 ○ 唐增「融」字。 ○ 楊作「送著作耶翟融等從梁王東征并序」。百無此詩。送著作耶翟融等從梁王東征并序。

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將帥，訓甲兵，將以外威荒戎，內輯中夏，時義遠矣。自我大君受命，百蠻蟻伏。匈奴舍葡萄酒之宮，越裳重巒

翠之質。虎符不發，象羈攸同。實欲高議靈台，偃兵一作伯天下。而林胡遺孽，瀆亂邊屯。驅蚊蚋之師，忽帶靈之伐。乃飄海裔，弄燕陲。皇

帝哀北鄙之人，懼其辛螫，以東征之義，降彼偏裨。猶恐威令未孚，亭塞仍梗，乃謀元帥，命佐軍，得朱耶之天人，乃黃閣之元老。廟堂授

金天方肅殺，白露始專征；王師非樂戰，之子慎佳兵。海氣侵南部，邊風掃北平；莫賈盧龍塞，歸邀麟閣名！

送別 ● 陶帝 ● 同用風 ●

黃鶴煙雲去，青江琴酒同；離帆方楚越，渭水復西東。芙蓉生夏浦，楊柳送春風；明月相思處，應對菊花叢。

別李參軍索嗣 ●

鉞，腰門中命，建梁國之旌旗，吟漢庭之簫鼓。東向而拜，北道長驅。蟬旄羽騎之殷，戈翻落日；突鬯蒙輪之勇，劍夾浮雲。方且獵九都，窮
蹕頓，存肅愷，弔姑餘，彷徨赤山，巡御日域，以昭我王師。恭天討也。歲七月，軍出關門，天晶無雲，朔風清海。時比部郎中唐奉一，考功員
外郎李迥秀，著作佐郎崔融並參帷幕之賓，掌書記之任。燕南恨別，洛北思權，頓旌節而少留，傾朝廷而出錢。永昌丞房思元衣冠之
秀，乃張蕙圃，席蘭堂，環曲榭，羅羽籥；寫中京之望，縱候亭之賞。爾乃投壺翳射，博奕觀兵，鏐金鏡，憂遙琴，歌易水之慷慨，奉關山以俾
徊。頽陽半林，微陰出座，思長風以破浪，恐白日之蹉跎。酒中樂酣，拔劍起舞，則已氣橫遼碣，志掃獯戎。抗手何言，賦詩以贈。

唐無「別」明全。

楊作「春晦餞陶七於江南同用風字并序。」百無此詩。「春晦餞陶七於江南同用風字并序」內缺

七字。蜀江分袂，巴山望別。南津坐恨，歎仙帆之方遙；北渚長懷，見離亭之欲晚。白雲去矣，□□□□□□；黃鶴何之，楊柳青而三春
暮。我之懷矣，能無贈乎！同賦一言，俱題四韻。」

唐無「同用風」明全。

楊「雲」下註一作「霞」。

作「夏日暉上人房別李參軍崇嗣并序。」百無此詩。夏日暉上人房別李參軍崇嗣并序內缺二字。考察天人，傍羅變動。東西南

北，賢聖不能定其居；寒暑晦明，陰陽不能革其數。莫不雲離雨散，奔馳於宇宙之間；星文見於斗牛，野亭相遇，遊族承歡。鸛鷺之山
雲英冑，紫氣仙人，愛江海而高尋，頓風塵而未息。來從許下，月且出於龍泉；嘗入蜀中，星文見於斗牛。野亭相遇，遊族承歡。鸛鷺之山
水暫開，樂廣之雲天自樂。思道林而不見，懷若有亡。詣祇樹而從遊，口然舊款。高僧展袂，大士臨筵，披口路之天雲，坐琉璃之寶地。隰
帷後闌，拂鸚鵡之香林；欄檻前開，照芙蓉之綠水。討論儒墨，探覽元元，常周孔之猶述，（一作迷）知老莊之未晤。（一作悟）遂欲

高拔寶座，伏奏金仙，開不二之法門，觀大千之世界。歡娛恍惚，離別行催。紅霞生而白日歸，青氣凝而碧山暮。輿歌斷引，抗手將辭。江
漢浩浩而長流，天地居然而不動。嗟乎！色爲何色，悲樂忽而因生，誰去誰來，離會紛而妄作。俗之迷也，不亦煩乎！各述所懷，不拘章韻。

四十九變化，一十三死生；翕忽玄黃裏，驅馳風雨情。是非紛妄作，寵辱坐相驚；至人獨幽鑒，窈窕隨昏明。咫尺山河道，軒窗日月庭；別離焉足問，悲樂固能并。我輩何爲爾，栖皇猶未平；金臺可攀陟，寶界絕將迎。戶牖觀天地，階基上窅冥；自超三界樂，安知萬里征？中國要荒內，人寰宇宙縈；絃望如朝夕，寧啜蜀道行！

遇荆州崔兵曹使

輜軒鳳凰使，林藪鷓鴣冠；江湖一相許，雲霧坐交歡。興盡崔亭伯，言忘釋道安；秋光稍欲暮，歲物已將闌。古樹蒼煙斷，虛庭白露寒；瑤琴山水曲，今日爲君彈。

遇崔司議奏之翼侍御珪二使

謝病南山下，幽臥不知春；使星入東井，云是故交親。惠風吹寶瑟，微月懷清真；灑軒一留醉，江海寄情人。

贈別崔司議翼侍御

楊「鑿」下註「一作覽」

楊「管」作「杏」唐作「杏」明全。

楊「絃」作「絃」四今唐全明全。

①

楊作「秋日遇荆州府崔兵曹使宴并序」四「使」下增「宴」百無此詩。秋日遇荆州府崔兵曹使宴并序若夫尊卑位隨，榮賤途分，使卿士大夫，倚軒裳而傲物，山棲木食，負林壑而騁人，未有能屈富貴於沉冥，雜薛蘿於簞笏。天人坐契，相從雲霧之遊；風雨不疲，高縱琴樽之賞。崔兵曹紫庭公，青雲貴人，以鍾鼎不足以致奇才，煙霞可以交名士。皇華昭國，懷風釋而高舉；白桂追遊，遊塵置而下顧。大矣哉！生平未識，一見而交道遂存；此日披懷，千載之風期坐合。支道林之雅論，妙理沉微；崔子玉之雄才，斯文未喪。屬乎金蘭掌氣，石雁驚秋，天漢寥而煙日無光，野寂寞而山川變色。芸其黃矣，悲白露於蒼葭；木葉落矣，慘紅霜於綠野。爾其高興，恰芳酒闌。頓義和而不留，顧華堂而欲曉。長歌何托，思傳稽古之文；爰命小人，率記當時之事。人探一字，六韻成篇。

楊作「林」註「一作秋」明作「林」

楊「琴」下註「一作琴中」

楊作「喜遇翼侍御珪崔司議奏之二使并序」百缺此詩。

唐「懷」作「憶」明作「憶」

唐作「贈別翼侍御崔司議」明全百此詩僅存「晚來相尋」四字。自第一卷末「宿

諶河驛浦」闕文後。至此四字。中間各首均缺。自此以下各首均相符。自次無缺。喜遇翼侍御珪崔司議奏之二使并序。余獨坐一隅，

有道君匡國，無問余在林；白雲峨眉上，歲晚來相尋。

送崔著作

劉樓望燕國，負劍喜茲登；清規子方奏，單戟我無能；仲冬邊風急，雲漢復霜稜；慷慨意何道？西南恨失朋。

南山家園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涼，獨坐思遠，率成十韻

寂寥守窮巷，幽獨臥空林；松竹生虛白，階庭懷古今；鬱蒸炎夏晚，棟宇闕清陰；軒窗交紫霧，簷戶對蒼岑；鳳蘿仙人竒，鸞歌乘女琴；忘機委人代，閉關察天心；峽蝶憐紅藥，蜻蜓愛碧濤；坐觀萬象化，方見百年侵；擾擾將何息，青青長苦吟；願隨白雲鶴，龍鶴相招尋！

秋園臥疾呈暉上人

幽疾曠日遙，林園轉清密；疲痼澹無豫，獨坐汎瑤瑟；懷挾萬古情，憂虞百年疾；綿綿多滯念，忽忽每如失；緬想赤松遊，高尋

孤憤五蠹，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履時仲春，幽臥未起。忽聞二星入井，四牡臨亭，遊使者之駕，乃故人之車。離凡一笑，把臂入林。既

聞朝廷之榮，似此浮楫之華。山林幽寂，鐘鼎舊遊，語默譚詠。今復一得，況北堂夜永，西軒月微，巴山有別之嗟，洛陽無寄載之客。江

關離會，三千餘里，名位寵辱，一百年中。歡娛如何，日月其邁，不為目前之賞，以增別後之思。蟋蟀笑人，夫子何歎。四一問

作「機」。唐全明全。楊作「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融入都并序」。百作下增「融」字。四全明全。登薊城西北樓送崔

著作融入都并序，僕嘗倦遊，傷別久矣！况登樓遠國，銜酒故人，憤胡擊之侵邊，從王師之出塞，元戎按甲，方刈鮮卑之豎；天子賜書，且

有君相之召，而崔侯佩劍，即謁承明，駁公負戈，方絕大漠。燕山北望，遼海東浮。雲台與碣館天殊，亭障共衣冠地隔。撫劍何道，長歸增

歎！以身許國，我則當仁；論道匡君，子思報主。仲冬寒苦，幽朔初平，莽茫天兵之氣，宣滅戎雲之色。白羽一揮，可掃九都；赤墀九帶，佇觀

獻凱！心期我願，斯遂君恩。（一作遂君之恩）共有策勳，飲至方同廊廟之歡，佩武裝已，借爾文儒之賞。薊邱故事，可以贈言。同賦登

薊樓送崔子云附。四作「薊城望燕京」。楊「意」作「竟」。四全唐全明全。明「成」作「作」。

楊「隊」下註「一作坐」。百「懷」作「橫」字。楊全。唐作「病」。明全。唐「疾」作「寂」。明全。

楊「汎」作「泛」。四全唐全明全。

紫一庭一作白雲逸；榮吝始都斐，幽人遂貞吉。圖書紛滿床，山水藹盈室；宿昔心所向，平生自茲畢。願言誰見知，梵筵有同術。八月高秋晚，涼風正蕭颯。

臥疾 家園

世在蓬蒿作代上，無名子，人間歲月除；縱橫策已棄，寂寞道爲家。臥疾誰能問，閑居空物華；猶憶鸞臺友，栖真隱大霞。還丹奔日御，却老餌雲芽；寧知白社客，不厭青門瓜。

月夜有懷

美人挾趙瑟，御月在西軒；寂寞夜何久，慙慙玉指繁。清光委衾枕，遙思屬湘沅；空窺隔星漢，猶夢感精魂。

於長史山池三日曲水

摘蘭籍芳月，被宴坐烟汀；汎汎灑青流，滿葳蕤白芷生。金枝揮趙瑟，玉柱弄秦箏；巖樹風光媚，郊園春樹平。烟花飛御道，羅綺照昆明；日落紅塵合，車馬亂縱橫。

登澤州北樓宴

平生倦遊者，觀化久無窮；復來登此國，臨望與君同。坐見秦兵曩，遙聞趙將雄；武安軍何在，長平事已空。且歌玄雲曲，御酒舞薰風；勿使青衿子，嗟爾白頭翁。

- ① 百作「白雲」註一作「紫庭」。楊全。唐全。明全。唐楊作「白雲」無註。
- ② 明「水」作「木」。
- ③ 楊「楓」作「瑟」。
- ④ 唐全。明全。
- ⑤ 楊「疾」作「病」。唐全。明全。
- ⑥ 楊「疾」作「病」。唐全。
- ⑦ 百作「牙」。
- ⑧ 唐「御」作「微」。明全。
- ⑨ 唐「慙慙」作「殷勤」。明全。
- ⑩ 百「繁」作「煩」。
- ⑪ 楊「水」下增「宴」。唐全。
- ⑫ 四「籍」作「藉」。唐全。明全。
- ⑬ 百「月」作「日」。楊作「月」。註「一作日」。唐作「日」。
- ⑭ 四「汎」作「沈」。
- ⑮ 楊「柱」作「指」。
- ⑯ 唐「州」下增「城」。明全。
- ⑰ 楊「宴」作「謔」。唐全。明全。
- ⑱ 百「此」作「北」。
- ⑲ 楊「玄」作「元」。
- ⑳ 楊作「御」。註「一作街」。唐作「御」。明全。

夏日遊暉上人房

山水開精舍，琴歌列梵筵；人疑白樓賞，地似竹林禪。對戶池光亂，交軒岳翠連；色空今已寂，乘月弄澄泉。

春日登金華觀

白玉仙臺古，丹丘別望遙；山川亂雲日，樓榭入煙霄。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還逢赤松子，天路坐相邀。

羣公集畢氏林亭

金門有遺世，鼎實杰和邦；默語誰相識，琴樽寄此窗。子牟戀魏闕，漁父愛滄江；良時信同此，歲晚迹難雙。

宴胡楚真禁時

人生固有命，天道信無言；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請室閑逾遠，幽庭草未暄；寄謝韓安國，何驚獄吏尊。

① 唐「房」上增「山」。

② 百「岳」作「巖」。楊全。四全。唐全。明全。

③ 樹「金」下註「一作九」。四無「金」字。

④ 樹「古」註「一作上」。明全。

⑤ 樹「蓬」作「疑」。註「一作蓬」。四全「疑」。唐全。明全。

⑥ 樹「遊」下註「一作招」。明「兵」下無「林」。唐全。

⑦ 樹「世」註「一作士」。唐作「士」。明全。

⑧ 樹作「能」。註「一作相」。唐作「能」。明全。

⑨ 百「草」作「春」。註「一作草」。楊作「春」。唐全。

⑩ 楊「謝」下註「一作語」。唐作「語」。明作「語」。

增補

慶雲章楊此首列詩集卷一篇首

崑崙元氣實生慶雲。大人作矣，五色氤氳一作氛氳。昔在帝嬀，南風既薰，蕝芳爛漫，郁郁紛紛。曠矣千祀，慶雲來止，玉葉金柯，祚我天子。非我天子，慶雲誰昌？非我聖母，慶雲誰光？慶雲光矣，周道昌矣！九萬八千天授，萬年！

山水粉圖

山圖一作仙圖非之白雲兮，若巫山之高邱。紛羣翠之鴻溶，又似蓬瀛海水之周流。信夫人之好道，愛雲山以幽求。

綵樹歌

嘉錦筵之珍樹兮，錯衆綵之氛氳。狀瑤台之微月，點巫山之朝雲。青春兮不可逢，况蕙色之增芬。結芳蕙而誰賞？怨絕世之無聞。紅榮碧豔，坐看歛素華，流年不待君。故吾思崑崙之琪樹，厭桃李之繽紛。

春臺引寒食集畢錄事宅作

感陽春兮生碧草之油油，懷宇宙以傷遠。登高臺而寫憂，遲美人兮不見。恐青歲之遂一作還遺，從畢公以酣飲。寄林塘而一留，採芳蓀於北渚，憶桂樹於南州。何雲木之美麗，而池館之崇幽。星台秀士，月旦諸子，嘉青鳥之辰，迎火龍之始。挾寶書與璠璣，芳蕙華而蘭麝。乃掩白蘋，藉綠芷，酒既醉，樂未已。擊青鐘，歌漾水。怨青春之萎絕，贈瑤臺一作華之旂旆。願一見而道意，結衆芳之

四有此首。百唐均無。

四作「應」。

四作「皇」。

百無此首。四有。

四作「備」。

四作「備」。

四作「備」。

四作「備」。

唐明皆無。

四有此百唐均無。

四有此百無。唐明無。

四「登」上增「遂」。

四作「酬」。

四作「酬」。

四作「英」。

四作「華」。

綉。曷余情之瀟漾，曩青雲以增愁。恨。三山之飛鶴，憶海上之白鷗。重曰：羣仙去兮青春頹，歲華歎兮黃鳥哀。富貴榮樂幾時兮朱宮碧，堂生青苔，白雲兮歸來。

登幽州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喜馬參軍相遇醉歌并序

吾無用久矣，進不能以義補國，退不能以道隱身。天子哀矜，居於侍省。且欲以芝桂爲伍，壤鹿同曹，軒裳鐘鼎，如夢中也。南榮曝背，北林設置，有客扣門云：「吾道存孺子，孺子黃中通理。」時元冬遇夜，微月在天，白雲半山，志逸海上。酒既醉，琴方清，陶然元暢，浩爾太素，則欲狎青鳥寄丹邱矣。日月云過，蟋蟀謂何？夫詩可以比興也，不言曷著？時醉書散灑，乃昏見清廟臺令，知此有蜀雲氣也。畢大拾遺，陸六侍御，崔議司，崔兵曹，鮮于晉，崔涵子，懷一道人，當知吾此評是實錄也。若東萊王仲烈見之，必以爲眞醉。歌曰：

獨幽默以三月兮，深林潛居，時歲忽兮，孤憤遐吟。誰知我心？孺子，孺子！其可與理分。

魏氏園林

昔時幽徑，裏榮耀雜春叢。今來玉墀上，銷歇畏秋風。細葉猶含綠，鮮花未吐紅。忘憂誰見賞，空此北堂中！

晦日宴高氏林亭并序內缺一字

夫天下良辰美景，園林一作亭池觀，古來遊宴，歡娛衆矣。然而地或偏幽，未覩皇居之盛；時終交喪，多阻昇平之道。豈如光華

明「恨」作「恨」。四作「翠」。四「唐明均無此首」。四「有此首，百無。唐明全無」。四作「仙」。

楊第一卷末，多山水粉圖，綵樹歌，春台引，登幽州歌，喜馬參軍相遇醉歌五首。除「登州台歌」餘均在原本第七卷。四「林」

作「亭」。唐全百全。四「有此詩。唐全。明有此詩。題作「魏氏園亭」。百亦有此詩。附於第二卷末。四「徑」作

「運」。四「銷」作「消」。唐全明全。百無此首。四「唐明均全」。

啟且朝野資歡！有渤海之宗英，是平陽之貴戚。發揮形勝，出鳳台而嘯侶；幽贊芳辰，指雞川而留宴。列珍羞於綺席，珠翠瑯玕；奏絲管於芳園，秦箏趙瑟。冠纓濟濟，多延戚里之賓。鸞鳳鏘鏘，自有文雄之客。總都畿而寫望，通漢苑之樓臺；控伊洛而斜□，臨神仙之浦溆。則有都人士女，俠客游童，出金市而聯鑣，入銅街而結駟。香車綉轂，羅綺生風；寶蓋瑠鞍，珠璣耀日。於時律窮太簇，氣淑中京，山河春而霽景華，城闕麗而年光薄。淹留自樂，翫花鳥以望歸；歡賞不疲，對林泉而獨得。偉矣，信皇州之盛觀也！豈可使晉京才子，孤標洛下之游；魏室羣公，獨擅鄴中之會。蓋各言志，以紀芳遊，同探一字，以華爲韻。

晦日重宴高氏林亭

公子好追隨，愛客不知疲；象筵開玉饌，翠羽飾金卮。此時高宴所，詎減習家池。循涯倦短翮，何處儻長離？註「處」一作「以」

上元夜効小庾體以上三首俱見歲時雜詠

三五月華新，遨遊逐上春；相邀洛城曲，追宴小平津。樓上看珠妓，車中見玉人；芳宵殊未極，隨意守燈輪。一本載首末二聯作絕句

題云燈

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見歲時雜詠

暮春嘉月上，已芳辰，羣公饌飲於洛之濱。弈弈車騎，粲粲都人；連帷競野，袷服縛津。青郊樹密，翠渚萍新；今我不樂，含意未申！

楊柳枝遺錄

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

● 四無此。百唐明均全。

● 四無此。百唐明均同。

● 四無此。百唐明均全。

● 四無此。百唐明均全。

此
页
空
白

八相變文。

唐·無名氏撰

爾時釋迦如來，於過去無量世時，百千萬劫，多生波羅奈國。廣發四弘誓願，直求无上菩提。不惜身命，常以己身及一切萬物，給施衆生。慈力王時，見五夜叉，爲啖人血肉，飢火所逼，其王哀愍，與身布施，餒五夜叉。歌利王時，割截身體，節節支解。尸毗王時，割股救其鳩鵲。月光王時，一夕樹下，施頭千遍，求其智慧。寶燈王時，剝身千龍，供養十方諸佛，身上燃燈千盞。薩埵王子時，捨身數度，溘其餓虎。悉達太子時，廣開大藏，布施一切飢餓貧乏之人，令得飽滿。兼所有國城妻子象馬七珍等，施與一切衆生。或時爲王，或時爲太子，於波羅奈國五天之境，捨身捨命，不作爲難。非只一生如是，百千萬億劫，精練身心，發其大願。種種苦行，无不修斷，令其心願滿足。故於三无數劫中，積修萬行，只爲功充果滿，方成佛位。佛者何語，佛者覺也。覺悟身中真如之性，覺心內煩惱之怨。出生死之劣勞，踐菩提之闍域。六通具足，五眼无明。爲三界大師，作四生慈父。從清淨土，著蔽垢衣，出現娑婆，化諸弟子。佛子。

三大僧祇願力堅，六波羅蜜行周旋。

百千功德身將滿，八十隨形相欲全。

未向此間來救度，且於何處大基緣？

當時不在諸餘國，示現權居兜率天。

未審兜率隨者，是梵語，秦言知足天。兜名少欲，率是知足，此是欲界第四天也。况說欲界，有其六天：第一四天王天；第二忉利天；

● 八相變文有唐寫本。（北平圖書館藏「雲字廿四號」）別有他卷，（乃字九一號）文字相同。惟缺下半，故捨彼錄此。

本「佛子」下有「且云吟誦道」五字，以墨塗去。

● 原

第三須夜摩天；第四兜率陀天；第五樂變化天；第六他化自在天。如是六天之內，近上則玄極太寂；近下則開動煩喧，中者兜率陀天，不寂不鬧，所以前佛後佛，總補在依此宮。今我如來世尊，亦當是處。此是上生兜率相已上總管自下降。

於是我佛，觀其閻浮提，衆生業重，流浪難出苦源，縱欲……

我佛觀見閻浮提衆生，業障深重，苦海難離，欲擬下界勞籠，拔超生死，遂遣金團天子，先屆凡間，選一奇方，堪吾降賀。於此之時，有何言語云：

我今欲擬下閻浮，汝等還須揀一國。

遍看下方諸世界，何處堪吾託生臨？

爾時金團天子，奉遣下界，歷遍凡間，數選奇方，並不堪世尊托賀。唯有迦毗衛國，似膺堪居，却往天中，具由咨說。云云

當日今團天子，潛身來下人間，

金朝菩薩降生，福報合生何處？

遍看十六大國，從頭皆道不堪。

唯有迦毗羅城，天下聞名第一。

社稷萬年國主，祖宗千代輪王。

我觀過去世尊，示現皆生佛國。

看了却歸天界，隨相菩薩下生。

時當七月中旬，託蔭摩耶腹內。

百千天子排空下，同向迦毗羅國生。

是時摩耶夫人夢想有孕，月滿將充。宮中煩悶而愁怨，遂伴嬪妃遊後苑。觀無憂樹，舉手攀枝；釋迦真身從右脇誕出。當此之時，

● 此行與下行重出，善緣原卷爲不同之兩殘，結台而成。此兩殘本文字的作風不甚相符，疑非出于一手。

有何言語云：

無憂樹下暫攀花，右脇生來釋氏家。

五百天人隨太子，三千宮女捧摩耶。

堂前飛來鴛鴦被，蘭裏休登翠輦車。

產後孩童多瑞相，明君聞奏喜無訕。

太子既生之下，感得九龍吐水，沐浴一身。舉左手而指天，垂右臂而於地，東西徐步，起足蓮花。凡人觀此皆殊祥，遇者輒瞻之異

端。當爾之時，道何言語？

九龍吐水浴身胎，八部神光曜殿臺。

希期瑞相頭中現，菡萏蓮花足下開。

又道：

指天天上我為尊，指地地中最勝仁。

我生胎分今朝盡，是降菩薩最後身。

於是大王憐愛太子，將向後宮，令遺嬪妃，遂交育養。其時被諸大臣道，「大王！太子本是妖精鬼魅，請王須與棄亡。若也存立人

間，必定破家滅國。」當爾之時，有何言語云云。

太子生下瑞巒顏，諸臣猜道是妖魅。

臣請大王須除棄，留存家國總不安。

當時文殊菩薩密見諸臣不識是出世之仙，恐詔損傷太子，遂化作一臣，數越起超班，謹對奏言，「大王審察，莫取諸臣言教，細意再思。此是異聖奇仁，不同凡類。」當爾之時，有何言語云云。

太子相好無等倫，降下閻浮化理民。

居家定作輪王位，出世應為大法尊。

文殊菩薩遂向大王道，「大王若不信，南山有一阿斯陀仙仁，修行歲久，道行精專。屈請將來，令交膽相。」大王便悉此事。」云云。

南山有一阿斯陀仙，修行歲久道行專。

顏貌已過經千載，早曾五道相人間。

瞻看國內呼第一，世上無比共齊肩。

屈請將來令交相，臣此今朝不虛然。

既見菩薩語了，大王感取。見言來日，屈請仙人。侵晨便至，門守邀請上殿，對說因由。大王有夫人產生，乃出奇祥太子，主下便語，口稱唯尊。天上人間，獨我無勝。固請仙哲，占相斯人。仙師見太子出來，流淚滿目，手拭眼淚，口讚希奇。當爾之時，道何言語？

大王屈請聖才，侵晨便到門守來。

廣排綺席花敷殿，共王祇懺上基階。

啟口申說夫人孕，生下太子大奇哉。

仙人忽見淚盈目，呼嗟傷數手顫顫。

仙人既召之後，却向大王道，「太子是出世之尊，不是凡人之數。大王今若不信，城南有一泥神，置世已來，人皆視驗。王疑太子魘魅，但出親驗神前。的是鬼類妖精，其神化爲癩血。若不是精好之類，只合不動不變。」於爾之時，有何言語？

城南有一癩醜神，見說尋常多操嘖。

世上或行詐偽事，說前定驗現其真。

大王但將此太子，纔見必令始知聞。

若是禎祥於本主，的定妖邪化爲塵。

大王明日，廣排天仗，遠出城南，將百萬之精兵，并太子亦隨駕幸行。至神廟五里以來，泥神被北方天王唱一聲，雖是泥神，一步

一倒，直至大王馬前，禮拜乞罪。佛子

咄咄泥堪土像身，空將味語誑時人。

從北大王懷抱子，便是牟尼大世尊。

又道：

因何不起出門迎？

禮拜求哀乞罪輕。

捨却多生邪見行，

從茲免作鬼神形。

大王道：「聖者尋常多操惡，今日拜禮甚人？」泥神道：「不是禮拜大王，禮拜大王太子。何故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項背圓光，紫摩金色。在家作轉輪王位，出家定證佛身。所以禮拜。」大王見說上事，即便歸宮，處分嫫女頻妃，伴換太子，恒在左右，不離終朝。太子年登拾玖，戀着五欲。天帝釋道：「太子此來下界，救度衆生，何故縱意自恣，貪着五欲？」太子悟得此事，當便心迴。其時二月一日，太子在於宮中，欲往巡歷四門，遊翫花木。遂遣宮監及諸從人，一齊相隨，同往觀看。天帝釋知太子遊觀四門，各化一身於此四門，令交太子，悟其生死。纔出東門之外，陌上忽逢一人，行步恻恻，極甚忙切。太子見之，遂遣車匿迎前問之：「公是何人，行步恻恻？」其人道：「家中新婦有難，拾月將充，苦痛逼身，所以恻恻。」太子又問：「生者只是一人，人間總有？」其人道：「一例如狀。」

我家有子在臨胎，千般痛苦誕嬰孩。

父子恻忙重發願，只願平善不逢災。

太子遂聞生者憂切轉加，便疑還宮。又作一偈歎道：

太子聞孩子誕生來，方知世事實苦哉！

生下人身不長久，日月流連遞相催。

太子作偈已了，即便歸宮，迷悶憂煩，極甚不悅。大王見太子愁憂不樂，更添百般細樂，萬種音聲，令遣宮內，爲歡太子。太子都不入耳。再處分車匿，來晨被於朱驃白馬，却往南門觀看。是時太子車駕及諸侍從員寮，纔出南門。忽爾行次，不逢別事，見一老人，髮白如霜，鬚毛似雪，眉中有千重碎皺，項上有百道籠筋，雙目則珠淚長垂，兩手乃牢扶拄杖，看人不識，共語無聲，緩行慢行，鼾喘細喘。太子見已，即便驚忙，當爾之時，道何言語？

策杖低腰是何人？面無光色髮如銀。

爲復世人無二種 爲復老者只一身

太子見之，莫辨聖凡，令遣車匿問之，此者何人也？車匿奉命，直見老翁，「是何人在此而立？」數次叫問，都沒響，推築再三，方始回答。老人道：「吾今桑榆已逼，鍾漏將窮，眼暗都不識人，耳聾不聞音響。十步之內，九步長噓，壽限將臨，此名爲老。殿下既問，然說實情。」當爾之時，有何言語？

雞皮鶴髮身憔悴，耳聾眼暗不能行。

此老都來不將去，必定留傳與後生。

太子遂遣車匿却往，重問再三。寮人道：「太子恒在宮園，不知世間之事。爲復人總衰老爲復只是一人，請不惜情，子細分雪。」車匿蒙使趨驟，直見老翁，具說所問根原，直申太子情懇。老翁蒙問，搖笑呵呵，說道：「我輩凡夫，高下共同一體，空不是吾之衰老，轉轉便到後生。雖然殿下尊高，老相亦復如是。既蒙來問，具說原由。」於此之時，有何言語？

眼暗都緣不弁色，耳聾高語不聞聲。

欲行三里二里時，雖是四迴五迴歇。

太子聞之，轉更泣淚愁眉，迴答一偈：

太子聞言情緒悲，少年全得淺多時。

必若老來何處避，顧戀榮華也是癡。

太子作偈已了，更積愁憂，嘆息長噓，淚珠流淌。當便迴駕，却入宮闈。父王聞太子還宮，遂遣大官存問。今晨殿下散悶閑遊，駕幸南門，見何景像？太子蒙問，具答上情，改變顏容，都無人色。大臣走出，申奏王知。今晨太子，散煩愁憂，更加轉極。大王聞奏，怨嗟連胸，遂遣綵女嬪妃，相勸伴換。太子無心歡悅，有意愁憂。臺眼不看，兩眉莫展。來日遣備朱紫白馬，即往西門巡行。忽見一人，四體極甚羸劣，形容瘦損，喘息不安。兩面人扶，千般癱痛，兼有藥碗，在於頭邊。百味飲食將來，一般都不向口。太子遂遣車匿問之：「君是何人？」其人答曰：「我是病兒。」太子又問：「何名病兒？」其人道：「人生世間，地水火風，成其四大。一大不調，百一病起，此名病兒。」又問：「病者唯公一個，爲復盡皆如然？」病兒道：「殿下祿重官高，病患亦復如是。」老人被問，具已咨聞。當爾之時，道何言語？

老人道：

拔劍平四海，

橫戈敵萬夫。

一朝床枕上，

起臥要人扶。

太子聞傷，哽噎非常，遂乃叫切含悲，亦道一偈：

太子聞道病來侵，

萬般愁苦轉縈心。

貴賤都來同幻化，

何須多要積珠金！

太子作傷已了，即便歸宮，顏色忙，愁憂不止。大王聞太子還宮，遣宮人遂喚太子，「吾從養汝，只是懷愁。昨日遊觀西門，見於何物？」太子奏大王曰：「昨日遊觀，不見別物，見一病兒，形骸羸瘦。遂遣車匿，去問病者，只是一人。他道世間病患之時，不論貴賤。聞此言語，實積憂愁。謹咨大王，何必怪責。」大王遂遣太子，來日却往巡遊，至於北門。忽見一人，歸於逝路，四支全具，九孔□□。臥在荒郊，腫脹壞爛。六親號叫，九族哀啼，散髮披頭，渾埽自撲。遂遣車匿往問。問云：「此是何人？」喪主具說實言道：「此是死事。」「即公一個死？世間亦復如然？」喪主道：「王侯凡庶，一般死相，亦無二種。」當爾之時，有何言語？」

國王之位太尊高，

煞鬼臨終無處逃。

死相來侵皆若此，

還漂苦海浪滔滔。

太子答：

太子聞死轉愁眉，

再三怨恨實可悲。

直饒萬乘君王位，

勢長風促得多少時。

太子吟咏已了，更乃憂愁，嗟嘆我輩凡夫，如何克得此事。悶心數四，憂苦再三，即便還宮，都无喜色。父王聞太子入內，親喚至於面前。遂乃出於善言，親自勸免。若說世間恩愛，不過父子情深，細論世上恩情，莫若親生男女。皆是宿生緣業，今世託我胎中，且作國王大臣，比合不愁天地。自經數日，都無歡顏，解悶巡遊，轉加憂惱。百鳥尚爲子屈，何況我輩君王。若是孝順之男，直申心中所願。財物庫藏，任意般將，不管與誰，進任破用。既奉父王勸免，原來不稱情懷，愁聚兩眉，淚流雙眼。父王勸諫太子不得，無計思量。當爾之時：

朕緣一國作人王，富貴凌天極彊。

比望我子受快樂，困何愁苦轉悲傷。

太子道：

遮莫高貴逞豪雄，人生再會大難逢。

生老病死相煎逼，積財千萬總成空。

太子來日，遂遣車匿，被於朱紵，往出城門。在於路上，觀看之次，忽見一人，削髮染衣，徐行緩步。太子忽見，即遣車匿問之：「君是
何人，在此遊觀？」此人答曰：「我是師僧。」太子却問：「何名師僧？」此人答曰：「諸漏已盡，煩惱頓除。飯在盂中，衣生架上，捨割世
間恩愛，唯求佛果菩提。不戀煩瑣，精勤大教，此名師僧。」太子聞已，歡喜非常，下馬虔恭於一心，合掌禮拜於三寶。便問：「和尚是誰
之弟子？」和尚答曰：「我是三教大師，四生慈父，爲人天之道首，作苦海之舟船。釋迦牟尼如來是我之師父。」和尚蒙問，具答實情，
當爾之時：

和尚既蒙太子問，實情並乃具說知。

若說我之本師父，便是如來大牟尼。

和尚吟偈已了，太子却問：「如何修行，證得此身？」和尚道：「精勤行道，忍苦捍勞，救濟衆生，堅持戒學，乃獲此身。」太子聞之，

即便生歡。當爾之時，道何言語？

太子見之便歡忻，頓捨煩惱斷貪嗔。

无上菩提成佛事，決定修行證此身。

爾時太子，悟身之而非久，了幻體之無常。其夜子時，感天人而唱道。喚云：「太子，修行時至，何得端然？」太子忽從睡覺，報言空
中：「如此喚呼，是何人也？」即時空中報曰：「我是金團天子，遣助太子修行。正是去時，何勞懈怠？」太子答云：「我大王令五百宮
監，守伴三時，不離終朝，如何去得？」天人答言：「我交一瞌睡神下界，令百人盡皆昏沉，即便相隨，有何不得？」言之已了，宮人並總
睡着，只留車匿醒悟。被得朱駿白馬，牽來直近階前。感四天王以捧馬蹄，攢一隊而騰空發。時當二月，日在八晨，離迦毗之羅城，赴雪

山而苦行。云：

樓頭纔打三更鼓，

寺裏初聲半夜鐘。

一似門徒彈指頃，

須臾便到雪山中。

太子既離皇闕已赴雪山。顧嶮嶮之嵯峨，望奇峯之岑峻。乃見千年石蓋，萬歲松蘿；前聖經行之縱，後佛修因之地。云云。

當時堅意誓心貞，

顧嶮嵯峨不畏驚。

南北東西行七步，

問阿那盤陁石最平。

太子座已專注修行。辭妄想以攀緣，絕埃塵而捨割。遺於車匿，却返王城。未去之間，車匿愁切，跪申太子，固訴陳言，「奉旨迴而不幸，慮王妃之勿信。空將白馬，由恐狐疑。車匿鄙詞，難爲的實。」云云。

太子夜半出來時，

宮人美女不覺知。

今日空迴白馬去，

大王亦見便生疑。

是時太子，語於車匿，付屬再三，將頭冠以獻父王，牽白馬而却還木廐。朱衣麗服，脫卸權封，廻付宮人，以爲信物。車匿承旨，不憚艱辛，引馬登程，奉歸本國。既感白馬鬪跪，滿目而滴淚成池。萬樹千花，失光嚴之秀色。舍蹄緩步，徐下山來。賞爾之時，道何言語？

行行行來下青山，

馬叫人悲慘別顏。

千樹夜花光燦爛，

一溪流光淅淅潺。

心憂到被君王問，

暗地思量奏對言。

亦入城來人總喜，

問：太子如今在阿那邊？

太子自別車匿之後，上高嶺之富龜，立弘願以堅貞，求菩提之至切。入於禪室，定意安祥，食一麥而爲齋，養四大之幻體。蘆穿透，項鵲爲巢。斷有漏之凡疑，誓无邊之上德。精專聖道，不起邪塵，獨住山間，唯祈淨行。云云。

自別車匿住雪山，

苦行殷勤志道專。

日食一麻或一麥，

鵲散巢窠頂下安。

太子一從守道，行滿六年。當臘月八日之時下山，於熙連河沐浴。爲久專懇行，身力全無，唯殘骨筋體尤困頓。河中洗濯，膩潔清，既欲出來，不能攀岸。感文殊而垂手，接臂虛空，承我佛於河灘，達於彼岸。遂逢吉祥長者，鋪香草以殷勤，紫磨嚴身，金黃備體。云云。

六年苦行志殷勤，四智俱圓感覺身。

下向熙連河沐浴，上登草座勸黎民。

紫金滿覆於其體，白毫光相素如銀。

文殊長者設願厚，供養如來大世尊。

我如來既登草座，觀心未圓，忽逢姊妹二人，一時迎前拜禮，口稱名號。是阿難陀田中牧牛，常遊野陌，每將乳粥，供養樹神。偶見世尊，迴特獻捧。又感四天王掌鉢，來奉於前，併四鉢納一盂中，可集三斗六升。三斗者降其壽，六升者則六波羅蜜因是也。既備功圓，便能至聖。遂往金剛座上，獨稱三界之尊，鷲嶺峯前，化誘十方情識。降天魔而戰攝，伏外道以魂驚。顯正摧邪，歸從釋教。云云。

自登草座觀難陀，迴將乳粥獻釋迦。

四王掌鉢除三毒，功圓淨行六波羅。

金剛座中嚴靈相，鷲嶺峯前定天魔。

八十隨形皆願備，三十二相現娑婆。

曉千端，忽滯淹藏，後無一出。伏望府主允從，則是光揚佛日，恩矣。恩矣！

況說如來八相，三秋未盡根原，略以標名，開題示目。今具日光西下，座久迎時。盈場並是英奇仁，闔郡皆懷云雅操。衆中俊哲，藥

指南後錄

宋 文天祥撰

卷之一上

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上巳日，張元帥令李元帥過船，請作書招諭張少保投拜。遂與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書此詩遺之。李不能強，持詩以達張。但稱：好人好詩，竟不能逼。

元夕

南海觀元夕，茲遊古未曾。人間大競渡，水上小燒燈。世事爭強弱，人情尚廢興。孤臣腔血滿，死不愧廬陵！

懷趙清逸

匡海真何地？驅來坐戰場。家人半分合，國事決存亡。一死不足道，百憂何可當！故人髯似戟，起舞爲君傷！

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爲之詩曰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大風揚沙水不流，爲楚者樂爲漢愁。兵家勝負常不一，紛紛干戈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尙無疚，我生之後遭陽九。厥角稽首併二州，正氣掃地山河羞。身爲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聞關歸國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得覩。非無虓虎士如林，一日不幸爲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爭奮搏。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鏑交滄溟。遊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爲鷓蚌。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氣欲黃河吞。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屍漂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匡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朝船船鼾睡聲。北

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釀酒人人喜。惟有孤臣雨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龍杳靄知何處？大海茫茫隔煙霧。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爲何人？

又六噫

我知噫！
颯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鷂相擊兮鷹所施，噫！鴻鵠欲舉兮將安歸？噫！權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莫

哭崖山

寶藏如山席六宗，樓船千疊水晶宮。吳兒進退尋常事，漢氏存亡頃刻中。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淚洒南風。早來朝市今何處？始悟人間萬法空。

言志

九垓化爲魅，億醜俘爲虜。既不能變姓名卒於吳，又不能髡鉗奴於魯；遠引不如四皓翁，高蹈不如仲連父。冥鴻墮矰繳，長鯨陷網罟。鸚鵡上下爭誰何？螻蟻等閑相爾汝。狼藉山河歲云杪，飄零海角春重暮。百年落落生涯盡，萬里遙遙行役苦。我生不逢辰，百罹求仁得仁尚何語。一死鴻毛或泰山，之輕之重安所處！婦女低頭守巾幗，男兒嚼齒吞刀鋸。殺身慷慨猶易勉，取義從容未輕許。仁人志士所植立，橫絕地維屹天柱。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素王不作春秋廢，獸蹄鳥跡交中土。閨位適在三七間，禮樂終當屬真主。李陵衛律罪通天，遺臭至今使人吐。種瓜東門不可得，暴骨匈奴固其所。平生讀書爲誰事，臨難何憂復何懼！已矣夫！易寶不必如會參，結纆猶當效子路！

南海

竭來南海上，人死亂如麻。腥浪拍心碎，颯風吹鬢華。一山還一水，無國亦無家。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

有感

海闊龍深蟄，山空鳥雜鳴。花隨春共去，雲與水俱行。壯士千年志，征夫萬里程。夜涼看星斗，何處是攬槍？

張元帥謂予國已亡矣，殺身以忠，誰復書之？予謂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自盡其心，豈論書與不書？張爲改容。

因成一詩

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歸。智滅猶吞炭，商亡正探薇。豈因徵後福，其肯蹈危機。萬古春秋義，悠悠雙淚揮。

登樓

茫茫地老與天荒，如此男兒鐵石腸。七十日來浮海道，三千里外望家鄉。高鴻尙覺心期闊，賽馬何堪腳跡長。獨自登樓時柱頰，

山川在眼淚浪浪。

海上

天邊青鳥逝，海上白鷗馴。王濟非癡叔，陶潛豈醉人。得當須報國，可隱即逃秦。身事蓋棺定，挑燈看劍頻。

戰場

三年海嶼擁貔貅，一日蹉跎白盡頭。垓下雌雄羞故老，長安咫尺泣孤囚。魚龍沸海地爲泣，烟雨滿山天也愁。萬死小臣無足憾，

蕩陰誰共侍中遊！

感傷

地維傾渤海，天柱折崑崙。清夜爲揮淚，白雲空斷魂。死生蘇子節，貴賤翟公門。高廟神靈在，乾坤付不言！

寄惠州弟

五十年兄弟，一朝生別離。鴈行長已矣，馬足遠何之。墓骨知無地，論心更有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

卷之一下

出廣州第一宿

越王臺上路，搔首歎萍蹤。城古都招水，山高易得風。鼓聲殘雨後，塔影暮林中。一樣連營火，山同河不同。

英德道中

海近山如沃，村深屋半蕪。乾坤正風雨，軒冕總泥途。自歎鳧肩薄，誰憐鶴影孤。少年狂不醒，衣夜夢伊吾。

晚渡

青山圍萬疊，流落此何邦？雲靜龍歸海，風清馬渡江。汲灘供茗椀，編竹當蓬窗。一井沙頭月，羈鴻共影雙。

珊瑚吟

南方有珍禽，鳴聲天下奇。毛羽黑如漆，兩臉凝瑤脂。燕趙佳公子，籠檻以自隨。童子重丁寧，飲食必以時。將獻上林苑，來巢萬年枝。待之豈少恩，不免加繫維。珊瑚眞珊瑚，碎琢良自悲。中原寒氣深，風土非所宜。

生朝五月二日

客中端二日，風雨送牢愁。昨歲猶潘母，今年更楚囚。田園荒吉水，妻子老幽州。莫作長生祝，吾心在首丘。

和中甫端午韻不依次

黃茅古道外，羸馬發南州。有客噤齊虜，何人念楚囚？歲年付流水，風雨滿滄洲。手把菖蒲看，黑頭非所求。

呈中齋

風雨羊腸道，飄零萬死身。牛兒朝共載，木客夜爲隣。庾子江南夢，蘇郎海上貧。悠悠看晚渡，誰是濟川人？

又

萬里論春晚，相看慰亂離。丹成俄已化，璧碎尙無緇。禾黍西原夢，川原落日悲。斯文今已矣，來世以爲期。

竹間

倦來聊歇馬，隨分此青山。流水竹千箇，清風沙一灣。乾坤醒醉裏，身世有無間。客路眞希絕，浮生半日閑。

越王臺

登臨我向亂離來，落落千年一越臺。春事暗隨流水去，潮聲空逐暮天迴。煙橫古道人行少，月墮荒村鬼哭哀。莫作楚囚愁絕看，爲家歌舞此啣盃。

自歎

海闊南風慢，天昏北斗斜。孤臣傷失國，遊子歎無家。官飯身如寄，征衣鬢欲華。越王臺上望，家國在天涯。

南華山

風。
北行近千里，迷復忘西東。行行至南華，忽忽如夢中。佛化知幾塵，患乃與我同。有形終歸滅，不滅惟真空。笑看曹溪水，門前坐松

虎頭山

六祖禪師真身，善數百年矣。爲亂兵剖其心肝。乃知有患難，雖佛不免，況人乎？

贛州

早不逃秦帝，終然陷楚囚。故園春草夢，舊國夕陽愁。妾婦生何益，男兒死未休。虎頭山下路，揮淚憶虔州。

南音半夜落滄浪。

南安軍

滿城風雨送淒涼，三四年前此戰場。遺老猶應愧蜂蟻，故交已久化豺狼。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來事會長。羣玉樓前天亦泣，

黃金市

梅花南北路，風雨濕征衣。出嶺誰同出，歸鄉如不歸。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時非。餓死真吾志，夢中行採薇。

夢中揮淚濺松楸

萬安縣

閉蓬絕粒始南州，我過青山欲首丘。巡遠應無兒女態，夷齊肯作稻糧謀。人間早見黃金市，天上猶遲白玉樓。先子神遊今二紀，

夢回江路月風清。

秦和

青山曲折水天平，不是南征是北征。舉世更無巡遠死，當年誰道甫申生。遙知嶺外相思處，不見灘頭暈曉聲。傳語故園猿鶴好，

下帷絕粒坐蓬窗。

書生曾擁碧油幢，恥與羣兒共豎降。漢節幾回登快閣，楚囚今度過澄江。丹心不改君臣誼，清淚難忘父母邦。惟有鄉人知我瘦，

蒼然亭

風打船頭繫夕陽，亭前老子舊胡床。青牛過去關山動，白鶴歸來城郭荒。忠節風流落塵土，英雄遺恨滿滄浪。故園水月應無恙，江上新松幾許長。

別里中故友

青山重回首，風雨暗啼猿。楊柳溪頭釣，梅花石上尊。故人無復見，烈士尙誰言？長有歸來夢，衣冠滿故園。

發吉州

已卯六月初一日，蒼然亭下楚囚立。山河顛倒紛雨泣，已亥七夕此何夕？煌煌斗牛劍光濕，戈鋌慧雲雷電擊。三百餘年火爲德，須臾風雨天地黑。皇綱解紐地維折，妾婦偷生自爲賊。英雄扼腕怒鬚赤，貫日血忠死窮北。首陽風流落南國，正氣未亡人未息。青原萬丈光赫赫，大江東去日夜白。

臨江軍

江岸今多嘯，城居昔屢焚。市人半僮父，豎子亦將軍。蛟哭金洲雨，猿啼玉觀雲。周郎墳土上，回首淚成痕。

予始至南安，卽絕粒。爲告祖禰文，別諸友詩，遣孫禮取黃金市，登岸馳歸。約六月二日，復命於吉城下。予以心事白諸幽明，卽瞑目長往，含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達廬陵。孫禮期不至。予且行，忍死以待。垂至豐城，忽有見孫禮於他舟。乃悟竟不會往，爲之痛哭流涕。暮始見主者取孫禮還舟。明早，遂送之豐城縣，縱其自便。追之不可及矣。予至是，不食已八日，若無事然。私念死廬陵，不失爲首丘。今使命不達，委身荒江，誰知之者？蓋少須臾以就義乎？復飲食如初。昔讀左傳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勺飲不入口，亦不聞有它。乃知饑踏西山，非一朝之積也。予常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竟不曉其何如。從者七人，或逃，或死，或逐，今僅存一人，曰劉榮。楚囚之况，宜哉！

告先太師墓文

維已卯五月朔，越二十有六日，孝子某自嶺被執，至南安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于先太師。革齋先生墓下。嗚呼！人誰不爲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爲忠人，誰不爲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爲孝子。使天乎！使我至此極邪？始我起兵赴難，勤王，仲弟將家遁于南荒。宗廟不守，遷

我異疆。大臣之誼，國亡家亡。蠶武師興，解后歸國。再相出督，身荷憂責。江南之役，義聲四克。爲親拜墓，以剪荆棘。大勳垂集，一跌崎嶇。妻妾子女，六人爲俘。收拾散亡，息于海隅。庶幾奮厲，以爲後圖。惡運推遷，天所廢棄。有母之喪，尋失嫡子。哭泣未乾，兵臨其壘。倉皇之間，二女夭逝。剪爲囚虜，形影獨存。仰藥不濟，竟北其轍。係頸繫足，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原。爰指松楸，有言若誓。繼令支子，實典祀事。有姪曰陞，我身是嗣。興言及此，血淚如雨。嗚呼！自古危亂之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我生不良，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尙哀鑒之！

隆興府

半生幾度此登臨，流落而今雪滿簪。南浦不知春已晚，西山但覺日初陰。誰憐龜鶴千年語，空負鯤鵬萬里心。無限故人簾雨外，夜深如有廣陵音。

湖口

江湖一都會，宇宙幾興亡！走馬蘆林外，買魚茅舍傍。南人撐快槳，北客坐危檣。江水交岷水，東流日夜長。

安慶府

風雨宣城路，重來白髮新。長江還有險，中國自無人。梟獍蕃遺育，鱷鯨蟄怒鱗。泊船休上岸，不忍見遺民。

池州

五老湖光遠，九華山色昏。南冠前進士，北部故將軍。芳草江頭路，斜陽郭外村。匆匆十年夢，故國黯銷魂。

魯港

方誇金塢築，豈料玉床搖。國體眞三代，江流舊六朝。鞭投能幾日？瓦解不崇朝。千古燕山恨，西風捲怒潮。

采石

不上峨眉二十歲，重來爲墮山河淚。今人不見處允文，古人曾有樊若水。長江闊處平如驛，况此介然衣帶窄。欲從謫仙捉月去，

安得然犀照神物？

建康

金陵古會府，南渡舊陪京。山勢猶盤礴，江流已變更。健兒徙幽土，新鬼哭臺城。一片清溪月，偏於客有情。

金陵驛

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復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鴟帶血歸。

萬里金甌失壯圖，衰衣顛倒落泥塗。空流杜宇聲中血，半脫驪龍頷下鬚。老去秋風吹我惡，夢回寒月照人孤。千年成敗俱塵土，消得人間說丈夫！

懷忠襄

平生王佐心，世運蹈衰末。齊虜誰復封，楚囚詎當脫。金陵雖懷古，尙友在風烈。褒忠修遺廟，夫子我先達。

早秋

隻影飄零天一涯，千秋搖落欲何之？朝看帶緩方嫌瘦，夜怯衾單始覺衰。眼裏游從驚死別，夢中兒女慰生離。六朝無限江山在，搔首斜陽獨立時。

睡起

堂堂孤影起聞鷄，風起高樓鼓角悲。江海無情遊子倦，歲年如夢美人遲。平生管鮑成何事，千古夷齊在一時。坐久日斜庭木落，浮雲滅沒漏朝曦。

中秋

不教收骨瘴江邊，驅向胡沙着去鞭。舊奪宮袍空獨步，新食官飯飽孤眠。客程恰與秋天半，人影何如月倍圓。猶是江南佳麗地，徘徊把酒看蒼天。

和中齋韻 過吉作

功業飄零五丈原，如今局促傍誰憐！倦眉北去明妃淚，啼血南飛望帝魂。骨肉凋殘唯我在，形容變盡只聲存。江流千古英雄恨，蘭作行舟柳作樊。

見說黃沙接五原，飄零隻影向南轅。江山有恨銷人骨，風雨無情斷客魂。淚似空花千點落，鬢如碩果數根存。肉飛不起真堪歎，江水爲龜海作樊。

和友人

落落南冠過故都，近來我意亦忘吾。騎來驛馬身如寄，遣去家書字亦無。景伯未囚先立後，嵇康縱死不爲孤。江南只有歸來夢，休問田園蕪不蕪。

懷中甫時中甫以病留金陵天慶觀

久要何落落，末路重依依。風雨連兵幕，泥塗滿客衣。人間龍虎變，天外燕鴻違。死矣煩公傳，北方人是非。

南康軍和東坡詩江月

廬山依舊淒涼處，無限江南風物。空翠晴嵐浮汗漫，還障天東半壁。鴈過孤峯，猿歸老嶂，風急波翻雪。乾坤未歇，地靈尙有人傑。堪嗟飄泊孤舟，河傾斗落，客夢催明發。南浦，閒雲連草樹，回首旌旗明滅。三十年來，十年一過，空有星星髮。夜深愁聽胡笳，吹徹寒月。

驛中言別友人作

水天空闊，恨東風不惜世間英物。蜀鳥吳花殘照裏，忍見荒城頽壁。銅雀春情，金人秋淚，此恨憑誰雪？堂堂劍氣，斗牛空認奇傑。那信江海餘生，南行萬里，屬扁舟齊發。正爲鷗盟留醉眼，細看濤生雲滅。睨柱吞羸，回旗走懿，千古衝冠髮。伴人無寐，秦淮應是孤月。

和

乾坤能大，算蛟龍元不是池中物。風雨牢愁無着處，那更寒蛩四壁。橫槊題詩，登樓作賦，萬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來還有英傑。堪笑一葉飄零，重來淮水，正涼風新發。鏡裏朱顏都變盡，只有丹心難滅。去去龍沙，向江山，回首青山如髮。故人應念，杜鵑枝上殘月。

廣齋謂柳和王昭儀滿江紅韻惜未之見爲賦二闋 中齋作

王母仙桃，親曾醉九重春色。誰信道鹿啣花去，浪翻鸞闕，眉鎖嬌娥山宛轉，鬢梳隨烏雲欹側。恨風沙吹透漢宮衣，餘香歎○覽。裳散，庭花滅，斜陽燕，應難說。想春深銅雀，夢殘啼血。空有琵琶傳出塞，更無環佩鳴歸月。又爭知有客夜悲歌，壺敲缺！

和王夫人滿江紅韻以庶幾后山妾薄命之意

燕子樓中，又睡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銷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窗紗，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

王夫人詞 王夫人至燕趙驛中云云中原傳誦惜未旬少商量

太液芙蓉，全不是舊時顏色。嘗記得，恩承雨露，玉階金闕。名播蘭馨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翠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今古恨，憑誰說！顧山河百二，淚流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轉關山月。若嫦娥於我肯相容，從圓缺。

代王夫人作

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朵，移根仙闕。王母憐關雎，妾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淋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齧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

浪陶沙中齋

疎雨洗天晴，枕簟涼生，井梧一葉做秋聲。誰念客身輕似葉，千里飄零。

夢斷古臺城，月淡潮平，便攜酒訪新亭。不見當時王謝宅，煙草青青。

送行三首中齋

秋氣晚正烈，客衣早知寒。把衣不能別，更盡此日歡。出門一萬里，風沙浩漫漫。豈無兒女情，爲君思汎瀾。百年有時盡，十載無餘觀。明明君臣義，公獨爲其難。願持丹一寸，寫入青琅玕。會有撫卷人，孤燈豈長歎。神龍蕩失水，馴擾終未得。威風雖在藪，肯顧雞鶩食！所以古之人，受變心不易，毫鼎已遷周，西山竟肌瘠。豫子身自漆，長弘血成碧。何嘗怨廢興，而或二心跡。堅白不在緇，羔裘良自惜。此誼公素明，俗見或未識。嗟予抱區區，疇昔同里閭。過從三十年，知心不知面。零落忽重逢，家亡市朝變。惻惻蹈海餘，蹢躅南冠殿。劇談泥塗際，握手鞍馬倦。依依斯文意，苦恨十年晚。魯仲偶不逢，隨世本非願。黷胥目未抉，端欲詣所見。及茲萬里別，一夕陽百轉。余生諒須臾，孤感橫九縣。庶幾大尉事，萬一中丞傳。

行宮中齋

十里宮牆一聚塵，天津晚過客愁新。花啼杜宇歸來血，樹掛蒼龍脫去鱗。福德倘存終有管，秣陵未改已無秦。秋風禾黍空南北，

見說銅馳會笑人。

惟底秦淮一水長，幾多客淚洒斜陽。江流本是限南北，地氣何曾減帝王。臺沼漸荒基歷落，鶯花猶在意淒涼。青天畢竟有情否？舊月東來失女牆。

東海集序

東海集者，友人客海南以來詩也。海南詩而曰東海集者，何魯仲連天下士，友人之志也。友人自爲舉子時，已大肆力於詩。於諸大家皆嘗登其門而涉其流。其本膽，其養銳，故所詣特深。余嘗評其詩，渾涵有英氣，鍛鍊如自然。美則美矣，猶未免有意於爲詩也。自喪亂後，友人挈其家避地，遊宦嶺海，而全家燬於盜。孤窮流落，困頓萬狀。然後崖山除禮部侍郎中，且權直學士矣。會南風不競，御舟漂散。友人倉卒蹈海者再。爲北軍所鉤致，遂不獲死，以至於今。凡十數年間，可驚可愕，可悲可憤，可痛可悶之事，友人備嘗無所不至。其慘戚感慨之氣，結而不信，皆於詩乎發之。蓋至是動乎情性，自不能不詩。杜子美夔州，柳子厚柳州，以後文字也。余與友人年相若，又同里閭，以斯文相好。然平生落落不相及。及居楚囚中，而友人在行，同患難者數月。其自五羊至金陵所賦，皆予目擊。或相唱和，時余坐金陵驛，無所作爲。乃取友人諸詩，筆之於書，與相關者，并附。爲後之覽者，因詩以見吾二人之志。其必有感慨於斯！己卯七月壬申文天祥叙。

此冊爲指南後錄第一卷。下第二卷，起八月二十四日，發建康，終歲除有感。尙有零丁洋諸詩，及後錄，本在惠州，合隸爲一卷。而所恨者，指南前錄，敘號存，而詩已不完。侍郎弟姑據所存本，使不泯於世。一聯半句，使天下見之，識其爲人，卽吾死無憾矣。况篇幅之多乎？歲在庚辰正月二十日，文山履善甫書。

卷之二

予後錄詩，以廣州至金陵爲第一卷。今入淮以後爲第二卷云。

發建康 八月二十四日

賞心亭下路，拍手唱吾歌。樓外梁時塔，城中秦氏河。江山如夢耳，天地奈愁何。回首清溪曲，長江一鴈過。

江行有感 二十五日

蒲萄肥汗馬，荆棘冷銅駝。巫峽朝雲濕，洞庭秋水波。窮愁空突兀，暗淚自滂沱。莫恨吾生悞，江東才俊多。

眞州驛 二十七日

山川如識我，故舊更無人。俯仰于戈跡，往來車馬塵。英雄遺算晚，天地暗愁新。北首燕山路，淒涼夜向晨。

望楊州

阮籍臨廣武，杜甫登吹臺。高情發慷慨，前人後人哀。江左遘陽運，銅駝化飛灰。二十四橋月，楚囚今日來。

維揚驛

三年別淮水，一夕宿楊州。南極山川古，北風江海秋。昭君愁出塞，王粲怕登樓。千載英雄淚，如今况楚囚！

過邵伯鎮 二十八日

今朝車馬地，昔日戰爭場。我有楊州鶴，誰存邵伯棠？一灣流水小，數畝故城荒。回首江南路，青山斷夕陽。

高郵懷舊 二十九日

借問曾遊處，高沙第幾山。潛行鷹攫道，直上虎當關。一命虛空裏，三年隱息間。自憐今死晚，何復望生還！

發高郵 三十日

初出高沙門，輕舫遶城樓。一水河曲折，百年此綢繆。北望渺無際，飛鳥翔平曠。寒燕入荒落，日薄行人愁。行行行湖曲，萬頃涵清秋。大風吹檣倒，如盪彭蠡舟。欲寄故鄉淚，便入長江流。篙人爲我言：此水通淮頭。前與黃河合，同作滄海瀉。踟躕忽失意，拭淚淚不收！吳會日已遠，回首重悠悠。馳驅梁趙郊，壯士何離憂！吾道久矣東，陸沈古神州。我今戴南冠，何異有北投！不能裂肝腦，直氣摩斗牛。但願光岳合，休明復商周。不使殊方魄，終爲異物羞！

寶應道中

天關搏南鴈，淮途長北驅。甘棠成傳舍，細柳作康衢。田海隨時變，山河往日殊。征袍共衰繡，夜壁一燈孤。

淮安軍九月一日

楚州城門外，白楊吹悲風。疊疊死人塚，死向鋒鏑中。豈無匹婦冤，定無萬夫雄。中原在其北，登城望何窮！
過淮河宿關石有感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龍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今行日已近，使我淚如雨。我爲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登淮安九月二日

九月初二日，車馬發淮安。行行重行行，天地何不寬！煙火無一家，荒草清漫漫。恍如泛滄海，身坐玻璃盤。時時逢北人，什伍扶征鞍。云我戍江南，當軍身屬官。北人適吳楚，所憂地少寒。江南有遊子，風雪上燕山。

小清江初三日

昨見驚胡婦，相嗟遇楚兵。北來鴻鴈密，南去駱駝輕。芳草原中路，斜陽故國情。明朝五十里，錯做武陵行。

桃源道中初四日

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圍。隔溪胡騎過，傍草野鷄飛。風露吹青笠，塵沙薄素衣。吾家白雲下，都伴北人歸。

桃源縣

清野百年久，中原千里賒。火煙新聚落，山水舊生涯。種麥十數畝，誅茅千百家。我來行正倦，何處覓桃花！

催鎮驛

萬里中原役，北風天正涼。黃沙漫道路，蒼耳滿衣裳。野闊人聲小，日斜駒影長。解鞍身似夢，遊子意茫茫。

發崔鎮初五日

高鴈空秋興，寒蟄破曉眠。淡煙白似海，野水碧於天。興廢嗟何及，行藏信自然。南人乍騎馬，北客半乘船。

發宿遷縣

夜夢入星槎，曉行隨斗柄。衣暖露自乾，鬢寒冰欲凝。將軍戴鐵笠，壯士敲金鐙。白眼睨青天，我生不有命。

中原

中原方萬里，明日是重陽。桑棗人家近，蓬蒿客路長。引弓虛射鴈，失馬爲尋羊。見說今年旱，青青麥又秧。

望邳州初六日

中原行幾日？今日纔見山。問山在何處？云在徐邳間。邳州山，徐州水，項籍不還韓信死，龍爭虎鬪不肯止。煙草漫漫青萬里，古來劉季號英雄，樊崇至今已千歲！

邳州哭母小祥

我有母聖善，鸞飛星一周。去年哭海上，今年哭邳州。遙想仲季間，木主布筵几。我躬已不闕，祀事付支子。使我早淪落，如此終天何！及今畢親喪，於分亦已多。母嘗教我忠，我不違母志。及泉會相見，鬼神共歡喜。

徐州道中初七日

彭城古官道，日中十馬馳。咫尺不見人，撲面黃塵飛。向來漢王縞素師，美人燕罷項羽啼。一時混戰四十萬，天昏地黑隄水涸。乃知大風揚沙大白晝，自是地利非天時。漢王倉皇問道西，一兒一女嗜其危。太公呂后去不歸，組上寧有生還時。未央稱壽太上皇，巍然女媧帝中闈。終然富貴自有命，造物顛倒眞小兒。

彭城行 徐州彭城縣

連山四圍合，呂梁貫其中。河南大都會，故有項王宮。晉牧運楊豫，虎視北方雄。唐時燕子樓，風流張建封。西望睢陽城，只與汴水通。大平黃樓賦，尙能想遺風。邇來百餘年，正朔歸江東。遺民死欲盡，莽然狐兔叢。我從南方來，停驂撫遺縱。故河著潢潦，荒城翳秋蓬。淒涼戲馬臺，憔悴巨佛峯。滄海變桑田，陵谷代不同。朝爲朱門貴，暮作行旅窮。乘除信物理，感慨繫所逢。古來賢達人，一醉萬慮空。如此獨醒何，悲風逐征鴻。

燕子樓

自別張公子，嬋娟不下樓。遂令樓上燕，百歲稱風流。我游彭城門，來弔楚王闕。問樓在何處，城東草如雪。蛾眉代不乏，埋沒安足論。因何張家妾，名與山川存？自古皆有死，忠義長不沒。但傳美人心，不說美入色。

戲馬臺

九月初九日，客遊戲馬臺。黃花弄朝露，古人化飛埃。今人哀後人，後人復今哀。世事那可及，淚落茱萸杯。

發彭城

今朝正重九，行人意遲遲。回首戲馬臺，野花發葳蕤。草埋范增塚，雲見樊噲旗。時節正如此，道路將何之？我愛陶淵明，甲子題新詩。白衣送酒來，把菊臥東籬。

沛歌 山東滕山沛縣初十日

秦世失其鹿，豐沛發龍顏。王侯與將相，不出徐濟間。當時數公起，四海王氣閑。至今尙想見，虹光照人寰。我來千載下，弔古淚如潛。白雲落荒草，隱隱芒碭山。黃河天下雄，南去不復還。乃知盈虛故，天道如循環。盧王舊封地，今日殺函關。

歌風臺

長陵有神氣，萬歲光如虹。有時風雪變，魂魄來沛宮。壯哉游子鄉，一覽萬宇空。擊筑戒復隍，帝業慎所終。重躡愛梁父，此情豈不同。錦衣絢行畫，丈夫何淺中。緬懷首丘意，自足分雌雄。尙惜霸心存，慷慨懷勇功。不見往來事，烹狗與藏弓。早知致兩生，禮樂三代隆。匹夫事已往，安用責乃翁。我來湯沐邑，白楊吹悲風。永言三侯章，隱隱聞兒童。葉落皆歸根，飄零獨秋蓬。登臺共悽惻，目送南飛鴻。

固陵道中三首

九天雲下垂，一雨作秋色。塵埃化泥塗，原野轉蕭瑟。十里一雙埃，狐兔臥荆棘。見說數年來，中州乍蘇息。

茅屋荒涼舊固陵，漢王城對楚王城。徐州煙火連豐沛，天下還來屋角爭。

固陵城下兩龍爭，不見齊王來會兵。勒取河山新分地，項王之後到韓彭。

發魚臺十二日

晨炊發魚臺，碎雨飛擊面。團團四野周，冥冥萬象變。疑是江南山，煙霧昏不見。豈知此中原，今古經百戰。英雄化爲土，飛霧酒郊甸。天寒日欲短，游子淚如霰。

自歎

琴瑟秋風悲，烈烈寒氣驕。蒲柳先已零，松柏何後凋。天意重肅殺，造物無不銷。強弱有異稟，憂患同一朝。惟有南山石，千載一岩

窮。人苦不自足，空羨王子喬。

遠遊

黃河流活活，太行高巍巍。王屋山以東，百泉山以西，鄆魯盛文獻，燕趙多雄姿。右摩泰山碑，左躡函谷泥。邾郚弔周公，曲阜拜宣尼。或登廣武歎，或上北邙悲。平生幾兩屐，汗漫以爲期。絕交天下士，要爲男子奇。吳會徧王業，中原隔遺黎。安得與黃鶴，比翼天上飛。江河異風景，擊楫感目欷。陽運邁百六，興否俄推移。桑田變滄海，楚囚發孔悲。我本檻車客，爲我解繁維。青蠅附天驥，萬里相追隨。人生尙行樂，矧復新相知。周道思下泉，王風懷黍離。富貴豈不願，憂患那自持。人命危且淺，忽若朝露晞。長恐折我軸，中道欲差池。去我父母邦，我行且遲遲。聽我遠遊曲，寄我長相思。

六歌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亂離中道逢虎狼，鳳飛翩翩失其凰。將雛一二去何方，豈料國破家亦亡。不忍舍君羅襦裳，天長地久終茫茫。牛女夜夜遙相望，嗚呼！一歌兮，歌正長。悲風北來起徬徨！

有妹有妹家流離，良人去後攜諸兒。北風吹沙塞草凄，窮猿慘淡將安歸！去年哭母南海湄，三男一女同歔歔。惟汝不在制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豈有瞑目時！嗚呼！再歌兮，歌孔悲。鵲鴿在原我何爲！

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學帖臨鐘王，小者讀字磬琅琅。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白璧委道傍。鴈兒啄啄秋無梁，隨母北首誰人將！嗚呼！三歌兮，歌愈傷。非爲兒女淚淋漓！

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雛。四月八日摩尼珠，榴花犀錢絡繹襦。蘭湯百沸香似酥，歎隨飛電飄泥塗。汝兄十二騎鯨魚，汝今知在三歲無嗚呼！四歌兮，歌以吁。燈前老我明月孤！

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將玉蟾蜍，次者新抱汗血駒。晨粧靚服臨西湖，英英鴈落飄瑤瑤。風花飛擊鳥嗚呼！金莖沆瀣浮汗渠，天摧地裂龍鳳殂，美人塵土何代無嗚呼！五歌兮，歌鬱紆。爲爾遡風立斯須！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識桃李春。天寒日短重愁人，北風隨我鐵馬塵。初憐骨肉鍾奇禍，而今骨肉相憐我。汝在北兮嬰我懷，我死誰能收我骸！人生百年何醜好，黃梁得喪俱草草。嗚呼！六歌兮，勿復道出門一笑天地老！

發潭口十三日

吹面北風來，拂鬢堅冰至。軒冕委道途，袞繡易氈毳。百年雜醜好，始酌四方志。浩歌激浮雲，亭亭復攬轡。義馭幾曾停？誰當掃幽

新濟州

借問新濟州，徐邈兄弟國。昔爲大河南，今爲大河北。垂雲陰萬里，平原望不極。百草盡枯死，黃花自秋色。時時見桑樹，青青雜阡陌。路上無人行，煙火渺蕭瑟。車轍分縱橫，過者臨岐泣。積潦流交衢，霜蹄破叢棘。江南寒未深，銅爐獸花赤。爲知行路人，鐵冷衣裳濕。

汶陽道中東平路汶陽縣十四日

積雨不肯霽，行陸如涉川。青氈纏我後，白氈覆我前。我欲正衣冠，兩手如糾纏。飛沫流被面，代我泣涕漣。鴻雁紛南翔，遊子北入燕。平楚渺四極，雪風迷遠天。昔聞濟上軍，又說汶陽田。我今履其地，弔古愴蒼煙。男兒欲了事，長虹射寒泉。

汶陽館

去歲營船隩，今朝館汶陽。海空沙漠漠，河廣草茫茫。家國哀千古，男兒慨四方。老槐秋雨暗，孤影照淋浪。

自汶陽至鄆十五日

渺渺中原道，勞生歎百非。風雨吹打人，泥濘飛上衣。目力去天短，心事與時違。夫子昔相魯，侵疆自齊歸。

來平館

憔悴江南客，蕭條古鄆州。雨聲連五日，月色徹中流。萬里山河夢，千年宇宙愁。欲鞭劉豫骨，煙草暗荒丘。

墓無主墓碑

風雨中見道傍一碑，題云：墓無主墓之記。乃大定戊申所立。雨衣淋漓，字畫漫滅。惜不得下馬讀之。

路逢一石碑，亭亭傲風雨。停驂髣髴看，云是無主墓。末書戊申歲，屈指九十九。是時龍渡江，甲子恍一周。借問墓者誰，承平百世祖。亦有周餘民，戰骨委黃土。太祖下江南，誓不戮一人。神孫再立國，天以報至仁。大河流血丹，屠毒誰之罪？潼關忽不守，皇皇依汴。螳螂知捕蟬，不知黃雀來。今古有興廢，重爲生人哀！

石三峯爲示十字云昔日乘龍貴今朝汗馬勞爲足六句

雲低昏海日，風急拂江濤。昔日乘龍貴，今朝汗馬勞。執綺汗塵土，珠玉委蓬蒿。若作淒然賦，吾將僕命騶。

贈許相惟一

長風吹飛蓬，清蜩吟野草。流光速代謝，興懷令人老。遊子中夜起，悠悠酣且歌。明月委清照，江湖秋涉多。豈無臨淄魚，亦有邯鄲酒。懷古招玉孫，登高重回首。

早起

曉日半窗紅，隣鷄振翼雄。餘子貪慵睡，佳人理髮蓬。未忘塵俗慮，那免是非攻。前山渾不見，籠翠霧烟中。

發鄆州喜晴

烈風西北來，萬竅號高秋。宿雲蔽層空，潦潦迷中州。行人苦沮洳，道阻路日修。流澌被鞍鞵，飛沫綴衣裘。昏鴉接翅落，原野慘以愁。城郭何蕭條，閉戶寒飈颼。中宵月色滿，餘光散衾裯。余子戒明發，飛霧霏郊丘。微見扶桑紅，隱隱如沉浮。身遊大荒野，海氣吹蜃樓。須臾劃當空，六合開沉幽。千年厭顏色，蒼翠光欲流。太陽經天行，大化不暫留。輝光何會滅，晡霧終當收。嚴霜下豐草，長歌夜悠悠。明日東阿道，方軌驟驂驅。

發東阿十七日

東原深處所，時或見人煙。秋雨桑麻地，春風桃李天。食程頻問堠，快馬緩加鞭。多少飛檣過，噫吁是北船。

宿高唐州博州

早發東阿縣，暮宿高唐州。哲人達幾微，志士懷隱憂。山河已歷歷，天地空悠悠。孤館一夜宿，北風吹白頭。

平原十八日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公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夏盟。賊聞失色分兵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將西狩，由是黷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威靈。哀哉常山慘鉤舌，心歸朝廷氣不攝。崎嶇坎壈不得志，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處？茫茫煙草

中原士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發陵州

中原似滄海，萬頃與雲連。大明朝東出，皎月正在天。遠樹亂如點，桑麻鬱蒼煙。一鴈入高空，千鴉落平田。我行天地中，如蟻磨上旋。雨痕留故衣，霜氣襲重氈。健馬嘶北風，潛魚樂深淵。噫哉南方人，回首空自憐！

獻州道中

三年戎服行，五嶺文玉會。躋攀上崖磴，厲揭涉瀟灑。十步九崎嶇，山水何破碎！坐令管仲小，自覺伯夷隘。乃今來中州，萬里如一概。四望登原隰，桑麻鬱旆旆。驕駟出清廟，過都真歷塊。歷歷古戰場，俯仰生感慨。吾常涉重湖，東海際南海。茲遊冠平生，天宇更宏大。心與大虛際，目空九圍內。男兒不出居，婦人坐帷蓋。反身以自觀，須彌納一芥。以此處死生，超然萬形外。

滹沱河二首

過了長江與大河，橫流數仞絕滹沱。蕭王麥飯曾倉卒，回首中天感慨多。
風沙隴水終亡楚，草木公山竟蹙秦。始信滹沱冰合事，世間興廢不由人。

河間

夜宿河間，恰家則翁寓焉。因成三絕。

空有丹心貫碧霄，泮冰亡國不崇朝。小臣萬死無遺憾，曾見天家十八朝。
南歸鴈蕩報郎君，老子精神健十分。不爲瀛洲復相見，阿戎翻隔萬山雲。
江南車蓋走燕山，老子旁觀袖手閒。見說新詩題甲子，桃源元只在人間。

保州道中二十一

昨日渡滹沱，今日望太行。白雲何渺渺，天地何茫茫！落葉混西風，黃塵昏夕陽。牛車過不住，氈屋行相望。小兒騎蹇驢，壯士駕飛黃。高低葉萬頃，黑白草千行。村落有古風，人間無時粧。宋遼舊分界，燕趙古戰場。蚩尤亂涿野，共工謫幽邦。郭隗致樂毅，荆軻攜舞陽。臧盧互反覆，安史迭披猖。山川一今古，人物幾興亡。江南佔畢生，往來習羊腸。天馬戴青蠅，電隄馳康莊。適從何有來，如此醉夢鄉。感

時意踟躕，惜往淚淋浪。厲階起玉環，左計由石郎。天地行日月，萬代乘景光。晝夜果可廢，春秋誠荒唐。吾生直須臾，俯仰際八荒。來者不可見，遠遊賦彷徨。

保涿州三詩

趙大祖墓在保州 二十九日起三十日到

我行保州塞，御河直其東。山川如有靈，佳氣何鬱葱。願我巾車囚，厲氣轉秋蓬。辦香欲往拜，惆悵臨長空。

樓桑故宅近涿縣三十里

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元德已千年，青煙遶故宅。道傍爲揮淚，徘徊秋風客。天下臥龍人，多少空抱膝。

涿鹿

我瞻涿鹿野，古來戰蚩尤。軒轅此立極，玉帛朝諸侯。歷歷關河鷹，隨風鳴寒秋。邇來三千年，王氣行幽州。

過梁門

一一甌金在，雙雙鎮壁全。土花開舊國，風絮渡江船。南北分新統，江淮號極邊。更和天塹失，回首慘啼鵑。

白溝河

昔時張叔夜，統兵赴勤王。東都一不守，羸馬遷龍荒。適過白溝河，裂眦鬚欲張。絕粒不遺死，仰天扼其吭。羣臣總奄奄，一土垂天光。讀史識其地，撫卷爲淒涼。我生何不辰，異世忽相望。皇圖遘陽九，天塹滿飛堦。引兵詣闕下，捧土障瀾狂。出使義不屈，持節還中郎。六飛獨南海，金鉞將焯焯。武侯空威心，出狩驚四方。吾屬竟爲虜，世事吁彼蒼。思公有奇節，一死何慨慷！江淮我分地，我欲投滄浪。滄浪却不受，中原行路長。初登項籍宮，次覽劉季邦。涉足河與濟，回首嵩與恒。下車撫梁門，上馬指樓桑。戴星渡一水，慘淡天微茫。行人爲我言，宋遂此分疆。懸知公死處，爲公出涕滂。恨不持東笏，徘徊官道傍。我死還在燕，烈烈同肝腸。今我爲公哀，後來誰我傷？天地垂日月，斯人未云亡。文武道不墜，我輩終堂堂。

懷孔明

斜谷事不濟，將軍殞營中。至今出師表，讀之淚沾膺。漢賊明大義，赤心貫蒼穹。世以成敗論，操懿真英雄。

劉琨

中原蕩分崩，壯哉劉越石。遺踪起幽并，隻手扶晉室。福華天意乖，匹磾生鬼蜮。公死百世名，天下分南北。

祖逖

平生祖豫州，白首起大事。東門長嘯兒，爲遜一頭地。何哉戴若思，中道奮螳臂。豪傑事垂成，今古爲短氣。

顏杲卿

常山義旗奮，范陽哽喉咽。胡雛一狼狽，六飛入西川。哥舒降日拜，公舌膏戈鋌。人世誰不死，公死千萬年。

許遠

起師哭玄元，義氣震天地。百戰奮雄姿，鬻妾士揮淚。睢陽水東流，雙廟垂百世。當時令狐潮，乃爲賊遊說。

過雪橋琉璃橋

小橋度雪度琉璃，更有清霜滑馬蹄。遊子衣裳如鐵冷，殘星荒店野鷄啼。一作亂鷄鳴

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賦一十七首

一

直紉不似曲如鉤，自古聖賢多被囚。命有死時名不死，身無憂處道還憂。可憐杜宇空流血，惟願嚴顏便斫頭。結束長編猶在此，龜間婢子見人羞。

二

落落南冠自結纒，桁楊臥起影縱橫。坐移白日知何世，夢斷青燈問幾更。國破家亡雙淚暗，天荒地老一身輕。黃梁得失俱成幻，五十年前元未生。范曄在獄中爲士題扇云：『去白日之皎，即長夜之悠。』

三

心期耿耿浮雲上，身事悠悠落日西。千古興亡何限錯！百年生死本來齊。沙邊莫待哀黃鶴，雪裏何須問牧羝。此處曾埋雙寶劍，虹光夜指楚天低。

四

寥陽殿上步黃金，一落顛崖地獄深。蘇武窖中偏喜臥，劉琨囚裏不妨吟。生前已見夜叉面，死去只因菩薩心。萬里風沙知已盡，誰人會得廣陵音。

五

亦知憂憂楚囚難，無奈天生一寸丹。鐵馬行臺南地熱，絳衣坐擁北庭寒。朝飡淡薄神還爽，夜睡崎嶇夢自安。亡國大夫誰爲傳，祇憐野史與人看。

六

風雪重門老楚囚，夢回長夜意悠悠。熊魚自古無雙得，鵠雀如何可共謀。萬里山河真墮甌，一家妻子枉填溝。兒時愛讀忠臣傳，不謂身當百六秋。

七

聽着鴟啼淚滿襟，國亡家破見忠臣。關河瀝落三生夢，風雪飄零萬死身。丞相豈能堪獄吏，故侯安得作園人。神農虞夏吾誰道，回首西山繼絕塵。

八

風前泣燈影，日下泣霜花。鍾信忽然動，屋陰俄又斜。悶中聊度歲，夢裏尙還家。地獄何須問，人間見夜叉！

風霜陰忽忽，天地澹悠悠。我自操吳語，誰來問楚囚？寂中惟滅想，達處盡忘憂。手有韋編在，朝聞夕死休。

十

環堵塵如屋，蠟然一故吾。解衣烘稚蟲，勻鍊救殘鬚。坐處心如忘，吟餘眼已枯。不應留滯久，何日裹鴛蓀？吳殺諸葛語，以蠶條妻而棄之。

十一

浩劫風塵暗，衣冠痛百罹。靜傳方外學，晴寫獄中詩。烈士惟名殉，真人與物違。世間忙會錯，認取去來時。

十二

儼然楚君子，一日造王庭。議論探堅白，精神入汗清。無書求出獄，有舌到臨刑。宋故忠臣墓，眞吾五字銘。

十三

兩月縲囚裏，一年憂患餘。疎因隨事直，忠故有時愚。道在身何拙，心安體自舒。近來都勘破，人世只蘧廬。

十四

衰衣坐縲絏，世事亦堪哀。枕外親炊黍，爐邊細畫灰。無人淚垂血，何地骨生苔。風雪江南路，夢中行探梅。

十五

我自憐人醜，人方笑我愚。身生豫讓癩，背發范增疽。已愧功臣傳，猶堪烈士書。衣冠事至此，命也欲何如。

十六

久矣忘榮辱，今茲一死生。理明心自裕，神定氣還清。欲了男兒事，幾無妻子情。出門天宇闊，一笑暮雲橫。

十七

拱壁衣冠十六傳，更無一士死君前。自慚重趙非九鼎，猶幸延韓更數年。孟博囊頭眞自愛，臬卿鈎舌要誰憐。人聞信有綱常在，

萬古西山皎月懸。

和夷齊西山歌

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後二千餘年，某人乃倚歌而和之曰：

小雅靈廢兮，出車采薇矣！我有中國兮，人類非矣！明王不興兮，吾誰與歸矣！抱春秋以沒世兮，甚矣吾衰矣！

又從而歌之曰：

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北方之人兮，爲吾是非矣！異域長絕兮，不復歸矣！鳳不至兮，德之衰矣！

十二月二十日作

家國哀千古，星霜忽一周。黃沙漫故道，白骨委荒丘。許遠死何晚？李陵生自羞。南來冠不改，吾且任吾囚。

二十四日俗云小年夜

壯心負光岳，病質落幽燕。春節前三日，江鄉正小年。歲時有如水，風俗不同天。家廟荒苔滑，誰人燒紙錢？

立春已卯十二月二十六日

無限斜陽故國愁，朔風吹馬上幽州。天翻地覆三生劫，歲晚江空萬里囚。烈士喪元端不惜，達人知命復何憂。祗應四十三年死，兩度無端見土牛。

己卯歲除

歲除破衣裳，夜半刺針線。游子長夜思，佳人不可見。草枯稚驢吼，燈暗饑鼠現。深室閉星斗，輕裘臥風霰。大化忽流幹，浩劫蕩回轉。冠屨失其位，侯王化騎賤。弓戈叱奇字，刀鋸摧賴弁。至性詎可遷，微軀不足戀。真人坐冲漠，死生一乘傳。日月行萬古，神光索九縣。右自己卯十月一日至歲除所賦。當時望旦夕死，不自意蹉跎至今！詩凡二十餘首。明日爲商橫執徐歲，不知又當賦若干首而後絕筆云。己卯除日姓某題。

卷之三

予指南後錄第一卷，起正月十二日賦零丁洋；第二卷，起八月二十四日發建康。今第三卷，蓋自庚辰元日爲始。文山履善甫序。

元日庚辰歲

鐵馬風塵暗，金龍日月新。衣冠懷故國，鼓角泣離人。自分流年晚，不妨吾道春。方來有千載，兒女枉悲辛。

正月十三日

去年今日遁崖山，望見龍舟咫尺間。海上樓臺俄已變，河陽車馬不須還。可憐紙乳煙橫塞，空想鶻啼月掩關。人世流光忽如此，

東風吹雪鬢毛斑。

上元懷舊

禁門三五金吾夜，回首青春忽二毛。池上昔陪王母宴，斗中今直貴人牢。風生江海龍遊遠，月滿關山鶴唳高。夢到鈞天燈火鬧，依然彩筆照宮袍。

先太師忌日

太師忌汗漫，二紀似蹴丸。弟妹俱成立，家鄉忍破殘。衣冠晨月暗，墳墓夜風寒。萬里逢先忌，無言把淚彈。

遣興

一落顛崖不自由，春風相對說牢愁。稚牛黑月光中吼，饑鼠青燈影下遊。豈料乾坤成墮甌，始知身世是虛舟。遙憐海上今塵土，前代風流不肯休。

四月八日

今朝浴佛舊風流，身落山前第一州。轡上瑤繞俄五稔，海中玉果已三周。人生聚散真成夢，世事悲權一轉頭。坐對薰風開口笑，滿懷耿耿復何求！

夜起

夢破東窗月半明，此身雖在只堪驚。一春花裏離人淚，萬里燈前故國情。龍去想應回海島，鴈飛猶未出江城。客愁多似西山雨，一任蕭條白髮生。

端午感興

千金鑄鏡百神愁，功與當年禹服侔。荆棘故宮魑魅走，空餘揚子水東流。當年忠血墮讒波，千古荆人祭汨羅。風雨天涯芳草夢，江山如此故都何！流棹西來恨未銷，魚龍寂寞暗風潮。楚人猶自貪兒戲，江上年年奪錦標。

見艾有感

過眼驚初夏，回頭憶晚春。已憐花結子，又見艾爲人。故國丹心老，中原白髮新。靈修那解化，清夢楚江濱。

自歎

綠槐雲影弄黃昏，月照牢愁半掩門。一片心如千片碎，十分鬢有二分存。沙邊黃鶴長回首，江上杜鵑空斷魂。豎子溷人漫不省，紅纓白馬意軒軒。

七夕

大地風塵惡，長天歲月奔。憂來渾是感，夢破與誰言！鵲鶴空回首，河牛暗斷魂。吾今拙又拙，無復問天孫。

有感

丁丑歲八月十七日，家人陷。今恰三周，而予在行，既十閱月矣。有感而賦。

平生心事付悠悠，風雨燕南老楚囚。故舊相思空萬里，妻孥不見滿三秋。絕憐諸葛隆中意，贏得子長天下遊。一死皎然無復恨，忠魂多少暗荒丘。

感懷

已卯八月二十四日，予以楚囚發金陵。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今爲庚辰中秋後九日。感懷四十字。去歲趨燕路，今晨發楚津。浪名千里客，剩作一年人。鏡裏秋容別，燈前暮影親。魯連疑未死，聊用托芳塵。

哭母大祥

九月七日，先母夫人大祥之辰，某爲子不孝，南望嗚咽。爲哀章一首。

前年惠州哭母歛，去年邳州哭母葬。今年飄泊在何處？燕山獄裏菊花時！哀哀黃花如昨日，兩度星周俄箭疾。人間送死一大事，生兒富貴不得力。祇今誰人守墳墓，零落瘴鄉一堆土。大兒狼狽勿復道，下有二男并二女。一兒一女亦在燕，佛廬設供捐金錢。一兒一女家下祭，病脫麻衣日晏眠。夜來我夢歸故國，忽然海上見顏色。一聲鷄叫淚滿床，化爲清血衣裳濕。當年整褱意謂何？親會撫我夜枕戈。古來全忠不全孝，世事至此甘滂沱。夫人開國分齊魏，生榮死哀送天地。悠悠國破與家亡，平生無憾惟此事。二郎已作門戶謀，江南蕪母麥滿舟。不知何日歸兄骨，狐死猶應正首丘！

哭妻文

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我與汝，嗚呼哀哉！

重陽庚辰

飄零萬里若爲家，一夜西風吹鬢華。祇有新詩題甲子，更無故舊對黃花。

江南秋色滿梧桐，回首青山萬事空。怕見鏡中新白髮，長將破帽裹西風。

風捲車塵弄曉寒，天涯流落寸心丹。去年醉與茱萸別，不把今年作徤看。

己卯十月一日予入燕城歲月冉冉忽復周星而予猶未得死也因賦八句

去冬陽月朔，吾始至幽燕。浩劫眞千載，浮生又一年。天南照天北，山後接山前。夢裏乾坤老，孤臣雪咽氈。

己卯十月五日予入燕獄今三十有六旬感興一首

石晉舊燕趙，鍾儀新楚囚。山河千古痛，風雨一年周。過鴈催人老，寒花送客愁。捲簾雲滿坐，抱膝意悠悠。

去年十月九日余至燕城今周星不報爲賦長句

君不見常山太守罵羯奴，天津橋上舌盡劖。又不見睢陽將軍怒切齒，三十六人同日死。去冬長至前一日，朔庭呼我弗爲屈。丈夫開口卽見膽，意謂生死在頃刻。赭衣冉冉生蒼苔，書雲時節忽復來。鬼影青燈照孤坐，夢啼死血丹心破。只今便作渭水囚，食粟已

是西山羞。悔不當年跳東海，空有魯連心獨在。

冬至

書雲今日事

夢破曉鳴鍾。家禍三生劫，年愁兩度冬。江山乏小草，霜雪見孤松。春色蒙泉裏，煙蕪幾萬重。

戊寅臘月二十日空坑敗被執于今二周年矣感懷八句

橫磨十里坐無謀，回首蹉跎海上州。大傳祗圖和藥了，將軍便謂斫頭休。乾坤顛倒眞千劫，身世留連復一周。一死到今如送佛，

空牕淡月夜悠悠。

得兒女消息

故國斜陽草自春，爭元作相總成塵。孔明已負金刀志，元亮猶憐與午身。骹髀到頭方是漢，娉婷更欲向何人？癡兒莫問今生計，還種來生未了因。

除夕庚辰二首

門揜千山黑，孤燈伴不眠。故鄉在何處？今夕是窮年。住世真無係，爲囚已自然。勞勞空歲月，得死似登仙。歲暮難爲客，天涯况是囚。乾坤還許大，歲月忽如流。夢遇元無夢，憂多更不憂。屠蘇兒女態，肯作百年謀！

元日辛巳二首

金虬銜日出，鐵騎勒春回。天上青門隔，人間白髮催。霜寒欺舊草，山晚放新梅。環堵甘牢落，東風枉却來。慙愧雲臺客，飄零雪滿顛。不圖朱鳥影，猶見白蛇年。宮殿荒烟隔，門庭宿草連。乾坤自春色，回首一潸然。

初六日卽事

車馬燕山鬧，誰家早管絃？開門忽見雪，擁被不知年。篋破書猶在，爐殘火復然。偷桃昨日事，回首哭堯天。

人日

今年是蛇年，此日是人日。江右一龍鍾，山中舊估儂。獨坐守大玄，一笑發狂疾。悠悠王正意，哀涕感麟筆。

自歎

功業羞前輩，形骸感故吾。屢判縶紹血，幾無糜公鬚。落落惟心在，蒼蒼有意無？江流總遺淚，何止失吞吳！

元夕二首

燈火喧三市，衣冠宴九宸。金吾不禁夜，公子早行春。夢斷青山遠，愁侵白髮新。燕山今夕月，清影伴孤臣。飄零竟如此，元夕幾堪憐！南國張燈火，燕山沸管絃。相思雲萬里，剩看月三年。笑與東風道，浮生信偶然。

先太師忌日五月二十八日

萬里先人忌，呼號痛不天。遺孤餘二紀，曠祀忽三年。永恨丘園隔，遙憐弟妹圓。義方如昨日，地下想欣然。

上巳

予自丙子上巳日眞州屏之城門外，于今憂患通六年。俯仰時節，爲之慨然。

昔自長淮樹去帆，今從燕薊眺東南。泥沙一命九分九，風雨六年三月三。地下故人那可作！天涯遊子竟何堪！便從餓死傷遲暮，面對西山已發慚。

寒食

予不登丘隴拜清明寒食，八年矣。癸酉，湖南；甲戌乙亥，章貢；丙子，淮東；丁丑，梅州；戊寅，麗江浦；庚辰，燕山獄中。今辛巳，猶未得死。和上已韻寫懷。

苦海周遭斷去帆，東風吹淚向天南。龍蛇澤裏清明五，燕雀籠中寒食三。撲面風沙驚我在，滿襟霜露痛誰堪！何當歸骨先人墓，千古不爲丘首慚。

覽鏡見鬚髻消落爲之流涕

萬里飄零等一毫，滿前風景恨滔滔。淚如杜宇喉中血，鬚似蘇郎節上旄。今日形骸遲一死，向來事業竟徒勞。青山是我安魂處，清夢時時賦大刀。

自歎

門揜牢愁白日過，不應老子坐婆娑。雖生得似無生好，欲死其如不死何！王蠡高風真可挹，魯連大節豈容磨。東流不盡銅甌恨，四海悠悠揔一波。

端午初度二首

死所初何怨，生朝只自知。頗懷常杖意，忍誦蓼莪詩。浮世百年夢，高人千載期。楚囚一杯水，勝似九霞卮。向來松下鶴，今日傍誰門。夢見瑤池沸，愁見玉壘昏。所思多死別，焉用獨生存。可惜菖蒲老，風煙滿故園。

端午卽事

五月五日午，贈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見，新知萬里外。丹心照夙昔，鬚髮日已改。我欲從靈均，三湘隔遼海。

感傷

家國傷冰泮，妻孥數隨沉。半生遭萬劫，一落下千尋。各任爾曹命，那知吾輩心。人誰無骨肉，恨與海俱深！

五月十七夜大雨歌

去年五月望，流水滿一房。今年後三夕，大雨復沒床。我辭江海來，中原路茫茫。舟楫不復見，車馬馳康莊。矧居園土中，得水猶得漿。忽如避巨浸，倉卒殊徬徨。明星尚未散，大風方發狂。叫呼人不應，宛轉水中央。壁下有水穴，羣鼠走踉蹌。或如魚潑刺，墊溺無所藏。周身莫如物，患至不得防。業爲世間人，何處逃禍殃。朝來闢溝道，宛如決陂塘。盡室泥濘塗，化爲糜爛場。炎蒸迫其上，臭腐薰其傍。黑氣所侵薄，疫癘何可當。禁囚欲何之？寢食此一方。羈棲無復望，坐待仆且僵。乾坤莽空闊，何爲此涼涼！達人識義命，此事關綱常。萬物方焦枯，皇皇禱穹蒼。上帝實好生，夜半下龍章。但願天下人，家家足稻粱。我命渾小事，我死庸何傷！

築房子歌

自予居狴犴，一室以自治。二年二大雨，地汗實成池。園人爲我惻，畚土以築之。築之可二尺，宛然水中坻。初運朽壤來，臭穢恨莫追。掩鼻不可近，牛皂鷄子埽。須臾傳黑墳，千杵鳴參差。但見如坻平，糞土不復疑。乃知天下事，不在論鐵基。苟可掩耳目，臭腐誇神奇。世人所不辨，羊質而虎皮。大者莫不然，小者又何知。深居守我文，默觀道推移。何時蟬蛻去，忽與濁世違？

七月二日大雨歌

燕山五六月，氣候苦不常。積陰驟五旬，畏景淡無光。天漏比西極，地濕等南方。今何苦常雨，昔何苦常暘。七月二日夜，天工爲誰忙？浮雪黑如墨，飄風怒如狂。滂沱至夜半，天地爲低昂。勢如蛟龍出，平陸俄懷襄。初疑倒巫峽，又似翻瀟湘。千門各已閉，仰視天茫茫。但聞屋倒聲，人力無支當。嗟哉此園土，占勝非高岡。楮衣無容足，南房并北房。北房水二尺，聚立唯東廂。桎梏猶自可，凜然覆窮牆。嘈嘈復雜雜，蒸汗流成漿。張目以待旦，沉沉漏何長！南冠者爲誰？獨居沮洳場。此夕水彌滿，浮動八尺床。壁老如欲壓，守者殊皇皇。我方鼾鼻睡，逍遙遊帝鄉。百年一大夢，所歷皆黃梁。死生已勘破，身世如遺忘。雄鳴叫東白，漸聞語聲揚。論言苦飄蕩，形勢猶倉皇。起來立泥塗，一笑褰衣裳。遺書宛在架，吾道終未亡。

詠懷

陰陽相烹煎，天地一釜瀟。人生居其間，便同肉在砧。熱猶以火燎，濕猶以湯潯。一歲一煨煉，老形忽駸駸。吾生四十六，弱質本不

任。矧當五六年，患難長侵尋。子卿抵羊節，少陵杜鵑心。酷罰毒我膚，深憂煩我襟。嗟嗟夏涉秋，天道何其淫！或時日杲杲，或時雨淋淋。方如坐烝甑，又似立烘爐。水火交相禪，益熱與益深。宛轉兒戲中，日夜空呻吟。何如真鼎鑊，殊我一寸金。脫此寒暑殼，誰能復嶮巖！

移後卽事

自大雨後，兵馬司牆壁頽落，地皆沮洳，因不可居。七月五日，移司宮籍監。予以詰朝行，詩以記之。

燕山積雨泥塞道，大屋欲傾小屋倒。赭衣棘下無容色，倉卒移司避流潦。行行桎梏如貫魚，憐我龍鍾遲明早。我來二十有一月，若書下下幾二考。夢回恍憶入新衙，不知傳舍何時了！幸有癡兒了家事，九牛一毛亦云小。天門皇皇虎豹立，下土孤臣泣雲表。莫令赤子盡爲魚，早願當空日杲杲。

宮籍監

兵馬司移寓宮籍監，予監一室，頗瀟灑。明窗淨壁，樹影橫斜，可愛也。賦五絕。

塵滿南冠歲月深，叢移一室倚旃林。天憐元是青山客，分與窗根兩樹陰。
壁間頗自有龍蛇，元是誰人小住家。不似爲囚似爲客，倚窗望斷暮天涯。
會過盧溝望塔尖，今朝塔影接虛籬。道人心事眞方丈，靜坐日長雲滿簾。
軍衙馬足起黃埃，門掩西風夢正回。自入燕關人世隔，隔牆忽送市聲來。
新來窗左頰玲瓏，盡把前時臭腐空。好醜元來都是幻，蘊廬一付夢魂中。

還司卽事

兵馬司苦於地窄，其東偏有大宅，官買之以廣治所。舊廳事遂爲空閑。七月十一日，囚自宮籍監悉歸獄。舊廳事之西有一室，處予其間。其地高燥而空涼，蕭然獨往，寂無來人，又一境界也。五言八句二首。

幙燕方如寄，屠羊忽復旋。霜枝空獨立，雪窖已三遷。漂泊知何所，逍遙付自然。庭空誰共語？柱頰望青天。秋聲滿南國，一葉自飄蓬。橋外千門迥，庭皋四壁空。誰家驢吼月，隔巷犬嘯風。燈暗人無寐，沉沉夜正中。

還獄

予自宮籍監還兵馬司，止予舊廳事西偏之室。獄戶既葺，以八月七日復返故處。向之所謂臭腐濕蒸，依然故在。回視吾所挾，亦浩然而獨存。作古風一首。

人情感故物，百年多離憂。桑下住三宿，應者獨遲留。矧茲方丈室，屏居二春秋。夜眠與晝坐，墮乎安楚囚。日耀大雨水，園土俱盡舟。此身委傳舍，遷徙無定謀。去之已旬月，宮室重綢繆。今夕果何夕？復此搔白頭。恍如流浪人，一旦歸舊遊。故家不可復，故國已成丘。對此重回首，汪然涕泗流。人生如空花，隨風任飄浮。哲人貴知命，樂天復何求！

先兩國初忌 九月七日

北風吹黃花，落木寒蕭颯。哀哀我慈母，玉化炎海秋。日月水東流，吾容隔悠悠。小祥哭下邳，太祥哭幽州。今此復何夕？荏苒三星州。嗟哉不肖孤，宗職曠不修。昔骨肉未寒，委身墮寇讎。仰藥早云遂，庶從地下遊。太阿落人手，死生不自由。南冠坐絕域，大期落淹留。白華下支爨，碧蘚生緇裘。心口自相語，形影旁無儔。空庭鬼火聞，天黑對牢愁。魚軒在何處？魂魄今安否？兒女各北歸，墳墓委南陬。寒食雨淒淒，孟飯誰與投？荆棘纏蔓草，狐兔緣荒丘。長夜良寂寞，與我同幽幽。我心亦勞止，我命實不猶。昨夕夢堂上，樂昔歡綢繆。覺來尚恍惚，血涕連衾稠。晨興一瓣香，痛如螫在頭。吾家白雲下，萬里同關憂。遙憐弟與妹，几席羅庶羞。既傷母在殯，又念兄在囚。兄囚不足念，母亦爲母謀。三聖去已遠，穹垠莽洪流。緬懷百世慮，白骨空墳溝。冥冥先大夫，鱗鬣蒼松楸。防山迄合葬，瞑目復何求。

重陽

萬里飄零兩鬢蓬，故鄉秋色老梧桐。鴈棲新月江湖滿，燕別斜陽巷陌空。落葉何心定流水，黃花無主更西風。乾坤遺恨知多少？前日龍山如夢中。

又三絕

世事濛濛醉不知，南山秋意滿東籬。黃花何故無顏色，應爲元嘉以後詩。
人間萬里轉頭空，皂帽飄蕭一病翁。不學孟嘉狂落魄，故將白髮向西風。
老來憂患易淒涼，說到悲秋更斷腸。世事不堪逢九九，休言今日是重陽。

小年

燕朔逢窮臘，江南拜小年。歲時生處樂，身世死爲緣。鴉噪千山雪，鴻飛萬里天。出門意廖廓，四顧但茫然。

除夜

乾坤空落落，歲月去堂堂。末路驚風雨，窮邊飽雪霜。命隨年欲盡，身與世俱忘。無復屠蘇夢，挑燈夜未央。

壬午

丙子上巳前一日，予至眞州。今仰俯六周至矣。撫時念事，爲之流涕。聊寫我心，質諸鬼神爾。

憶昔三年朔，歲在火鼠鄉。朝登迎鑾鎮，夜宿清邊堂。于時分屬霧，陽精黯無芒。胡羯犯彤宮，犬戎升御床。慘淡銅駝泣，威垂朱鳥翔。我欲疏河嶽，借助金與湯。吾道率曠野，繞樹空徬徨。慷慨撫鯨背，艱關出羊腸。扶日上天門，隨雲拜東皇。祖逖誓興晉，鄭畋義扶唐。人謀豈云及，天命不於常。泗水沉洛鼎，薊丘植汶篁。瑤宮可敦后，玉陛單于王。革命曠千古，被髮縣八荒。海流忽西注，天旋俄右方。嗟予俘爲馘，萬里勞梯航。秋風上甌脫，夜雪臥桁楊。南冠鄭大夫，北簪蘇中郎。龍蛇共窟穴，蟻蝨連衣裳。周旋溲渤間，宛轉沮洳場。漠漠蒼天黑，悠悠白日黃。風埃滿沙漠，歲月稔星霜。地下雙氣烈，獄中孤憤長。唯存葵藿心，不改鐵石腸。斷舌奮常山，抉齒厲睢陽。此志已溝壑，餘命終岩牆。夷吾不可作，仲連久云亡。王衍勸石勒，馮道朝德光。末俗正應靡，橫流已湯湯。餘子不足言，丈夫何可當！出門仰天笑，雲山浩蒼蒼。

生日

憶昔閑居日，端二逢始生。升堂拜親壽，搢衣接賓榮。載酒出郊去，江花相送迎。詩歌和盈軸，鏗曼金石聲。於時果何時？朝野方休明。人生足自樂，帝力無能名。譬如江海魚，與水俱忘情。詎知君父恩，天地同生成。旄頭忽墮地，氛霧迷三精。黃屋朔風捲，園林殺氣平。四海靡所騁，三年老于行。賓僚半蕩覆，妻子同飄零。無幾哭慈母，有頃遭潰兵。束兵獻穹帳，囚首送空圜。痛甚衣冠烈，甘於鼎鑊烹。死生久已定，寵辱安足驚！不圖坐羅網，四見槐雲青。朱顏日復少，玄髮益以星。往事真蕉鹿，浮名一草螢。牢愁寫玄語，初度感騷經。朝登蓬萊門，暮涉芙蓉城。忽復臨故國，搖搖我心旌。想見家下人，念我涕爲傾。交朋說疇昔，惆悵雞豚盟。空花從何來？爲吾舞娉婷。莫道無人歌，時鳥不可聽。達人貴知命，俗士空勞形。吾生復安適？拄頰觀蒼冥。

端午

五月五日午，薰風自南至。試爲問大鈞，舉杯三酌地。田文當日生，屈原當日死。生爲薛城君，死作汨羅鬼。高唐狐兔遊，雍門發悲涕。人命草頭露，榮華風過爾。唯有烈士心，不隨水俱逝。至今荆楚人，江上年年祭。不知生者榮，但知死者貴。勿謂死可憎，勿謂生可喜。萬物皆有盡，不滅唯天理。百年如一日，一日或千歲。秋風汾水辭，春暮蘭亭記。莫作留連悲，高歌舞槐聚。

自歎三首

猛思身世事，四十七年無。鶴髮俄然在，鸞飛久已徂。二兒化成土，六女掠爲奴。只有南冠在，何妨是丈夫。北轍更寒暑，南冠幾晦冥。家山時入夢，妻子亦關情。惆悵心如失，崎嶇命復輕。遭時命如此，薄分笑三生。疾病連三次，形容落九分。幾成白宰相，誰識故將軍。暗坐羞紅日，閑眠想白雲。蒼蒼竟何意，未肯喪斯文。

病目二首

近來煩惱障，左目忽茫茫。聶政心雖碎，劉伶醉未忘。問天天不應，食日日何傷。萬想由來假，收拾大乙光。向來巖下電，無故眩生花。達磨面向壁，盧仝一場沙。燈前心欲碎，鏡裏鬢空華。何日看明月，沈沈斗柄斜。

吟嘯集

正氣歌

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溼歷瀾，時則爲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薪竈，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窗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遝，暝暎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團圞或毀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當侵淫，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無恙。是殆有養致然。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爲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皂，鷄棲鳳凰食。一朝濛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已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遇靈陽子談道贈以詩

昔我愛泉石，長揖離公卿。結屋青山下，咫尺蓬與瀛。至人不可見，世塵忽相纏。業風吹浩劫，蝸角爭浮名。偶逢大呂翁，如有宿世盟。相從語寥廓，俯仰萬念輕。天地不知老，日月交其精。人一陰陽性，本來自長生。指點虛無間，引我歸圓明。一針透頂門，道骨由天成。我如一逆旅，久欲躡躡行。聞師此妙訣，遽廬復何情。

歲祝鞞單闕月赤奮若日焉逢涪灘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矣作五言八句

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

庚辰四十五

東風昨夜忽相過，天地無情奈老何！千載方來那有盡，百年未半已爲多。君傳南海長生藥，我愛西山餓死歌。泡影生來隨自在，悠悠不管世間魔。

早秋

寒魄澹玄河，商飈慄明發。羈人坐環堵，壯士衣穿褐。晉陵誰復新，秦陵尙云秣。夫君百世心，患不在饑渴。

偶成

昨朝門前地寸裂，今朝床下泥尺深。人生世間一蒲柳，豈堪日炙復雨淋！起來高歌離騷賦，睡去細和梁父吟。已矣已矣尙何道！猶有天地知吾心。

感興

萬里雲山斷客魂，浮雲心事向誰言？月侵鄉夢夜推枕，風送牢愁晝揜門。蘇子簪中閑日月，石郎家裏舊乾坤。朝聞夕死吾何恨，

坐把春秋子細論。

東風吹草日高眠，試把平生細問天。燕子秋迷江右月，杜鵑聲破洛陽煙。何從林下尋元亮？只向塵中作魯連。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收斂便神仙。

自遣

詩餘眠白日，飲後坐清風。萬事乘除裏，平生寵辱中。心無隨境變，意自與天通。莫笑邯鄲夢，惺惺更是空。

有感

石郎草草割山川，一落人手三百年。八州風雨暗連天，三皇五帝如飛烟。人人野祭伊水邊，春秋斷爛不復傳。白頭潦倒今魯連，夜深危坐日晏眠。

聞季萬至

去年別我旋出嶺，今年汝來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憐骨肉相聚散，人間不滿五十年。三人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橫蒼煙。

自述

赤烏登黃道，朱旗上紫垣。有心扶日月，無力報乾坤。往事飛鴻渺，新愁落照昏。千年滄海上，精衛是吾魂。

不睡

終夕起推枕，五更聞打鐘。精神入朱鳥，形影落盧龍。弭節蓬萊島，揚旗大華峯。奔馳竟何事？回首謝喬松。

冬晴

北國天寒少，南方地氣來。年光如箭去，世事正輪迴。可惟新祈雪，相思久別梅。夜闌燈坐暗，獨自撥殘灰。

自歎

可憐大流落，白髮魯連翁。每夜瞻南斗，連年坐北風。三生遭際處，一死笑談中。贏得千年在，丹心射碧空。

讀赤壁賦前後二首

昔年仙子謫黃州。赤壁磯頭汗漫遊。今古興亡真過影，乾坤俯仰一虛舟。人間憂患何曾少！天上風流更有不！我亦洞簫吹一曲，不知身世是蜉蝣。

一笑滄波浩浩流，隻鷄斗酒更扁舟。八龍寫出詩中案，孤鶴來爲夢裏遊。楊柳遠烟連北府，蘆花新月對南樓。玉仙來往清風夜，還識江山似舊不？

讀史

自古英雄士，還爲薄命人。孔明登四十，韓信過三旬。壯志摧龍虎，高詞泣鬼神。一朝事千古，何用怨青春！

自述二首

當年嚼血灑銅駝，風氣悠悠奈若何。漢賊已成千古恨，桎囚不覺二年過。古今咸道天驕子，老去忽如春夢婆。試把睢陽雙廟看，只今事業愧蹉跎。

江南啼血送殘春，漂泊風沙萬里身。漢末固應多死士，周餘乃止一遺民。乍看鬚少疑非我，只要心存尙是人。坐擁牢愁書眼倦，土床伸脚任吾真。

不睡

頻搔白首強憂煎，細雨青燈思欲顛。南北東西三萬里，古今上下幾千年。只因知事翻成惱，未到放心那得眠。眼不識了馬前卒，隔床鼾鼻正陶然。

夜起二絕

惆悵高歌入睡鄉，夢中魂魄尙飛揚。起來露立頻搔首，夜靜無風自在涼。三年獨立已成僧，欲與何人說葛藤。夜夜隔牆囚叫佛，三生因果伴孤燈。

偶成

蒼蒼已如此，梁父共誰吟。袖有忠臣傳，床無壯士金。收心歸寂滅，隨性過光陰。一笑西山晚，門前秋雨深。

送武夷趙王賓道士三首

風流不比賀家狂，瀟酒黃冠意自長。自有武夷溪九曲，鑑湖何必問君王！
蕭然被褐不求知，歸傍仙船理釣絲。却笑荆山空自售，未應有智不如葵。
懶從原上訪桃花，又不青門去種瓜。傳得神仙蟬蛻法，君如欲覓問烟霞。

琴棋書畫四首送趙道士

不知甲子是何年，題滿柴桑日醉眠。意在不言君解否，壁間琴本是無絃。
我愛商仙茹紫芝，逍遙勝似橘中時。紛紛赤白方龍戰，世事從來一局棋。
蔡邕去後右軍死，誰是風流入品題？只有蛟龍大師字，至今風骨在活溪。
欲覓龍泉舊時筆，相傳此手世間無。黃金不買昭君本，只買嚴陵歸釣圖。

讀杜詩

平生蹤跡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鵑心事苦，眼看胡馬淚痕多。千年夔峽有詩在，一夜耒江如酒何。黃土一丘隨處是，故鄉歸骨任蹉跎。

夜

秋光連夜色，萬里客淒淒。落木空山杳，孤雲故國迷。衾寒霜正下，燈晚月平西。夢過重成夢，千門鷄亂啼。

雨雪

秋色金臺路，殷勤半馬啼。因風隨作雪，有雨便成泥。過眼驚新夢，傷心憶舊題。江雲愁萬疊，遺恨鷓鴣啼。

偶成

燈影沉沉夜氣清，朔風吹夢度江城。覺來知打明鐘未？忽聽鄰家叫佛聲。
烏兔東西不住天，人生奔走亦茫然。向來鞅掌真堪笑，爛熳如今獨自眠。

上塚吟

湘人有登科者，初授武岡尉，單車赴官守。名家正擇壻，尉本有室，隱其實而取焉。官滿，隨婦翁入京。自是捨桑梓，去墳墓，終身

不歸。後官至侍從。其糟糠妻，居母家，不復嫁。歲時爲夫家上塚。婦禮不廢。友人作古詩一首曰：上塚吟。某讀之，爲之感慨。因更廣其意，賦五言一篇。

余昔從君時堂上拜姑嫜。相攜上祖塚。歲時持酒漿。姑嫜相繼沒。馬鬣不在鄉。共君甌孟飯。清涕流襦裳。君貧初赴官。有家不得將。妾無應書兒。松檟自成行。君別不復歸。歲月何茫茫。長安擁朱綬。執鴈事侯王。豈無一紙書。道路阻且長。年年酌寒食。妾心良自傷。君家舊巾櫛。至今襲且藏。諒君霜露心。白首遙相望。

西瓜吟

拔出金佩刀，研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一團黃水晶。下咽頓除煙火氣，入齒便作冰雪聲。長安清富說卻平，爭如漢朝作公卿！

有感

已矣勿復道，安之如自然。閑陪黃妳坐，倦退白衣眠。一死知何地？此生休問天！恠哉茨野客，宿果墮幽燕。

爲或人賦

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

世事

世事孤鴻外，人生落日西。甚淫詩興薄，書倦夢魂迷。汨汨馳還坐，悠悠笑即啼。一真吾自得，開眼總筌蹄。

斷鴈

斷鴈西江遠，無家寄萬金。乾坤風月老，沙漠歲年深。白日去如夢，青天知此心。素琴絃以絕，不絕是南音。

有感

心在六虛外，不知身網羅。病中長日過，夢裏好時多。夜夜頻能坐，時時亦自歌。平生此光景，回首笑呵呵。

感懷二首

交遊兵後似蓬飛，流落天涯鵲繞枝。唐室老臣唯我在，柳州先友託誰碑！泥塗猶幸瞻佳士，甘雨何如遇故知。一死一生情義重，

莫嫌收拾老牛屍。

伏龍欲夾太陽飛，獨柱擎天力弗支。北海風沙漫漢節，涪溪烟雨暗唐碑。書空已恨天時雨，惜往徒懷國士知。抱膝對人復何語！紛紛坐家臥爲屍。

梅

梅花耐寒白如玉，干涉春風紅更黃。若爲司花示薄爵，到底不能磨滅香。

又

香者梅之氣，白者梅之質。以爲香不香，鼻孔有通窒。我有天者在，一白自不易。古人重伐木，惟恐變顏色。大雅久不作，此道豈常息！詩翁言外意，不能磨滅白。

題延真羅道士玉潤

雙岩夾方流，知有至妙蘊。山石發清暉，草木得餘潤。泉源皆寶氣，樵牧駭潛窟。仙翁獨危坐，華池養水性。神澤溫而栗，骨峭老益勁。苔機枕泓碧，時有魚出聽。瓊飯潺湲，冲淡意無朕。

聽羅道士琴二首

斷崖千仞碧，下有寒泉落。道人揮絲桐，清風轉寥廓。飄飄襟袂舉，冰紈不禁薄。紫煙護丹霞，雙舞天外鶴。吾聞泗濱磬，暗含角與徵。又聞天樂泉，淨洗箏笛耳。如何碧一泓，乃此并二美。藍田滄海意，請問玉溪子。

貧女吟四首 春夏秋冬

柴門寒自閉，不識賞花心。春筍翠如玉，爲人拈繡針。竹扇掩紅顏，辛苦綰白宇。人間羅雪香，白苧汗如雨。西風兩鬢鬆，涼意吹伶俚。百巧不救貧，誤拜織女星。巧梳手欲冰，小翠爲寒怯。有時衿肘露，頗與雪爭潔。

名姝吟

丈夫至白首，鍾鼎垂功名。未有朱門中，而無絲竹聲。與主共富貴，不見主苦辛。名姝從何來？婉孌出神京。京人薄生男，生女即不貧。東家從王侯，西家事公卿。吾行天下多，朱紫稀晨星。大都不一一，甚者曠數城。如何世上福，冉冉歸娉婷！乃知長安市，家家生貴人。

東方有一士

萬金結遊俠，千金買歌舞。丹青映第宅，從者塞衢路。身為他人役，名聲落塵土。他人一何傷，富貴還自苦。東方有一士，敗垣半風雨。不識絲與竹，飛雀滿庭戶。一敗或不飽，夜夢無驚寤。此事古來多，難與俗人語。

陳貫道摘坡詩如寄以自號達者之流也爲賦浩浩歌一首

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春秋去來傳鴻燕，朝暮出沒奔羲娥。青絲冉冉上霜雪，百年歎若彈指過。封侯未必勝瓜圃，青門老子聊婆娑。江湖流浪何不可，亦曾力士爲脫靴。清風明月不用買，何處不是安樂窩。鶴脰豈長嶺豈短，夔足非少蛟非多。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不能高飛與遠舉，天荒地老懸網羅。到頭北邙一坯土，萬事碌碌空奔波。金張許史久寂寞，古來賢聖聞丘軻。乃知世間爲長物，惟有真我難滅磨。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春夢婆娑春夢婆，拍手笑呵呵。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

所懷

萬里青山兩鬢華，老臣無國又無家。乾坤局促籠中鳥，風雪飄零糞上花。歲晚江空人已遁。天寒日短路何賒。書生不作綱常計，聞是東門已種瓜。

五月二日生朝

北風吹滿楚冠塵，笑捧蟠桃夢裏春。幾歲已無籠鶴客，去年猶有送羊人。江山如許非吾土，宇宙奈何多此身！不滅不生有何許，靜中聊目養吾真。

胡笳曲

庚辰中秋日，水雲懣予囚所，援琴作胡笳十八拍，取予疾徐指法良可觀也。琴罷，索予賦胡笳詩，而倉卒中未能成就。水雲別去。是歲十月，復來。予因集老杜句成拍，與水雲共商略之。蓋圍圈中不能得死，聊自遣耳。亦不必一一學瑛語也。水雲索予書之，欲藏於家。故書以遺之。浮休道人文山。

風塵瀕洞昏王室，天地慘慘無顏色。而今西北自反胡，西望千山萬山赤。歎息人間萬事非，被驅不異犬與鷄。不知明月爲誰好，來歲如今歸未歸！

右一拍

獨立縹緲之飛樓，高視乾坤又何愁。江風蕭蕭雲拂地，笛聲憤怒哀中流。鄰鷄野哭如昨日，昨日晚晴今日黑。倉皇已就長途往，欲往城南忘南北。

右二拍

三年奔走空皮骨，三年笛裏關山月。中天月色好誰看，豺狼塞路人烟絕。寒刮肌膚北風利，牛馬毛零縮如蝟。塞上風雲接地陰，咫尺但愁雷雨至。

右三拍

黃河北岸海西軍，翻身向天仰射雲。胡馬長鳴不知數，衣冠南渡多崩奔。山木慘慘天欲雨，前有毒蛇後猛虎。欲開長安無使來，終日戚戚忍羈旅。

右四拍

北庭數有關中使，飄飄遠自流沙至。胡人高鼻動成羣，仍唱胡歌飲都市。中原無書歸不得，道路只今多擁隔。身欲奮飛病在床，時獨看雲淚沾臆。

右五拍

胡人歸來血滿箭，白馬將軍若雷電。蠻夷雜種錯相于，洛陽宮殿燒焚盡。干戈兵革鬪未已，魑魅魍魎徒爲爾。慟哭秋原何處村，千村萬落作荆杞。

右六拍

憶昔十五心尙孩，莫莫頻勸酒杯。孤城此日腸堪斷，如何不飲令人哀。紫臺連朔漢，月出雲通雪山白。九度附書歸洛陽，國三年一消息。

右七拍

只今年纔十六七，風塵荏苒青書絕。胡騎長驅五六年，敝裘何啻連百結。□對寒雲雪滿山，愁看翼北是長安。此身未知歸定處？
漂泊西南天地間。

右八拍

午夜漏聲催曉箭，寒盡春生洛陽殿。漢主山河錦繡中，可惜春光不相見。自胡之反持干戈，一生抱恨空咨嗟。我已無家尋弟妹，
此身那得更無家！南極一星朝北斗，每依南斗望京華。

右九拍

今年臘月凍全消，天涯涕淚一身遙。諸將亦自軍中至，行人弓箭亦在腰。白馬嚼嚙黃金勒，三尺角弓兩斛力。胡鴈翅濕高飛難，
一箭正墜雙飛翼。

右十拍

冬至陽生春又來，口雖吟咏心中哀。長笛誰能亂愁思，呼兒且覆掌中杯。雲白青山萬餘里，壁立石城橫塞起。元戎小隊出郊坰，
寒日暮山谷裏。

右十一拍

洛陽一別四千里，邊庭流血成海水。自經喪亂少睡眠，手脚凍皴皮肉死。反鑲衡門守環堵，稚子無憂走風雨。此時與子空歸來，
喜得與子長夜語。

右十二拍

大兒九齡色清徹，驕驕作駒已汗血。小兒五歲氣食牛，冰壺玉衡縣清秋。罷琴惆悵月照席，人生有情淚沾臆。離別不堪無限意，
更爲後會知何地！酒肉如山又一時，只今未醉已先悲。

右十三拍

北歸秦川多鼓鼙，禾生隴畝無東西。三步回頭五步坐，誰家搗練風淒淒！已近苦寒月，慘慘中腸悲。自恐二男兒，不得相追隨。去

留俱失意，徘徊感生離。十年蹙踣將雛遠，目極傷神誰爲攜。此別還須各努力，無使霧露沾人衣。

右十四拍

寒雨颯颯枯樹濕，坐臥只多少行立。青春欲暮急還鄉，非關使者徵求急。欲別上馬身無力，去住彼此無消息。關塞蕭條行路難，行路難行澀如棘。男兒性命絕，可憐十日不一見顏色。

右十五拍

乃知貧賤別更苦，况我飄轉無定所。心懷百憂復千慮，世人那得知其故。嬌兒不離膝，哀哉兩決絕也。復可憐人，里巷盡嗚咽。斷腸分手各風煙，中間消息兩茫然。自斷此生休問天，看射猛虎終殘年。

右十六拍

置汝傍！江頭宮殿鎖千門，千家今有百家存。面粧首飾雜啼痕，教我歎恨傷精魂。自有兩兒郎，忽在天一方。胡塵暗天道路長，安得送我

右十七拍

事殊與極憂思集，足繭荒山轉愁疾。漢家山東二百州，青是烽煙白人骨。入門依舊四壁空，一斛舊水藏蛟龍。年過半百不稱意，此曲哀怨何時終！

右十八拍

殺
狗
記
(上)

龍子猶訂定

此
页
空
白

荆、劉、拜、殺，彼稱爲元明間的四大傳奇。這四大傳奇，假如沒有別的好處，有一點已足使他們在白話文學史上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那便是：曲白和情節都是異常的明白淺顯，爲婦孺所皆懂得；不像明代隆萬以後的傳奇，那末側重辭藻，偏嗜推陳出新，的莫須有的故事。我尤喜殺狗白兔二記，那些曲文是如此的『明白如話』，無一典雅語，無一學究語，不能不謂爲『白描的聖手』。雖然有許多學者們是深鄙他們的『不文』的。他們之所以能够『婦孺皆知』，演唱不衰，其原因恐怕也多半在此。

殺狗記不知作者。但這故事的來歷是很古遠的。在民間故事裏，這一類的故事，可稱爲『友情的試驗』型。在歐洲中世紀的故事書，羅馬人的行蹟裏，也有極相類似的一則故事存在着。殺狗記叙的是一個妻子，殺了一隻黑狗，假裝作人，以勸誠她的丈夫，叫他警悟『友情』的不可靠。羅馬人的行蹟的那一個故事，都是一個國王諷示他兒子殺了一隻豬，用以試驗三個朋友的情誼的。在殺狗記裏，那友人是胡子軒、柳隆卿二人，加上了兄弟孫華，恰好也是三個人。這兩個故事，也許是『偶合』，但也很有互相影響的可能。

元人蕭德祥有楊氏女殺狗勸夫雜劇，見元曲選，其情節和殺狗記大同小異。也不能知道究竟是孰早孰晚。

殺狗記蓋經明人潤改，明初詩徐晁曾一度寫之（見明詩綜）。其後，徐時敏又曾改作了一番。最後，明末的馮夢龍又加以筆削。今所傳六十種曲本，即出於馮氏的改本。（馮氏筆名爲龍子猶）。然經過了數度的改削，原本的撲實渾厚的氣息卻依然不會喪失了多少。

殺狗記的傳本，於六十種曲本外，未見其他明刊本。近人劉氏暖紅室所刊，也即出於六十種曲。但所據者恐係翻本或後印本。故訛字脫句甚多，甚至有將『之』字誤爲『二』字者。暖紅室本下卷，忽改署『秦淮墨客校正』。豈秦淮墨客亦有一筆削本乎？然文字和六十種曲本全同，恐係劉氏妄署。

今以暖紅室本和六十種曲本對校一過，異文一一註出，頗足以發暖紅室本之覆。然有的地方，偶然也有足改正六十種曲本的。

殺狗記目錄

卷上

- | | |
|------|------|
| 第十三齣 | 歸家被逐 |
| 第十二齣 | 雪夜救兄 |
| 第十一齣 | 窰中受困 |
| 第十齣 | 王婆逐客 |
| 第九齣 | 孫華家宴 |
| 第八齣 | 旅店借居 |
| 第七齣 | 孫華拒諫 |
| 第六齣 | 喬人行譜 |
| 第五齣 | 孫榮自嘆 |
| 第四齣 | 妻妾共議 |
| 第三齣 | 蔣園結義 |
| 第二齣 | 諫兄觸怒 |
| 第一齣 | 家門大意 |

- | | |
|------|------|
| 第十四齣 | 雷人算帳 |
| 第十五齣 | 妻妾嘆夫 |
| 第十六齣 | 吳忠看主 |
| 第十七齣 | 看書苦諫 |
| 第十八齣 | 窰中拒奸 |

殺狗記 (上)

龍子猶訂定

第一齣 (末上)

〔滿江紅〕鐵硯毛錐，幾年向文場馳逐。任雕龍手段，俯頭屈足。浪跡渾如萍逐水，虛名好似聲傳谷。笑半生夢裏鬢添霜，空碌碌。○酒人中聊托宿，社內聊容足。價嘲風弄月，品紅評綠。點染新詞別樣錦，推敲舊譜無瑕玉。管風流領袖播千秋，英雄獨。問答如常。〔鴛鴦陣〕孫華家富貴，東京住。結義兩番人，誑語讒言，從中撇闕。將孫榮趕逐，投奔無門。風雪裏救兄一命，將恩作怨，妻諫反生。嗔。施奇計買王婆黃犬，殺取扮人身。○夫回蕩地驚魂，去浼龍。獅子傳，托病不應承。再往審中試尋兄弟，移尸慨任，方辨疎親。清官處。喬人妄告，賢妾。○出首發狗見虛真。重和陸封章褒美，兄弟感皇恩。

兩番人全無仁義

蠢員外不辨親疎

孫二郎破窰風雪

楊玉貞殺狗勸夫

第二齣 (生上)

〔掛真兒〕積善之家慶有餘，傳留下萬卷詩書。性稟剛貞，胸懷仁義，更喜門庭豪貴。兩字功名志未酬，藏珠韞玉且優游。家傳閨閣經多載，世代濟纒知幾秋。無詭詐，有剛柔，果然名字播皇州。家中財寶如山積，庫內錢財似水流。卑人姓孫名華，排行第一，祖貫東京人氏。曾攻詩史，未

● 紅作「妻」

遂風雲。喜得家道豐盈，儘可優游歲月。荆妻楊氏，婦道頗閑。侍女迎春，家規能守。有個同胞兄弟，喚做孫榮，從小是卑人撫養成，今經一十八歲，未曾婚配。一應家事，俱是卑人總理，他只在學館攻書，見成安享，這也罷了。奈他性多執拗，才欠圓通。胸中之學，或者之餘，戶外之事，全然未曉。每每觸忤卑人，屢加訓責，他縱無怨恨之心，奈絕無順從之美，正所謂「江山易改，稟性難移」。近來卑人結識得兩個好友，一個是柳龍卿，一個是胡子傳。此二人不但詩禮之儒，頗饒豪俠之氣，又且知機識變，博學多能，物情古價，無所不達，官訟家常，何事不曉。與卑人相愛相親，如同手足。卑人意欲結義他為兄弟，一來家中百事商量有據，二來要他教誨孫榮，使他通些世務。昨日已會對柳胡二友說過了，也要兄弟孫榮在內，不免與兄弟通知。兄弟孫榮那里？（小生扮孫榮上）

〔前腔〕兄弟怡樂有餘，終日裏玩史攻書。十載辛勤一朝遭際，不負家傳豪貴。小生孫榮是也。在書房中看書，不知哥哥有何事呼喚？不免上堂覲見。（見相揖介）（小生）哥哥呼喚小弟有何分付？（生）喚你出來，非為別事。

〔繡帶兒〕吾朋友如龍卿，有幾兼之子傳賢齊。（小生）且住，那柳龍卿胡子傳是市井之徒，詔諛之輩，哥哥說他甚麼？（生）兄弟差矣，他兩個義比雲霄，與咱契似篋箠。（小生）思之人情末世好似鬼，怕只怕面從心背。（生）別的人信不過他，這兩個，人做哥的信得過。他心事你哥哥儘知，欲待要與他結交做兄弟。

〔前腔〕（小生）忠規非直諒，多聞善輩，何必異姓結義？（生怒介）就結義個異姓何妨？（小生）今日一語輕交，他時駟馬難追。（生）休疑，此心獨斷無後悔。你蕭蠢東西，結義了這兩個，人得他教導你教誨也好，少不得學他些伶俐。（小生笑介）要他來教誨孫榮，他教誨出些什麼來？小家子心低志低，這輩詔諛之人，還該疎遠他纔是，怎麼到去親近他？難道是推不開嫡親兄弟。（生）結義過就如嫡親一般了。（小生）哥哥要結義他，自己去結義，小弟決不敢從命。正是：書畫書成難書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下）（生）看這拘稱，恁般執性，我有了醜獅子使結義，勝如手足，那希罕這小畜生。且喚吳忠出來，分付他安排筵席便了。吳忠那里？（末扮吳忠上）白馬黃金五色新，不應親者強來親，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覆大員外，有何分付？（生）吳忠，你明日與我擺設酒筵，在蔣家花園內，務要整齊。（末）不知員外擺幾席酒？（生）三席。（末）請什麼客？（生）請柳胡二位官人。（末）柳胡二位官人與員外是三卓，還少一點。（生）這一卓那個坐？（末）書房中小官人。（生）哇！你那里知道，明

● 紅作「後」。

● 紅作「配」。

● 紅作「場」。



長沙李世璠

諫兄觸怒
(第二齣)



妻妾共議

(第四齣)

日筵會非通小可，乃是與柳胡二官學桃園結義之事，這小畜生不聽教誨，不要他去。你聽我道！

〔大聖樂〕吾家累代纓紳，我一身享現成金玉滿堂多豪貴，怎答謝父娘恩，奈嫡親兄弟不和順，却與非親結義親。〔合〕此事非容易，也算人生好惡，宿世緣分。

〔前腔〕〔末〕東人富室豪門，論結交須謹慎！他人怎比得親骨肉，久久見假和真。尋思及早回頭省，莫把親人如陌路人。〔合前〕〔生〕今後只依我分付而行，再莫提起那小畜生！

● 你今先去小亭中 看饌新鮮酒味濃；

● 情到不堪回首處 一齊分付與東風。

第三齣（末上）

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蒙員外分付我去蔣家園裏擺酒。說話之間，此處已是了。好景致清風亭上景無邊，魚戲橋邊戲粼波，試問此園誰是主？主人來少客來多。酒席完備了，不免去請二位解元。轉灣抹角，此間已是。柳解元門首有人在此麼？〔淨內應〕你是那個？〔末〕我是孫大員外家吳忠。〔淨〕到此怎麼？〔末〕特來請喫酒。〔淨上〕來了，着說喫酒，跳腳舞手。〔末〕不說喫酒呢？〔淨〕打殺也不走。

〔丹鳳吟〕行過柳堤，步入園內。〔末〕那一位解元何處？〔淨〕可是胡子傳麼？〔末〕正是。〔淨〕隨着我來，兀的便是。〔末〕胡解元在家麼？請喫酒的在此。〔丑上〕來了，甚人請喫嘴？〔末〕喫酒怎麼說喫嘴？〔丑〕沒有嘴怎麼喫酒？〔末〕還是喫酒。〔丑〕喫酒好歡喜！〔見淨介〕呀，龍鄉哥也在此。〔揖介〕〔淨丑〕怎不見孫兄來，至去接取，去接取迎着即便回。〔末〕二位不消去，只在此等候，待我去請員外來便了。〔淨丑〕有理，說道我每來此處，懸懸望着員外至。〔末〕我便去，這酒席不要先動。〔淨丑〕豈有此理，我二人替你着好在此。〔末〕有勞。〔下〕

〔淨〕兄弟到他說着了。〔丑〕怎麼說着了？〔淨〕我今早出來還不會喫飯，腹中甚是饑餓，莫若我每先偷些酒喫如何？〔丑〕小弟也用得着在此，只怕大哥來見了不好意思。〔淨〕這個何難都推在吳忠身上便了。〔丑〕有人來怎麼處？〔淨〕如今一個看人，一個喫酒，如有人來，咳

● 紅上有「生」。

● 紅上有「末」。

● 紅缺此字。

嗽爲記。(丑)那個●先去看人(淨)你先去看人，我喫酒，我喫完了，替你來。(喫介)告飲了。(丑)偷酒喫還有許多禮數。(淨)自古道體不可缺。又喫介。(丑)他只管喫了去，竟不替我去喫，不免哄他一哄。(咳嗽介)(淨驚介)兄弟有什麼人來。(丑)沒有。(淨)你爲何咳嗽起來？

(丑)若不咳嗽連桌子都吃了下去了。如今你去看人。(喫介)(渾科)(生末上)

〔節節高犯〕(生)相邀結義的好兄弟。(見介)(淨丑)兄弟望兄不來至，肝腸碎！(末)試向前排喫食。(生)爲何盤饌先

狼藉？(鮑老催)(淨丑)吳忠的先偷喫。(黃龍溪)(末)對面間枉屈人甚張志？(淨丑)哥哥，今日之酒爲何而設？(生)是結義酒。(淨)令第二哥可來麼？(生)我好意喚他同來，要二位教導他，他反說許多不中聽的言語，是個不識好歹的，不要保他。(丑)哥哥，自古道人心各別，

我三人自結義便了。(淨)我每三人做個賽「關張」。(生)何爲賽「關張」？(淨)當初「劉關張」弟兄三人，在桃園中結義，白馬祭天，烏

牛祭地，不願同日生，只願同日死。我們今日弟兄二人，在蔣家園內結義，可不是賽「關張」？(丑)哥哥，自今日爲始，大哥有事都是我弟兄兩個

擔當，火裏水裏去，水裏火裏去，大哥若是打殺了人，也是我每弟兄兩個替你償命。(生)雖得二位賢弟如此真心相待，今後如若宅上欠缺，都在

愚兄身上。(淨丑)今日在清風亭之言，各不相負，大哥請上，受兄弟一拜。(生)豈敢！(對拜介)曾記桃園結義深，從來仁義值千金。(淨丑)

人情若此初相識，到老終無怨恨心。(生)看酒來。(末)有酒。(遞酒介)

〔解連環〕(生)酬酢歡娛，拚今朝共伊沉醉，同攜手步月歸去。(合)逢知己賽過關張管，飽的切莫學割袍斷義！

〔前腔〕(淨)兄飲一杯，但從今放開憂慮，兄有事，弟當前去。(合前)

〔前腔〕(丑)兄德因依，是吳忠把盤饌偷喫，道纔的望兄不至。(合前)

〔前腔〕(末)誰是誰非，請不須再三提起！提將起恐伊羞恥。(合前)

一飲莫辭醉，

今朝拚醉歸！

酒淹衫袖濕，

花壓帽簷低。

第四齣(且上)

●紅缺此字。

〔杜章娘〕玉容態嬌艷，眉黛淡掃春山遠。鳳髻綰烏雲，霞靄靄，更嬈娜纖腰嬌軟。正笄年遺適豪門，已奉蘋繁。喜遂於飛願，與才郎契合，願百歲同諧繾綣。念奴嬌宮標格，洛浦精神，芳姿美若芝蘭，雅意堅如松柏。生居宦族，愧無謝女之才，長適豪門，頗有關雎之德。惟慕貞潔，不喜繁華。端然閉月羞花，何必濃粧淡抹？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奴家楊氏月真，昔憑媒妁嫁與東京孫員外爲妻。奴有慈善之心，奈無子息之繼。自從公姑去世，兒夫與小叔不相和睦。他近日又與柳團圓兩子傳結義，把嫡親兄弟却作陌路之人，每日勸誡，執性不從。我負作侍妾，迎春頗曉人事，不免喚他出來商議，迎春那里？（占上應介）來了。

〔新水令〕奴家年少多聰惠，伴娘行宴樂遊戲，畫永拈針指。（旦呼介）迎春（占）聽雁前呼喚，不知有何言語。（見介）院君萬福。（旦）迎春，結交須勝已，似我不如無。（占）院君爲何說此兩句？（旦）迎春，你兀自不知，近日兒夫心改變，作事大猖狂，每日與柳團圓兩子傳打伴，朝歡暮樂，醉酒狂歌，見了嫡親兄弟，就如陌路之人，你道如何？（占）院君自古道熟油苦菜，由人心愛，切院君早晚勸誡便了。

〔集賢賓〕（旦）官人近日心恁偏，與兄弟結冤，每日與非親同歡宴，把骨肉頓成拋閃。不聽勸諫，怕迤遲日疎日遠，長掛念，恐一宅分爲兩院！

〔前腔〕（占）人情好歹非偶然，奈總是前緣。是則是官人沒宛轉，我娘行自當相勸！聽時易言，不聽後別作機變；休掛念，自臨風對月消遣！

〔琥珀貓兒墜〕（旦）良藥苦口，逆耳乃忠言。嘆我兒夫不信賢，幾番勸解反埋冤。（合）難言問甚日何時，得他心轉？

〔前腔〕（貼）勸君不聽，切莫再三言，又恐官人生別見，反將恩愛變成冤。（合前）

手足之親兩不和，
酒逢知己千鍾少，
忠言逆耳奈如何？
話不投機半句多。

第五齣（小生上）

● 紅作「懸」

〔五供養〕今生有幸，喜一身生長豪門，家傳朱紫貴，世簪纓。詩書盡覽時未至，龍門難進。一日裏遇風雲，那時衣紫作公卿。生居宦族纓綉，積玉堆金真富貴。弱冠正當年，留心古聖。兩事兄如事父，爭奈兒嫉妬，見我似冤家，不知有甚差。自家孫榮是我，我哥計近日結交柳龍卿。胡子傳，終日醉酒狂歌，把我如同陌路。不知後來可有和順的日子了？咳，哥哥，我與你是：

默默自思量，

家兄志性剛；

觸來勿與競，

事過必清涼。

第六齣（淨丑上）

〔木奴兒〕（淨）常言道，人無遠慮，（丑）定必有近憂來至。（淨）是則是三人同結義，（丑）怕只怕半途而廢。（淨）說得是作個道理，早尋個長久計。（丑）二哥，夜來孫大哥家好酒。（淨）兄弟，酒也要喫，事也要幹。（丑）二哥有事，難道小弟不幹？（淨）我且問你，昨日花園中結義幾人？（丑）是三人。（淨）杭州老官說的「還有一丟兒」。（丑）孫大哥，你，我，再有何人？（淨）你去猜一猜。（丑）家裏

人，外頭人。（淨）家裏人。（丑）噯，是了！前日清風亭上結義，只有吳忠在那里，敢是吳忠？（淨）呸，破蒸籠不盛氣，他是孫大哥家裏使喚的，我每吃酒他來伏事的，到與他結義做朋友，沒志氣。（丑）敢是孫大嫂？（淨）自古道長兄爲父，長嫂爲娘，雖然不是親的，也是個嫂嫂，難道與我每做朋友不成？（丑）敢是迎春？（淨）阿呀，冤兒，踹壞了婆婆樹，「月不好了」，迎春是大哥的通房，怎麼與我結義？一發不是了。（丑）這等猜不着。（淨）就是在書房中，終日「子曰，子曰」的。（丑）可是孫二麼？（淨）着，着。（丑）前日孫大哥說「不要保他」，虛他怎麼？（淨）兄弟

你不曉得，那孫大嫂是極賢慧的，他見大哥疎薄了孫榮，必然勸諫，常言道，妻是枕邊人，十事商量九事成。萬一大哥醒悟了，他們弟兄親的只是親的，我和你疎的只是疎的，倘或和順了，我和你就如兩個網巾圈，撇在腦後，要見面也是難了。（丑）二哥說得是，必須尋一條計策來弄斷了他，我與你衣飯還長久。（淨）有理，只是沒有好計策，怎麼處？（丑）兄弟，到有一條計在此。（淨）你有何計？（丑）到鐵鋪裏去打一把快刀，一更無事，二更悄然，三更時候把孫二來一刀殺了，這計如何？（淨）呀！人物平常，計策也只如此。（丑）怎麼？（淨）東京城裏這幾家鐵鋪都是認得你我的，倘或揆查出來是柳龍卿胡子傳殺的，那時我和你爲首爲從，都問成死罪，可不兩個人償他一命不好？（丑）這等怎麼處？（淨）我有一計



喬人行語
(第六齣)

在此。(丑)計將安出?(淨)我和你今日到他家,只說:「謝酒」,昨夜回去打從小巷裏走,只見令弟頭帶備巾,身穿藍衫,脚穿皂靴,與一個挑船那中脫鞋,手裏拿了一包銀子,說:「我家耗鼠太多,要贖些蜈蚣百脚斷腸草,烏蛇頭,黑蛇尾,陳年乾狗屎,糖霜蜜餞楊梅乾。」(丑)阿哥怎麼有糖霜蜜餞楊梅乾在裏頭?(淨)有了許多毒藥,放些甜的在裏頭過藥。(丑)也是。(淨)「一贖贖了十七八包。」(丑)我也看見有二十多包。(淨)正是,看見我每兩個脚跟上紅起,直紅到頭髮上去。回身便走,一走走了一個灣,兩個灣,三三九個灣,在無人之所,雙手拿了藥對天跪下,告道:「天地,天地!我孫榮被哥哥孫華,嫂嫂楊月真,侍妾迎春,強占家私。如今贖這藥回去,酒裏不下飯裏下,飯裏不下茶裏下,一藥藥死了哥哥,這家私都是我的。」恐遭毒手,特來報知。(丑)阿哥,這是你幾時見的?(淨)啐!說了半日,對木頭說了。這是我每說說。(丑)說慌這等像得緊!個或大哥不信怎麼處?(淨)他若不信,我和你講故事。(丑)講故事一肚皮在此。只是進門時怎麼樣見他?(淨)孫大哥是極慈心,我和你須要假哭。(丑)我沒有眼淚出怎麼好?(淨)這是要緊的,官場演私場用,我和你演一演。(演介)像!行行去去。(丑)去去行行。此間已是。大哥在家麼?(哭介)(淨)且待他出來了哭。(生上)

〔桃李爭春〕驀忽聞知兩個心友臨門,不覺心中歡喜。(見介)(淨)(丑)(哭介)(生)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便得知。二位兄弟每常問見了做哥哥的歡天喜地,今日爲何這般愁煩?(淨)(丑)我每弟兄兩個今日見了哥哥,明日不知可見得大哥了。(生)二位兄弟何出此言?敢是大兄弟家中少米麼?(淨)多蒙哥哥送一擔米來,吃了九斗九升半,還剩半升在那里,不少。(生)敢是小兄弟家裏欠柴?(丑)多承大哥前日送一千稻草與小弟,燒了九百九十九個,還有一個做枕頭,不欠。(生)敢是大兄弟有人欺負你來?(淨)自從與哥哥結義之後,扒灰挑義的都叫是二官人,誰敢欺負我?(生)敢是有人欺負小兄弟麼?(丑)如今那個不曉我與大哥做了朋友好不奉承我,就是半夜回去,他每還要打掃一條潔淨街道與我走,誰敢欺我?(生)自結義之後隨你天大事尙要與你分憂,今日就是這筆支吾我,今後你二人不要上我的門了。(做下)(淨)(丑)介)大哥轉來。(生)(轉介)(淨)兄弟,大哥着惱了,我每說了罷。(丑)不要說,就說來大哥也不信的。(生)說那里話,兄弟之言豈有不信之理。(淨)(丑)說出來不是我每弟兄身上的事,却是大哥身上的事。(生)怎麼到我身上的事?且說來!淨(丑)前白說介)(生)豈有此理。我兄弟是讀書之人,那有此話?(丑)阿哥如何?我說大哥是不信你我的。(淨)哥哥若不信,兄弟有一棒故事在此,比與大哥聽。(生)有什麼故事?你說來!(淨)豈不聞古之虞舜尙被傲弟所害。一日與警叟謀計,令舜上屋修倉廩,弟移去其糶,放火燒倉,其兄挾兩筭而下,幸而不死。又一日使舜掘井,弟以石蓋之,舜掘地穴而出。古之虞舜尙然如此,何況於你?

〔引軍旗〕聽拜稟！令弟不仁，贈毒藥害你身，兄弟見了痛傷情，哥哥自宜思忖！（生）舍弟是讀書人，至誠無此事，不須憂悶！（舍）思之禍福，生死皆由命，果然半點不由人。（生）沒有此事。（丑）哥哥若不信，小兄弟也有一樁故事在此，說與哥哥聽。（淨）你也說一說！（丑）昔日唐太宗殺兄在前殿，囚父在後宮。

〔前腔〕唐太宗是聖明之君，猶且弑建，成哥哥莫待禍臨身，臨渴怎生掘井？（生）若非兄弟說着事因，險些兒遭他毒性。（舍）前（丑）大哥你如今信也不信？（生）起初大兄弟說來的，我還有些不信，方纔小兄弟說起唐太宗的故事，我纔信了。（淨丑）如今但憑哥哥怎麼施行就是了。（生）我如今喚他出來打他一頓，出了我這口氣罷了。（淨丑）阿哥又來了，你不會打他，尙然要贈毒藥害你，你若打了他一頓，不趕緊，他懷恨在心，你這條性命可不是斷送在他手裏？（生）這筆我寫一紙狀子去當官告他。（淨丑）那個做證見麼？（生）就是你每二位。（淨丑背介）（淨）兄弟，孫大哥要告，我和你做證見。明日到官，三拷六問，問出真情，我和你都是假的，孫二公然無事，可不是這頭官司打在我每身上來了？（丑）這筆怎麼處？（淨）還是勸他不要告。（轉介）大哥若告了，他要使用那個出？（生）一應都是我。（淨丑）大哥又不是這等了，你如今到府縣告了，一定把他監了，婢又是極賢慧的，着人送飯，上下使用，弄了出來，可不枉費錢財，分明蜻蜓吃尾，自吃自。（生）這筆怎麼處？（淨丑）你的家法在那里去了？（生）家法怎麼處他？（淨丑）如今大哥叫他出來，竟不要提起贈毒藥事情！（生）怎麼倒不要提起？（淨丑）贈毒藥只有我弟兄兩個看見的，只道我每來搬弄你弟兄不和了，你如今別尋一事打他一頓，趕他出去，這便是除却禍根了。（生）這也有理，吳忠那里？（末上）廳上一呼，增下百諾，員外有何分付？（生）小衙才在那里？（末）那個小衙才？（生）就是觀書的。（末）噯，小官人在書房中。（生）與我叫他出來！（末）噯，小官人員外有請！

●〔惜奴嬌〕（生）堪恨冤家生着不良意，（淨丑）這醜惡只得自忍。（小生上）正此攻書，偶聞兇命，吳忠不知哥哥喚我怎麼？（末）不知員外怎生動氣，怒咩咩的坐在堂上。（小生）思省料吉凶，全然未准。（見淨丑揖介）二丈！（淨丑）再有一丈好做布衫。（小生）這是稱呼二位。（淨丑）這也罷了，我問你，昨夜你與哥哥斷開來？（小生）不會。（淨丑）哥哥與你斷打來？（小生）也不會。（淨丑）你畢竟冲撞了他。（小生）二丈，自古道長兄爲父，誰敢冲撞他？（淨丑）這筆爲何惱得你緊？（小生）既是我哥哥惱我，望二位解勸則個！（淨丑）這

● 紅上有「引子」。

個自然。你方纔不會出來的時節，我兩個先替你舌頭都勸圓在這裏了。待我每先進去。（見生介）來了。（生）他怎麼說？（淨丑）他說道：「父母所生的，要打與他同打，要罵與他對罵，不怕你。」（生）也是這等說麼？喚他進來。（淨丑喚介）（小生）哥哥拜揖。（生怒介）誰與你拜揖？自古道：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我家全賴祖宗勤勞，積遺致富。且如我占居長，合管顧家私，應當門戶。一應人情差撥事件，我之所為，汝合往外州經營，求取利息，可立見富足，免致坐食山崩。古人云：牀頭千貫，不如日進分文。汝晝夜攻書，有何所益？（小生）哥哥，豈不聞「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有此好處，兄弟所以攻書。（生怒打小生介）還敢挺撞我！今日為始，你也不是我的兄弟，我也不是你的哥哥，走出去，不許再上門來！（小生）哥哥可念手足之情，教兄弟到那裏去？（淨丑）二官人你便少證了些，你哥哥是盛怒之下，且權順他便好！（末）二位官人勸一勸便了。（淨丑）我每着實在此勸。（生）你還不走出去？（小生）哥哥，可念父母之恩。（生）還說！（又打介）

〔前腔〕安享榮華，豈不念祖宗覓利艱辛，千重水面虎口換出珠珍。你如今每日攻書，錯留心，懶經求，不營運，待怎生？自今日不許再上我門庭！

〔前腔〕（小生）聽稟祖父同生，念同胞之義，手足之親，讀書美意，他日顯耀門庭。（背介）思省，豈知哥哥生怒，噴信謔言，教我無投奔。（淨丑）我每兩個為你勸得口，乾舌匾，到說信謔言，難道我每到是謔言，如今大哥要打自打，不干我事。（小生）將我趕出門，望哥哥息怒，暫且同心！

〔錦衣香〕（淨丑）休抗拒，休回應，休要惱着哥哥轉添惡忿，且隨他意暫出門。朝夕我兩人勸他同心，倘回心轉意，那時請你歸來，依然弟兄和順。（合）今日離家去，再不許登門，眉南面北不相存問。

〔前腔〕（末）空嘆息，空擲筆，爭奈是親非親，遣人愁悶。吳忠伏侍小官人，誰知到此主僕離分，拜辭痛苦，搵不住珠淚盈盈。（合前）

〔漿水令〕（生）更逼疑不離我門，打教伊皮開見勛。（小生）受兄毒打也甘心，無辜趕逐痛苦難禁。（生）賊潑賤惱殺人，鬪

敢抗語來相應！（合）今日裏，今日裏急離我門；街坊上，街坊上別行求趣。

〔前腔〕（小生）嘆一身●錢無半文，無相識有誰是親？（生）你說「書內有黃金」，何不看書度日營生？（小生）事到頭不怨人，只愁眼下無投奔。（合前）（小生）哥哥要我出去，只得就出去罷（走介）（淨丑）你就是這等去了？（小生）哥哥嚴命，怎敢不去？（淨丑）這等沒用的，且問你：這家私是祖上遺下來的呢？還是你哥哥自家掙的？（小生）是祖上遺下來的。（淨丑）可又來，既是祖上遺下來的，該大家分一半纔是。（小生）這個不指望，只好略討些做盤纏足矣。望二丈攪撥一聲。（淨丑）這個當得。（進介）（生）他去了麼？（淨丑）他在外邊大聲發話道：「這家私是祖上遺下來的，要與你分一半。」（生）這也說得是，該分與他。（淨丑）分多少？（生）分一半與他。（淨丑）大哥這是一盤也分不得的。（生）怎麼分不得的？（淨丑）你若分與他了，不打緊，引慣了他，又道分得不均，到去告起家私來，你到要吃他的虧哩。（生）這等怎麼樣打發出去？（淨丑）他方纔道「書中自有黃金屋」，把他一本書就塞在他的口了。（生）吳忠，書房中去取一本書過來。（末）噯，書在此。（生）叫他進來。（淨丑）二哥哥我與你都說停當在那里了，教你自進去取。（小生）多謝二位。（進介）（生）孫二，你要與我分家私麼？（小生）孫榮，怎敢只求哥哥略與些盤費便了。（生）這個有吳忠取書來。孫二盤纏在此，你拿去。（小生）呀！哥哥，這是一本破書，怎麼做得盤纏？（生）你方纔說「書中自有黃金屋，千鍾粟」，怎麼做不得盤纏？（小生）罷罷！男子漢一言既出，不必說了。吳忠過來，你去多多拜上賢達嫂嫂，說「我被哥哥趕出去了」。哥哥請上待做兄弟的拜別。（生）誰要你拜？（小生拜）（生打介）

〔臨江僂〕（小生）被打出門珠淚流，教人羞恥向誰投？哥哥因甚趕無休，在他簷下過，怎敢不低頭！（哭下）（淨丑）哥哥，我每兩個不與你做朋友了。（生）怎麼說？（淨丑）一個嫡親兄弟就趕了出去，何況我每結義的？（生）嫡親兄弟到要贈毒藥害我，若不是二位兄弟說知，險些兒被他害了性命。你二人是我的大恩人了，怎說這話？（淨丑）大哥好手段！我每如今與哥哥去慶一慶手段。（生）多謝好兄弟，是我作東，就請同行。

〔皂羅袍〕（合）賀喜得他出外，自今後不許再上門來。●結義兄弟稱心懷，同心同氣同歡快，有茶有酒朝往暮來，無愁無慮分●憂替災，三人真個關張賽。（下）

第七齣 (旦上)

〔風馬兒〕傾國芳容正嬌媚，家豪富比陶朱。(貼上)郎才女貌非凡比，宿緣相會，今世傲於飛。(旦)迎春，員外早間出去，怎生這時節還不見回來？(貼)便是，想又與兩個喬人出去開耍了。(末急上)

〔本宮賺〕默默嗟吁，哽咽垂雙淚，直入畫堂覆知此事，好傷悲！(旦)試問取，未審何人虧負你？你緣何垂雙淚？不知怎地，你從頭一說與！

〔前腔〕(末)告日聽啟！小官人鎮日攻書，被東人急呼至，說着幾句，百般打罵趕出去。(貼)果恁的，奈我官人心性急，似撮鹽入火內猜着就裏，又敢是聽人胡語？(末)果然如是。(旦)你快迴避！倘員外回來也。(末下)

〔竹馬兒〕(旦)他效學昔日關張結義，不思量久後有頭無尾，豈知他是調謊的使虛心冷氣，刁唆員外得如是。(貼)我東人枉恁地多伶俐，落圈圍總不知，把骨肉下得輕棄，你好直恁的，不思量手足恩深，豈知同胞義！謾教人無語淚雙垂，說着後心碎！

〔前腔〕(旦)他兩人專靠花言巧語，一剗地鬪是搬非，每日只會拖狗皮，那會見回個筵席，雙雙長坐兩邊位。(貼)我東人結拜爲兄弟，落得個甚便宜？夫和婦話不投機，他三個同結義，勝似親的，甜甜蜜更美，把親生兄弟趕出去，你家當何濟？

〔尾聲〕自古及今，結義的除非管鮑更有誰？那一個人情得到底？院君，員外回來怎生讓他一諫便好！(旦)是如此。

〔清歌兒〕(生作醉上)三盃酒萬事和氣，又何妨每日沉醉思量孫二太無知，伊來害我，我又如何饒你？

〔前腔〕(貼)員外吃得醺醺醉，我娘行自宜仔細着些言語，問因依莫激他性發，好意反成惡意。

〔前腔〕(旦)常言道要知心事，但聽他口中言語，不知員外怒着誰？從頭至尾說與奴家知會。(迎)春，員外醉了，且安置他睡了罷。(生)兄弟請酒，你吃一盃。(旦)貼)員外，這里是家裏了。(生作醒介)呸，還要對你說耐耐。(旦)耐耐那個？(生)耐耐孫二無理！(旦)貼)二叔却便怎麼？

〔桂枝香〕（生）賢妻聽啟，孫榮無理，他要贖毒藥害我身軀，把我家私占取，險些兒中了，險些兒中了，險些兒中了，牢籠巧計！院君，被我趕出門去。（旦貼）原來趕出去了，苦呵！（生）細思之，指望我遭毒手，我先將小計施。（旦貼）員外，這是誰說的？（生）別人說我也不信，是我兩個結義的好兄弟說的。（旦）官人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可准信？二叔是讀書之人，只有敬長之心，那有害兒之意？官人回思手足之意，轉念同胞之親，莫信外人搬說，容叔叔依舊回家，是妾之愿也。（生）婦人家三縷梳頭，兩接穿衣，只曉得門內三尺土，那曉得門外三尺土？（旦）呀！官人豈不聞漢文帝選淮南厲王，不從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正謂此也。（生）人家雄雞報曉，家常之事，雌雞亂啼，有甚吉祥？（貼）員外，柳韶卿胡子傳，以假爲真，他每是無義之人，不可輕信！院君的言語，只不過要你兄弟和順，何故着惱？（生）哇！小賤人，誰要你多說！（旦）員外，迎春是替妾稟告，何必發怒？（生）那有他的說話分，也來多嘴。

〔前腔〕（旦）同枝連氣，同胞共乳，不念手足之親，聽信衙人言語，將兄弟趕出，將兄弟趕出，不容完聚。教人談議好癡迷，假饒染就乾紅色，也被傍人講是非。

〔前腔〕（生）拈針穿線，繰絲織絹，兀的是婦女工夫，有甚高識遠見？（貼）員外，院君只要你弟兄和順。（生怒）哇！輒敢大膽，輒敢大膽，出言相勸，不識機變。古人言：「大丈夫男兒漢，」終不聽婦女言。（旦扯生介）官人還是聽奴家言語，收了叔叔回來罷！（生怒推倒旦下）（貼）院君請起！

〔前腔〕（旦）忠言不聽，生出惡性。（貼）把幾句回他怕甚麼？（旦）欲要把幾句回他，又恐怕夫妻爭競，只落得外人，只落外人，胡言講論。（貼）院君，外人講論些什麼來？（旦）講論家不和順，自評論，耐了一時氣，家和萬事成。

〔前腔〕（貼）娘行聽告，常言人道：「熱心閒管招非，冷眼無些煩惱。」（旦）迎春，你如今不要開口罷！（貼）奴不合口多，奴不合口多，惹得官人嗔叫，累娘焦燥。自今朝，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

③ 兄 弟無辜趕出門，
自家骨肉尙如此，
④ 忠言逆耳反生嗔，
何況區區陌路人？

① 紅作「截」 ② 紅「兄」上「自」上有「且」 ③ 紅作「辜」 ④ 紅「忠」上「何」上有「貼」

第八齣（淨扮王婆上）

〔吳小四〕命兒孤，沒丈夫，三十年來獨自宿。開個店兒清又楚，往來官員士大夫，誰不識王大姑。開個客店得年深，四川兩廣盡聞名。屋上又無瓦蓋，夜間月照爲燈；眠牀沒有兩個，蓆子只剩蘆紬。枕頭土較來做，酒瓶便當尿瓶。正是好看千里客，萬里去傳名。遠遠望見人來了，敢是投宿的？

〔胡搗練〕（小生上）吾命寤，自嗟呀！哥哥因甚念頭差？趕出此身無依倚，使人今夜落誰家？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我獨榮被哥趕逐出來沒處安身，不兔到王大姑店中去借住幾時再作區處。此間已是了，婆婆有麼？（淨）呀！官人請坐。（小生）有坐。（淨）官人家居何處，姓甚名誰？（小生）婆婆待小生告說。（淨）願聞！

〔五更轉〕（小生）望婆婆聽吾告，孫榮本富豪。（淨）你是富豪，與我何干？（小生）哥哥聽信他人調，與兩個喬人相同交好，生巧計，妄造言，來搬鬧。我那哥哥呵！不思手足心凶暴，將我趕逐出門，特來依靠。（淨）原來被哥哥趕出來無處棲身，借我店中投宿。只是我這里先要房錢的呢？

〔前腔〕（小生）乞可憐相週庇，奈此身無所依止，求半室權居住。有日天相吉人，依舊春風棠棣，房金價多共少，當如意，決不負相連累，結草啣環報伊恩義。（淨）既然如此，我這里房子有三等：上等的「兩」，中等的「五錢」，下等的「三錢」，隨你要那一等。（小生）這般說下等便了。

（小生）謝得婆婆留我身，（淨）房錢逐月要還清；
惟有感恩並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

第九齣（生上）

● 紅無「小生」
● 紅無「淨」
● 紅缺「恨」

〔夜行船〕積玉堆金多富貴，幸遇太平年歲。（旦貼上）今世夫妻前緣匹配，美滿共諧連理。（生）春遊園苑景融和，夏宴涼亭看菱荷。（旦）秋翫月明冬賞雪，（貼）一年好景莫蹉跎！（生）院君，我自趕了孫二出去，心中甚是快樂，今日閑居無事，和你遊玩片時。迎春，看酒來！

〔祝英臺〕草芊芊，花荏苒，輕暖豔陽天。才子豔質簇擁名園，嬉戲笑蹙鞦韆。排筵，好向萬柳亭前，尋芳消遣。（合）我和你雙雙遊賞歡宴。

〔前腔〕（旦）俄然，笋成竿，荷展蓋，高柳噪新蟬。池畔避暑，撒髮披襟，歡笑同樂蓮船。迷戀，好向流水亭前，納涼消遣。（合前）

〔前腔〕（貼）天然，但願人月團圓，千里共嬋娟。天朗氣清，漸漸金風時送桂花香遠。堪羨，好向百尺樓前，玩月消遣。（合前）

〔前腔〕（生）瞥見，朔風吹起彤雲，簾幙亂飄綿。銀砌玉粧覆地漫天，都喜兆成豐年。（旦貼）幽軒儘教簇滿紅爐，觀梅消遣。（合前）

〔尾聲〕（合）四時遊賞多歡宴，三公不換此芳年，也是我和你夙世修來百福全！

一對夫妻正及時，
郎才女貌兩相宜；

在天願爲比翼鳥，
入地共成連理枝。

第十齣（淨上）

〔一疋布〕開食店得多年，聲名天下傳。那人久住不還錢，管取教伊喫拳。老娘三日不發市，拏着一個便正本。什麼來，頭日有個秀才，名喚孫榮。他在我店中安歇，這一向分文沒有，常在我家中啼啼哭哭。有錢還我便罷，若無錢還我，就剝下衣服來。小二那裏！

〔前腔〕（丑上）方纔睡正酣眠，甚人只管纏。摩娑兩眼出房前，我只道是誰叫。原來是阿娘老虔。（淨）你怎麼罵我？（丑）不會罵阿娘（淨）這也罷了，與我叫孫二出來。（丑）那個孫二（淨）就是前日來的秀才。自到我家來，並無半釐房錢還我，倒占住我一間房子。如

● 紅缺「暑」

● 紅上二字作「人施」

● 紅上三字作「婆出沙」

〔前腔〕（小生）我身藍縷沒半文，飢寒兩字難過存；又沒個所在安身，又沒個人憐憫；爭似我拚此身，喪江中，免勞困。

〔前腔〕（外）看伊貌聰俊，非是已下人。目下雖然流落，必然日後榮華，勸你捱時運。漢子，老夫有個所在，你可權住。（小生）公公什麼所在？（外）你權守困，莫恨貧！有所破瓦窰暫安頓。（小生）若得公公如此，就是重生父母，不敢動問，公公上姓？（外）老夫與你同姓，秀才你隨我來。這里已是了，你可在這暫住。（小生）多感公公，只是窰中家伙一無所有，教我怎住得？（外）這也是，也罷，少刻着小二送鍋碗之類與你便了。（小生）足感公公厚情！

謝得公公特指迷，

破窰權且受孤栖；

黃河尚有澄清日，

豈可人無得運時？

（外吊）●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今日孫榮要投水，虧老漢救了，留他在破窰內安身。咳！孫華，你好不思維！却教親弟受孤栖。你住在高堂大廈，他却在破瓦窰居；你在家中快樂，他在窰內●孤栖。你喫的是肥羊美酒，他喫的是淡飯黃齋；你穿的是綾羅錦綉，他穿的是破服縲衣。你却豐衣足食，他却忍饑擔飢；你自不仁不義，他却無倚無依。相交酒肉兄弟，不念同氣連●枝；咳！只怕日久親疎自見，那時悔也應遲！

〔駐馬聽〕世上爲人，兄弟不親誰是親？須念生身父母，共乳同胞，休戚難分。咳！孫員外，你結交終日醉醺醺，却教骨肉遭窮困，天理何存？任你滿帆風使，終有個水窮山盡。

獨占家私理不宜，

却將兄弟受孤栖；

常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得幾時？

第十一齣（小生破衣上）

〔金瓊瓔〕長空雲黯黯，那堪狂雪交加！飛柳絮，舞梨花，孤身遭凍餒，何方干謁豪家？空嘆息自嗟呀！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似這般大雪，多少富豪家快樂，單只孫榮這般受苦。我哥哥如今在紅爐暖閣，羊羔美酒，淺酌低唱。哥哥我和你一父娘生，又不是兩爹娘養，我身上單寒

●紅上有「小生」

●紅上有「外」

●紅「吊」下有「場」

●紅作「中」

●紅缺「連」



文
月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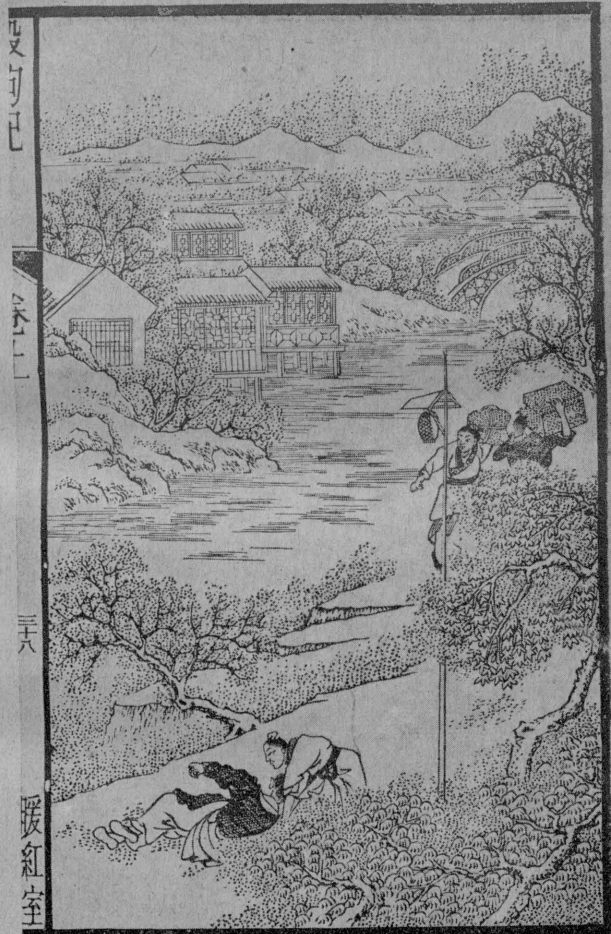
三

三

暖
紅
室

客逐婆王

(齣 十 第)



雪夜救兄
(第二十齣)

腹中飢餓，見這雪呵！

〔瀟陵橋〕誤了人也，唉，從早到如今沒飯難築架！只得忍着饑寒一步步前抄化；又那堪遭濟這般雪兒下，唉，兀的不苦殺人也！好苦！好苦！這雪越下得大了，孫榮待入城中叩謁豪家，又恐撞着我那哥哥的相識，却不辱模。了我哥哥的面皮，待轉歸家哀求嫂嫂，又恐遇見哥哥，這一頓打不小，可休去，如今只得衝風冒雪，入城中走一遭。只一件：

〔墨字錦〕我如今待入城也麼！唉，已入城，心下多驚怕，又恐路中逢見我哥哥！他惡怒發時，將咱來毆打。待轉家又恐怕哥哥不憐念咱，待轉身又怕雪迷了路差。只爲你煩惱，哀哀怨怨，悽悽慘慘，悶得我沒投奔，兀的不是苦殺人也麼！唉，如今也怕不得羞恥，只得去街坊求乞則個。

〔駐雲飛〕大雪拋天，叫化孫榮，真可憐！破衣穿一件，這苦誰憐念？破鞋破底兒穿。教我好難消遣。討得一撮糠，又恐人瞧見，正是命薄多磨，只靠天！

〔前腔〕天慘雲迷，你看城廓村莊盡掩扉。孫榮枉讀詩書，到如今呵，一字不堪煮，怎得柴和米。吁！想家正守窰時，雖然困守破窰，還有妻兒相倚。似我孫榮欲並誰爲侶？回首無人形影隨。拾得一塊柴在此，不免略回煮些粥湯救飢。

〔前腔〕一撮糠，熬口粥湯充肚饑，放下連糖米，怎得這水？這雪就是，着上冰和水。這柴被雪打濕了，那里燒得着？我鋪下還有一把乾柴在那里，掣他來燒了，且再處。（作轉跌介）呀！踢番了瓦瓶兒，教我好難存濟，凍死在窰中，做一個饑寒鬼，撥盡寒爐一夜灰！

大雪亂紛紛，
豪家盡掩門，
廚中有剩飯，
路上有饑人。

第十二齣（生同淨丑上）

〔薔薇花〕（生）嚴威正加，滿空中如鹽撒下，長安多少賣酒人家，料應此際增高價。長安三尺雪，盡道十年豐。二位兄弟，方纔舍下

喫酒，喫得不爽利，還到酒肆中去。(淨丑)前面新開一個酒館在那里。(走介)酒家有麼？(末上)造成春夏秋冬酒，賣與東西南北人。三位官人，請上樓去！(淨丑)取酒來喫！(末招淨介)前面走的這位財主是誰？(淨)是有名的孫大員外。穿好衣，喫好酒的。(末)酒不打緊，有一件寶物在此，二位若攬撮大員外兌了，當得奉謝。(淨)拿來我看什麼東西？(末出環介)羊脂白玉環。(淨)果然好，多少價？(末)要十錠鈔。(淨)不值五錠罷了。(末)我又不是蘇州人，難道撒牛價不成？九錠鈔必定要的。(淨)你真個賣也不賣？(末)小人怎麼不賣？(淨)若真個賣時，公道還你六錠鈔。(末)還不勾。(淨)七錠罷，一分也多不得了。(末)七錠鈔只勾本錢，我沒有得相謝官人。(淨)我與你講過了，七錠以外都是我的。不是我一個人要，還有那一位官人要八刀的。(末)從命了。(淨)我與你拽袖爲號，你只顧嫌少，我等一力攬撮加添便了。一面取酒來喫。(末)是如此。(末)分付取酒介。(淨招丑說介)淨丑進後末入介。(末員外請酒)小人有件寶貝求售，可用得麼？(淨)財主員外那一件用不着，且說什麼寶貝！(末)是羊脂白玉環。(淨丑看介)好東西！(丑)玉環有，難得這樣白的。(淨)是舊做。(生)果然好，我要兌他，不知多少鈔？(末)要十錠鈔。(淨丑)不值，不值，我這員外大哥是個識寶太師，你多討也沒用。(生)還他五錠罷。(淨扯末袖末不肯介)淨丑大哥，五錠其實還虧他些。(生)再加一錠。(淨)如今六錠勾了。(又扯袖如前末淨介)淨丑還不肯，自古道增錢不如再看。(又有介)果然好，還添他些成了罷。(生)依你再添一錠。(又如前介)丑)好物不賤，賤物不好，大哥既中意這件東西，不要論價，二哥添一錠，兄弟也添一錠。(生)便依你再添他一錠。若不再肯待他拿去。(淨)如今八錠了，拿去罷。(付七錠與末，留一錠介)淨丑意會介。(淨丑)看熱酒來！(末應下)淨丑大哥，行其一令，取其一樂，何如？(生)說得有理。(隨意行令介)生醉介，小生內叫介。「廚中有剩飯，路上有飢人。」(生)什麼人叫？(淨丑)叫化的，不要保他。(生)二位兄弟，這臭(上東西喫不了，喚他來嘗他些去。(淨丑)店主人喚那叫街的過來。(末應上)那叫街的這里來！(小生上)怎麼說？(末)好造化，官人每喫不了的東西賞你。(小生)多謝，多謝！(見生介)這是我哥哥！(慌下)淨丑)方纔叫化的是孫二哥。(生)在那里？(末)去了。(生怒打末介)

〔駐雲飛〕酒保無知，故意教他來笑取。堪恨喬才輩，惱得心兒碎。喫了這場虧，教人嘔氣，喫得醺醺，拚却今宵醉，痛飲前村踏雪歸。(淨丑勸介)生)不計較你了，算酒帳。(末)算了，該三錠鈔。(生)兄弟把與他。(淨與鈔末介)生)二位賢弟，今早帶十三錠鈔出來，八

● 紅作「鉤」下均同。

● 紅下有「介」

● 紅作「東」

錠買了羊脂白玉環，三錠還了酒錢，還剩二錠。(淨丑)碧清。(生)我醉了，餘這二錠鈔和羊脂白玉環都藏在靴桶裏，兄弟好生看管。(淨)大哥放心，我的固是我的，你的就是我的。(丑)大哥一路踏雪回去。(淨)好大雪，大哥今日酒也好，暖飯也好，下次還到他家去喫。(生)正是。(淨)大哥醉了，和你送他回去。(淨丑扶生行介)

〔水紅花〕(生)三人結義做知交，賽關張強如管鮑；終朝沉醉飲羊羔，柳綿飄，梨花飛逸。(合)冒雪衝風回去，喫得醉醺醺，醺醺，「醉扶歸」也囉。

〔前腔〕(淨丑)前緣夙世做知交，賽關張強如管鮑；相攜同步不辭勞，柳綿飄，梨花飛逸。(合)前都作醉倒介，淨醒起介)大哥靴中藏有羊脂白玉環，兩錠鈔，我且瞞了胡子傳，偷了他的，有何不可。(作偷介丑醒淨仍作倒介)阿哥，阿哥他都醉倒了，叫他不醒。且住，孫大哥的羊脂玉環，兩錠鈔，都在靴桶裏，不免偷了他的，再處，連柳籠兒也不要通他知道。(作偷介)淨起)兄弟，你在此說些什麼。(丑)不會說什麼。(淨)活賊！你方纔說道瞞了柳籠兒，要偷大哥的羊脂玉環，兩錠鈔。我每吃了他的，用了他的，反要偷他東西，忒黑心。(丑)我幾時說我這叫醉了二計，大家扶了大哥回去。那個要偷他東西？這個人就要爛心肺的。(淨)這個賊精，還要罰咒。(笑介)兄弟，我是取笑你，你的心不到那里，我的心先到那里了。(丑)人人如此，個個一般，可見是難兄難弟，志同道合。如今一個去看人，一個去偷。(淨)我去看人，你去偷。(丑)你忒乖！前日吃酒，你先去，今日做賊就叫我先去。(淨)也罷，就是我先去，你便去看人。有人來打個暗號。(丑)什麼暗號？(淨)咳嗽爲號。(丑)曉得了。(淨)請了！(丑)呸！做賊通文。(淨)君子小人不同。且住，我和你叫他幾句，看他若是應我，只說我兩個收管在此。若是不應，竟偷了他的。(丑)有理，我看人你動手。(淨)孫大哥，孫大哥！(低叫偷介，丑咳嗽介)淨慌介)兄弟，什麼人來。(丑)沒有人。(淨)沒有人如何咳嗽。(丑)唬大了你的膽，好做強盜。(淨)你便唬我，我的手脚快，羊脂玉環被我促在此了。(丑)還有兩錠鈔，一發拿了便好。(淨)這兩錠鈔是你去。(丑)一客不犯二主，一發是你去。(淨)這個不成，你這張嘴頭不穩，倘日後大哥曉得都推在我身上了。還是你去，日後沒得說。(丑)便是我去，看人要緊！(淨)不消分付！(丑)孫大哥！(叫介，偷介)淨)會第二個。(丑慌介)淨)方纔你唬了我，我如今也唬你一唬。(丑)六月債，還得快，兩錠鈔也在此了。(淨)把雪來蓋他身上做條綿被。(堆雪介)我各自回去。(淨)凍死街頭妻不知。(丑)兩人拐鈔自先回。(淨)尋思總

是一場夢，(丑)他是何人我是誰？(下)(小生上)「十闖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掉頭來；歸家羞覩妻兒面，撥盡寒爐一夜灰。」這四句詩乃是當日呂蒙正先生所作，今日倒輪到孫榮身上來。好大雪，好大雪！正是：長空飛柳絮，遍地撒梨花。你看這般大雪，我想古人也有幾個好雪的，也有幾個不好雪的，待孫榮略說幾個：

〔小桃紅〕子猷乘興去訪戴，還鄉與盡回船去也，閉門的袁安臥高堂，映雪的是孫康。呂蒙正邊街坊，謁朱門九不開，無承望，也滿頭風雪恁惶惶！
〔來時理朝綱。這雪好貧富不均，有錢的道豐年祥瑞，似我這般在街坊上，身無衣口無食，饑凍難禁。當初父母在日的時節，多少享用，父母亡過之後，我哥哥聽信讒言，將我趕出來，受了無限苦楚！(哭介)〕

〔蠻牌令〕哥哥占田莊，教兄弟受淒涼，本是同胞養，又不是兩爹娘。我穿的是舊衣破裳，你吃的是美酒肥羊；哥哥腹心下自思量，若不思量後，分明是鐵打心腸！如今天色已晚，告謁也不濟事了，且回窰去，等明日風止雪晴，再出來求告罷。(走紳生身跌介)〕

〔繡停針〕先自悲傷，又遭一跌，痛怎當！擗身忍痛回頭望，見一漢酒醉倒在街傍。漢子，你吃得這般大醉，倒在此雪裏，何不省一口與我孫榮吃了？你也不見得這等醉了，我也不見得這般飢寒！我把古人比你聽：本待學劉伶入醉鄉，你如今倒在雪裏，又像一個古人，好似臥冰王祥。呀！看看冷逼寒凍神魂喪，早難道酒解愁腸。且住，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般大雪，這漢子多應要凍死了，我不免叫起隣舍來，救他則個。(叫介)東隣有個醉漢，倒在雪裏，煩你們出來燒些湯水救了他！(內介)孫叫化在外邊嚷，不要側聲。(小生)咳！暗聽得說話，道：「孫叫化在外，不要側聲。」你也不開也罷，不免去叫西隣。(叫介)西隣！(內介)孫！來了，不要保他。(小生)我孫榮今日不是來求乞，有個醉漢倒在雪裏，命在須臾，你每起來！(內介)快吹滅了火。(小生)呀！我只道東隣歹，誰想西隣又歹似東隣也罷，他每隣舍尚然如此，干我甚事！(欲走介)且住。

〔雁過南樓〕我待不管他，欲待不保他，(作走內扮土地扯住介)放手，放手！後面人有一似扯住了咱，莫不是孫榮有些牽掛，回頭

● 紅缺「望見。」 ● 紅缺「在此。」 ● 紅缺「這等。」 ● 紅缺「聽。」 ● 紅缺「屠。」 ● 紅缺

「舍。」 ● 紅缺「側聲你。」 ● 紅缺上四字。 ● 紅缺上八字。 ● 紅作「夾。」 ● 紅作「止。」 ● 紅

缺「救。」 ● 紅缺上四字。 ● 紅缺上五字。

看他回頭覷他，不由人兩淚如麻。說不得了，不免再去叫他。每則個。(叫介)兩邊隣舍，我說與你知道。

〔下〕(山虎)有一個醉漢倒在街坊，大雪紛紛下，看着慘傷。我好意教他開門早商量，籠些火焰教他喫口滾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福壽昌！你若不開門後，倘或死亡，帶累鄰家遭禍殃。(內介)這個人好不達時務，人家要睡，只管在此絮煩。(小生)

正是：我有教人心，人無憐我意；兩下不關門，我也自回去。(作走又沉吟介)且住：我孫榮在此嚷了這一回，那東隣西舍都曉得我的口聲。這漢子酒醒了回去還好，倘然不醒凍死了，明日他每起來看見，只道我謀死了他，劫了他的財帛，可憐這一場沒頭官司怎麼了也罷，不免把這醉漢扶在房簷下，躲些風雪，不強似在這雪裏眠，或者不死也未可知。(作拂雪介)呀！

〔園林杵歌〕這容龐好似孫大郎。(驚介)唬得我魂飄蕩，退後趨前心意忙。那堪柳絮梨花下得恁狂。似這般冷颼颼，寒凜凜，哥哥怎當自付量，自感傷，怕這雪凍死了兄長，怎禁得撲簌簌淚出痛腸！哥哥，你和柳體嫻胡子傳出來。

〔望歌兒〕三人踏雪同宴賞，他兩個先自回歸，撇你在長街上。(生作醉語介)二位賢弟賽關張。(小生)口是心非休想賽關張，到此方知他調說，從今後休把親撒樣。罷罷，寧可一不是，不可兩無情。哥哥你倒在雪中，若不是孫榮來此，却不凍死了你，就此背你回去，只一件。哥哥若還酒醒起來，這一頓打，非同小可也說不得了，便打時也不妨，還有賢達嫂嫂解勸！

〔羅帳裏坐〕欲送你到家，尋思慘傷！哥哥酒醒禍起蕭牆，誰教你上門自取災殃？只愁雪上加霜，這頓拳頭怎當。(背生走介)

〔江頭送別〕哥哥的，哥哥的，倚強恃長；親兄弟，親兄弟，意怎敢忘？好歹背你回家去，由哥哥打罵何妨。

〔憶多嬌〕兄見短，咱見長，哥哥你把自己身略放鬆些便好，那知做兄弟的兩三日沒有水米打牙，你是這等拖住了，教我那里背得起苦哩！我全無氣力，須當勉強，念取同胞親兄長，手足之情，手足之情，怕甚山遙路長！

〔尾聲〕看看背過平康巷，哥哥酒醒從頭想，兄弟是嫡親，結義的都是誑。

● 紅缺「我。」

● 紅缺「下。」

● 紅缺「傷。」

● 紅缺「湯。」

● 紅缺「後。」

● 紅缺「時。」

● 紅作「開。」

● 紅缺「沉。」

● 紅缺「禍。」

迎風踏雪送兄歸，
忍凍擔飢實可悲！
謾騰騰的無些力，
一步那來兩步移。

第十三齣（旦上）

〔醉中歸〕晚來雲布密，凜凜朔風送寒威；俄然見六出花飛，長空一色，萬里如銀砌。（占●上）當此際雪正飛，慶賞豐年祥瑞，同宴樂，排筵，滿飲羊羔，拚沉醉。（旦）迎春，員外早間出去，這時候還不見回來？（占）便是，想又與那兩個喬人在那里飲酒，陪君！你看這等大雪，夜又深了，也該歸來了！（旦）正是。（小生背生上）錢財容易有，仁義值千金。此間已是哥哥門首，開門，開門。（占）想是員外回來了。（開門介）呀原來是二官人背員外回來！二官人請進來。（小生作進門介）迎春，睡好了我哥哥。（占）這裏來。（小生放生睡介）嫂嫂拜揖！（旦）叔叔賀喜，敢是你兄弟和睡？（小生）不會和順，好叔叔嫂得知。孫榮在窩中身上無衣，口中無食，大雪紛紛，免不得街上求謁回來，偶然被絆一跌，原來是哥哥醉倒在雪中，因此孫榮背他回來。（旦貼）多感二叔。（小生）不敢動問嫂嫂，我哥哥是什麼時候出門的？

〔泣顏回〕（旦）他從早離門兒。（小生）與誰爲伴？（旦）與兩個喬人排會，終朝宴樂，他兩個却自先回，若非小叔險些兒凍死在深雪裏，背歸來再生人世，不知他倒在何處？

〔前腔〕（小生）紛紛觸冒柳花飛，奈我無食無衣，湯風冒雪干謁，有誰憐？取擔饑受冷到黃昏，獨自回窰去。見吾兄倒在雪裏，是孫榮背負回窰。

〔前腔〕（貼）渾身上下水淋漓，請官人脫下與奴漿洗。（小生）不敢在此，回窰去自作道理。（旦）叔叔聽啟，請些兒飯食回窰去。（貼）待迎春饌來至，一飯可以充飢。（虛下）

〔前腔〕（小生）謝得恩意賜飯食，只恐哥哥酒醒禁持劈面便打，不如忍餓回窰。（旦）叔叔休慮，你哥哥酒醉常貪睡。（小生）醒來怎麼好？（旦）醒來時我自支持，我婦人家豈怕男兒！（貼持飯上）

〔謙〕韓信當時，漂母哀憐賜與食，時運至，拜將封侯多富貴。二官人請飯（小生接作吃，介，生伸腰，小生慌隨，介）呀，唬得我，一雙筋拿不住，放不得，一口飯吞不進，吐不出。嫂賜食，一似呂太后的筵席。

〔前腔〕（旦）遍身泥水，滿頭巾似銀鋪砌。員外，你常常問和柳龍卿，胡子傳兩個吃得：「酒淹衫袖濕，花壓帽簷低。」撒下得賽關張親兄弟。（小生）嫂嫂你會說與哥哥，酒醒自支持，一聲喝起先驚懼，兀的是婦人家那怕男兒，去留無計。（生醜介）那個在此說話？（旦）

是叔叔在此。（生）我怎麼回來的？（旦）你倒在雪裏，是叔叔背你回來的。（生）你說我的結義兄弟不好，今日又虧他背我回來。（旦）不是這個叔叔。（生）是柳龍卿？（旦）不是。（生）是胡子傳？（旦）也不是。（生）是那個叔叔？（旦）是小叔。（生）那個？（貼）是窩中的二叔。

（生作起介）那個着他上我的門來，在那里？（貼）二官人過來見了員外。（小生見介）哥哥拜揖。（生怒打介，旦勸介）

〔撲燈蛾〕（生）打伊潑醜生，怎敢到此處，惡向膽邊生，教人怒從心起也。（小生）適來路裏，見吾兄倒在街衢，是孫榮背負你歸，多謝得賢達嫂嫂留住。賜乞食。

〔前腔〕（生）這乞才不道理。（又打介）（旦）員外，你倒在雪裏，就是別人背了你回來，也要與他些酒錢。一個嫡親兄弟背了你回來，你怎麼只管要打他？（生）我早上帶十三錠鈔出去，八錠買了羊脂玉環，三錠還了酒錢，還剩兩錠鈔與玉環都在靴桶裏。若在便罷了，若沒有一定是他偷了。迎春看來！（貼應看介）沒有。（旦）那一隻再看！（貼）又看介也沒有。（生）院君看來！（旦看介）沒有。（生怒介）是他偷了我的東西，故此背我回來，靴中沒寶貝玉環二錠鈔，分明是你拏去也。（旦）官人休罪，念小叔讀書之輩，自小來不會恁的。想他人預先拿去，你怎得知？

〔前腔〕（小生）望息雷電威，可憐小兄弟，本是好心腸，誰想反成惡意也！（生）你一身窮困，敢起着不良之意，把還我餓你去離，稍遲延打教你一命喪泉世。（打介，旦勸介）

〔前腔〕（旦）休得發怒起，思量大道理！他拐錢拏寶貝，如何敢來此處也？（貼）望官人回嗔作善，好念着同胞兄弟，到如今失物怨誰，自不合好酒沉醉倒雪裏。

● 紅作「衣」 ● 紅作「吃」

〔尾聲〕（旦）官人且請歸房內，叔叔回歸下處，待等明朝復探取。

（旦）好意誰知反受災？（生）從今不許上門來！（先下）

（小生）鰲魚脫却金鈎去，擺尾搖頭定不歸。

第十四齣（淨上）

〔梨花兒〕心兒暗地重重喜，夜來喫得醺醺醉，拏了靴中三錠鈔，嗒歡歡喜喜不得睡。一飲一斟，莫非前定。夜來與孫大哥胡子傳吃酒，員外醉倒了，我二人撒他在雪裏，拏了他靴中羊脂玉環，兩錠鈔。如今且去尋了胡子傳，大家分了使用，則個遠遠望見他來了。（丑上）

〔前腔〕昨宵吃酒醉了也，雪中孫大哥大喫一跌，拏了玉環三錠鈔，味早晨間等他來不來也。（見介）（淨）兄弟那里去？（丑）轉來尋你。（淨）我也正來尋你。（淨）湊巧，兄弟自古道：「人心惡，天不錯。」（丑）阿哥，常言道：「拳賊不着被賊笑，賊在門前豁虎跳。」（淨）賊在門外討發誓。（丑）阿哥你可知道？（淨）我不知。（丑）昨晚我和你做的人頂缸了去，一些也不干我兩人事。（淨）那個頂缸？（丑）我和你

你盜了東西回家來了。誰知孫二告講回審，正見孫大哥倒在雪裏，忍餓背他回去，指望討個好。誰想孫大哥酒醒起來不見了靴中羊脂玉環兩錠鈔，道是他偷了。拳將來一頓打，原趕了出去。有這等事！（淨）兄弟，我每兩個做人好，天地也來佐助。如今拳這東西出來分一分。（丑）阿哥，還有那後手一錠頭兒。（淨）在此，爛小人難道我就獨得了不成，少不得都拿出來入刀。（丑）阿哥，自古道分散，分散分來就散了，不要分。（淨）不分怎麼樣？（丑）先前買玉環存下一錠鈔，孫大哥靴桶裏又是兩錠，共三錠了。（淨）是三錠不差。（丑）不如把玉環原賣了七錠鈔，把三錠鈔湊成十錠，放上十年債，對合本利，算一算盤，將起來，我和你做個大人家。（淨）說得是，到那裏去算？（丑）前面土地堂裏去算。（走介）（丑）二哥，土地有在此，沒有鬼判，若是有人來時，一個做鬼，一個做判，遮掩片時。（淨）那個做鬼，那個做判？（丑）你做鬼，我做判。（淨）是了。那個先算？（丑）你先算。（淨）我如今先算一年起。（算介）

〔勝葫蘆〕（淨）我算一年，本利該着二十錠鈔也麼，嗑算也算得好，說也說得好；番來覆去，覆去番來算得好。（丑）我算二

● 紅無「先下」

● 紅缺「人」

年，本利該着四十錠鈔也麼噎！算也算得好，說也說得好；番來覆去，覆去番來算得好。（外末扮巡軍上）上命遺差，差不由己。奉上司比捕，沒處捕獲。有人說有兩個歹人往土地廟裏去了，想是勾賄，不免捕去。進介（淨丑做介）（外）沒有人夥計，今來爾水慢，不打鬼只打判。（打丑介）再往別處去尋。（外末下丑譚介）不停當，和你再換一個所在去。（淨）前面確坊裏去算。（走介）如今人來一個做確，一個做打米就是了。（丑）那個在上打米？（淨）我在上打米。（丑）我做確再算。（淨）我算三年本利，該着八十錠鈔也麼噎！算也算得好，說也說得好；番來覆去，覆去番來算得好。（丑）我算四年本利，該着一百六十錠鈔也麼噎！算也算得好，說也說得好；番來覆去，覆去番來算得好。（淨）我算五年本利，該着三百二十錠鈔也麼噎！算也算得好，說也說得好；番來覆去，覆去番來算得好。（丑）我算六年本利，該着六百四十錠鈔也麼噎！算也算得好，說也說得好；番來覆去，覆去番來算得好。（外末又上）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什麼人在確坊裏說話？去看來。（進介，淨丑做介）（外末）原來是打米的。方纔說話就是你麼？（淨做耳聾介）（末）夥計，這個人耳聾生來，背，不打人只打確。（打丑介）再往別處尋去。（外末下）（丑）阿呀！入娘的。起初打的是我，方纔打的又是我。（淨）如今在銷皮巷裏去。（丑）二哥，如今那個做皮？那個做銷皮的？（淨）我做銷皮的。（丑）我做皮架子罷。（淨）再算：我算七年本利，該着一千二百八十錠鈔也麼噎！算也算得好，說也說得好；番來覆去，覆去番來算得好。（丑）我算八年本利，該着二千五百六十錠鈔也麼噎！算也算得好，說也說得好；番來覆去，覆去番來算得好。（淨）我算九年本利，該着六千二百錠鈔也麼噎！算也算得好，說也說得好；番來覆去，覆去番來算得好。（丑）我算十年本利，該着一萬二千四百錠鈔也麼噎！算也算得好，說也說得好；番來覆去，覆去番來算得好。不好了！（作倒介）算殺了。（淨）再算。（丑）惹便好惹，算到十年算死了一個，若再算幾年，兩個都要算殺了。（淨）兄弟，那里說起，和你一霎時發跡起來！（外末復上）聽得有人聲，慌忙就來聽。方纔見兩個人走在銷皮巷裏去了，想在這屋裏頭聽一聽。（淨）外邊想有人察聽，不免銷起皮來。（作銷皮介，外末聽介）裏面銷皮，不相干，我與你再往前去。（同下）（淨）外面沒人了，且把財主行徑鋪排一番。（丑）阿哥，你有了錢時怎麼受用？（淨）兄弟，我若有了錢，討他娘四十個小廝，都叫他「興」字。一個叫來興，一個叫進興，一個叫耶興，一個叫加興。（丑）「加興」是地名。（淨）苦瓜筭便好地著。又要買四千匹馬，要五樣顏色的。（丑）那五樣？（淨）青馬，黃馬，紅馬，（丑）那有紅馬？（淨）關老爺騎的胭脂馬便是紅馬了。（丑）是。（淨）白馬，綠馬。（丑）又來了，馬那有綠馬？

(淨)前日你每阿嫂有病教我求去殺，那道人說：「大衆不妨，祿馬不倒。」(丑)這是命真的馬，不是騎的。(淨)我只道是騎的馬，一買買了馬，叫「來興」兄弟，你便權應我一聲。(丑)我應。(淨)來興！(丑)有。(淨)你去抱我的青馬來。(丑)正是，不曾騎馬的，馬怎麼抱過來？牽過來。(淨)便是，帶過來。我要騎了馬去，上東廟也。(丑)罷了，上東廟也都耍騎馬。(淨)你不曉得，倘或六月間痢疾病起來，奔得快。假如與老婆一頭睡在那里，一句話不投，就叫來興帶那白馬來，我要騎了那一頭去，這便是我的受用。兄弟，你怎麼樣受用也說一說。(丑)我的受用比你不同。(淨)怎麼樣的？(丑)我做了財主的時節，先討四個丫頭，按時景取名：春裏叫「春香」，夏裏「夏蓮」，秋裏「秋菊」，冬裏「癩痢」。(淨)有了銀子討那癩痢怎麼？(丑)不是，口快說差了，是「臘梅」。睡了一夜，早上坐在牀上，叫「春香」阿哥，你便也應一聲。(淨)有。(丑)替我穿襪。(淨)嘎！(丑)一起起來了，叫「夏蓮」討臉水來刷牙來。(淨)來了。(丑)我便開了這一張臭口，好像洗酒瓶的一般，吸嚇，吸嚇，這等洗了臉，叫「秋菊」拿衣服來與我穿。(淨)應介。(丑)一穿穿衣服，叫「臘梅」拿白麀皮皂靴來與我着。(淨)白便皂，皂便皂，什麼白麀皮皂靴？(丑)便是，皂靴。一穿穿齊整了，東也撞，西也撞。(淨)兄弟，怎麼只管撞？(丑)阿哥，如今的人右了銀子，就無狀起來了。(淨)說得是。昨夜我與你每阿嫂說那羊脂玉環，他說道眼見希奇物，壽增一紀。(丑)你如今學出來等我看看。(淨)包好在此，看他怎麼？(丑)我要看一看！(淨)在這里。(丑)拿來！(春石跌碎介)兄弟叫聲屈，拾了黃金變了鐵。(丑)阿哥叫聲苦，拾得黃金變了土。(淨)和你命裏窮時只是窮，拾了黃金變了銅。(丑)我和你的命，牛升米要上飯，落香在鍋裏，依舊吃粥命。(淨)我說道不要看，你偏要看，如今跌碎了大家羞。(丑)不要埋怨了，拿這三錠鈔出來，你也拿了一錠，我也拿了一錠，將這一錠來買酒喫了回去。(淨)我和你嘆幾句罷！

(賀新郎)(淨丑)夜來因吃酒，大雪中跌倒孫兒，讓他落後，拿了靴中兩錠鈔，又把玉環拐走。怎知今日跌破，我兩個如籃提水，走歸家籃內何會有干嘔氣，煮場羞！(外未復上)欲人不知，除非莫為。裏邊有兩歹人說話，待他出來拿住他，不務懸在此。(驟介)(淨丑)和你回去罷。(開門介)未擊住介)你兩個幹得好事，偷了人的東西，在這裏分贖，快拿去見官。(淨丑跪介)大哥饒了我每罷！(末)既要我饒，方纔說的玉環，三錠鈔，都拿來把我了纒縛了你。(淨丑)玉環是方纔打碎了，三錠鈔在此，送與大哥罷。

(賞官花)(末)你兩個歹人拐錢圖使用，怎知遇着我，你手拏空。(合)好似雁從天上過，急忙歸去炒油葱。

(前腔)(淨)當初放錢十年本利濃，扣算錢無數總成空。(合前)

(前腔)(丑)錢落手中，尋思跌破凶，與他將去杳無踪。(合前)

算來本利十分多，
嫩草怕霜霜怕日，

命裏無錢奈若何？
惡人自有惡人磨。

第十五齣（旦同貼上）

〔梁州令〕（旦）默默思量，怨我夫。趕兄弟無辜！（貼）棄親結義兩無徒，忠言諫生嗔怒，反不足。（旦）迎春，富貴不然親兄弟，貧寒親的不相親。（貼）院君熱油炸苦菜，由人心裏愛。不知員外如何，只是結義的好！（旦）你看夜來小叔普了員外如何，剗地落得一頓打罵，他身上這般藍襖，如何是好？（貼）便是。

〔雁過聲〕（旦）昨宵際晚時，見小叔背員外回歸；穿一領百衲破衣，匪匪瘦得不中觀，鐵心腸見了珠淚垂！（貼）一飯未曾舉，筋員外酒醒喝起；便道他偷了環兒，更不分說幾句，便拳踢亂打逐出去，破窰內受苦伊怎知？

〔前腔〕（旦）小叔知禮攻書，又怎肯懷着惡意？信他人搬唆是非，把親生兄弟逐出去。每日勸戒不聽取，（貼）同胞共乳，手足之義割捨，把他輕棄。將家私恃長不分取，小官人曉詩書，知禮義，盡讓兄不肯說，他又何會說是說非？（合）論得來誰是誰不是，何日勸得心意回？

〔尾聲〕鎮日裏飲酒盃，等待得他不醉歸，再把忠言相勸取。

終朝帶酒醉醺醺，

不是親人強作親；

待得醒時還勸取，

不須強聒醉中人。

第十六齣（小生上）

〔三臺令〕夜來背負兒歸，冤我偷了環兒，心下自傷悲！好教我淚珠暗垂。哥哥聽信兩箇人，發怒將咱趕出門；使我一身無倚靠，擔寒忍

● 紅作「來」 ● 紅上有「前腔」又「體」

餓度朝昏。心似刺，淚偷零，誰人憐念我孤貧？暗思凡事皆由命，只恨荷人不恨兄。孫榮夜來街上求乞，不想撞見哥哥倒在雪裏，好意背他回去，酒醒轉來，倒說我偷了他玉環寶鈔，被他打為一頓，趕將出來，有這等屈事！正是：有好心無好報。（苦介）哥哥聽我說，義斷親情，絕自與結交，三人共賞雪。

〔七賢過關〕三人共賞雪，喫得醺醺醉，撇我哥哥跌倒，在深雪裏，他兩個撇了你自先回。却不道賽過關，張有義氣，冷清清凍死你做街頭鬼。又還是孫榮背負你歸。孫員外，你臨危不見了賽關，張方信道打虎還須親兄弟。

〔前腔〕我若不見你時，被巡夜軍拿住，不是我背負你你歸來，怎能够在家中睡？刻地怨我，每偷了玉環兒，不問情由打罵起。沈疇背負你回家裏，只落得一頓拳踢，趕出外去。是誰不是？你趕我出門，親的做非親。我送你回家，好意反成惡意。罷罷！只是在小不敢言上。孫榮今日却起得晚些，不免把緊門拴上，將過一本書來看，消遣情懷，多少是好。（看書介）

〔駐雲飛〕讀盡文章多少，艱辛淚萬行。書爲你把親撒樣，書爲你多磨障。嗟身向破窖藏，好恁惶，冷落饑寒苦楚難名狀！一夜思量，一夜長。（末上）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吳忠曾聞古人言：「兒不嫌母醜，犬不怨主貧。」我身外不知爲何，把小官人趕將出去。我聽得沒處安身，却在城南破瓦窰中權歇。今日得些工夫，瞞過了大員外，不免走去探望則個。我有私錢十貫在此，送與小官人做盤纏，却不是好。呀，不覺已到破窰了，開門，開門！（小生）是誰？（末）是吳忠在此。（小生）吳忠，你不仁不義，無始無終，你來這里做甚麼？（末）念吳忠沒得工夫來看小官人休怪！（小生哭介）豈不聞犬有濕草之義，馬有垂韁之恩，大馬尚然如此，你爲人豈無報效乎？正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一似潘郎倒騎驢，永不見你畜生面。（末）念吳忠身受工雇，專聽使令。宅上事務多端，奴婢竭力支吾，不能幹辦。雖心念官人，奈我身不由己，望官人鑒察其情！

〔古皂羅袍〕（小生）恨奴胎，直恁乖，自我來窰內，全不想故人安在。想我在家中不曾歹覷你來，好難道重義輕財許多時，撇得我全然不睬。啐自我離了家，苦殺我，他時後，將我做甚人看待？

〔前腔〕（末）宅上事如麻，都要去解，那得工夫前來，出於我無奈，非不用心，非不掛懷，望東人凡百事可憐擔帶。（小生）既然如此，待我開門放你進來。（開門見末介，末跪介）

● 紅作「反」 ● 紅作「下」 ● 紅作「二」



吳忠看主

(第六十齣)



諫苦書看

(勸七十第)

〔前腔〕（小生）見吳忠來，珠淚滿腮，想我當日間豪邁，今日悄似一個乞丐。穿着領破衣裳，拖一雙破鞋，何日得苦盡甘來！我在破窰中，冷冷地誰揪保？嗟傷懷我哥哥志毒害，閃得我不應不允。

〔前腔〕（末）見官人珠淚滿腮，骨瘦如柴，後全沒些光彩。有十貫現錢，捨的自己財，將不出來，端的是少些休怪！（小生不受介）〔福清歌〕見着你每珠淚暗傾，思往日教人懊恨！（末）見官人沒精神，遣吳忠珠淚流，似刀剗碎心。（合）受饑寒，飲害得巖蓋籬傾。

〔前腔〕（末）聽說事因，賢達院君常勸戒，官人不聽。（小生）守清貧，且安分，去謁高門，求口食路上哀告人。（合前）

〔香柳娘〕（小生）把家私占了，把家私占了，因甚不爭競？只因要我法正。我寧可受苦，我寧可受苦，不敢怨家兄，教人自愁悶。（合）在破窰中冷落，在破窰中冷落，舉目誰人是親？悶懷無盡。

〔前腔〕（末）告官人放心，告官人放心，且休愁悶！人若孝悌天心順。但朝夕院君，但朝夕院君，勸戒我東人，不久自回心。（合前）

- 感你不忘舊日恩，
- 這般苦事與誰論？
- 歸家不必高聲哭，
- 只恐人聞也斷魂。

第十七齣（生上）

〔菊花新〕細思孫二煞無徒，使計藏奸要害吾。雖然趕出去，遭窮困此身藍襖。殺人可恕，情理難容。耐耐孫二無知，買毒藥害我性命。若非兩個結義兄弟說與我知道，幾乎遭他毒手。雖然趕他出去了，心中還不遂意，且待日後慢慢尋一計害他便了。今日閒暇，懶得出門，不免到書房中看書。這道則個。（笑介）這一本是三國志曹操長子曹丕，見兄弟子建七步成文，恐怕奪位，以此曹丕不要謀害其弟。一日曹丕趕兄弟到御馬監邊，奪住兄弟道：「兄弟，人人道你七步成文，你今日贈我一詩，如好就饒你性命，若不『好你一命難保』。」子建雙膝跪下道：「哥哥，把甚爲題？」曹丕道：「就把馬料爲題。」子建作詩曰：「煮豆燃豆其，豈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詩分明相關二意，說着那哥哥謀他性命，咳！人不

- 紅「感」及「歸」上有「小生」
- 紅「還」及「只」上有「末」
- 紅作「下」

知道的只說我與兄弟不和，元來古人亦如此。(且上)

〔前腔〕今朝我夫不沉醉，獨坐書齋看古書，前去問因依，忠言勸慰回心意。(見介)員外萬福！(生)院君拜揖。(且)不知員外在此看甚麼書？(生)把通鑑在此看。(且)看到那裏了？(生)看到三國志，曹不見兄弟子建七步成文，恐奪天下，以此謀害兄弟。院君只說我與兄弟不和，你看古人尚多如此，何況於我？(且)員外看三國志，曹不何不看楚昭王倒賢會？(生)如何見得楚昭王賢會？(且)這是春秋傳上的故事。(生)你且道來。(且)那楚昭王呵：

〔絳都春序〕平生戀色，有忠臣伍奢直諫獲罪，伊兒伍尚入朝齊殺取。有次子伍員不肯赴召，欲報父兄之冤。子胥奔走吳國，裏借兵馬投入楚地，兩軍交戰鳴鼓，金鼓震動天地。(生)不知那一國勝？那一國敗？

〔降黃龍〕(且)吳國兵強遂起兵征戰，楚國難敵。昭王敗走到江無渡，心下躊躇。(生)那時節怎麼了？(且)昭王正在憂疑之際，移時見一稍子，駕一葉扁舟來至，救昭王御弟，夫人，太子，離去。(生)楚昭王，御弟，夫人，太子，上船却如何了？(且)船到牛江之中。

〔前腔〕俄然風浪滔天，蕩却船兒把身不住。船艙奏啟告我王請一位疎者落水。昭王曰：「船內寡人，御弟，夫人，太子四人，皆是我親，那一位是疎者？」船艙曰：「若不請一位下水，恐害一船性命！」當時有御弟欠身而起，「小臣情愿下水。」昭王扯住衣袖道：「御弟，不可！不可！兄弟手足之義，如何使得？」當時夫人欠身而起道：「子童情愿下水。」那昭王就

無語。夫人欠身而起，奈頃刻天慘雲迷，似落花趁着流水，悠悠大江東去。(生)夫人下了水，後來怎麼？(且)夫人下水之時，風浪又急，船艙再奏：「小船不堪重載，再請一位疎者下水。」有御弟欠身而起曰：「小臣情愿下水。」昭王扯住道：「不可！不可！」當時太子欠身而起，「小臣情愿下水。」那昭王就無語。

〔黃龍滾〕太子淚雙垂，太子淚雙垂，投入江兒水。風靜浪平，楚王登岸離船去，暗憶太子偷彈珠淚。投西楚，往晉國奔逃去。(生)楚王上岸去了，後來又怎麼？(且)楚國有一大夫姓申名包胥，此人投了秦國借兵救主。秦國不肯借兵，這包胥就在城下哭泣了七日七夜，哭得

眼中流血。秦國見此人有忠孝之心，當時點起精兵，借與包胥來救楚昭王。

〔前腔〕身與申包胥，身與申包胥，領着精兵至，來救昭王，遂與吳軍相迎敵。兩個爭戰，殺吳軍退，羣臣會請昭王回朝去。(生)

楚昭王到朝內却如何？(且)楚昭王到朝內呵：

〔前腔〕再整舊華夷，再整舊華夷，重觀江山麗；滿朝朱紫依舊朝內，再立妃子安居宮裏，俄然又生太子，昭王喜。昭王到朝內大排筵宴，衆會羣臣，飲宴已後，昭王曰：「寡人曾記過楚江風浪太急之時，船艙兩次災曰：『小船不堪重載，請一疎者下水。』有御弟兩次欠身而起曰：『小臣愿下水。』寡人扯住，道：『不可。』有夫人太子下水，其船方穩，纔保得寡人過了楚江。如今回到朝內，重立妃子，又生太子，尋思起來，妻子易得，兄弟難得。」

〔前腔〕妻子易得之，妻子易得之，兄弟難輕棄，若還死去時，算來難得重相會。兩班文武山呼，聲沸揚塵罷，舞蹈畢皆歡喜。

〔尾聲〕一時楚國封登位，萬民樂業太平時。致使流傳作話兒。（貼捧茶上）

〔引子〕生居畫閣蘭堂裏，忽聽院君言語；千般百計，只爲員外不聽取。員外，院君請茶！（生）我不要，送與院君。他說了這半日口乾舌燥，正用得在那里。（貼）院君在此看什麼書？

〔普天樂〕（旦）看一本楚昭王眞賢會，棄妻子憐兄弟；伊不念共乳同胞，割捨趕他出去。念小叔眞狼狽，我夫哀憐回心意，破寨內收取兄弟回歸，同享富貴。效昭王愛親，休學曹丕。（貼）員外看的是什麼書？

〔前腔〕（生）偶因觀三國志曹操子曹丕的，因兄弟廣設多才，七步已成詩句。兄妬忌，恐怕他奪位，定計施謀殺兄弟。我端詳細察因依，兄殺弟有理，曹丕見識，正合着我意。（貼）

〔前腔〕告官人聽客啟，豈不曉其中意，我娘行賢達聰明，提說故事比喻。曹丕妬忌休學取，願學昭王憐兄弟；望員外息怒停嗔，從是改非，賽過關張，到底都是喬的。（生）院君只說眼前話。（旦）官人願學楚昭王，休學曹丕。（貼）員外曹丕楚昭王，都不須題起，昨日奴

家到書房中看見一本書，且是好。（生旦）見什麼書？（貼）昔日有一人姓王名祥，其弟王覽。王祥是前娘之子，王覽是後世之兒。有繼母朱氏信

聽奶娘讒言，要害王祥，令王祥到海州賣絹前去。有王覽收租回來，不見了王祥，問其妻，妻曰：「你哥哥被婆婆使令海州賣絹去了。」王覽大驚曰：

「海州不打緊，要打從着山經過，此山有強寇生發劫人財物，害人性命。」其妻答曰：「何不快馬加鞭，趕至着山，救取伯伯。」王覽不與母親知道，趕趕到着山，果見強人把王祥拿下。王覽上前替死，遭王祥，只愿自死。兩下爭死。山中草寇見此二人有孝義之心，放了二人，把火燒了山寨，人人

歸家侍母去了。員外山中草寇也有同心之日，員外何不學取王祥王覽之事，接取二官人回來，一家過活，却不是好。（生）咄！恰人點頭就知，呆漢棒打不曉，你見我與兄弟不和，故意叛今吊古，在我面前絮絮叨叨許多閑話！（旦）官人，迎春所言，正合奴意。望官人息怒停嗔，容叔叔依舊還家。

十分之美。(生)院君你休說，說起越發惱。(貼)官人思！院君賢會，勸解無非好意。(旦)官人，常言道：我有黃金千萬兩，不因親者却來親。兄弟到底是真，結義的到底只是假。(生)院君你休要在我耳邊聒絮，那畜生回家又來害我。(貼)官人兄弟乃同胞之親，手足之義，自古道：無怨心，官人早早回心，二官人必然感激。(生)那要你開口！既趕他出去，難道又招回不成？龍卿子傳必然見怪。(旦)員外！與好人同行如霧露中行，身雖不濕，也有些滋潤。與惡人同行如抱子隨牆，一人吃跌，兩人遭禍。龍卿子傳撥唇弄舌，口是心非，到底有失，不可輕信。(生)你婦人看得甚麼？只管歪纏，沒些了當。

〔梁州序〕(旦)員外你和他結義，心腸奸狡，到底不是堅牢。心非口是，只恐笑裏藏刀。(生)是我三人結義，賽過關張，永遠學管飽。你不知就裏，亂言敢胡道！(旦)恐怕將來滾下梢，空惹得外人笑。

〔前腔〕(生)伊家不曉，思之失笑。婦人家有甚機謀，言三語四，只管絮絮叨叨！(旦)自古常言人道：逆耳忠言，苦口良藥。勸君不省反焦燥，冷地思量自煩惱，舌果是斬身刀。

〔前腔〕(貼)轉念取同乳同胞，忍教他一身無靠。破窗中寂寞，怨恨難消。(旦)他每日沿街哀告，告人求食，受苦傷懷。你每日常快樂，醉陶陶。(生)不道孫榮志量高，贖毒藥害吾曹。

〔前腔〕(旦)是甚人說起根苗，扯着他當官陳告，葫蘆提趕打。好沒分曉！(生)從此今朝爲始，休得多言多語尋煩惱。前生注定不相饒，兄弟不和都是命裏招。(旦)勸員外免煎熬。

〔尾聲〕(貼)敬重他人如珍寶，把親者輕如糞草，勸諫不從空自惱。

● 耐耐孫榮志不良，算來誰弱又誰強？

● 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

第十八齣(淨上)

● 紅作「他」。

● 夢上有「生」。

● 夢上有「旦」。

禮義生於富貴，盜賊出於貧窮。前日三人吃酒，孫員外醉了，被我胡子傳，在他靴中擊出一個玉環，三錠鈔，指望得使。誰知玉環跌碎，三錠鈔被人奪去，落得一場空。如今不免與子傳商議計策，唆孫二告他哥哥占了家私，與他和勸，兩邊討些謝儀，有何不可。言之未已，子傳早到。(丑上)憑君使盡千般計，運不通時只是窮。蘭卿哥哥拜揖！

〔吒精令〕(淨)子傳聽說因依，咱每和你商議，夜來忽地生一計，說起教伊歡喜。

〔前腔〕(丑)騙人錢鈔環兒，指望平分入己。怎知跌破那環兒，鈔與別人將去。(淨)兄弟，前日和你偷了孫大哥的玉環寶鈔，指望分使，誰想一場悔氣，玉環跌破了，寶鈔又被人奪去了。如今孫二在窰裏，我和你前去使個計策，唆孫二告他哥哥占了家私。我和你與他解勸，在裏頭做個好人，錢也有得賺，酒也有得喫，此計何如？(丑)此計甚妙，阿哥，我和你兩個天上有，世間無的。(淨)兄弟，我每行了好心，自有好報。

(淨丑暫下)

〔行香子〕(小生上)日有陰晴，月有虧盈，算人無久富長貧。秋來自然黃葉飄零，到春來，花重吐，柳拖金。運退黃金失色，時來鐵也爭光。想孫榮當初在家時，豐衣足食，何等奢華！如今在此窰中受這般苦楚，如何是了？(淨丑上)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遊運行來，此間已是窰門首，逕進去。(見介)呀，孫二哥拜揖！(小生)二丈何來？(淨丑)我二人知你在此居住，特來拜望。(小生)多勞了！(淨)幾日不見，為何尊顏這等憔悴了？(小生)自從被哥哥趕逐出來之後，衣食不充，因此愁悶。(丑)便是在這窰中受苦，幾時能勾發達的日子？(小生)二丈，這也是出於無奈。(淨丑)你哥哥這等發跡，你這等貧苦，到教我每替你氣不過。(小生)二丈聽小生說：

〔風入松〕豈不聞伊尹未逢時，(淨丑)又來通文了。(小生)向華野鋤耕。(淨丑)還有誰來？(小生)漂母進食哀韓信，呂蒙正把寒爐撥盡，姜子牙八十釣於渭濱。時來後做公卿。(淨丑)你是今時人，怎麼比得古人來？

〔前腔〕(小生)今時人何異古時人，自古賢愚不等。(淨丑)如何見得賢愚？(小生)賢者正直無讒佞，愚蠢的言而無信，處處有君子小人。(淨丑)君子小人固有，我兩個比來不同。(小生)吾一日三省其身。(丑)你眼下這恁煩惱，也不煩惱。

〔急三鎗〕(小生)我一時窮，一簞食，一瓢飲，常憂道不憂貧。(淨)只是這般，幾時會發跡？(小生)我多豪邁，多才調，多聰俊，管一

躍跳過龍門。(淨丑)你兩個是一父母生的，是叔伯兄弟。

〔風入松〕(小生)與哥哥一個父娘生，却把我做陌路之人。(淨丑)怎麼他又發跡，你又貧苦？(小生)把家私占了生惡性，趕逐我無投無遞。(淨丑)這等打罵你時，你怨他不怨他？(小生)打殺我終無怨恨。(淨丑)真是沒分曉，沒志氣。(小生)割不斷手足之親。

(淨丑)他占了家私，你何不去告他？我兩個與你作證見，分些家私來受用，却不好的？

〔急三鎗〕(小生)敗風俗，歹言語，怎聽沒家法壞亂人倫！(淨丑)我兩個替你告知如何？(小生)逞奸狡，刁唆人告論，君子貌，小心。(淨丑)我兩個好意來和你說，顛倒說我每挑唆你。

〔風入松〕(小生)你與哥哥結義勝嫡親，敢恁的反面忘恩？我哥哥行使些糖蜜口，我根底刁唆休論！我哥哥有限何曾識好人，你只宜假不宜真。(淨背介)兄弟你來。(丑)怎麼說？(淨)今日刁唆孫二不從，明日孫大哥知道，怎麼好？(丑)便是，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另使個計策來便好。(淨)有計在此，只說孫二要告哥哥，我每兩人勸他不從。(丑)這也說得有理。(淨丑轉介)孫二你怎麼要告哥哥？(小生)

是你每方纔在此攛撥我告哥哥，怎麼倒說我要告哥哥？(淨丑)你方纔說哥哥占了家私要告他。(小生)幾時說來？(淨丑叫介)地方總甲孫二要告哥哥，不干我每事。(鬪介)外上)處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什麼人在霧中囉哩？(淨丑)好教公公知道，這孫二道哥哥占了他家私要告哥哥，我每二人在此勸他。(小生)公公不要聽他，我在此霧中，他兩個走來刁唆我告哥哥，道我不聽，他如今反說我要告哥哥。(外)原來恁地。

〔博頭錢〕(小生)你好志胡逞，你好不本分，教我爭你有何安穩？(淨丑)不聽道，恁煞村，不依教，該受貧。(外)算來貧富是前因，皆由命豈由人。(小生)屏風雖破，骨格尙存，一朝榮顯，否極泰生。(外)兩人休得要爭競，須留取舊人情。

〔前腔〕(淨丑)你好志執性，你好不思村，好言語你每全不聽。(小生)不論告由我每，不爭競由我每。(淨丑)全然不村，罵咱每，猶兀自假惺惺。忠言逆耳反生怒，噴良藥苦口敢惡罵人。(外)大家休得要爭競，莫失信，且安分。

① 兄富伊貧實可憐。

② 逆來順受總由天。

③ 分明指與平川路。

④ 莫把忠言當惡言。

⑤ 紅作「弟兄」。

⑥ 紅作「怎」。

⑦ 紅上有「外」。

⑧ 紅上有「小生」。

⑨ 紅上有「淨」。

⑩ 紅上有「丑」。

剪燈餘話(三)

廬陵

李昌祺編撰

剪燈餘話卷三

廬陵 李昌祺編撰

鳳尾草記

洪武中，有龍生者，本建康人。遠祖仕宋爲京官，從隆祐孟太后南遷，留家江右，子孫蕃衍。世守詩書，生行第八，六七歲時，長者教以詩，輒能成誦；九齡曉屬對，作五七言絕句，詩皆可觀，衆以聰明許之。生有姑道祖氏者，特愛生，生往來姑家甚熟。祖有異母兄弟，同居各爨，兄歿，惟嫂練氏及二子三女存。長女次女皆適人，惟幼女在室，絕有姿容。長生三歲，生雖少年，穎敏而馴謹，不好玩弄，且善伺人意，故祖氏一家聞生來，莫不歡喜，女亦視生如弟兄，不復迴避。女母聞生姑稱生長進，好學，深欲壻生，女亦眷眷屬目。祖中庭植鳳尾一株，已百年，生吟嘯其側。女窺無人，出就生鳳尾下，謂生曰：「老母聞令姑說子聰明，欲以我結好，我亦願爲子妻，託令姑主張，第未審子父母之意，然否？儻姻緣會合，得爲夫婦，雖死無憾，不然，我之嫁人，非商家郎，則耕家子，縱金玉滿堂，田連阡陌，不願也。」生應曰：「得渠爲配，足慰平生。」因指鳳尾誓之曰：「若余事成，開花結子，事若不成，根枯葉死。」誓畢散去。生盤桓祖氏，大小悅之，女尤敬慕焉。至親捧茶與生，生取茶回，女戲曰：「茶已喫矣，不患不成。」家人聞之，亦不問也。會生姑與練妯娌參

① 乾作「本建康人隨宋南遷留家江右……」無「遠祖仕宋……孟太后」十三字。

乾無「特愛生」三字。 乾「兄歿惟嫂」四字闕文。 乾「惟幼女在室絕有姿容」作「三女極有姿容」。

② 乾無「亦」。 乾作「子」。 乾作「笑吟」。 乾作「爾」。

商陽爲蕉慮①，陰實沮之，故生父母猶豫。女未知也。②生以告女曰：『子既未便開親，我亦不卽納聘，當與老母謀，必得子爲婦，然後已。』女家貧未嘗有繒纈之飾，粉黛之施，而削釵布裙，略無垢汙，下至足纏，亦潔白如雪③，兼之賦性和柔，婉婉特甚，機杼之精，剪製之巧，爲一族冠；二嫂酷妬之，女不較也。生重其爲人，愈有伉儷意④。然難得良媒，姑又不力贊，兩下遷延，遲遲歲月。生既冠⑤，去事舉子業，女家蹤跡稀矣。然女念生未嘗去懷，惟母知其情，喻之曰：『吾又遣人往彼，談汝姻事，早晚當有定議，汝勿煎熬，徒損容貌。』適時生至，雖主姑家，而意在於女，留數日，二嫂俱歸寧，女獨紡小樓上。⑥樓下一深巷，通後園，巷半磚砌磴道，以登，生從園中還聞女⑦車聲，徑奔女所。女見生來，喜氣溢面，輟紡叙禮，與生對坐，且紡且談⑧。因以己年庚告生，使生推算卜其諧否。又與生話家世⑨甚悉。生感其意，口占一詩贈之。詩曰：

曲闌深處一枝花，穠豔何曾識露華？素質白攢千瓣玉，香肌紅映六銖紗。金鈴有意頻相護，繡幃無情若見遮；憑仗東皇須著力，向人開處莫教差。

女不甚讀書，識字而已，語生曰：『子宜解說，俾我聞之。』生一一敷釋其義。女笑曰：『他日得侍帷房，子必教我，我雖愚暗，久當能之。』生曰：『婦人女子，偏是聰明，以子慧心，學之易易。』因代⑩答詩曰：

深謝韶光染色濃，吹開準擬倩東風；生愁夕露凝珠淚，最怕春寒損玉容。嫩蕊折時飄蝶粉，芳心破處點猩紅；金盤華屋如堪薦，早入雕闌十二重。

生復縷縷，爲詳詩意。女曰：『常聞子才調敏捷，今觀信然，使我傾仰彌切！』因目生久之，曰：『子精神意氣，決非庸人，後當貴顯，我欲以蒲柳之質爲託者，非有他也。以父早亡，母年漸老，長兄書寫公門，次兄陷身吏役，二嫂悍惡，子所深知。但得遠離兇穢，獲託絲

① 乾作「從諛」。

② 乾無「生以告女曰……爲婦然後已」三十字，並插此三十字在③「伉儷意」下。

③ 乾無「樓下」

④ 至足纏亦潔白如雪」句。

⑤ 乾插入「生以告女曰……」三十字前文。

⑥ 乾作「益長」。

⑦ 乾無「樓下」

⑧ 深巷……生從園中還」二十一字。

⑨ 乾無「女」字。

⑩ 乾無「且紡且談」四字。

⑪ 乾作「事」。

⑫ 乾增「爲」字。

乾增「爲」字。

子縱無官，不爲命婦，亦不失爲士人之妻。萬一流落俗子手中，有死而已，惟子念之圖之。」生自初悅其貌，不料其淑諒有識。若此，自是拳拳婚議，惟恐蹉跎俄而女兒果以吏敗，家事亦落。生父母無意締盟，謝而辭之，遂缺望矣。生私作長歌一篇寄焉，歌曰：

我昔正髫年，笑騎竹馬君床邊；手持青梅共君戲，君身似玉顏如蓮。愛我聰明耿筆硯，驚鷺文章紫驪健。風鬟霧鬢排染唇，鳳尾邊邊幾回見。層樓窺窈洞房深，春纖縷縷抽冰綫；蹇脩不來奈何？羅帶同心竟乖顛。綉襦甲帳隔天涯，未解離魂學張倩。君知許嫁誰人家？我行射策黃金殿。回首清湖夢寐中，目斷巫山淚如霰。

一日，女母留姻戚家，二嫂尋覓，與女大鬧。女深處閨閣，性復善良，莫敢出言，又不能罵，然不勝憤兼之。晉約秦盟，遽然斷絕，淒涼憔悴，踽踽無聊，是夕竟縊死樓上。母歸，哭之慟，手自洗殮，於胸前得一綉囊，密貯杏牋一幅，視之乃生所寄之詩也。母不違其意，仍置棺中。生聞女死，託以省姑，走弔焉；至則珠沉璧碎，玉損花飛，將入木矣。生涕淚如雨，悲不能堪，送歸葬所，掩壙成墳，而歸。後數年，生果高科要職，煇赫於時，雖別娶妻妾，意不忘女，常與天師無爲張真人論鬼神，偶及女事，真人見生切切，爲飛章拔之。載數日，生夢女曰：「妾從辭世二十餘年，陰府查籍，以妾當生三子，壽至六十，數未克終，卒於非命，俾再爲女人，了其夙業。而昨蒙真人道力，天符急下，今往河南府洛陽縣在城胡氏家爲男子矣。感君深愛，生死不忘，但恨無以奉報耳。然君方當富貴，位極人臣，福壽豐隆，子孫昌盛。」言訖，拜謝而去，行數步復回顧云：「郎善自珍，妾永逝矣。」倏然而滅。生既覺，殆無以爲懷，遣人往女家視鳳尾，枯死已數年矣。生遂作哀鳳尾歌傳於世云：

有草有草名鳳尾，仙人種在丹山裏；世間百卉避芳菲，珊瑚寶樹差堪比。髮髻絕似鳳凰翎，號以佳名同鳳稱；海上行遲珠露濕，洞簫品徹綵雲停。娟娟妮妮娟貞靜，琉璃刻葉琅玕柄；九苞健翮時下來，五色奇文爛相映。日影照耀晴節金，盛夏脩脩風滿林；豔陽不作桃李態，晚歲實堅松柏心。華堂清處搖新翠，曾與飛瓊聚陰會；倚叢未許覓偷香，指樹惟期終作配。那知萬事總非真！幽芳淑質俱成塵，綺檻靈根凋百歲，綉房麗色殞三春。鳳兮偶昨來過此，弄玉臺傾鳳尾死；鴛鴦瓦落野棠青，孔雀屏

① 乾作「士大夫妻」

② 乾增「臺」

③ 乾作「志」

④ 乾作「懇切」

⑤ 乾作「忽」

⑥ 乾增

「重」字。

⑦ 乾作「去」

欵土花紫。感時撫舊恨悠悠，碧羽瓊蕤萬古休；敗砌頽垣蛩弔月，荒烟老樹鳥歸秋。花草重栽春又綻，鏡破釵離永分散；因歌鳳尾寓深衷，留與多情後人歎。

武平靈怪錄

齊仲和名諧，漳州人，本富家子，粗有學問，頗能文章；然豪俠不羈，用財如糞土。至正壬辰，紅巾寇亂，家業爲之蕩然，遂東西奔走，寄食於人。嘗往來武平項子堅家爲館客。子堅故微，驟然發跡，欲光飾其門戶，故婚嫁必攀援閥閱，銜耀於人。名宗右族之貧窮不振者，輒與締姻。此則慕其華腴，彼則貪其富貴。書翰啟劄，匾冊文錄之類，皆仲和粉飾，不知者謂爲真衣冠家矣。洪武五年，子堅死，二子榮可貴可特盛襄事，葬子堅臨汀山中，距其居五十里。仲和爲述行狀，請銘於宋太史景濂，且築歸全庵於墓側，宏偉壯觀，儼然一坊，割田二百畝飯僧，仍請南華本如真公主庵事。狀元金溪吳伯宗記之。仲和往返庵適當途，過必留宿。是歲有小幹往福州，爲人留館者數載，已而書可辟孝廉，除嘉興府同知。倭夷登岸，失不以聞，被罪，死秋官獄中。家產籍沒，庵田入官，僧悉散去。洪武乙丑，仲和歸往訪項氏，抵庵暮矣，遂假宿焉。不知項亡而庵廢，行入方丈，寂無人聲，遍視僧房，或開或闔。最後至一室，僧坐榻上，聞人足音，訝曰：「誰耶？」仲和告以姓字，僧暗中應曰：「然則故人也，請坐！」仲和詢僧名，對曰：「山僧初有幻體，君及見之，今忘之耶？」仲和莫曉爲何等語，復詰餘僧安在？曰：「偶赴水陸齋會於施主家，惟山僧久患風痺，不能下牀，故在庵耳。惜行童俱出，不意公來，若供俱無，乏物奉待。」仲和告以未飯，僧曰：「案上有殘豆數合，公若不嫌，請取食之。」仲和餒甚，撮而嚼焉；因問項氏動履，僧曰：「故無恙。」仲和倦欲求寢，僧曰：「此中有數客，每夕來就山僧閑談，少選當至，恐公不安。」仲和問何人，曰：「皆近村良家，亦有與項宅親戚者。」仲和喜曰：「若然幸甚！」須臾二人先入，五人繼到，僧曰：「今日偶值項宅舊客下，願留宿於此，諸公勿訝！」仲和就請衆賓清

乾無「此則慕其華腴，彼則貪其富貴。」

乾增「一切」作「一切書翰啓劄之類」無「匾冊文錄」四字。

乾

作「麗」

乾增「昔仲和所經理也」無「狀元金溪吳伯宗……必留宿是歲」二十三字。下增接「頃之仲和有小幹

往福州。」

乾作「運」一字。

譽。先至者曰，余石子見毛原穎也。繼至者曰，余金兆祥會瓦合皮以禮上官蓋木如愚也。仲和謝曰：「燭燈俱無，不敢行禮，乞不見罪。」衆應曰：「既爲項氏館賓，又是山門熟客，相與一家，何罪之有？」遂共僧講論，辯若懸河，麈尾不休，深造佛諦。僧曰：「諸公久得禪悅，當避機鋒，然文士在席，何不且輟空談，更裁佳句，以爲清宵歡樂之資乎？」衆曰：「諾！」子見先吟曰：

會擅文房四寶稱，盡誇鷓鴣眼勝金星。華筆法劑長爲侶，圓鏡方琴巧製形。銅雀墜臺成鳳味，玉蟾吐水帶龍腥。莫欺鈍壽渾無用，曾與維摩寫佛經。

原穎詩曰，

早拜中書事祖龍，江淹親向夢中逢。遠誇秦代蒙恬巧，近說吳興陸穎工。雞距蘸來香霧濕，狸毫點處膩硃紅。於今贏得留空館，老向禪龜作秃翁。

兆祥詩曰，

身殘面黑眼生沙，棄骨塵埃野衲家。僧病幾回將煮藥，客來長是使煎茶。無緣不復勞烹飪，有漏從教老歲華。昔日炎炎今寂寂，莫將冷熱向人誇。

瓦合詩曰，

家貧無庇欲依誰？散木微軀久覺衰。孔聖絕糧寧敢慍，范丹乏米豈辭饑。當年墜地何須顧，此日生塵不可炊。槽柑烟消灰燼冷，蒸蒸跨竈欲何爲？

以禮詩曰，

幻身如絮太輕鬆，慣覆盧能與贊公。裏裂不因兒惡臥，縷穿只爲匠難逢。塵灰積久無人洗，蟻虱生多欠火烘。零落半歸蟲鼠窠，固知色相本來空。

上官蓋詩曰，

● 乾作「蟬蛻」

● 乾作「長」

● 乾作「蓋」

● 乾作「厚」

常人髣髴貴人朱，生者憎嫌死者霑；除是飛昇無用我，若還解化也須余；能函蓋世英雄骨，解檢傾城冶驢；寄語勞勞塵世客，百金莫惜預先儲。

如愚詩曰，

長鬢古鬢骨稜稜，心腹虛空不減增；早悟有身應有患，可堪無佛更無僧；頻依鷲室行將腐，久想龍門去未能；朽木枯骸禪寂味，一宵清語勝聞經。

吟畢，撫掌大笑，傍若無人。忽風約雲開，月光穿戶，隱隱見諸人狀貌，或矮而體方，或瘠而頭銳，或墨面而一臂甚長，或烏帽而一軀極短，徐行者翩翩然而披氈，屹立者亭亭焉而倚壁，最後一老，頸若生鱗。仲和異之，方欲諦視，僧忽曰：「清風先生羅本素至矣。」衆皆起迎，遙見一叟，縞衣竹杖，態度閑雅，兩袖翩翩，搖擺而進，揖衆客而言曰：「諸友今夕之吟，樂乎？」原穎曰：「先生何後也？」各誦所作呈之，先生曰：「諸公自道甚佳，但不免爲外客所怪。」以禮曰：「客雖未耄，然早晚當與上官公同載矣。抑又何傷！」先生語僧曰：「吾師何故吝作？」曰：「待公來同賦耳。」乃朗吟曰，

厭見閻浮劫火紅，荒山獨守化人宮；三千世界都成幻，百二山河盡屬空。衣薜亂生悲佛毀，床頭不掃笑僧慵；難尋物外逃禪侶，罕遇橋邊入社翁。猛虎每遊蓮座下，怪禽多宿繡簾中；青苔滿院新經雨，黃葉飄龕乍起風。一對金剛騎象面，幾尊羅漢鼠穿胸；殘經缺字函函損，古器成精件件雄。廣殿窗開留月照，閑門鎖脫倩雲封；謾憐衰朽烟霞骨，莫起摧頹土木躬。良夜豈期佳客集，清吟况與故人逢；案間殘豆充饑腹，梁上深煤染病容。行入輪迴歸敗壤，不須辛苦笑疲癯；莊嚴未必成三昧，遊戲何妨運六通。梅子熟時圓覺性，松枝偃處記遺蹤；欲知吸盡西江意，只聽晨雞與暮鐘。

清風先生深贊其妙，亦歌曰：

臨江山川惟說武，層巒峙秀衆水瀉清；蒼龍啟吉壤，白虎開佳城；青鳥叶卜筮，玄武迎休禎；形環勢抱相回縈，信是天造地設成。當時項家兩孝子，藎父於此守墳塋；歸全復構招提宇，遠請眞公作庵主；租糧百石個人供，鐘鼓三時喚聲舉；能幾年，

● 乾作「骨」 ● 乾作「詬」 ● 乾作「歸」 ● 乾作「棘」 ● 乾作「友」 ● 乾「噴聲」作「方丈」

遽如許，馬嘶風，駝泣雨。常住之田官所取，明徒之僧俗爲侶。檀那一去寺久荒，清宵賦詠來諸郎，毛生脫穎才偏銳，石公持重行還方。如愚守柱，鬚脫而衰朽。兆祥失柄，餓息而寒涼。皮家之翁衣破裂，垢滿襟裾虱爭聚。瓦合散誕少持推，上官鬼狂使人懼。窳余放浪號清風，老大弗改玉虛容。平生掃遍天下熱，族親尙在杭城中。癡僧貧病廢奔走，枯木寒灰身土偶。無心望賜紫袈裟，默參潛悟慵開口。齊諧非是志怪徒，相逢且復爲嬉娛。功名富貴盛浮世，聲色根塵悲幻軀。參橫斗落金鷄曙，回首東西分散去。要知物我兩相忘，居士墳邊夜談處。

遽巡間，睜鬼收光，遠鷄戒曉，衆賓遽散，不知所之。仲和出視，莽然空庵。還覓病僧，獨一泥像。觀背間題字年月，正仲和寓庵時所踴者，今已剝落。始悟山僧有「此幻體君及見之」之言。復過別室，惟收硯支門，秃筆委地，鼠糞堆積於案間。因思所食殘豆，蓋是物也。又有爛絮被一番，舊羅扇一握，甌生塵而欲破，銚無柄而半穿，柱挂木魚，壁倚棺蓋。仲和大駭，奔走出門，行數里，方有人家，因往投之。主翁云：「此地闕無居人，復多奇怪，子昨夜宿於何處？」仲和備以語之。翁曰：「險矣哉！子之性命也。」並告以項氏遭禍，墳庵被毀，其家寄一壽木於彼，近亦被人劈而爲薪，止餘蓋在。子所遇石子見毛原穎，非硯與筆乎？金兆祥曾瓦合，非銚與甌乎？皮以禮則被字，木如愚則木魚，上官蓋爲棺材，繩本素乃舊扇，卽子所觀。故物顛倒爲惑也。其曰有與項氏親戚者，蓋指棺而言耳。棺爲項氏故物，故曰親戚也。仲和默然，惴惴特甚。卽日回家，果得重病。因憶早晚與上官公同載之言，料必不起，遂却醫藥。妻子交口勉之。仲和曰：「死生有定，物已先知，服藥求醫，徒自苦耳。」又半月竟卒。嗚呼！若仲和者，得不謂之曠達之士哉？

瓊奴傳

瓊奴姓王氏，字潤貞，常山人，二歲而父歿。母童氏攜瓊奴適富人沈必貴。沈無子，愛之過己生。年十四，雅善歌詞，兼通音律，言德工容，四者咸備。近遠爭求納聘焉。時同里有徐從道，劉均玉者，請婚猶切。徐本華胄而清貧，劉實白屋而暴富。徐之子名苕，劉之子名漢老，皆儀容秀整，且與瓊奴同年。必貴欲許劉，則鄙其閑閤之卑微；欲許徐，則慮其家道之窮迫。猶豫遲疑，莫之能定。一日謀於族

人之有識者。彼爲之畫策曰：「但求佳婿，勿論其他。」必貴曰：「然則何以知其佳乎？」曰：「易耳。子宜盛爲酒食，特召二生，仍請前輩之善藻鑑者，使潛窺之，一則觀器量之如何？二則試詞翰之能否？擇其善者而從焉。」於選婿乎何有！必貴深然之。至二月花晨，開筵會客，凡鄉里之號名勝者，咸集於庭。玉從道亦各攜其子而至。漢老則人物整齊，雍容應對，降尊揖讓，未免矜持。茗郎則眉目清新，言談儒雅，衣服樸素，舉止自如。席中有耕雲者，沈之族長也，名知人，一見二生，已默識其優劣矣，乃颺言於衆曰：「宗姪必貴有女及笄，徐劉二公欲求締好，兩門子弟，人物並佳，但未審姻緣，果在誰耳？」必貴起對曰：「此事尊長主之則善矣。」耕雲曰：「古人有射屏牽絲設席等事，皆所以擇婿也。吾則異於是。」因呼二生至前，指壁間所挂「惜花春起早」一掬水月在手」一弄花香滿衣」四畫曰：「二郎少攄妙思，試爲詠之，中日奪衣，在此一舉。」奈何漢老生居富室，懶事詩書，聞命睚眦，久之不就。茗郎從容染翰，頃刻而成，呈上，耕雲嘖嘖稱賞。其詩曰：

胭脂曉破香桃萼，露重茶蘼香雪落。媚紫濃遮刺綉窗，嬌紅斜映秋千索。轆轤驚夢急起來，梳雲未暇臨妝臺。笑呼侍女秉明燭，先照海棠開未開。

右惜花春起早

香車半擲金釵卸，寂寂重門鎖深夜。素魄初離碧海壖，清光已透朱簾罅。徘徊不語倚闌干，參橫斗落風露寒。小娃低語喚歸寢，猶過蔷薇架後看。

右愛月夜眠遲

銀塘水滿蟾光吐，嫦娥夜夜馮夷府。蕩漾明珠若可捫，分明兔額如堪數。美人自挹灑春葱，忽訝冰輪在掌中。女伴臨流笑相語，指尖擎出廣寒宮。

右掬水月在手

鈴聲響處東風急，紅紫叢邊久凝立。素手鑿條恐刺傷，金蓮移步嫌苔濕。幽芳擷罷掩蘭堂，馥郁餘香滿綉房。蜂蝶紛紛入窗

戶，飛來飛去繞羅裳。

右弄花香滿衣

均玉見漢老一詞莫措，大以爲恥，父子竟不終席而逸矣。於是四座合詞，皆以茗郎爲好，而茗的婚議，亦自此而成。不出月餘，已擲日過聘矣。既而必貴以愛婿之故，欲其數相往還，遂招置館中，讀書進學。偶董氏小恙，茗郎入問疾，而瓊奴正侍母湯藥，不虞茗之至也，迴避不及，乃相見於母榻前。茗郎盼之，姿色絕世。出而私喜，封紅箋一幅，使婢送與瓊奴，拆之，空紙也。瓊奴笑成一絕，以答茗曰：

茜色霞牋照面頰，玉郎何事太多情？風流不是無佳句，兩字相思寫不成。

茗郎持歸以誇於漢老。漢老正恨其奪己之配，以白均玉。均玉不答子之無學，反切齒徐沈，入骨恨之。卽認以事，俱不得白。徐闔室役遼陽，沈全家成嶺表。訣別之際，黯然銷魂，觀者莫不爲之下淚。遂散去，南北不相聞。已而必貴傾俎，家事零落，惟董氏母女在。蕭然茅店，賣酒路傍，雖患難之中，瓊奴無復昔時容態，而青年粹質，終異常人。有吳指揮者悅之，欲娶以爲妾，董氏以許人辭。吳知其故，遣媒謂曰：「徐郎遼海從戍，死生未卜，縱偶無恙，又安能至此而成姻乎？與其癡守空營，蹉跎歲月，盍不歸我貴家，任汝母女受用，亦不虛度一生也。」瓊奴堅然不肯，吳又使媒嫗傳言，且壓以官府。董氏懼，與瓊奴謀曰：「一從茗去，五閨星霜，地角天涯，魚沉鴈杳，眞所謂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風馬牛之不相及也。汝之身事，終恐荒唐，矧又父遽淪亡，他鄉流落，權門側目，欲強委禽，吾孤兒寡婦，其何術以拒之？」瓊奴泣曰：「徐門遭禍，本自兒身，脫別從人，背之不義。且人之異於禽獸者，以其有誠信也；棄舊好而結新歡，是忘誠信，苟忘誠信，殆犬彘之不若，兒有死而已，其肯爲之乎？」因賦古訓一闕以自誓，其調寄滿庭芳云：

綵鳳分羣，文鸞失侶，紅雲路隔天台。舊時院落，畫棟積塵埃。謾有玉京離燕，向東風似訴悲哀。主人去，捲簾塵重，空屋亦歸來。

乾作「遂招致子家，延師教之。一日，遇董氏小恙。」無「欲其數相往還，遂招置館中讀書進學。」十三字。

乾「持」上增「喜不自勝。」乾作「反切齒恨徐沈入骨。」無「恨之」二字在下文。

乾無「眞所謂君不相及也」二十字。乾作「因賦滿庭芳一闕以自誓。」無「古訓」二字及其調寄云。

涇陽憔悴女，不逢柳毅，書信難裁。歎金釵脫股，寶鏡離臺。萬里遼陽郎去也，甚日重回？丁香樹，含花到死，肯傍別人開。

是夜自縊於房中。母覺而救解，良久方甦。吳指揮者聞之，怒，使麾下碎其醴器，逐去他居，欲折困之時。有老驛使杜君亦常山人，必貴存日相與善，憐董氏孤苦，假以驛廊一間而安焉。一日客有戎服者，三四人，投驛中，杜君問所從來，其人曰：「吾儂遼東某衛總小旗，差往海南取軍，覓此假宿耳。」值董氏偶立簾下，中一少年，特醇謹不類武卒，數往還相視，而凄慘之色可掬。董氏心動，即出問之，爾誰耶？對曰：「茗姓徐，浙江常山人，幼時父嘗聘同里沈必貴女與茗爲婚，未成親而兩家緣事，沈責南海，茗戍遼東，不相聞者數載矣。適因入驛，見媽媽狀貌酷與茗外母相類，故不覺感愴，非有他也。」董氏復問沈家今在何處，厥女何名？曰：「女名瓊，奴字潤貞，開親時年方十四，以今計之當十九矣。第忘其所寓州郡，難以尋覓耳。」董氏入語瓊，奴曰：「若然，天也。」明日召使至室中，細問之，果茗也，今改名子蘭矣，尚未娶。董氏大哭曰：「吾即汝丈母，汝丈人已死，吾母女流落於此，出萬死已得再生，不圖今日再能相見。」遂白於杜君，及茗之同伴，衆口嗟歎，以爲前緣。杜君乃率錢備禮，與茗畢姻。合巹之夕，喜不塞悲，瓊奴訴其衷懷，不任悽斷！因誦杜少陵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此句殆爲今日設也。茗撫之諄切曰：「第毋傷感，且盡綢繆，姑候來年，挈爾同歸遼東，則魚水歡情，永永相保矣。」既而茗同伴有丁總旗者，忠厚人也，謂茗曰：「君方燕爾，莫便拋離，勾軍之行，不必渠往。我輩當分詣各府投文，君善撫室，且此相待，公事完日，相與歸遼。」茗置酒餞別，諸人起程。不料吳指揮者緝知，以逃軍爲名，捕茗於獄，杖殺之，藏屍於窖內，亟令媒恐董氏曰：「彼已死矣，可絕念矣，吾將擇日昇輜來迎汝女，若又不從，定加毒手。」媒去語母曰：「兒不死，必爲狂暴所辱，將俟夜引決矣。」母亦無如之何。是晚，忽監察御史傅公到驛，瓊奴仰天呼曰：「吾夫之冤雪矣。」乃具狀以告。傅公即抗章以聞。又兩月得請，命鞠問，而求屍未得。政獻訊問，羊角風自廳前而起，公祝之曰：「逝魄有知，導吾以往。」言訖，風即旋轉，前引馬首，徑奔窖前，吹開炭灰，而屍見矣。公委官檢驗，傷痕宛然，吳遂伏辜。公命州官葬茗於郭外，瓊奴哭送，自沉於塚側池中，因命墓焉。公言諸朝，下禮部，旌其塚曰：「賢義婦之墓。」董氏亦官給衣廩，優養終身焉。

● 乾作「對」 ● 乾無「召使至室中」

● 乾以下之「茗」字皆作「蘭」

● 乾此「茗」仍作「蘭」字

● 乾作「傳即嚴加鞠訊」無「抗章以聞……命鞠問」十三字

● 乾無「政獻問問」增「忽」字

幔亭遇仙錄

杜僕成巴丘之逸士，而寓居於建陽，賦性高邁，抗志林泉，畜一小舟，置筆床茶竈，釣具酒壺於其中，每夷猶於清溪九曲間，以爲常，而人亦推其有標致。一日仲秋，雨霽，涼風滿襟，僕成沿流臨泛，聽其所之。俄而舟泊巖邊，仰視巖上，則綠蘿翠蔓，丹桂蒼筠，繁陰幽香，芬數椽。因繫船登岸，信步閑行。忽有石門洞開，路遙平坦，僕成知爲異境，欣躍而前。但覺風日暄妍，天氣清淑，真別一堪輿也。約二里許，入一大城，城中宮闕宏壯，守衛森嚴，金書榜曰幔亭真境，蓋武夷君所治也。又里餘，喬林嘉樹，華屋崇垣，流水飛花，鳴鶴吠犬，遙望高臺一區，俯瞰清池之上，題曰清碧道院。僕成及門，猿鶴擾馴，芝蘭馥郁，柳陰之下，雙童立焉。僕成揖之，問是何處？童子曰：「清碧先生候子久矣。」因入白，須臾復出，導僕成前進，經數處雲窗霧閣，覓異人間，瑤樹瓊林，自同天上。最後抵一軒館，清碧幅巾大帶，容貌儼雅，坐於中間。僕成再拜，清碧曰：「汝知人間有京兆杜伯原乎？吾是也。汝吾族子也。小子識之。」僕成跪謝，晚生不及承教訓。久之，問宗黨及處楊范，揭諸君子後裔之詳，僕成應對，歷歷可聽，清碧若有喜色。少焉，童子進百花茶，僕成啜罷，略不知饑。殆暮，宿之別室，楮衾練帳，石枕竹床，風露淒然，睡不成寐，惟櫺間明月照人，飛雪入戶，自非神完氣充，骨堅志定者，弗能居也。明日，召僕成飯，鹿脯一盤，胡麻一器，然芳馨甘美味實非常。飯畢，將辭而出，清碧曰：「此中翠仙別館，諸執事皆遊戲於茲，來且當集吾舍，將乞其詩文，送汝歸去，姑少俟。」僕成又大喜過望。次早果有白衣巍冠，瑤瑤玉珮者七人至，皆風度凝遠，氣象超凡。清碧起迎，長揖而坐。僕成鵠立拱手，屏息戶外，一仙忽顧之曰：「是兒何爲來哉？」清碧云：「族子僕成也。吾昔居世，累辭徵辟，而潛心著述，今皆散逸，獨春秋諸傳正議四十八卷，區存，平生精力盡在此書，皆諸公所不知者，故嘗貯以石函，鎖以金鑰，藏於玉笥，覆箱峰之北巖。近因蛟蜃作孽，水激穴開，而函露矣。深懼愚夫竊發，蓋其數未可以傳於人代，故召來命歸鑿之耳。」因相與論諸傳之得失。一仙曰：「春秋宣父手筆，不比他經，而諸儒以管窺蠡測，拘拘然指一字爲褒貶，豈聖人之心乎？大抵聖經所書，有常有變，難執一而論。首王人，次封爵，常也。主會主兵，謀縱謀逆，幾於變矣。然而託始立法，拳拳宗周，王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文武成康之威靈，儼乎其對越，撥亂反正，蓋爲天下後

世計而以為魯而作，豈聖意哉？一仙曰：「伯原公之意如何？」清碧曰：「昔人謂三傳作而春秋散，散則散矣，然三傳亦未嘗以輕議也。蓋公羊穀梁專釋經，而左氏專載事，至唐啖氏趙氏始毫分縷析，辯明義例，合三家之要而歸之一。陸淳親承趙氏之學，又著纂例，辯疑微旨，三書其文可謂粲然，而其學可謂粹然矣。宋朝諸儒所述，皆明白正大，詞嚴義密，無餘蘊，但胡康侯主於諷諫，高宗復讎，未免微有牽強處。故朱子嘗云：『胡氏說春秋已七八分，但未到灑然處，良有以也。』又若張洽之傳王氏讞議等書，皆能發先儒之未發，論其精妙，而無遺憾則未也。其至者惟伊川乎？」已而設宴，蓮豆具陳，肴則黃精玄芝，樂則朱絃綠綺，鬱金秬鬯，迭勸更酬，侍從使令，執事有恪，莫敢少釐。○飲既撤，乃重焚香篆，再進茶醕，綠衣童捧錦軸，展石卓上，命僕成遍拜坐賓，且曰：「族子此來，多生慶幸！今茲遭遇，實出宿緣，諸仙文得無動念乎？願丐珠玉數聯，俾持歸人間，以為奇玩，亦斯文盛德美事也，未審許之否乎？」皆笑曰：「吾輩久不作世人語，當何言也？」於是清碧親隸幔亭遊三字於卷端，不芒道人方方壺寫幔亭遊圖於其次。紫霄上相玉蟾白真人攜雌詞，揆天藻，述幔亭遊序一篇，文多不載。諸仙遂次第賦詩，捷若風雨，而閑閑宗師吳全節為之倡曰：

會祝蕃登侍尙方，紫壇清夜醮虛皇，李章已拜看雲賜，真境空餘煮雪房。物外烟霞端可樂，人間富貴久相忘。而翁著述遺書在，石室閒時更慎藏。

貞居外史句曲張伯雨亦賦云：

良常覽別武夷遊，為訪名山洞府幽；行處獨攜千歲鶴，歸時自控五花蚪；經多傳註真成贅，道在希夷信莫求；泉石鄉中多勝概，可能來此事藏脩。

上清外史薛玄卿繼之以句云：

綠荷衣上帶雲霞，誤入玄洲外史家；青鳥近傳王母信，蒼龍遙引木郎車；相逢只恨仙凡隔，歸去寧愁水陸除；儒道異門非確論，臨風為子一長嗟。

湖山水月道人宰淵微吟曰：

先生著述勝古人，予奪去取皆通神。獲麟聖筆久已絕，末學剽竊疇其真？惟公特起精凡例，迂誕一空穿鑿廢。奇文未許世流傳，幽隧重教石封閉。先生已是列仙儒，古體親煩漢隸書。遙知置向茆齋裏，夜夜虹光貫紫虛。

開府真人王溪月歌云，

武夷先生洞天住，閉戶窮經辯經註。東海人爭重管寧，南州士競推徐孺。尊王賤伯心何勞，詞嚴義正明秋毫。奸兮已受斧鉞戮，善也還蒙華袞褒。既成珍愛比金玉，固鎖重封葬山麓。埋藏此日闕靈蹤，誦讀何年載人腹。鬼守不謹蛟出遊，石函一夕隨奔流。先生大懼呼族子，函以土石填巖幽。因茲得至清虛境，好斷塵緣發深省。莫向人間戀火坑，幻身渾似浮漚影。玉蟾仙翁宋碩儒，上卿貴重元鉅夫。玄義詞翰古難有，伯雨文章今絕無。湖山水月烟霞老，羽客之中詩更好。虎臥龍跳筆似飛，萬斛珠璣即時掃。羣公總是宋元人，騷鬢蒼鳳爲仙真。千生萬劫難得見，如何一旦皆相親？蹇余謬忝官開府，至正年間棄塵土。武夷天目長往來，獨與而翁早爲伍。渠歸努力毋蹉跎，流光日日如擲梭。北邙山上舊墳少，聞道新墳今更多。

詩成，俱親筆一揮，文不加點。正傳玩間，忽園一道人李玉成，虛一先生趙嗣琪，金淺羽人查廣居無爲子張信甫至。伯雨曰：「奇事奇事！」遂以卷呈之。四人題詠，查先賦曰：

騎得遼東一鶴回，千年又見碧桃開。誰家小子如方朔，偷向碧桃樹下來？

無爲子詩曰：

得道俱爲蓬島客，長生已作洞天賓。如何却起凡間念，更寫雲謠贈世人？

園一先生題云：

至人收視息，恬澹養希夷。萬物皆芻狗，此身真若遺。大道無終始，時運有盈虧。寄言學仙子，試向竅中覩。

虛一亦從而作曰：

好山遠凝黛，弱水難勝載。流響聞天風，飄輪弭飛蓋。因逢世間人，聊問今何代？

寫畢，清碧笑謝，諸仙扶攜而出，僕成拜受，付製辭歸。清碧使人送出洞口，倏忽不見，回顧四山，蒼然榛莽；惟錦軸爛爛囊間。還覓小舟，尚維故處。僕成後抵家，即往玉笥覆箱之下，訪之，果有偃松欹於穴竇之側，一石函封閉甚固，爲山水所衝，欲墜未墜，橫枕松根。

僕成以繩懸下巖底，築土塞之，而加以石焉。自爾之後，容貌光澤，行步如飛，蓋咬異僕所致。越數年，乃棄妻子，攜仙跡，遊遊名山，罕與人接。惟龍虎盧大治高士，與交最密，始以卷示盧，爲盧言如此。盧遂摹三字於仙巖石間，且錄其詩文，似天師。天師求卷不能得。盧死，僕成偃偃無所依，亦化於山中。將化前一夕，風雷攝其卷去。次午竟逝。七日而顏色不變，股體不僵，目光不毀，識者以爲遇仙尸解云。

胡媚娘傳

黃興者，新鄭驛卒也。偶出夜歸，倦憩林下，見一狐拾人髑髏戴之，向月拜，俄化爲女子。年十六七，絕有姿容，哭新鄭道上，且哭且行。興尾其後，覘之，狐不意爲興所窺，故作嬌態。興心念曰：『此奇貨可居。』乃問曰：『誰氏女子，敢深夜獨行乎？』對曰：『奴杭州人，姓胡名媚娘，父調官陝西，適被盜於前村，父母兄弟俱死寇手，財物爲之一空。獨奴伏深草，得存殘喘至此。今孤苦一身，無所依託，將投水而死，故此哭耳。』興曰：『吾家雖貧賤，幸不乏體粥，荆妻復淳善，可以相容，汝能安吾家乎？』女忍淚拜謝曰：『長者見憐，眞再生之父母也。』隨至興家，復以前語告興妻。妻見女婉順，亦善視之，而興終不言其故。時進士蕭裕者，八閩人，新除耀州判官，過新鄭，與新鄭尹彭致和爲中表兄弟，因訪致和，致和宿之館驛，黃興供役驛中，見裕年少，迭宕非端士，且所攜行李甚富，乃語妻曰：『吾貧行可脫矣！』因欲動裕，數令媚娘汲水井上，使裕見之。裕果喜其豔也，即求娶爲妾。興曰：『官人必欲娶吾女，非十倍財禮不可！』裕不吝傾貲成之，攜以抵任。媚娘賦性聰明，爲人柔順，上自太守之妻，次及衆官之室，各奉綠羅一端，麝脂十帖，事長撫幼，皆得其歡心，由是內外稱譽，人無間言。其或賓客之來，裕不及分付，而酒饌之類，隨呼即出，豐儉舉得其宜。暇則躬自紡績，親織蠶絲，深處閨房，足不履外閭。裕有疑事，輒以咨之，即一一剖析，曲盡其情。裕自託得內助，而僚寮之間，亦信其爲賢婦人也。未幾，藩府聞裕才能，檄委備糧於各府。媚娘語裕曰：『努力公門，盡心王事，闔閭細務，妾可任之。惟當保重千金之身，以圖報涓埃之萬一，慎勿以家自累也。』裕領之而別，因前進宿於重陽宮。道士尹澹然見之，私語裕吏周榮曰：『爾官妖氣甚盛，不治將有性命之憂。』榮以告裕，叱之曰：『何物道士，敢妄言耶？』是年冬末，糧完回州署，時屆春暮，而裕病矣，面色萎黃，身體消瘦，所爲顛倒，舉止倉皇。同寅爲請醫服藥，百無

● 乾本無此篇。

● 華作「事」在上句。

一効，然莫曉其治疾之因。周榮忽憶尹澹然之言，具白於太守。太守以問裕。裕曰：「然！」於是謂同知劉恕曰：「蕭君臥病，皆有祟，吾輩不可坐視。」劉曰：「盍請尹道士而治之乎？」守即具幣幣，遣周榮齎詣重陽宮請澹然。澹然曰：「渠不信吾語，致有今日，然道家以濟人爲事，可吝一行乎？」便偕榮至。守出迎，以裕疾求救爲請。澹然屏人告守曰：「此事吾久已知，彼之宅眷，乃新鄭北門老狐精也，化爲女子，惑人多矣，若不亟去，禍實叵測。」守驚愕曰：「蕭君內子，衆所稱賢，奚騰此論？」澹然曰：「姑俟明朝，便可見矣。」乃就州衙後堂結壇。次日午，澹然按劍書符，立召神將，須臾辛辛張三帥森立壇前。澹然焚香誓神曰：「州判蕭裕爲妖狐所惑，煩公等卽爲勦除。」乃舉筆書檄，付帥持去，其文曰：

「上清殺伐雷府分司，照得：二氣始判，而天高地下，自此奠其儀。三才已分，而物化人生，亦各從其類。念幅員之既廣，愜狐魅之滋多，緝木葉以爲衣，冠鬻體而改貌，擊尾出火以作祟，聽冰渡水而致疑，所以百丈破因果之禪，大安入羅漢之地。再思多佞，難逃兩脚之譏。司空博聞，能識千年之怪。况蕭裕乃八閩進士，七品命官，而敢薦爾腥臊，奪其精氣，投身驛傳之卒，作配籍紳之流。恣烏合而弗慚，懷豕心而未已。綏綏厥狀，紫紫其名。過可文乎，言之醜也。郡城隍失於覺察，權且姑容。衛土地乃爾隱藏，另行究治。」青丘之正犯，論黑簿之嚴刑，押赴市曹，斃於雷斧，使虎威之莫假，庶兎悲而有懲。九尾盡誅，萬劫不赦。耀州衛速令清靜，新鄭驛永絕根苗，長閉鬼門之關，一準酆都之律，布告廟社，咸使風聞！」

俄而黑雲滃墨，白雨翻盆，霹靂一聲，媚娘已震死闌闌矣。守率僚屬往視，乃真狐也；而人憫體，猶在其首。各家宅眷，急取其所贈諸物觀之。其綠羅則芭蕉葉數番，臙脂則桃花瓣數片，以示於裕。裕始釋然。尹公命焚死狐，瘞之僻處，鎮以鐵簡，使絕跡焉。然後取丹砂蟹黃篆箱與裕服，而拂袖歸山，飄然不顧矣。裕疾愈，始以娶媚娘事告太守，遣人於新鄭問黃輿。輿已移居，家道殷富，不復爲驛卒，蓋得裕聘財所致耳。始略言嫁狐之實於人。詢者歸，具以告太守。衆乃信狐之善惑，而神澹然之術焉。

● 華作「安得遽有此論哉。」

● 華補「其。」

剪燈餘話卷四

盧陵 李昌祺編撰

洞天花燭記

天曆二年，己巳之歲，於潛秀才文信美偶出遊，至半道，忽有二使，布袍葛履，聯袂而來，長揖於前曰：「華陽文人薰沐奉請。」文倉卒辭避曰：「信美，天目之鄙人，華陽地肺之巖境，仙凡既隔，造詣何由？」二使曰：「已辦軒車，願無多讓。」遂與同行。果有竹兜子一乘，候道左。信美既上，昇去如飛，頃刻即至。使者偕信美入。丈人玉冠綉衣，乘簡出迓，且致詞云：「僭越奉邀，曲承枉顧，幸勿以率率見罪也。」與之抗禮，並坐於堂。茶罷，出杯珍饌羅列，丈人親執盞於信美前曰：「老夫叨處洞天，久思閑逸，而男婚女嫁，尙爾關心。今弱息及笄，議姻饒澤，將納其次子爲婿，佳期式屆，聘禮已臨，諸事皆備，惟回書未得人耳。稔聞名士尤擅才華，特此攀迓，無非借重。」命左右取筆硯，箋置於几案之上。信美肘若神運，思如泉流，揮灑無停，略不經意。其詞曰：

福地陰陽合，洞天諧二聖之緣；龍池歲月深，水府締萬年之好。專憑兔穎，虔復鸞絨。恭維震澤主者，順濟昭祐，王親家闕下，乾坤粹氣，星斗寒芒，果證真仙，受穹質於上界；位齊海濱，騰顯號於明時。爲霖運仁靜之施，體道存智動之用，涓流必納，廓其量於有容；衆派爰歸，匯其涯於無際；久著朝宗之望，夙推潤下之功。視事坐魚鱗堂，班行肅睦；休退宴玳瑁殿，歌舞嬋妍。官聯天上之豪華，廟食吳中之綿遠；民虔崇於香火，世尊仰於威靈；福祿攸同，商農均賴。某志耽冲素，體法謙虛，通籍金門，生殺忝司於下土；秉鈞玄省，朝參幸近於清光。既交隣壤之歡，仍羨華腴之盛。如令嗣某顯昂聞望，尤爲白面綉衣郎。小女某婉婉聽從，詎謂紅樓富家女。仁厚慕象賢之公子，肅雅愧下嫁之王姬；自顧何人，敢辭非耦。宜其家，宜其室，納徵式謹於初盟。投以桃，投以李，將意莫酬於厚贐。長春不老，永世齊芳。

丈人讀既，稱數再三，遂留宿以光華燭之會。於是遣价齋書，徧請附近洞府羣仙，壯觀禮席。至日駢集，車馬之多，旗麾之盛，蓋世所未有。丈人頂九旒之冠，佩五嶽之圖，被赤霜之服，肅容於別殿。俄而千騎萬騎，疊鼓鳴笳，翠蓋文旂，擁雕鞍之先後，繡裳袞服，儼珠履之尊崇；燈燭輝煌，笙歌嘹亮。侍者報新婿及門，羣從起迎，引入幕次。忽內間傳命，索催妝詩甚急，而婿所帶相行之人，艱澀殊甚。從者數十輩，絡繹不絕。婿緝知信美在座，私下遣人致浼。信美即代爲之詩曰：

玉鏡臺前鞚綠鬟，象牙梳滑墜床間；寶釵金鳳都簪遍，早出紅羅繡幔看。

十八髮多氣力嬌，妝成不覺夜迢迢；風流自有張生筆，留取雙眉見後描。

媒將以入，衆皆喝采。但見紅妝百隊，畫燭兩行，簫管喧闐，香風澹蕩，引婿入洞房合卺。執事者又忘將撤帳文來，左右皆失色。婿呼媒耳語，復使出致浼信美。信美立撰付之曰：

伏以網緼未判，固溟滓之無形；清濁既分，便剛柔之有對。粵從開關之始，已生配匹之名，至道所存，大婚尤謹。恭維震澤新婿，郎君華陽元姬淑女，早鍾間氣，夙孕真姿，禮樂文章，端可作吳綵鸞之倩；工容言德，允宜爲王君迥之妻。緋桃自泛於靈源，紅葉肯題於流水；天作之合，神相其成；惟化工不離於陰陽，而道妙造端乎夫婦。曲房窈窕，羅幃翠被，鬱金香盛，服輝光火；浣單衣，繡方領，揭蓋露珠冠之飾，交杯互玉學之嘗。錦褥平鋪，歇襯金蓮之屐；黛螺濃染，輕描僊月之眉。二姓百年，一雙兩好，燕婉既諧於伉儷，綢繆宜合於瑟琴。予以采蘋，予以采蘋，克謹烝嘗之薦；載弄之瓦，行齊筦簞之祥。合歡詎讓於名花，並蒂宛同於奇果；嘯噓似朝陽之鳳，嗚嗚類春渚之鴻；響動幃屏，幔燈龍鱗之輕細；夢回鴛枕，口含雞舌之芳馨；奇逢已遂於結褵，善頌更陳於撤帳，請歌詞語，庸助歡聲。

撤帳東，羅幃繡幕圍春風。唐李賀紅綻櫻桃含白雪，唐李商隱元精耿耿貫當中。唐李賀

撤帳西，歌舞留人月易底。唐音儲光羲驚起芙蓉睡新足，唐李賀倚風晴態被春迷。唐雍陶

撤帳南，新人橋上著春衫。唐李商隱雲鬢半偏新睡覺，唐白居易斷腸春色在江南。唐韋莊

撒帳北雲樓半開壁斜白。唐李賀小語低聲問玉郎，唐裴諱春色惱人眠不得。宋王介甫撒帳上兩兩紅妝笑相向。唐崔顥淡雲輕雨拂高唐，唐李商隱睡覺不知新月上。唐陸龜蒙撒帳下滿山明月東風夜。唐韓偓冰簟銀床夢不成，唐溫庭筠美酒清歌曲房下。唐李頎

伏願撒帳之後，姑嫜交慶，家室攸宜；一掬瓊漿，謾說裴航之奇遇；五雙白璧，可知雍伯之陰功。縱石爛而海枯，諒天長而地久！
螽斯秩秩，麟趾振振！

奈何！壻之償相，多作吳語，不善於讀，復傳呼文秀才。既抵內寢，則珠玉相輝，綺羅交映，桃腮杏臉，粉頸酥胸者，不知其幾千百人。日非女與壻對坐象床，斷不能辨其孰為新婦也。信美抗聲朗誦，從容閑雅，抑揚高下，甚得其宜。聽者齊聲道好，禮成而出。須臾，壻遣媒致利市冰絹二匹，明珠二顆。信美拜受，便赴禮筵。所設皆非煙火之食，不能名識。丈人徧告坐賓，贊譽信美之才調，且作而言曰：「惟茲嘉禮，曠劫罕遇，今文士賁臨，羣仙光降，願留珠玉以為洞天之重，不識可乎？」信美乃獻洞天花燭詩曰：

玄黃初分闕靈壤，峭壁穹崖絕來軌；深巖不遺俗人到，窈窕惟宜法宮啟。重重疊疊峙華構，畫棟凌霄挂金榜；丈人華蓋鈞軸相，佐治蓬萊生殺掌，神明自與世塵異，婚嫁本無情欲想。陰陽動靜含橐籥，示有耦配非惚恍；高閑孰是可对震澤尊，居百川長。時良日嘉車輛多，瓊樹瑤柯頓成兩。烹龍魚鳳設賓筵，考鼓錘鐘震鸞響。窈子凡陋忝司筵，利市平分珠與鏹，雍容喜得圓衣冠，儻相寧期近屏帳。庭丁絡繹進珍羞，座客紛紜雜談講；飲河鼯鼠愧盈腹，止魯鷄鶩慚厚享；幸觀花燭獻新篇，留與千年洞天賞。

衆賓傳玩，咸贊瓊奇，宴罷酒闌，扶攜而出。明日，丈人於玄清內殿，特待新壻，專命信美陪席。信美固讓不敢當。翁壻交請，乃就坐。酒三行，美人捧紅羅二端，文錦二匹為謝。既終宴，遣前二使送出還家，家人驚怪，失已半月矣。信美悉衷諸物貨賣，遂成富室，子孫甚盛，號遇仙文氏。於潛人至今稱之不絕。

泰山御史傳

宋珪字孟瓚，山東之益都人。世農家，至其父始讀書為賧儒。珪生而俊偉，長而端嚴，能勤於學，日記數千言，居貧自食其力，纒困

里間，以教授爲業，非義不爲人敬憚之。省臣以孝弟力田薦不報。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言其守節靜退，不求仕進，宜用以勵奔競，又不報。珪皆漠如也，性嚴毅，不能容人之過，每面折之，至顏頰髮指，不少恕，而人亦服其規誨，無有與之爲怨者。至正二十年秋八月，望，珪居家，忽見黑雲四合，迷亘其屋，旌幢應節，擁一神人，若凡間貴官之狀，呼珪出曰：「嶽帝聞子經明行脩，不偶於世，特召子爲泰山司憲御史。」珪莫測所以，俯伏聽命，神人即宣制曰：

東嶽天齊大王府，蓋開備束帛以徵賢，朕每艱於得士。正朝綱而執法，汝克稱於其官。顧茲耳目之司，實荷聰明之寄，旁求草澤，峻陟華階，儒士宋珪，公直以無私，剛嚴而有斷，方篤志探詩書之蹟，而含章著易象之貞，安貧以樂羶瓢，味道而甘草布，顯榮常在於身後，優除真拜於烏臺，糾察每侍於帝傍，議論竚聞於白簡，期邁纜轡，范滂之右，肯居乘驄，桓典之間，正色而諛佞，寒心，飛章而奸回破膽，毋負清華之選，因酬特達之知。於戲！斧鉞下青冥，祿未沾於人世，繡衣立霄漢，名更重於俗宗，咨爾夙儒，服我新命，可拜司憲御史！

聽畢，珪再拜曰：「帝命有嚴，其何敢避？但乞少緩耳。」神人頷之，反旆而去。珪知必死，即處置家事，沐浴更衣，迨夜半逝矣。又數年，其友秦軫罷閩中尉，歸次秦州，遇珪於逆旅，相與道舊，沽酒而飲之。軫審知爲鬼，且悉其死時事，因問曰：「地下官府與人世類乎？」珪曰：「吾與君幽明異路，亦何用知？然念舊交，復是儒者，說亦何害大抵陰道，尙嚴，用人不苟，惟是泰山一府，所統七十二司，三十六獄，臺省部院，監局署曹，與夫廟社壇壝鬼神，大而冢宰，則用忠臣烈士孝子順孫，其次則善人循吏。其至小者，雖社公土地，必擇忠厚有陰德之民爲之，而尤重詞職，向修文館缺官，遍處搜訪，不得其人，亦有薦三數公者，雖甚文采，而在世之時，不脩士行，或盜名欺世，或昧己瞞人，狗媚狐趨，皆有疵之可議，不得已就其中擇彼善於此者一人爲司言上卿。近又被墓壘塚伯訴其生前撰述死者銘誌不實，廣受潤筆之資，多爲過情之譽，以真亂贗，以愚爲賢，使善惡混淆，冥官最所深惡，往往照依綺語妄言律科罪，付拔舌地獄施行。此爲儒者深戒，雖有他美，莫得而贖焉。聖帝以其近臣，曲加貸宥，而復荒迷杯杓，失誤表文，罪無貫盈，讒賊共憤，吾糾而彈之，天齊震怒，遂下於獄，隨即奏聞上穹，已正典憲。汝可錄吾彈文，歸示鄉里，使知幽冥法度，更是謹嚴，凡在章述，務悻誠實，不可謂生前作

事地府罔知。度人經云：「諸天記人功過，毫分無失，斷非虛語也。」即出藁使抄之，文載於此。

泰山司憲御史臣宋珪爲糾覈事：臣聞設職建官，本陰陽之通制。操觚執翰，實臣子之當爲。苟廢務以懷奸，必正名而論罰。罪莫大於慢上，律莫重於欺君，惡既難容，討奚容後！照脩文館司言上卿某人，庸庸俗士，質質迂儒，生前誤玷於清流，巧於諛墓。死後謬馳於雅望，善於得名。妄矜權詞之才，猥試鉛刀之利，披自下鬼，擢於近臣。乃被塚伯之訟言，合在獄卒之投界，過蒙厚宥，特賜保全。所宜竭力宣忠，感恩圖報。而本官虎皮羊質，狼子野心，弗思載筆攜詞，盡其職業。惟務飲酒食肉，苟度歲時。以僂蹇爲當然，率輕狂而自若。蹤跡詭秘，賄賂公行。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粉身不足以勝其誅。旁若無人，自知有己。怙終不省，累惡不悛。乃於聖帝降誕之辰，神鬼而入稱賀，三界之靈畢集，列獄之使偕來。鐘鼓在懸，冕旒升殿，進表文而祝頌，獻禮制之故常。却乃連日醞酣，臨期失誤。使百辟倉皇，駭愕以失色。聚衆人捏合，撥拾以成文。悛慢不恭，肆刑書之具在；勸懲示戒，蓋王法之必誅。再照司言亞卿某人，視猶心腹，事若父兄。進拔出於其門，動靜囿於其術。每忘規諫，屢獻諂諛，立身未免於附隲，示戒固宜於連坐。合將各犯拿送，都明正其罪，以鋤奸慝，以正憲綱。緣係命官，伏候裁處！

抄畢，軫告之曰：「某忝冒士流，叨竊祿食。茲者罷職回鄉，竟不知前程之事，果必如何？今幸遇公，願乞指示！」珪曰：「天厭夷德久矣，將有真人龍興於淮泗間，君不及見。君之子孫當享太平之福。」軫曰：「若然則時事早晚大謬耶？必有兵革之禍，吾其死於兵革乎？」珪曰：「尙遠，勿慮也。」軫固問之，乃援筆寫八句云：「逢衢祿進，遇安祿槁，火馬行遲，金雞叫早，門心掘井，花首去草，左陰右陽，後釋前老。」竟莫曉其所說，遂收置囊中。復謂軫曰：「珍重故人，勉旃爲善！」遂揖別而去，倏然不見。其後軫用薦者再起，爲衢州錄事，則逢衢祿進之說驗矣。未幾有委攝西安縣得風痺之疾，數月不愈，停俸醫治，則遇安祿槁之說又驗矣。軫甚愛其病，無何竟卒。好事者追詳其死之年，實丙午冬。丙屬火，馬首午。歿之日，乃辛酉旦，辛屬金，酉省雞。行遲言臘之盡，叫早言晨之初，悉與語合。但後四句莫喻。孰知軫任錄事時，娶一妻乃開化人，亂離不能北歸。因歸軫柩葬開化。以字觀之，門中置井成開，花頭去草成化。瘞處左則外母墳爲陰，右則妻兄墓爲陽。按山有道觀廢址，非前老之謂乎？靠山有佛堂敗屋，非後釋之懺乎？軫既殯，妻子留居墓下，遂爲開化。

● 華作「墓墓」

● 華作「得名」

● 華作「讖」

人。天朝平定羣雄，民樂熙洽，軫有孫仕至工部尙書者。珪之言雖若迂怪，然無一之不驗。是知人之窮通出處，壽夭興衰，生死葬埋，皆有一定之數，莫得而改移。或者乃欲以智力勝之，多見其不知量矣。

江廟泥神記

蜀之眉州，去城一舍許，小市瀕江，人煙數百家。商賈物貨之所聚，買賣甚旺。江上古廟一區，相傳爲花藥夫人費氏之祠，迨今頗著靈迹。廟近大姓鍾聲遠者富而好禮，喜延名師。聲遠女兄有子曰謝生璉處，亦鉅室，來舅家就學。生儀容秀整，風韻清高，略無寒儒迂腐態。羣從咸喜之，相與弈棋飲酒，談笑賦詩，惟恐生之或去也。鍾西塾後，創一園特盛，建碧漪堂，水月亭，玩芳亭，醉春館，翠屏軒於其內。生愛園幽雅，寓息其間，將近暮月矣。一日偶自外回，忽見四女郎，年近初笄，娉婷窈窕，嬉戲於玩芳亭畔。生謂是諸表妹，遽前揖之，至則皆非也。女殊不羞避，笑語自若。生問之曰：『小姐輩誤此來耶？』中一人應曰：『吾姊妹東隣花氏之女也，久聞芳園勝麗，奇卉芬敷，故相攜就此一賞玩耳。不料爲郎所窺，幸無深訝。』生意其鄰居女子相往還，亦不以爲怪矣。至夜將睡，忽聞窗櫺軋軋作聲，若有人敲推者。起視乃日間所見諸女之一，闖然入戶，向生施禮和顏悅色，款語低聲，云：『奴等蒲柳陋賚，丹鉛弱質，偶得接見於光範，陡然忽動其柔情，莫或自持，是不可忍。故冒禁而相就，遂犯禮以私奔，肅抱衾裯，祇薦枕席。』言訖即邀生入寢，相與嬉歡。生戲問曰：『彼三人何在？安得獨來？』女曰：『姑俟來宵，分此樂與諸妹耳。』遂口占一詩曰：

翠翹金鳳鎖塵埃，懶畫長蛾對鏡臺。誰束白茅求吉士，自題紅葉托良媒。蘭缸未滅心先蕩，蓮步初移意已催。攜手問郎何處好？絳帷深處玉山頹。

俄而鬼魄將低，鷄聲漸動。女攬衣起曰：『奴回也。』遂悄悄而去。翌晚，生熟麝焚蘭，啟窗相候，女果共一人至。笑撫生曰：『昨夕之歡，願推小妹。』仍顧妹云：『汝善事郎君，好好做新人也。』緩步而出。其妹共生親妮語，笑綢繆，並枕同衾，一如姊妹。妹性慧黠，

● 乾無「商賈甚旺……江上」十三字。

● 乾無「迄今」

● 乾無「略無寒儒迂腐態」

● 乾作「同衾並枕」

親妮綢繆「無「語笑」二字。

亦復能詩，卽爲詩以贈生云：

赤繩緣薄好音乖，姊妹相看共此懷。偶伴姮娥辭月殿，忽逢儒僊拜雲階。春生玉藻垂鸞帳，香噴金蓮脫鳳鞋。魚水交歡從此始，兩情願保百年諧。

吟罷，女迺還告曰：生囑之再至。女曰：『勿多言，管不教郎獨宿也。』是夕大姊又送三姨至，生欲俱留之。辭曰：『待君爲四度新郎之後，妾姊妹當分侍幃房，周而復始耳。』生卽與三姨狎，且索其詩。答曰：『愧無七步之才，又非二姊之敵，安有此能乎？』生固求之，乃吟曰：

蘭房悄悄夜迢迢，獨對殘燈恨寂寥。湖信有期應自覺，花容無媚爲誰銷？愁顰柳葉凝新黛，笑看桃花上軟綃；夙世因緣今世合，天教長伴董嬌嬌。

須臾，雨散雲收，河斜斗落，殘妝尙在，鬢亂釵橫，欵袂而起，謂生曰：『今夕四姨與郎爲耦，吾姊妹不可俱出，大姊當送之至耳。』次夜二更，四姨果盛飾，偕姊就生，行夫婦之禮，設山海之盟，密訴幽情，亦成近體曰：

每到春時懶倍添，綠窗慵把綉針拈。奇逢詎料諧鴛耦，吉卜寧期叶鳳占。鬢亂綠鬟雲擾擾，手籠紅袖玉纖纖。明珠四顆皆無價，誰似郎君盡得兼？

由是之後，羣女分番，每夕二人侍寢，生私念白面書生，獲此奇遇，一之已罕，况乃四焉。因作峨眉眉古意一篇以白慶。詩曰：

● 乾作「河橫斗落，欵袂而起，略整殘妝」謂生曰…… ● 乾作「以白面書生」無「私念」二字。 ● 乾無「一之已罕」

罕况爲四焉……詩曰「亦無峨眉古意」詩全文及「既成黨以少女」一段文字作「濃情媚意，春戀日深，依翠偎紅，醜醜不暇，但願學鸞鷺之老，不願聽子規之啼矣。夫何好景難留，佳期易阻，將及月餘，父母促生歸娶。諸女聞之，皆來就別，會宿書齋。生一一溫存

式均其惠。將曉，大姊謂生曰：「奴四人爲堂姊妹，皆閨閣處子。昨偶窺園，遂沾多露，荷蒙不棄，均辱深憐。方請抗體，忽見叱離，悠悠長恨，此何亟也。然使終念舊歡，幸莫遐棄，成親之後，求便重來，奴姊妹當企踵盱衡，候耶於翠屏軒下耳。卽披金掩鏡一隻致贈。」三姊

亦以翠銀鑲耳鐙……下同。

亦以翠銀鑲耳鐙……下同。

峨眉古郡天下雄，煙霄雪嶺百千峯。鳥道縈紆通劍外，狼煙迢遞逗蠻中。巴江蜀水人間險，魏道滇池化外通。九姓羌夷來部落，諸蕃巢穴入提封。提封形勝稱吾土，畫戟朱門不可數。汗血名駒白日調，繭栗肥牛清夜煮。交衢開市馳輕轂，廣廈喬林開別墅。揚鞭馬上揖相逢，投果車中目相許。少事豪華厭俗塵，惟將詩酒樂閑身。腰橫寶帶齊誇俊，家賜銅山不長貧。寶帶銅山容易得，難買嫵娟好顏色。寧期向月得窺囊，詎料看花遇傾國。傾國傾城絕世顏，水蒼刻劍赤瑛環。美目盈盈秋水，長眉淡淡掃春山。春山八字爭妍媚，姨姨妹妹皆殊麗。凝妝謾羨翠樓娼，薦枕徒聞紅拂妓。琥珀枕邊盟誓存，玳瑁簾前燭燼昏。戀戀柔情隨暮雨，依依好夢逐朝雲。解珮遺香鎖未耦，調鉛傅粉忍拋葦。菱花明鏡當窗照，柏子奇香熏袖薰。奇香縹緲滿蘭房，終宵達旦恒芬芳。眞眞燕燕排魚隊，小小鶯鶯列鴈行。魚隊鴈行陪鴈侶，鳳管龍笙作龍語。褪出鷄頭帶笑捫，奪得鸞鏡稱嬌與。露重星稀銀漏沉，並蒂芙蓉籠錦衾。薰嬌藕嫩美同貌，蘭香薰馥美同心。醞藉風流多態度，回畫爲宵豈相妬。密約應愁阿母猜，幽懷肯向傍人訴。幽懷密約付誰知，天長地久萬年期。願爲蝴蝶長相逐，願爲鴛鴦免別離。卓氏文君異閭里，南威西子非同氣。窈窕娉婷出一門，一門四妙兼雙美。踽踽涼涼遊子妻，鴛鴦獨只孤栖。腸斷愁聽子規鳥，春來春去樹梢啼。

既成，寫以示女。女競觀傳玩，齊口稱揚，以爲寡和之作。獨大姨默然久之，而歎曰：「奴四人爲堂姊妹，皆闈閣處子。尙未議姻。昨偶窺園，遂沾多露，荷蒙不棄，特賜深憐。第恐歲月難留，佳期易失，郎未至於娶婦，妾未得以從人。織錦寄夫，謾有若蘭之技；離魂奔壻，苦無倩女之能。徒使鸞鳳分飛，燕鴻交避，悠悠長恨，耿耿遐思。靜念今日之深歡，恐成他日之大禍也。」諸妹聞之，亦皆歛容而退。又歲餘，父母果遣人取生回畢姻。女聞之，皆來就生爲別，會宿書齋。生一一溫存，式均其惠。將曉，四姨謂生曰：「大姊往日之言驗矣。以冥數計之，尙有一年緣分未盡，所願好合琴瑟，和諧伉儷，人生至樂，莫過此時。曲念寒微，莫相棄背。成親之後，求便重來，奴姊妹尙當企踵盱衡，候郎於翠屏軒下耳。」卽拔金掩鬢一雙致贈。三姊亦以翠釧銀鐲耳環奉生，上曰：「歸遺細君，少結縈戀之意。」各灑淚而別。生收拾於書籠中，抵家而婚期逼矣。燕爾既畢，家室甚宜，然四女之思，亦未嘗置。滿月後，妻歸寧，生孤枕獨宿，忽夢與四女相見，交會如常時。三姨起曰：「與郎久別，無以爲歡，請作回風之舞。」於是展翠衣，翻羅袖，雖趙飛燕之輕盈，公孫氏之神捷，未足以擬其

奇妙也。舞罷，大姊乃作回風之曲曰：

有淑人兮邦之媛，珮明月兮紉。蘭荃颺輕驅兮掌上，翻長袖兮筵前。初鴻驚兮巧周旋，忽鸞舉兮何踟躕？雲鬢墜兮玉珥，文席委兮珠鈿。羌宛轉兮妖且妍，奇蒐敵兮妙莫傳。倏低昂兮既罷，良夜兮如年。

二、姨四姨亦相謂曰：『式歌且舞，足慰此離，吾與若當何爲乎？』因取玉簪付之曰：『妹深善於此，願勿靳焉。姊倚歌而和，不可乎？』妹躍然曰：『有是哉！』逡巡三奏，其音滑而和，婉而嬌，幽怨而闌，似夕露之凄寒，如秋雲之乘鮮，飄也。姊亦歛黛，謳而和焉。歌曰：

①玉指兮冰容，寫幽思兮訴深衷。弱媚兮餘音，駐綵雲兮明月中。

再歌曰：

珠露零兮簫韻清，幽修鳳語兮和且平。歡樂未極兮空復情。

三歌曰：

紫簫咽兮夜無譁，寶篆微爇兮燭垂花。河欲浚兮夜欲闌，聊逍遙兮暫爲歡。脫花鈿兮收明璫，舒衾襦兮歸洞房。齊交頸兮如鴛鴦，銀漏短兮歡娛長，但悲白日兮上扶桑！

正傾聽間，忽角起譙樓，鐘鳴梵宇，推枕欠伸，乃是南柯一夢。而且俱憶其詞，因起而錄之。即托以卒業往舅家。諸女幸生再至，眷顧倍加於昔。生與說夢中事，女曰：『此夫婦相念之深，故形諸夢寐，無足怪者。』生女留戀，只在齋房中，凡半月餘，不與舅相見。舅疑之一夕潛出，窺生所爲。只②見生共諸女玩月，談笑方濃。遽入呼生，倏然驚散，隨加詰問，終不肯言其詳。舅謂始曰：『園圃寬闊，竹樹繁多，豈無花月之妖，或有水石之怪。』璉又英俊，人③物整齊，豈不爲其所惑？急須遣歸，恐久則致疾也。』乃令僕送生還。既抵家，不半載，以思女之故，果成重疾，神情恍惚，言語支離，伏枕掩淹，久而不愈。聲遠躬往視之，備以前事告於生父母。生父詢問再三，乃吐實，且

● 乾作「紉」。

● 乾無「四腕亦相謂曰……當何爲乎」二十一字。

● 乾無「一再歌歌詞」。

● 乾無「只」。

● 乾無「人物整齊」。

出所得詩及金掩覆等物。視之皆泥捏成者。父知其被藏，乃偕舅訪於園中，並無蹤跡。因往花藥廊下窺，過東廊一小室，幃幔蔽虧，人跡稀到，揭而觀之，題曰巫山神女之位，題四美姬像於其中。東坐者失一掩鬢，右二人臂缺二縷，耳亡雙環。左一人面脫花鈿兩枚。其父大驚，取泥捏之物，置於舊處，皆吻合。即手碎其像，命僕沉之江中而歸。自此月餘，生疾亦愈，怪迷遂絕。

芙蓉屏記

至正辛卯，真州有崖生名英者。家極富，以父蔭補浙江溫州永嘉尉。攜妻王氏赴任，道經蘇州之圖山。泊舟少憩，買紙錢牲酒，賽於神廟。既畢，與妻小飲舟中。舟人見其飲器皆金銀，遽起惡念，是夜沉英水中，并婢僕殺之。謂王氏曰：「爾知所以不死者乎？我次子尙未有室，今與人撐船往杭州，一兩月歸來，與汝成親。汝即吾家人，第安心無恐！」言訖，席捲其所有，而以新婦呼王氏。王氏佯應之，勉爲經理，曲盡殷勤。舟人私喜得婦，然漸稔，不復防閑。將月餘，值中秋節，舟人盛設酒肴，雄飲痛醉。王氏伺其睡沉，輕身上岸，走二里，忽迷路，四面皆水鄉，惟蘆葦菰蒲，一望無際。且生自良家，雙鬢纖細，不任跋涉之苦。又恐追尋者至，於是盡力而奔。久之東方漸白，遙望林木中有屋宇，急往投之。至則門猶未啟，鐘梵之聲隱然。少頃開關，乃一尼院，王氏徑入。院主問所以來故，王氏未敢以實對，給之曰：「妾真州人，阿舅宦遊江浙，挈家皆行。抵任而良人歿矣。孀居數年，舅以嫁永嘉崔尉次妻。正室悍戾難事，簪辱萬端。近者解官，州次於此。因中秋賞月，命妾取酒杯，不料失手墜金盞於江，必欲置之死地，遂逃生至此。」尼曰：「娘子既不敢歸舟，家鄉又遠，欲別求四偶，卒乏良媒，孤苦一身，將何所託？」王惟涕泣而已。尼又曰：「老身有一言相勸，未審尊意如何？」王曰：「若吾師有以見處，即死無憾！」尼曰：「此間僻在荒濱，人跡不到，妾封之與隣，鷗鷺之與友。幸得一二同袍，皆五十以上。侍者數人，又皆淳謹。娘子雖年芳貌美，奈命蹇時乖。盍若捨愛離癡，悟身爲幻，披緇削髮，就此出家，禪榻佛燈，晨餐暮粥，聊隨緣以度歲月。豈不勝於爲人寵妾，受今世之苦惱，而結來世之仇讎乎？」王拜謝曰：「是所志也。」遂落髮於佛前，立法名慧圓。王讀書識字，寫染俱通，不期月間，悉究內典。大爲院主所禮待。凡事之巨細，非王主張不敢輒自行者。而復寬和柔善，人皆愛之。每日於白衣大士禮前百餘拜，密訴心曲，雖隆

寒暑弗替。既罷，卽身居奧室，人罕見其面。歲餘，忽有人至院，隨喜，留齋而去。明日持畫芙蓉一幅來施，老尼張於素屏。王過見之，識爲英筆，因詢所自。院主曰：『近日檀越布施。』王問檀越何姓名，今住甚處，以何爲生？曰：『同縣顧阿秀兄弟，以操舟爲業，年來如意。人頗道其劫掠江湖間，未知誠然否？』王又問亦嘗往來此中乎？曰：『少到耳。』卽默識之。乃授筆題於屏上曰：

少日風流張敞筆，寫生不數今黃荃。芙蓉畫出最鮮妍，豈知嬌艷色來抱死生冤。粉繪淒涼餘幻質，只今流落有誰憐。素屏寂寞伴枯禪，今生緣已斷，願結再生緣。

其詞蓋臨江仙也。尼皆不曉其所謂。一日，忽在城有郭慶春者，以他事至院。見畫與題，悅其精緻，買歸爲清玩。適御史大夫高公納麟退居姑蘇，多慕書畫。慶春以屏獻之。公置於內館，而未暇問其詳。偶外間，忽有人買草書四幅。公取觀之，字格類懷素，而清勁不俗。公問誰寫？其人對是某學書。公視其貌，非庸碌者，卽詢其鄉里姓名。則燈頰對曰：『英姓，崔字俊臣，世居眞州，以父蔭補永嘉尉。累赴官，不自慎重，爲舟人所圖，沉英水中。家財妻妾，不復顧矣。幸幼時習水，潛泅波間。度既遠，遂登岸，投民家，而舉體沾濕，了無一錢在身。賴主翁善良，易以衣裳，待以酒食，贈以盤纏。遺之曰：『旣遭寇劫，理合聞官，不敢奉留，恐相連累。』英遂問路出城，陳告於平江路。今聽候一年，杳無消耗，惟賣字以度日，非敢謂善書也。不意惡札上徹鈞覽。』公聞其語深憫之，曰：『子旣如斯，付之無奈！且留吾西塾，訓諸孫寫字，不亦可乎？』英幸甚，公延入內館，與飲。英忽見屏間芙蓉，泫然垂淚。公怪問之，曰：『此舟中失物之一。英手筆也，何得在此？』又誦其詞，復曰：『英妻所作。』公曰：『何以辨識？』曰：『識其字畫，且其詞意有在，眞拙婦所作，無疑。』公曰：『若然，當爲子任捕盜之責，子姑秘之。』乃館英於門下。明日密召慶春問之。慶春云：『買自尼院。』公卽使宛轉詰尼得於何人，誰所題詠。數日報云：『同縣顧阿秀捨院，尼慧圓題。』公遣人說院主曰：『夫人喜誦佛經，無人作伴。聞慧圓了悟，今禮爲師，願勿却也。』院主不許。而慧圓聞之，深欲一出，或者可以藉此復讎。尼不能拒。公命昇坐，俾夫人與之同寢處，暇日問其家世之詳。王飲泣以實告，且白題芙蓉事。曰：『盜不遠矣。惟夫人轉以告公，脫得罪人，洗刷前恥，以下報夫君，則公之賜大矣。』而未知其夫之故在也。夫人以語公，且云：『其讀書貞淑，決非小家女。』公知爲英妻無疑，屬夫人善視之，略不與英言。公廉得顧居址出沒之跡，然未敢輕動。惟使夫人陰勸王蓄髮，返初服。又半年，進士薛理溥化爲監察御史，按郡。溥化高公舊日屬吏，知其敏手也。且語溥化掩捕之，敕牒及家財尚在，惟不見王氏下落。窮訊之，則曰：誠欲留以配次男，不復防備，不期當年八月中秋逃去，莫知所往矣。溥化遂置之於極典，而以原贖給英。英

將辭公赴任。公曰：「待與足下作媒，娶而後去，非晚也。」英謝曰：「糟糠之妻，同貧賤久矣。今不幸流落他方，存亡未卜。且單身到彼，遇以歲月，萬一天地垂憐，若其尙在，或冀伉儷之重諧耳。感公恩德，乃死不忘，別娶之言，非所願也。」公悽然曰：「足下高誼如此，天必有以相祐。吾安敢苦逼，但容奉饌，然後起程。」翌日開宴，路官及郡中名士畢集。公舉杯告衆曰：「老夫今日爲崔縣尉了今生緣。」客莫喻。公使呼慧圓出，則英故妻也。夫婦相持大慟，不意復得相見於此。公備道其始末，且出芙蓉屏示客。方知公所云「了今生緣」，乃英妻詞中句，而慧圓則英妻改字也。滿座爲之掩泣，歎公之盛德爲不可及。公贈英奴婢各一，津遣就道。英任滿，重過吳門而公薨矣。夫婦號哭如喪其親，就墓下建水陸齋三晝夜以報而後去。王氏因此長齋念觀音不輟。眞之才子陸仲暘作畫芙蓉屏歌以紀其事，因錄以警世云。

畫芙蓉，妾忍題屏風！屏間血淚如花紅。敗葉枯梢兩蕭索，斷繡遺墨俱零落。去水奔流隔死生，孤身隻影成飄泊。成飄泊，殘骸向誰託？泉下遺魂竟不歸，圖中豔姿渾似昨。渾似昨，妾心傷，那禁秋雨復秋霜。寧肯江湖逐舟子，甘從實地禮醫王。醫王本慈憫，慈憫憐羣品，遊魄願提撕，筑癢賴將引。芙蓉顏色嬌，夫婿手親描。花萎因折蒂，榦死爲傷苗。藥乾心尙苦，根朽恨難消。但道章臺泣韓翃，豈期甲帳遇文簫。芙蓉良有意，芙蓉不可棄。幸得寶月再團圓，相親相愛莫相捐。誰人聽我芙蓉篇，人間夫婦休反目，看此芙蓉眞可憐。

秋千會記

元大德二年戊戌，李羅以故相齊國公子拜宣徽院使。奄都刺爲僉判，東平王榮甫爲經歷，三家聯住海子橋西。宣徽生自相門，窮極富貴，宅第宏麗，莫與爲比。然讀書能文，敬禮賢士，故時譽翕然稱之。私居後有杏園一所，取「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花卉之奇，亭榭之好，冠於諸貴家。每年春，宣徽諸妹諸女邀院判經歷宅，於園中設秋千之戲，盛陳飲宴，歡笑竟日。各家亦隔一日設饌。自二月末至清明後方罷，謂之秋千會。適樞密同僉帖木爾不花子拜往。過園外，聞笑聲，於馬上欠身望之，正見秋

● 乾作「陰」

● 乾作「遊」

● 乾作「住」

千競蹴，微闌方濤。潛於柳陰中覷之，覷諸女皆絕色，遂久不去。爲闌者所覺，走報宣徽，索之亡矣。拜住歸其白於母，母解意，乃遣媒於宣徽家求親。宣徽曰：『得非窺牆兒乎？吾正擇婿，可遣來一觀。若果佳，則當許也。』媒歸報同會，飾拜住以往。宣徽見其美少年，心稍喜。但未知其才學，試之曰：『爾喜觀秋千，以此爲題，菩薩蠻爲調，賦兩詞一闕能乎？』拜住揮筆以國字寫之曰：

紅綉畫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雙起。誇俊要爭高，更將絛繫牢。牙床和困睡，一任金釵墜。推枕起來遲，紗窗月上時。

宣徽雖愛其敏捷，恐是預擇，或假手於人。因盛席待之，席間再命作滿江紅詠。宣徽拜住拂拭劍藤，用漢字書呈。宣徽喜曰：『得婿矣。』遂面許第三夫人女速哥失里爲姻。且召夫人并呼女出，與拜住相見。他女亦於窗隙中覷之，私賀速哥失里曰：『可謂門閨多喜色，女婿近乘龍也。』擇日遣禮聘物之多，詞翰之雅，喧傳都下，以爲盛事。拜住爲詞附錄於此：

嫩日舒情，韶華豔，碧天新霽。正桃腮半吐，鶯聲初試。孤枕乍聞絃索，曲屏時聽笙簧細。愛綿雲柔舌，韻東風，逾嬌媚。幽夢醒，閑愁泥。杏褪，重門閉。巧香芳韻，十分流麗。入柳穿花來又去，求好友，真無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迢遞。

既而同會豪傑，簞篋不飭，竟以墨敗，繫御史臺獄。得疾，閹閹間，以大臣例蒙疏放回家醫治。未逾旬，竟爾不起。閹室染疾，盡爲一空。獨拜住在，然冰消瓦解，財散人亡。宣徽將呼拜住回家，教而養之。三夫人堅執不肯。蓋宣徽內嬖雖多，而三夫人者獨秉權專寵。見他姬女皆歸富貴之門，獨己婿家反凋敝如此，決意悔親。速哥失里諫曰：『結親即結義，一與訂盟，終不可改。兒非不見諸姊妹家榮盛，心亦慕之。但寸絲爲定，鬼神難欺，豈可以其貧賤而棄之乎？』父母不聽，別議平章闊闢出之子僧家奴，儀文之盛，視昔有加。暨成婚，速哥失里行至中道，潛解腳絆，縊於轎中，比至而死矣。夫人以其愛女與回，悉傾嫁奩，及夫家聘物，殮之，暨寄清安僧寺。拜住聞變，是夜私往哭之。且叩棺曰：『拜住在此。』忽棺中應曰：『可開柩，我活矣。』周視四隅，漆釘牢固，無由可啟。乃謀於僧曰：『勞用力開棺之罪，我一力承之，不以相累，當共分所有也。』僧素知其厚，亦萌利物之意，遂發其蓋。女果活，彼此喜極，乃脫金釧及首飾之半謝僧。計其餘尚直數萬緡，因託僧買漆整棺，不令事露。拜住遂挈速哥失里走上都，住一年，人無知者。所攜豐厚，兼拜住又教蒙古生數人，復有月俸，家道從容。不期宣徽出尹開平，下車之始，即求館客，而上都儒者絕少。或曰：『近有士自大都挈家寓此，亦色目人，設

● 乾作「月」

● 乾作「繫」

● 華「求」上增「欲」乾亦謂「欲」

帳民間，誠有學問。府君欲覓西賓，惟此人爲稱。亟召之，則拜住也。宣徽意其必流落死矣；而人物整然，怪之。問何以至此？日娶誰氏？拜住實告。宣徽不信，命昇至，則真速哥失里。一家驚動，且喜且悲，然猶恐其鬼假人形，幻惑年少。陰使人詣清安詢僧，其言一同。及發殯，空棺而已。歸以告，宣徽夫婦愧歎，待之愈厚，收爲贅壻，終老其家。拜住三子，長教化，仕至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早卒。次子忙古歹，幼子黑厮，俱爲內怯薛帶御器械。忙古歹先死，黑厮官至樞密院使。天兵至燕，順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黑厮與丞相失列門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當以死守。」不聽。夜半開建德門而遁。黑厮隨入沙漠，不知所終。

元白遺音

至正妓人行并序

永樂十七年，余自桂林役房山。是冬邂逅一遺姬於逆旅中。雖汨沒塵土，有衰老態，然尙餘笑談風韻，猶以紫簫自隨。訪其詳，蓋大都妓人，以才貌隸教坊供奉。陵遷谷變，將落髮爲比丘尼，未果。已而轉嫁編氓，愈益淪落。今垂老無所依，隨孫就食匠營間。遂呼酒飲之，使吹數調。旣罷，因與共論曩昔。其言至正時繁華富貴，事如目睹，然每一追思，懷抱輒復作惡。豈來今往古，紅顏薄命，當如是耶！余爲低回悽然，慨歎目感其意，作長詞贈之。題曰：至正妓人行。第詞華萎弱，不足以寫其態度之萬一。憂鬱之際，取而讀之，匪慰若人，聊以自解焉耳。

柳花含露傷春老，蓮葉欺霜悴秋早。紅飄翠殞誰可方？大都妓人白頭嫗。言詞婉媚雖足愛，顏色萎摧寧再好。姿同蒲柳先凋零，景近桑榆漸枯槁。我役房山滯客邊，客邊意氣復非前。螺盃漫想紅樓飲，鴛柱徒懷錦瑟絃。晏歲荒村因邂逅，芳樽小酌日留連。陽臺楚雨情磨滅，舞袖弓鞋事棄捐。於今淪落依草木，天寒幽居在空谷。爺娘底處認墳墓，姊妹何鄉尋骨肉？初謂終身永歡笑，那知末路翻撈攬。莫惜縹囊紫玉簫，暫吹絳闕瑤臺曲。停觴起立態如癡，斂衽躊躇半餉時。凝眸徘徊傾聽久，微茫杳

● 乾作「其女也」無「速哥失里」四字。

縹度陸遲。嬌疑睨腕驚求友，嫩訝呢喃燕哺兒。巨壑潛蛟驚起蟄，危巢別鶴苦分離。分離或變成凄切，凄切愈加音愈咽。蕩子
 江湖信息稀，疲兵關塞肌膚裂。似啼似訴復似泣，若慕若怨兼若訣。孤舟嫠婦旅魂消，異域叢臣鬢毛折。參差角羽雜宮商，微
 韻紆徐巧抑揚。墜絮遊絲爭繞亂，哀蛩怨蚓互低昂。呦呦瑞鹿別靈囿，噉噉和鸞集建章。楚弄數聲諧洗滌，氏州一曲換伊
 涼。伊涼溜亮益閑暇，塢篔筍笙皆在下。瑤璃鏗鏘韻碧霄，機梭浙瀝鳴玄夜。須臾衆調多周遍，返席重論盛年話。一白千戈遽
 擾攘，幾多行輩遄淪謝。記得先朝至正初，奴家才學上頭顛。銀環約臂聯條脫，綵綫接絨綴鼠窟。博局倦餘邀伴賭，秋千蹴罷
 倩人扶。纖腰數被隣姬妬，鬢髮常煩阿姐梳。羽林英俊馳輕轂，慣向奴家通夕宿。鳳枕鴛衾肯暫辜，蜂媒蝶使交相屬。冰容反
 懼脂粉泥，香體匪籍沉檀浴。退居始替興聖班，內使傳宣又催促。宇宙雍熙百姓安，仁覃四裔覆三韓。畏居選作必闌赤，欽察
 恩深答刺罕。已見佛郎呈駭鬪，還聞緬甸貢琅玕。丹陞陔峻棲鳩鵲，素表玲瓏鏤角端。神州形勝真佳麗，鬱鬱葱葱蟠王氣。五
 穀豐登免稅糧，九重娛樂耽聲妓。廣寒宵得侍乞巧，太液晨許陪脩禊。避暑巡遊欲屆程，沿途宿頓爭除地。隨攀供奉揀娉婷，
 特敕奴家扈蹕行。鹵簿曉排仙仗發，抹倫晴鞦韆鞍乘。營間鼓鑼燕雷動，磧外氛埃掃電清。紈扇試時遠大內，花園過去是開
 平。宗王貴戚咸來會，嵩呼萬歲齊齊跪。緋纓帽妥針焦圓，黑瓣髻紉下郎銳。後先雉扇怯薛執，左右麟符火赤佩。茜屬縫袍竺
 國師，霞綃燈被天魔隊。齊姜宋女總尋常，惟口奴家壓教坊。樂府競歌新北令，勾欄情做舊西廂。院本偏蒙賞，喝采
 笙篌每擅場。渾脫囊盛阿刺酒，達拏珠絡只孫裳。胡元運祚俄然歇，遠遁龍荒棄城闕。官裏遙衝朔漠塵，哈敦暗哭穹廡月。
 壞宮畫靜著封鎖，虛室苔生罷朝調。絕徼陰森部落衰，中原頹洞烽烟襲。填溝塞壑總嫻娟，蟻蝨微軀幸瓦全。窈窕蛾眉渾懶
 畫，蹣跚繭足亦羞纏。祇園披荆思依佛，梵榻趺坐擬學禪。練衲正宜參般若，赤繩無奈墮癡緣。關心慧性非堅固，宛轉綢繆媒
 灼誤。嫁與凡庸里巷兒，流爲鄙賤糟糠婦。文禽失類偶鴛鴦，孔雀迷羣墮鶻鷲。手具盤飧奉舅姑，親操井甕應門戶。物換星移
 十載強，尊嫜俎沒蕞砧亡。屢遭疾疫男捐館，苦迫飢寒媳去房。瓦缶泥墻長是伴，瑤簪翠鈿已相忘。忍談富貴徒增感，怕說酸
 辛只斷腸。筋骸疲憊龍鍾久，里舍么娘嗤老醜。塗抹伊誰識，阿婆彈擗我自矜纖手。偷生又幸逢明代，垂死寧當正丘首。轆轤

華作「到」 華補作「宅」 華補作「煞實」 華作「徐」

頽齡諒弗多，槎牙瘦骨行將朽。歎歎古更嗟，今少日榮華晚陸沉。磨磨願毋嫌聒耳，寥寥罕遇是知音。織烏荏苒忙過隙，司馬汎瀾已濕襟。往運推移端莫挽，窮途汨沒最難禁。佳人聽我相寬慰，美貌多爲姿質累。倉皇明鏡樂昌分，纏綿層樓綠珠墜。雖云貧獨困貧乏，贏得嬌嬈到憔悴。世上浮名不直錢，盃中醇醪休辭醉。屏營拭淚起逶迤，載拜殷勤乞賦詩。土炕蓬窗愁夜夜，挑燈快讀解愁隨。那知皓首逢元稹，費用黃金鑄牧之。酒翰酬渠堪慷慨，風流千載繫遐思。

余既贈以是詩，乃起謝曰：「此元白遺意也，何相見之晚耶？老身且夕日死，當與偕焚，庶讀之於地下。」明年春，余將還京師，重往過之，則果殞矣。因誦斯藁，猶若見其俯仰語笑之態。悲夫！永樂庚子閏正月朔日，廬陵李禎識。

諸名公跋

余往來於薊門，遇老婦，行歌道中。追而問焉，則故元駙馬家妓。姓金，字芙蓉，元亡嫁爲民家。今雖貧薄，而猶不忘故態。目能道故元時事，甚悉。余因作薊門老婦歌以紀之。既數年，余友李君昌祺自廣西方伯入役房山，遇正官妓遂作長歌以贈之。其詞宏博，其意悽惋，誠得元白之遺意。披閱其味之，余因綴謬作，以附驥尾。然寂寥簡短，詞不達意，誠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矣。其詩曰：「薊門老婦歌，目行一曲斷腸多苦聲。時時掩面向人泣，泣罷從前道姓名。自言少小顏如玉，金縷羅襦鬪妝束。前朝丞相重嬌歌，教得新翻太平曲。雕房繡闥高嵯峨，五侯七貴時經過。就中豔色亦無數，俛首低鬟聽我歌。行雲斷絕梁塵起，滿座傳盃驚且喜。當筵一擲千黃金，翻惡管絃徒聒耳。只言歡樂度青春，豈識人間賤與貧？向來風景一朝異，翠鈿散落隨埃塵。况逢衰老轉蕭索，惟有茆廬傍西郭。閑來還唱舊時歌，不覺一聲雙淚落。人生安得長少年，一貧一富皆自然。鄧通鑄錢終餓死，古往今來何足憐！」永樂庚子，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修國史永豐曾棨書。

廬陵李君昌祺示余，以所作正官妓人行長詩一章。余讀之，既具知當時之事，而又喜是詩詞語之工也。蓋公爲廣西布政使，以文章政事擅名久矣。比來京師，邂逅此妓於房山道中，見其衰老，因得以詢其事，所以慨然爲賦之以詩也。嗟乎！元起沙漠，統一海宇，雖曰致治。然其制度施爲，多從胡俗，以遊畋宴樂爲務。逮乎至正之君，尤荒淫奢縱，所好者惟聲色歌舞，盤遊行幸，夜以繼日。上下相蒙，政治廢弛，盜賊蜂起，國勢不振。天乃命我太祖高皇帝，翦滅羣孽，至正遁亡，大統既正，萬方攸寧。中

國之治，悉復於古。肆我皇上即位，又整率六師，往征沙漠。凡元之遺孽，無有存者。而昔時至正之荒淫縱修，其事世人亦罕知其詳。此妓猶能歷歷道之，良可歎也。於乎！此元之所以亡也！然則公之作此，亦寧無意乎？亦曰紀其實，以補史之所不載，使後之讀者有所感發興起耳。豈他有所屬意哉？余因是喜公之志，遂爲書於其後。翰林侍講臨川王英書。

我吟白傅琵琶行，鏗然節奏絲絃聲。嗚呼！其才難再得，千載相逢李方伯，讀詩語我妓人行，不啻潯陽秋送客。問公宦轍走幽燕，道逢老妓說少年。口調紫簫吐心曲，手語未了情悽然。歌舞婉戀情悽切，寫出參差轉悲咽。流商泛徵變幽音，苦樂哀榮那可說。老夫三讀歎奇才，欲倚新聲調未諧。一妓女流何足數，感時撫事偏傷懷！公今事業光朝野，况有文章繼風雅。若爲眷此獨鍾情，莫訝江州老司馬。木天老人高廷禮書。

廣西布政使李公昌祺，郡之偉人也。以問學世其家，以文章鳴當代，故其摛詞繪句，傳誦人口，有得其篇章者，猶嚼鮮肥嚼隴炙然。今觀其所作至正妓人行，清新流麗，若寒藻之漾淪漪也。鮮澤芳潤，若光風之泛叢蘭也。釀清醞，愉快交集。凄其若零露之漙蔓草，噉乎其繁星之麗秋空也。噫，非文章之美，問學之工，能至爾哉？余讀之數過，既憫妓人當及笄之年，不能閤於禮節，以縮好名宗。復悲其中罹喪亂，不能遺外沉湎，以脫身風塵。獨幸其有所遭者，晚際聖明，得占籍編氓，享有子孫之養，終其天年。而於濱死之日，又獲公之詞翰，以宣其溼鬱，又何榮哉！或者謂公是篇，卽元白遺音。吁，蓋不深喻者也。夫襄陽錦江之句，與潯陽江頭之詞，徒悽切憤惋於離別之頃。而二妓者亦終於爲商人婦，流落天涯也。豈若斯人者，既脫身喪亂，復優游太平以卒。而又託諸翰墨者，如是其美哉！彼其但能得篇章而嘯嘷之者，亦大有徑庭矣。故評之曰：「元白之作，工於詞，而流於荒。公之作，發乎情，而歸之正也。」後之覽者，其將以爲何如？翰林修撰羅汝敬書。

吾友廣西布政使李公昌祺，示余所爲至正妓人行，凡千二百餘言。觀其橫放浩汗，若春泉注壑，潑灑而不窮。流麗動蕩，若纖雲浮空，變態而難狀。自昔文人才士，詞藻之盛，未有過於此者。嗟夫！妓人今爲民婦，有子與孫矣，尙不忘其故態，常以翫管自隨。雖老出其技，猶能使公賞惜若此，况於盛年也耶！今有懷德蘊義，砥行立名之士，欲求當代之君子，出一語以褒嘉之，且不可得。而且妓者，乃能致公聽其議論，而又重之以詩，亦何其幸哉！雖然，此未足以窺公之淺深也。公爲方面大臣，固當以功名事業自期，宣上恩德，以施惠政，使環數千里之地，悉陶於春風和氣之中。乃以其文章黼黻致治，而歌詠太平，播之金石。

傳之無窮，然後足以見公之大，若此特其緒餘耳。烏足以窺公之淺深也哉？余故書其後，使觀者知求公於彼，而不在此也。翰林侍講李時勉書。

廣西布政使李公昌祺，遇元至正，妓人於房山，命吹紫簫數曲，飲之酒，而遺之以詩，持以示余，觀其運巧思於靡鏝，出奇語於豪縱，落筆之際，必自謂元白復生，未知其孰先孰後，誠佳作也。然是妓以垂髫之齒，容色衰謝，薄試其技，尙能使人歎賞。若此，使當芳年盛色，揚袂倚市，其擲金買笑者，宜何如哉？人或謂公少負奇氣，早登顯位，固當慨然於世，以功名事業自期，何獨遇一女婦，而悽悼若是哉？此蓋未知公者也。是詩之意，惜妓不以少日從良，託之終身，徒恃容色，晚遭淪落，悔將何及！然則抱器而適用者，所貴及時自勵，卓然樹立，以表見於時，寧可貽末路之愧悔哉？故篇終歎妓，爲才質所悞，此所謂極其情，而歸之正也。是皆他人未知，而余之所獨知，因書以歸之。翰林檢討錢習禮跋。

余讀唐李頎聽董大彈胡笳之作，至「幽陰變調忽飄酒，長風吹林雨墜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每恐其盡。讀柳柳州行路難，至「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蔡扇安可常」，則歎曰：時乎不再來！今觀廣西方伯李公昌期所贈至正妓人之作，意韻俱美，可擬頎作，而春容大篇過之。妓人少爲玩己者容，中值元祚遷革，我朝承平，始克嫁爲民婦。及年邁色衰，猶以簫管自隨，從其孫應匠役於房山，獲與公遇，則亦晚矣。其真時不在來，如桃笙蔡扇者耶？董大以胡笳遇，妓人以簫管遇，頎、柳州、方伯之詩，須合而爲一時一人之作，可也。余旣玩味唱歎，得其遺音，曰：颯颯乎盛哉！遂書於左方以歸之。考功主事鄧時俊跋。

右至正妓人行一章，今廣西布政使李公昌祺所作也。公於房山遇是妓，因感其所言，賦此以贈之。出以示余。余觀之，詞意偉麗，不易得也。然亦因有感焉。夫由至正迄今七八十餘年矣。當時學士大夫，凋謝殆盡，無復有見者，而俗人妓女，往往猶存。蓋當其間，治教頹靡，上下荒於聲色，故雖久而其類尙多在也。嗚呼！其所以陵夷覆墜者，豈非其自致哉？然夫妓之早年，失身其間，遂至顛沛流落，非不幸也，亦宜也。及其晚歲，得齋聖朝德化之盛，爲婦民間，而終老於太平之日，又何其幸歟？公於一見之頃，爲之感發，而形之歌詠，蓋亦欲使觀者於此，而有所懲創也。夫豈無其意哉？賜進士及第翰林修撰蕭時中書。

廣西布政使李公昌祺，余之同年友也。常遇老婦於房山，容貌衰謝，言詞悽惋。問之，知爲至正妓人，猶善吹簫，能歷歷道

故元時事。公之所遺歌詩，詞旨精麗，音響激烈。始既欣羨其以容貌，供奉於當時。晚乃感歎其衰老而淪落於民間。設使元白賦之，亦豈能踰於是作也？嗚呼！是妓雖已衰老淪落，然猶以其薄技，獲試於至元之君。又幸遭逢聖明，享有子孫之養，以終其餘齒。而復爲名公偉人之所稱慕如此，可謂不沒矣。夫自古英才賢士，挾其所有，不克以施於世，至於泯然無聞者，蓋不勝數。宜夫李公有慨於此也。李公文章學問，固已顯聞於人。使其當制作之任，蓋將歌詠太平之鴻休，贊揚國家之盛美，以傳之於天下後世。元白烏足論哉？今觀是詩，特寄意於一時焉耳。未足以觀公也。讀者當自知之。翰林修撰周述書。

余觀廣西布政使李公所爲至正妓人行一篇，詞義深密，三復爲之起敬。雖然公之才學，豈徒工於詩歌而已哉？將必大發其蘊，以鳴國家太平之盛福，被生民於無窮，斯不愧所負任之重也。今以一妓而獲見遇於公之一賞，何其幸哉！雖老死無憾矣。世之士大夫，遇不遇也，亦猶是爾。俾或一遇於時，則生被顯榮，後垂永久。否則流落沉淪，終身不齒，良可惜哉！因妓人行，重有感焉。時永樂庚子春正月翰林編修周孟簡書。

老妓大都人亡其姓名其時則可知。嗟夫！世異勢殊，妓也華落色衰，爲編氓婦，今年七十餘，衣食於匠營，追憶往事，風流雲散，當時無復知其爲人。居閑處獨，往往心口相語，託諸簫管，則和鳴于飛之音，變而爲淒涼失羣之調。其聲呦呦然，嗚咽悽惻，若怨若訴，若悲若泣。時一響於石窩破屋之下，觸發四壁，而荒烟落日，依微慘淡之狀，又接乎莽蒼之野，閱寂之瀟。過之者日累若干人，會無一之或顧者。何意房山之役，乃有傳巖說築其人，一訪而咨，再往而賞。終其聽而爲之嗟惋不已，而歌詠之。詠歌不足則累數十百韻，抑揚反覆，悲愴激烈，益聲響而不盡。使人讀之恍然，若目擊當時事，不勝憑吊古今之遺恨。視老妓若無以爲懷者，悲夫！見而知之者，咸以爲元白遺音。嗟夫！連昌之世，琵琶之事，驗之老妓，固若不殊其詞，則慷慨悲壯，例以其人又不相上下，概無足論者。獨其人之出處進退，余不得而知也。世好言古今人不相及，觀今其人，豈其然耶！其人謂誰？余同年友廬陵李公昌祺是已。公生於忠節之邦，詩禮之族。遭逢盛明，登永樂進士第，踐歷清要，文章名海內。心結主知，乃擢爲廣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任，大道斯行矣。乃以微嘗於役，感遇而賦此。既而復其官，是詩亦傳播朝野。妓獲白於世，抑何其喜且幸也！明年老妓死，嗚呼！豈其命耶！雖然妓則死而吾存，是詩固當與琵琶行並傳宇宙間矣。妓之死，又未爲不幸也。嗚呼！物之遇不遇，若此者，古今固不少。而妓亦以老見白，其可感也。夫其可慨也。夫爲之三歎。賜永樂歲甲申進士翰林庶吉士授承直郎秋官主事劉子欽書。

剪燈餘話卷四終

剪燈餘話卷五

盧陵 李昌祺編撰

賈雲華還魂記

魏鵬字寓言，其先鉅鹿人。九世祖飛卿，宋高宗朝仕至御史中丞，以論秦檜誤國貶襄陽令，死葬白馬山。子孫遂留居焉。宗族蕃衍，富擬封君，迨元朝尤盛。鵬父巫臣，延祐初參政江漕行省，生鵬於公廨，而父卒。母到國，蕭夫人攜鵬暨二兄，驚驚扶輿歸襄陽。魏生五歲，通五經，七歲能屬文，肌膚瑩然，眉目如畫，鄉里以神童稱之。至正間，累舉不偶，深置恨焉。嘗曰：『大丈夫當唾手以取功名，而一第乃不可得耶！』因撫几長歎。蕭夫人聞之，恐其悒鬱成疾，遂命之曰：『錢塘汝父桐鄉也，凡此時名師夙儒，多前日門生故吏，汝往請業，庶或有成。』劔東南大藩，山水奇勝，可以開豁心胸，吟咏情性，汝其行哉！毋事一室。』乃於懷中出書一緘，付之曰：『到彼讀書之暇，當往訪故賈平章鈞，魯邢國莫夫人，以此呈之，議汝姻事，吾自有說，慎勿妄聞也。』生退私啟其封，始知己未生時，母氏與彼有指腹之約，不勝忻喜，促駕而行。郢國書詞附錄如左：

懿恭欽任再拜奉書邢國太夫人几前！懿恭闊別十五年，遠隔數千里，各天一所，杳不相聞；緬想穹祇協相，齒鼎善調，喜溢門闈，福臻閭閻，健羨何可勝言！如懿恭者，既失所天，苟存貞節，一家長幼，處此粗安，無足爲太夫人道。第念先平章於先夫參政，官雖僚友，情則弟兄，妾荷夫人視同姊妹，始因有衽，各發誓言。夫人嘗舉漢光武賈復故事，指妾腹而言曰：『生子耶，我女嫁之，生女耶，我子娶之。』厥後神啟其衷，天作之配，慶門誕瓦，寒舍得雄。不幸未期，夫君薨逝，妾提挈諸孤，扶柩歸殯，山遙水遠。

乾無「朝」

乾「桐鄉」作「故始」

乾作「講」

無地相逢。今者幼兒已冠，賢女諒亦及笄，苟未訂盟，願如夙誓，故敢冒昧賈書，布茲悃款，仍令此子親齋奉聞。倘到階庭，希垂顧盼，竚聆命諾，拱俟報音，會晤未期，臨緘於悵不具。

生奉命，翌旦戒行，踰兩月抵杭，僦居於北關門邊。嫗家。嫗善延納，生頗安之。越數日，舍館既空，乃漸出遊。訪問故人，無一在者。惟見湖山佳麗，清景滿前，車馬喧闐，笙歌盈耳，生乃賦落霞芳詞一闕，以紀其勝。因題於寓舍紙窗之上。詞云：

天下雄藩，浙江名郡，自來惟說錢塘。水清山秀，人物異尋常。多少朱門甲第，鬧蕩裏爭沸絲簧。少年客謾攜絲絳，到處鼓求凰。徘徊應自笑，功名未就，紅葉誰將！且不須惆悵，柳嫩花芳。聞道藍橋路近，願今生一飲瓊漿。那時節雲英覩了，歡喜袂裴航。

偶逢嫗見之，問曰：『斯作，郎君所綴乎？』生未答，嫗曰：『郎君豈以老婦爲不知晉也？』耶？大凡樂府醞藉爲先，此詞雖佳，尙欠嫵媚，歐晏秦黃迨不如是。』生聞之，乃大驚，因致謝曰：『淺陋之言，獻笑多矣。』因誣嫗出處，方知爲達陸丞相簡嫗，丞相薨，出嫁民間。今老矣，通詩書，曉管律，喜笑談，善刺繡，多往來達官家，爲女子師，皆呼爲邊籬人。生曰：『然則丞相政與先公大參及賈平章爲同輩人矣。』嫗駭曰：『郎君豈魏參政子乎？』生曰：『然。』嫗曰：『真韓子所謂稱其佳兒者也。』因出盃款生，生乃得備詢參政舊日僚窠，嫗曰：『俱無矣，惟賈氏一門在此耳。』生曰：『老母有書奉達於彼，敢托爲之先容。』嫗許諾。生又問：『平章葉祿數年，今有誰在？』生事若何？』嫗曰：『平章一子名麟，字靈昭，一女名甥，甥字雲華，母夢孔雀銜牡丹葉，懷中而生。語顏色則若桃花之映春冰，論態度則似流雲之迎曉日，十指削纖纖之玉，雙鬢縮嫵嫵之絲，填詞度曲，李易安難繼後塵，織綿繡圖，蘇若蘭詎容獨步。邢國鍾愛之，俾從余講學，余自以爲弗如也。且夫人勤勵，治產有方，珠履玳簪，不減昔時之豐盛；鍾鳴鼎食，宛如向日之繁華。』生聞之，知其必指腹之人也，急欲一往。會嫗病日，弗能前，遂止。夫人訝嫗久不來，乃遣婢春鴻往嫗家問焉。時嫗日愈，欲生偕行，值生偶出，嫗乃先隨鴻往。詣夫人，謝且道魏生母寄書事。邢國駭愕曰：『政爾念之，今焉至此，敢爲我召來，勿緩也。』春鴻承命復至請。

乾無「也」。 乾作「殆」。 華作「家」。 乾無「喜談笑，善刺繡」六字。 華作「家」，乾同上。

華作「水」，乾同。 乾「宛如」作「猶然」。 乾無「嫗病日……遂止」八字。 乾無「時題目愈……」

值生偶出「十二字」。

生，生便同行。既及門，鴻先入，俄而二青衣導生至重堂，即東階少立。邢國服命服，出坐堂中。生再拜。夫人曰：「魏郎幾時來耶？」生曰：「數日耳。」命坐於西程前鈿椅上。茶罷，夫人曰：「記得別時，尚在襁褓，今長成若是矣！」慰勞甚至，目問蕭夫人暨鶯鶯安否？生答以幸俱無恙。夫人爲生道舊如在目前，但不及指腹誓姻之說。生疑之，乃顧隨來老僕青山解囊。取母書，投上。夫人拆封觀畢，納諸袖中，亦不發言。頃間，一童子出，娟娟如瓊瑤，夫人命拜生，生答拜，夫人曰：「小兒子也！當教之。乃答禮耶？」復命侍妾秋蟾曰：「召娉娉來！」須臾，邊嫗領二丫鬟擁一女子從繡幃後，冉冉而至，面生前。展拜。生遂巡欲起避，夫人曰：「無妨，小女子也。」拜畢，退立於夫人座右，邊嫗亦侍座於側，生竊窺娉娉真傾國色也。雖西施洛神未可優劣。生見後魂神飛越，色動心馳，恐夫人覺之，即起辭出。夫人曰：「先平章視先參政猶骨肉，尊堂亦視老身如姊妹，自二父云亡，兩家闊別，魚沉鴈杳，音耗不聞，本謂此生無復再見，豈意餘年得親英妙，老懷喜慰，何可勝言！郎君乃耳寡情耶？」生揖返席，不復敢辭。邢國目娉入，意若使治具然。於時開宴，水陸畢陳，夫人親酌飲生，生跪受而飲。既而命麟與娉娉更勸迭進，娉酒至，生辭以乍出遠方，久疎麴蘗，今不勝杯杓矣。娉娉捧杯再拜。生欲熟視之，固辭不敢先飲。夫人曰：「郎君年長於汝，自今以後，既是通家，當爲兄妹，汝宜跪勸！」娉遂跪，生蒼皇遽接一吸而盡。娉娉收盃至，夫人前，灑餘酒於案曰：「兄飲未嚼，更告一盃可乎？」夫人笑曰：「纔爲兄妹，便鍾友愛之情，郎君豈得晏然乎？」邊嫗亦從更相勸，生乃盡飲。夫人復讓邊嫗曰：「郎君既舍汝家，乃不早以見告，當滿進一觥。」嫗笑而飲，宴罷告歸。夫人曰：「郎君毋還邸中，只在寒舍安下。」生略辭，夫人曰：「貧家寂寥，願勿嫌也。」即呼家僕脫歡小蒼頭宜董引生於前堂外東廂房止宿。生入門，但見屏幃床褥，書几盃盆，筆硯琴棋，靡一不備，嫗家行李亦已在焉。生既得定居，復遇絕色，且驚且喜，睡不能成，因賦風入松一詞，乘醉書於粉壁之上。詞云：

碧城十二瞰湖邊，山水更清妍；此邦自古繁華地，風光好，終日歌絃。蘇小宅邊桃李，坡公堤上人烟。綺窗羅幃鎖，娟娟咫尺

乾無「春鴻承命……生便同行」十二字。

乾無「鴻先入俄而」五字。作「生既及門二青衣導生至重堂」。

乾

無「命坐……鈿椅上」九字。

乾無「顧隨來老僕青山解囊」。

乾無「前」字。

乾作「傍」字。

乾作「罰」。

乾無「已」。

遠如天。紅娘不寄張生信，西廂事只恐虛傳。怎及青銅明鏡，鑄來便得團圓！

是夕，媵媵反室，亦厚屬生，因呼侍女朱櫻曰：「魏兄臥否？」櫻曰：「弗知也。」媵語之曰：「汝往廂房窺之。」去良久，反命云：「郎君微吟燭下，若有深思，既而取筆題數行於壁間，妾諦視之，乃風入松詞也。」媵曰：「汝記憶乎？」櫻曰：「已記之矣。」遂口占一過。媵便濡毫展雙鸞霞箋，次其韻，頃刻而就，封緘付櫻曰：「明晨汝奉湯與郎君盥面時，以此授之。」櫻收於囊。次日黎明，如教而往。生盥沃竟，櫻出絨舛生曰：「媵小娘致意郎君，有書奉達。」生慌忙取視之，乃和生所賦壁間風入松詞云：

玉人家在漢江邊，才貌及春妍。天教分付風流態，好才調，會管能絃。文采胸中星斗，詞華筆底雲烟。藍田新產璧娟娟，日暖綉晴天。廣寒宮闕應須到，霓裳曲，一笑親傳。好向嫦娥借問，冰輪怎不教圓？

生讀之數過，不忍釋手，知媵之賦情特甚也，遂珍藏於書笈中。方欲細詢媵情性，而夫人已遣童直召生矣。生憎童入，夫見生來，迎謂生曰：「郎君奉命萱堂，遠來遊學，不可虛度光陰玩時廢日，此中有大儒何先生者，及門之士，常數百人，郎君如從之遊，必有進益，贊見之禮，吾已辦矣。」食罷請行。生覩媵後，萬念俱灰，不求聞達，惟雲華是念，不虞夫人之逼令就學也。甞勉應承，然亦不數數往也。因念夫人雖甚見愛，而挂口不及烟事，且令與媵認爲兄妹，蓋有可疑，而無從質問，乃潛往伍相祠祈夢，得神報云：「灑雪堂中人再世，月中方得見嫦娥。」既覺莫曉所謂，但私識之。一日偶與朋友遊西湖，媵同生不在，攜侍姬蘭若潛至其室，遍閱簡牘，見有嬌紅記一冊，笑謂若曰：「郎君觀此書，得毋壞心術乎？」因戲題絕句二首於生臥屏上，詩曰：

淨几明窗絕點塵，聖賢長日與相親；文房瀟灑無餘物，惟有牙籤伴玉人。

花柳芳菲二月時，名園剩有牡丹枝；風流杜牧還知否？莫遣尋春去較遲。

抵暮生歸見詩，知爲媵作，深悔一出不得相見，乃賡其韻，用趙松雪體，行楷書於花箋，以答媵詩，曰：

冰肌玉骨出風塵，隔水盈盈不可親；留下數聯珠與玉，憑將分付有情人。

● 華作「詞」。

● 華無「松入風」三字。

● 華作「鋸」。

● 乾作「夫人迎謂生曰」無「見生來」三字。

● 乾無「玩時廢日」四字。

● 乾無「不求聞達」。

小桃纔到試花時，不放深紅使滿枝；只爲易開還易謝。東君有意故教遲。

寫畢，無便寄去，躊躇間，忽春鴻來謂生曰：『夫人聞郎君西湖歸，懼爲酒困，遣妾持武夷小龍團茶奉飲。』生喜甚，卽啜一甌，因移身逼鴻坐，笑語鴻曰：『媵媵既視我爲兒，汝何惜暫爲吾婦？』鴻變色曰：『夫人理家嚴肅，婢妾只任使令，豈敢薦枕於君，以污清德？』生曰：『東園桃李片時春也，何害！』遂與鴻狎，且謂鴻曰：『吾有一簡奉媵，能爲我持去否？』鴻曰：『敢不從命，當亟遞去。』鴻入，遇媵茶堂中，卽以與之。媵急置於懷，囑鴻勿泄，返室觀之，乃和其絕句二首，讀罷，歎曰：『清楚流麗，類其爲人。』言未已，聞夫人呼曰：『有客。』媵趨出，乃外兄莫有壬也，自蘄城來省邢國。因設宴待之，生亦與坐。夫人以久別有壬，且悲且喜，姑姪勸酬，不覺至醉。兼之有壬遠來，驅馳鞍馬困憊，不任酒，急欲休息，苦告夫人。夫人乃令脫靴，扶掖至禮賓堂之南小齋內歇臥。生亦隨出，獨立於重堂。無何，夫人亦眩暈臥，乃先就榻。惟媵率諸婢收拾器皿，鎖閉門戶。朱櫻持燭伴媵出重堂，巡邏見生孤立，驚曰：『兄未寢乎，何此延好？』生告以渴甚，求漿弗能得。媵卽令樓入廚中取茶，因代櫻執燭置案上，燭爲風爍，蠟液淚流，媵以金剪剪之，曰：『汝亦風流乎？』生曰：『子不聞李義山詩云：『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媵曰：『義山浪子耳，何眷戀之深耶？』生曰：『人同此心，心同此欲，烏可以此病羣自乎？』媵曰：『然則兄亦義山之流亞矣。』生曰：『風清幽思，自謂過之。』媵曰：『若兄之言，真風流醞藉之士也。但佳句云，勞心者果勞何事，不知商隱亦有是乎？』生曰：『室邇人遐故也。』媵不答，指壁上琴曰：『兄善是耶？』生曰：『幼就此技，小姐聞亦能之。』媵曰：『謾寄指耳，敢言能乎？』俄朱櫻捧茶至，媵起遞與生，生謝曰：『何煩鄭重！』媵曰：『愛親敬兄，禮宜如是。』生將促席與言，媵遽斂身曰：『今夕夜深，兄宜返室，來宵有便，當詣聽琴，幸無他往也。』各道萬福而

● 乾作「生共喜因乘酒暈暈與坐」無「卽啜一甌」四字。

● 乾作「河變色而不答」無「曰夫人理家嚴肅……以污清德」等二十三字。

● 乾無「當亟遞去」

● 乾無「乃和其絕句二首讀罷」

● 乾無「言未已」增「於

是屬意尤切，次早展玩不已，忽聞夫人呼曰」

● 乾作「空鵝夫人先就榻」無「餘之不壬……眩暈臥」六十字。

● 乾作「視」

● 乾作「意」

● 乾無「媵曰……人遐故

也」四十一字。

● 乾無「各道萬福而退」

退。次日，夫人中酒不能起，薄暮，媵偷至廂房，生政懸望，好俟，皆前，陡見媵來，喜心翻到，即擁媵入坐，定生拂几焚香，解錦囊出天風環珮，請媵彈。媵羞澀固辭。生於是轉軫調絃，鼓關雎一曲，以感動之。媵曰：「吟揉綽注，一一皆精，但惜取聲太巧，下指略輕耳。」生甚服其言，必欲觀媵之指法，請之不已。媵乃命朱櫻取琴放。已前琅玕石桌上，揀雉朝飛一調以答生。生曰：「佳哉指法，但此曲未免淫豔之聲多。」媵曰：「無妻之人，其詞哀苦，其聲凄怨，何淫豔之有！」生曰：「自非牧犢子妻，安能造此妙乎？」媵無言，惟微哂而已。是夕談話稍款，言情頗深。值夫人睡覺，呼媵索人參湯。媵惶恐走去。生茫然自失，魂魄俱喪。面若死灰，大失所望，因枕上賦如夢令一詞自悼。詞云：

明月好風良夜，夢到楚王臺下，雲薄雨難成，佳會又爲虛話，誤也誤也！青著眼兒乾罷。

平旦，生起整衣冠，趨夫人閣，問安否，出至重堂，轉從堂後，循曲巷，欲造媵室，迷路而回。至清澗閣前，少憩，時媵政坐閣中，低鬟東望，雙鬢著繡鞋。生即屏身戶外，窺於隙間，爲媵小婢福福見之，報與媵。媵大憤，將起白夫人，生惶恐告媵曰：「向於夫人處問安，路迷至此，兄妹之情，寧忍見寤！」媵曰：「男子無故不入中堂，况可直造人家閣閣乎？今且恕兄，後勿再至。」生連揖不已。媵曰：「聊恐兄耳，毋勞深謝！」因指閣前，臨清小瓦盆，養瑞香一株，命福福云：「送去兄臥房中，爲幽人之伴。」生曰：「得此一株，當貯諸金屋。」媵笑而頷之。福遂捧花送生。生知福乃媵之親隨，即探囊中金數星與之，冀其傳遞簡帖，潛通殷勤。福拜而受之，自此得共其用矣。然生自離家之後，兩月有餘，寒食初過，清明又到，夫人備酒肴，召隣曲及邊姬，並拉生出郭掃墳。惟媵以小疾，新愈，不得偕行。生規知媵不去，乃佯出。夫人留之。生曰：「適何先生遣人見呼，不敢不去，弗及拜平章神道，意甚缺然！」夫人曰：「先生召，無諸宜速往也。」生去，夫人亦登輿，舉家畢從，惟留福福及小女使，隨若伴媵。生度夫人行遠，徐徐而歸，至重堂，門閉不得入，徘徊廡下。福福聞人履聲，謂是客至，啟門問之，乃生也。生急持福福問媵所在，欲見之。福曰：「小姐敏慧聰明，知書識禮，持身謹慎，不離閨房，貞靜幽閑，凜不可犯。妾不敢冒昧，導君唐突西子。」生曰：「吾之遇汝，自謂有緣，雖張琪之紅娘，不啻過也。今汝乃有是言，余之缺望甚矣。」福沉吟半餉。

● 乾無「已前琅玕」四字。

● 乾無「案人參湯」。

● 乾無「魂魄俱喪」及「大失所望」八字。

● 乾無「然」。

生自……清明又到」十九字。增作「又數日值清明節」。

曰：「彼雖以禮自持，然幽情頗切，吾嘗見其臨鏡自照，回顧妾曰：『我何如月中之嫦娥也？』妾復之曰：『不已夸乎？』彼乃曰：『姮娥雖貌美，耐一耐只孤眠，一由是觀之，可以情亂他。』生曰：『爲今之計，將若之何？』福曰：『妾有吳綾手帕，郎君試爲情詩，染其上，我當持與之觀。』郎君輕步踵妾後，窺之，彼若動心，事諧必矣。』生欣然握管題以付之，詩曰：

紋綃 原自出龍宮，長在佳人玉手中；留待洞房花燭夜，海棠枝上拭新紅。

福袖帕入，生尾福後至柏汎堂。以夫人守節取詩，況彼柏舟之義，故扁甥方倚檻玩庭前。新柳曰：「綠陰如許矣！」因誦稼軒詞云：「莫去倚危闌，斜陽政在烟柳斷腸處。」生遽前撫其背曰：「斷腸何所爲乎？」甥驚曰：「狂生又至此耶？」生曰：「韓壽竊香，相如滌器，狂者固如是乎？」甥乃命福取茶，福伴墮手帕於地，甥拾而觀之，見詩怒曰：「此必兄所爲，小妮子何敢無忌憚如是？吾將持以白夫人。」生媿謝再三，繼之以跪。甥因回顏，曰：「毋多言，姑此共坐，少敘半餉之歡，倘老母來歸，則無及矣。」生大喜，就坐，甥呼福出佳肴薦酒，親持金荷葉杯以勸生。生辭不飲。甥固勸，生謝曰：「此意良已勤，政昔人所謂，雖喫榷子亦醉，不煩酒。」略飲數杯，因命徹去。甥從之，生乃促席與甥聯坐，語甥曰：「我奉命慈親，爲此姻事，難水陸千里遠來，今夫人了無一語道及前盟，必有他謀，事恐中變，命爲兄妹，其意可知。子復漠然，路人相視，殊無聊賴，久擬賦歸，但以未與子言，故遲遲不決耳。今幸相逢，難期再會，余之心事，子既知之，諧與不諧，明以見告，毋徒使我爲閩南留滯之客也。」甥聞之，撫髀歎曰：「余豈木石人哉！兄之此言，豈知我者。妾自遇兄來，忘殫廢事，心動神疲，夜寐夙興，惟君子是念，願以葑菲得侍房帷，偕老百年，乃深幸也。第恐天不與人方便，不能善始令終，張琪申純足爲明鑑。兄如不棄菅蒯，妾可永執其箒，毋輕一舉，當計萬全。」生曰：「若待六禮告成，則余墓草宿矣，子其憐之，毋吝今夕！」甥未及對，而蘭茗報夫人回矣。生蒼忙趨出。是日三月丙午也。丁未清晨，生入謁，夫人曰：「昨因祭掃，就過湖上，諸

● 華作「匠」

● 乾作「錄」

● 乾作「絞綃」

● 乾作「玩庭前海棠，因誦太白清平調詞曰：『一枝濃豔露

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無「新柳曰……斷腸處」二十八字。

● 乾作「此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無「此意早已動

……嫂從之」三十字。

● 乾無「艱難水陸」

● 乾作「明晨入謁夫人」無「是日

……丁未清晨生入」十三字。

寺一行，佳景滿前，令人應接不暇，所惜者寓言不在耳。生唯唯而退。至中堂側門，與媵相遇，侍妾森然，前遮後擁，彼此注視，莫交一言。生歸室悶悶，因誦崔灑黃鶴樓詩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適媵經窗外聞之，因穴窗呼生曰：『男兒何懷土之切乎？』生曰：『事屬參差，終不能就處，此無益，莫如歸休。』媵曰：『少頃當令福福詣君。』言訖而去，早飯罷，福果來謂生曰：『媵小娘有簡奉君。』生拆而觀之，乃詩一首云：

春光九十恐無多，如此良宵莫浪過，寄語風流攀桂客，直教今夕見娥娥。

讀畢，生喜不自制，顛顛然視日之斜，汲汲然望夜之至。豈期向午，生之友人金在鎔來拉生過平康，生以他事拒之，金固不許，不得已乃與同行。至彼，妓有秀梅者，頗曉詩詞，素慕才俊，見生灑落，勸以巨觥，金又與轟飲，生意不在酒，爲二人所困，痛醉而歸，展紫絲褥，臥於房前石闌于側地上。迨暮月明，夫人睡熟，媵乘便赴約，不意生酣寢，酒氣逼人，呼之不應，乃悵然行於堦下。徐入生室，取宣毫寫絕句一首於生練裙上，投筆而去。詩曰：

暮雨朝雲少定蹤，空勞神女下巫峰，襄王自是無情者，醉臥月明花影中。

五更天明，生酒亦醒，起步花陰，但見落紅沾袖，墜露濕衣，追省媵期，滂然流淚。正鬱鬱間，忽風吹生衣裾，裾翻字見，生舉視之，乃七言絕句，媵所染也。因大悵，失此良會，爲人所誤，深負媵期。因剪下裾幅，裝潢成軸，懸於壁間，仍廣原韻，緘以寄媵。詩曰：

飄飄浪迹與萍蹤，誤入蓬萊第幾峰，凡骨未仙塵俗在，罡風吹落醉鄉中。

詩後復有一詞名憶秦娥云：

春蕭索，可憐更負佳人約，佳人約今番准定，莫教違却。世間雖有相思藥，應知難療身如削，身如削，盈盈珠淚，夜深偷。

一 日，忽聞夫人喚春紅云：『平章忌辰，在適合照常規，汝可往西隣靖恭姚長者家，問幾時建金山佛會，亦欲附薦平章，以邀

乾作「滿前。」 乾無「前遮後擁。」 乾作「生因口吟曰：日暮鄉關……」無「歸室悶悶……黃鶴樓詩」十

二字。 乾作「媵聞之」無「適經窗外」四字。 乾無「因穴窗呼生……飯罷福果來」五十二字。作「知生

有歸思，急欲撫慰，而不能得，少頃，福福至，謂生曰。」 乾作「一日夫人聞西鄰靖恭姚長者家建金山佛會，凡三晝夜，亦欲

附荐平章，以邀冥福。乃以家事付媵，自往法筵，炷香禮拜。」並無「一日忽聞夫人……乃往姚宅」一百十三字。

其韻。鴻少選返命云：「只在此月二十五日爲始適廟忌辰。凡三晝夜，若欲與建善功，必須先嚴齋戒，至日讀誦法筵，炷香禮佛，竣事方歸。」至期夫人分付姆家事宜，乃往姚宅。姆與生俱送及門，因得同行入內，經過生臥房前，生苦邀入，欲試高唐。姆懇辭曰：「蒲柳賤軀，敢自吝惜。但今白晝，僕妾衆多，□□□□□□□□□□，至於此時，如醉如夢，能保無他虞乎？莫若少待今宵，兄宜親即妾所，妾當明燭啟門，焚香迎候！」生深然之。至暮，姆戒諸奴僕曰：「夫人偶不在家，汝等各宜早歇，男僕不許擅入中門，女僕亦須不離內寢，毋得輒便私相往來。」衆皆拱聽，莫敢不遵。人既定，生乃尋向路，由柏汎堂後轉，過橫樓西，適有兩巷相聯，莫知何者可達，狐疑未決，忽風送好香一炷，逆鼻而來，生心喜曰：「婢不速矣。」徑趨右巷，巷窮果得婢寢。但見綠窗半啟，絳燭高燒，姆上服紫羅衫，下著翠文裙，自拈生龍腦於金雀尾爐中焚之，香烟縹緲，燭影晶瑩，驟得見姆，疑與仙遇。姆笑曰：「鉅卿信人也。」出戶迎生，延入室內，室中安墨漆羅錫屏風，床，紅羅圈金雜綵繡帳。床左有一股紅矮几，几上盛繡鞋二雙，彎彎如蓮瓣，仍以錦帕覆之。右有銅絲梅花籠，懸收香鳥一隻，餘外無長物。房前寬闊，僅丈許，東壁挂二喬並肩圖，西壁挂美人梳頭歌。壁下二犀皮卓相對，一放筆硯文房具，一放妝奩梳掠具，小花瓶插海棠一枝，花箋數番，玉鎖紙一枚。對房則藕絲弔窗，窗下作船軒，軒外綠以粉牆，牆內疊石爲臺，臺上牡丹數本，四傍佳花異草，叢錯相間。距臺二尺餘，磚甃一方池，池中金魚數十尾，護塔草籠罩其上。生未暇遍觀，即攜姆就寢，姆乃取白絨歌帕付生曰：「兄詩驗矣；可謂海棠枝上拭新紅也。」生笑爲姆解衣，共入帳中。姆低聲告生曰：「妾幼慮深閨，未諳情事，□□□□，第恐弗勝，兄若見憐，不爲己甚。」生曰：「姑且試之，庶幾他日見慣。」豈期姆之身體纖柔，腰肢顛掉，□□□□□□□□，羞赧呻吟，如不堪處。而生蜂鎖蝶戀，未肯即休，直至興闌，將過夜半，生起持帕，再燭觀之，仍與姆使藏焉，留爲後日之驗。姆曰：「賤妾陋軀，爲兄所破，靜言思之，有靦面目，伉儷之約，兄善圖之，毋使妾爲章臺之柳，則幸矣。不然，當墜樓赴水以死謝兄，斷不能學流俗之人，背盟他適，以負所天。」生曰：「我爲男子，豈不能謀一婦人！况有夙緣，不必過爲之慮。」乃於枕上口占糖多令一闋以贈姆。詞云：

深院鎖幽芳，三星照洞房，驀然間，得效鸞鳳，燭下訴情猶未了，開繡帳，解衣裳。新柳未舒黃，枝柔那耐霜，耳畔低聲頻付囑，

乾作「陣」

乾無「上」

乾無「下」

乾無「右有銅絲……無長物」十八字。

乾無「爲

之」二字。

借老事好商量。

甥亦依韻和以酬生。

少小惜紅芳，文君在繡房。馬相如賦就求廬，此夕偶諧雲雨事。桃浪起濕衣裳。從此褪蜂黃，芙蓉愁見霜。海誓山盟休忘却，兩下裏細思量。

自此往來頻數，無夕不歡，雖連理之柯，比翼之鳥，奚以過也。何期光陰易失，樂極悲來，夏暑將殘，秋風又動，忽收蕭夫人及二兄書，取生回應鄉試。生得書，悒悒不遣，甥知。然言動之間，屢有嗟歎之意。甥察知之，生不從隱，出母書示之，彼此流涕。未數日，生二兄又遣一僕海仙，馳書奉邢國夫人，使促生早還。夫人啟緘讀畢，令人召生至，以母書示之。且謂生曰：「尊夫人相念之深，二令兄促歸亦急，且欲同應秋科，實間美事。老身雖不忍違舍郎君，然母命兄書，安可違越。所願桂枝高折，早占鰲頭，側耳捷音，與有榮耀。瓜期未及，拱候再來。」遂備辦行裝，送生上路。甥時侍夫人座側，聞知此言，淚落如注，即起入內。其夜同夫人睡靜，乃潛出別生，相視飲泣。遂謂生曰：「政爾歡娛，乃有遠別，天耶人耶，何至此極也。」生曰：「我為母兄所逼，且只躉歸，三兩月間，再圖相見，子第寬心，保攝眠食，勿為無益之悲，徒損傾城之貌。」甥掩泣曰：「兄途中謹慎，早早到家，有便再來，勿為長往。妾醜陋之身，乃兄所有，僅念么麼，不我遐棄，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乃面生再拜曰：「只此別兄，明日不能出矣。」生亦哽咽，目送甥退。次早，甥又遣福福叩門持手簡，送鴉青紵絲成鞋一雙，綾襪一輛，贈生簡云：

薄命妾，甥再拜白。寓言兄前，甥薄命，不得奉侍左右。為久計，今馬首欲東，無可相贈，手製粗鞋一雙，綾襪一輛，聊表微意。庶步武所至，猶妾之在足下也。悠悠心事，書不盡言，伏楮絢詞，涕淚交下，不具。

生覽畢，惟隨淚而已，遂收拾鎖於書笈。既登途，凡道中風晨月夕，水色山光，觀景懷人，祇增悲惋。及抵家，已迫槐黃矣。遂偕二兄往就試，驚驚失利，惟鵬領高薦而歸。賀客填門，雜遝數月。迨冬末，同年促上禮闈，生方欲托病不赴，圖為杭遊，以踐夙約。而母與二兄

- 乾作「濕」
- 乾作「弗過也」無「奚以」二字
- 乾無「海仙」
- 乾作「關」
- 乾無「人間」
- 乾無「瓜期未及拱候再來」
- 乾作「努力加餐」無「保攝眠食」
- 乾作「還」

之弗容，府尹縣侯之敦遣，不獲已，罷勉而行。期在下第，庶得即歸。詎意青錢萬選萬中，會闈揭曉，名次羣英，廷試又在甲榜，擢翰林，文字才名日起，籍甚當時。虞揭諸公皆加愛重。生雖居清要，而心念雲華，未嘗暫舍，因求外補。明年正月得江潮儒學副提舉，政愜所願，遂不歸襄漢，徑赴錢塘。需次待缺，首具袍笏，詣賈氏拜夫人。夫人見生來，喜色溢面，勞之曰：「具審金榜題名，文臺列職，平生之願，一旦盡酬。第恨靈昭年幼，未歷江湖。老病孱軀，不能遠涉。無由造賀，作慶尊堂，爲媿耳！」生謝曰：「末學荒疏，謬登科目，續貂之誦，有媿於中。然自別門下，兩載光陰，令女賢郎安否何似？輒敢請見，少慰下懷！」夫人曰：「小兒讀書那學，半月一回。醜女在家，尋當上調。」遂命秋蟾召媪，須臾出見，流盼風生，悲喜交集。夫人置酒，邊嫗亦來，刑國舉盃致賀，生畢飲。復命媪曰：「魏兄高第顯官，人間盛事，汝既在妹列，豈可無一杯致賀乎？」媪再拜，領命，乃酌酒勸生。生復酬媪，母女極歡而罷。既暮辭出，夫人曰：「幸未上官，免尋邸舍，吾家舊寓，謹以相延。」生且謝且辭，退就寢室，風物依然，一榻如故。因賦律詩一首題於壁以紀重來。詩曰：

不到仙家兩載餘，竹窗幽戶尙如初。梁懸徐孺前時榻，壁寫崔生昔日書。花柳謾爲新態度，江山不改舊規模。未知當日桓溫幕，還有風流此客無？

次日生出調，夫人慮生寓所器物不備，或乏人使令，乃呼媪侍行，過彼點檢，及至，凡百所需，悉已完具，宜童復專供役，蓋媪已宿戒之矣，而夫人弗知也。周視間，忽見生壁上新題，讀之數過，稱賞不已。且顧媪曰：「才子才子！」又云：「此人器量弘深，學問該博，聰明敏捷，少有比倫，不出十年，須當達到提舉，未足以淹也。女子識之！」夫人素有藻鑑，慎許可。媪見母譽生如此，愈加愛重。由是夜往晨回，傾情倒意，雖接翼之鸞鳳，交頸之鴛鴦，未足以喻其和協也。夫何情愛所迷，殊無顧忌，朝歡暮樂，婢妾皆知，所未覺者，惟邢國一人而已。或曰春鴻與蘭苕於清澗閣前，閑坐分食泉州鳳餅香茶。媪偶過見之，默然不樂。私念此茶夫人物也，惟已

- 乾作「官授翰林應奉，職殊清約，而心念雲華，因求外補。」無「擢應奉翰林……未嘗暫舍」等句。
- 乾作「喜」。
- 乾作「再拜」作「即起」。
- 乾「崔生昔日書」作「劉郢去後詩」。
- 乾作「公」。
- 乾無「宜童復專供役」。
- 乾無「聰明敏捷少有比倫」。
- 乾無「夫人素有藻鑑，慎許可」。
- 乾無「雖接翼之鸞……朝歡暮樂」三十三字。
- 乾於「知」下增「殊無顧忌」。
- 乾無「泉州」。
- 乾無「默然不樂」。

嘗竊數餅與生，計必生私二人，自彼而得。因詰問之，鴻蒼不能隱，以生與爲對，媵大恨，妬念頓生，乃搗他事白於夫人，俱遭痛撻。鴻輩銜恨，謀發媵私，乃闖媵與生於後園池上，重陰亭前奕棋，急趨白夫人云：「圃中池蓮有一花並蒂，紅白二色，開已一日，請往觀之，恐久則卸矣。」夫人喜曰：「此禎祥兆也。」如其請。生與媵不虞其至，方拊掌大笑曰：「雲華姐又輸一局矣，敢請子之金釧爲賭資可乎？」言未已，忽風撼敗桃一枚墜局中，媵驚訝舉首視之，遙見二人侍夫人來，知其故意相襲也。急目生使入天林洞避去，而博戲之具，收拾弗及。乃伴趨走迎語夫人曰：「兒多時不到園中，適因繡倦，與福福攜楸枰來此，以消長日。忽見並頭蓮花，紅白二色相向，眞佳瑞也。政擬報知膝下，而娘娘來矣。」鴻蒼雖善其支吾，然未敢面斥，惟相目冷笑而已。幸夫人眼昏莫辨其爲生也。夫人曰：「蓮花雙蒂者，常有之，但一紅一白爲難得耳。適聞春鴻言如此，將欲呼汝同觀，不意汝先在此矣。然人家處子，不離閨房，偶或出遊，擁蔽其面，今汝不使我知，輒行至此，雖無人見，亦且不宜。况汝讀書知禮，豈不知博奕之爲非，當痛以自懲，後勿復爾。」然夫人只知其與福福手彈，不料其與生對壘也。遂同至亭間，徘徊瞻企，夫人命春鴻曰：「佳哉花也，可召魏郎君來此同玩。」鴻將啟齒，媵恐其有言，潛躡其足。鴻會意，乃給夫人曰：「有此佳花，而酒肴未備，不若明旦於此開宴，召之賞玩，亦未爲晚。」夫人點頭曰：「春鴻言是也。」遂回。詰旦果於亭上設席，且於郡學呼麟回，同生賞花。酒半，夫人目麟曰：「吾聞人家興替，見於花卉，蓋草木得氣之先，且瑞應之來，必不虛也。汝今秋文戰，或者得捷，雙蓮之瑞，其在是乎？」宜賦一詩，以觀汝志氣。魏提舉如不相棄，亦請唾珠玉，以重斯芳。」麟與生奉命一揮而就，以呈夫人。夫人覽而歎曰：「提舉絕妙好詞，吾兒結意亦自可取。」因付媵曰：「汝觀而藏之，留爲汝弟秋科張本。」二詩云：

若耶溪裏萬紅芳，那似君家並蒂祥？韓魏醉醒殊態度，英皇濃淡各梳妝。徒勞畫史丹青手，謾費詞人錦繡腸。向夜酒闌明月下，只疑神女伴仙郎。

右鵬詩

亭亭翠蓋蔭嫋嫋，一種風流兩樣嬌。飛燕洗妝迎合德，綵鸞微醉倚文簫。若教解語應相妬，縱是無情也自妖。寄語品題高著

乾無「自彼而得」

乾無「問」

乾作「談」

眼，直須留作百花標。

右麟詩

婢讀之微莞，將收之袖中。生乃請於夫人曰：「小姐也不可無佳製。」夫人乃命婢曰：「汝試爲之，請教提舉。」婢對曰：「好語皆爲兄所道，尙何言哉？然亦不敢不勉強。」遂口占聲慢一闋，詞云：

太華峰頭，若耶溪上，秋波蕩漾，嫋娟翠蓋陰中，佳人並著香肩。深盆怎禁頻勸，便玉容霞臉爭妍。真箇是善才龍女，不染塵緣。共說風流態度，似鳳臺蕭史，夫婦同仙。描畫丹青，生綃難寫清聯。鴛鴦也知相妬，却愛來，比翼花邊。心更苦，委淤泥絲又暗牽。

生傾聽之餘，自媿弗及，因出席揖之曰：「風流俊媚，的是當家，真可謂才調女相如也。」婢歛繡巾拜謝曰：「不敢當，不敢當！」酒散月明，夫人酣睡，婢出就生，具告以昨日圍棋之故。且吐舌曰：「非桃擊則夫人見矣，奈何奈何？」生曰：「此天也，然非子之臨機應變，則罅隙呈露，吾二人安得復合耶？危哉！危哉！」婢曰：「夫人以妾昨過園中，微賜詞譴，今不敢再至矣。所恨前時遠別，今幸相遭，復被匪人百端間阻，然當爲兄屈已下之，冀回其意。兄且忍耐，勿自憂煎，然此亦由兄私之過也。」論語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不可不加之意也。」蓋微諷生寵春鴻蘭茗事，以箴之。生慚悚交并，莫知爲對。婢自此深居簡出，杳不相聞。生亦踟躕不安，若有芒刺在背，凡遇內集，多却而不來。婢雖謬爲斂迹，而益重幽思，故以鴻茗特加禮待，但其所欲，舉以贈焉。再後二人俱困術中，夙怨冰釋，調爲之用。第生未知耳。踟月餘，無聊特甚，政憂悶中，忽福福送新蓮數房來，且報鴻茗釋憾，早晚可以相見。生聞之手舞足蹈，不任歡情，因以蜀箋寫所賦夏景園情十首爲小引於前以答婢。其詞曰：

孤館無聊，睡起塊坐，不見賢淑，豈止鄙吝復生而已哉？謾成闌思十首奉寄，一則以見此情之拳拳，一則時自省覽，猶

乾無「強」字。 ● 華作「傳」。 ● 乾作「生傾耳而聽」。 ● 乾無「呈」字作「露矣」。 ● 乾作「獨

不思近之則不遜乎。無「論語曰：惟女子……不加之意也」二十九字。 ● 乾無「若有芒刺在背」。 ● 乾作「惟」

● 乾無「舉以贈焉」一「再後」。 ● 乾無「踟躕月餘無聊特甚」。

佳麗之於側也。

香閣曉起淚痕多，倦理青絲髮一綯；十八雲鬟梳掠遍，更將鸞鏡照秋波。
侍女新傾盥面湯，輕攘雲腕立牙床。都將隔宿殘脂粉，洗在金盆徹底香。
紅綿拭鏡照窗紗，畫就雙蛾八字斜。蓮步輕移何處去，堦前笑折石榴花。
深院無人刺繡慵，閑堦自理鳳仙葦；銀盆細搗青靑葉，染得春蔥指甲紅。
薰風無路入珠簾，三尺冰綃怕汗黏；低喚小鬟扇繡戶，雙鸞自濯玉纖纖。
愛唱紅蓮白藕詞，玲瓏七竅逗冰姿；只緣味好令人羨，花未開時已有絲。
雪爲容貌玉爲神，不遣風塵澆此身；顧影自憐還自歎，新妝好好爲何人？
月滿鴻溝信有期，覓拋殘錦鋪下鳴機；後園紅藕花深處，密地偷來自浣衣。
明月嬋娟照畫堂，深深再拜訴衷腸；怕人不敢高聲語，盡在殷勤一炷香。
闊幅羅裙六葉裁，好懷知爲阿誰開？溫生不帶風流性，辜負當年玉鏡臺。

詩 後復寫一詞名青玉案。

合歡花下會相見，猶記把毫題綵扇；自別佳人冰雪面，朝思暮想，倚門挨戶，無也千來遍。 靈犀一點懸春綫，殘夢驚回梁上。

燕。惆悵佳期成又變。雲箋都是蠅頭字，難寫張生怨！

書畢，付福齋去，媵得之啟誦。而鴻茗偶來問曰：「小姐所詠詩，誰人之作，乃爾俊麗耶！」媵汪然流淚，曰：「久有心事，思與渠輩談之，屢欲吐詞，復囁嚅而止。」鴻等同聲應曰：「某輩賤流，受小姐厚愛多矣，但可爲地，當盡力以報。」媵曰：「此魏生詩也，吾之遇彼，渠輩備詳。爰自爾日重陰之遊，幾於狼狽。若爲夫人見之，我無措身之地。賴汝調護，遂得無他。今不見生者，一月矣。非惟我念之深，生亦思吾尤切，彼此隔越，誰與爲謀！」二人起謝曰：「今夫人受戒，日坐佛閣，誦內典。家政悉小姐所權，苟有欲爲，儻敢喘息。萬有異

議，某等任之。脫不踐言，鬼神臨鑒！」媪曰：「若然，吾何恨！」是夕始復就生，相與如故矣。或○儂紅倚翠，盡雲雨之歡。或舉白弄琴，極從容之樂。不覺流光奄冉，七夕又臨。媪請於夫人於內堂結綵樓乞巧。瓜果羅列，肴羞備陳。夫人謂媪曰：「久不見汝作詩詞，今夕天上佳期，人間良夜，或詩或詞，隨汝所爲。吾當召魏生來，與汝講論，庶有新益。」媪唯命，於時生至。夫人曰：「世謂今宵天孫賜巧，小女輩未能免俗，謾設瓜果之筵，亦嘗命之賦小詩，以紀佳節，竟未知會就否？」媪即前應曰：「適奉命，綴得七言絕句二首。」遂出諸袖，墨痕猶濕。夫人接看畢，遞與生曰：「小女拙詩，提舉無吝見教。」生讀竟曰：「宋若蘭姊妹之儔，誠不易得也。鵬雖不敏，當亦效顰，第恐白雪陽春，難爲屬和耳。」媪詩曰：

梧桐枝上月明多，瓜果樓前豔綺羅；不向人間賜人巧，却從天上渡天河！
斜軀香雲倚翠屏，紗衣先覺露華零；誰云天上無離合？看取牽牛織女星。

鵬和詩曰：

流雲不動鵲飛多，微步香塵滿綺羅；若道神仙無配偶，怎教織女渡銀河？
娟娟新月照團屏，井上梧桐一葉零；今夕不知何夕也？雙星錯道是三星。

詎意好事多乖，會難離易。次早，生收家問報母計音，竟不及榮上提舉之任，而丁憂之行逼矣。夫人乃召邊姬告之曰：「吾有一切已事相托，未審能爲我周全乎？」姬避席曰：「願聞何事，苟可用情，當爲極力。」夫人曰：「媪年長，欲覓一快婿，斧柯之任，相屬如何？」姬笑曰：「老拙久懷此意，但未敢形言。今夫人門下自有其人，而欲他謀，徒費齒頰，真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夫人曰：「得非謂魏生乎？佳則佳矣，然有說焉。生少年高擢，數歷仕途，若以歸之，勢必攜去。而止有此一息，時刻不面，尙且念之，若嫁他鄉，寧死不忍。政爲向者生來時，乃母惠書及此，且舉昔日指腹之言，我欲答書，沉思而止。是以對生亦絕口不會道及者，非背盟也。今蕭夫人棄養，生又得官，他日當自有佳人求爲匹配，醜女不足以奉箕帚也。吾不欲面談，煩姬委曲達及，使之他圖。我若不明言，彼又膠於前語，如之何其不兩誤耶！」姬如教喻生。生曰：「余久知之，彼則遲疑未判。今言若此，明說不諧。况寒門重罹荼毒，行色匆匆，殞越

● 乾無「或儂紅……從容之樂」二十字。

● 乾無「形」字。

● 乾增「相」

之餘，寧暇爲計。雖然此先堂意也。煩媪善爲我辭夫人。豈不聞聖人有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既奉初言，息壤在彼，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豈可以吾母既亡，背盟棄好。且閻閣下賤，尙不貪言。會謂小君，而可失信。媪若以義責之，庶或可允。萬一秦晉能諧，當奉千金爲壽。媪曰：『吾哀王孫而緩頰，豈望報哉？』遂去備以言，反覆勸於夫人。夫人曰：『媪雖巧爲說客如蘇張，其如吾不聽何？』媪見如此，不復敢言，退而告生。生忍淚曰：『死生契闊，從此始矣。』乃卽促裝，亟爲歸計。媪聞之，與春鴻秋蟬輩，伺夫人困睡，潛於柏汎堂，設宴召生入爲別。生至相持，魂魄喪。嗚咽不自。勝鴻等亦哽塞，不能仰視。媪乃舉盃於生前，拜曰：『兄行不來矣，平時與兄，一日不握手，此恨何堪！矧今守制三年，此離千里，不諧伉儷，從此途人。惟兄節哀順變，保攝金玉之軀。服闋上官，別議佳偶，宗祧爲重，勿久鏗居。妾命薄春冰，身輕秋葉，雲泥異路，濁水清塵。然旣委身於君子，豈再托體於他人，以死爲期，言猶在耳。行當畢命窮泉，寄骸空木，曷其有極，長恨悠悠！平時兄屢命我歌，每每忸怩而止。今死生永訣，豈可復辭！我試譚之，兄其側耳。政唐人所謂「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也。』乃歌踏莎行一闕云：

隨水飛花，離絃飛箭，今生無處能相見！長江縱使向西流，也應不盡千年怨！盟誓無憑，情緣無便；願魂化作銜泥燕，一年一度一歸來，孤雌獨入郎庭院。

歌訖，大痛數聲，蕩然仆地。左右扶掖，良久乃甦，竟夕不成歡而罷。來早，媪乃破所照匣中鸞鏡，斷所彈琴上冰絃，并前時手帕，遺福福持去付生，爲相思記念。福福輒然曰：『小姐賦稟溫柔，幽閑貞靜，其性不可及一也。天姿美豔，絕世無雙，其貌不可及二也。歌詞流麗，翰墨清新，其才調不可及三也。諳曉音律，善措言詞，其聰明不可及四也。至於考究經史，評論古今，纏纏然如貫珠，灑灑然若霏雪，下至女事，更不在言。矧又爲蒯公之孫，甥，祖封蜀國公平章之女。母有邢國之賢，弟有令尹之貴，四德全備，一族同推，行配高門，豈無佳婿！願乃踰牆鑽穴，輕棄此身，戀戀魏生，甘心委質，流而爲崔鶯鶯，玉嬌娜，淫奔之女，以辱祖宗。且生晏然衰絰，五內崩摧，以此

● 乾「喪」作「散」。

● 乾無「自」。

● 乾「一」上增「無」字。

● 乾無「至於考究經史……然若霏雪」

二十二字。

● 乾作「矧父爲平章，母封邢國，豈無佳婿可以乘龍，願乃輕棄此身，甘心委質」無「矧又爲蒯公之孫……戀

戀魏生」五十六字。

與之，毋乃不可。誠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妾實恥之，無面目將去也。」甥吁聲長歎曰：「爾自事吾，小心謹慎，我亦憐汝，不啻已生。來往十年，未嘗覓舍，然尙不知我心，猶有此論。則紛紛外議，無怪其然，與其負謗而生，莫若捐軀而死。」乃取白練將自縊，福遽止之。急足遞去。生收置行李，入辭夫人。夫人贈白金五十兩，生固卻不受。夫人曰：「知不成禮，聊見微情。想讀禮之餘，剩有閑暇，毋惜惠音，以慰老朽。」生跪曰：「數年門下，深荷恩慈，豈待我如賓，真乃視余猶子。死生骨肉，鏤膽銘肝，方獲微官，冀圖少報。不幸禍延先妣，遺棄諸孤，守制東還，遠違懿範，素心曷已。黃髮是期，俯首墜庭，不勝沾灑。夫人亦感怡使，鴻呼甥出別，促之至再，堅不肯來。生亦不苦諱，蓋不忍與之見也。遂行。其年秋，麟果中泐江鄉試，夫人喜動顏色曰：『雙蓮之祥驗矣。』遂改重陰亭爲瑞蓮亭。明年赴春官，亦得捷，授陝西之咸寧尹，挈家偕行。甥自離生後，柳悴花憔，香消玉滅，終日不食，達旦不眠，咄咄書空，盈盈滴淚。兼之道途頓擱，陸路艱難，抵縣浹旬，息將垂絕。夫人憂損特甚，莫曉其致病之由，研問家人，鴻等始略言其概。夫人懊恨違盟，勢已無及；但百端寬喻，使之勉進湯藥而已。又月許，將屬纊之先一日，沐浴梳飾，具衣輓如常時，於母前拜曰：『兒不幸，疾痰彌留，死在朝夕，母恩未報，飲恨黃泉。賴有賢昭，可爲終養，願夫人割不可忍之恩，勿以女子自苦也。』又語麟曰：『吾弟聰明才智，早掇危科，步武青雲，前程遠大，家門有幸，父母有光。但願早尋佳偶，以養夫人。』麟猶未娶，故甥及之，姊命薄年促，不及見賢弟，鋒聲昂霄，徒以死相累耳。我歿後千萬勿焚，謀一坯之士，以權殯。俟賢弟解官北歸幽州，攜骨還葬，則志願永畢。」返室撫福福曰：「我將溘先朝露，只在朝夕。汝善事夫人，勿以我爲念。」又有手書囑春鴻曰：「爲我，以是寄謝魏生，俾知我爲泉下客矣。」鴻謹藏而慰之曰：「小姐平生穎悟，通達過人，雖在女流，深知道理，亦嘗賤售，仲卿伉儷之傷生，鄙荀奉倩，夫妻之滅性。豈今日忘之，而自蹈其覆轍乎？且生一去，遽絕音徽，雖在制中，諒亦謀配。今紅葉頻來，紛紜傍午，天下多奇男子，善丈夫，以小姐才貌配之，孰所不願，何必魏生，然後快意？况夫人垂暮，愛女只小姐一人，萬一果致淪亡，尊懷何以堪處？竊爲小姐不取也。惟小姐不以人廢言，曲聽鄙語，翻然省悟，以理自遣，則非春鴻之幸，亦非小姐之幸，實夫人之大幸也。」甥曰：「嘻！爾過矣。吾豈世間癡淫女子，不知命者之流乎？吾之與生，蓋不偶也。彼此在

● 乾作「從來」

● 乾無「家人」

● 乾「危」作「巍」

● 乾「北歸幽州」作「南歸錢塘」

● 乾

作「語畢入室以手書囑春鴻曰」無「返室撫福福……勿以我爲念。又有」二十八字。

母先已締盟，厥後二家果生男女，斯言斯誓不爽毫釐，則天意人事斷可知矣。豈料萱親鍾愛，不果命以歸生，雖出恩慈，不免負約。且女子事人，惟一而已，苟圖他顧，則人盡夫也。鬼神之謂我何？詩云：「殷則異室，死則同穴。」吾之心事，生實知之。春鴻雖厚，我念我然，君子愛人以德，不可以姑息也。」言訖，淚落如雨。鴻亦慘慘而出。至晚竟逝，麟以漆棺斂之，殯於開元寺僧舍，期任滿載歸瘞焉。無何，縣有劇盜，遁於襄陽。官遣胥吏廉鍾者往彼捕之。春鴻乃出，縲緘白麟，俾因鍾寄去，與魏生麟拆覽之。乃集唐人詩成七言絕句十首，與生爲訣之詞也。麟以白母，夫人曰：「人已逝矣，勿違其意。」遂命寄去。其詩曰：

兩行清淚語前流，千里佳期一夕休。倚柱尋思倍惆悵，寂寥燈下不勝愁。

相見時難別亦難，寒潮惟帶夕陽還。鈿蟬金鴈皆零落，離別烟波傷玉顏。

倚闌無語倍傷情，鄉思撩人撥不平。寂寞閑庭春又晚，烟花零落過清明。

自從消瘦減容光，雪雨巫山枉斷腸。獨宿孤房淚如雨，秋宵只爲一人長。

紗窗日落漸黃昏，春夢無心只似雲。萬里寂寥音信斷，將身何處更逢君？

一身憔悴對花眠，零落殘魂倍黯然。人面不知何處去，悠悠生死別經年。

眞成薄命久尋思，宛轉蛾眉能幾時？漢水楚雲千萬里，留君不住益淒其。

魂歸冥漠魄歸泉，却恨青蛾語少年。三尺孤墳何處是？每逢寒食一潸然。

物換星移幾度秋，鳥啼花落水空流。人間何事堪惆悵？貴賤同歸土一丘。

一封書寄數行啼，莫動哀吟易慘悽。古往今來只如此，幾多紅粉委黃泥。

生家居苦塊，度日如年，追念舊歡，遽成陳迹，然猶未知甥之死也。因賦摸魚兒一闋憶之。詞曰：

記當年浪游江海，湖山佳處頻到。緋桃紅杏春光媚，駿馬驕嘶馳道。親曾造拜第一仙人，聽鼓朝飛，操風流音耗。縱水隔蓬壺，浪翻銀漢，青鳥解相報。徒自悼憶，殺那人情好，萬千心事難告。天涯回首成陳迹，還想綠依紅靠。空洒淚，歎暑往寒來，綠髮

● 乾「鳥」上增「天地」二字。 ● 乾作「悵」。

愁成皓！何時偃抱？把月下鸞簫，花間鳳管，細寫斷腸套！

詞成，蓋略述與媵相遇顛末，方擬謀人寄去。忽康鐔者自陝來，得媵凶問，并所集古句絕詩，讀之哀怨，閱而復避。乃於峴山墮淚碑傍，爲位以哭，酌酒以祭。日出媵前時所贈破綻斷紵，仰天誓曰：『子旣爲我捐生，我又何忍相負，惟當終身不娶，少慰芳魂！』祭文就錄於左云：

維大元至正十二年月日，鉅鹿魏鵬，顛以清酌肴羞之奠，遙祭於故賈氏雲華小娘子之靈。嗚呼！天地旣判，即分陰陽。夫婦攸合，人道之常。從一而殞，是謂貞良。二三其德，是曰淫荒。昔我參政，暨先平章，僚友之好，金蘭其芳。施及壽母，與余先堂，義若姊妹，閨門頡頏。適同有姪，天啟厥祥，指腹爲誓，好音琅琅。乃生君我，二父繼亡。君留瀘水，我返荆襄。彼此闊別，各居一方。日月流邁，踰十五霜。千里跋涉，訪君錢塘。佩服慈訓，初言是將。冀遂夤約，得諧姬姜。因緣淺薄，遂墮荒唐。一斤不復，竟成參商。嗚呼！君爲我死，我爲君傷。天高地厚，莫訴衷腸。玉容花貌，宛在目傍。斷紵破鏡，零落無光。人非物是，徒有涕滂。悄悄寒夜，隆隆朝陽。佳人何在？令德難忘。曷以招子，誰爲巫陽？曷以慰子，鰥居空房。庶幾斯語，聞於泉鄉。峴山鬱鬱，漢水湯湯。山傾水竭，此恨未央。嗚呼！小姐來舉余觴，尙饗！

未久，生服滿赴都，陞除陝西儒學正，提舉階奉議大夫。而麟尹咸寧瓜期尙未及迨，復得相見，升堂拜母，而夫人益老矣。見生，祇加悲悔，齎僕若脫歡，輩亦有物故者。惟春鴻請姬，一一無恙。生詢知媵殯宮所在，即往痛哭，以手叩墓門曰：『雲華，神寓在此。想子平生精靈未散，豈不能爲華山畿乎？』生是夕宿公署，似夢非夢，彷彿見媵來曰：『天果從人願乎？』生忘其死也，遽擁抱之。媵曰：『兄勿見持，當有奉告。』生方悟其鬼也。因問之曰：『子已謝世，今安得來耶？』媵曰：『妾死後，冥司以我無過，命入金華宮掌箋奏之任。今陰君感子不娶之言，以爲義高，劉庭式且曰：不可使先參政盛德無後。將命我還魂，而屋舍已壞。今議假他屍，尙未有

乾作「終」。

乾「壽母」作「刑國」。

乾無「玉容花貌宛在目傍」。

乾「湯湯」作「洋洋」。

乾作「過感寧始復得相見」無「而麟尹咸寧瓜期尙未及迨」。

乾無「舊僕若脫歡……一一無恙」二十字。

乾作「一番」。

乾作「義夫無後」無「先參政盛德」五字。

便。數在冬末，方可遂懷。彼時復得相聚也。語畢，倏然飛去。生驚覺，但見淡月侵簾，冷風拂面，四顧凄然，泣數行下。遂成疎離。淡月詞一闋，以弔媵。詞云：

西○湖皓月，從前歲別來，幾回圓缺？何處凄然？怕近暮秋時節。花顏一夫成終古。酒西風淚流如血。美人何在？忍看殘鏡！忍看殘鏡！忽今夕分明夢裏，陡然相見，手攜肩接。微啟朱唇，耳畔低聲兒說，冥君許我還魂，也教同心羅帶重結。醒來驚怪，還疑又信，枕寒燈滅。

生○到任，不覺雪花飄粉，梅蕊舒瓊，兔走烏飛，又當臘月。有長安丞宋子璧者，一室女年及笄，忽暴卒。已三日，復甦，不認其父母。曰：「我買平章女雲華，今咸寧縣宜差賈麟姊也。死已二年，數當還魂，今借汝女之屍，其實非汝女也。」父母訝其聲音不類，言語不倫，政疑怪聞，女即徑入賈尹宅，如素會到者。見夫人及尹，道還魂甚詳。夫人與麟察之，聲音語笑，皆也。舉止態度，皆也。然尚未信。須臾入其寢室，呼春鴻諸婢妾名字，索其存日遺物，絲髮皆不謬，始深信之。蓋咸寧與長安俱西安在城屬縣，廨宇相隣。宋丞亦聞賈尹到任時，其姊氏亡故，然還魂之事，世所罕有。乃與其妻陳氏同詣賈宅，取回女子，堅不肯出。且詰罵曰：「何爲妄認他人家女爲女耶？」宋夫婦無計，遂歎息而返。夫人曰：「此天作之合也。」乃報魏生，生亦以夢中見媵，事告賈母子。夫人忻忭難言，於是命媒妁通殷勤，再締前盟，重行吉禮。生執鴈帛，往親迎焉。夫人暨春鴻蘭茗等俱往送。媵花燭之夕，真處子也。枕上與生話舊，一事不遺。翌日設宴於提舉公廨後堂。宋丞一門亦與禮席。因詢丞女何名，乃知呼爲月娥。又得之老門子云，廨宇後堂舊有扁名酒雪，蓋取李太白詩「清風酒蘭雪」之義，爲前任提舉取去，今無矣。遂悟伍相闕夢中神云者，上句言成婚之地，下句言其妻之名。生遍以告座人，知神言之驗，喧傳關中，莫不歎異，有賦「永遇樂詞」以慶生者。因錄於此：

傾國名姝，出塵才子，真箇佳麗。魚水因緣，鸞鳳契合，事如人意。貝闕煙花，龍宮風月，謾託傳書柳絮。想傳奇又添一段，勾欄裏做還魂記。希希罕罕，奇奇怪怪，轉得完完備備。夢叶神言，婚諧腹偶，兩姓非容易。牙床兒上，繡衾兒裏，渾似牡丹雙蒂。問道

● 乾無「以弔媵」三字。

● 乾作「溶溶」。

● 乾作「涼」。

● 乾作「訣」。

● 乾「生到任」作「次日

赴任，不覺又經臘月」無「不覺雪花飄粉……又當」等字。

● 乾「宜差」作「尹」。

番怎如前度一般滋味。

生後與娥產三子，皆列顯宦。生仕至太禧宗禮院使兵部尙書，年八十三方死。娥亦封鄴國夫人，壽七十九而歿。與生合葬焉。生與娥平昔吟咏，慶和之作多至千餘篇，題曰唱隨集。酸齋賈雲石爲序於其前。生夫婦自序於其後，載於別錄，此不著云。

● 乾無「方死」。

● 乾無「歿」。

右剪燈新話四卷明瞿佑宗吉撰。餘話五卷李祺昌撰。宗吉錢塘人少受知於楊鐵厓。昌祺廬陵人登永樂甲申進士官至河南左布政預修永樂大典以該博稱於時。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云：『宗吉著剪燈新話一篇粉飾閨情假託其報雖屬情妖麗遊戲翰墨之間而勸百諷一聞有可采。或謂秋香亭記乃宗吉事使其果然亦元微之會真意也。桂孟平讀此書作歌一篇語涉諷刺而思致穢穢可誦。』穆談纂云：『宗吉著剪燈新話同時李昌祺復著餘話續之二書今盛行市井。嘗聞嘉興周先生鼎云新話非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鄭公之後家杭州吳山上楊廉夫在杭嘗至其家富生以他事出廉夫留旬日戲爲作此將以遺主人也。宗吉少時爲富氏養壻嘗侍廉夫得其稿後遂掩爲己作惟秋香亭記一篇乃其自筆。』又云：『昌祺爲人清謹所著詩有運變漫稿。景泰間韓都憲雍巡撫江西以廬陵鄉賢祀學宮昌祺獨以作餘話不得入。』蓋是書明代流傳甚廣後人所譜蘭蕙聯芳樓記教坊本領頭書袁聲撰即翠條瓊奴傳教坊本芙蓉屏記酒雪堂明梅孝已撰即買雲蓮魂記傳寄咸本於此其吐詞蘊秀上追唐賢小說或猶未逮。下視蒲松齡志異諸書則深情遠韻迥不侔矣。二書百川書志收入小史中。新話僅十一段已非足本。嘗見永樂刊本槧刻古雅上端爲出相。惜俗書脫簡不可卒讀。乾隆時坊刻於永樂本不可通之處以意刪改甚有新話之詩屢入餘話者。惟日本慶長元和間活板本實較舊刻爲佳。餘話並多六則雖裨乘瑣編無當大雅而所紀多元明間舊聞藉可知當日風習亦著錄家所不廢也。以中土久無完帙爰合刻行世新話原附注釋取便俗流循諷詞旨膚淺削之丁巳孟夏課花齋主人識。

剪燈新話餘話跋

翟宗吉的剪燈新話和李昌祺的餘話是兩部典型的才子的傳奇文集。其中大部分是敘述佳人才子的「遇合」的；顯然的可以看出是作者們的幻想的結果，或者有一部分的故事乃是道聽塗說的誇大的描寫；而另一部分卻又明目張膽的在複述着唐人驚鴻傳以至元無有一類的文章。

像這一類的「傳奇文」集爲什麼有重印的必要呢？

但我們不要忘記了他們乃是元明之間的產物；我們不要忘記了他們的裏面有一部分材料乃是最好的元明之際的社會的寫真；我們不要忘記了這些傳奇文乃是作者們，特別是翟氏，以滿腔的悲憤，滿眶的熱淚寫出之的；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了這兩部書在明、清兩代的小型的人才子小說上所發生的如何巨大的影響；而在日本新話餘話的勢力也是極大的。

在那些荒誕不經的故事裏，我們看見了文人們在混亂的社會裏其生活是如何的困苦艱難，甚至連一個妻子都還保不住；在那裏，人和人是野獸般的在互相殘殺着，任你充滿腹詩書，也不能不屈爲下僚，乃至爲人奴隸。這誠是士人們的一個最黑暗的時代。他們所寫的佳人才子的故事，有許多都是極悲慘的悲劇的結果。

如果我們將他們當作了元明之間的文人們的生活的寫真來看，那是很足以使我們銷除了對於他們的偏見的。其實，在期間，也不是全然沒有較好的作品。

他們同時還是明代戲曲家們取材的淵藪之一；金鳳釵記、野猿記等等都是競爲戲曲家們所取用的。在這裏，他們便和唐人傳奇文有同樣的重要了。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如果不熟悉那些故事，是很難明瞭明代的文學的因緣的。

新話餘話佳刊極少。武進董氏翻刻日本印本最稱善本；但乾隆本也間有足資校正的地方，特別是餘話。故新話全依董本重印，餘話則並校以乾隆本。

鄭振鐸跋

雪濤小說

明·江盈科著

鼠技虎名

楚人謂虎爲老虫，姑蘇人謂鼠爲老虫。余官長洲，以事至婁東，宿郵館。滅燭就寢，忽碗碟嗒然有聲。余問故，闈童答曰：「老虫。」余楚人也，不勝驚錯，曰：「城中安得有此獸！」童曰：「非他獸，鼠也。」余曰：「鼠何名老虫？」童謂：「民俗相傳爾耳。嗟！鼠冒老虫之名，至使余驚錯欲走，良足發笑。然今天下冒虛名駭俗耳者，不少矣！堂堂之上，端冕垂紳，印纓纓而綬若若者，果能遏邪萌，折權貴，摧豪強，歟？牙帳之內，高冠大劍，左秉鉞，右仗纛者，果能禦羣盜，北遏虜，南遏諸夷，如古孫吳起，剪之儔歟？驟而聆其名，赫然喧然，無異於老虫也。徐而叩所挾，止鼠技耳。夫至於挾鼠技，冒虎名，立民上者，皆鼠輩，天下事不可不大憂耶？」

任事

天下有百世之計，有一世之計，有不終歲之計。計有久近，而治亂之分數因之。國家自洪武至於今，二百四十年，承平日久，然所以保持承平之計，則日益促。自宗藩官制兵戎財賦以及屯田鹽法，率皆敝壞之極。收拾無策，整頓無緒。當其事者如坐敝船之中，時時虞溺，莫可如何。計日數月，冀幸遷轉以遺後來。後來者又遺後來。人復一人，歲復一歲，而愈敝愈極。雖有豪傑，安所措手？蓋聞里中有病脚瘡者，痛不可忍，謂家人曰：「爾爲我鑿壁爲穴。」穴成，伸脚穴中，入隣家尺許。家人曰：「此何意？」答曰：「憑他去隣家痛，無與我事。」又有醫者，自稱善外科。一裨將陣回，中流矢，深入膜內，延使治。乃持并州剪，剪去矢管，跪而請謝。裨將曰：「簇在膜內者，須亟治。」醫曰：「此內科事，不意并責我。」噫！脚入隣家，然猶我之脚也；簇在膜內，然亦醫者之事也。乃隔一壁，輒思委脚，隔一膜，輒欲分科。然則，痛安能已？責安能諉乎？今日當事諸公，見事之不可爲，而但因循苟安以遺來者，亦若委痛於隣家，推責於內科之意。嗚呼！忠臣事君，豈忍如此！古人蓋有身死而屍諫，臨終而薦賢者，豈其及吾之身一策莫展，而但欲遺諸後人也哉！雖然，爲之道，蓋亦甚。

難。我明任事如忠肅、忠宣二公，皆不免以身爲殉。信乎任事之難哉！

催科

爲令之難，難於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濟。陽城以拙蒙賞，蓋猶古昔爲然。今非其時矣！國家之需賦也，如枵腹待食；窮民之輸將也，如挖腦出髓。爲有司者，前迫於督促，後憚於黜罰，心計曰：『與其得罪於能陟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於無若我何之百姓。』是故號令不完，追呼繼之矣；追呼不完，籤楚繼之矣。籤楚不完，而圍圍而桎梏。民於是有稱貸耳。稱貸不得，有賣新絲羅新穀耳。絲盡穀竭，有鬻產耳。又其甚，有鬻妻鬻子女耳。如是而後賦可完。賦完而民之死者十七八矣！嗚呼！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可不痛哉！或有尤之者，則應曰：『吾但使國家無遺賦，吾職盡矣。不能復念爾民也。』余求其比擬，類駝醫然。昔有醫人，自媒能治背駝，曰：『如弓者，如鰻者，如曲環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駝。乃索板二片，以一置地下，臥駝者其上，又以一壓焉。而即躡焉。駝者隨直，亦復隨死。其子欲嗚呼諸官，醫人曰：『我業治駝，但管人直，那管人死。』嗚呼！世之爲令，但管錢糧完，不管百姓死，何以異於此醫也哉！雖然，非仗明君躬節損之政，下寬恤之詔，即欲有司不爲駝醫，可得耶？

甘利

嗚呼！味之至甘者，莫過於利；人之至苦者，莫甚於貧。以至甘之味，投至厭苦之人，往往如石投水，有受無拒。故四知却餽，楊震標譽於關西；一錢選受，劉寵著稱於東漢。揮鋤隱君，視同瓦礫；披裘老子，恥食道遺。史冊所書，晨星落落，而垂涎染指，曲取貪圖者，則天下滔滔也。嘗聞一青矜生性狡，能以謊計誑人。其學博持教甚嚴，諸生稍或犯規，必遣人執之，朴無赦。一日，此生適有犯，學博追執甚急。坐彝倫堂盛怒待之。已而生至，長跪地下，不言他事，但曰：『弟子偶得千金，方在處置，故來見過耳。』博士聞生得金多，輒露怒問之曰：『爾金從何處來？』曰：『得諸地中。』又問：『爾欲作何處置？』生答曰：『弟子故貧無資業，今與妻計，以五百金市田，二百金市宅，百金置器具，買童妾，止剩百金，以其半市書，將發憤從事焉。而以其半致餽先生，酬平日教育完矣。』博士曰：『有是哉！不佞何以當之？』遂呼使者治具甚豐潔，延生坐觴之。談笑款洽，皆異平日。飲半酣，博士問生曰：『爾適匆匆來，亦曾收金篋中扇輪耶？』生起應曰：『弟子布置此金甫定，爲荆妻轉身觸弟子醒，已失金所在，安用篋？』博士遽然曰：『爾所言金夢耶？』生答曰：『固夢耳。』博士不懌，言業與款洽，不能復怒。徐曰：『爾自雅情，夢中得金，猶不忘先生，況實得耶？』更一再觴，出之。嘻！此狡生者，持夢中之金，回

博士於盛怒之際，既赦其朴，又從而厚款之。然則金之名且能溺人，彼實餓者，人安得不爲所溺，可懼也已！嘗觀韓非以出婦喻黜官，曰：『爲婦而出，常也；所貴善營私耳。居官而黜，亦常也；所貴善殖貨耳。』嗚呼，韓子之言，世情也。楚有一人，爲令，以墨罷官歸，而美衣媮食，歌童舞姬，受享擬王者。醉中語人曰：『我若無主意，聽孔夫子說話，今日無飯喫，安得有此！』噫！此造業之人，造業之言，然彼直狂誕敢爲此語。世之口不若人心者，可勝數哉！龐氏遺安，楊公清白，能不目爲迂闊者，又幾何人哉！

妄心

見卯求夜，莊周以爲早計。及觀恒人之情，更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家富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隣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牒，牒復生牒。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特所生者，又復生牒。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我乃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勃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曰：『毋留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許大家，當壞於惡婦一舉，真可誅！』命烹之。妻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蚤耳。』官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爲妄，泊然無嗜，頽然無起，卽見在者且屬諸幻，況未來乎？噫！世之妄意早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

嫁禍

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太祖患之。皆曰：『猪婆龍窟其下故爾。』時工部欲闢于上，然疑猪犯國姓，輒駕稱大龍爲害。上惡其同元字，因命漁者捕之。殺龍幾盡。先是，漁人用香餌引龍，龍凡數百斤。一受釣，以前兩爪據沙，深入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一老漁諳龍性，命於其受釣時，用底穿缸從綸貫下覆龍面。龍用前爪搔缸，不復據沙，引之遂出。金陵人乃作語曰：『猪婆龍爲殃，賴頭龍頂缸。』言嫁禍也。嘗觀潘去華小說，載馬炳然事，乃知世之不幸而爲大團龍者多矣。去華謂：炳然官至僉都，舟歸獨泊團風，舉家皆被盜殲。則殺長鬚輩之報也。古語云：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藥言哉！

戒性急

凡人性急最害事。非獨害事，先足自害。故性急人不能憂，憂必損性；不能怒，怒必損肝。皆有死道。其不然者，幸也。余觀古今性急人，有一二小事，可發笑。令其人自覺，亦必自笑。當知所以懲其性矣。晉王述性急，一日下筋夾雞子，雞子不受筋，乃投之地。見其旋轉不定，用木屐蹂之。雞子偶匿屐齒空處，不受蹂。述乃就地手取置口中嚙之，盡碎方吐棄。我朝天順時，都憲陳智亦性急。嘗取錯剔指，錯墜地，就地取之，持觸磚數廻，盡滅其鋒乃已。暑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即叱左右捕之。左右故東西馳驚作拳狀。伺其怒定，乃罷。或告之改。智乃書戒性急三字於木尺，置案頭。然僕僕有小過，輒又持木尺自杖之。噫！此兩公事，言之皆可笑。其實雞子也，錯也，蠅也，皆無知之物。即我怒彼，彼何損焉！徒自苦耳。是故，西門豹佩章以自緩，庶幾能克己者哉。

善變

夫理有常有變。然有變而常者，有變而變者。其在於物，雀變爲蛤，鷹變爲鳩，此應氣而變之常也。若王初平之石變爲羊，宋康王之泥馬變爲真馬，則出於應氣之外，是物變之變矣。至於人，童變而丁，丁變而叟，此應時而變之常也。若公牛哀之病而變虎，崇伯繇之殛而變熊，則出於應時之外，是人變之變矣。余嘗細推人變，又有不止此者。較之物變，有速有遲。夫速者，耳目易及，人見而駭焉。遲者，歲遷世移，變而不覺，苟非逆觀其萌，預杜其漸，未有不從善入惡，從成入壞者。每見貧窮之家，朝胼夕胝，農畝婦桑，積漸不已，變爲溫飽之家；溫飽之家，枕詩籍書，且呻夕吟，積漸不已，變爲文墨之家；文墨之家，鄉舉里選，賓王貢國，積漸不已，變爲簪纓之家；簪纓之家，登崇陟峻，累俸剩餼，積漸不已，變爲富貴之家；富貴之家，縱耳娛目，朝唱夜彈，積漸不已，變爲歌舞之家；歌舞之家，塵金土珠，浪費不貲，積漸不已，變爲鬻貨之家；鬻貨之家，基產罄盡，衣食不給，積漸不已，變爲貧窮之家；貧窮而奮，則又變爲溫飽，爲文墨，爲簪纓，爲富貴。富貴而驕，則又變爲歌舞，爲鬻貨，爲貧窮。若此者，所謂歲遷時移，溺其中者，往往不覺。求其逆觀預防，百無一二。嗟夫！簪纓富貴，非可妄冀。若溫飽，文墨，爲人子孫者，可勉而持。柰何不察其漸，偃偃然以歌舞易鬻貨與貧窮，而猶不知自奮與語不云乎？宗廟之犧，爲畝畝之勤，人之變也，何日之與有？嘻，思其變也，思其漸也，乃在乎人。非振非鷹，謂造化制我，非愚則塞。

駁祿命

末世祿命風鑑二家，各持其說行於天下。大端驗者什一，不驗者什九。要之，其人非能精詣其術，皆竊糟粕自糊其口者也。第就

二家較論，併考諸載籍，風鑑之說，在在有徵，而祿命無聞焉。易稱顯若，詩韻委蛇，論語著聞，侃侃，雖不言相，然已陰寓之矣。至於傳記蜂目豺聲，卜羊舌之必敗，豕視狼顧，斷商臣之不仁。其言信如著龜，不一而足。若夫高祖龍準，隆顏，呂公因之，婦女，班超虎頭，燕領，識者度其必侯。許負之相，亞夫，唐舉之相，蔡澤，黔徒之相，衛青，與夫鄧通之當餓死，裴度之當入相，在史冊中，驗者居多。若祿命之不足信，比如雲貴之官有死者矣，而吏部猶然推陞。先死後陞，彼之官星安在耶？生員場畢，或偶然病故，乃其卷佳者，猶然中式。先死後中，彼之薦元魁名星安在耶？祿命之斷不足信，此其淺而易見者矣。若論其至，則相亦何憑！同一貌也，仲尼、陽虎，一聖一狂；同一目也，虞舜、楚王，一仁一暴。然則相又何可盡信！但較之祿命，驗處多耳。

知足

富貴壽考，其途無窮，而天所斟酌於人，其分有限。第人情豔於其所未至，則有愈得而愈無厭心者。嘗聞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公百齡！』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會要君家養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夢，率皆喜。及轉禮侍，予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愴然憂色矣。夫百歲上壽也，侍郎尊秩也，而已至其地者，遂謂止於此為不足。蓋聞里閭惡少有評風月之趣者，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着不如偷不着。』夫偷不着，亦有何趣！彼希冀者，意其中有無限之妙，而遂以為不如。乃知人情薄已然，豔未然，大率類此。故知知足之言，真是定心丸子，不可一日不服。

知無涯

楚人有生而不識薑者，曰：『此從樹上結成。』或曰：『從土裏生成。』其人固執己見，曰：『請與子以十人為質，以所乘驢為賭。』已而過問十人，皆曰：『土裏出也。』其人啞然失色，曰：『驢則付汝，薑還樹生。』北人生而有不識菱者，仕於南方，席上啖菱，併殼入口。或曰：『啖菱須去殼。』其人自護所短，曰：『我非不知，併殼者，欲以清熱也。』問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後山，何地不有！』夫薑產於土，而曰樹結；菱生於水，而曰土產，皆坐不知故也。余聞四明有蚶田，嶺南有乳田。夫蚶也，乳也，皆有血氣，人皆意其胎卵生也。而四明人之種蚶也，用蚶水灑田中，一點一蚶，期至而收之，如收五穀，量畝多寡。嶺南人之種乳也，用米粉灑田中，久之，粉皆成形如蠶蛹。及期而收之，擣碎遂成乳。假令不經聞見，則必執蚶與乳之必不出於田，與執薑之從樹，結菱之自土產者一也。乃

知物理無窮，造化無盡。蓋一例以規物，真瓊雞耳。

忍耐

世人無賢不肖，皆言忍，言耐煩。此三字言之甚易，而其實有難能者。若真能忍，真能耐煩，則其取禍必少，敗事必寡。昔里中一富兒素慳，亦能從事於忍。遇仇家欲嫁禍，乃賄一乞丐於元且，託乞，故出言詈之。富兒不爲動。已復詈其妻子，亦不動。丐者乃裸而露其醜，曰：「爾能啖我此物乎？」富兒不勝忿，持挺撻之，一擊而斃。爲仇家所持，竟坐償。此知從事於忍，至於難忍，而卒不能忍者也。又一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要耐煩。」仕者唯唯。已而再囑，三囑，猶唯唯。及於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爲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數四？」厚友曰：「我纔多說兩兩，爾遂發惱。輒爲能耐煩可乎？」此知耐煩之當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與耐煩爲難能也。

心高

余郡迤西三十里，有河湫山，山隈有王婆廟，不知何代人。父老相傳：此婆釀酒爲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每寮酒，輒予飲。累數百壺不酬值。婆不與較。一日，道士謂婆曰：「予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爲若掘井。」井成，泉湧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償耳。」遂去。婆不復釀酒。但持井所出泉應酌者。比夙釀更佳。酌者踵至。踰三年，得錢凡數萬。家遂富。前道士忽又至。婆深謝之。道士問曰：「酒好否？」答曰：「好到好，只豬無糟耳。」道士笑題其壁曰：「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賣，還道豬無糟。」題訖去。自是井不復出酒矣。國初，蜀中一耆儒題張果倒跨蹇驢圖云：「世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語雖淺，然其喻世切矣。噫！人心羶慕，非名即利。名利之途，愈趨愈永。趨而不已，害及厥躬，然後悔之，其不爲貪得之王婆，能爲回頭之果老者，幾何人哉！

蛛蠶

蛛語蠶曰：「爾飽食終日，以至於老，口吐經緯，黃白纒然，因之自裹。蠶婦操汝，入於沸湯，抽爲長絲，乃喪厥軀。然則，其巧也，適以自殺，不亦愚乎？」蠶答蛛曰：「我固自殺。我所吐者，遂爲文章。天子袞龍，百官絨繡，孰非我爲？汝乃枵腹而營，口吐經緯，織成網羅，坐伺其間。蚊虻蜂蝶之見過者，無不殺之，而以自飽。巧則巧矣，何其忍也！」蛛曰：「爲人謀則爲汝，自爲謀寧爲我。」噫！世之爲蠶不爲蛛者寡矣夫。

李卓吾尺牘(三)

明
李贄撰

李卓吾尺牘卷之二

與莊純夫

日在到知，罪事畢，可喜，可喜！人生一世，如此而已。相聚四十餘年，情境甚熟，亦猶作客并州，既多時，自同故鄉，難遽離割也。夫婦之際，恩情尤甚，兼以辛勤拮据，有內助之益。若平日有如賓之敬，齊眉之誠，孝友忠信，損己利人，勝似今世稱學道者，徒有名而無實，則臨別猶難割捨也。何也？婦行婦功，婦言婦德，自然令人思念。爾岳母黃宜人是矣。獨有講學一事，不信人言，稍稍可憾。餘則皆今人所未有。我雖鐵石作肝，能不慨然！况臨老各天，不及永訣，邪已矣，已矣！自聞訃後，無一夜不入夢。但俱不知是死。豈真到此乎？抑吾念之，魂自相招也。想他平生謹慎，必不輕履僧堂。然僧堂一到，亦有何妨。要之，皆未脫灑耳。既單有魂靈，何男何女？何遠何近？何拘何礙？若猶如舊日拘礙不通，則終無出頭之期矣。即此魂靈猶在，便知此身不死，自然無所拘礙，而更自作拘礙可乎？即此無拘無礙，便是西方淨土極樂世界，更無別有西方世界也。純夫可以此書焚告爾岳母之靈，俾知此意。勿貪托生之樂，一處胎中，便有隔陰之昏；勿貪人天之供，一生天上，便受供養，頓忘却前生自由自在夙念，報盡業現還來六趣無有窮時矣。爾岳母平日爲人如此，決生天上無疑。須記吾語莫忘却。雖在天上，時時不忘記取等我壽終之時，一來迎接。則轉轉相依，可以無錯矣。或暫寄念佛場中，尤妙。或見我平生交遊，我平日所敬愛者，與相歸依，以待我至亦可。幸勿貪受胎，再托生也。純夫千萬焚香化紙錢，苦讀三五遍，對靈叮囑明白誦說，則宜人自能知之。

復焦弱侯

冲庵方履南京任，南北中外，尙未知稅駕之處，而約我於明月樓舍穩便，就跋涉，株守空山，爲侍郎守院，則亦安用李卓老爲哉！計且住此，與無念鳳里近城數公朝夕龍湖之上。所望兄長盡心供職。弟嘗謂世間有三等人，致使世間不得太平，皆由兩頭照管。第

一害怕居官束縛，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齊其外，又苦其內。此其人頗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爲富貴，而外矯詞以爲不願；實欲托此以爲榮身之梯，又兼探道德仁義之事以自蓋。此其人心身俱泰，手足輕安。既無兩頭照顧之患，又無掩蓋表揚之便。舍官喜作官，便作官喜講學，便講學不喜講學，便不肯講學。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輕安。既無兩頭照顧之患，又無掩蓋表揚之醜，故可稱也。趙文肅先生云：我這個嘴張子這個臉，也做了閑老始信萬事有前定，只得心閒一日，便是便宜一日。世間功名富貴，與夫道德性命，何會束縛人，人自束縛耳。有出門如見大賓，篇說書附往請教。大抵聖言切實有用，不是空頭。若如說者，則安用聖言爲邪？世間講學諸書，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龍溪先生者。弟舊收得頗全，今俱爲人取去。請朋友中讀經既難，讀大憲法語又難。惟讀龍溪先生書無不喜者。以此知先生之功在天下後世不淺矣。楊復所心如穀種論，及惠迪從逆作，是大作家。論首三五翻透徹明甚。可惜末後作道理不稱耳。然今人要未能作此。今之學者官重於名，名重於學。以學起名，以名起官，循環相生，而卒歸重於官。使學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則視棄名如敝箒矣。無怪乎有志者多不肯學，多以我輩爲眞光棍也。於此有恥，則羞惡之心自在。今於言不顧行處，不知羞惡，而惡人作耍，所謂不能三年喪而小功是察，是也。悲夫！近有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說書一篇。世間人誰不說我能知人。然夫子獨以爲患，而帝堯獨以爲難，則世間自說能知人者皆妄也。於問學上親切，則能知人，能知人則能自知。是知人爲自知之要務。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於用世上親切不虛，則自能知人。能知人則由於能自知。是自知爲知人之要務。故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先務者，親賢之謂也。親賢者，知賢之謂也。古自明君賢相，孰不欲得賢而親之，而卒所親者皆不賢。則以不知其人之爲不賢而妄以爲賢而親之也。故又曰：不知其人可乎？知人則不失人，不失人則天下安矣。此堯之所難，夫子大聖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視之。嗚呼！亦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况乎以一時之喜怒，一人之愛憎，而欲視天下高蹈遠引之士，混俗和光之徒，皮毛臭穢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難，立位最難。若但取一概順己之侶，尊己之輩，則天下之士不來矣。今誦詩讀書者有矣。果知人論世否也？平日視孟軻若不足心服，及至臨時，恐未能如彼尙論切實可用也。極知世之學者以我此言爲妄誕逆耳，然逆耳不受，將未免復蹈同心商證故轍矣。則亦安用此大官以誑朝廷欺天下士爲哉？毒藥利病，刮骨刺血，非大勇如關雲長者，不能受也。不可以自負孔子孟軻者，而顧不如一關義勇武安王者也。蘇長公何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直彼餘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於全刻抄出作四冊，俱世人所

未取。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長公俯就世人而作也。至其真洪鐘大呂，大扣大鳴，小扣小應，俱繫精神髓骨所在，弟今盡數錄出，時一披閱，心事宛然，如對長公披襟面語。憾不得再寫一部，呈去請教。爾儻印出，令學生子置在案頭，初場二場三場畢具矣。龍溪先生全刻，千萬記心遺我。若近溪先生刻，不足觀也。蓋近溪語錄，須領悟者乃能觀於言語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繩束。非如玉先生字字皆解脫，既得者讀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讀之，足以證入也。

又與焦弱侯

鄭子玄者，丘長孺父子文會友也。文雖不如其父子，而質實有恥，不肯講學，亦可喜，故喜之。蓋彼全不會親見顏曾思孟，又不曾親見周程張朱，但見今之講周程張朱者，以爲周程張朱實如是爾也。故恥而不肯講。不講雖是過，然使學者恥而不講，以爲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彼以爲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又從而曉曉然語人曰：我欲厲俗而風世。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於講周程張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講。然則不講亦未爲過矣。黃生過此，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豐，復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至九江，遇一顯者，乃舍舊從新，隨轉而北。衝風冒寒，不顧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見我言曰：我欲遊嵩少，彼顯者亦欲遊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顯者俟我於城中，勢不能一宿。回日當復道此。道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茲卒卒誠難割捨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實爲林汝寧好一口食難割捨耳。然林汝寧向者三任，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而歸。茲尙未厭足，如餓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爲遊嵩少。夫以遊嵩少藏林汝寧之抽豐來，噫，我又恐林汝寧之疑其爲再尋己也，復以捨不得李卓老，當再來訪李卓老，以噫林汝寧。名利兩得，身行俱全。我與林汝寧皆在黃生術中而不悟，可不謂巧乎？今之道學，何以異此！由此觀之，今之所謂聖人者，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却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自稱曰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却聖人，而以山人稱。展轉反覆，以欺世獲利。名爲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賈，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豐，而顯嵩少，謂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講道德性命者，皆遊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於高官重祿，好田宅，美風水，以爲子孫蔭者，皆其託名於林汝寧，以爲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則鄭子玄之不肯講學，其不足怪矣。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結於卿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而坐於

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爲商賈，則其實不持一文，稱之爲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雖然，我寧無有是乎？然安知我無商賈之心，而釋迦其衣以欺世而盜名也？有則幸爲我加誅，我不護痛。雖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等，決知免矣。

決鄂鼎石

杜甫非耒陽之賢，則不免於大水之厄；相如非臨邛，則程鄭、卓王孫輩當以糞壤視之矣。勢到逼迫時，一粒一金，一青目，便高增十倍，價理勢然也。第此時此際，大難爲區處耳。謹謝，謹謝！焦心勞思，雖知情不容已，然亦無可如何，祇得盡吾力之所能爲者。聞長沙、衡、永間大熟，募漢亦好。但得官爲糶本，付託得人，不拘上流下流，或麥或米，令慣糶上戶，各齎銀兩，前去出產地而糶買，流水不絕，運到水次，官復定爲平價。貧民來糶者，不拘銀數多少；少者雖至二錢三錢，亦與方便。但有銀到，即流水收銀給票，令其自赴水次搬取。出糶者有利，則樂於趨事；而糶本自然不失。貧民來轉糶者，既有糧有米有穀有麥，亦自然不慌矣。至於給票發穀之間，簡便周至，使人不阻不滯，則自有仁慈父母在。且當此際，便一分便受一分賜，其感戴父母，又自不同也。僕爲在今日，其所當爲與所得爲所急急爲者，不過如此。若曰救荒無奇策，此則俗儒之妄談，何可聽哉！世間何事不可處，何時不可救乎？堯無九年水，以有救水之奇策也。湯無七年旱，以有救旱之奇策也。彼謂蓄積多而備先具者，特言其豫備之一事，非臨時救之之策也。惟是世人無才無術，或有才術，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趨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待斃。然雖自謂不能，而未敢遽謂人皆不能也。獨有一等俗儒，已所不能爲者，便謂人決不能爲，而又敢猖爲大言曰：救荒無奇策。嗚呼！斯言出而阻天下之救荒者，必此人也！然則，俗儒之爲天下慮，其毒豈不甚哉！

寄答京友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已有者，不啻若自其已出者。嗚呼！無望之矣。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鄭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以謂生才甚難，甚不可不愛惜也。夫才有巨細，有巨才矣，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其受薦者？又安知其不以既老而自懈乎？夫兄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

處必多，非真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爲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

與會中野

昨見公，令我兩個月心事，頓然冰消凍解也。乃知向之勸我者，祇爲我添油熾薪耳。而公絕無一語動渠之意，愈覺有加。故我不覺心醉矣。已矣！已矣！自今以往，不復與柳老爲怨矣。夫世間是與不是，亦何常之有？乃羣公勸我者，不會於是非之外有所發明，而欲我藏其宿怒，以外爲好合，是以險側小人事我也。苟得面交，即口蜜腹劍，皆不顧之矣。以故所是愈堅，而愈不可解。善乎朱仲晦之言曰：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僕隱者也，負氣人也。路見不平，尙欲拔刀相助，况親當其事哉！然其實乃癡人也。皆爲鬼所迷者也。苟不遇良朋勝友，其迷何時返乎？以此思勝己之友一日不可離也。嗟乎！楚倅既逝，而切骨之談聞，友山日疎，而苦口之言不至。僕之迷久矣，何特今日也！自今已矣，不復與柳老爲怨矣！且兩人皆六十四矣。縱多壽考，決不復有六十四年在人世上矣。如僕者非但月化，亦且日衰，其能久乎？死期已逼，而豪氣尙在，可笑也已！

與曾繼泉

聞公欲薙髮，此甚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未有子，則妻妾田宅何所寄託？有妻妾田宅，尙無故割棄，非但不仁，亦甚不義也。果生死道念真切，在家方便，尤勝出家萬倍。今試問公果能持鉢沿門丐食乎？果能窮餓數日不求一餐於人乎？若皆不能，而猶靠田作過活，則在家修行不更方便乎？我當初學道，非但有妻室，亦且爲宰官奔走四方，往來數萬里。但覺學問日日得力耳。後因寓楚，欲親就良師友，而賤眷苦不肯留，故令小壻小友送之歸。然有親女外甥等，朝夕伏侍，居官俸餘，又以口數交與，只留我一身在外，則我黃宜人雖然回歸，我實不用牽掛。以故我得安心寓此，與朋友嬉遊也。其所以落髮者，則因家後閑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爲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髮，非其心也。實則以年紀老大不多時居人世矣。如公壯年，正好生子，正好做人，正好向上。且田地不多，家業不大，又正好過日子。不似大富貴人家計，滿目無半點閒空也。何必落髮出家，然後學道乎？我非落髮出家始學道也。千萬記取！

答劉方伯書

此事如饑渴。然饑定思食，渴定思飲。夫天下曷嘗有不思食飲之人哉？其所以不思食飲者有故矣。病在雜食也。今觀大地衆生，誰不犯是雜食病者。雜食謂何？見小而欲速也；所見在形骸之內，而形骸之外則不見也；所欲在數十世之久，而萬億世數則不欲也。夫功名富貴，大地衆生所以奉此七尺之身者也，是形骸以內物也，其急宜也。是故終其身役焉勞，此心以奉此身，直至百歲而後止。是百歲之食飲也，凡在百歲之內者，所共饑渴而求也。而不知止者，猶笑之曰：是奚足哉！男兒須爲子孫立不拔之基，安可以身死而遂止乎？於是卜宅而求諸陽，卜地而求諸陰，務圖吉地以覆蔭後人，是又數十世之食飲也。凡貪此數十世之食飲者，所共饑渴而求也。故或積德於冥冥，或施報於昭昭，其用心至繁至密，其爲類至曠至衆。然皆貪此一口無窮茶飯，以貽後人耳。而賢者又笑之曰：此安能久！此又安足云！且夫形骸外矣，勞其心以事形骸，智者不爲也。况復勞其形骸以爲兒孫作牛馬乎？男兒生世，要當立不朽之名。是啖名者也。名既其所食啖之物，則饑渴以求之，亦自無所不至矣。不知名雖長久，要與天壤相敵者也。故天地有盡，則此名亦盡。安得久乎？而達者又笑之曰：名與身孰親！夫役此心以奉此身，已謂之愚矣，况役此心以求身外之名乎？然則，名不親於身審矣。而乃謂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又何說也？蓋衆人之病病在好利，賢者之病病在好名。苟不以名誘之，則其言不入。夫惟漸次導之，使令歸實，歸實之後，名亦無有。故曰：夫子善誘。然顏氏沒，而能知夫子之善誘者亡矣。故顏子沒，而夫子善誘之術遂窮。吁！大地衆生，惟其見小而欲速，故其所食飲者，盡若此止矣。而達者其誰乎？而欲其思孔顏之食飲者，不亦難乎？故愚謂千載而下，雖有孔子出而善誘之，亦必不能易其所饑渴以就吾之食飲也。計惟有自飽自歌自舞而已。况如生者方外托身，離羣逃世，而敢嗷嗷嘵嘵，不知自止以犯非徒無益，而且有害之戒乎？然則，今之自以爲孔子，而欲誘人使從我者可笑也。何也？孔子已不能得之於顏子之外也。其誰與饑渴之懷，以與我共食飲乎？此也。邪？縱滿盤堆積，極山海之羞，盡龍鳳之髓，跪而獻納，必遭怒遣而訶斥矣。縱或假相承奉，聊一舉筋，即吐噓隨之矣。何者？原非其所飲食之物，自不宜招呼而求以與之共也。然則，生孔子之後者，講學終無益矣。雖欲不落髮出家，求方外之友以爲伴侶，又可得邪？然則生乎今之世，果終莫與共食飲也歟？誠終莫與共食飲也已！

答莊純夫書

學問須時時拈撥，乃時時受用。縱無人講，亦須去事人講。蓋日講則日新，非爲人也，乃專專爲己也。龍溪、近溪二大老可以觀矣。

渠豈不知此事無巧法邪？祖真仙大率沒身於此不衰也。今人不知，皆以好度人目之，卽差却題目矣。

與周友山書

不肖株守黃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覽黃鶴之勝，尙未眺晴川遊九峯也。卽蒙擾世者，有左道惑衆之逐。弟反覆思之，平生實未曾會得一人，不知所惑何人也。然左道之稱，弟實不能逃焉。何也？孤居日久，善言罔聞，兼以衰朽，怖死念深，或恐犯此耳。不意憂世者，乃肯垂大慈悲教我如此也。卽日加冠蓄髮，復完本來面目，二三侍者，人與員帽一頂，全不見有僧相矣。如此服善從教，不知可道左道之誅否？想仲尼不爲已甚。諸公遵守孔門家法，決知從寬發落，許其改過自新無疑。然事勢難料，情理不常。若守其禁約，不肯輕恕，務欲窮之於其所往，則大地皆其禁域，又安所逃死乎？弟於此進退維谷。將欲明日遂行，則故舊難捨，將遂微服過宋，則司城貞子未生。兄高明，爲我商之如何？然弟之改過實出本心。蓋一向以貪佛之故，不自知其陷於左道。非明知故犯者比也。旣係誤犯，則情理可恕。旣肯速改，則更宜加獎，供其饋食，又不但直赦其過誤已也。倘肯如此，弟當托兄先容，納拜大宗師門下，從頭指示孔門親民學術。庶幾行年六十有五，猶知六十四歲之非乎？

又與周友山書

承教塔事甚是。但念我旣無眷屬之樂，又無朋友之樂，竟然孤獨，無與晤語，只有一塔墓室，可以厝骸，可以娛老。幸隨我意，勿見阻也。至於轉身之後，或遂爲登臨之會，或遂爲讀書之所，或遂爲瓦礫之場，則非智者所能逆爲之圖矣。古人所見至高，只是合下見得甚近，不能爲子子孫孫萬年圖謀也。汾陽之宅爲寺，馬燧之第爲園，可遂謂三老無見識乎？以禹之神智如此，八年勤勞如此，功德在民如此，而不能必其孫太康遂爲羿所篡，而失天下。則雖智之大且神者，亦只如此已矣。元世祖初平江南，問劉秉忠曰：自古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何人得之？秉忠對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後定都燕京，築城掘地，得一石匣，開視乃一匣紅頭蟲。復詔問秉忠。秉忠對曰：異日得陛下天下者卽此物也。由此觀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卽問失天下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爲不祥，侃然致對，視亡若存，眞英雄豪傑，誠不同於時哉。秉忠自幼爲僧，世祖至大都見之，乃以釋服相從軍旅間。末年始就冠服，爲元朝開國元老，非偶然也。我塔事無經營之苦，又無抄化之勞，聽其自至，任其同力，只依我規制耳。想兄聞此必無疑矣。

與焦漪園

弟今又居武昌矣。江漢之上，獨自遨遊，道之難行，已可知也。歸與之歎，豈得已邪？然老人無歸，以朋友爲歸。不知今者當歸何所？與漢陽城中，尙有論說到此者。若武昌則往來絕跡，而况譚學寫至此，一字一淚，不知當向何人道？當與何人讀？想當照舊薤髮歸山去矣。

與劉晉川書

昨約其人來接，其人竟不來。是以不敢獨自闖入所門，恐人疑我無因自至，必有所干與也。今日暇否？暇則當堂遣人迎我。使衙門中人，盡知彼我相求，只有性命一事可矣。緣我平生素履，未能取信於人，不得不謹防其謗我者，非尊貴相也。

與朋友書

顧虎頭雖不通問學，而具隻眼，是以可嘉。周公瑾既通學問，又具隻眼，是以尤可嘉也。二公皆盛有識見，有才料，有膽氣，智仁勇三事皆備。周善藏，非萬分不發。故人但見其巧於善刀，而不見其能於遊刃。顧善發，然發而人不見，故人但見其能於遊刃，而不見其巧於善刀。周收斂之意多，平生唯知爲己，以故相知少，而其情似寡。然一相知，而膠漆難並矣。顧發揚意多，平生惟不私己，以故相愛甚博，而其情似不專。然情之所專愛，固不能分也。何也？以皆具隻眼也。吾謂二公者，皆能知人，而不爲知所眩；能愛人，而不爲愛所蔽；能用人，而不爲人所用者也。周裝擊作啼得老子之體，是故與之語清淨寧一之化，無爲自然之用，如以石投水，不相逆也。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此等是也。最上一乘之人也。何可得也！顧託孤寄命，有君子之風，是故半夜叩門，必不肯以親爲解，而况肩鉅任大，扶危持顛，肯相辜負哉！是國家大可倚仗人也。抑又何可得也！顧通州人，周麻城人。

答劉晉川書

弟年近古稀矣！單身行遊，只爲死期日逼，閻君鐵棒難支。且生世之苦，目擊又已如此，使我學道之念轉轉急迫也。既學道，不得不資先覺，資先覺，不得不遊四方，遊四方，不得不獨自而受孤苦。何者？眷屬徒有家鄉之念，童僕俱有妻兒之思，與我不同志也。志不同則難留，是以盡遣之歸。非我不願有親隨，樂於獨自孤苦也。爲道日急，雖孤苦亦自甘之。蓋孤苦日短，而極樂世界日長矣。久已欲往南北二都，爲有道之就。二都朋友，亦日望我。近聞二都朋友，又勝矣。承示吳中丞札，知其愛我甚。然顧通州雖愛我，人品亦我所師。但通州實未嘗以生死爲念也。此間又有友山，又有公家父子，則舍此何之乎？今須友山北上公別轉，乃往南都一遊。七十之年，有友

我者，便當安心度日以與之友，似又不必奔馳而自投苦海矣。吳中丞雖好意，弟謂不如分我俸資，使我蓋得一所禪室於武昌城下。草草奉笑，可卽以此轉致之。

別劉肖川書

大字，公要藥也；不大，則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乎？且未有丈夫漢不能庇人，而終身受庇於人者也；大人者，庇人也；小人者，庇於人者也。凡大人見識力量與衆不同者，皆從庇人而生。日充日長，日長日昌，若徒蔭於人，則終其身無有見識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於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則庇蔭於父母，居官則庇蔭於官長，立朝則求庇蔭於宰臣，爲邊帥則求庇蔭於中官，爲聖賢則求庇蔭於孔孟，爲文章則求庇蔭於班馬。種種自視，莫不皆自以爲男兒，而其實則皆孩子而不知也。豪傑凡民之分，只從庇人與庇蔭於人處識取。

答友

或曰：李卓吾謂暴怒是學，不亦異乎？有友答曰：卓老斷不說暴怒是學。當說暴怒是性也。或曰：發而皆中節方是性，豈有暴怒是性之理？曰：怒亦是未發中有的。吁！夫謂暴怒是性，是誣性也；謂暴怒是學，是誣學也；既不是學，又不是性，吾真不知從何處而來也？或待因緣而來乎？每見世人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直取其首，豈特暴哉！縱遭反噬，亦所甘心，雖死不悔，暴何足云。然使其復見光明正大之夫，言行相顧之士，怒又不知向何處去，喜又不知從何處來矣。則雖謂吾暴怒可也，謂吾不遷怒亦可也。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

昨聞大教，謂婦人見短，不堪學道。誠然哉！誠然哉！夫婦人不出閭域，而男子則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見有長短，不待言也。但所謂短見者，謂所見不出閭閻之間，而遠見者則深察乎昭曠之原也。短見者只見得百年之內，或近而子孫，又近而一身而已；遠見則超於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極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算數譬喻之域是已。短見者祇聽得街談巷議市井小兒之語，而遠見則能深長乎大人，不敢侮於聖言，更不惑於流俗憎愛之口也。余竊謂欲論見之長短者當如此，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爲見短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此蓋孔聖人所以周流天下，欲庶幾

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視之爲短見之人，不亦冤乎！冤不冤與此人何與，但恐傍觀者醜耳。自今觀之，呂姜以一婦人而足九人之數，不妨其與周召、太公之流並列爲十亂。文母以一聖女而正二南之風，不嫌其與散宜生、太顛之輩並稱爲四友。彼區區者特世間法一時太平之業耳，猶然不敢以男女分別短長異視，而况學出世道，欲爲釋迦、老佛、孔聖人朝聞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閭巷小人聞之，盡當責以闕觀之見，索以利女之貞，而以文母、呂姜爲以人矣，豈不冤甚也哉！故凡自負遠見之士，須不爲大人君子所笑，而莫汲汲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可也。若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則亦市井小兒而已矣。其爲遠見乎，短見乎，當自辨也。予謂此等遠見女子，正人家吉祥善瑞，非數百年積德未易生也。夫薛濤蜀產也，元微之聞之，故求出使西川，與之相見。濤因走筆作四友贊以答其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貞元傑匠也，豈易服人者哉！吁！一文才如濤者，猶能使人傾千里慕之。况持黃面老子之道，以行遊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心服者乎？未之有也！不聞龐公之事乎？龐公，禪楚之衡陽人也。與其婦龐孺、女孺，同師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後化去。作出世人，爲今古快事。願公師其遠見可也。若曰：待吾與市井小兒輩商之，則吾不能知矣。

復耿侗老書

世人厭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莫過於平常也。日月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寒能燠，饑能飽，又何其奇也。是新奇正在於平常，世人不察，反於平常之外覓新奇，是豈得謂之新奇乎？蜀之仙姑是已。衆人咸謂其能知未來過去事，爭神怪之。夫過去則余已知之矣，何待他說。未來則不必知，又何用他說邪？故曰：智者不惑，不惑於新奇，以其不憂於未來之禍害也。故又曰：仁者不憂，不憂禍於未來，則自不求先知於幻說，而爲新奇所惑矣。此非真能見利不趨，見害不避。如夫子所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孰能當之？故又曰：勇者不懼。夫合智仁勇三德而後能不厭於平常，不惑於新奇，則世人之欲知未來，而以蜀仙爲奇且新，又何足怪也！何也不智故也。不智故不仁，故無勇，而智實爲之先矣。

與李惟清

昨領教，深覺有益。因知公之所造，已到聲聞佛矣。青川夫子之鄉居，常未曾聞有佛號。陸然劇談至此，真令人歡悅無量。蒙勸論同皈西方，甚善。但僕以西方是阿彌陀佛道場，是他一佛世界。若願生彼世界者，即是他家兒孫，即得暫免輪迴，不爲一切天堂地獄諸趣所攝是的。彼上品化生者，便是他家至親兒孫，得近佛光，得聞佛語，至美矣。若上品之中，離佛稍遠，上品之下，

見面亦難，况中品與下品乎？是以雖生彼亦有退墮者。以佛又難見，世間俗念又易起。一起世間念即墮矣。是以不患不生彼，正患生彼而不肯住彼耳。此又欲生西方者之所當知也。若僕則到處爲客，不願爲主；隨處生發，無定生處。既爲客，即無常住之理。是以但可行遊西方，而以西方佛爲暫時主人足矣。非若公等發願生彼，甘爲彼家兒孫之比也。且佛之世界亦甚多，但有世界，即便有佛；但有佛，即便是我行遊之處，爲客之場。佛常爲主，而我常爲客。此又因果之最著者也。故欲知僕千萬億劫之果者，觀僕今日之因即可知也。是故或時與西方佛坐談，或時與十方佛共語，或客維摩淨土，或客祇桓精舍，或遊方丈蓬萊，或到龍宮海藏。天堂有佛，即赴天堂；地獄有佛，即赴地獄。何必拘拘如白樂天之專往兜率內院，天台智者永明壽禪師之專一求生西方乎？此不肖之志也。非薄西方而不生也。以西方特可以當吾今日之大同耳。若公自當生彼，何必相拘。所論禁殺生事，即當如命戒殺。又謂僕性氣重者，此則僕膏肓之疾，從今聞教，即有廖矣。第亦未可全戒，未可全廖。若全戒全廖，即不得入阿修羅之城，與毒龍魔王等爲侶矣。

與明因

世上人總無甚差別。唯學出世法，非出格丈夫不能。今我等既爲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亦惑乎？既不知我不信我，又與之辯，其爲惑益甚。若我則直爲無可奈何。只爲汝等欲學出世法者，或爲魔所撓亂，不得自在，故不得不出類作魔王以驅逐之。若汝等何足與辯邪？况此等皆非同住同食飲之輩。我爲出世人光彩不到他頭上。我不爲出世人羞辱不到他等頭上。如何敢來與我理論！對面唾出，亦自不妨。願始終堅心此件大事。釋迦佛出家時，淨飯王是其親爺，亦自不理，况他人哉！成佛是何事！作佛是何人！而可以世間情量爲之！

與焦弱侯

兄所見者，向年之卓吾耳。不知今日之卓吾，固天淵之懸也。兄所喜者，亦向日之卓吾耳。不知向日之卓吾，甚是卑弱。若果以向日之卓吾爲可喜，則必以今日之卓吾爲可悲矣。夫向之卓吾，且如彼，今日之卓吾，又何以卒能如此也？此其故可知矣。人但知古亭之人時時憎我，而不知實時時成我。古人比之美疢藥石，弟今實親領之矣。聞有欲殺我者，得兄分割乃止。此自感德。然弟則以爲生在中國而不得中國半個知我之人，反不如出塞行，死爲胡地之白骨也。兄胡必勸我復反龍湖乎？龍湖未是我死所。有勝我之友，又真能知我者，乃我死所也。嗟嗟！以鄧豁渠八十之老，尙能忍死於保定傭夫之手，而不肯一食趙大洲之禾，况卓吾子哉！與其不得

朋友而死，則牢獄之死，戰場之死，固甘如飴也。兄何必救我也！死猶聞俠骨之香，死猶有烈士之名，豈龍湖之死所可比邪？大抵不肯死於妻孥之手者，必其決志欲死於朋友之手者也。此情理之易見者也。唯世無朋友，是以雖易見而卒不見耳。我豈貪風水之人邪？我豈坐枯禪圖寂滅專一爲守屍之鬼之人邪？何必龍湖而後可死，認定龍湖以爲塚舍也？更可笑者，一生學孔子，不知孔夫子道德之重，自然足以庇蔭後人，乃謂孔林風水之好，足以庇蔭孔子。則是孔子反不如孔林矣。不知孔子教澤之遠，自然遍及三千七十，以至萬萬世之同守斯文一脈者。乃學其講道學，聚徒衆，收門生，以博名高圖富貴。不知孔子何嘗爲求富貴而聚徒黨乎？貧賤如此，患難如此，至不得已又欲浮海，又欲居九夷，而弟子懼然從之。不但餓陳蔡，被匡圍，乃見相隨不捨也。若如今人，一日無官，則弟子離矣。一日無財，則弟子散矣。心悅誠服其誰乎？非無心悅誠服之人也，無可以使人心悅誠服之師也。若果有之，我願爲之死。莫勸我回龍湖也。

與弱侯

客生會對我言：我與公大略相同。但我事過便過，公則認真耳。予時甚愧其言。以謂世間戲場耳。戲文演得好和歹一時總散，何必太認真乎？然性氣帶得來，是個不知討便宜的人，可奈何！時時得近左右，時時得聞此言，庶可漸消此不自愛重之積習也。余時之答客生者如此。今兄之認真，未免與僕同病，故敢遂以此說進。蘇長公云：世俗俚語，亦有可取之處。處貧賤易，處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痒難。余又見此筆亦有甚說得好者。樂中有憂，憂中有樂。夫當樂時，衆人方以爲樂，而至人獨以爲憂。正當憂時，衆人皆以爲憂，而至人乃以爲樂。此非反人情之常也。蓋禍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真見倚伏之機，故寧處憂而不肯處樂。人見以爲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權，是以終身常樂而不憂耳。而謂落便宜處得便宜是也。又此筆云：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世間一切庸俗人態耳，非大賢事也。僕以謂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八個字，說透世人心髓矣。世人所以敢相侮者，以我正樂此樂也。若知我正憂此樂，則彼亦悔矣。此自古至人所以獨操上人之柄，不使權柄落在他人手者。兄倘以爲然否？僕何如人，敢吐舌於兄之傍乎？聊有一管之窺，是以不覺潦倒如許。

與方伯雨東

去年詹孝廉過湖，接公手教，乃知公大孝人也。以先公之故，猶能記憶老朽於龍湖之上，感念汪本鈞道公講學，又道公好學。然

好學可也，好講學則不可也。好講之於口尤不可也。知公非口講者，是以敢張言之。本鈞與公同經，欲得公爲之講習。此講即有益後學，不妨講矣。呵凍艸艸。

與楊定見

世人之我愛者，非愛我爲官也，非愛我爲和尙也，愛我也。世人之欲我殺者，非敢殺官也，非敢殺和尙也，殺我也。我無可愛，則我直爲無可愛之人耳。彼愛我者何妨乎？我不可殺，則我自當受天不殺之祐，殺我者不亦勞乎？然則我之加冠，非慮人之殺和尙而冠之也。侗老原是長者，但未免偏聽。故一切飲食耿氏之門者，不欲侗老與我如初，猶朝夕在武昌，倡爲無根言語，本欲甚我之過，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終始，爲此輩敗壞。須速達此意於古愚兄弟。不然，或生他變，而令侗老坐受主使之名，爲耿氏累甚不少也。小人之流，不可密邇，自古若是。特恨此老不覺。恐至覺時，噬臍又無及。此書覽訖，即封寄友山。仍書一紙，專寄古愚兄弟。

與楊鳳里

醫生不必來，爾亦不必來。我已分付取行李先歸矣。我病尙未止。其勢必至十月初間，方敢出門。到此時可令道來，取個的信。塔屋既當時胡亂做，如今獨不可胡亂居乎？世間人有家小田宅，祿位名壽子孫牛馬豬羊雞犬等，性命非一，自宜十分穩當。我僧家清高出塵之士，不見山寺，盡在絕頂白雲層乎？我只有一副老骨，不怕朽也。可依我規制速爲之。

又與楊鳳里

行李已至湖上，一途無雨，可謂順利矣。我湖上屋低處就低處做，高處就高處做，可省十分氣力，亦又方便。低處作佛殿等屋，以朔佛聚僧。我塔屋獨獨一座高出雲表，又像西方妙喜世界矣。我回只主張衆人念佛，專修西方，不許一個閒說嘴。曾繼泉可移住大樓下。懷捷令上大樓歇宿。

與梅衡湘答書二首附

承示繫單于之頸。僕謂今日之頸不在狄狹，而在中國。中國有作梗者，朝廷之上，自有公等諸賢聖在，即日可繫也。若外夷則外之耳。外之爲言，非繫之也。惟漢時冒頓最盛，強與漢結怨最深。白登之辱，媿書之辱，中行說之辱，嫁以公主，納之歲幣，與宋之獻納何殊也。故賈誼慨然任之。然文帝猶以爲生事擾民，不聽賈生之策。況今日四夷效順如此哉！若我邊彼邊，各相戕伐，則邊境常態，萬古

如，何足掛齒牙邪？

附衡湘答書

佛高一尺，魔高一丈。昔人此言，只要人知有佛即有魔，如形之有影，聲之於響，必然不相離者。知其必然，便不因而生恐怖心，生退悔心矣。世但有魔而不佛者，未有佛而不魔者，人患不佛耳，毋患魔也。不佛而魔，宜佛以消之。佛而魔，愈見其佛也。佛左右，有四天王八金剛，各執刀劍寶杵擁護，無非爲魔。終不若山鬼伎倆有限，老僧不答無窮也。自古英雄豪傑，欲建一功立一節，尙且屈恥忍辱以就其事，况欲成此一段大事邪？

又

丘長孺書來云：翁有老態，令人茫然！積之於翁，雖心向之，而未交一言，何可老也！及問家人，殊不爾。又讀翁扇頭細書，乃知復轉精健耳。目病一月，未大愈。急索焚書讀之，笑語人曰：如此老者，若語之有却，只宜捧之蓮花座上，朝夕率大衆禮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

復麻城人書

謂身在是之外則可，謂身在非之外即不可。蓋皆是見得恐有非於我，而後不敢爲耳。謂身在害之外則可，謂身在利之外即不可。蓋皆是見得無所利於我，而後不肯爲耳。如此說話，方爲正當，非漫語矣。今之好飲者，動以高陽酒徒自擬。公知高陽之所以爲高陽乎？若是真正高陽，能使西夏叛卒，不敢逞能，使叛卒一起即撲滅，不至勞民動衆，不必損兵費糧，無地無兵，無處無糧，亦不必以兵寡糧少爲憂，必待募兵於他方借糧於外境也。此爲真正高陽酒徒矣。方頭夫之擊吳楚也，將兵至洛陽，得劇孟大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得劇孟，吾知其無能爲矣。一個博徒有何烜赫，能使眞將軍得之，如得數千萬雄兵猛將然？然得三十萬猛將強兵，終不如得一劇孟。而吳楚失之，其亡便可計日。是謂真正高陽酒徒矣。是以周侯情願爲之執盃而控馬首也。漢淮陰費千金覓生左車，得卽東鄉坐，西嚮待師事之。以此見真正高陽酒徒之能知人下士，識才尊賢又如此。故吾以謂真正高陽酒徒可敬也。彼蓋眞知此輩之爲天下寶，又知此輩之爲天下無價寶也。是以深寶惜之。縱然涓滴不入口，亦當以高陽酒徒目之矣。曾聞李邢州之飲許趙州云：白眼風塵一酒卮，吾徒猶足傲當時。城中年少空相慕，說着高陽總不知。此詩俗子輩視之，便有褒貶。吾以謂皆實語也。情可哀也。漫著到此。

似太無謂。然亦因公言發起耳，非爲公也。

時有麻城人舊最相愛。後兩年不寄一書。偶寄書，便自謂高陽酒徒，貪盃無暇，是以久曠。又自謂置身於利害是非之外，故不欲問我於利害是非之內。其尊已卑人甚矣！果若所云，豈不爲余之良朋勝友哉！然其怕利害是非之實如此，則其沉溺利害是非爲何如者，乃敢大言欺余！時聞靈夏兵變，因發憤感歎於高陽，遂有二十分識與因記往事之說。設早聞有梅監軍之命，亦慰喜而不發憤矣。

與河南吳中丞書

僕自祿仕以來，未嘗一日獲罪於法禁。自爲下僚以來，未嘗一日獲罪於上官。雖到處時與上官迂，然上官終不以我爲迂已者。念我職雖卑，而能自立也。自知參禪以來，不敢一日觸犯於師長。自四十歲以至今日，不敢一日觸犯於友朋。雖時時與師友有諍有講，然師友總不以我爲嫌者，知我無諍心也。彼此各求以自得也。邇居武昌，甚得劉晉老之力。昨冬獲讀與晉老書，欲僕速離武昌，甚感遠地惓惓至意。茲因晉老經過之便，謹付焚書四冊，蓋新刻也。稍能發人道心。故附請教。

答陸思山

承教方知西事。然倭奴水寇，不足爲慮。蓋此輩舍舟無能爲也。特中原有奸者，多引結之以肆其狼貪之欲。實非真好雄也。特爲高麗垂涎耳。諸老素食厚祿，抱負不少，卓異屢薦，自必能博此蜂蠶，似不必代爲之慮矣。晉老此時想當抵任。此老胸中，甚有奇抱。然亦不見有半個奇偉卓絕之士，在其肺腑之間。則亦比今之食祿者，聰明忠信，可敬而已。舍公練熟素養，蓄之家食，吾不知天下事，誠付何人料理之也。些小變態，便倉惶失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真令人益思張江陵也。熱甚，寸絲不掛，故不敢出門。

與周友山

晉老初別，尙未覺別。別後真不堪矣！來示云云，然弟生平，未嘗見有與我綢繆者。但不見我觸犯之過，免其積怒，卽爲幸事，安得綢繆也。劉晉老似稍綢繆矣。然皆以觸犯致之。以觸犯致綢繆，此亦可也。然不可有二也。

與友

疏中且負知己四字，甚妙。惟不負知己，故生殺不計，況毀譽榮辱得喪之小者哉！江陵兄知己也，何忍負之以自取名邪？不聞康

德涵之救李獻吉乎？但得脫獻吉於獄，卽終身廢棄受劉瑾黨誣而不悔，則以獻吉知己也。士爲知己死，死且甘焉，又何有於廢棄歟？但此語只可對死江陵與活溫陵道耳。持以語朝士，未有不笑我說謊者。今惟無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至今負固。壯哉梅公之疏請也！莫謂秦遂無人也！令師想必因其弟高遷抵家，又因克念自省回去，大有醒悟，不復與我計較矣。我於初八夜，夢見與侗老聚顏甚權悅。我亦全然忘記近事，只覺如初時一般，談說終日。此夢又不是思憶，若出思憶，卽當略記近事，安得全無影響也？我想日月定有復圓之日，圓日卽不見有蝕時迹矣。果如此，卽老漢有福，大是幸事。自當復回龍湖，約兄同至天臺無疑也。若此老終始執拘，未能脫然，我亦不管。我只有盡我道理而已。諺曰：冤讎可解不可結。渠縱不解，我當自有以解之。劉伯倫有言：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遂笑而止。吾知此老終當爲我一笑而止也。世事如此，若似可慮。然在今日實爲極盛之時。向中之日而二三叛卒爲梗，廟堂專閫竟無石畫，是則深可愧者。兄可安坐園基，收租築室，自爲長計邪？

寄京友書

弟今秋苦痢，一疾幾廢矣。乃知有身是苦。佛祖上仙所以孜孜學道，雖百般富貴，至於上登轉輪聖王之位，終不足以易其一盼者，以爲此分段之身，禍患甚大，雖轉輪聖王，不能自解免也。故窮苦極勞以求之。不然，佛乃是世間一個極拙極癡人矣。舍此富貴好日子不會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麥，坐令鳥鵲集其頂乎？想必有至富至貴，世間無一物可比尙者，故竭盡此生性命以圖之。在世間顧目前者視之，似極癡拙，佛不癡拙也。今之學者不必言矣。中有最號真切者，猶終日皇皇計利避害，離實結根，以寶重此大患之身，是尙得爲學道人乎？坡仙集我有披削旁註在內。每開看，便自權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書。今已無底本矣。千萬交付深來還我。大凡我書，皆謂求以快樂自己，非爲人也。

與焦弱侯書

昨閒步清涼，瞻拜一拂鄭先生之祠，知一拂兄之鄉先哲前賢也。一拂自少至老讀書此山寺。後之人思慕遺風祠而祀之。今兄亦讀書寺中，祠旣廢而復立，不亦宜乎？歸來讀江寧初志，又知一拂於原，其先同爲光州固始人氏。唐末，隨王審知入閩，遂爲閩人。則余於先生爲兩地同鄉，是亦余之鄉先哲前賢也。且不獨爲兄有，而亦不必爲兄羨矣。一拜祠下，便有清風。雖曰閒步以往，反使余戴壁而還。誰謂昨日之步，竟是閒步乎？余實於此有榮耀焉。夫先生王半山門下高士也，受知最深。其平日敬信半山亦實切至。蓋其心

俱以民瘼爲急，國儲爲念。但半山過於自信，反以憂民愛國之實心，翻成毒民誤國之大害。先生切於目擊，乃不顧死亡誅滅之大禍，必欲成吾胡越同舟之本心。卒以流離竄逐。年至八十，然後老此山寺。故余以謂一拂先生可敬也。若但以其一拂而已，此不過鄉黨自好者之所歎羨，誰其肯以是而羨先生乎？今天下之平久矣。中下之士，肥甘是急，全不知一拂爲何物，無可言者。其中上士砥礪名行，一毫不敢自離於繩墨，而遂忘却鹽梅相濟之大義，則其視先生爲何如哉！余以爲一拂先生真可敬也。余之景行先哲，其以是哉。今先生之祠既廢而復立，吾知兄之敬先生者亦必以是矣。斷然不專專爲一拂故也。吾鄉有九我先生者，其於先哲，尤切景仰，其於愛民愛國一念，尤獨惓惓。使其知有一拂先生祠堂在此清涼間，慨然感懷，亦必以是惜其未有以告之耳。聞之隣近故老，猶能道一拂先生事。而舊祠故址，廢莫能考。則以當時無有記之者。記之者非兄與九我先生與？先賢者，後賢之所資以模範；後賢者，先賢之所賴以表章。立碑於在，大書姓字，吾知兄與九老不能讓矣。吁！名垂萬世，可讓也哉！

復士龍悲二母吟

楊氏族孫，乃近從兄議，繼嗣楊虛遊先生之子之後，非繼嗣李翰峰先生之後也。非翰峰之後，安得住翰峰之宅？繼楊姓而住李宅，非其義矣。楊氏族孫又是近議立爲虛遊先生之子之後，亦非是立爲李翰峰先生守節之妹之後也。非翰峰之妹之後，又安得朝夕李氏之宅，而以服事翰峰先生守節之妹爲辭也？繼楊虛遊先生之子之後，而使服事翰峰先生守節之妹於李氏之門，尤非義矣。雖欲不窺窬強取節妹衣食之餘，不可得矣。交構是非，誣加翰峰先生嗣孫以不孝罪逆惡名，又其勢之所必至矣。是使之爭也，我輩之罪也，亦非楊氏族孫之罪也。幸公虛心以聽，務以翰峰先生爲念。翰峰在日，與公第一相愛。如僕，旁人耳。僕知公必念之極矣。念翰峰則必念及其守節之妻顧氏，念及其守節之妹李氏，又念及其嗣孫無疑矣。夫翰峰合族無一人可承繼者，僅有安人顧氏生一女爾。翰峰先生沒而後，招婿姓張者，入贅其家。生兩兒，長養成全，皆安人顧氏與其妹李氏鞠育提抱之力也。見今娶妻生子，改姓李，以奉翰峰先生香火矣。而婿與女又皆不幸蚤世。故兩節婦咸以此孫朝夕奉養爲安，而此孫亦藉以成立。弱侯與公等所處如此，蓋不過爲翰峰先生念。故弱侯又以其女所生女妻之也。近聞此孫不愛讀書，稍失色養於二大母。此則雙節平日姑息太過，以致公之不一說，而二大母實未嘗不說之也。僕以公果念翰峰舊雅，只宜擇師教之時，時勤加考者，乃爲正當。若遽爲此兒孫病，而別有區處，皆不是真能念翰峰矣。夫翰峰之妹，一嫁即寡，仍歸李家。翰峰在日，使其與其嫂顧氏同居南北兩京，相隨不離。翰峰沒後，顧氏亦寡，以故仍

與寡嫂同居。計二老母，前後同居已四十餘年。李氏妹又口旌表著節，翕然稱譽於白門之下矣。近歌中丞又以雙節懸其廬。二母相安，爲日已久。當不以此孫失孝敬，而遂欲從楊氏族孫以去也。此言大爲李節婦誣矣。稍有知者，決不宜信，而況於公！大抵楊氏族孫貧甚，或同居，或時來往，未免垂涎李節婦衣簪之餘。不知此皆李翰峰先生家物，楊家安得有也。且節婦尚在，尙不可缺乎？若皆爲此族孫取去，李節婦一日在世，又復靠誰乎？種種誣謗，盡從此生。唯楊歸楊，李歸李，絕不相干，乃爲妥當。

復晉川翁書

往來經過者，頌聲不輟，焦弱侯蓋屢談之矣。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以翁當其任，自然大爲士民倚重。在道恃賴，但貴如常處之，勿作些見識也。果有大力量，自然默默斡旋，人受其賜而不知。若未可動，未可言，決須忍耐以須時。易之蠱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言雖幹蠱，而不可用正道。用正道必致相忤，雖欲幹辦母事而不可得也。又曰：幹父用譽。而夫子傳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父所爲皆破家亡身之事，而子欲幹之，反稱譽其父，反以父爲有德，如所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者。如是則父親喜悅，自然入其子孝敬之中，變蠱成治無難矣。倘其父終不肯變，亦只得隨順其間，相幾而動。夫臣子之於君親，一理也。天下之財皆其財，多用些亦不妨。天下民皆其民，多用些亦則得忍受。但有大賢在其間，必有調停之術，不至已甚足矣。只可調停於下，斷不可拂逆於上。叔臺相見，一誦疏稿，大快人，大快人！只此足矣，再不可多事也。陽明先生與楊遂菴書極可玩。幸置。

書晉川翁壽卷後

此予丙申中坪上筆也，今又四載矣。復見此於白下。覽物思仁壽，意與之爲無窮。公今暫出至淮上。淮上何足煩公邪？然非公亦竟不可。夫世固未嘗無才也，然亦不多才。唯不多才，故見才尤宜愛惜。而可令公臥理淮上邪？在公雖視中外如一，但居中制外，選賢擇才，使布列有位，以輔王安民，則居中爲便。吾見公之入矣。入即持此卷以請教當道。今天下多事如此，將何以輔佐聖主，擇才圖治？當事者皆公信友，吾知公決不難於一言也。是又余之所以爲公壽也。余以昨戊戌初夏至今又一載矣。時事如棋，轉眼不同。公當繫念。

會期小啟

會期之不可改，猶號令之不可反，軍令之不可二也。故重會期，是重道也，是重友也。重友以故重會，重會以故重會期。僕所以屢

推辭而不欲會者，正謂其無重道重友之人耳。若重道，則何事更重於道會也邪？故有事則請假不往可也，不可因一人而遂廢衆會也。况可遽改會期乎？若欲會照舊是十六。莫曰衆人皆未必以會爲重，雖改以就我亦無妨。噫！此何事也！衆人皆然，我獨不取，亦望庶幾有以友朋爲重，以會爲重者。今我亦如此，何以望衆人之重道乎？我實不敢以爲然。故以請教。

與友人書

古聖之言，今人多錯會，是以不能以人治人，非恕也，非絜矩也。試舉一二言之。夫堯明知朱之囂訟也，故不傳以位，而心實痛之，故又未嘗不封之以國。夫子明知鯉之癡頑也，故不傳以道，而心實痛之，故又未嘗不教以禮與詩。又明知詩禮之言，終不可入。然終不以不入而遽已，亦終不以不入而遽強。以此知聖人之真能愛子矣。乃孟氏謂舜之喜象，非僞喜，則僕實未敢以謂然。夫舜明知象之欲已殺也，然非真心喜象，則不可以解象之毒。縱象之毒，終不可解。然舍喜象，無別解法矣。故其喜象，是僞也。其主意必欲喜象，以得象之喜是真也，非僞也。若如軻言，則是舜不知象之殺已，是不智也；知其欲殺已而喜之，是喜殺也，是不誠也。是堯不知朱之囂訟，孔不知鯉之癡頑也，不明甚矣。故僕謂舜爲僞喜，非過也。以其情其勢，雖欲不僞喜而不可得也。以中者養不中，才者養不才，其道當如是也。養者養其體膚飲食衣服宮室之而已也。如堯之於朱，舜之於象，孔之於伯魚，但使之得所養而已也。此聖人所以爲真能愛子與悌弟也。此其一也。又觀古之狂者，孟氏以爲是其爲人志大言大而巳。解者以爲志大，故動以古人自期；言大，故行與言或不相掩。如此則狂者當無比數於天下矣。有何足貴，而故思念之甚乎？蓋狂者下視古人，高視一身，以爲古人雖高，其跡往矣，何必踐彼跡爲也，是謂志大；以故放言高論。凡其身之所不能爲，與其所不敢爲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謂大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勢，自不能以相掩故也。夫人生在天地間，既與人同生，又安能與人獨異？是以往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大言之以貢高耳，亂言之以憤世耳。渠見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厭，益以肆其狂言。觀者見其狂，遂指以爲猛虎毒蛇，相率而遠去之。渠見其狂言之得行也，則益以自幸，而唯恐其言之不狂矣。唯聖人祖之人無有也。故彼以其狂言嚇人，而吾聽之若不聞，則其狂將自歇。故唯聖人能醫狂病。觀其可子桑友原壤，雖臨喪而歌，非但言之，且行之而自不揜，聖人絕不以爲異也。是千古能醫狂病者莫聖人若也。故不見其狂則狂病自息。又愛其狂，思其狂，稱之爲善人，望之以中行，則其狂可以成章，可以入室。僕之所謂夫子之愛狂者此也。蓋唯世間一等狂漢，乃能不揜於行。不揜者不遮揜以自蓋也，非行不揜其言之謂也。若夫不中不才子弟，只可養不可棄，只可順不可逆。逆則相反，順則相

成，是爲千古要言。今人皆未知聖人之心者，是以不可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成栽培傾覆之常理。

復顧冲庵翁書

某非負心人也。况公蓋世人豪，四海之內，凡有目能視，有足能行，有手能供奉，無不願奔走追陪，藉一顧以爲重，歸依以終老也。况於不肖某哉！公於此可以信其心矣。自隱天中山以來，再卜龍湖，絕類逃虛，近二十載，豈所願哉。求師訪友，未嘗置懷，而第一念實。在通海。但老人出門大難，詎謂公猶惓惓念之邪？適病暑，侵侵冥寂，二接翰誨頓起矣。

又書

昔趙景真年十四，不遠數千里，佯狂出走，訪叔夜於山陽，而其家竟不知去向。天下至今傳以爲奇。某自幼讀之，絕不以爲奇也。以爲四海求友，男兒常事，何奇之有。乃今視之，雖欲不謂之奇不得矣。向在龍湖，尚有長江一帶，爲我限隔。今居白下，只隔江耳。往來十餘月矣，而竟不能至。而一日而三四度發心，或一月而六七度欲發。可知發心容易，親到實難。山陽之事未易當也。豈凡百盡然，不特此邪？抑少時或可勉強，乃至壯或不如少，老又決不如壯邪？抑景真若至今在，亦竟不能也？計不出春三月矣。先此報言，決不敢食。又書使通州詩後

某奉別公近二十年矣。別後不復一致書問，而公念某猶昔也。推食解衣，至今猶然。然則，某爲小人，公爲君子，已可知矣。方某之居哀牢也，盡棄交遊，獨身萬里，戚戚無歡，誰是諒我者。其並時諸上官，又誰是不惡我者。非公則某爲滇中人，終不復出矣。夫公提我於萬里之外，而自忘其身之爲上，故某亦因以獲事公於青雲之上，而自忘其身之爲下也。則豈偶然之故哉！嗟嗟！公天人也，而世莫知公大人也，而世亦莫知。夫公爲天人，而世莫知，猶未害也。公爲一世大人，而世人不知，世人又將何賴邪？目今倭奴屯結釜山，自謂十年生聚，十年訓練，可以安坐而制朝鮮矣。今者援之中邊皆空，海陸並運，八年未已。公獨鼇釣通海，視等鄉隣，不一引手投足，又何其忍邪？非公能忍，世人固已忍舍公也。此非仇公，亦非仇國。未知公之爲大人耳。誠知公之爲大人也，即欲舍公，其又奚肯？既已爲詩四章，遂并述其語於此，亦以見某與公原非偶者。

附顧冲老送行序

顧冲老贈姚安守溫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云：溫陵李先生爲姚安府且三年，大治。懇乞致其仕去。初先生以南京刑部尙書

郎來守姚安。難萬里，不欲攜其家。其室人強從之。蓋先生居常遊，每適意輒留，不肯歸。故其室人患之，而強與偕行至姚安。無何即欲去，不得遂，乃強留。然先生爲姚安，一切持簡易任自然，務以德化人，不賈世俗能聲。其爲人汪洋停蓄，深博無涯涘，人莫得其端倪。而其見先生也，不言而意自消。自僚屬士胥隸夷酋，無不化先生者。而先生無有也。此所謂無事而事事，無爲而無不爲者邪？謙之備員洱海也，先生守姚安已年餘。每與先生談，輒夜分不忍別去。而自是先生不復言去矣。萬曆八年庚辰之春，謙以入賀當行。是時先生歷官且三年滿矣。少需之，得上其績，且加恩或上遷。而侍御劉公方按楚雄，先生一日謝簿書，封府庫，攜其家去姚安。而來楚雄，乞侍御公一言以去。侍御公曰：姚安守，賢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爲國，不可以爲風。吾不敢以爲言。即欲去，不兩月所爲上其績而以榮名終也，不其無恨於李君乎？先生曰：非其任而居之，是曠官也。贊不敢也。需滿以倖恩，是貪榮也。贊不爲也。名聲聞於朝矣而去之，是釣名也。贊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顧其他！而兩臺皆勿許。於是先生還其家姚安，而走大理之雞足。雞足者，滇西名山也。兩臺知其意已決，不可留。乃爲請於朝得致其仕。命下之日，謙方出都門還趨滇，恐不及一晤先生而別也。乃至楚之常武，而程程物色之。至貴竹，而知先生尙留滇中，遨遊山水間，未言歸。歸當以明年春。則甚喜。或謂謙曰：李姚安始求去時，唯恐不日去，今又何遲遲也？何謂哉？謙曰：李先生之去，去其官耳。去其官矣，何地而非家，又何迫迫於溫陵者爲？且溫陵又無先生之家。及至滇，而先生果欲便家滇中。則以其室人晝夜涕泣，請將歸楚之黃安。蓋先生女若婿皆在黃安，依耿先生以居。故其室人第願得歸黃安云。先生別號曰卓吾居士。卓吾居士別有傳，不具述。述其所以去滇者如此。先生之行，取道西蜀，將穿三峽，覽瞿塘鬱瀨之勝。而時時過訪其相知故人，則願先生無復留，攜其家人一意達黃安，使其母子得相共終初念，而後東西南北，唯吾所適，不亦可乎？先生曰：諾。遂行。

復澹然大士

易經未三絕，今史方伊始。非三冬二夏未易就緒，計必至明夏四五月乃可。過暑毒，即回龍湖矣。回湖唯有主張淨土，督課西方公案，更不作小學生鑽故紙事也。參禪事大，量非根器淺弱者所能擔。今時人最高者唯有好名，無真實爲生死苦惱，怕欲求出脫也。日過一日，壯者老，少者壯，而老者又欲死矣。出來不覺就是四年。祇是怕死在方上，侍者不敢棄我屍，必欲裝棺材赴土中埋爾。今幸未死。然病苦亦漸多，當知去死亦不遠。但得回湖上葬於塔屋，即是幸事。不須勸我，我自然來也。來湖上化，則湖上即我歸成之地，子

子孫孫道場是依，未可謂龍湖蕞爾之地，非西方極樂淨土矣。

爲黃安二上人三首

大孝一首

黃安上人，爲有慈母孀居在堂，念無以報母，乃割肉出血書寫願文對佛自誓，欲以此生成道，報答母慈，以謂溫清雖孝，終是小孝，未足以報答吾母也。即使勉強勤學，成就功名，以致褒崇，亦是榮耀他人耳目，未可以拔吾慈母於苦海也。唯有勤精進，成佛道，庶可藉此以報答耳。若以吾家孔夫子報父報母之事觀之，則雖武周繼述之大孝，不覺眇乎小矣。今觀吾夫子之父母，至於今有耿光，則些小功名，真不足以成吾報母之業也。上人刺血書願，其志蓋如此，而不敢筆之於文，則其志亦可悲矣。故予代書其意，以告諸同事云。予初見上人時，上人尙攻舉子業。初亦曾以落髮出家事告余，余甚不然之。今年過此，乃禿然一無髮之僧。予一見之，不免驚訝。然亦知其有真志矣。是以不敢顯言，但時時略示微意於語言之間，而上人心實志堅，終不可以說辭諍也。今復如此，則真出家兒矣。他人可得比耶？因嘆古人稱學道，全要英靈漢子。如上人非真英靈漢子乎？當時陽明先生，門徒遍天下，獨有心齋爲最英靈。心齋本一灶丁也。目不識一丁。聞人讀書，便自悟性。徑往江西，見王都堂，欲與之辯質所悟，此尙以朋友往也。後自知其不如，乃從而卒業焉。故心齋亦得聞聖人之道。此其氣骨爲何如者？心齋之後爲徐波石，爲顏山農。山農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波石以布政使，請兵督戰，而死廣南。雲龍風虎，各從其類然哉。蓋心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後爲趙大洲，大洲之後爲鄧豁渠，山農之後爲羅近溪，爲何心隱。心隱之後爲錢懷蘇，爲程後臺。一代高似一代。所謂大海不宿死屍，龍門不點破額，豈不信乎？心隱以布衣，出頭倡道而遭橫死。近溪雖得免於難，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見容於張太岳。蓋英雄之士，不可免於世而可以進於道。今上人以此進道，又誰能先之乎？故稱之曰大孝。

真師二首

黃安二上人到此，時時言及師友之重。懷林曰：據和尚平日所言師友，覺又是一樣者。余謂師友原是一樣，有兩樣耶？但世人不知友之卽師，乃以四拜受業者謂之師，又不知師之卽友，徒以結交親密者謂之友。夫使友而不可以四拜受業者，則必不可以與之友矣。師而不可以心腹告語也，則亦不可以事之爲師矣。古人知朋友所係之重，故特加師字於友之上，以見所友無不可師者。若不

可師，即不可友。大概言之，總不過友之一字而已。故言友則師在其中矣。若此二上人，是友而即師者也。其師兄常恐師弟之牽於情而不能擺脫也，則攜之遠出，以堅固其道心；其師弟亦知師兄之真愛已也，遂同之遠出而對佛以發其弘願。此以師兄爲友，亦以師兄爲師者也。非友而師者乎？其師弟恐師兄徒知皈依西方，而不知自性西方也，故常述其師稱讚鄧豁渠之語於師兄之前。其師兄亦知師弟之託意婉也，亦信念佛即參禪，而不可以徒爲念佛之計。此以師弟爲友，亦以師弟爲師者也。又非友而師者也。故吾謂二上人方可稱眞師友矣。若泛泛然羣聚何益耶？寧知師友之爲重邪？故吾因此時時論及鄧豁渠，又推鄧渠師友之所自。二上人喜甚，以謂我雖忝爲豁渠之孫，而竟不知豁渠之所自。今得先生開示，宛然如在豁渠師祖之旁，又因以得聞陽明心齋先生之所以授受，其快活無量何如也！今但不聞先生師友所在耳。予謂學無常師，夫子焉不學。雖在今日，不免爲套語。其實亦是實語。吾雖不曾四拜受業一個人以爲師，亦不會以四拜傳受一個人以爲友。然比世人之時時四拜人，與時時受人四拜者，眞不可同日而語也。我問此受四拜人此受四拜人，非聾即啞莫我告也。我又遍問此四拜於人者，此四拜於人者，亦非聾即啞，不知所以我告也。然則，師之不在四拜明矣。然教知吾心中時時四拜百拜，屈指不能舉其多，沙數不能喻其衆乎？吾何以言吾師友於二上人之前哉！

失言三首

予初會二上人時，見其念佛精勤，遂敍吾生平好高好潔之說以請教之。今相處日久，二上人之高潔比余當千百倍，則高潔之說爲不當矣。蓋高潔之說以對世之委靡渾濁者，則爲應病之藥。余觀世人恒無眞志，要不過落在委靡渾濁之中。是故口是心非，言清行濁，不見有好高好潔之實，而又反以高潔爲予病，是以痛切而深念之。若二上人者，豈宜以高潔之說進乎對高潔人談高潔，已爲止沸益薪，况高潔十倍哉！是予蠢也。過猶不及，孔夫子言之詳矣。無靡渾濁而不進者，不及者也。好爲高潔而不止者，大過者也。皆道之所不載也。二上人只宜如是而已矣。如是念佛，如是修行，如是持戒，如是可久，如是可大，如是自然登蓮臺，而證眞乘成佛果，不可再多事也。念佛時，但去念佛；欲見慈母時，但去見慈母。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是爲眞佛。故念佛亦可，莫太高潔可矣。

復李漸老書

數千里外山澤無告之老翁，皆得而時時衣食之，則翁之祿，豈但仁九族惠親友已哉！感德多矣，報施未也！可如何？承諭煩惱心，

山野雖孤獨，亦時時有之。卽此衣食之賜。既深以爲喜，則缺衣少食之煩惱，不言可知已。身猶其易者。等而上之，有國則煩惱一國，有家則煩惱一家。無家則煩惱一身。所任愈輕，則煩惱愈減。然則，煩惱之增減，唯隨所任之重輕耳。世固未聞有少煩惱之人也。唯無身乃可免矣。老子云：若吾無身，更有何患。無身則自無患，無患則自無惱。吁！安得聞出世之旨，以免此後有之身哉！翁幸有以教之。此又山澤癯老晚年之第一煩惱處也。

此
页
空
白

金瓶梅詞話(八)

〔明〕

蘭陵笑笑生作

此页空白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三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勾使

脈脈傷心只自言，

好姻緣化惡姻緣。

回頭恨罵章臺柳，

靨面羞看玉井蓮。

只爲春光輕易泄，

遂教鸞鳳等閒遷。

誰人爲挽天河水，

一洗前非共往愆。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廝叫開門，下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於後邊儀門首。只見儀門半掩半開，院內悄無人聲。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必有蹊蹊。」於是潛身立於儀門內粉壁前悄悄試聽。只見小玉出來穿廊下放卓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不說話以來，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夜香祝禱穹蒼，保佑夫主，早早回心，齊理家事，早生一子，以爲終身之計。西門慶還不知，只見丫養小玉放畢香卓兒，少頃，月娘整衣出房，向天井內滿爐炷了。

以上二字崇作「遊酒」。崇無以上五十六字，則有五十八字：「謂曰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煙不

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自少人行。右調少年遊。」崇下有「了」字。

崇無以上四字。崇無「試」字。崇無以上三字。崇無以上六字。崇無以上十四字。

崇無「丫養」二字。崇字「來」。崇無「了」字。

香，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主流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夙夜憂心，恐無所托，是以瞞着兒夫，發心每逢夜於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保佑兒夫，早早回心，棄却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爲終身之計，乃妾之素愿也。」正是：

私出房櫺夜氣清，滿庭香霧月微明。

拜天盡訴衷腸事，那怕傍人隔院聽。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原來他一篇都爲我的心，倒還是正經夫妻。」一面從粉壁前抄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恰燒畢了香，不防是他大雪裏走來，倒跳了一跳，就往屋裏走。被西門慶雙關抱住，說道：「我的姐姐，我西門慶死不曉的你一片，都是爲我的。一向錯見了，丟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裏你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裏，你就差了！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爲你的來！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那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潞紬，對衿襖兒，軟黃裙子，頭上戴着貂鼠臥兒，金滿池嬌分心，越顯出他粉粧玉琢銀盆臉，蟬鬢鴉鬟楚岫雲。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根前深作了個揖，說道：「我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的好意。正是有眼不識荆山玉，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知君子，方纔識好人。」千萬作饒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兒。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裏自生由活，你休要理他。我這屋裏也難擡，放你趁早與我出去，我不着丫頭攬你。」西門慶道：「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逢」字。

● 崇作「雪」。

④ 以上七字崇作「無限徘徊獨自愧」。

⑤ 以上七

字崇作「不覺滿心漸感」。

⑥ 崇無「原來」二字。

崇下有「是」字。

崇無「倒」字。

⑦ 以上二

字崇作「忍不住」。

● 崇無以上五字。

崇作「來到」。

⑧ 以上二字崇作「嚇了」。

開」。

崇下有「好心」二字。

崇無以上五字。

崇無「那」字。

崇下有「要推

崇作「之」。

崇下有「方」字。

崇無以上五字。

崇無「作」字。

崇作「自」。

崇作「安」。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茶烹雪掃娘月吳



應伯爵簪花邀酒

雪來家，逕來告訴你。」月娘道：「作氣不作氣，休對我說。我不管你望着管的你人去說。」那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一面，折跌腿，裝矮子，跪在地下，殺鷄扯脖子，口裏姐姐長，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我叫丫頭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玉簪進來，連忙立起來，無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香卓兒還不收進來罷？」小玉道：「香卓兒頭裏已收進來了。」月娘忍不住笑道：「沒羞的貨！丫頭跟前也調個說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央乃。月娘道：「不看世界面上，一百年不理纔好。」說畢，方纔和他坐的。一處教玉簪來捧茶與他吃了。那西門慶因把今日日常家會茶散後，同邀伯爵同到李家，如此這般，嚷鬧，告訴一遍。我叫小厮打了李家一場，被衆人拉勸開了。賭了誓，再不踏院門了。月娘道：「你躡不躡不在於我，我是不管你傻才料，你拿响金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的。」漢子。養漢老婆的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封着他怎的？」西門慶道：「你說的是。」於是脫衣打發丫鬚出去，要與月娘上牀宿歇。求歡。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撈定兒吃。今日只容你在我牀上就勾了，要思想別的事却不能勾。」（以下刪去一百九十二字。）是夜兩人雨意雲情，並頭交頸於帳內。正是：意恰尙忘垂綉帶，興狂不管墜金釵。有詩爲證：

鬢亂釵橫興已饒，情濃尤復厭通宵。

晚來獨向粧臺立，淡淡春山不用描。

- 崇作「惹」。
- 崇作「惹」。
- 崇下有「的」字。
- 崇無「那」字。
- 崇無「一面」下有「就」。
- 崇作「疊」。
- 崇作「小玉」。
- 崇下有「張」字。
- 崇無「罷」字。
- 崇作「及」。
- 崇作「人」。
- 崇作「在」。
- 崇作「簾」。
- 崇無「來」字。
- 崇無「了」字。
- 崇無「那」字。
- 崇無「同」字。
- 崇作「何」。
- 崇無「瀟般」二字。
- 崇無以上十七字作「如今」二字。
- 崇作「端」。
- 崇作「端」。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作「個」。
- 崇有「脫衣」三字。
- 崇下有「脫衣上床」四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作「食」。
- 崇無以上三字作「而睡」。
- 崇無以上十九字。
- 崇作「亂髮」。
- 崇作「雙」。

當晚夫妻幽●歡不題。却表次日大清早辰，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未曾進門，先叫道：「六丫頭，起來了，不會『春梅道』，俺娘纔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裏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粧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莊●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的！」因問端的。甚麼事？玉樓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裏，和吳家的好了，在他房裏歇了一夜。」金蓮道：「俺每那●等勸着，他說一百年二百年，又和●怎的，平白浪擲●着自家又好了，又沒人勸他。」玉樓道：「今早我纔知道，俺大丫頭蘭香，在廚房內聽見小厮每說：昨日他爹和應二，在院裏李桂兒家吃酒，看出淫婦家●甚麼破綻，把淫婦每●門窗戶壁都打了。大雪裏着惱來家，進儀門，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見些甚麼話兒，兩個纔到一答●裏。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媽媽。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磬死了！相他這等就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金蓮接過來●說道：「早時●與人家做大老婆，還不知怎樣久慣鬼●牢成●一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有這個道理來。」又沒人勸，自家暗裏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纔好，乾淨假撇清。」玉樓道：「他●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他說他是風●老婆不下氣，倒●教俺每做分上，怕俺每久後玷言玷語說他，敢說你兩口子話差，也虧俺每說和。那個因院裏着了氣來家，這個正燒夜香，湊了這個巧兒。正是我親不用媒和證，暗把同心帶結成。」如今你我這等較論●，休教他買了乖兒去了●。你快梳了頭，自●過去和李瓶兒說去，咱兩個人●，每人出五錢銀子，教李瓶兒拿出一兩來，原爲他廢●事起來●。今日安排一席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耍戲一日，有何不可。」金蓮道：「你●說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個●勾當沒有？」玉樓道：「大雪裏有甚勾當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靜。上房門兒纔開，小玉拿水進去了。」這金蓮慌忙梳頭畢，和

- 崇作「交」。
- 崇無「和」字。
- 崇無「攝」字。
- 崇作「的」。
- 崇無「每」字。
- 崇作「搭」。
- 崇無「過來」二字。
- 崇作「是」。
- 崇無「鬼」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下有「也」字。
- 崇作「大」。
- 崇作「到」。
- 崇無以上三十八字。
- 崇無「了」字。
- 崇無「自」字。
- 崇無「人」字。
- 崇作「的」。
- 崇無「來」字。
- 崇無「你」字。
- 崇無「個」字。
- 以上四字崇作「清晨」。
- 崇作「椿」。
- 崇無「端的」二字。
- 崇作「何」。

玉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李瓶兒還睡。在牀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金蓮進來說道：「李大姐好自在這咱時還睡。」懶聲纔伸腰兒。」金蓮就舒進手去被窩裏摸，見薰被的銀香球，說道：「李大姐生了彈。」這裏掀開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姐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每有莊事來對你說。如此這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好了。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兒，當初因爲你起來。今日大雪裏，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他爹和大姐坐坐兒好不好？」李瓶兒道：「賊姐姐教我出多少，奴出便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好往後邊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脚，叫迎春開廂。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五分。玉樓教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時辰，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個。」營生大家的事，相白要他的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再不進我屋裏來，我那討銀子，要着一個錢兒不拿出來。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你秤秤重多少？」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三錢七分。因問李嬌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雖是日逐錢，打我手裏使，都是扣數的，使多少，交多少，那裏有富餘錢。教我說了半日，你當家還說沒錢，俺每那個是有的？六月日頭沒打你門前過也怎的，大家的事，你不出罷。教我使性子走出來了。」他慌了使丫頭叫我回去，纔拿出這銀子與我。沒來由，教我恁惹氣刺刺的。」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好個好倭的淫婦，隨問怎的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玉樓道：「只許他家拿黃稗等子秤的人，人問他要，只相打骨壳出來一般。不知教人罵多少。」一面連玉樓、金蓮共湊了三兩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問他：「你昨日跟了你爹去在李家，爲甚麼着了惱來？」玳安悉把在常時節，家會茶

● 崇下有「着」字。

● 崇無「還睡」二字。

● 崇作「毯」下有「兒」字。

● 崇無「說」字。

● 崇下有

「了」字。

● 「這裏」二字崇作「就」。

● 崇作「椿」。

● 崇作「箱」。

● 崇作「叫」。

● 崇

有「只」字。

● 崇無「個」字。

● 崇無以上十字。

● 崇下有「錢」字。

● 「錢」字崇已移上。

● 崇

崇無「教」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了」字。

● 崇作「滑」。

● 崇下有「了」字。

● 崇

崇無「時節」二字。

起。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鴛子回說不在家，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不出來。爹就惱了，不由分說，叫俺衆人，把淫婦家門窗戶壁，儘力打了一頓，只要把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爹使性步馬回家，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只道蠻確兒長連拿的牢牢的，如今今日也打了？」又問玳安：「你爹真個恁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哄娘？」金蓮道：「賊囚根子，他不揪不採，也是你爹的表子，許你罵他，想着迎頭兒俺。」每使着你，只推不得閑。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叫的桂姨那甜。如今他，敗落下來，你主子惱了，連你也叫起他淫婦來了。看到我明日對你爹說，不對你爹說。」玳安道：「耶嚨！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敢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他便了，原來也許你罵他。」玳安道：「早知五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兒！你別要說嘴！這裏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興兒替我買東西去。如此這般，今日俺每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飲酒，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罷。」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玳安道：「娘使小的，小的敢落錢。」於是拿了銀子，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且說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裏，來興買了鷄鵝下飯，逕往廚房裏去了。玳安便提了一罈金華酒進來。便問玉簪：「小厮的東西是那裏的玉簪？」回道：「今日衆娘置酒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裏的？」玳安道：「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阿呀！家裏見放着酒又去買。」分付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提兩罈攪着些這酒吃。於是在後廳明間內，設石崇錦帳圍屏，放下軸紙梅花暖簾來。爐安獸炭，擺列酒筵。不一時，廚下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來到，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嬌兒把盞，孟玉樓執壺，潘金蓮捧菜，李瓶兒陪跪。頭一鍾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動，孝順我老人家，長禮兒罷。」那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的孩兒，誰這裏替

● 崇無「起」字。

● 崇無「不出來」三字。

● 崇作「騎」。

● 崇下有「在」字。

● 崇作「年」。

崇作「是」。

● 崇作「我」。

● 崇作「樂」。

● 崇作「罷」。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飲酒」

二字。

● 崇無「罷」字。

● 崇作「嘎」。

● 崇作「又」。

● 崇作「簾」。

● 崇作「簾」。

● 崇作「席」。

崇無「石崇」二字。

● 崇無「軸紙」二字。

● 崇無「來」字。

● 崇無「廚下」二字。

● 崇作「席」。

● 崇作「席」。

你磕頭哩！俺每碰着你，你站着揚角，惹靠南牆，越發老辣。已定還不跪下哩，也折你的萬年草料。若不是大姐姐帶攜你，俺每日與你磕頭！於是遞了西門慶，賴了鍾兒。從新又滿滿斟了盞，請月娘轉上，遞與月娘。月娘道：「你每也不和我說，誰知你每平白又費這個心。」玉樓笑道：「沒甚麼，俺每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散悶而已。姐姐請坐，俺每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下禮去。玉樓道：「姐姐不坐，我每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纔受了半禮。」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有俺每面上，寬恕了他。下次再無禮，沖撞了姐姐，俺每不管他來。」望西門慶說道：「你裝憨打勢，還在上坐着，還不快下來，與姐姐遞個鍾兒陪不是哩？」那西門慶只是笑不動身。良久遞畢，月娘轉下來，令玉簪執壺，亦斟酒與衆姊妹回酒。惟孫雪娥跪着接酒。其余都平敘姊妹之情。於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其余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西門大姐，都兩邊打橫。金蓮便道：「李大姐，你也該梯已與大姐遞杯酒兒，當初因為你的事起來，你做了老林，怎麼還恁木木的？」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去，來要遞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聽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已是遞過一遍酒罷了，遞幾遍兒？」那李瓶兒方不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簪、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琵琶、箏、絃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云云。西門慶聽了便問，誰教他唱道：「一套詞來？」玉簪道：「是五娘分付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單管胡枝扯葉的。」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的又來纏我。」月娘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一面使小厮前邊請去。不一時經濟來到，席上都作了揖，就在大姐下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筋，合家金爐添炭，美酒泛羊羔，正飲酒來，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搗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鵝毛。刷刷似數蟹行沙上，紛紛如亂瓊堆砌間。但行動衣沾六出，頃刻拂滿蜂鬚。似飛還止，龍公試手於起

- 崇作「羊」
- 崇無以上十五字。
- 崇作「一面」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下有「一」字。
- 崇「每」下有「也」字。
- 「他來」崇作「了」
- 崇下有「首」字。
- 崇無「着」字。
- 崇無「那」字。
- 崇無「不動身」三字。
- 崇作「簾」
- 崇作「餘」
- 崇作「餘」
- 崇作「本」
- 崇無「云云」二字。
- 崇作「道」
- 崇作「簾」
- 崇無以上十四字作「歡飲」
- 崇下有「只」字。

舞之間；新陽力玉女尙喜於團風之際。●襯瑤臺，似玉龍鱗。●甲蹇空飛，飄粉額，如白鶴羽毛接。●地落。正是：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燭生花。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前，●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茶壺，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與衆人吃。正是：白玉壺中翻碧浪，紫金壺內噴清香。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報道：「李銘來了，在前邊伺候。」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朝上，●向衆人磕下頭去，又打了個軟腿兒，●走在傍邊，把兩隻腳兒並立。●西門慶便道：「你來得正好，往那裏去來？」李銘道：「小的沒往那去，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裏，教了些孩子，小的瞧了瞧，計掛着爹宅，●內姐兒每，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候。」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稗金燈，●茶遞與他吃。說道：「你吃了休去，且唱一套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箏絃調定，頓開喉音，並足朝上，唱了一套冬景絳都春，寒風布野云云。●唱畢，西門慶令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玉拿團圞勾頭雞膝，●壺，滿斟窩兒酒，●傾在銀法郎桃兒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三杯。西門慶又●在桌上拿了一碟，●鼓蓬蓬白麵蒸餅，一碗韭菜酸笋蛤蜊湯，一盤子肥肥的大片水晶鵝，一碟香噴噴晒乾的巴子肉，一碟子柳蒸的勒鯨魚，一碟奶礮子酪酥，伴的鴿子雛兒，●用盤子托着與李銘。那李銘走到下邊，●三扒兩咽，吞到肚內，噙的盤兒乾乾淨淨。●用絹兒把嘴兒抹了，走上邊，把身子●直豎豎的靠着榻子站立。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告訴一遍。李銘道：「小的並不知道一字，●一向也不過那邊去論。●起來，不干桂姐事，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說他便了。」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合。

●崇無以上二十五字。 ●崇作「翻。」 ●崇作「連。」 ●崇作「間。」 ●崇作「說。」 ●崇無「朝

上」二字，作「進來。」 ●崇作「了。」 ●崇無以上八字。 ●崇無以上七字。 ●崇作「間。」 ●崇無「朝

崇無以上五字。 ●崇作「娘。」 ●崇無「金燈」二字。 ●崇無以上六字。 ●崇無以上六字。 ●崇無「朝

崇無以上三字。 ●崇下有「叫」字。 ●崇作「四」字。 ●崇下有「菜」字。 ●崇無以上六十字。 ●崇無「朝

●崇下有「吃了」二字。 ●崇無以上十六字。 ●崇無「兒」字。 ●崇無「把身子」三字。 ●崇無「一

字」二字。 ●崇作「想。」 ●崇作「各。」

家歡樂。先是陳經濟大姐徑往前邊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出門。分付你到那邊，休說今日在我這裏。李銘道：「爹分付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關上大門。於是妻妾各散。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有詩爲證：

赤繩緣分莫疑猜，
屢屢夫妻共此懷。

魚水相逢從此始，
兩情愿保百年諧。

却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恐怕西門慶動意擺布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裏邊陪禮。月娘早晨梳粧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小廝玳安來說：「應二爹和謝爹來了，在前廳上坐着哩。」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勾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麼？你亦發吃了出去，教他外頭挨着去。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裏又不知勾了那去？」西門慶道：「你教小廝把餅拿了前邊，我和他兩個吃罷。」說着起身往外來。月娘分付：「你和他吃了，別要信着又勾引的往那去了？」大雪裏家裏坐着罷。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西門慶道：「我知道。」於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諾。說道：「哥昨日着惱家來了，俺每甚是恠。」他家從前已往，哥在你家使錢費物，雖故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兒纔好。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鬻子，冤家路兒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休說哥惱，俺每心裏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是都。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他家，娘兒每哭哭啼啼跪着，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再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丁二官兒，原先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他鄉里，陳監生船上，纔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號兩淮，乃是祕山省。陳參政的兒子。丁二官兒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請陳監生，纔送這銀子來，不想你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不及，把個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會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娘兒每賭身發呪，磕頭禮拜，央俺二人好歹請哥到那裏，把這委曲情由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半。」西門慶道：「我已是对房下賭

● 崇無「家」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小廝」二字。

● 崇無以上七字。

● 崇作「等」

崇無以上八字。

● 崇下有「說」字。

● 崇無「哥」字。

● 崇無「都」字。

● 崇無「他」字。

●

崇無「見」字。

● 崇無「祕山省」三字。

● 崇無「見」字。

誓，再也不去，又惱甚麼？你上覆他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去，既他央了俺兩個一場，顯的我每請哥不的，哥去。」到那裏，略坐坐兒就來也罷。」當下二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不一時放卓兒留二人吃餅，須更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爹要往那去？玳安道：「小的不知，爹只教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還瞞着我不說，你爹但來晚了，都在你身上，等我和你答話。」今日你三娘上壽哩，不教他早些來，休要那等到那黑天暗地的，我自打你這賊囚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管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聽見他這老子每來，恰似奔命的一般行，吃着飯，丟下飯碗，往外不送。又不知勾引遊營，撞屍，撞到多咱纔來。」那時十一月廿六日，就是孟玉樓壽日。家中置酒等候不題。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院裏，李家又早堂中置了一席齊整酒餚，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迎接。老虔婆出來跪着陪禮。姐兒兩個遞酒。應伯爵謝希大在傍打諢耍笑，說砂磴語兒。向桂姐道：「還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不用着人兒。」連酒兒也不替我遞一杯兒，自認你家漢子。剛纔若他撇了不來，休說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兒，到明日諸人不要你，只我好說話兒，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恁應花子汗邪了，我不好罵出來的，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婦兒，念了經打和尚，往後不省人了。」他不來，慌的那腔兒，這回就翅膀毛兒乾了。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溫溫寒着。」於是不由分說，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桂姐笑道：「怪攔刀子的，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疼漢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的爹那甜。我是後娘養的，怎的不叫我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兒。」伯爵道：「你過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蟹與田雞結為弟兄，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雞幾跳跳過去了，螃蟹方欲跳，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打了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不

● 崇無以上九字。

● 崇無「哥」字。

● 崇作「得」。

● 崇下有「沒些情面了」五字。

● 崇無以上十八

字。

● 崇無以上十七字作「你爹但來晚了」六字。

● 崇作「只」。

● 崇無「行」字。

● 崇作「魂」

● 崇無以上十五字。

● 崇無「院裏」二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以上六字，下有「就」字。

● 崇作

「只遞」。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作「你」。

● 以上五字崇作「一暨親老」。

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蟹**云：「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挨的恁樣了。」於是兩個一齊趕着打把西門慶笑的要命的。不說這裏花攢錦簇，調笑頑耍不題。且說家中吳月娘，一者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并兩個姑子都在上房裏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慶來家，急的月娘要命的。只見**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說道：「大姐，他這咱不來，俺每往門首瞧他瞧去。」月娘道：「耐煩瞧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說：「咱三個打夥兒走走去。」玉樓道：「我這裏聽大師父說笑話兒哩。等聽說完了。」笑話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脚，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哩，說俺每只好葷笑話兒，素的休要打發出來。月娘道：「你每由他說，別要搜求他。」**金蓮**道：「大姐，你不知大師父會好說笑話兒，前者那一遭，來俺每在後邊，奈何着他，說了好些笑話兒。」因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說。」那玉娘子不慌不忙，坐在炕上，說：「一個人走至中途，撞見一個老虎要吃他。此人云：望你饒我一命，家中止有八十歲老母，無人養活，不然向我家去，有一猪與你吃罷。那老虎果饒他，隨他到家，與母親說，母親正磨豆腐，捨不的那猪，對兒子把幾塊豆腐與他吃罷。兒子云：娘，你不知他平日不吃素的。」**金蓮**道：「這個不好，俺每耳朵內不好聽素，只好聽葷的。」玉娘子又道：「一家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先該大媳婦遞酒，說：公公好相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相官？媳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都怕，你如何不相官？次該二媳婦上來遞酒，說：公公相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相虎威皂隸？媳婦云：你喝一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相皂隸？公公道：你說的我好。該第三媳婦遞酒，上來說：公公也不相官，也不相皂隸。公公道：却相甚麼？媳婦道：公公相個外郎。公公道：我如何相外郎？媳婦云：不相外郎，如何六房裏都串到。」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好秃子把俺每都說在裏頭。那個外郎，敢恁大胆，許他在各房裏串，俺每就打斷他那狗秃的下截來。」說罷，**金蓮**玉樓李瓶兒同來到前邊大門首，瞧西門慶不見到。**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裏不在家，那裏去了？」**金蓮**說：「我猜他已定往院中

● 崇「下有」「榜」字。

● 崇「作」「說」。

● 以上四字崇作「桂姐兩個聽了」。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不

題「二字」。

● 崇無「只見」二字。

● 崇無「完」字。

● 崇無以上七十一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 崇下有「就」字。

● 崇下有「了」字。

● 崇無以上一百零二字。

● 崇無以上十四字作「再說一個」。

● 崇無以上二十字。

● 崇無「不見到」三字。

● 崇無「不在家」三字。

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王樓道：「他打了一場，和他惱了，賭了，誓，再不去，如何又去？咱每賭甚麼？管情不在他家。」金蓮道：「李大姐做證見，你敢和我拍手麼？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王八先來打探子兒，今日應二和姓謝的，大清早辰，勾使鬼走來，勾了他去了。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了去，不知怎的撮弄陪着不是，還要回爐復帳，不知涎纏到多咱時候。有個去的成來不成。大姐還只顧等着他。」王樓道：「就不來，小厮他該來家回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且在門首買瓜子兒。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三個往後跑不迭。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裏走，你瞧是誰在大門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良久，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李瓶兒先上去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裏，西門慶撞見，說了一跳，說道：「怪小淫婦兒！猛可說我一跳，你每在門首做甚麼來？」金蓮道：「你還敢說哩，敢在那裏這時纔來。教娘每只顧在門首等着你。」良久，西門慶在房中，月娘安酒，端端正正，擺在桌上。教玉簪執壺大姐遞酒，先遞了西門慶酒，然後衆姊妹都遞酒完了，安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酒，餚，并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壺斟美釀，盞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起更時分，大妗子吃不多酒，歸後邊去了。止是吳月娘同衆姊妹，陪西門慶，擲骰猜枚行令。輪到月娘根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骨牌，合西廂一句。」月娘先說個擲個六娘子醉楊妃，落了八珠環，遊絲兒抓住茶縲架，不犯。該西門慶擲，虞美人兒，楚漢爭鋒，傷了正馬軍，只聽見耳邊金鼓連天震，果然是個正馬軍。吃了一杯。該李嬌兒說，水仙子，二士入桃源，驚散了花開蝶滿枝，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擲，說道：「鮑老兒臨老入花叢，壞了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個三綱。」

● 崇無「他」字。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了」字。

● 崇無「了」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

無「了」字。

● 崇作「正」。

● 崇無「磕」字。

● 崇無「真久」二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

作「進」。

● 崇下有「排」字。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作「驚」。

● 崇無「酒」字。

● 崇無以

上二字。

● 崇無「餚」字。

● 崇作「衆人」。

● 崇無「個擲個」三字。

● 崇作「遞」。

● 崇下

有「說」字。

五常吃了一杯酒，輪該李瓶兒擲，說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隔牆兒險化做望夫山。不過該孫雪娥說，麻郎兒見羣鴉打鳳，絆住了折腳。雁好教我兩下裏做人難。不過落後該玉樓完令，說道：「念奴嬌醉扶定四紅沉，拖着錦裙襖，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正擲了四紅沉。月娘滿令。」小玉斟酒，與你三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纔好，今晚你該伴新郎宿歇。」因對李嬌兒金蓮衆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去。金蓮道：「姐姐嚴令，豈敢不依。」把玉樓羞的要不的。少頃酒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玉樓讓衆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兒兩口兒好好睡罷，你娘明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親女孩兒小哩，看我面上，凡事就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丫頭你老米醋挨着做，我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人婆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怕兒。」玉樓道：「我的兒你再坐回兒不是。」金蓮道：「俺每是外四家兒的門兒的外頭的人家。」於是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走到儀門首，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交。這金蓮遂恁奮奮叫起來說：「這個李大姐，只相一個瞎子，行動一磨起子就倒了。我搗你去，倒把我一隻脚跌在雪裏，把人的鞋也蹀泥了。」月娘聽見說道：「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我分付了小厮兩遍，賊奴才白不肯捧，只當還滑倒了。」因叫小玉你打個燈籠送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裏向玉樓道：「你看賊小淫婦兒，躑在泥裏，把人絆了一交，他還說人蹀泥了他的鞋。恰是那一個兒，就沒些嘴抹兒，恁一個小淫婦，昨日教丫頭每，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生。」玉樓道：「佳期重會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意尋着我一般。」玉樓道：「六姐他諸般曲兒倒都知道，俺每却不曉的。」西門慶道：「你不知道這淫婦，單管咬羣兒。」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宿歇，不題。單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行叫李大姐、花大姐，一路兒走到儀門。大姐便歸前邊廂房中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內。金蓮已帶半酣，接着李瓶兒：「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歹送到我房裏。」李瓶

● 崇作「足」。 ● 崇無「道」字。 ● 崇作「十」。 ● 崇下有「叫」字。 ● 崇無以上三十二字。 ●

崇無「說」字。 ● 崇作「像」。 ● 崇無「起」字。 ● 崇作「躑」。 ● 崇下有「他」字。 ● 崇作

「躑」。 ● 崇作「二」。 ● 崇作「躑」。 ● 崇作「心」。 ● 崇作「到」。 ● 崇無「不題」二字。 ●

● 崇無以上十一字。 ● 崇作「拉」。 ● 崇下有「道」二字。 ●

兒道：「姐姐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跳板兒上走，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睛缸，教人背地好不說。我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姐姐費心，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纔說話了。」不一時春梅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告辭歸房。金蓮獨自宿歇，不在話下。正是：若得始終無悔吝，纔生枝節便多端。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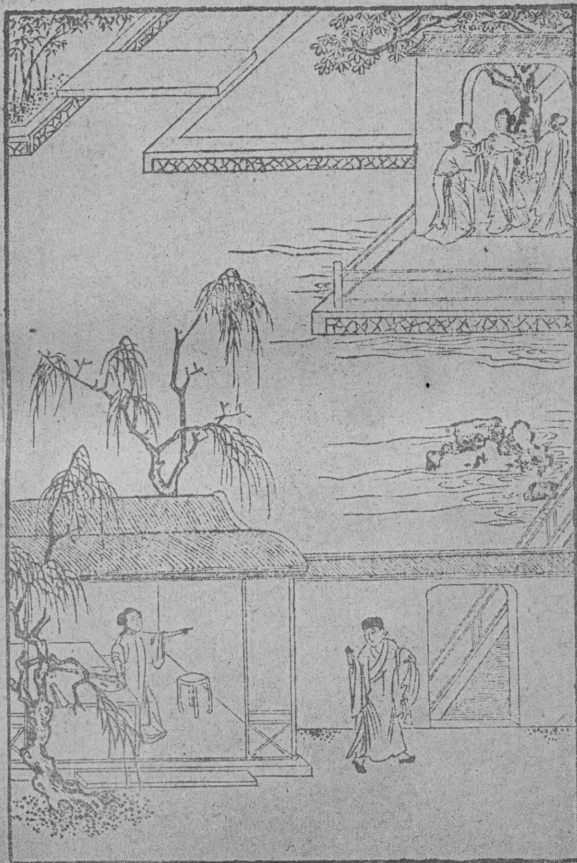
● 崇無以上三字有「好」字。

● 崇無以上二十八字，別有二十字：「空庭高樓月，非復三五圓；何須照床裏，終是一人眠。」



蕙蓮兒偷期蒙愛

金瓶梅



春梅姐正色閑邪

春梅姐正色閑邪

西門慶私淫來旺婦

巧厭多勞拙厭閒

富遭嫉妬貧遭辱

觸事不分皆笑拙

思量那件合人意

善嫌懦弱惡嫌頑

勤怕貪圖儉怕慳

見機而作又疑奸

為人難做做人難

春梅正色罵李銘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都來與孟玉樓做生日。月娘在後廳與衆客飲酒，倒也罷了。其中惹出一件事來。那來旺兒因他媳婦自家癆病死了，月娘新近與他娶了一房媳婦，娘家姓宋，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當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裏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廚役蔣聰爲妻。這蔣聰常在西門慶家做活，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蔣聰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刮言，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廚役分財不均，酒醉厮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牆外走了。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裏和縣丞說，差人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使了五兩銀子，兩套衣服，四疋青紅布，并簪環之類，娶與他爲妻。月娘因他叫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蕙蓮。這個老婆屬馬的，小金蓮兩歲，今年二十四歲了。生的黃白淨面，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

此回回目崇作「蕙蓮兒偷柳蒙愛，春梅姐正色鬧邪。」崇無以上五十六字，別有六十四字：「謂曰：今宵何夕，月痕初照。

等閒間一見猶難，平地兩邊湊巧。向燈前見他，向燈前見他。一似夢中來到，何曾心料。他怕人瞧，驚臉兒紅還白，熱心兒火樣燒。右

調桂枝香。」崇作「因。」崇下有「都留」二字。崇無以上三字。崇無以上四字。

崇無「自家」二字。崇下有「又」字。崇無以上四字。崇無「小」字。崇無「做活」二字。

崇無「蔣聰」二字崇作「他。」崇無以上五字作「婦人」二字。崇無「了」字。崇無「黃」字。

崇無「面」字。

兒不短不長，比金蓮腳還小些兒。性明敏，善機變，會粧飾。龍江虎浪，就是嘲漢子的班頭，壞家規的領袖。若說他底本事，他會：

斜倚門兒立，人來倒目隨。托腮并咬指，無故整衣裳。坐立隨搖腿，無人曲唱低。開窗推戶聽，

停針不語時。未言先欲笑，必定與人私。

初來時，同衆家人，媳婦上籠，還沒甚麼粧飾，猶不作在意裏。後過了一個月有餘，看了玉樓金蓮衆人打扮，他把鬚髻墊的高高的，梳的虛籠籠的頭髮，把水鬢描的長長的，在上邊灑茶遞水，被西門慶賤在眼裏。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綉蟒衣，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約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旱路車上，起身去了。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月娘和衆堂客在後廳吃酒。西門慶那日在家，沒往那去。月娘分付玉簪房中，另放卓兒，打發酒菜湯飯點心。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籬內，看見惠蓮身上穿着紅紬對衿襖，紫絹裙子，在席上斟酒，故意問玉簪：「那一個穿紅襖的是誰？」玉簪回道：「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惠蓮道：「西門慶道：『這媳婦子，怎的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着穿。』」玉簪道：「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裙子。」說了，就罷了。須臾過了玉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喬大戶家吃生日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有酒了。走到儀門首，這惠蓮正往外走，兩個撞了。滿懷西門慶便一手摸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中喃喃的說：「我的兒，你若依了我，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那老婆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簪送

崇無以上四字。 崇作「風」。 崇作「側」。 崇作「類」。 崇無「家人」二字。 崇無

以上六字。 崇無「一」字。 崇下有「因」字。 崇作「見」。 崇無「衆人」。 崇下有

「便」字。 崇下有「頭髮」二字。 「頭髮」二字崇已移上。 崇無「把」字。 崇無「約」字。

崇無「在家」二字。 崇作「簾」。 崇無以上四字。 崇作「蕙」。 崇無以上二字。 崇

作「簾」。 崇上有「道」字。 崇無以上十字。 崇作「蕙」。 崇無以上八字。 崇作「簾」。

崇無「裙子」二字。 崇作「着」。 崇無「生日」二字。 崇作「蕙」。 崇作「一個」。

崇作「婦人」。 崇作「簾」。

了一疋藍段子到他屋裏，如此這般對他說：『爹昨日見你酒席上斟酒，穿着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樣，不好看，說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爹纔開廚櫃拿了這疋段子，使我送與你，教你做裙子穿。』這惠蓮開看，却是一疋翠藍四季團花兼喜相逢段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若見了問怎了？』玉簪道：『爹到明日還對娘說，你放心。爹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什麼，爹與你買。今日趕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何如？』那老婆聽了，微笑而不言。因問：『爹多咱時分來我好往屋裏伺候？』玉簪道：『爹說小厮每看着不好進你這屋裏來的，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裏，那裏無人，堪可一會兒。』老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簪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裏下棋，你去不妨事。』當下約會已定，玉簪走來回西門慶說話。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玉簪在門首與他觀風，却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裏下棋，只見小鬘來請玉樓說：『爹來家了，三人就散了。』玉樓回後邊去了。金蓮走到房中勻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只見小玉立上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屋裏小玉搖手兒，往前指。』這金蓮就知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只見玉簪攔着門，金蓮只猜玉簪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頂進去。玉簪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裏面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你又怕你爹了。』不由分說，進入花園裏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裏，只見他兩個人在裏面纔了事。老婆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裏做甚麼？』老婆道：『我來叫畫童兒來。』看一溜烟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裏邊繫褲子，罵道：『賊沒廉恥的貨！你和奴淫婦大白日裏在這裏端的幹的勾當兒。剛纔我打與那淫婦兩個耳子，纔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你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住回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豬』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以上十二字。 ● 崇無「開廚櫃」三字。 ● 崇作「蕙」。 ● 崇下有「兼」字。

● 崇作「簫」。 ● 崇作「如何」。 ● 崇作「婦人」。 ● 崇作「簫」。 ● 崇無「兒」字。 ● 崇作「簫」。

● 崇作「簫」。 ● 崇作「簫」。 ● 崇下有二十二字作：「正是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羅羅裙內銷魂別有香。」

● 崇無「却」字。 ● 崇作「簫」。 ● 崇作「簫」。 ● 崇作「婦人」。 ● 崇作「蕙蓮」。 ● 崇作「說」。

● 崇下有「才」字。 ● 崇作「這」。 ● 崇無「那」字。 ● 崇下有「刮」字。

也不算。俺每聞的聲喚在這裏來，你也來捧上一把子。老娘眼裏却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恁小淫婦兒悄悄兒罷休，要嚷的人知道，我實對你說，如此這般，連今日纔一遭。」金蓮道：「一遭一遭，我不信。你既要這奴才淫婦，兩個瞞神說鬼，弄刺子兒，我打聽出來，休怪了我，却和你每答話。」那西門慶笑的出去了。金蓮到後邊聽見衆丫頭每說：爹來家，使玉簪手巾裏着一疋藍段子往前邊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來旺兒媳婦子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這老婆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脚，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乖趨附金蓮，被西門慶撞在一處，無人教他兩個苟合，圖漢子喜歡。蕙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不算。與他衣服汗巾，首飾香茶之類，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脂，漸漸顯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簪兩個，在月娘房裏後邊小竈上，專頓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房裏吃飯，與月娘做針指，不必細說。看官聽說，凡家主切不可與奴僕并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有詩爲證：

西門貪色失尊卑，
羣妾爭妍竟莫疑。

何事月娘欺不在，
暗通僕婦亂倫彝？

一日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與大街坊尙推官家送殯。教小廝馬也備下兩疋，等伯爵白不見到。一面李銘來了教唱，春梅等四人彈唱。西門慶正在大廳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簪、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婿陳經濟在傍陪着說話。正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見伯爵來，應寶跟着，夾着毡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後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是你應二爹都來見罷，躲怎的？」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纔待坐下。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

- ① 崇作「慌」
- ② 崇無「慶」字
- ③ 崇作「簫」
- ④ 崇無以上六字有「蕙蓮」二字
- ⑤ 崇作「婦人」
- ⑥ 崇作「蕙」
- ⑦ 崇無「不算」二字
- ⑧ 崇無「汗巾」二字
- ⑨ 崇下有「不算」二字
- ⑩ 崇作「簫」
- ⑪ 崇無以上三十二字
- ⑫ 崇作「叫」
- ⑬ 崇無以上九字
- ⑭ 崇作「簫」
- ⑮ 崇無「跟着」二字
- 崇下有「只」字

頭。那春梅等朝上磕頭下去，慌的伯爵還啞不迭，誇道：「誰似哥好有福，出落的恁四個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個賽一個。却怎生好？你應二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沒會帶的甚麼在身邊，改日送胭脂、錢來罷。」少頃，春梅等四人見了禮進去了。陳經濟向前作揖，一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應伯爵道：「不好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纔教好些，房下記掛着，今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旋教應保叫了轎子，買了些東西在家，我纔來了。」遲了一步兒。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隨即一面分付小廝，後邊看粥來吃。只是李銘見伯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自新一向不見你。」李銘道：「小的有，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裏答應兩日，來爹宅裏伺候。」說着兩個小廝放卓兒，拿粥來吃。就是四個鹹食，十樣小菜兒，四碗爛粥，一碗蹄子，一碗鴿子雛兒，一碗春不老蒸乳餅，一碗餛飩雞兒，銀廂甌兒，粳米投着。各樣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兒。西門慶陪應伯爵陳經濟吃了。就拿小銀鍾篩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裏還剩下半壺酒，分付小廝，畫童兒連卓兒擡下。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穿衣服起身，同應伯爵並馬相行，與尙推官送殯去了。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飯。那月娘裏王簪和蘭杏衆人打發西門慶出了門，在廂房內亂成一塊。一回都往對過東廂房，西門大姐房裏攪混去了。止落下春梅一個，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寬，把手兜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略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來，罵道：「好賊王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王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活的那王八靈聖兒出來了，平白捻我手的來了。賊王八，你錯下這個鈎撇了。你問聲兒去，我手裏你來弄鬼，等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

● 崇作「脂」。 ● 崇無「少頃」二字。 ● 崇無「進」字。 ● 崇無「教」字。 ● 崇作「叫」。 ● 崇

無以上五字。 ● 崇無「一面」二字。 ● 崇無「小廝」二字。 ● 崇作「見」。 ● 崇作「日」。 ●

崇無「兩日」二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兩個」二字。 ● 崇無以上六字。 ● 崇下有「暖飯」

二字。 ● 崇無以上二十四字。 ● 崇下有「盛着」二字。 ● 崇無「着」字。 ● 崇無以上六字作「菓品」

二字。 ● 崇無「小廝」二字。 ● 崇無「下」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作「簪」。 ● 崇下有「耐」

字。 ● 崇下有「頑」字。 ● 「那」字崇作「你道」二字。 ● 崇作「爹」。 ●

王八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沒你這王八學不成唱了。然本司三院尋不出王八來，擬身了你這王八了？」被他千王八萬王八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外，命命水命走投無命。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李銘說的往外去了。春梅氣狠狠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并宋蕙蓮在房裏下棋，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金蓮便問道：「賊小肉兒！你罵誰哩，誰惹你來？」氣的春梅道：「情知是誰，耐耐李銘那王八，爹臨去好意分付小廝，留下一卓菜，并粳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管他，你推我，我打你，頑成一塊，對着王八雌牙露嘴的，狂的有些褶兒，也怎的頑了一回，都往大姐那邊廂房裏去了。王八見無人，儘力向我手上捻了。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啞啞待笑。我饒了他！那王八見我啞喝罵起來，他就即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剛纔打與賊王八兩個耳刮子纔好。賊王八，你也看個人兒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教你這王八在我手裏弄鬼，我把王八臉打綠了。」金蓮道：「惟小肉兒！學不學，沒要緊，把臉兒氣的黃黃的，等爹來家說了，把賊王八擡了去就是了。那裏緊等着供唱撰錢哩也？」怎的教王八調戲我這丫頭，我知道賊王八業確子滿了。」春梅道：「他就倒運着，量二娘的兄弟，那怕他二娘，莫不挾仇打我五棍兒，也怎的！」宋蕙蓮道：「論起來，你是樂工，在人家教唱，也不該調戲良人家女子。照顧你一個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三茶六飯兒扶持着。」金蓮道：「扶持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按月兒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賊王八也錯上了墳。你問聲家裏這些小廝，每個個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兒，吊個嘴兒，遇喜歡，罵兩句。若不喜歡，拉到自他主子根前，就是打着緊把他的扛的眼直直的，看不出他來。」賊王八造化低，你煮他生養，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因向春梅道：「沒見你，你爹去了，你遂來便罷了，平白只顧和他那廂房裏做甚麼？却教那王八調戲你。」春梅道：「都是玉管，和他每只顧頑笑成一塊，不肯進來。」玉樓道：「他三個如今還在那屋裏？」春梅道：「都往對過大姐房裏去了。」玉樓道：「等我瞧瞧去。」那玉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回房，使綉春叫迎春。

① 崇無以上八字，作「走不迭」。

② 崇無以上八字，下有「當下」二字。

③ 崇作「蕙」。

④ 崇無「氣的」二字。

⑤ 崇作「簾」。

⑥ 崇無「了」字。

⑦ 崇無以上四字。

⑧ 崇無「兒」字。

⑨ 崇無「也」字。

⑩ 崇作

「蕙」。

崇無「也」字。

崇作「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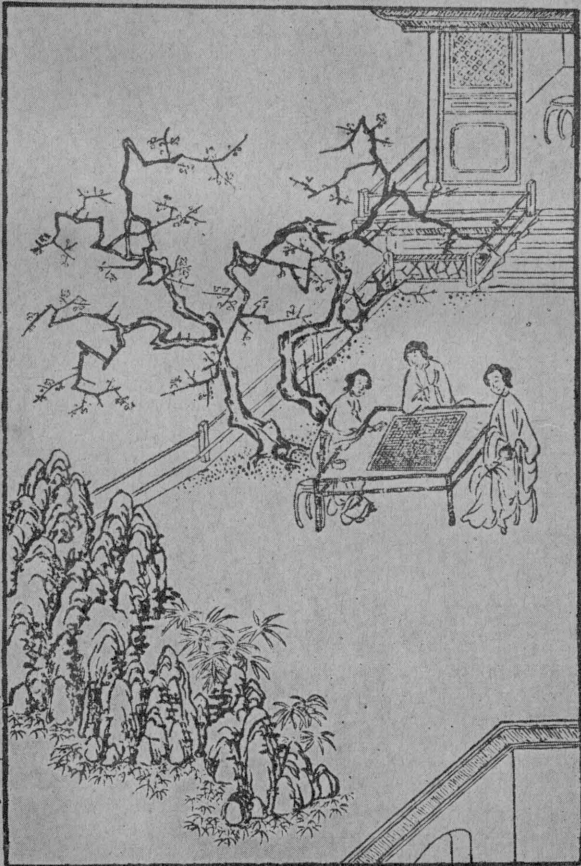
崇無以上十六字。

崇無「廂」字。

崇作「簾」。

崇作「還」。

崇無「對過」二字。



賭棋枰瓶兒輸鈔

去。至晚西門慶來家，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門慶分付來興兒，今後休放進李銘來走動。自此遂斷了路兒，不敢上門。這李

銘正是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證：

習教歌妓逞家豪，每日閑庭弄錦槽。

不意李銘遭譴斥，春梅聲價競天高。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崇下有「西」字。

● 崇無「遂」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無以上十四字。

● 崇作「間」。

●

以上九字崇作「不是朱顏容易變不辭」等九字。

● 崇無以上十四字。

玉簪觀風賽月房

金蓮竊聽藏春場

行動不思天理

施爲怎却成規

狗情縱意任奸欺

仗勢慢人尊己

出則錦衣駿馬

歸時越女吳姬

休將金玉作根基

但恐莫逃與廢

話說一日臘盡陽回，新正佳節。西門慶賀節不在家。吳月娘往吳大娘子家去了。午間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裏下棋。玉樓道：「咱每今日賭甚麼好？」潘金蓮道：「咱每人三盤，賭五錢銀子東道。三錢買金華酒兒，那二錢買個豬頭來，教來旺媳婦子燒豬頭咱每吃。只說他會燒的好豬頭，只用一根柴禾兒，燒的稀爛。」玉樓道：「大姐姐他不在家，却怎的計較？」金蓮道：「存下一分兒，送在他屋裏也，是一般。」說畢，三人擺下棋子，下了三盤。李瓶兒輸了五錢銀子。金蓮使綉春兒叫將來興兒來，把銀子遞與他，教他買一壘金華酒，一個豬首，連四隻蹄子，分付送到後邊廚房裏，教來旺兒媳婦蕙蓮，快燒了，拿到你三娘屋裏，等着我每就去。那玉樓道：「六姐教他燒了拿盒子，拿到這裏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娥兩個看答着，是請他，不請他是？」金蓮遂依聽玉樓之言，不一時來興兒買了酒和豬首，送到廚下。蕙蓮正在後邊和玉簪，在石臺基上坐着搗瓜了兒哩。來興兒

● 此回回日崇作「賭棋梓潼兒輸鈔，觀藏春潘氏潛蹤。」
 ● 崇無以上四十四字，別有六十四字：「詞曰：心中難自泄，暗裏深

深謝。未必娘行，恁地能賢哲。衷腸怎好和君說。說不願丫頭，願做官人的侍妾。他堅牢望我情真切。豈想風波，果應了他心料者。右調

梧桐樹。
 ● 崇作「春」。
 ● 崇無「潘」字。
 ● 崇無「人三盤」三字。
 ● 崇無「只」字。
 ● 崇

無「播」字。
 ● 崇無「子」字。
 ● 崇無「銀子」二字。
 ● 崇下有「他」字。
 ● 崇作「蕙」。
 ● 崇

崇無「那」字。
 ● 崇無「答」字。
 ● 崇無「是一字」。
 ● 崇作「蕙」。
 ● 崇作「簪」。
 ● 崇作「翠」。

便叫他「蕙」蓮嫂，五娘三娘，都上覆你，使我買了酒，猪首連蹄子，都在廚房裏，教你替他燒熟了，送到前邊六娘房裏去。」蕙蓮道：「我不得閑，與娘納鞋哩。隨問教那個燒燒兒罷，巴巴坐名兒教我燒。」來興兒道：「你燒不燒隨你，交與你，我有勾當去。」說着，揚長出去了。玉簫道：「你且丟下，替他燒燒罷，你曉的五娘嘴頭子，又惹的聲聲氣氣的。」蕙蓮笑道：「五娘怎麼就知我會燒猪頭巴巴的？」裁派與我替他燒。」於是起身，走到大廚灶裏，舀了一鍋水，把那猪首蹄子剃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安在灶內，用一大碗油醬，并回香大料拌着停當，上下錫古子扣定。那消一個時辰，把個猪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將大冰盤盛了，連姜蒜碟兒，教小厮兒用方盒拿到前邊李瓶兒房裏，旋打開金華酒篩來。玉樓揀上分兒，齊整的，留下一大盤子，并一壺金華酒，與月娘吃。使丫鬚送到上房裏。其余三個婦人圍定把酒來斟。正吃中間，只見蕙蓮笑嘻嘻走到跟前，說道：「娘每試嗜這猪頭，今日小的燒的好不好？」金蓮道：「三娘綱綱，纔誇你倒好手段兒，燒的這猪頭倒且是稀爛。」李瓶兒問道：「真個你用一根柴禾兒？」蕙蓮道：「不瞞娘每說，還消不得一根柴禾兒哩。若是一根柴禾兒，就燒的脫了骨。」玉樓叫綉春你拿個大盞兒，篩一盞兒與你嫂子吃。李瓶兒連忙叫綉春斟酒，他便取揀一碟兒，揀了一碟猪頭肉兒，遞與蕙蓮，說道：「你自造的，你試嗜嗜。」蕙蓮道：「小的自知娘每吃不的鹹，沒會好生加醬，胡亂也罷了。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於是插燭也似，磕了三個頭，方纔在卓頭傍邊立着，做一處吃酒。到晚夕月娘來家，衆婦人見了月娘，小玉悉將送來猪頭，拿與月娘看。玉樓笑道：「今日俺每因在李大姐處下棋，贏的李大姐猪頭，留與姐姐吃。」月娘道：「這般有些不均了。各人賭勝，虧了一個，就不

● 崇作「蕙」 ① 崇作「蕙」 ② 崇無「揚長」二字 ③ 崇作「蕙」 ④ 崇作「蕙」 ⑤ 崇無以

上三字 ⑥ 崇無以上三字 ⑦ 崇無「起身」二字 ⑧ 崇下有「禾」字 ⑨ 崇無以上四字 ⑩ 崇

無「上分兒」三字 ⑪ 崇無以上四字 ⑫ 崇下有「與月娘吃」四字 ⑬ 崇作「餘」 ⑭ 崇無以上二

字 ⑮ 崇作「坐」 ⑯ 以上四字崇作「斟酒共酌」 ⑰ 崇作「蕙」 ⑱ 崇作「跟」 ⑲ 崇無「小

的」二字 ⑳ 崇作「剛」 ㉑ 崇無以上四字 ㉒ 崇作「蕙」 ㉓ 崇無「揀」字 ㉔ 崇無「小

● 崇作「蕙」 ① 崇無以上六字下有「便」字 ② 崇無以上六字 ③ 崇下有「要子」二字

是了。咱每這等計較，只當大節下，咱姊妹這幾人，每人輪流治一席酒兒，叫將都大姐來，晚間耍耍，有何妨礙。強如那等賭勝負，難爲一個人。我主張的好不好？衆人都說姐姐主張的是。月娘道：『明日就是初五日，我先起罷。』使小厮叫都大姐來。於是李嬌兒占了初六，玉樓占了初七，金蓮占了初八日。金蓮道：『只我便益，那日又是我的壽酒，又該我擺酒，一舉而兩得。』問着孫雪娥，孫雪娥半日不言語。月娘道：『他罷！你不要纏他了。』教李大姐接着擺。玉樓道：『初九日又是六姐生日，只怕有潘姥姥和他姘子來。』月娘道：『初九日不得閑，教李大姐挪在初十日也罷了。』衆人計議已定，話休饒舌。先是初五日，西門慶不在家，往隣家赴席去了。月娘在上房擺酒，都大姐彈唱，請衆姊妹歡飲了一日方散。到第二日，却該李嬌兒，就挨着玉樓，金蓮都不必細說。須臾過了金蓮生日，潘姥姥吳大姘子都在這裏過節頑耍。看看到初十日，該李瓶兒擺酒，使綉春往後邊請雪娥去。一連請了兩替，答應着來，只顧不來。玉樓道：『我就說他不來，李大姐，只願強去請他，可是他對着人說的，你每有錢的，都吃十輪酒，沒的那，俺每去赤脚絆驢蹄，似他這等說，俺每罷了，把大姐都當驢蹄了看成。』月娘道：『他是恁不是才料處窩，行貨子，都不消理他了，又請他怎的？』於是擺上酒來。衆人都來前邊，李瓶兒房裏吃酒，都大姐在傍彈唱。當下也有吳大姘子和西門大姐，共八個人飲酒。那日西門慶不在家，往人家去了。月娘分付玉管等，你爹來家要吃酒，你在房裏打發他吃就是了。玉管應諾。不想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家，玉管向前替他脫了衣裳。西門慶便問月娘往那去了？玉管回道：『都在前邊，六娘房裏和大姘子，潘姥姥吃酒哩。』西門慶問道：『吃的是甚麼酒？』玉管道：『是金華酒。』西門慶道：『還有年下你應二爹送的那一壘

● 崇無「就是」二字。 ● 崇下有「就是」二字。 ● 崇無以上八字。 ● 崇無「於是」二字。 ● 崇無「日」

字。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作「絮煩」。 ● 崇下有「兒」字。 ● 崇無「那」字。 ● 崇作「承」

● 以上五字崇作「成材的」。 ● 崇作「兒」。 ● 崇無「也有」二字。 ● 崇作「只因」。 ● 崇無以上六

字。 ● 崇作「簾」。 ● 崇無「在房裏」三字。 ● 崇作「簾」。 ● 崇無「不想」二字。 ● 崇作「簾」

● 崇無「向前」二字。 ● 崇無「月」字。 ● 崇作「簾」。 ● 崇無「前邊」二字。 ● 崇作「子」

崇作「簾」

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脚。玉簪恐怕他進屋裏去，便一徑支他說：前邊六娘請姑娘，怎的不往那裏吃酒？那雪娥鼻子裏冷笑道：「俺每是沒時運的人兒，漫地裏栽桑，人不上，他行騎着快馬，也趕不上他。」拿甚麼伴着他吃十輪兒酒？自己窮的伴當兒，伴的沒褲兒。」正說着，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聲，雪娥就往廚房裏去了。這玉簪把簾子掀開，老婆見無人，急伶俐兩三步就揪出來，往後邊看茶去了。須臾，小玉從外邊走來，叫惠蓮嫂子女兒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哩？老婆道：「茶有了，着姐拿菓仁兒來。」不一時，小玉拿着盞托，他提着茶，一直來到前邊。月娘問道：「怎的茶這咱纔來？」惠蓮道：「爹在房裏吃酒，小的不敢進去，等着姐屋裏取茶葉，剝菓仁兒來。」於是打發衆人吃了茶，小玉便拿回盞托去了。這惠蓮在席上斜靠卓兒站着，看着月娘衆人擲骰兒，故作揚聲說道：「娘把長么搭在純六，却不是天地分，還贏了五娘。」又道：「你這六娘骰子是個錦屏風對兒。我看三娘這么三配純五，只是十四點兒輸了。」被玉樓惱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每在這裏擲骰兒，插嘴插舌，有你甚麼說處？」幾句把老婆羞的站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飛紅了面皮，往下去了。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這裏衆婦人飲酒至掌燈時分，只見西門慶掀開簾子進來，笑道：「你每好吃。」吳大妗子跳起來，說道：「姐夫來子。」連忙讓坐兒與他坐。月娘道：「你在後邊吃酒去罷了。」女婦男子漢，又走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怎說，我去罷。」於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隨即跟了來，見西門慶吃的半醉，拉着金蓮說道：「小油嘴，我有句話兒和你說。我要留惠蓮在後邊一夜兒罷。」後邊沒地方兒，看你怎的容他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好不好？」金蓮道：「我不好罵的，沒的那汗邪的胡說，隨你和他那裏搗去。好嬌態！教他在我

● 崇作「簾」。

● 崇無「一徑」二字。

● 崇作「去」。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無以下十字。

● 崇

作「趕他不上」。

● 崇作「簾」。

● 崇作「娶娘」。

● 崇無「了」字。

● 崇作「後」。

● 崇作

「蕙」。

● 崇無「哩」字。

● 崇作「婦人」。

● 崇作「蕙」。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以上九

字。

● 崇作「蕙」。

● 崇無「個」字。

● 崇無「幾句」二字。

● 崇作「緋」。

● 崇無「開」字。

● 崇作「了」。

● 崇無「去」字。

● 崇無「見」字。

● 崇作「蕙」。

● 崇無「罷」字。

● 崇無以

上三字。

賊受罪。不渴①的老花子，就沒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冰地獄裏來了，口裏啣着條繩子，凍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睡了罷，怎的只顧端詳我的脚？怎的②你看過那小脚兒的來？相我沒雙鞋面兒，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勾做。」西門慶道：「我兒不打緊處，③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娘脚兒還小。」老婆④道：「拿甚麼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試了試，還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金蓮在外聽了，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聽一回，他還說甚麼？於是又聽勾多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你娶他來家多少時了？是女招的，是後婚兒來？」西門慶道：「也是回頭人兒。」老婆⑤道：「嗔道恁恁？久慣老⑥成原來也是個意中人兒，露水夫妻。」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移脚不動，說道：「若教這奴才淫婦在那面，把俺每都吃他撐下去了。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逞了淫婦的臉。待要舍忍了他，恐怕他明日不認。罷罷！留下個記兒，使他知道。到明日我和他答話。」於是走到角門首，拔下頭上一根銀簪兒，把門倒⑦銷了，悞悞歸房。宿歇一宿。⑧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老婆⑨先⑩來，穿上衣裳，鑿着頭，走出來，見角門沒插，吃了一驚。又搖門，搖了半日，搖不開。走去見西門慶。⑪門慶隔壁叫迎春替他開了。因看見簪銷門兒，就⑫知是金蓮的簪子。就知晚夕他聽了⑬去了。⑭這老婆⑮懷着鬼胎，走到前邊。正開房門，只見平安從東淨裏出來，看見他，只是笑。惠⑯蓮道：「恁囚根子！誰和你雌着那牙笑哩。」平安兒道：「嫂嫂，⑰俺每笑笑兒也嗔？」惠⑱蓮道：「大清早辰，平白笑的是甚麼？」平安道：「我笑嫂子三日沒吃飯，眼前花，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這老婆⑲聽了此言，便把臉紅了。罵道：「賊提口拔舌見鬼的囚根子！我那一夜不在屋裏睡，怎的不來家？你丟塊瓦兒，也要下落。」平安道：「我剛纔遠⑳看㉑嫂，子鎖着門，怎的賴得過？」惠⑲蓮道：「我

● 崇作「濟」 ① 崇無「怎的」二字。 ② 崇無「處」字。 ③ 崇作「婦人」。 ④ 崇作「婦人」。

崇只「恁」字。 ⑤ 崇作「牢」。 ⑥ 崇作「到」。 ⑦ 崇無以上四字。 ⑧ 崇作「婆娘」。 ⑨ 崇下

有「起」字。 ⑩ 崇下有「西」字。 ⑪ 崇無「就」字。 ⑫ 崇下有「出」字。 ⑬ 崇無「了」字。 ⑭ 崇

作「婦人」。 ⑮ 崇作「蕙」。 ⑯ 崇作「子」。 ⑰ 崇作「蕙」。 ⑱ 以上三字崇作「婦人」。 ⑲ 崇

無以上九字。 ⑳ 崇作「還」。 ㉑ 崇下有「見」字。 ㉒ 崇作「蕙」。

早起身，就往五娘屋裏，只剛纔出來，你這囚在那裏來？平安道：『我聽見五娘教你醜螃蟹，說：你會劈的好腿兒。』這五娘使你門首看着旋●菠●箕的說，你會嘔的好舌頭。』把老婆●說的急了，拿起條門拴來，趕着平安兒，遶院子罵道：『賊汗那囚根子，看我到明日對他說不說。不與你個功德也不怕，狂的有甚●些摺兒，也怎的？』那平安道：『耶嚨，嫂子！將就着些兒罷。對誰說，我曉的你往高枝兒上去了。』那惠●蓮急訕●起來，只趕着他打。不料玳安正在印子鋪簾子下●走出來，一把手將拴奪住了。說道：『嫂子爲甚麼打他？』惠●蓮道：『你問那雌牙鬼●囚根子，口裏六●說白●道的，把我的胳膊都氣軟了。』那平安得手外往跑了。玳安推着他說：『嫂子你少生氣着惱，且往屋裏梳頭去罷。』婦人便向腰間葫蘆兒●順代裏●取出三四分銀子來，遞與玳安道：『累你替我拿大碗盪兩個合汁來我吃，把湯盛在銚子裏罷。』玳安道：『不打緊，等我。』一手接了，連忙洗了臉，替他盪了合汁來。婦人讓玳安吃了一碗，他也吃了一碗，方纔統了頭，鎖上門，先到後邊月娘房裏，打了卯兒。然後來金蓮房裏。金蓮正臨鏡梳粧，惠●蓮小意兒在傍拿鏡，掇洗手水，殷勤侍奉。金蓮正眼也不瞧他，也不理他。惠●蓮道：『娘的睡鞋裏脚，我捲了●收了罷。』金蓮道：『由他你放着，教丫頭進來收。』便叫秋菊●賊奴才，往那去了。惠●蓮道：『秋菊掃地哩，春梅姐在那裏梳頭哩。』金蓮道：『你別要管他，丟着罷，亦發等他每來拾掇●歪蹄潑脚的，沒的屙污了嫂子的手。你去扶持你爹爹，也得你恁個人兒扶持他，纔可他的心。俺每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貨兒，只嫂子是正名正頂，轎子娶將來的，是他的正頭老婆秋胡戲。』這老婆●聽了，正道：『昨日晚夕他的真病。於是向前雙膝跪下，說道：』娘是小的的一個主兒，娘不高擡貴手，小的一時兒存站不的。當初不因娘寬恩，小的也不肯隨依爹。就是後邊大娘，無過只是個大綱兒。小的還是娘擡舉多，莫不敢在娘面前欺心。隨娘查訪，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不逢好死，一個毛孔兒裏生下一個疔瘡。』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我眼子●裏放不下砂子的人。漢子既要了你，俺每莫不與你●爭，不許你在

- 崇作「賈」
- 崇作「簾」
- 崇作「婦人」
- 崇無「甚」字
- 崇作「惠」
- 崇無「子」字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作「慧」
- 崇無「鬼」字
- 崇作「白」
- 崇作「六」
- 崇無以上三字
- 崇作「拾」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作「蕙」
- 崇作「平」
- 崇作「荷包裹」
- 崇作「去」
- 崇作「蕙」
- 崇作「拾」
- 崇作「婦人」
- 崇無「你」字
- 崇無「你」字

漢子根前弄鬼，輕言輕語的。你說把俺每躡下去了，你要在中間踢跳，我的姐姐，對你說，把這等●想●心兒且吐了些兒罷。」惠蓮道：「娘再訪，小的並不敢欺心。到只怕昨日晚夕娘錯聽了。」金蓮道：「傻嫂子！我閑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了罷，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漢子的心。你爹雖言家裏有這幾個老婆，或是外邊請人家的粉頭來家，通不瞞我一些兒，一五一十，就告我說。你六娘當時和他一個鼻子眼兒裏出氣，甚麼事兒來家，不告訴我。你比他差些兒。」說得老婆閉口無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來了。走到儀門夾道內，撞見西門慶說道：「你好人兒！原來你是個大滑答子貨。」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今日教人下落了，我怎一頓。我和你說的話兒，只放在你心裏放爛了纔好。想起●甚麼來●對人說乾淨。你這嘴頭子，就是個走水的槽，有話到明日不告你說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並不知道。」那老婆●瞅了一眼，往前邊去了。平昔●這婦人嘴兒乖，常在門前站立買東西。西門趕着傅夥計叫傅大郎，陳經濟叫姑夫，賁四叫老四。昨日●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起來。常和衆人打牙配●嘴，全無忌憚。或一時教傅大郎，「我拜你拜，替我門首看着買粉的。」那傅夥計老成，便驚心兒，替他門首看過來，叫住，請他出來買。玳安故意戲他說道：「嫂子賣粉的早辰過去了，你早出來拿秤稱，他的好來。」老婆●罵道：「賊猴兒！裏邊五娘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你如何說拿秤稱，三●斤胭脂二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搽，看我進裏邊對他說不說？」玳安道：「那●喚嫂子行動只拿五娘說我，幾時來一回。」又叫賁老四，你●對我●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我要買兩對兒戴。那賁四悞了買賣，好歹專心替他看着賣梅花●的過來●叫住，請出他來買。婦人立在二層門裏，打開●廂兒，揀要了他兩對鬢花大翠。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汗巾兒，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婦人向腰裏摸出半個銀子兒來，夾及賁四替他繫，稱七錢五分與他。那賁四正寫着帳，丟下走來躡着身子●替他鎚。只見玳安走●來說道：「等我與嫂子繫。」一面接過銀子在手且不繫，只顧瞧那銀子。婦人道：「賊猴兒不繫，只情●端詳的是●些

- 崇作「樣」
- 崇無「想」字。
- 崇作「蕙」
- 崇作「剛」
- 崇無以上八字。
- 「想起」
- 二字崇作「爲」
- 崇無「來」字。
- 崇作「婦人」
- 崇無「平昔」二字。
- 崇無「昨日」二字。
- 崇作「犯」
- 崇作「婆娘」
- 崇作「二」
- 崇作「耶」
- 崇無以上五字。
- 崇作「我」
- 崇作「你說」
- 崇無「梅花」二字。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門」
- 崇無以上四字。
- 崇無「走」字。
- 崇作「管」
- 崇無「的是」二字。

甚麼？你半夜沒聽見狗咬，是偷來的銀子。」玳安道：「偷倒不偷，這銀子有些眼熟，倒像爹銀子包兒裏的。前日爹在燈市裏，鑿與買方金發子的銀子，還剩了一半，就是這銀子。我記得千真萬真。」婦人道：「賊囚！一個天下人還有一樣兒的。爹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裏？」玳安笑道：「我知道甚麼帳兒？」婦人便趕着打小厮，把銀子鑿下七錢五分，交與買花翠的。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裏，不與他去了。婦人道：「賊囚根子！你敢拿了去，我算你好漢。」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買甚麼？」那婦人道：「賊猴兒！你遞過來，我與你哄的。」玳安遞到他手裏，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別的還擡在腰裏，一直進去了。自此以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截花翠汗巾之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量進去。與各房丫鬟，并眾人吃。頭上治的珠子篩兒，金燈籠，擊子黃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紅潞紬褲兒，線捺護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木樨，香桶子三四個，帶在身邊。見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此事不必細說。這老婆自從被金蓮識破他機關，每日只在金蓮房裏，把小意兒貼纏，與他頓茶頓水，做鞋腳針指，不拿強拿，不動強動。正經月娘後邊，每日只打個到面兒，就來前邊。金蓮這邊來，每日和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牌，行成夥兒。或一時撞見西門慶來，金蓮故意令他傍邊斟酒，教他一處坐。每日大酒大肉，頑耍，只圖漢子喜歡。這婦人見抱金蓮腿兒，正是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順水流。有詩爲證：

金蓮好籠弄心機，宋氏姑容犯主闈。

晨牝不圖今蓄禍，他日遭愆竟莫追。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崇作「到」。
- 崇下有「到」字。
- 崇作「勾」。
- 崇無「兒」字。
- 崇作「玳安」。
- 崇作「到」。
- 崇下有「分」字。
- 崇作「籠」。
- 崇無以上二字。
- 崇作「婦人」。
- 崇無「被」字。
- 崇作「到」。
- 崇無「前邊」二字。
- 崇無以上六字下有「了」字。
- 崇無以上九字。
- 崇無以上十四字。

此
页
空
白

警世通言(九)

明
馮夢龍編

此页空白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緣

三通鼓角四更雞， 日色高升月色低；

時序秋冬又春夏， 舟車南北復東西。

鏡中次第人顏老， 世上參差事不齊；

若向其間尋穩便， 一壺濁酒一餐齋。

這八句詩乃吳中一個才子所作，那才子姓唐名寅，字伯虎，聰明蓋地，學問包天。書畫音樂，無有不通；詞賦詩文，一揮便就。為人放浪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生於蘇州，家住吳趨。做秀才時，曾效連珠體，做花月吟十餘首，句句中有花有月。如：長空影動花迎月，深院人歸月伴花；雲破月窺花好處，夜深花睡月明中等句，爲人稱頌。本府太守曹鳳見之，深愛其才，值宗師科考，曹公以才名特薦。那宗師姓方名誌，鄞縣人，最不喜古文辭。聞唐寅恃才豪放，不修小節，正要坐名黜治。卻得曹公一力保救，雖然免禍，卻不放他科舉。直至臨場，曹公再三苦求，附一名於遺才之末。是科遂中了解元。伯虎會試至京，文名益著，公卿皆折節下交，以識面爲榮。有程詹事典試，頗開私徑賣題，恐人議論，欲訪一才名素著者爲榜首，壓服衆心，得唐寅甚喜，許以會元。伯虎性素坦率，酒中便向人誇說，今年我定做會元了。衆人已聞程詹事有私，又見伯虎之才，聞傳主司不公，言官風聞動本。聖旨不許程詹事閱卷，與唐寅俱下詔獄，問革。伯虎還鄉，絕意功名，益放浪詩酒，人都稱爲唐解元。得唐解元詩文字畫，片紙尺幅，如獲重寶。其中惟畫，尤其得意。平日心中喜怒哀樂，都寓之於丹青。每一畫出，爭以重價購之。有言志詩一絕爲證：

不鍊金丹不坐禪， 不爲商賈不耕田；

閒來寫幅丹青賣， 不使人間作業錢。

卻說蘇州六門葑盤胥閘婁齊。那六門中只有閘門最盛，乃舟車輻輳之所，真個是：

翠袖三千樓上下， 黃金百萬水東西；

五更市販何會絕，四遠方言總不齊。

唐解元一日坐在闔門遊船之上，就有許多斯文中人，慕名來拜，出扇求其字畫。解元畫了幾筆水墨，寫了幾首絕句。那聞風而至者，其來愈多。解元不耐煩，命童子且把大杯斟酒來。解元倚窗獨酌，忽見有畫舫從傍搖過，舫中珠翠奪目，內有一青衣小鬟，眉目秀豔，體態綽約，舒頭船外，注視解元掩口而笑。須臾船過，解元神蕩魂搖。問舟子可認得去的那隻船麼？舟人答言：「此船乃無錫華學士府眷也。」解元欲尾其後，急呼小艇不至，心中如有所失。正要教童子去覓船，只見城中一隻船兒，搖將出來。他也不管那船有載沒載，把手相招，亂呼亂喊。那船漸漸至近，船中一人，走出船頭，叫聲伯虎：「你要到何處去？這般要緊。」解元打一看時，不是別人，卻是好友王雅宜。便道：「急要答拜一個遠來朋友，故此要緊，兄的船往那裏去？」雅宜道：「弟同兩個舍親到茅山去進香，數日方回。」解元道：「我也要到茅山進香，正沒有人同去。如今只得要趁便了。」雅宜道：「兄若要去，快些回家收拾，弟泊船在此相候。」解元道：「就去罷了，又回家做什麼？」雅宜道：「香燭之類，也要備的。」解元道：「到那裏去買罷。」遂打發童子回去。也不別這些求詩畫的朋友，徑跳過船來與船中朋友叙了禮。連呼快些開船。舟子知是唐解元，不敢怠慢，即忙撐篙搖櫓。行不多時，望見這隻畫舫就在前面。解元分付船上，隨着大船而行。衆人不知其故，只得依他。次日到了無錫，見畫舫搖進城裏。解元道：「到了這裏，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叫船家移舟去惠山取了水，原到此處停泊，明日早行。我們到城裏略走一走，就下來船。」舟子答應自去，解元同雅宜三四人登岸，進了城，到那熱鬧的所在。撇了衆人，獨自一個去尋那畫舫。卻又不認得路徑，東行西走，並不見些蹤影。走了一回，穿出一條大街上來，忽聽得呼喝之聲。解元立住脚看時，只見十來個僕人前引一乘輦轎，自東而來，女從如雲。自古道：有緣千里能相會。那女從之中，闔門所見青衣小鬟正在其內。解元心中歡喜，遠遠相隨，直到一座大門樓下，女使出迎，一擁而入。詢之傍人，說是華學士府適纔轎中乃夫人也。解元得了實信，問路出城。恰好船上取了水纜，到少頃，王雅宜等也來了。問：「解元那裏去了？教我們尋得不耐煩！」解元道：「不知怎的一擠就擠散了，又不認得路徑，問了半日，方能到此。」並不題起此事。至夜半，忽於夢中狂呼，如魔魅之狀。衆人皆驚，喚醒問之。解元道：「適夢中見一金甲神人，持金杵擊我，責我進香不虔。我叩頭哀乞，願齋戒一月，隻身至山謝罪。天明，汝等開船自去，吾且暫回，不得相陪矣。」雅宜等信以為真。至天明，恰好有一隻小船來到，說是蘇州去的。解元別了衆人，跳上小船。行不多時，推說遺忘了東西，還要轉去。袖中摸幾文錢，賞了舟子，奮然登岸。到一飯店，辦下舊衣破帽，將衣巾換訖，如窮漢之狀。走

至華府典舖內，以典錢爲由，與主管相見。卑詞下氣，問主管道：「小子姓康，名宜，吳縣人氏，頗善書，處一個小館爲生。近因拙妻亡故，又失了館，孤身無活，欲投一大家充書辦之役，未知府上用得否？倘收用時，不敢忘恩！」因於袖中取出細楷數行，與主管觀看。主管看那字，寫得甚是端楷可愛，答道：「待我晚間進府裏過老爺，明日你來討回話。」是晚，主管果然將字樣稟知學士。學士看了，誇道：「寫得好，不似俗人之筆。明日可喚來見我。」次早，解元便到典中，主管引進解元拜見了學士。學士見其像表不俗，問過了姓名住居，又問會讀書麼？解元道：「會考過幾遍童生，不得進學，經書還都記得。」學士問是何經？解元雖習尙書，其實五經俱通的，曉得學士習周易，就答應道：「易經。」學士大喜道：「我書房中寫帖的不缺，可送公子處作伴讀。」問他要多少身價？解元道：「身價不敢領，只要求些衣服穿。待後老爺中意時，賞一房好媳婦足矣。」學士更喜，就叫主管於典中尋幾件隨身衣服與他換了，改名華安。送至書館，見了公子。公子教華安抄寫文字。文字中有字句不妥的，華安私加改竄。公子見他改得好，大驚道：「你原來通文理，幾時放下書本的？」華安道：「從來不會曠學，但爲貧所迫耳。」公子大喜，將自己日課教他改削。華安筆不停揮，真有點鐵成金手段。有時題義疑難，華安就與公子講解。若公子做不出時，華安就通篇代筆。先生見公子學問驟進，向主人誇獎。學士討近作看了，搖頭道：「此非孺子所及，若非抄寫，必是倩人。」呼公子詰問其由。公子不敢隱瞞，說道：「曾經華安改竄。」學士大驚。喚華安到來出題面試。華安不假思索，援筆立就，手捧所作呈上。學士見其手腕如玉，但左手有枝指。閱其文，詞意兼美，字復精工，愈加歡喜。道：「你時藝如此，想古作亦可觀也！」乃留內書房掌書記。一應往來書劄，授之以意，輒令代筆，煩簡曲當。學士從未會增減一字。寵信日深，賞賜比衆人加厚。華安時買酒食與書房諸童子共享，無不歡喜。因而潛訪前所見青衣小鬟，其名秋香，乃夫人貼身伏侍，頃刻不離者。計無所出。乃因春暮，賦黃鶯調以自嘆。

風雨送春歸，杜鵑愁，花亂飛，青苔滿院朱門閉。孤燈半垂，孤衾半敝，蕭蕭孤影汪汪淚。憶歸期，相思未了，春夢遶天涯。

學士一日偶到華安房中，見壁間之詞，知安所題，甚加稱獎。但以爲壯年緣處，不無感傷，初不意其有所屬意也。適典中主管病故，學士令華安暫攝其事。月餘，出納謹慎，毫忽無私。學士欲遂用爲主管，嫌其孤身無室，難以重托。乃與夫人商議，呼媒婆欲爲娶婦。華安將銀三兩，送與媒婆，央他稟知夫人說：「華安蒙老爺夫人提拔，復爲置室，恩同天地。但恐外面小家之女，不習裏面規矩。倘得於侍兒中擇一人見配，此華安之願也。」媒婆依言稟知夫人。夫人對學士說了。學士道：「如此誠爲兩便。但華安初來時，不領身價，

原指望一房好媳婦。今日又做了府中得力之人，倘然所配未中其意，難保其無他志也。不若喚他到中堂，將許多丫鬚聽其自擇。」夫人點頭道：「是。」當晚夫人坐於中堂，燈燭輝煌，將丫鬚二十餘人各盛飾裝扮，排列兩邊，恰似一班仙女，簇擁着王母娘娘在瑤池之上。夫人傳命喚華安。華安進了中堂，拜見了夫人。夫人道：「老爺說你小心得用，欲賞你一房妻小。這幾個粗婢中，任你自擇。」叫老姆姆攜燭下去照他一照。華安就燭光之下，看了一回，雖然儘有標致的，那青衣小鬟不在其內。華安立於傍邊，嘿然無語。夫人叫老姆姆你去問華安那一個中你的意，就配與你。華安只不開言。夫人心不樂，叫華安你好大眼孔，難道我這些丫頭就沒個中你意的？華安道：「復夫人，華安蒙夫人賜配，又許華安自擇，這是曠古隆恩，粉身難報。只是夫人隨身侍婢還來不齊。既蒙恩典，願得盛觀。」夫人笑道：「你敢是疑我有吝嗇之意也罷。房中那四個一發喚出來與他看看，滿他的心願。」原來那四個是有執事的，叫做：

春媚，夏清，秋香，冬瑞。

春媚，掌首飾脂粉。夏清，掌香爐茶竈。秋香，掌四時衣服。冬瑞，掌酒果食品。管家老姆姆傳夫人之命，將四個喚出來。那四個不及更衣，隨身粧束。秋香依舊青衣，老姆姆引出中堂，站立夫人背後。室中蠟炬光明如晝。華安早已看見了。昔日姿，宛然在目。還不會開口。那老姆姆知趣，先來問道：「可看中了誰？」華安心中明曉得是秋香，不敢說破。只將手指道：「若得穿青這一位小娘子，足遂生平。」夫人回顧秋香微微而笑，叫華安且出去。華安回典舖中，一喜一懼，喜者機會甚好，懼者未曾上手，惟恐不成。偶見月明如畫，獨步徘徊，吟詩一首：

徒倚無聊夜臥遲，
綠楊風靜鳥栖枝。

難將心事和人說，
說與青天明月知。

次日，夫人向學士說了。另收拾一所潔淨房室，其牀帳傢伙無物不備。又合家童僕奉承他是新主管，擔東送西，擺得一室之中，鋪片相似。擇了吉日，學士和夫人主婚。華安與秋香中堂雙拜，鼓樂引至新房，合巹成婚。男歡女悅，自不必說。夜半，秋香向華安道：「與君顏面善，何處會相會來？」華安道：「小娘子自去思想。」又過了幾日，秋香忽問華安道：「向日闔門遊船中看見的可就是你？」華安笑道：「是也。」秋香道：「若然，君非下賤之輩，何故屈身於此？」華安道：「吾為小娘子傍舟一笑，不能忘情，所以從權相。」

就。」秋香道：「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紛求書畫，君一概不理，倚窗酌酒，旁若無人。妾知君非凡品，故一笑耳。」華安道：「女子家能於流俗中識名士，誠紅拂綠綺之流也。」秋香道：「此後於南門街上，似又會一次。」華安笑道：「好利害眼睛！果然果然。」秋香道：「你既非下流，實是甚麼樣人？可將真姓名告我。」華安道：「我乃蘇州唐解元也。與你三生有緣，得諧所願。今夜既然說破，不可久留，欲與你圖諧老之策，你肯隨我去否？」秋香道：「解元爲賤妾之故，不惜辱千金之軀，妾豈敢不惟命是從？」華安次日將典中帳目細細開了一本簿子，又將房中衣服首飾及床帳器皿另開一帳，又將各人所贈之物亦開一帳，纖毫不取，共是三宗帳目，鎖在一個護書篋內。其鑰匙即掛在鎖上。又於壁間題詩一首：

擬向華陽洞裏遊，
行蹤端爲可人留；

願隨紅拂同高蹈，
敢向朱家惜下流。

好事已成誰索笑？
屈身今去尙含羞；

主人若問真名姓，
只在康宣兩字頭。

是夜僱了一隻小船，泊於河下。黃昏人靜，將房門封鎖，同秋香下船，連夜望蘇州去了。天曉，家人見華安房門封鎖，奔告學士。學士教打開看時，床帳什物一毫不動，護書內帳目開載明白。學士沉思莫測其故。擡頭一看，忽見壁上有詩八句，讀了一遍，想此人原名不是康宣，又不知甚麼意故，來府中住許多時。若是不良之人，財上又分毫不苟，又不知那秋香如何就肯隨他逃走。如今兩口兒又不知逃在那裏？我棄此一婢，亦有何難。只要明白了這樁事，便叫家童喚捕人來，出信賞錢，各處緝獲康宣秋香，無影響。過了年餘，學士也放過一邊了。忽一日學士到蘇州拜客。從閶門經過，家童看見書坊中有一秀才坐而觀書，其貌酷似華安，左手亦有杖指，報與學士知道。學士不信，分付此童再看個詳細，并訪其人名姓。家童覆身到書坊中，那秀才又和着一個同輩說話，剛下階頭，家童乖巧，悄悄隨之，那兩個轉灣向童子門下船去了。僕從相隨，共有四五人。背後察其形相，分明與華安無二。只是不敢唐突。家童回轉書坊，店主適來在此看書的是什麼人？店主道：「是唐伯虎解元相公。今日是文衡山相公舟中請酒去了。」家童道：「方纔同去的那一位可就是文相公麼？」店主道：「那是祝枝山，也都是般名士。」家童一一記了，回復了華學士。學士大驚，想道：「久聞唐伯虎放達不羈，難道華安就是他。明日專往拜謁，便知是否。」次日寫了名帖，特到吳趨坊拜唐解元。解元慌忙出迎，分賓而坐。學

士再三審視，果肖華安。及捧茶，又見手白如玉，左有枝指，意欲問之，難於開口。茶罷，解元請學士書房中小坐。學士有疑未決，亦不肯別。遂同至書房，見其擺設齊整，噴噴歎歎。少停酒至，賓主對酌多時。學士開言道：「貴縣有個康宜，其人讀書不遇，甚通文理。先生識其人否？」解元唯唯。學士又道：「此人去歲曾攜書於舍下，改名華安。先在小兒館中伴讀，後在學生書房管書柬。後又在小典中爲主管。因他無室，教他於賤婢中自擇。他擇得秋香成親。數日後夫婦俱逃。房中日用之物一無所取，竟不知其何故？學生會差人到貴處察訪，並無其人。先生可略知風聲麼？」解元又唯唯。學士見他不明白，只是胡答應，忍耐不住，只得又說道：「此人形容頗肖先生模樣，左手亦有枝節，不知何故？」解元又唯唯。少頃，解元暫起身入內。學士翻看桌上書籍，見書內有紙一幅，題詩八句，讀之卽壁上之詩也。解元出來，學士執詩問道：「這八句詩乃華安所作，此字亦華安之筆，如何有在尊處？必有緣故，願先生一言以決學生之疑。」解元道：「容少停奉告。」學士心中愈悶道：「先生見教過了，學生還坐，不然卽告辭矣。」解元道：「真復不難，求老先生再用幾杯薄酒。」學士又吃了數盃，解元巨觥奉勸。學士已半酣道：「酒已過分不能領矣。學生倦倦請教，止欲剖胸中之疑，並無他念。」解元道：「請用一筋粗飯。」飯後獻茶，看看天晚，童子點燭到來。學士愈疑，只得起身告辭。解元道：「請老先生暫擲貴步當決所疑。」命童子秉燭前引，解元陪學士隨後共入後堂。堂中燈燭輝煌，裏面傳呼新娘來。只見兩個丫鬟，伏侍一位小娘子，輕移蓮步而出，珠珞重遮，不露嬌面。學士悼悵退避。解元一把扯住衣袖道：「此小妾也，通家長者，合當拜見，不必避嫌。」丫鬟鋪氈，小娘子向上便拜。學士還禮不迭。解元將學士抱住，不要他還禮。拜了四拜，學士只還得兩個揖，甚不過意。拜罷，解元攜小娘子近學士之旁，帶笑問道：「老先生請認一認，方纔說學生頗似華安，不識此女亦似秋香否？」學士熟視大笑，慌忙作揖，連稱得罪。解元道：「還該是學生告罪。」二人再至書房。解元命重整杯盤，洗盥更酌。酒中學士復叩其詳。解元將閨門舟中相遇始末細說一遍。各各撫掌大笑。學士道：「今日卽不敢以詛室相待，少不得行子婿之禮。」解元道：「若要甥舅相行，恐又費丈人粧奩耳。」二人復大笑。是夜，盡歡而別。學士回到舟中，將袖中詩句置於桌上，反覆玩味。首聯道：「擬向華陽洞裏遊。」是說有茅山進香之行了。「行踪端爲可人留。」分明爲中途遇了秋香，擔閣住了。第二聯：「願隨紅拂同高蹈，敢向朱家惜下流。」他屈身投靠，便有相挈而逃之意。第三聯：「好事已成誰索笑？屈身今日尙含羞。」這兩句明白末聯：「主人若問眞名姓，只在康宜兩字頭。」康字與唐字頭一般，宜字與寅字頭無二，是影着唐寅二字。我自不能推詳耳。他此舉雖似情癡，然封還衣飾，一無所取，乃禮義之人，不枉名士風流也。」學士回家，將這段新

聞向夫人說了。夫人亦駭然。於是厚具裝奩，約值千金，差當家老姆押送唐解元家。從此兩家遂爲親戚，往來不絕。至今吳中把此事傳作風流話柄。有唐解元焚香默坐歌，自述一生心事，最做得好歌曰：

焚香嘿坐自省已，口裏喃喃想心裏。

心中有甚害人謀，口中有甚欺心語。

爲人能把口應心，孝弟忠信從此始。

其餘小德或出入，焉能磨涅吾行止。

頭插花枝手把杯，聽罷歌童看舞女。

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爲之恥。

及至心中與口中，多少欺人沒天理。

陰爲不善陽掩之，則何益矣徒勞耳。

請坐且聽吾語汝，凡人有生必有死。

死見閻君面不慚，才是堂堂好男子。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欲學爲仙說與賢，長生不老虛傳。

少貪色慾身康健，心不瞞人便是仙。

話說故宋時杭州普濟橋有個寶山院，乃嘉泰中所建，又名華光廟，以奉五顯之神。那五顯

一顯，聰昭聖孚仁福善王，

二顯明昭聖孚義福願王，

三顯，正昭聖乎智福應王。

四顯，直昭聖乎愛福惠王。

五顯，德昭聖乎信福慶王。

此五顯，乃是五行之佐，最有靈應。或言五顯即五通，此謬言也。紹定初年，丞相鄭清之重修，添造樓房精舍，極其華整。遭元時兵火，道侶流散，房垣倒塌，左右民居，亦皆凋落。至正初年，道士募緣修理，香火重興，不在話下。單說本郡秀才魏宇，所居於廟相近。同表兄服道勤讀書於廟旁之小樓。魏生年方一十七歲，姿俊雅，性復溫柔，言語恂恂，宛如處子。每赴文會，同輩輒調戲之，呼爲魏娘子。魏生羞臉發赤，自此不會賓客，只在樓上溫習學業。惟服生朝夕相見，一日，服生因母病回家侍疾，魏生獨居樓中讀書。約至二鼓，忽聞有人叩門，生疑表兄之來也。開而視之，見一先生，黃袍藍袖，絲拂綸巾，豐儀善髻，香風襲襲，有出世凌雲之表。背後跟着個小道童，也生得清秀，捧着個珠紅盒子。先生自說：『吾乃純陽呂洞賓，遨遊四海，偶爾經過此地。空中聞子書聲清亮，殷勤嗜學，必取科甲。且有神仙之分。每與汝宿世有緣，合當度汝。知汝獨居，特奉訪。』魏生聽說，又驚又喜，連忙下拜，請純陽南面坐定，自己側坐相陪。洞賓呼道童，拿過盒子，擺在桌上，都是鮮異藥品，和那山珍海錯，馨香撲鼻。所用紫金杯，白玉壺，其壺不滿三寸，出酒不竭，其酒色如琥珀，映若琉璃。洞賓道：『此仙殺仙酒，惟吾仙家受用。以子有緣，故得同享。』魏生此時，恍恍惚惚，如已在十洲三島之中矣。飲酒中間，洞賓道：『今夜與子奇遇，不可無詩。』魏生欲觀仙筆，即將文房四寶，列於几上。洞賓不假思索，信筆賦詩四首：

黃鶴樓前豔氣生，蟠桃會上啜玄英。

劍橫紫海秋光勁，每夕乘雲上玉京。『其一』

嵯峨棟宇接雲烟，身在蓬壺境裏眠。

一覺不知天地老，醒來又見幾桑田。『其二』

一粒金丹羽化奇，就中玄妙少人知。

夜來忽聽鈞天樂，知是仙人跨鶴時。『其三』

劍氣橫空海月浮，邀遊頃刻遍神州。

蟠桃歷盡三千度，不計人間九百秋。」其四

字勢飛舞，魏生贊不絕口。洞賓問道：「子聰明過人，可隨意作一詩，以觀子仙緣之遲速也。」魏生亦賦二絕：

「十二峯前瓊樹齊，此生何似躡天梯！」

消磨寰宇塵氛淨，漫着霞裳禮玉樞。」其一

「天空月空兩悠悠，絕勝飛吟亭上遊。」

夜靜玉簫天宇碧，直隨鶴馭到瀛洲。」其二

洞賓覽畢，目視魏生微笑道：「子有瀛洲之志，真仙種也。昔西漢大將軍霍去病，禱於神君之廟，神君現形，願爲夫婦。去病大怒而去。後病篤，復遣人哀懇神君求救。神君曰：「霍將軍體弱，吾欲以太陰精氣補之。霍將軍不悟，認爲淫慾，遂爾見絕。今日之病，不可救矣。」去病遂死。仙家度人之法，不拘一定，豈是凡人所知。惟有緣者信之不疑耳。吾更贈子一詩。」詩云：

「相逢此夕在瓊樓，酬酢燈前且自留。」

玉液斟來晶影動，珠幾賦就峽雲收。」

漫將夙世人間了，且藉仙緣天上修。」

從此岳陽消息近，白雲天際自悠悠。」

魏生讀詩會意，亦答一絕句：

「仙境清虛絕慾塵，凡心那雜道心眞。」

後庭無樹栽瓊玉，空羨隋陽堤上人。」

二人唱和之後，意益綢繆。洞賓命童子且去。『今夜吾當宿此。』又向魏生道：『子能與吾相聚十晝夜，當令子神完氣足，日記萬言。』魏生信以爲然。酒酣，洞賓先寢。魏生和衣睡於洞賓之側。洞賓道：『凡人肌肉相湊，則神氣自能往來。若和衣各睡，吾不能有益於子也。』乃抱魏生於懷，爲之解衣，並枕而臥。洞賓軟款撫摩，漸至狎浪。魏生欲竊其仙氣，隱忍不辭。至雞鳴時，洞賓與魏生說：『仙機不可漏泄。乘此未明，與子暫別。夜當再會。』推窗一躍，已不知所在。魏生大驚，決爲眞仙。取夜來金玉之器看之，皆眞物也。制度精

巧可愛。枕席之間，餘香不散。魏生癡思不已。至夜，洞賓又來與生同寢。一連宿了十餘夜，情好愈密，彼此俱不忍舍。一夕，洞賓與魏生飲酒，說道：『我們的私事，昨日何仙姑赴會，回來知道了，大發惱怒，要奏上玉帝。你我都受罪責。我再三求告，方纔息怒。他見我說你十分標致，要來看你。夜間相會時，你陪個小心，求服他，我自也在裏面攬撥。倘得歡喜起來，從了也不見得。若得打做一家，這事永不露出來。得他太陰真氣，亦能少助。』魏生聽說，心中大喜。到日間，疾忙置辦些美酒精饌果品，等候到晚。且喜這幾日，服道勤不來，只魏生一個在樓上。魏生見更深人靜了，焚起一爐好香，擺下酒菜，又穿些華麗衣服，粧扮整齊，等待二仙。只見洞賓領着何仙姑，逕來樓上。看這仙姑，顏色柔媚，光豔射人，神采奪目。魏生一見，神魂飄蕩，心意飛揚。那時身不由己，雙膝跪下，在仙姑面前。何仙姑看見魏生果然標致，心裏真實歡喜。到假意做個惱怒的模樣，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撓亂清規，不守仙範，那裏是出家讀書人的道理！』雖然如此，唄中有喜。魏生叩頭討饒。洞賓也陪着小心，求服仙姑。仙姑說道：『你二人既然知罪，且饒這一次。』說了，便要起身。魏生再三苦留，說道：『塵俗粗殺，聊表寸意。』洞賓又懇懇攬撥，說：『略飲數杯見意，不必固辭。若去了，便傷了仙家和氣。』仙姑被留不過，只得勉強坐了。輪番把盞。洞賓又與仙姑說：『魏生高才能詩。今夕之樂，不可無咏。』仙姑說：『既然如此，請師兄起句。』洞賓也不推辭。

『每日蓬壺戀玉卮，

晉同仙伴樂須斯。』洞賓

『一宵清興因知己，

幾朵金蓮映碧池。』仙姑

『物外幸逢環珮煖，

人間亦許鳳皇儀。』魏生

『殷勤莫爲桃源誤，

此夕須調琴瑟絲。』洞賓

仙姑覽詩大怒道：『你二人如何戲弄我？』魏生慌忙磕頭謝罪。洞賓勸道：『天上人間，其情則一。洛妃解珮，神女行雲，此皆吾

仙家故事也。世上佳人才子，猶爲難遇，況魏生原有仙緣，神仙聚會，彼此一家，何必分體別形，效塵俗徑徑之態乎？』說罷，仙姑低頭

不語，弄其裙帶。洞賓道：『和議已成，魏字可拜謝仙姑俯就之恩也。』魏生連忙下拜。仙姑笑扶而起，入席再酌，盡歡而罷。是夜，三人

共寢。魏生先近仙姑，次後洞賓舉事。陽燄陰闔，歡娛一夜。仙姑道：『我三人此會，真是奇緣。可於枕上聯詩一律。』仙姑首唱：

『滿目輝光滿目烟，

無情却被有情牽。』仙姑

「春來楊柳風前舞，

雨後桃花浪裏顛。」魏生

「須信仙緣應不爽，

漫將好事了當年。」仙姑

「香銷夢遶三千界，

黃鶴樓遲一夜眠。」洞賓

雞鳴時，二仙起身欲別。魏生不舍，再三留戀，懇求今夜重會。仙姑含着羞說道：「你若謹慎，不向人言，我當源源而至。」自此以後，無夕不來。或時二仙同來，或時時一仙自來。雖表兄服生，同寓書樓，一壁之隔，窗中來去，全不露跡。如此半載有餘。魏生漸漸黃瘦，肌膚銷鑠，飲食日減。夜間偏覺健旺，無奈日裏倦怠，只想就枕。服生見其如此模樣，叩其染病之故。魏生堅不肯吐。服生只得對他父親說知。魏公到樓上看了兒子，大驚，乃取鏡子教兒自家照。有魏生自親憔悴之狀，亦覺駭然。魏公勸兒回家調理。兒子那裏肯回。乃請醫切脈，用藥調理。是夜，二仙又來。魏生述容顏黃瘦，父親要搬回之語。洞賓道：「凡人成仙，脫胎換骨，定然先將俗肌消盡，然後更換仙體。此非肉眼所知也。」魏生由此不疑。連藥也不肯喫。再過數日，看看一絲兩氣。魏公着了忙，自攜鋪蓋，往樓上守着兒子同宿。到夜半，兒子向着床裏說鬼話。魏公叫喚不醒。連隔房服道勤都起身來看。只見魏生口裏說：「一位師父怕怎的！不要去！伸出手來，一把扯住，却扯了父親。魏公雙眼流泪，叫：『我兒！你病勢十死一生，尤自不肯實說！那二位師父是何人？想是邪魅。』魏生道：『是個仙人來度我的，不是邪魅。』魏公見兒沉重，不管他肯不肯，顧了一乘小轎，擡回家去將息。兒子道：『仙人與我紫金杯，白玉壺，在書櫃裏，與我檢好。』開櫃看時，那是紫金白玉，都是黃泥白泥捻就的。魏公道：『我兒，眼見得不是仙人是邪魅了！』魏生恰纔心慌，只得將廟中初遇純陽，後遇仙姑，始末叙了一遍。魏公大驚。一面教媽媽收拾淨房，伏侍兒子養病，一面出門訪問個祛妖的法師。走不多步，恰好一個法師，手中拿着法環，搖將過來，朝着打個問訊。魏公連忙答禮，問道：『師父何來？』這法師說道：『弟子是湖廣武當山張三老爺的徒弟，姓裴，法名守正，傳得五雷法，普救人世。因見府上有妖氣，故特動問。』魏公聽得說話有些來歷，慌忙請法師到裏面客位裏坐。茶畢，就把兒子的事，備細說與裴法師知道。裴道說：『令郎今在何處？』魏公就邀裴法師進到房裏看魏生。裴道一見魏生，就與魏公說：『令郎却被兩個雌雄妖精迷了。若再過旬日不治，這命休了。』魏公聽說，慌忙下拜，說道：『萬望師父慈悲，垂救犬子，則個永不敢忘！』裴法師說：『我今晚就與你拿這精怪。』魏公說：『如此甚好，或是要甚東西，吾師說來，小人好去治辦。』裴守正說：『要一付熟三牲，和酒菓五雷紙馬，香燭，硃砂黃紙之類。』分付畢，又道：『暫且別去，晚上過來。』魏公送裴道出門，

囉道：「晚上准望光降。」裴法師道：「不必說。」照舊又來街上，搖着法環而去。魏公慌忙買辦合用物件，都齊備了，只等裴法師來捉鬼。到晚，裴法師來了。魏公接着法師，說：「東西俱已完備，不知要擺在那裏？」裴道說：「就擺在令郎房裏。」擡兩張桌子進去，擺下三牲福物，燒起香來。裴道戴上法冠，穿領法衣，仗着劍，步起罡來，念動呪訣，把硃砂書起符來，正要燒這符去，只見這符都是水濕的，燒不着。裴法師罵道：「畜生，不得無禮！」把劍望空中斫將去。這口劍被妖精接着，拿去懸空釘在屋中間，動也不動。裴道心裏慌張，把平生的法術都使出來，一些也不靈。魏公看着裴道，說：「師父頭上戴的道冠兒那裏去了？」裴道說：「我不會除下，如何便沒了？又是作怪！」連忙使人去尋，只見門外有個尿桶，這道冠兒浮在尿桶面上。撈得起來時，爛臭，如何戴得在頭上。裴道說：「這精怪妖氣太盛，我的法術敵他不過，你自別作計較。」魏公見說，心裏雖是煩惱，免不得把福物收了，請裴道來堂前散福喫了酒飯。夜又深了，就留裴道在家安歇。彼此俱不歡喜。裴道也悶悶的，自去側房裏脫了衣服睡。纔要合眼，只見三四個黃衣力士，扛四五十斤一塊石板，壓在裴道身上。口裏說：「謝賊道的好法！」裴道壓得動身不得，氣也透不轉，慌了，只得叫道：「有鬼，救人救人！」原來魏公家裏人正收拾未了，還不會睡。聽得裴道叫響，魏公與家人拿着燈火，走進房來。看裴道時，見裴道被塊青石板壓在身上，動不得。兩三個人慌忙扛去這塊石板，救起裴道來，將姜湯灌了一回，東方已明。裴道也醒了。裴道梳洗已畢，又喫些早粥，辭了魏公，自在話下。魏公見這樣，夫妻兩個，泪不會乾，也沒奈何。次日，表兄服道勤來看魏生。魏公與服生備說夜來裴道着鬼之事。「怎生是好？」服生說道：「本廟華光菩薩最靈，感原在廟裏被精了，我們備些福物，做道疏文燒了，神道正必勝邪，或可救得。」服生與同會李林等說了，這些會友，個個愛惜魏生，爭出分子，備辦福物，香燭紙馬，酒菓，擺列在神道面前，與魏公拜獻，就把疏文宣讀：

「惟神正氣攝乎山川，善惡不爽，威靈布於寰宇，禍福無私。今魏字者，讀書本廟，禍被物精；男女不分，寅夜歡娛於一席；陰陽無間，晨昏耽樂於兩情。苟且相交，不顧陰陽之戒，無媒而合，自同鑽穴之汚。先假純陽，比頑不已；後托何氏，淫樂無休。致使魏生形神搖亂，全無清爽之期；心志飛揚，已矢永長之道。或月怪，或花妖，殛之以滅其跡；或山精，或水魅，祛之使屏其形。陽伸陰屈，物泰民安，萬眾皆欽，惟神是禱。李林等拜疏。一去。」

疏文念畢，燒化了紙，就在廟裏散福。眾人因論呂洞賓、何仙姑之事。李林道：「忠清巷新建一座純陽菴，我們明早同去拈香，通陳此事。倘然呂仙有靈，必然震怒。」眾人齊聲道：「好！」次日，同會十人不約齊而都到純陽祖師面前拈香拜禱。轉來回覆了魏公。

從此夜爲始，魏生漸覺清爽。但元神不能驟復。魏公心下已有三分歡喜。過了數日，自備三牲祭禮，往華光廟，一則賽願，二則保福。衆友聞知，都來陪他拜神。禮畢，化紙，只見魏公雙眸緊閉，大踏步向供桌上坐了，端然不動。叫道：「魏則優，你兒子的性命，虧我救了。我乃五顯靈官是也！」衆人知華光菩薩附體，都來參拜。叩問：「魏字所患何等妖精？神力如何救拔？病體幾時方能全妥？」魏公口裏又說道：「這一妖，乃是多年的龜精，一雌一雄，慣迷惑少年男女。吾神訪得真了，先差部下去拿他。二妖神通廣大，反爲所敗。吾神親往收捕。他兀自假冒呂洞賓何仙姑名色，抗拒不服。大戰百合，不分勝敗。恰好洞賓、仙姑亦知此情，奏聞玉帝，命神將天兵下界。真仙既到，僞者自不能敵。二妖逃走，去烏江孟子河裏去躲。吾神將火輪去燒得出來。又與交戰。被洞賓先生飛劍斬了雄的龜精，雌的直驅在北海冰陰中受苦，永不赦出。吾神與洞賓、仙姑奏覆上帝。上帝要并治汝子迷惑之罪。吾神奏道：「他是年幼書生，一時被惑，父母朋友，俱悔過求懺。況此生後有功名，可以恕之。」上帝方准免罰。你看我的袍袖，都戰裂了。那雄龜精的腹殼，被吾神劈來，埋於後園碧桃樹下。你若兒子速愈，可反此殼煎膏，用酒服之，便愈也。」說罷，魏公跌倒在地下。衆人扶起，喚醒，問他時，魏公並不曉得菩薩附體一事。衆人向魏公說這備細。魏公驚異，就神帳中看神道袍袖，果然裂開。往後園碧桃樹下，掘起浮土，見一龜板，約有三尺之長，猶帶血肉。魏公取歸，煎膏入酒，與魏生喫。一日三服。比及膏完，病已全愈。於是父子往華光廟祭賽，與神道換袍。又往純陽庵燒香。後魏字果中科甲。有詩爲證：

真妄由來本自心，
神仙豈肯蹈邪淫！
人心不被邪淫惑，
眼底蓬來便可尋。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話說西湖景致，山水鮮明。晉朝咸和年間，山水大發，洶湧流入西門。忽然水內有牛一頭見，渾身金色。後水退，其牛隨行至北山，

不知去向。聞杭州市上之人，皆以爲顯化。所以建立一寺，名曰金牛寺。西門，卽今之湧金門，立一座廟，號金華將軍。當時有一番僧，法名渾壽羅，到此武林郡雲遊，翫其山景，道：『靈鷲山前小峯一座，忽然不見，原來飛到此處。』當時人皆不信。僧言：『我記得靈鷲山前峯嶺，喚做靈鷲嶺，這山洞裏有個白猿，看我呼出爲驗。』果然呼出白猿來。山前有一亭，今喚做冷泉亭。又有一座孤山，生在西湖中。先會有林和靖先生在此山隱居，使人搬挑泥石，砌成一條走路，東接斷橋，西接棲霞嶺，因此喚作孤山路。又唐時有刺史白樂天，築一條路，南至翠屏山，北至棲霞嶺，喚做白公堤。不時被山水衝倒，不只是一番，用官錢修理。後宋時，蘇東坡來做太守，因見有這兩條路，被水衝壞，就買木石，起人夫，築得堅固。六橋上朱紅欄杆，堤上栽種桃柳，到春景融和，端的十分好景，堪描入畫！後人因此只喚做蘇公堤。又孤山路畔，起造兩條石橋，分開水勢，東邊喚做斷橋，西邊喚做西靈橋。真乃：

隱隱山藏三百寺，

依稀雲鎖二高峯！

說話的，只說西湖美景，仙人古跡。俺今日且說一個俊俏後生，只因遊翫西湖，遇着兩個婦人，直惹得幾處州城，鬧動了花街柳巷。有分教：才人把筆，編成一本風流話本。單說那子弟，姓甚名誰？遇着甚般樣的婦人？惹出甚般樣事？有詩爲證：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

話說宋高宗南渡，紹興年間，杭州臨安府過軍橋，黑珠巷內，有一個宦家，姓李，名仁。見做南廊閣子，庫募事官，又與邵太尉管錢糧。家中妻子，有一個兄弟許宣，排行小乙。他爹曾開生藥店，自幼父母雙亡，卻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藥鋪做主管，年方二十二歲。那生藥店開在官巷口。忽一日，許宣在鋪內做買賣，只見一個和尚來到門首，打個問訊道：『貧僧是保叔塔寺內僧，前日已送饅頭，并卷子在宅上。今清明節近，追修祖宗，望小乙官到寺燒香，勿誤。』許宣道：『小子准來。』和尚相別去了。許宣至晚歸姐夫家去。原來許宣無有老小，只在姐姐家住。當晚與姐姐說：『今日保叔塔和尚來請燒香，明日要薦祖宗，走一遭了來。』次日早起，買了紙馬蠟燭，經錢梁一應等項，喫了飯，換了新鞋襪衣服，把卷子錢馬，使條袱子包了，逕到官巷口，李將仕家來。李將仕見了，問許宣何處去？許宣道：『我今日要去保叔塔燒香，追薦祖宗，乞叔叔容暇一日。』李將仕道：『你去便回。』許宣離了鋪中，入壽安坊，花市街，過井亭橋，往清河街後錢塘門，行石函橋，過放生碑，逕到保叔塔寺。尋見送饅頭的和和尚，懺悔過疏頭，燒了卷子，到佛殿上看衆僧念經。

喫齋罷，別了和尚，離寺迤邐開走，過西寧橋、孤山路、四聖觀，來看林和靖墳，到六一泉閒走。不期雲生西北，霧鎖東南，落下微微細雨，漸大起來。正是清明時節，少不得天公應時，催花雨下，那陣雨下得綿綿不絕。許宣見脚下濕，脫下了新鞋襪，走出四聖觀來尋船，不見一隻。正沒擺佈處，只見一個老兒，搖着一隻船過來。許宣暗喜，認時正是張阿公。叫道：「張阿公，搭我則個。」老兒聽得叫，認時原來是許小乙。將船搖近岸來，道：「小乙官，着了雨，不知要何處上岸？」許宣道：「湧金門上岸。」這老兒扶許宣下船，離了岸，搖近豐樂樓來。搖不上十數丈水面，只見岸上有人叫道：「公公，搭船則個。」許宣看時，是一個婦人，頭戴孝頭髻，烏雲畔插着些素釵梳，穿一領白絹衫兒，下穿一條細麻布裙。這婦人肩下一個丫鬟，身上穿着青衣衣服，頭上一雙角髻，戴兩條大紅頭髮，插着兩件首飾，手中捧着一個包兒要搭船。那老張對小乙官道：「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一發搭了他去。」許宣道：「你便叫他下來。」老兒見說，將船傍了岸邊，那婦人同丫鬟下船，見了許宣，起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深深道一個萬福。許宣慌忙起身答禮。那娘子和丫鬟船中坐定了。娘子把秋波頻轉，瞧着許宣。許宣平生是個老實之人，見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婦人，傍邊又是個俊俏美女樣的丫鬟，也不免動念。那婦人道：「不敢動問官人，高姓尊諱？」許宣答道：「在下姓許名宣，排行第一。」婦人道：「宅上何處？」許宣道：「寒舍住在過軍橋黑珠兒巷，生藥鋪內做買賣。」那娘子問了一回，許宣尋思道：「我也問他一問。」起身道：「不敢拜問娘子高姓？潭府何處？」那婦人答道：「奴家是白三班白直殿之妹，嫁了張官人，不幸亡過了，見葬在這雷嶺。爲因清明節近，今日帶了丫鬟，往坟上祭掃了方回，不想值雨。若不是搭得官人便船，實是狼狽。」又閒講了一回，迤邐船搖近岸。只見那婦人道：「奴家一時心忙，不曾帶得盤纏在身邊，萬望官人處借些船錢還了，並不負。」許宣道：「娘子自便，不妨些須船錢不必計較。」還罷船錢。那雨越不住。許宣挽了上岸。那婦人道：「奴家只在箭橋雙茶坊巷口。若不棄時，可到寒舍拜茶，納還船錢。」許宣道：「小事何消掛懷。天色晚了，改日拜望。」說罷，婦人共丫鬟自去。許宣入湧金門，從人家屋簷下到三橋街，見一個生藥鋪，正是李將仕兄弟的店。許宣走到鋪前，正見小將仕在門前。小將仕道：「小乙哥晚了，那裏去？」許宣道：「便是去保叔塔燒簷子，着了雨，望借一把傘則個。」將仕見說，叫道：「老陳把傘來，與小乙官去。」不多時，老陳將一把雨傘撐開道：「小乙官，這傘是清湖八字橋老實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傘，不會有一些兒破，將去休壞了仔細，仔細！」許宣道：「不必分付。」接了傘，謝了將仕，出羊壩頭來。到後市街巷口，只聽得有人叫道：「小乙官人。」許宣回頭看時，只見沈公井巷口小茶坊屋簷下，立着一個婦人，認得正是搭船的白娘子。許宣道：「娘子如何在此？」白

娘子道：「便是雨不得住，鞋兒都踏濕了，教青青回家，取傘和腳下。又見晚下來，望官人搭幾步則個。」許宜和白娘子合傘到壩頭道：「娘子到那裏去？」白娘子道：「過橋投箭橋去。」許宜道：「小娘子，小人自往過軍橋去，路又近了，不若娘子把傘將去，明日小人自來取。」白娘子道：「卻是不當，感謝官人厚意！」許宜沿人家屋簷下冒雨回來，只見姐夫家當直王安，拿着釘靴雨傘來接不着，卻好歸來。到家內喫了飯，當夜思量那婦人，翻來覆去睡不着。夢中共日間見的一般，情意相濃，不想金雞叫一聲，卻是南柯一夢。正是：

心猿意馬馳千里，浪蝶狂蜂鬧五更。

到得天明，起來梳洗罷，喫了飯，到鋪中心忙意亂，做些買賣也沒心想。到午時後，思量道：「不說一謊，如何得這傘來還人？」當時許宜見老將仕坐在櫃上，向將仕說道：「姐夫叫許宜歸早些，要送人情，請假半日。」將仕道：「去了，明日早些來！」許宜唱個喏，逕來箭橋雙茶坊巷口，尋問白娘子家裏。問了半日，沒一個認得。正躊躇間，只見白娘子家丫鬟青青，從東邊走來，許宜道：「姐姐，你家何處住？討傘則個。」青青道：「官人隨我來。」許宜跟定青青，走不多路，道：「只這裏便是。」許宜看時，見一所樓房，門前兩扇大門，中間四扇看街櫃子眼，當中掛頂細密朱紅簾子，四下排着十二把黑漆交椅，掛四幅名人山水古畫。對門乃是秀王府牆。那丫頭轉入簾子內道：「官人請入裏面坐。」許宜隨步入到裏面，那青青低低悄悄叫道：「娘子，許小乙官人在此。」白娘子裏面應道：「請官人進裏面拜茶。」許宜心下遲疑。青青三回五次，催許宜進去。許宜轉到裏面，只見四扇暗櫃子窗，揭起青布幕，一個坐起，桌上放一盆虎鬚菖蒲，兩邊也掛四幅美人，中間掛一幅神像，桌上放一個古銅香爐花瓶。那小娘子向前深深的道一個萬福，道：「夜來多蒙小乙官人應付週全，識荆之初，甚是感激不淺！」許宜道：「些微何足掛齒！」白娘子道：「少坐拜茶。」茶罷，又道：「片時薄酒三盃，表意而已。」許宜方欲推辭，青青已自把菜蔬菓品流水排將出來。許宜道：「感謝娘子置酒，不當厚擾。」飲至數盃，許宜起身道：「今日天色將晚，路遠，小子告回。」娘子道：「官人的傘，舍親昨夜轉借去了，再飲幾盃，着人取來。」許宜道：「日晚，小子要回。」娘子道：「再飲一盃。」許宜道：「飲饌好了，多感，多感！」白娘子道：「既是官人要回，這傘相煩明日來取則個。」許宜只得相辭了回家。至次日，又來店中做些買賣。又推個事故，卻來白娘子家取傘。娘子見來，又備三盃相款，許宜道：「娘子還了小子的傘罷，不必多擾。」那娘子道：「既安排了，略飲一盃。」許宜只得坐下。那白娘子篩一盃酒，遞與許宜，啟櫻桃口，露榴子牙，嬌滴滴聲音，帶着滿面

春風告道：『小官人在上，真人面前說不得假話。奴家亡了丈夫，想必和官人有宿世姻緣，一見便蒙錯愛。正是你有心，我有意。煩小乙官人尋一個媒證，與你共成百年姻眷，不枉天生一對，卻不是好！』許宣聽那婦人說罷，自己尋思：『真個好一段姻緣。若取得這個渾家，也不枉了。我自十分肯了，只是一件不諧。思量我日間在李將仕家做主管，夜間在姐夫家安歇，雖有些少東西，只好辦身上衣服，如何得錢來娶老小？』自沉吟不答。只見白娘子道：『官人何故不回言語？』許宣道：『多感過愛，實不相瞞，只為身邊窘迫，不敢從命。』娘子道：『這個容易。我囊中自有餘財，不必掛念。』便叫青道：『你去取一錠白銀下來。』只見青手扶欄杆，腳踏胡梯，取下一個包兒來，遞與白娘子。娘子道：『小乙官人，這東西將去使用，少次時再來取。』親手遞與許宣。許宣接得包兒，打開看時，卻是五十兩雪花銀子，藏於袖中，起身告回。青青把傘來還了許宣。許宣接得相別，一逕回家，把銀子藏了。當夜無話。明日起來，離家到官巷口，把傘還了李將仕。許宣將些碎銀子買了一隻肥好燒鵝，鮮魚精肉，嫩雞菜品之類，提回家來。又買了一樽酒，分付養娘丫鬟安排整下。那日卻好姐夫李募事在家，飲饌俱已完備，來請姐夫和姐姐喫酒。李募事卻見許宣請他，到喫了一驚道：『今日做甚麼子壞鈔？』日常不會見酒盞兒面，今朝作怪！』三人依次坐定，飲酒，酒至數盃，李募事道：『尊舅，沒事教你壞鈔做甚麼？』許宣道：『多謝姐夫，切莫笑話，輕微何足掛齒。感謝姐夫姐姐管履多時。一客不煩二主人，許宣如今年紀長成，恐慮後無人養育，不是了處。今有一頭親事在此說起，望姐夫姐姐與許宣主張，結果了一生終身，也好。』姐夫姐姐聽得說罷，肚內暗自尋思道：『許宣日常一毛不拔，今日壞得些錢鈔，便要我替他討老小？』夫妻二人，你我相看，只不說話。喫酒了，許宣自做買賣。過了兩日，許宣尋思道：『姐姐如何不說起？』忽一日，見姐姐問道：『會向姐夫商量也不會？』姐姐道：『不會。』許宣道：『如何不會商量？』姐姐道：『這個事不比別樣的事，倉卒不得，又見姐夫這幾日面色心焦，我怕他煩惱，不敢問他。』許宣道：『姐姐你如何不上緊？這個有甚難處，你只怕我教姐夫出錢，故此不理。』許宣便起身到臥房中開箱，取出白娘子的銀來，把與姐姐道：『不必推故，只要姐夫做主。』姐姐道：『吾弟多時在叔叔家中做主管，積攢得這些私房。可知道要娶老婆，你且去，我安在此。』卻說李募事歸來，姐姐道：『丈夫，可知小舅要娶老婆，原來自攢得些私房，如今教我倒換些零碎使用，我們只得與他完就這親事則個。』李募事聽得說道：『原來如此，得他積得些私房也好。拿來我看。』做妻的連忙將出銀子遞與丈夫。李募事接在手中，番來覆去，看了上面鑿的字號，大叫一聲：『苦！』不好了，全家是死！』那妻喫了一驚，問道：『丈夫有甚麼利害之事？』李募事道：『數日前邵太尉庫內封記鎖押俱不動，又無地穴得入，』

平空不見了五十錠大銀。見着落臨安府捉賊人，十分緊急，沒有頭路得獲，累害了多少人。出榜緝捕，寫着字號錠數，有人捉獲賊人銀子者，賞銀五十兩；知而不首，及窩藏賊人者，除正犯外，全家發邊遠充軍。這銀子與榜上字號不差，正是邵太尉庫內銀子。即今捉捕十分緊急，正是火到身邊，顧不得親眷，自可去撥，明日事露，實難分說。不管他偷的借的，寧可苦他，不要累我。只得將銀子出首，免了自家之害。」老婆見說了，合口不得，目瞪口呆。當時拿了這錠銀子，逕到臨安府出首。那大尹聞知這話，一夜不睡。次日，火速差緝捕使臣何立，何立帶了夥伴，并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到官巷口，李家生藥店，捉正賊許宣。到得櫃邊，發聲喊，把許宣一條繩子綁縛了，一聲鑼，一聲鼓，解上臨安府來。正直韓太尹陞廳，押過許宣當廳跪下，喝聲打許宣道：「告相公不必用刑，不知許宣有何罪？」大尹焦躁道：「真賊正賊，有何理說，還說無罪？」邵太尉府中不動封鎖，不見了一號大銀五十錠，見有李慕事出首，一定這四十九錠也在你處。想不動封皮，不見了銀子，你也是個妖人！不要押，」喝教：「拏些穢血來！」許宣方知是這事，大叫道：「不是妖人，待我分說！」大尹道：「且住，你且說這銀子從何而來？」許宣將借傘討傘的上項事，一一細說一遍。大尹道：「白娘子是甚麼樣人，見住何處？」許宣道：「憑他說是白三班白殿直的親妹子，如今見住箭橋邊雙茶坊巷口，秀王牆對黑樓子高坡兒內住。」那大尹隨即便叫緝捕使臣何立，押領許宣，去雙茶坊巷口捉拿本婦前來。何立等領了鈞旨，一陣做公的，逕到雙茶坊巷口，秀王府牆對黑樓子前看時，門前四扇看階，中間兩扇大門，門外避藉陞坡，前卻是垃圾，一條竹子橫夾着。何立等見了這個模樣，判都呆了。當時就叫捉了鄰人，上首是做花的丘大，下首是做皮匠的孫公。那孫公攞忙的喫他一驚，小腸氣發，跌倒在地。衆鄰舍都走來道：「這裏不會有甚麼白娘子。這屋不五六年，前有一個毛巡檢，合家時病死了。青天白日，常有鬼出來買東西，無人敢在裏頭住。幾日前，有個風子立在門前唱喏。」何立教衆人解下橫門竹竿，裏面冷清清地，起一陣風，捲出一道腥氣來。衆人都喫了一驚，倒退幾步。許宣看了，則聲不得，一似呆的。做公的數中，有一個能膽大，排行第二，姓王，專好酒喫，都叫他做好酒王。王二道：「都跟我來。」發聲喊一齊，闖將入去，看時，板壁坐起，桌凳都有。來到胡梯邊，教王二前行，衆人跟着，一齊上樓。樓上灰塵三寸厚。衆人到房門前，推開房門一望，床上掛着一張帳子，箱籠都有，只見一個如花似玉，穿着白的美貌娘子，坐在床上。衆人看了，不敢向前。衆人道：「不知娘子是神是鬼？我等奉臨安大尹鈞旨，喚你去與許宣執證公事。」那娘子端然不動。好酒王二道：「衆人都不敢向前，怎的是了？你可將一罈酒來，與我喫了，做我不着，捉他去見大尹。」衆人連忙叫兩三個下去，提一罈酒來與王二喫。王二開了罈口，將一罈酒喫盡了，道：「做

我着不着。」將那空罈望着帳子內打將夫。不打萬事皆休，纔然打去，只聽得一聲響，卻是青天裏打一個霹靂，衆人都驚倒了！起來看時，床上不見了那娘子，只見明晃晃一堆銀子。衆人向前看了道：「好了。」計數四十九錠。衆人道：「我們將銀子去見大尹也罷。」扛了銀子，都到臨安府。何立將前事稟覆了大尹。大尹道：「定是妖怪了也罷，鄰人無罪寧家。」差人送五十錠銀子與邵太尉處，開個緣由一一稟覆過了。許宣照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決杖免刺，配牢城營做工，滿日疎放。牢城營乃蘇州府管下。李募事因出首許宣，心上不安，將邵太尉給賞的五十兩銀子盡數付與小舅作爲盤費。李將仕與書二封，一封與押司范院長，一封與吉利橋下開客店的王主人。許宣痛哭一場，拜別姐夫姐姐，帶上行李，兩個防送人押着，離了杭州到東新橋，下了航船。不一日，來到蘇州。先把書去見了范院長，并王主人。王主人與他官府上下使了錢，打發兩個公人去蘇州府，下了公文，交割了犯人，討了回文，防送人自回。范院長王主人保領許宣不入牢中，就在王主人門前樓上歇了。許宣心中愁悶，壁上題詩一首：

獨上高樓望故鄉，
愁看斜日照紗牕。

平生自是真誠士，
誰料相逢妖媚娘。

白白不知歸甚處？
青青豈識在何方？

拋離骨肉來蘇地，
思想家中寸斷腸。

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在王主人家住了半年之上。忽遇九月下旬，那王主人正在門首閒立，看街上人來人往。只見遠遠一乘轎子，傍邊一個丫鬟跟着，道：「借問一聲，此間不是王主人家麼？」王主人連忙起身道：「此間便是。你尋誰人？」丫鬟道：「我尋臨安府來的許小乙官人。」主人道：「你等一等，我便叫他出來。」這乘轎子便歇在門前。王主人便入去，叫道：「小乙哥，有人尋你。」許宣聽得急走出來，同主人到門前看時，正是青青跟着，轎子裏坐着白娘子。許宣見了，連聲叫道：「死冤家！自被你盜了官庫銀子，帶累我喫了多少苦，有屈無伸，如今到此地位，又趕來做甚麼？可羞死人！」那白娘子道：「小乙官人不要怪我，今番特來與你分辯這件事。我且到主人家裏面與你說。」白娘子叫青青取了包裹下轎。許宣道：「你是鬼怪，不許入來。」攔住了門不放他。那白娘子與主人深深道了個萬福，道：「奴家不相瞞，主人在上，我怎的是鬼怪？衣裳有縫，對日有影。不幸先夫去世，教我如此被人欺負，做下的事，是先夫日前所爲，非干我事。如今怕你怨暢我，特地來分說明白子，我去也甘心。」主人道：「且教娘

子入來坐了說。』那娘子道：『我和你到裏面對主人家的媽媽說。』門前看的人，自都散了。許宣入到裏面對主人家并媽媽道：『我爲他偷了官銀子事，如此如此，因此教我喫場官司。如今又趕到此，有何理說？』白娘子道：『先夫留下銀子，我好着把你，我也不知怎的來的？』許宣道：『如何做公的捉你之時，門前都是垃圾，就帳子裏一響不見了你？』白娘子道：『我聽得人說你爲這銀子捉了去，我怕你說出我來，捉我到官粧幌子羞人不好看。我無奈何只得走去華藏寺前姨娘家躲了。使人擔垃圾堆在門前，把銀子安在床上，央鄰舍與我說謊。』許宣道：『你卻走了去，教我喫官事！』白娘子道：『我將銀子安在床上，只指望要好，那裏曉得有許多事情？我見你配在這裏，我便帶了些盤纏搭船到這裏尋你，如今分說都明白了，我也去。敢是我和你前生沒有夫妻之分！』那王主人道：『娘子許多路來到這裏，難道就去且在此間住幾日，卻理會。』青青道：『既是主人家再三勸解，娘子且住兩日，當初也會許嫁小乙官人。』白娘子隨口便道：『羞殺人，終不成奴家沒人要？只爲分別是非而來。』王主人道：『既然當初許嫁小乙哥，卻又回去，且留娘子在此。』打發了轎子，不在話下。過了數日，白娘子先自奉承好了主人的媽媽，那媽媽勸主人與許宣說合，還定十一月十一日成親，共百年諧老。光陰一瞬，早到吉日良時。白娘子取出銀兩，央王主人辦備喜筵，二人拜堂結親。酒席散後，共入紗廚。白娘子放出迷人聲態，顛鸞倒鳳，百媚千嬌，喜得許宣如遇神仙，只恨相見之晚！正好歡娛，不覺金雞三唱，東方漸白，正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自此日爲始，夫妻二人如魚似水，終日在王主人家快樂昏迷纏定。日往月來，又早半年光景。時臨春氣融和，花開如錦，車馬往來，街坊熱鬧。許宣問主人家道：『今日如何人人出去閒遊，如此喧嚷？』主人道：『今日是二月半，男子婦人，都去看臥佛。你也好看，承天寺裏閒走一遭。』許宣見說道：『我和妻子說一聲，也去看一看。』許宣上樓來，和白娘子說：『今日二月半，男子婦人都去看臥佛，我也看一看就來。有人尋說話，回說不在家，不可出來見人。』白娘子道：『有甚好看，只在家中卻不好？看他做甚麼？』許宣道：『我去閒耍一遭就回，不妨。』許宣離了店內，有幾個相識，同走到寺裏看臥佛。繞廊下各處殿上觀看了一遭，方出寺來，見一個先生，穿着道袍，頭戴逍遙巾，腰繫黃絲條，脚着熟麻鞋，坐在寺前賣藥，散施符水。許宣立定了看，那先生道：『貧道是終南山道士，到處雲遊，散施符水，救人病患災厄，有事的向前來。』那先生在人叢中看見許宣頭上一道黑氣，必有妖怪纏他，叫道：『你近來有一妖怪纏你，其害非輕！我與你二道靈符，救你性命。一道符，三更燒，一道符放在自頭髮內。』許宣接了符，納頭便拜，肚內道：『我也八九』

分疑惑那婦人是妖怪，真個是實。」謝了先生，逕回店中。至晚，白娘子與青青睡着了，許宣起來道：「料有三更了！」將一道符放在自頭髮內，正欲將一道符燒化，只見白娘子嘆一口氣道：「小乙哥和我許多時夫妻，尙兀自不把我親熱，卻信別人言語，半夜三更燒符來壓鎮我！你且把符來燒看！」就奪過符來，一時燒化，全無動靜。白娘子道：「卻如何說我是妖怪？」許宣道：「不干我事。臥佛寺前一雲遊先生，知你是妖怪。」白娘子道：「明日同你去看他，如何模樣的先生？」次日，白娘子清早起來，梳妝罷，戴了釵環，穿上素淨衣服，分付青青看管樓上。夫妻二人，來到臥佛寺前。只見一簇人，團團圍着那先生，在那裏散符水。只見白娘子睜一雙妖眼，到先生面前，喝一聲：「你好無禮，出家人在我丈夫面前說我是一個妖怪，書符來捉我！」那先生回言：「我行的的是五雷天心正法，凡有妖怪，喫了我的符，他即變出真形來。」那白娘子道：「衆人在此，你且書符來我喫看！」那先生書一道符，遞與白娘子。白娘子接過符來，便吞下去。衆人都看，沒些動靜。衆人道：「這等一個婦人，如何說是妖怪？」衆人把那先生齊罵，那先生罵得口辟眼呆，半晌無言，惶恐滿面。白娘子道：「衆位官人在此，他捉我不得，我自小學得個戲術，且把先生試來與衆人看。」只見白娘子口內喃喃的，不知念些甚麼。把那先生卻似有人擒的一般，縮做一堆，懸空而起。衆人看了齊喫一驚。許宣呆了。娘子道：「若不是衆位面上，把這先生吊他一年。」白娘子噴口氣，只見那先生依然放下，只恨爹娘少生兩翼，飛也似走了。衆人都散了。夫妻依舊回來。不在話下。日逐盤纏，都是白娘子將出來用度。正是：夫唱婦隨，朝歡暮樂，不覺光陰似箭，又是四月初八日，釋迦佛生辰。只見街市上人攙着柏亭浴佛，家家布施。許宣對王主人道：「此間與杭州一般。」只見鄰舍邊一個小的，叫做鐵頭，道：「小乙官人，今日承天寺裏做佛會，你去看看。」許宣轉身到裏面，對白娘子說了。白娘子道：「甚麼好看，休去！」許宣道：「去走一遭，散悶則個。」娘子道：「你要去，身上衣服舊了不好看，我打扮你去。」叫青青取新鮮時樣衣服來。許宣着得不長不短，一似像體裁的，戴一頂黑漆頭巾，腦後一雙白玉環，穿一領青羅道袍，脚着一雙皂靴，手中擎一把細巧百摺描金美人珊瑚墜，上樣春羅扇。打扮得上下齊整。那娘子分付一聲，如鶯聲巧囀道：「丈夫早早回來，切勿教奴記掛！」許宣叫了鐵頭相伴，逕到承天寺來看佛會。人人喝采，好個官人。只聽得有人說道：「昨夜周將仕典當庫內，不見了四五千貫金珠細軟物件。見今開單告官，挨查沒捉人處。」許宣聽得，不解其意，自同鐵頭在寺。其日燒香官人子弟男女人等往來來，十分熱鬧。許宣道：「娘子教我早回去罷。」轉身人叢中，不見了鐵頭，獨自個走出寺門來。只見五六個人似公人打扮，腰裏掛着牌兒。數中一個看了許宣，對衆人道：「此人身上穿的，手中拿的，好似那話兒？」數中一

個認得許宣的道：「小乙官，扇子借我一看。」許宣不知是計，將扇遞與公人。那公人道：「你們看這扇子扇骨，與單上開的一般！」衆人喝聲「拿了！」就把許宣一索子綁了，好似：

數隻皂鷓鴣追紫燕，一羣餓虎啖羊羔。

許宣道：「衆人休要錯了，我是無罪之人。」衆公人道：「是不是，且去府前周將仕家分解！他店中失去五十貫金珠細軟，白玉攔環，細巧百摺扇，珊瑚墜子，你還說無罪？真賊正賊，有何分說！實是大膽漢子，把我們公人作等閒看成。見今頭上身上脚上，都是他家物件，公然出外，全無忌憚！」許宣方纔呆了，半晌不則聲。許宣道：「原來如此，不妨，不妨，自有入偷得。」衆人道：「你自去蘇州府廳上分說。」次日大尹隨廳，押過許宣見了。大尹審問：「盜了周將仕庫內金珠寶物，在於何處？從實供來，免受刑法拷打。」許宣道：「稟上和公做主，小人穿的衣服物件皆是妻子白娘子的，不知從何而來。望相公明鏡詳辨則個！」大尹喝道：「你妻子今在何處？」許宣道：「見在吉利橋下王主人樓上。」大尹即差緝捕使袁子明押了許宣火速捉來。差人袁子明來到王主人店中，主人喫了一驚，連忙問道：「做甚麼？」許宣道：「白娘子在樓上麼？」主人道：「你同鐵頭早去承天寺裏，去不多時，白娘子對我說道：『丈夫去寺中閒耍，教我同青青照管樓上。此時不見回來，我與青青去寺前尋他去也，望乞主人替我照管。』出門去了，到晚不見回來。我只道與你去望親戚到今日不見回來。」衆公人要王主人尋白娘子，前前後後，遍尋不見。袁子明將王主人捉了，見大尹回話。大尹道：「白娘子在何處？」王主人細細稟覆了道：「白娘子是妖怪。」大尹一一問了道：「且把許宣監了。」王主人使用了些錢，保出在外，伺候歸結。且說周將仕正在對門茶坊內閒坐。只見家人報道：「金珠等物都有了，在庫閣頭空箱子內。」周將仕聽了，慌忙回家看時，果然有了。只不見了頭巾攔環扇子并扇墜。周將仕道：「明是屈了許宣，平地害了一個人，不好。」暗地裏到與該房說了，把許宣只問個小罪名。卻說卻太尉使李慕事到蘇州幹事，來王主人家歇。主人家把許宣來到這裏，又喫官事一一從頭說了一遍。李慕事尋思道：「看自家面上親管，如何做落？」只得與他央人情，上下使錢。一日，大尹把許宣一一供招明白，都做在白娘子身上，只做不合不出首妖怪等事，杖一百，配三百六十里，押發鎮江府牢城營做工。李慕事道：「鎮江去便不妨。我有一個結拜的叔叔，姓李名克用，在針子橋下開生藥店。我寫一封書，你可去投托他。」許宣只得問姐夫借了些盤纏，拜謝了王主人并姐夫，就買酒飯與兩個公人喫，收拾行李起程。王主人并姐夫送了一程，各自回去了。且說許宣在路，飢餓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鎮江。先尋

李克用家，來到針子橋生藥舖內，只見主管正在門前賣生藥。老將仕從裏面走出來。兩個公人問許宣慌忙唱個喏道：「小人是杭州李募事家中人，有書在此。」主管接了，遞與老將仕。老將仕拆開看了道：「你便是許宣？」許宣道：「小人便是。」李克用教三人喫了飯。分付當直的同到府中，下了公文，使用了錢，保領回家。防送人討了回文，自歸蘇州去了。許宣與當直一同到家中，拜謝了克用，參見了老安人。克用見李募事書，說道：「許宣原是生藥店中主管。」因此留他在店中做買賣，夜間教他去五條巷賣豆腐的王公樓上歇。克用見許宣藥店中十分精細，心中歡喜。原來藥舖中有兩個主管，一個張主管，一個趙主管。趙主管一生老實本分，張主管一生尅剝奸詐。倚着自老了，欺侮後輩。見又添了許宣，心中不悅，恐怕退了他，反生奸計，要嫉妬他。忽一日，李克用來店中閒看，問：「新來的做買賣如何？」張主管聽了心中道：「中我機謀了。」應道：「好便好了，只有一件。」克用道：「有甚麼一件？」老張道：「他大主買賣肯做，小主兒就打發去了，因此人說他不好。我幾次勸他，不肯依我。」老員外說：「這個容易，我自分付他便了，不怕他依。」趙主管在傍聽得此言，私對張主管說道：「我們都要和氣。許宣新來，我和你照管他纔是。有不是寧可當面講，如何背後去說他？他得知了，只道我們嫉妬。」老張道：「你們後生家，曉得甚麼！」天已晚了，各回下處。趙主管來許宣下處道：「張主管在員外面前嫉妬你，你如今要愈加用心，大主小主兒買賣，一般樣做。」許宣道：「多承指教，我和你去閒酌一盃。」二人同到店中，左右坐下。酒保將要飯果碟擺下，二人喫了幾盃。趙主管說：「老員外最性直，受不得觸，你便依隨他生性，耐心做買賣。」許宣道：「多謝老兄厚愛，謝之不盡。」又飲了兩盃，天色晚了，趙主管道：「晚了路黑難行，改日再會。」許宣還了酒錢，各自散了。許宣覺道有盃酒醉了，恐怕沖撞了人，從屋簷下回去。正走之間，只見一家樓上推開窗，將戩斗播灰下來，都傾在許宣頭上。立住脚，便罵道：「誰家潑男女，不生眼睛，好沒道理！」只見一個婦人，慌忙走下來道：「官人休要罵，是奴家不是，一時失誤了，休怪！」許宣半醉，擡頭一看，兩眼相覷，正是白娘子。許宣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無明火焰騰騰高起三千丈，掩納不住，便罵道：「你這賊賤妖精，連累得我好苦！喫了兩場官事！」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許宣道：「你如今又到這裏，卻不是妖怪？」趕將入去，把白娘子一把拿住道：「你要官休私休！」白娘子陪着笑面道：「丈夫，一夜夫妻百夜恩，和你說來事長。你聽我說！當初這衣服，都是我先夫留下的。我與你恩愛深重，教你穿在身上，恩將讎報，反成吳

越？許宣道：「那日我回來尋你，如何不見了！主人都說你同青青來寺前看我，因何又在此間？」白娘子道：「我到寺前，聽得說你被捉了去，教青青打聽不着，只道你脫身走了。怕來捉我，教青青連忙討了一隻船，到建康府娘舅家去。昨日纔到這裏，我也道連累你兩場官事，也有何面目見你？你怪我也無用了。情意相投，做了夫妻，如今好端端難道走開了？我與你情似泰山，恩同東海，誓同生死，可看日常夫妻之面，取我到下處，和你百年偕老，卻不是好？」許宣被白娘子一騙，回嗔作喜，沉吟了半晌，被色迷了心膽，留連之意，不問下處，就在白娘子樓上歇了。次日，來上河五條巷王公樓家，對王公說：「我的妻子同丫鬟從蘇州來到這裏。」一一說了道：「我如今搬回來一處過活。」王公道：「此乃好事，如何用說？」當日把白娘子同青青搬來王公樓上。次日，點茶請鄰舍。第三日，鄰舍又與許宣接風。酒筵散了，鄰舍各自回去，不在話下。第四日，許宣早起梳洗已罷，對白娘子說：「我去拜謝東西鄰舍，去做買賣去也。你同青青只在樓上照管，切勿出門。」分付已了，自到店中做買賣。早去晚回，不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過一日。忽一日，許宣與白娘子商量，去見主人李員外。媽家眷。白娘子道：「你在他家做主管，去參見了他，也好日常走動。」到次日，雇了轎子，逕進裏面。請白娘子上了轎，叫王公挑了盒兒，丫鬟青青跟隨，一齊來到李員外家。下了轎子，進到裏面，請員外出來。李克用連忙來見，白娘子深深道個萬福，拜了兩拜，媽媽也拜了兩拜，內眷都參見了。原來李克用年紀雖然高大，卻專一好色。見了白娘子有傾國之姿，正是：

三魂不附體，

七魄在他身。

那員外目不轉睛，看白娘子。當時安排酒飯管待。媽媽對員外道：「好個伶俐的娘子，十分容貌，溫柔和氣，本分老成。」員外道：「便是杭州娘子生得俊俏。」飲酒罷了，白娘子相謝回。李克用心中思想：「如何得這婦人共宿一宵？」眉頭一簇，計上心來，道：「六月十三是我壽誕之日，不要慌，教這婦人着我一個道兒。」不覺烏飛兔走，纔過端午，又是六月初間。那員外道：「媽媽，十三日是我壽誕，可做一个筵席，請親眷朋友闊要一日，也是一生的快樂。」當日親眷鄰友主管人等，都下了請帖。次日，家家戶戶都送燭麵手帕物件來。十三日都來赴筵。喫了一日。次日是女眷們來賀壽，也有廿來個。且說白娘子也來，十分打扮，上着青織金衫兒，下穿大紅紗裙，戴一頭百巧珠翠金銀首飾，帶了青青，都到裏面拜了生日，參見了老安人，東閣下排着筵席。原來李克用喫虱子留後腿的人。因見白娘子容貌，設此一計，大排筵席，各各傳盃弄盞，酒至半酣，卻起身脫衣淨手。李員外原來預先分付腹心養娘道：「若是白娘子登東，他要進去，你可另引他到後面僻淨房內去。」李員外設計已定，先自躲在後面。正是：

不勞鑽穴踰牆事，穩做偷香竊玉人。

只見白娘子真個要去淨手，養娘便引他到後面一間僻淨房內去。養娘自回。那員外心中淫亂，捉身不住，不敢便走進，卻在門縫裏張。不張萬事皆休，則一張那員外大喫一驚，回身便走，來到後邊，望後倒了。

不知一命如何，先覺四肢不舉！

那員外眼中不見如花似玉體態，只見房中蟠着一條吊桶來，蘆大白蛇，兩眼一似燈盞，放出金光來。驚得半死，回身便走，一絆一交。衆養娘扶起看時，面青口白。主管慌忙用安魂定魄丹服了，方纔醒來。老安人與衆人都來看道：「你爲何大驚小怪做甚麼？」李員外不說其事，說道：「我今日起得早了，連日又辛苦了些，頭風病發暈倒了。」扶去房裏睡了。衆親眷再入席飲了幾盃，酒筵散罷，衆人作謝回家。白娘子回到家中思想，恐怕明日李員外在鋪中對許宣說出本來，便生一條計，一頭脫衣服，一頭嘆氣。許宣道：「今日出去喫酒，因何回來嘆氣？」白娘子道：「丈夫說不得，李員外原來假做生日，其心不善。因見我起身登東，他躲在裏面，欲要姦騙我，扯裙扯褲，來調戲我。欲待叫起來，衆人都在那裏怕粧幌子。被我一推倒地，他怕羞沒意思，假說暈倒了。這惶恐那裏出氣！」許宣道：「既不會姦騙你，他是我主人家，出於無奈，只得忍了。這遭休去便了。」白娘子道：「你不與我做主，還要做人！」許宣道：「先前多承姐夫寫書，教我投奔他家。虧他不阻，收留在家做主管。如今教我怎的好？」白娘子道：「男子漢，我被他這般欺負，你還去他家做主管？」許宣道：「你教我何處去安身做生理？」白娘子道：「做人家主管，也是下賤之事。不如自開一個生藥鋪。」許宣道：「虧你說，只是那討本錢？」白娘子道：「你放心，這個容易。我明日把些銀子，你先去賃了間房子，卻又說話。」且說今是古古是今，各處有這般出熱的。間壁有一個人，姓蔣名和，一生出熱好事。次日，許宣問白娘子討了些銀子，教蔣和去鎮江渡口馬頭上賃了一間房子，買下一付生藥廚櫃，陸續收買生藥。十月初後，俱已完備，選日開張藥店，不去做主管。那李員外也自知惶恐，不去叫他。許宣自開店來，不匡買賣一日興一日，普得厚利。正在門前賣生藥，只見一個和尚將着一個募緣簿子道：「小僧是金山寺和尚，如今七月初七日，是英烈龍王生日，伏望官人到寺燒香，布施些香錢。」許宣道：「不必寫名，我有一塊好降香，捨與你拿去燒罷。」即便開櫃取出，遞與和尚。和尚接了道：「是日望官人來燒香。」打一個問訊去了。白娘子看見道：「你這殺才，把這一塊好香與那賊禿去換酒肉喫！」許宣道：「我一片誠心，捨與他，花費了也是他的罪過。」不覺又是七月初七日，許宣正開得店，只見街上鬧熱，人來人

往。幫聞的蔣和道：『小乙官前日布施了香，今日何不去寺內閒走一遭？』許宣道：『我收拾了，略待略待，和你同去。』蔣和道：『小人當得相伴。』許宣連忙收拾了，進去對白娘子道：『我去金山寺燒香，你可照管家裏則個。』白娘子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去做甚麼？』許宣道：『一者不會認得金山寺要去，看一看，二者前日布施了要去燒香。』白娘子道：『你既要去，我也擋你不得，只要依我三件事。』許宣道：『那三件？』白娘子道：『一件，不要去方丈內去；二件，不要與和尚說話；三件，去了就回來，來得遲，我便來尋你。』許宣道：『這個何妨，都依得。』當時換了新鮮衣服鞋襪，袖了香盒，同蔣和逕到江邊，搭了船，投金山寺來。先到龍王堂燒了香，遶寺閒走了一遍，同衆人信步來到方丈門前。許宣猛省道：『妻子分付我休要進方丈內去。』立住了腳，不進去。蔣和道：『不妨事，他自在家中，回去只說不會去便了。』說罷，走入去，看了一回，便出來。且說方丈當中座上坐着一個有德行的和尚，眉清目秀，圓頂方袍，看了模樣，的是真僧。一見許宣走過，便叫侍者：『快叫那後生進來。』侍者看了一回，人千人萬，亂滾滾的，又不認得他，回說：『不知他走那邊去了？』和尚見說，持了禪杖，自出方丈來，前後尋不見。復身出寺來看，只見衆人都在那裏等風浪，靜了落船。那風浪越大了，道：『去不得。』正看之間，只見江心裏一隻船飛也似來得快，許宣對蔣和道：『這般大風浪，不過渡，那隻船如何到來得快？』正說之間，船已將近。看時，一個穿白的婦人，一個穿青的女子來到岸邊，仔細一認，正是白娘子和青青兩個。許宣這一驚非小。白娘子來到岸邊，叫道：『你如何不歸？快來上船！』許宣卻欲上船，只聽得有人在背後喝道：『業畜在此做甚麼？』許宣回頭看時，人說道：『法海禪師來了！』禪師道：『業畜，敢再來無禮，殘害生靈！老僧爲你特來。』白娘子見了和尚，搖開船，和青青把船一翻，兩個都翻下水底去了。許宣回身看着和尚便拜：『告尊師，救弟子一條革命！』禪師道：『你如何遇着這婦人？』許宣把前項事情從頭說了一遍。禪師聽罷，道：『這婦人正是妖怪，汝可速回杭州去。如再來纏汝，可到湖南淨慈寺裏來尋我。有詩四句：

『本是妖精變婦人，
西湖岸上賣嬌聲；

『汝因不識遭他計，
有難湖南見老僧。』

許宣拜謝了法海禪師，同蔣和下了渡船，過了江，上岸歸家。白娘子同青青都不見了。方纔信是妖精。到晚來，教蔣和相伴過夜，心中昏悶，一夜不睡。次日早起，叫蔣和看着家裏，卻來到針子橋李克用家，把前項事情告訴了一遍。李克用道：『我生日之時，他登東，我撞將去，不期見了這妖怪，驚得我死去。我又不跟你說這話。既然如此，你且搬來我這裏住着，別作道理。』許宣作謝了李員

外，依舊搬到他家。不覺住過兩月有餘。忽一日立在門前，只見地方總甲分付排門人等，俱要香花燈燭，迎接朝廷恩赦。原來是宋高宗策立孝宗，降赦通行天下，只除人命大事，其餘小事，盡行赦放回家。許宜遇赦，歡喜不勝，吟詩一首，詩云：

「感謝吾皇降赦文，

網開三面許更新！

死時不作他邦鬼，

生日還爲舊土人。

不幸逢妖愁更甚，

何期遇宥罪除根？

歸家滿把香焚起，

拜謝乾坤再造恩！」

許宜吟詩已畢，央李員外衙門上下打點使用了錢，見了大尹，給引還鄉。拜謝東鄰西舍，李員外媽媽合家大小，二位主管，俱拜別了。央幫閒的蔣和買了些土物帶回杭州。來到家中，見了姐夫姐姐，拜了四拜。李慕事見了許宜焦躁道：「你奸生欺負人，我兩遭寫書教你投托人，你在李員外家娶了老小，不直得寄封書來教我，知道直恁的無仁無義！」許宜說：「我不會娶妻小。」姐夫道：「見今兩日前，有一個婦人帶着一個丫鬢道：是你的妻子。說你七月初七日去金山寺燒香，不見回來。那裏不尋到。直到如今，打聽得你回杭州，同丫鬢先到這裏等你兩日了。」教人叫出那婦人和丫鬢見了許宜。許宜看見，果是白娘子青青。許宜見了，目睜口呆，喫了一驚。不在姐夫姐姐面前說這話本，只得任他埋怨了一場。李慕事教許宜共白娘子去一間房內去安身。許宜見晚了，怕這白娘子心中慌了，不敢向前，朝着白娘子跪在地下道：「不知你是何神何鬼？可饒我的性命！」白娘子道：「小乙哥，是何道理？我和你許多時夫妻，又不曾虧負你，如何說這等沒力氣的話？」許宜道：「自從和你相識之後，帶累我喫了兩場官司。我到鎮江府，你又來尋我。前日金山寺燒香，歸得遲了，你和青青又直趕來。見了禪師，便跳下江裏去了。我只道你死了，不想你又先到此，望乞可憐見饒我一個。」白娘子圓睜怪眼道：「小乙官，我也只是爲好，誰想到成怨本？我與你平生夫婦，共枕同衾，許多恩愛，如今卻信別人閒言語，教我夫妻不睦。我如今實對你說，若聽我言語，喜喜歡歡，萬事皆休。若生外心，教你滿城皆爲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腳踏渾波，皆死於非命。」驚得許宜戰戰兢兢，半晌無言可答，不敢走近前去。青青勸道：「官人，娘子愛你杭州人生得好，又喜你恩情深重。聽我說，與娘子和睦了，休要疑慮。」許宜喫兩個纏不過，叫道：「卻是苦耶！」只見姐姐在天井裏乘涼，聽得叫苦，連忙來到房前，只道他兩個兒厮開，拖了許宜出來。白娘子關上房門自睡。許宜把前因後事，一一對姐姐告訴了一遍。卻好姐夫乘涼歸房。姐姐道：「他兩口兒厮

開了，如今不知睡了也未，你且去張一張了來。」李慕事走到房前看時，裏頭黑了，半亮不亮，將舌頭啞破紙窗，不張萬事皆休，一張時，見一條吊桶來大的蟒蛇，睡在床上，伸頭在天窗內乘涼，鱗甲內放出白光來，照得房內如同白日。喫了一驚，回身便走。來到房中，不說其事道：「睡了，不見則聲。」許宣躲在姐姐房中，不敢出頭。姐夫也不問他。過了一夜，次日，李慕事叫許宣出去，到僻靜處問道：「你妻子從何娶來，實實的對我說，不要瞞我。自昨夜親眼看見他是一條大白蛇，我怕你姐姐害怕，不說出來。」許宣把從頭事，一一對姐夫說了一遍。李慕事道：「既是這等，白馬廟前，一個呼蛇戴先生，如法捉得蛇。我同你去接他。」二人取路來到白馬廟前，只見戴先生正立在門口。二人道：「先生拜揖。」先生道：「有何見論？」許宣道：「家中有一條大蟒蛇，相煩一捉則個。」先生道：「宅上何處？」許宣道：「過軍將橋黑珠兒巷內李慕事家便是。」取出一兩銀子道：「先生收了銀子，待捉得蛇，另又相謝。」先生收了道：「二位先回，小子便來。」李慕事與許宣自回。那先生裝了一瓶雄黃藥水，一直來到黑珠兒巷內，問李慕事家。人指道：「前面那樓子內便是。」先生來到門前，揭起簾子，咳嗽一聲，並無一個人出來。敲了半晌門，只見一個小娘子出來問道：「尋誰家？」先生道：「此是李慕事家麼？」小娘子道：「便是。」先生道：「說宅上有一條大蛇，卻纔二位官人來請小子捉蛇。」小娘子道：「我家那有大蛇？你差了。」先生道：「官人先與我一兩銀子，說捉了蛇後，有重謝。」白娘子道：「沒有，休信他們哄你。」先生道：「如何作耍？」白娘子三回五次發落不去，焦躁起來，道：「你真個會捉蛇？只怕你捉他不得。」戴先生道：「我祖宗七八代呼蛇捉蛇，量這一條蛇有何難捉？」娘子道：「你說捉得，只怕你見了要走。」先生道：「不走，不走，如走，罰一錠白銀。」娘子道：「隨我來。」到天井內，那娘子轉個灣，走進去了。那先生手中提着瓶兒，立在空地上。不多時，只見刮起一陣冷風，風過處，只見一條吊桶來大的蟒蛇，連射將來，正是：

人無害虎心，
虎有傷人意。

且說那戴先生喫了一驚，望後便倒，雄黃鱗兒也打破了。那條大蛇張開血紅大口，露出雪白齒，來咬先生。先生慌忙爬起來，只恨爹娘少生兩腳，一口氣跑過橋來，正撞着李慕事與許宣。許宣道：「如何？」那先生道：「好教二位得知。」把前項事，從頭說了一遍。取出那一兩銀子付還李慕事道：「若不生這雙腳，連性命都沒了。二位自去照顧別人。」急急的去了。許宣道：「姐夫，如今怎麼處？」李慕事道：「眼見實是妖怪了，如今赤山埠前張成家欠我一千貫錢。你去那裏靜處，討一間房兒住下。那怪物不見了你，自然去了。」許宣無計可奈，只得應承。同姐夫到家時，靜悄悄的沒些動靜。李慕事寫了書帖，和票子做一封，教許宣往赤山埠去。只見白

娘子叫許宣到房中道：「你好大膽，又叫甚麼捉蛇的來！你若和我好意，佛眼相看，若不好時，帶累一城百姓受苦，都死於非命！」許宣聽得心寒膽戰，不敢則聲。將了票子，悶悶不已。來到赤山埠前，尋着了張成。隨卽袖中取票時，不見了。只叫得苦，慌忙轉步。一路尋回來時，那裏見正閻之間，來到淨慈寺前，忽地裏想起那金山寺長老法海禪師會分付來：「倘若那妖怪再來杭州纏你，可來淨慈寺內來尋我。」如今不尋，更待何時。急入寺中，問監寺道：「動問和尚，法海禪師會來上刹也未？」那和尚道：「不會到來。」許宣聽得說不在，越悶。折身便回來長橋堍下，自言自語道：「時裏鬼弄人，我要性命何用？」看着一湖清水，卻待要跳。正是：

閻王判你三更到，定不容人到四更。

許宣正欲跳水，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男子漢何故輕生，死了一萬口，只當五百雙，有事何不問我！」許宣回頭看時，正是法海禪師。背馱衣鉢，手提禪杖，原來真個纜到。也是不該命盡，再遞一碗飯時，性命也休了。許宣見了禪師，納頭便拜道：「救弟子一命，則個！」禪師道：「這業畜在何處？」許宣把上項事一一訴了。道：「如今又直到這裏，求尊師救度一命。」禪師於袖中取出一個鉢盂，遞與許宣道：「你若到家，不可教婦人得知，悄悄的將此物劈頭一罩，切勿手鬆，緊緊的按住，不可心慌，你便回去。」且說許宣拜謝了祖師，回家。只見白娘子正坐在那裏，口內喃喃的罵道：「不知甚人挑撥我丈夫和我做冤家，打聽出來，和他理會。」正是有心等了沒心的，許宣張得他眼慢，背後悄悄的，望白娘子頭上一罩，用盡平生氣力納住。不見了女子之形，隨着鉢盂慢慢的按下，不敢手鬆，緊緊的按住。只聽得鉢盂內道：「和你數載夫妻，好沒一些兒人情，略放一放！」許宣正沒了結處，報道：「有一個和尚，說道：『要收妖怪。』」許宣聽得，連忙教李募事請禪師進來。來到裏面，許宣道：「救弟子則個！」不知禪師口裏念的甚麼，念畢，輕輕的揭起鉢盂，只見白娘子縮做七八寸長，如傀儡人，像雙眸緊閉，做一堆兒，伏在地下。禪師喝道：「是何業畜妖怪，怎敢纏人？可說備細！」白娘子答道：「祖師，我是一條大蟒蛇，因為風雨大作，來到西湖上安身，同青青一處，不想遇着許宣，春心蕩漾，按納不住，一時冒犯天條，卻不會殺生害命。望禪師慈悲則個！」禪師又問：「青青是何怪？」白娘子道：「青青是西湖內第三橋下潭內千年成氣的青魚。一時遇着拖他爲伴，他不會得一日歡娛，并望禪師憐憫！」禪師道：「念你千年修煉，免你一死，可現本相！」白娘子不肯。禪師勃然大怒，口中念念有詞，大喝道：「揭諦何在！快與我擒青魚怪來，和白蛇現形，聽吾發落！」須臾庭前起一陣狂風，風過處，只聞得豁刺一聲響，半空中墜下一個青魚，有一丈多長，向地撥刺的連跳幾跳，縮做尺餘長一個小青魚。看那白娘子時，也復了原形，變了三尺

長一條白蛇，兀自昂頭看着許宣。禪師將二物置於鉢盂之內，扯下褌衫一幅，封了鉢盂口，拿到雷峯寺前將鉢盂放在地下，令人搬磚運石，砌成一塔。後來許宣化緣，砌成了七層寶塔。千年萬載，白蛇和青魚不能出世。且說禪師押鎮了，留偈四句：

『西湖水乾，

江湖不起，

雷峯塔倒，

白蛇出世。』

法海禪師言偈畢，又題詩八句以勸後人：

『奉勸世人休愛色，

愛色之人被色迷。

心正自然邪不擾，

身端怎有惡來欺？

但看許宣因愛色，

帶累官司惹是非。

不是老僧來救護，

白蛇吞了不留些。』

法海禪師吟罷，各人自散。惟有許宣情願出家，禮拜禪師爲師，就雷峯塔披剃爲僧。修行數年，一夕坐化去了。衆僧買龕燒化，造一座骨塔，千年不朽。臨去世時，亦有詩四句，留以警世，詩曰：

『祖師度我出紅塵，

鐵樹開花始見春。

化化輪迴重化化，

生生轉變再生生。

欲知有色還無色，

須識無形卻有形。

色卽是空空卽色，

空空色色要分明。』

吉訶德先生傳

(九)

〔西班牙〕

M·塞萬提斯作

傅東華譯

第二十五章 敘述拉曼却勇敢騎士在黑山中的奇遇以及他模倣柏爾吞尼卜羅斯苦修的情形

吉訶德先生別了牧羊老者，重新跨上了洛稜喃提，吩咐桑科跟他走；桑科只得依命而行，可是心裏老大不願意。主僕二人於是緩緩前行，進入山中最崎嶇的部分。桑科一路上跟主人沒有說話，悶得幾乎要炸裂開來，可是他老等着主人先開口，免得又破壞他的命令，後來覺得這麼長久的沈默實在熬不住了，這才對他說道：「吉訶德先生老爺，請您老人家行好事，開了我的差罷，因為我要回家去找老婆孩子去了。我跟她們在一起，至少說話的權利是有的，總能把我心裏的話說出來。現在要我陪伴您老人家在這些荒山野地裏走，無日無夜的，還不許我開口說話，那簡直是活活的埋了我。倘使老天爺叫野獸會得說話，像從前基索泊脫^①的日子，那也還不至糟到這個地步；因為那麼的話，我就可以隨便跟我的驢子談談心，也還可以忘記我的不幸。您得知道，一個人一輩子在外邊瞎跑找冒險，碰到的只有腳踢拳頭打，拿被單來扔，拿磚塊來揍，還得縫起他的嘴巴，心裏要說的話一句不敢說，彷彿是啞巴子，那實在是苦不堪言，熬忍不了的哩。」吉訶德先生答道：「我懂得了，桑科，我要不把你舌頭上的担子卸下去，你是忍耐不了的。現在就假定卸下了罷，隨你愛說什麼說什麼，不過有個條件，這個禁令取消的期間只以咱們在道山中走路的時候爲限。」桑科道：「就這麼樣罷。只要讓我現在能開口，往後的事情天曉得。那末我就要享受起這種自由來了，我說：您老人家當時爲什麼要替那個馬基馬薩王后^②——那個叫做什麼的？——那麼熱心的幫忙到底那個方丈^③是她的情人不是，那有什麼關係呢？當初您要是隨他怎麼說，不要去判斷他的是非，那末我包管那個瘋子是肯把他的故事講下去的，您末也可以免吃那一頓石頭，那一陣踢，跟那半打以上的巴掌了。」

吉訶德先生答道：「老實說罷，桑科，倘使你也跟我一樣，知道那位馬達西馬王后是多麼可敬多麼優越的一個女人的話，你

① Guisopete. 古代寓言家伊索泊 (Aesop) 之課題。

② Magimasa, Madisima 之誤。

③ 依利薩巴脫的名字桑科只聽到最後兩個音 anad, 因而當做「方丈」。

就一定得承認我的忍耐性已經不少，還不會搗碎那張說出這種褻瀆話來的嘴哩。你得知，要說一個王后會得跟一個雍頭郎中去睡覺，或者就是想一會有這樣的事兒，也就是一樁很大的褻瀆了。這段故事的實情是這樣的：那個瘋子所說的那個依利薩巴脫司務，原是個很謹慎的人，而且很有才幹，因而跟隨王后做師傅做郎中的。可是要當她是他的相好，那就是一種應該嚴加懲戒的無禮。卡對泥奧當時說這句話，原是一句胡塗的亂話；你總可以記得，他說這話的時候是神志不清的哩。」桑科道：「我也這麼說，所以他的話是用不着作數的。因為倘使您老人家沒有碰着好運氣，當時那塊石頭不打在您胸口上，却打在您頭上，那末咱們爲着護衛一個天殺的女人，可真要弄得好看了。至於卡對泥奧呢，他即使殺了您老人家，您當他一個瘋子還能不逍遙法外嗎？」吉訶德先生答道：「不管人家是瘋子不是瘋子，一個遊俠騎士總有義務替女人的名譽護衛的；那末像馬達西馬王后那麼高貴的王后們，豈不更加應該護衛嗎？我對她那麼的高才美德，有着特別的好感；因爲她不是極美，並且很謹慎，對於她受着的許許多多苦楚又很能够忍耐。她得依利薩巴脫司務替她作參謀，作陪伴，於她有很大的用場和安慰，可以幫助她謹慎忍耐的忍受着她的苦楚。也就因爲這樁事兒，那個愚蠢惡毒的流氓就有機會想她說他是他的相好了。我現在再說一遍，凡是這樣子說她想她的人，就都是在撒謊，而且還要再撒二百次的謊。」桑科答道：我倒是並沒有這樣子說她，也沒有這樣子想她，誰要說過這樣的，讓他們吃掉那謊話，同着他們的麵包一齊吞下去罷。他們到底睡沒有睡過覺，老天爺早就已經知道。我是從我的葡萄園裏來的，我什麼都不知道。①我向來就不高興查問別人家的事情；因爲誰要買了謊來說，總會留在錢袋裏銷不出去。②而且，我既光着身子來，仍舊光着身子去。我不想賺人家的，也不吃虧給人家。要是他們睡過覺，又跟我什麼相干？有許多人以爲見到臘肉了，其實連掛臘肉的釘子也沒有。③可是杜鵑兒誰關得住呢？④就是上帝自己也保全得了嗎？」吉訶德先生道：「阿嚏我的天，是那

① 這是一句諺語，就是「請你不要來問我」的意思。

② 亦諺語，言造作謊話的徒然。

③ 亦諺說，說明謊言的捕風捉影。

④ 亦諺語，言謊語無法可杜絕。

裏來的這一大串廢話呀！你像穿珠似的把這許多諺語連串起來，跟你剛才談的這個題目有什麼相干呀！勞你駕，桑科，你住嘴罷。從今以後你只管刺你的驢子，別再管閑事罷。你得運用你的五官，心裏明白些，凡是我做過的事情，剛在做的事情，將要做的事情，都是十分合理的，都跟騎士的規則道相符合的，因為這一套騎士規則，我是比天底下那一個當騎士的都明白些呢。」桑科答道：「那末先生，像咱們現在在這種大路小路都沒有的山裏瞎跑，去尋找一個瘋子，將來找到之後，他大概是一定要完成他剛開頭的那樁事情的，可不是完成他的故事，是完成打碎您的腦壳跟我的肋骨——像這樣子，也能算是騎士淘裏的一條好規則嗎？」

吉訶德先生道：「住嘴，桑科，我再說一遍。你要知道，我之所以到這些地方來，並不是單單爲要找那瘋子，却是要在這裏建立一種功業，以期博得一個永遠不朽的聲名，可以傳播到全世界；且凡遊俠騎士的功業聲名所能達到的，我將從這次的事情劃出了一個止境。」桑科道：「那末這次的功業也是一樁很危險的功業嗎？」「不，」愁容騎士答道，「雖則照骰子擲起來，或者要轉出咱們的惡運來也未可知，不過全部事情都靠你的勤力不勤力。」「要靠我的勤力？」桑科道。「是的。」吉訶德先生道，「因爲我要差你到一個地方去，你如果能够急速的回來，我的苦痛就馬上會得過去，我的光榮就馬上會得開頭。這一番話，你也許急於要懂得它的意旨所在，我也不跟你吊宕了罷，桑科，你要知道，那個著名的高盧之阿馬狄斯是最最全體無虧的一個遊俠騎士。這一句話，我是不肯拿來說別人的，只有他，才是獨一無二的，舉世無雙的，就是說，他那時代全世界所有騎士之王了。至於貝利阿尼斯先生，那是一文不值；凡是說他能够比得上阿馬狄斯什麼的，也都是是一文不值，因爲我可以伐誓，這一班人都是錯誤的。我又要說，倘使一個畫家要想在他的藝術上出名，就務必要找他認爲最好的一位大師的作品來臨摹。這一條法則，是凡替國家裝體面的其他一切藝術和科學都無不可以適用。同樣，誰要想造成謹慎和忍耐的品性，他就必須模倣做攸力栖茲，^①就是當初荷馬會經借他的人品和辛勞活活畫出一幅謹慎和忍耐的圖畫來過的；後來味吉爾也曾借伊泥阿^②的人品來畫出一個孝子和一個英勇幹練的船長的圖畫；但都並不是照實描摹，乃是照理想畫出來的，意思就在給後代人做一種德性的模範。如今這位阿馬

① Ulysses, 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的主角，嘗出征特羅亞十年不歸，終靠謹慎和忍耐的品性，歸來平定國內的亂事。

② Aeneas, 味吉爾所著史詩伊泥易德(Aeneid)中的主角，即羅馬國的首創者。

狄斯，也就譬如北極星，譬如啟明星，是一切英勇和戀愛的騎士的太陽，是我們所有在戀愛和騎士旗幟之下戰鬥的人們所都應該學榜樣的。那末，桑科朋友，誰要學他學得最近似的，就最靠得住要做到一個全德的騎士。有一次，那位騎士曾經特別顯出他的謹慎，價值，勇敢，忍耐，堅貞，戀愛等等來，就是當他受了奧力安那小姐的嫌棄，而隱入荒山去苦修的時候，那時他改名爲柏爾吞尼卜羅斯，這個名字，對於他這種自願選取的生活，確是極有意義也極適當的。現在我要模倣他這種行爲，當然比劈巨人，砍蛇，斬龍，衝潰軍隊，搗毀軍艦，破解魔法等等事情容易些，而且這個地方既然非常適合於這個目的，我對於現在這麼方便的一個機會，自然不應該讓它錯過。」

桑科道：「您老人家到底打算在這樣的荒山野地裏做什麼呢？」吉訶德先生答道：「我不是告訴你了，我打算要模倣阿馬狄斯，在這裏裝一個瘋瘋癲癲的情人嗎？同時我也要模倣那個勇敢的奧蘭多先生，原來他當初在一個噴泉旁邊發見了美人安澤力卡有跟美多羅在一起污辱自己的形跡，他就氣得發起狂來，將樹木從根拔起，混亂了那水晶泉中的水，殺了牧人，毀了羊羣，火燒茅廬，搗毀家屋，將雌馬沿地拖着走，還有別的許許多多怪事，都值得筆之於書傳諸不朽的。我雖然並不打算一一模倣這位羅爾丹或是奧蘭多或是羅托蘭多（因爲這三個都是他的名字），不打算把他所做所說所想的瘋癲事情一概照做，可是要盡我的力量，把我認爲最主要的地方都給做出一個輪廓來。不過，我或者單單模倣阿馬狄斯也說不定，因爲他用不着什麼惡作劇，只是哭呀，傷心呀，却也跟他們之中第一流人的名譽一般大了。」桑科道：「照我看來，那班騎士所以會弄成這個樣子，都是有人惹出來的，他們所以做出這種種的愚蠢，種種的苦行，總都有個理由在裏面。可是請您告訴我，您老人家是爲什麼原因而發瘋的呢？那一位小姐嫌棄您了？或者您查出了什麼形跡，證明托波左之達辛泥亞小姐是跟摩爾人或者基督教徒犯過事了？」吉訶德先生答道：「要點正在這裏邊，而我這事情的妙用也就在這裏邊。因爲一個遊俠騎士倘使爲着正當的原因而發瘋，那是不值得人家感激的，至於並無理由而發瘋，那才會發生作用。就是使得我的情人心裏明白，我在沒事的時候尚且如此，有事

● Medoro 見 Ariosto's Orlando Furioso.

● Rotolando, 奧蘭多的又一名字。

的時候可想而知了。而況我跟我那永遠敬愛的托波左之達辛泥亞離別了這麼長久，也不能說是沒有充分原因的。因為你總會聽見從前那位牧人安卜羅細阿說過，「別離人的心境是惡劣而危懼的。」故此，桑科朋友，你不要浪費時間來勸阻我。這麼難得，這麼快樂，這麼未之前聞的一個模倣罷。我是要發瘋的，而且必須要發瘋的，非要等我叫你送給我的情人達辛泥亞的一封信你帶了信回來的時候為止。倘使那回信並不辜負我這般忠心耿耿，那末我的瘋狂和我的苦行就會得終止；但若不然，我就要認真的發起瘋來，且要因發瘋而無所感覺。那末不管她給我的是怎樣一個回音，我都可以擺脫你離開我時那樣的矛盾和苦痛；因為那回音倘使是好的，我就可以清醒着去欣賞那好島，倘使是壞的，那末我就發瘋了，也就不會感覺那壞處了。

「可是告訴我，桑科，曼布里諾的那個頭盔你當心放好了嗎？當時那個兇惡傢伙要摔掉它不壞，我看見你從地上檢起來的。你既然知道它連摔也摔不壞，也就可以明白它的質地之好了。」桑科答道：「天曉得的，愁容騎士先生，我對於您老人家說的有些話，實在是在受不了了，忍耐不住了。我聽見這一套話，心裏就不免要想，您所說的什麼騎士，什麼取得王國跟帝國，什麼贈封海島，什麼按照遊俠騎士的習慣去扶助別人，做大事業等等，都必定不過是一陣煙霧，一套謊話，都不過是胡說，或是小說，或是你們怎麼叫法的？因為您想想看，您把一個理髮師的銅盆叫做曼布里諾的頭盔，過了這多日子仍舊不能改正您的錯誤，那末人家不當他是頭腦不清還有什麼呢？盆子是在我的行囊裏，統統碎的了；我所以把它帶着走，是預備有朝一日，老天爺垂恩，使我還能回家去跟老婆孩子團聚，我要將它修補起來給自己薙鬚子用的。」吉訶德先生道：「你瞧罷，桑科，我也可以伐誓，你的頭腦是天下自古以來的侍從當中頂頂淺薄的一個。你跟了我這許多時候，難道還看不出所有關於遊俠騎士的事情看起來都像荒唐，愚蠢，離奇，都似乎是倒行逆施的嗎？實際上却並不如此的，就因為咱們的周圍一逕都有一羣魔法家跟着，改變着掩飾着咱們所有的事情，時而幫助咱們，時而捉弄咱們，完全隨他們的高興叫咱們的事情改樣。故此，這樁事情也是如此的，在你看起來是個理髮師的銅盆，在我看起來是個曼布里諾的頭盔，再叫別人看起來也許又要看做別樣東西的。這是我那賢人的朋友一種特別的先見之明，確確實實是曼布里諾的頭盔，他却叫人人都看做一個理髮師的盆子。因為這東西價值這麼大，全世界人勢必都要來追害我，想要從我手裏把它奪過去。如今大家都把它看做不過是只盆子，這才都不肯費心來奪它了。當初那個人要想打碎它，並且把它丟在地上沒有帶走，不就是个證據嗎？因為老實說罷，倘使他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他是決不肯把它丟了的。當心藏着罷，朋友，



“他卸下了他的絡頭鞍轡，在他屁股上打了一掌。”

(P. 172)

我現在還用不着它；我倒是想把全身鎧甲統統都脫掉，脫得跟我生下來的時候一般赤裸裸，要是我在苦修時候不跟阿馬狄斯學而跟奧蘭多學的話。」

主僕二人這樣談着天，不覺到了一塊峻峭山岩的脚下，只見那山岩轟然孤聳，彷彿跟周圍的岩石鏗斷了一般。山岩的四週緩緩流着一條山澗，山澗外圍着一片草地，十分的蔥翠鮮沃，誰見到它都要覺得娛目的。其間又長着幾根樹木和一些花草，使得那地方愈加覺得可愛。這正是那位愁容騎士要挑選來實行苦修的場面，故此他一經看見之後，就不覺狂喜得大聲叫道：「正是這個地方了，啊，我的天，這正是我所挑選所指定你叫我痛哭我的不幸的地方了。在這個地點，我將用我長流的眼淚，來增滿這條晶瑩的小溪，將用我繼續的深澈的歡喟，不住去吹動那些高樹的樹葉，藉以證明我這被迫害的心頭所忍受的苦痛。啊，你們住在這種荒僻地方的山林神道們，請聽一個不幸情人的哀訴罷，他爲了久遠的離情，和嫉妬的痛楚，被迫到這崎嶇的岩石之中，來獨自痛哭，來哀訴那絕世無雙却是忘恩負義的美人的殘酷了！啊，你們這些木虯樹精們，慣住在山中最隱僻的所在，叫那輕捷淫蕩的羊神徒然愛着你們，絕不會來擾亂你們甜蜜的寧靜，請你們幫助我痛哭我的苦命，或至少不要倦聽我的哀鳴。啊，托波左之達辛尼亞，我黑暗中的光明，痛苦中的榮耀，旅行中的北極星，主宰我的命星，願天公保佑你，有求必應，如今我求你稍稍思忖，我因和你別離，弄得我怎麼個境地和情景，你是怎樣的報答我一片忠貞！啊，你們這些寂寞的樹木，從今後將做我隱居的伴侶，請你們把樹枝輕輕搖動，以示你們對我這人的歡迎！還有你，啊，我的侍從，無論我在順境和逆境，你都是我合意的伴人，你將來看見我在這裏做的事情，你都要牢牢記在心，庶可以去敘述背誦給她聽，她就是這一切的唯一原因。」這麼說着，他下了洛稷喃提，馬上卸下了他的絡頭鞍韉，在他股屁上打了一掌，對他說道：「馬呀馬呀，你的功夫真是好，你的命運真不行，如今那個自己失去自由的人給你自由了！隨便你到那裏去罷，因爲你額頭上已經寫着，無論是阿司托伍的喜坡革里夫，或是那著名的法命替諾，就是

● Astolfo 是 Orlando Furioso 中的一個人物，他騎着有翼馬 Hippogriff 去訪尋奧蘭多的消息。

● Frontino 本是 Sacripante 的戰馬，被人盜去，贈給 Brandamante 之妻，後又落入 Radamante 之手，及 Brandamante 戰勝他，方才到他手中。

白蘭達曼脫化了那麼大的代價得來的，都比不上你的速度哩。」

桑科看着這番情景，就說道：「那個人省得咱們給斑點兒下裝的麻煩，但願上帝保佑他平安。因為老實說罷，我那斑點兒是也應該在他屁股上拍了拍，稱讚他幾句的；可是他倘使在這裏的話，我可不會允許他下裝的，因為沒有原因呀；他也無所謂戀愛，也無所謂失望，正同曾經做過他主人的我沒有兩樣。而且，老實說，愁容騎士先生，倘使要這麼的話，倘使我的走跟你的發瘋都是認真要幹的話，那末洛稜喃提就得要重新搭配起來，來補我那斑點兒的缺，叫我的往返可以省些時間；因為，倘使叫我跑路去，我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跑到那裏，更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來；我的脚力原是差得很的呀。」吉訶德先生道：「隨你怎麼辦罷，因為你的計劃我並不反對。現在對你說，你三天之內就得動身；因為我算計到那時候，我所要給她做的事，跟她說的話，你都可以看見了，就有話去對她說了。」桑科道：「我已經看見過了，還有什麼要看的嗎？」吉訶德先生答道：「那還差得遠呢；因為我還沒有撕破我的衣服，丟散我的武器，將我的頭向岩石上去撞，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你看了要驚奇不置呢。」桑科道：「阿嚏，看老天分上，您那幾下撞頭可要當心才好，因為您也許碰巧撞在一塊岩石的尖峰上，不是先把這種苦修的全付機器都撞碎了嗎？依我想來，您老人家既然以這幾下撞頭為必要，以為這種工作裏面必須要有這一項才算完全，那末您只消這麼來一下也就成了（因為這原來是假的，裝裝樣子的呀。）我說，您只消把您的頭在水面上撞幾下，或者在什麼軟的東西，如同棉花之類上面撞幾下，也就够了；我呢，我就去告訴咱們的小姐，說您在一塊比金剛石還要硬的尖峰撞頭哩。」吉訶德先生道：「謝謝您的好意，桑科朋友；可是你得知道，我所做的這些事情，都並不是做得玩的，却是認真做的，要不然的話，就算是破壞騎士的規則；因為騎士規則叫我們不要扯謊，扯了謊就要以叛教的罪名處罰，而假裝一樁事情也就算是扯謊了。故此，我的撞頭必須是要真實的，實質的，結實實的，一點兒不容含糊，一點兒不容猶豫。但不過你得把麻布留些下來給我裹傷，因為不幸得很，咱們的香油已經丟了。」桑科道：「倒有丟了驢子的不幸呢，因為驢子丟了，麻布什麼的就一齊丟了；現在只求您老人家不要使我想起那該死的藥水，因為我一聽見提起它，我的靈魂都馬上要翻身，更不必說我的胃了。講到您給我三天功夫看您鬧瘋勁，那是我求您，就算已經鬧過了罷；我一概都認為當然，自會對我家小姐去說出種種奇事來的。您把那封信寫起來罷，馬上差我走，因為我已不得趕快回來，將

您老人家解放出那個煉獄。」●吉訶德先生道：「你說這是煉獄嗎？桑科？不如說是地獄罷，或者比地獄更壞的東西，倘使能有這東西的話。」桑科道：「我聽見說，『地獄是沒有保留的。』」吉訶德先生道：「我不懂什麼叫做保留。」桑科答道：「保留的意思就是說，誰要跑進了地獄，就決不會得，也決不能夠出來了。但這是跟您老人家的情形剛正相反的，要不然的話，我即使有馬刺可以刺動洛稜喃提，我的脚跟可也不大願意動了。現在我只消能夠得到托波左，去到我家小姐達辛泥亞的面前，我保您可以把您老人家做過的以及剛在做的種種傻事跟瘋事（因為那是不能不這麼說的）編出一番話來給她聽，那就無論她比軟木樹還要堅硬，我都要說得她跟手套一般軟和；及等我把她那蜜糖一般甜的回音帶了轉來，我就可以把您老人家放出這個煉獄；因為它看起來雖然像地獄，其實並不是的，就因還有希望可以出來的緣故；這種希望，我已經說過，是地獄裏的人所不能有的；我也不相信您會以為能夠有。」

愁容騎士答道：「那是對的；不過咱們怎麼設個法兒寫這封信呢？」還有那驢仔子的領取證呢？」桑科補充道：「什麼都漏不了。」吉訶德先生道：「現在咱們沒有紙，咱們也一樣能寫的，就照古人的辦法，寫在樹葉子上，或是蠟板上，雖則這些東西目前也一般的難找。但是我想起來了，就寫在卡對泥奧的手冊子上，那也是一樣的，或者還要好些，將來你走到第一個市鎮，倘使有學堂先生的話，你就叫他好好的拿紙騰出來；倘使沒有學堂先生，那末無論什麼教區書記也會給你騰的，可是你千萬不可交給那種狀師去騰寫，因為他們那一手公文字體是鬼也會不認得的。」桑科道：「不過您老人家親筆簽名的事情怎麼辦呢？」吉訶德先生答道：「情書是從不簽名的。」桑科道：「那很好；不過那張驢仔子的領取證是必得您自己簽名的咯；因為倘使叫人騰下來，人家會當那簽名是假冒的，我就要得不到驢仔子被趕走了。」領取證的簽名就在那本小冊子上，我的姪女兒看見了是不會不答應的。至於情書上的簽名，就寫上「你的之死魔它的愁容騎士」幾個字罷。這叫別人代簽並沒有多大關係，因為我記得達辛泥亞本來就不會讀書寫字，而且一輩子也沒有看見過我的書信和筆跡；因為我們的戀愛一向就是純潔的愛，從來不會超過眉目傳情的程度；而且就是眉目傳情的事也是難得之極，我可以真正的伐誓，我這十二年來，一向都愛着她，比愛我這雙終有

● 在丹第的神曲中，「煉獄」是「地獄」的上層，為洗滌罪惡的所在。

一天要歸消滅的眼睛還要厲害，可是十二年來我還不會見過她四次，而這四次之中，她大概是不會有一次覺得我看她的。原來她的父親羅倫查·可巨威羅，跟她的母親亞爾東查·諾加里斯，已經教得她非常貞節，非常規矩了。」

「阿哈！桑科道：『什麼，羅倫查·可巨威羅的女兒！她就是托波左之達辛泥亞小姐嗎？——本來叫亞爾東查·羅稜索的。』吉訶德先生道：『正是她，她是值得做全宇宙的情人的。』桑科道：『她我很熟識，我可以老實告訴您，她是跟鄉村上頂頂壯健的漢子都拚得一下的，個兒又高，身段又挺，氣力又大，真是一位女丈夫，不問那位遊俠騎士挑她做情人，她都能够配得上。阿呀我的天！她那一對肺兒跟那一口聲音是多麼那個呀！我記得她有一天爬上禮拜堂的塔尖，去叫喚在她父親田裏工作的幾個年青伙計，雖然相隔有半里路遠，他們都可清清楚楚的聽見她，彷彿就站在塔根頭一樣。最妙的，就是她一點兒也不害羞，像是當過宮女似的，不問跟誰都會得說笑話，鬧玩兒。那末我要說啦，愁容騎士先生，您老人家不但是可以爲她發瘋，應該爲她發瘋，就是爲她失意，爲她上吊，也是應該的，誰要聽見這樁事兒，總沒有一個人不會說您乾的十分對，那怕是您去見了鬼罷。這一回我是非常願意去的，只要是去見她的話，因爲我多天沒有見她了，想來這會兒她一定已經改了樣；做女人的一選在田野裏拋頭露面，給風吹雨打太陽晒，是要弄壞臉的哩。我實在不瞞您老人家說，吉訶德先生老爺，我是一選大錯特錯了，因爲照我想來，這位達辛泥亞小姐，您對她這麼的愛法，一定是什麼大公主，或至少是什麼極體面的人物，這才值得您去送她那麼豐富的禮物，比斯開人呀，划船奴隸呀，還有許許多多別的，想來我沒有來跟您老人家當侍從之前，您也一定打過許多回勝仗的。不過，我想來想去，您老人家將那些打敗的人送給她去，叫他們跪在她面前，這跟亞爾東查·羅稜索小姐——哦，托波左之達辛泥亞小姐——能有什麼好處呢？因爲他們到那裏的時候，說不定她正在那裏績麻，或在倉裏打麥子，說不定他們看見她會覺得難爲情起來，說不定她會得發笑，會得討厭那禮物的。吉訶德先生道：『我跟你說過多回了，桑科，你是個永遠不改的嘮叨家，雖然你並無機巧，你的笨話裏可常常含着刺兒，叫人難受。現在要證明你的愚蠢跟我的精明，我且說個短短的故事給你聽。』



“她是跟鄉村上頂頂壯健
的漢子都拚得一下的。”

(P. 176)

「你聽着罷，有一個寡婦，美貌青春，風流闊綽，又一點兒不假作正經，她跟一個年青力壯的小使愛上了那小使的上頭人，聽見這樁事，有一天找個機會，好意去諫勸那個寡婦，對她說：『我覺得奇怪呢，太太，而且並不是沒有理由的，爲什麼這婆體面，這麼美麗，這麼有錢的一個女人，竟會愛上了這麼一個卑賤蠢笨的傢伙，其實這家人家有這麼許多畢業生，貴人，神學士，其中你要挑選誰就是誰，跟挑選梨子一般，儘可以說，這個我喜歡，那個我不喜歡的。』但是那個寡婦非常坦白而且幽默的回答他道：『那是你大錯了，尊貴的先生，你這是完全舊式的思想，倘使你以爲我是挑錯了那個傢伙的話；因爲他看起來那怕是怎麼的蠢笨，可合到我挑他的標準，他所懂的哲學是比亞里斯多德還要多些呢。』同樣的，桑科，托波左之達辛泥亞也合到我的標準，她是跟天底下頂頂大的公主一般可貴的。從前的詩人們隨便造出許多女子的假名字來，給她們頌揚讚美，並不是大家都有真正的情人的。比如那些個安馬立力斯^①呀，菲力斯^②呀，息爾維阿^③呀，岱雅那^④呀，加拉提亞^⑤呀，亞利達^⑥呀，那些書裏，歌謠裏，雜頭店裏，戲台上到處可以聽見的名字，你當她們真正是有血有肉的情人嗎，就是那些頌揚她們的人的情人嗎！當然不是的；她們大部分都是假造起來的，目的就是要給他們的詩做題目，並要使得那些作者可以算做個儼風流的人物。所以，我只要設想，只要相信，那個亞爾東查·羅梭索是美麗的，是貞節的，也就够了；至於她的世系，那不相干，因爲這是用不着查考的，又不是受騎士的封位，略在我末，我總是當她世界上頂頂偉大的公主了。因爲你必得知道，桑科，要是你還不會知道的話，天底下激起愛情的東西，頂要緊的是兩樣，一是絕色，二是令名，如今在達辛泥亞身上是兩樣都齊備的；因爲講到美，是沒有人能比得上她的，講到名譽，也很少人能够幾近於她。總之，照我想像起來，她是恰如我所說的一樣，一分不能增，一分不能減的；我在思想裏描摹的她，無論在容貌上，在

① Amaryllis, 味吉爾牧歌中的牧女之一。

② Phyllis, 希臘傳說中的公主。

③ Silvia, 女子的專名。

④ Diana, 羅馬女神之名。

⑤ Arida, 女子的專名。

德性上，都已一一如我的心願了。海倫是不能跟她比的，流克里細亞[●]也不能跟她爭勝，或者不管那一個古代著名的美人，無論是希臘的，拉丁的，蠻族的，都不能跟她爭勝。別人愛怎麼講怎麼講罷；因為在這一層上，即使那班無知之徒要責怪我，而頂頂嚴厲的評判家是不會譴責我的。」桑科道：「您老人家總是對的，咯，我才是一頭驢子；可是我幹嗎提起驢子來呢？在絞死過人的人家是不能提到索兒的！可是您給我那封信罷，但願上帝保佑您，我馬上要動身了。」

吉訶德先生摺出那本手冊，走過一旁很嚴肅的寫起那封信來；寫完之後，叫了桑科去，說他要把那封信念給他聽，萬一路上丟失了也可以背得出，因為他運氣不好，什麼事情都得防備的。桑科答道：「先生，您在那冊子裏多寫這麼兩三道，再交給我，我當心帶着就是了；倘說要我記在腦子裏，那是傻想頭，因為我的記性壞透了，連自己的名字也常常會忘記的。不過，您念給我聽罷；我很高興聽聽，想來寫得一定巧妙的。」吉訶德先生道：「那末，聽着，信上寫的是——」

吉訶德先生給托波左之達辛泥亞的信

「至高無上的姑娘，

「啊，最最可愛的托波左之達辛泥亞！因別離而受創，因相思而被刺穿了心的，他自己欠缺健康，却把健康送給你來了。倘使你自恃其美色而厭棄我，倘使你自恃其身價而蔑視我，倘使你的厭惡之心窮追着我，那我雖則慣於受苦，而這既猛烈而又持久的苦痛我可要吃勿消了。要知我爲你之故，啊，無情的美人，可愛的冤家呀，已弄到怎麼一個景狀，請聽我的好侍從桑科面陳一切。你倘使願意援救我，那我就是你的了；如其不然，悉聽尊便，因爲我若以一死了之，將可使你的殘忍和我的熱情同時滿足。

「你的之死贖它的，

「愁容騎士。」

桑科聽完這封信，就嘆道：「我的老爺子，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頂刮刮的東西哩。您老人家怎麼的，怎麼心裏愛說什麼都說得出來的。您拿「愁容騎士」幾個字來那麼一結，又是多麼妙呀！我看您老人家簡直就是個鬼罷；您是沒有一樁事兒不知道的。」吉訶德先生道：「我做了這行行業，原是什麼事情都要懂得的。」桑科道：「好罷，現在就請您在那一面上寫上那三頭驢仔子的領取證罷，簽名要簽得挺清楚，好叫人家一看見了，就知道是您簽的。」吉訶德先生道：「好的好的。」及等寫好之後，他就如下的念了出來：

「親愛的姪女，

「見字即於吾留在家中交汝看管之五頭驢仔中取其三頭，交吾侍從桑科·判紮收領。緣吾在此，亦得渠驢仔三頭，與吾交換，業已如數收訖。汝見字認人，即便照付可也。

「本年八月二十二日，黑山山腹中作。」

桑科道：「那好極了，請簽字罷。」吉訶德先生道：「這用不着簽字的；我只消畫個花押上去，就跟簽字一樣，不要說三頭驢子，就是三百頭也拿得到了。」桑科道：「我是相信您老人家的，現在我去搭配洛稷喃提，預備給您老人家祝福，因為我打算馬上就動身，免得在這裏看您做那套傻事；將來見了她，我就說我看見您有過許許多多的動作，包管說得她不要再聽爲止。」吉訶德先生道：「桑科，我至少要看一看，這是你必得要看的。」我說，我要你看一看我脫光衣裳，要這麼一二十套瘋勁兒，這是我不到半點鐘就好完事的。等你親眼看見過一些，你將來加添上去的那套話，就可以放心賭咒了；因為老實告訴你罷，我要做的花樣，你反正是說不了那麼多的。」桑科道：「看老天爺份上，我的好先生，別叫我看您老人家光身子罷；因為我看見了心裏要可憐，要禁不住哭起來的。昨晚上爲去了可憐的斑點兒傷心，我的腦袋已經攪昏了，現在再要叫我哭，我真有點吃勿消。倘使您老人家一定要我替您一些瘋勁兒做個見證，那也請您穿着衣裳，而且耍得簡單些，檢那頂頂有用的耍幾套就成了；因為對於我，這些個是

本來用不着的呀，而且，我早已說過，這不過是就讓我不來的時候，將您老人家眼巴巴望着的好消息，白就攔了。講到消息，那一準是好的，要不然的話，達辛泥亞那娘兒們她得留神；因為她要是不能照她應該回答的那麼回答我，那我就老實不客氣，要用腳踢拳打，從她肚子裏去榨它出來；因為，這叫人受不了，不是像您老人家這麼有名的一位遊俠騎士，弄得無緣無故的發起瘋來，可只爲的一個——好太太不要惹我說出口來罷；要不然的話，我對天賭呢，我就要宣布我要一榻括之的說了出來，那怕弄壞了賣買我也不管。淨玃兒我是蠻會幹的，她不知道我罷了；要是她知道我的話，我老實說，她是會依我的。」吉訶德先生道：「說老實話，桑科，照看起來你是跟我一樣發瘋的哩。」桑科道：「沒有像您那麼瘋，不過肝火比您稍稍大點兒。可是別談這些個罷；我要問您，我沒有回來之先您老人家吃什麼呢？您也像卡對泥奧一樣，到大路上去搶那些牧人的嗎？」吉訶德先生答道：「這用不着你操心；即使我有糧食，我也只吃草跟菓子，這塊草地上跟那些樹木上就有的；因為我這樁事兒的妙用就在於不吃，以及其他種種的苛酷舉動。」桑科道：「那末，先生，您知道我害怕什麼罷？我怕的是回來時候找不到這個地方，這裏是怎麼隱僻的。」吉訶德先生道：「要認明白記號呀，因為我總是在這帶地方的，而且我還要爬到頂高的峰頂上，去看你回來沒有。可是你要不丟失我，要不丟失你自己，那頂頂穩當的法子，就是從這裏這許多樹上砍下些樹枝來，一路走去一路散去，直等你走下平原爲止；將來你回來找我的時候，這些樹枝就成了你的界標和記號，像提秀斯。」

桑科·判萊答道：「我就這麼辦罷。」他砍下一些樹枝，求他主人給他祝了福，就兩邊滴了不少的眼淚，跟他告別了。他跨上了洛穆喃提，吉訶德先生對他特別囑咐了一番，叫他要當心他，彷彿當心他自己的身體一樣；囑咐完了，桑科就向平原騎了去，一路照他主人的指導，這裏那裏播撒着金雀樹枝。這樣，雖則吉訶德先生求他再就攔一回，那怕看他做這麼兩套瘋勁兒再走也好，可是他竟自去了。但是他還走不上一百步，就又回轉身來說道：「先生，您老人家說的很對，我要能够憑良心對人賭呢，說我會經看見過您做發瘋的把戲兒，那我至少也得看你做一套，雖則老實說，我看見您就在這裏，已經是一套很大的把戲兒了。」吉訶德先生道：「我不是告訴你了嗎？桑科，你就一會兒功夫就成了，我只消念一遍禱告的辰光就會完事的。」說完，他就急忙褪下了褲



“桑科急忙掉轉了洛稷喃
提,免得再看第二眼。”

(P. 18)

子，從腰以下赤裸着，只蓋着一層襪衫的尾巴；隨即毫不遲疑，他就往空中來了兩個蹣跚，又頭下脚上的豎了兩個蜻蜓，將那幾件東西露了出來，使得桑科急忙掉轉了洛棧喃提，免得再看第二眼；他覺得自己可以放心賭呢，說他主人真正發了瘋，也就心滿意足了。現在我們讓他走他的路罷，等他回來再見，那是很快的事。

第二十六章 續敘吉訶德先生在黑山中的戀愛修練

這部史書這才又回轉來敘述愁容騎士只剩獨個人之後的事情，據說當時吉訶德先生腰以上穿着衣裳，腰以下一絲不掛，演完了幾套踊躍和蜻蜓，看看桑科已經走開去不肯再看他的傻勁兒了，他就爬上了一塊高岩頂，把他已經想了多回却還不會得到什麼解決的那樁事情重新想了起來，就是：他該模倣奧蘭多的激烈的瘋狂呢，還是模倣阿馬狄斯的憂鬱的氣分，這兩種態度究竟那一種較好，那一種最合他的用處。他於是自言自語的說道：『人人都承認奧蘭多是個極好極勇敢的騎士，那又何足怪呢？因為簡單說起來，他是有魔法的，除非在他腳後跟插進一根針去是誰都殺他不了的，因而他一逕穿着七層鐵鞋跟的鞋子。可是他碰着了柏那多·免爾·卡比阿，這個辦法就失了效用了，因為柏那多是知道那個秘密的，就在倫西瓦列士將他在兩臂之間夾死了，可是咱們不談他的勇敢，來談他的發瘋罷，那是他確實有過的事，起因是他在樹林裏發見的蹤跡，跟那牧人帶給他的消息，說安澤力卡曾經跟亞格拉曼脫的小廝，一個鬚頭髮的小小摩爾人，睡過不下兩個下午了。他知道這事是真的，知道他的情人確實對他不忠，那末他的發瘋也就不足為奇了。可是我沒有他那發瘋的原因，怎麼能够學他發瘋呢？因為我敢賭咒，我的托波左之達辛泥亞是這一輩子也沒有見過一個真正的摩爾人的，而且她到現在還是跟她生身的母親一樣；那末倘使我疑心起她來，也發起瘋狂的奧蘭多那樣的瘋勁，我就分明是冤屈她了。再從別一方面看，我知道高盧之阿馬狄斯並不會失過神志，也不會扮過瘋人，却也獲得了一個情人的名譽，跟天底下最好的情人一般無二。因為照史上說，他的情人奧力安那厭惡他，叫他非等她高興的時候不要到她面前去，他發覺了，就只退隱到猶岩之中，叫一個隱士跟他作伴；在那裏他就大哭特哭，直哭到難過萬分，天上替他來解救為止。倘若這是真的話，而且決沒有不真的那末我為什麼要自討苦吃，把身上脫得精光呢？為什麼要苦了這些跟我無冤無仇的樹木呢？就是這些清澈溪流裏的水，它是供給我喝的，我要去攪擾它，也一點兒沒有理由可說。那末記起阿馬狄斯來罷，叫拉曼卻之吉訶德先生儘量模倣着他罷，將來的人將必把說這一個的話來說那一個，以為他雖然不會成功大事業，却

會爲企圖大專業而死的。倘說我不曾受過我那達辛泥亞的拒絕和厭惡，我却已經說過，我是跟他分離在這裏，那也就够受的了。那末好罷，着手你的工作罷。到我記憶裏來啊，你們這些阿馬狄斯的行狀，並且教給我，我該打那裏模倣你起。可是我知道的，他做的頂多的事情就是禱告，所以我也就要禱告了。」於是，他從一株軟木樹上摘下幾顆大樹癭，當做禱告的念珠用。但是叫他心裏覺得非常懊惱的，就是他沒有一個隱士聽他的懺悔，安慰他；因爲他用以消磨時間的，就是在草地上走來走去，在樹皮上和細沙上寫着刻着許許多多的詩，全是憂憤傷懷之作，還有一些是讚美達辛泥亞的。但據後來發見，首尾完全可誦的就只有下面幾首：

一

啊，巍峨的樹，碧綠的草，

生在這深山之奧，

你們倘不樂我心中煩惱，

請聽我把傷心事兒泣告。

也莫因我這番哀慟，

致使你們的柔嫩葉兒枯槁；

我爲祛愁悶，要把淚兒拋，

只爲和托波左之達辛泥亞分離在遠道。

二

爲傷心躲過了光明

那情人逃至在這荒山與，

爲避免他和愛人見面，

到這裏來藏匿他那可憐的頭腦。

殘酷的爱情不肯把人饒，

他不住在希望和恐懼之間往來奔跑；

他把淚兒哭滿了一壺，

只爲和托波左之達辛泥亞分離在遠道。

三

他在嶠舉的山岩裏獨自遊遊，

到處把不幸的事兒尋找；

他被人間斥逐自覺悽悼，

詛呪那人兒恣個無情驕傲。

愛情的辣手揮鞭不肯把人饒，

傷了他的纖柔流血的心竅；

他慟哭，他覺得痛楚難熬，

只爲和托波左之達辛泥亞分離在遠道。

那些發見這幾首詩的人們，看見「達辛泥亞」上面都加上「托波左之」幾個字。曾經發了不少的笑，因為他們斷定吉訶德先生一定以為若不加上這幾個字，人家就不會懂得那幾句詩似的；後來據吉訶德先生自己承認，也的確是如此。他還寫過別的許多詩，但是剛才已經說過，他們所能完全通曉謄錄下來的，就不過是這三首了。當時吉訶德先生所以消磨時間的，就是這樣的娛樂，不然便是感歎，便是向林神、水怪、和悲哀潤濕的回音呼告，要他們來回答，安慰，傾聽他的痛哭；此外就是採拾野草來維持自己的生命，以待桑科回來；幸虧桑科只去了三天功夫，如果是三個禮拜的話，那末這位愁容騎士的毀形改相，就是他生身的母親也要認不得他了。現在我們可以暫時丟開他，讓他自己去感歎吟詩罷，且說他的使臣桑科路上遇到些什麼事。

桑科一走上了大路，就朝托波左的方向進發。第二天他遠遠看見一家客店，就是他在那裏遭過被單之厄的。他一看見它的影子，就彷彿覺得身子飄飄於空氣之中，因而不打算進裏面去，不過時間已快中午，正是他可以歇腳也應該歇腳的時候，又加上許多日子以來都吃的是冷食，現在很想一點熱的東西吃。這個必要逼得他走近那家客店，可是仍舊委決不進去不進去。正在躊躇的當兒，客店裏走出兩個人來，登即就認識了他，其中一個對那一個說道：「您瞧，學士先生，那邊騎馬的那個不是桑科·判絮，就是咱們那位冒險家的管家娘娘告訴咱們說跟她主人去做侍從的嗎？」那位學士答道：「是的，正是他，而且那就是咱們吉訶德先生的馬。」他們所以認得這般清楚，那是無怪的，因為他們就是他村上的牧師跟理髮師，曾經檢查過處決過那些書籍的。當時他們既認定了是桑科·判絮跟洛稷稷，又想曉得吉訶德先生的一些消息，因就迎上前去，那牧師叫着他的名字道：「桑科·判絮朋友，你是那裏離開你家人的？」桑科·判絮也馬上就認識他們，決計要把他離開主人的地方和情境隱瞞過去，便回答說，他主人是在某一處地方，為着一樁於他十分重要的事情很是忙碌，所以他是無論如何不能對他們明說的。那理髮師就道：「不行，不行，桑科·判絮，你倘使不對我們說出他在那裏，我們就當把你他謀殺了，搶劫了，因為你不是騎着他的馬回來嗎？你得交出這馬的主人來，否則你就要吃苦。」桑科道：「你為什麼要恐嚇我呢？我是會劫人殺人嗎？我向來聽憑人家受運命或上帝的支配，不肯管人家閒事的。我主人是在那邊山裏苦修，可完全出於他的自願。」於是他毫不遲疑也毫無勾搭的對他們和盤托出，說明他怎樣離開他的主人，他的主人碰到怎樣怎樣的冒險，以及他怎樣將一封信去送給托波左之達辛泥亞小姐，又說明她就是羅倫查·可巨威羅的女兒，他主人整個身兒迷戀着的。

他二人聽了桑科的話，都覺得十分驚奇，因為他們雖已知道吉訶德先生的瘋狂，並知道他的瘋狂屬於什麼種類，但聽了這樣的事，總不免要從新起了驚異。他們要桑科·判黎把送給托波左之達辛泥亞小姐的那封信給他們看看。桑科說這信寫在一本小冊裏，又說他主人有過命令，叫他到第一個市鎮裏就要托人把它謄在紙上的。牧師說他倘使肯給他看一看，他會替他拿很好的書法來謄寫。桑科·判黎將手揣到懷中，要想掏出那本冊子，可是摸不着，而且他即使一直摸到現在，也還是摸不着的，因為那冊子還在吉訶德先生身邊，忘記交給他的，而他也忘記問他要。桑科一發見了懷中沒有冊子，臉色就變得死一般白，當即急忙又周身摸了一遍，仍舊摸不着，於是更不遲疑，就雙手抓住自己的鬍子，拔了一半下來，隨後又在自已鼻子上嘴上一連捶了五六拳，直捶得鮮血直淋爲止。那牧師跟理髮師看見了，問他爲着什麼事跟自己這般過不去。桑科答道：「爲着什麼事？不是我把已經到手的一封信，還有我主人簽過字的一張條子，叫他姪女兒把家裏的四五頭驢仔子交我三頭的。」同時他把丟失斑點兒的事情也對他們說了出來。牧師叫他不要難過，說他見了主人的時候，可以要他重開一張，並且應該照習慣謄在紙上，因爲寫在小冊子裏的東西是人家從不接受的。桑科聽了這話，心裏安慰了，說道既然如此，他對於那封信的丟失就不覺得苦痛，因爲他已經差不多背得出來，人家要高興謄寫的話，隨時隨地都可以從他嘴裏謄下去的。理髮師道：「那末，你背出來罷，桑科，我們過會兒再來寫。」於是桑科開始抓起他的頭來，要想把那封信抓進他的記憶裏去；一會兒這隻腳站着，一會兒那隻腳站着；一會兒眼睛看着地，一會兒又看着天；直至咬掉了一個指頭上的半個指甲，叫他們期待巴望了許久許久功夫，他這才開口說道：「天曉得，學士先生，這信這麼難記，真是見了鬼了，不過我還記得開頭是『至高無底的小姐。』」理髮師道：「不是『無底』，是『無上的小姐』罷。」桑科道：「正是正是。那末要是我沒有記錯的話，以後就是『受傷的，清醒的，挨打的，親您老人家的手了，你這忘恩負義不顧別人的美人呀。』」再後還說他送給她什麼健康呀，也不知是毛病，這樣一路說下去，收結是「你的之死魔它的愁容騎士。」

他二人看看桑科有這麼好的記性，都很高興，着實稱讚了一番，並且要他把那封信再背兩遍，好叫他們也背得出來，等相當的時間把它謄出。桑科却重新背了三遍，但是每一遍都改了許多，又添了許多怪怪奇奇的東西進去。隨後他又說了許多別的關於他主人的事，至於那被單事件，雖則就發生在他當時不願進去的那家客店裏，他却是一字也不會提。他又說他主人等他帶回



“桑科一發見了懷中沒有冊子，臉色就變得死一般白。

(P. 186)

他的情人托波左之達辛泥亞的好消息之後，就要動身去企圖做皇帝，或至少做國王，因為這是他們兩個商量好了的；而且以他的身分跟膂力而論，要這事情成功也並不難。將來事成之後，他主人就要替他結婚（因為到那時候，他一定是個獨夫了。）給他做老婆的定是皇后手下的體面宮女之一，是大陸上廣大地面的承繼人，至於海島，那是他全不稀罕的了。這一套話，桑科都說得非常莊嚴，不時還吹吹鼻孔，像是很明白的樣子，因使他二人重又驚異起來，覺得吉訶德先生的瘋狂已經發生強力的影響，竟把這個可憐傢伙的理性也斷送了。但是他們不願對他講明他的錯誤，以為這既不會損壞他的良心，還不如讓他這麼繼續下去；而且聽他講講這套蠢話，倒也有趣的。於是他們告訴他，說他應該替他主人的健康向上帝祈禱，因為到了相當時間，他是可能也很作興要像他說的做起皇帝來的，或者至少也要做個大主教，或跟大主教一般威風的別的什麼東西。桑科答道：「二位先生，倘使天意要叫我家主人不想做皇帝而想做大主教，那末我很願意曉得，遊俠大主教們平常是拿什麼東西給他們的侍從的？」牧師答道：「平常總給他們一份牧師俸，或是乾薪，或是一個執事的名分，使他們可得一筆好進賬，此外還有祭壇上的小賬可分，那是大家格外看重的。」桑科道：「照這麼說來，那末當侍從的人一定是要不會討過老婆的了，而且至少也得會做法事，要是這麼的話，那我就糟了糕了，因為我是討過老婆的，而且連ABC也不認識的呀。倘使我家主人不想做皇帝，却存心要照遊俠騎士的習慣做起大主教來，那叫我怎麼辦呢？」理髮師道：「你不要着急，桑科朋友，因為我們會得請求他，勸告他，甚至打動他的良心，要他做皇帝，不做大主教；這在他自己也有好處，因為他到底是軍人的成分多，學者的成分少的。」桑科答道：「我原也這麼想法，難到我可以斷定他無論幹什麼事情都有能耐。在我呢，我只有祈禱我們的主，求他指導他找頂好的來幹，並且使他能够給我頂大的好處。」牧師道：「你的說話像個聰明人，而且你要這麼辦，就像個好基督教徒了。可是咱們現在所要做的事，是要設法去勸阻你家人別做那種無益的苦修；咱們等會兒來商量個好辦法，現在是吃飯的時候了，找點什麼來吃再說，咱們進店去罷。」桑科叫他們兩個儘管進店去，他却要登在外邊，理由呢，等會兒再告訴他們，總之，他有些不便進去，只請求他們拿點熱的東西出來給他吃，還要拿點麥子給洛稜喃提。他們進去了，將他丟在外邊，一會兒理髮師就拿出一些菜來給他。

於是他們兩個就交頭接耳的商量起計策來。後來牧師想出了一條計策，是恰合吉訶德先生的脾胃的，而且看起來也一定可以見效。他告訴理髮師，說計策是這樣的：他打算自己裝扮做一個遊俠女子，叫他裝扮做他的侍從，這才一同找到吉訶德先生

那裏去。他自己就裝做一個落難的女子，去向吉訶德先生求救，想來吉訶德先生是個英勇的遊俠騎士，決沒有不應允的。這個女子於是就請求他跟了她去，去替她對一個無禮的騎士報仇雪恥；同時又請求他在未替她伸冤之前不要叫她掀去面幕，也不要問她別的事情。這麼着，他們一定可以要吉訶德先生到那裏去，就那裏去，因而可以將他引出他當時所在的地方，送他到他自己

的村上，這才再設法來醫治他那莫名其妙的瘋狂。

蘇魯支語錄

(三)

〔傳〕

尼采作

梵澄譯

蘇魯支語錄 卷之二

小孩和鏡子

於時，蘇魯支仍然回到山谷間，重返于巖穴的寂寞裏，避開了世人。像一位播種者，散佈完了種子，便等待着。但他的靈魂充滿煩愁與思戀，懷想他所愛的人們；因為他還有許多東西要給他們。這實在是最難的事：爲了愛，將伸開了的手收攏，爲贈予者，而猶保持其慚愧心。

于此，孤獨者歲月遂悠悠過去，他的智慧漸漸增長，終于增到太多，使他痛苦了。有一天早上，他在黎明之前便醒來了，在臥榻上思索了很久，最後自己向內心說：

「在夢裏我爲何這麼吃驚，便驚醒了呢？不是有個小孩拿了一面鏡子向我走來了嗎？」

哦，蘇魯支——那小孩向我說——請照照這鏡子！

我便向鏡裏照自己，大叫了一聲，心也震動了：因爲那裏面我沒有看到自己，却是一個魔鬼的猙獰與譏笑。真的，我懂到這夢的預兆和警告了，我的教義，已是在危險中，莠草要被呼爲大麥哩！

我的仇敵強盛了，將我的教義改換了面目，然則我的最親愛者，也必羞于我給他們的贈品。

我的朋友又迷誤了；時候已到，我應尋回我的迷失者！——

付度過這心事，蘇魯支跳了起來，但不是像一個恐懼者尋求怎樣透過氣來，却是像說預言者與歌人，忽然爲精神所衝動一樣。他的鷹和蛇驚奇地望着他，因爲一種將來的幸福現于他的顏色，如朝霞。

在我發生了什麼事呢？我的動物們——蘇魯支說：我不是已經改變了麼？幸福豈不是颯風似的向我拂來麼？我的快樂是愚蠢的，牠將說些蠢事：這快樂還太幼稚——忍耐地對付牠罷！

我已爲我的快樂所損傷，一切困苦者將成爲我的醫士！

我敢更降臨于我友人，也于我的仇敵！蘇魯支敢於重新說教，贈予爲大愛于所愛者！

我的不能忍的慈愛奔赴如洪流，下注向朝陽與日落。從岑寂底山間與痛苦之風雷中，我的靈魂向豁谷磅礴。

久已夫，我期待着，遙望遠方。久已夫，我歸于寂寞，因此荒廢了學守沈默。

我已完全成了辯才，從高崖下傾的懸瀑之激響，我將以妙辯猛投于深谷。

一任我的慈愛的洪流奔注于水不經行之地，一道奔流何能不終于識塗而歸海！

誠然，我內中停蓄一平湖，隱僻而且自足；但我的慈愛的洪流挾之俱下——以歸于海！

我走上新塗，來了新言說，也如同一切創造者，已倦于舊調。我的精神將不再履敝屣遊走。

于我是一切言說流行的太過緩——我跳上你的飛車吧！

狂風！我猶將驅策你以我之劇怒！

如一聲狂叫與歡呼！我將飄度重洋，直到尋得了那幸福之島嶼，我的朋友留連處——

其中也有我的仇敵！我將如何愛凡人，凡我能向之言說者，便是我的仇敵也。屬我的幸福。

倘若我將騎上怒馬，我的尖槍最能助我騰舉，這是我的腳力的常備底役使——

這尖槍，我之向仇敵擲去的！我多麼感謝我的仇敵，使我敢終于將其擲去了！

我的風雲異常緊張，在雷電的酣笑之間，我將投下陣陣冰雹，至于深際。

於是我的胸部將強烈地起伏，將強烈地鼓起暴風吹過高山，因此胸中得以舒息。

誠然，我的幸福與自由，其來如暴風雨，但我的仇敵將以爲是惡者。在他們的頭上叫嘯了。

是呀，你們也將震驚，朋友呵，驚于我之狂恣底智慧，也許你們將與我的仇敵一并逃開。

「呵呀，設若我知道吹牧羊人之笛將你們喚回！呵呀，設若我的智慧之母竊學到柔和地吼，而我們也會共同學了許多東西！我的狂恣底智慧于荒山曠嶺上有娠；在粗縫底崖石上生產其幼兒，最幼者。」

現在她是呆然在荒涼底曠野中跑來跑去，尋尋覓覓柔軟底茂草——我的老底狂智慧呵！
在你們的內心這柔軟底草地上，我的朋友！——她將她的最愛者托于你們的慈愛裏

蘇魯支如是說

* * * * *

幸福的島嶼

無花果從樹上掉下來，美好而且芬馨；當渠們下墜的時候，裂去了紅的皮。我于渠們為北風，使之成熟。
這樣，我的友呵，教義如無花果向你們墜下了：吃着渠們香甜底液汁和果肉吧！秋已盈，晴朗底天空和白晝。
看呵，我們的周圍已何限充盈！從這豐裕中遙望遠海，是美好的。

從前人遙望遠海，便說上帝；但我于今教你們說：超人。

上帝是一種揣測；但我希望你們的揣測不遠過你們的創造之意志。

你們能創造一位上帝麼？——則請不必說起一切天神，但你們甚能創造超人的。

也許不便是你們自己，我的兄弟們！但你們可將自己改造為超人的父祖和遠祖；而且使此為你們最佳底創造！——

上帝是一種虛構；但我願望你們的虛構自限于可思議者。

你們能想像一位上帝麼？——但這于你們該表示向真理之意志，以一切皆可化為人，人之可思議者，人之可見者，人之可觸者！
你們應該將你們的意識想透澈！

而你們之所稱爲世界者，這將始爲你們所創造；這將自轉爲你們的理性，你們的意象，你們的意志，你們的愛，而且真的呵，爲你們的幸福，你們這班識者！

而且你們將如何忍受此生，設若沒有這希望？識者！你們既不宜生于不可思議者中，復不合生于非理智者內！若我將我心完全表白，朋友，設若有天神，我怎能無神而支持下來呢？然則實在沒有天神了。

我誠得了這結論；但這結論將我引伸——

上帝是一虛構；但有誰盡飲這虛構的苦毒而不至于死呢？于創造者將取去他的信仰，于飛鷹將禁止其于高空的盤旋麼？

上帝是一稱思想，這使一切直者曲而立者靡。怎樣？時光是過去了，而一切可消逝者不過是說騙麼？

想這便是人體的昏亂和顛倒，而且於腸胃還是一種嘔吐；誠然，揣測這，我稱之曰萎靡病。

我稱之曰惡，害於人類；這一切關於獨一者，完滿者，不動者，充足者，永存者的教義！

一切永存者——這不過是一種比喻！詩人說了太多的謊——

但最好的比喻應開示時間與轉變；這將成爲頌讚，一切無住的辯證！

創造——這是痛苦的最大底解除，生命的輕舒。但成其爲創造者，便需要痛苦和許多轉變。

是呀，你們的人生裏必有許多痛苦之死，你們這班創造者！如是你們成爲一切無住的代言者與證斷者。

創造者如爲新生的嬰孩，他必願爲孕育者，且受孕育者之苦。

誠然，我曾經行千百靈魂，走過千百搖籃與生產之痛苦。多少次我已告別，我識得那碎心的最後的辰光。

但我的創造之意志願望這樣，我的命運，或者，更爲你們切實地說出吧：剛剛是這種命運——爲我的意志所願望。

諸識於我皆苦，而且被拘囚；但我的願望，時常來爲我的解放者與慰情者。

「願望」解放着；這是意志與自由的真教義——蘇魯支以之教你們。

不再願望，不再估值，不再創造！噓，惟此大疲倦常遠離我！

也在認識中我感覺到我的意志的生產之欣慰，轉變之快樂；倘若在此智識中存着天真，則是由於此智識中涵着求生產之

意志。

這意志將我從上帝和天神引誘開；還有何可創造，設若有了——天神！
但我的熾熱底創造的意志呵，時常從新驅策我走向人類；如工錘之鑿於石。
人們呵，我覺得在石中臥着一個人形，我的意象的石像呵呀，却是臥於極堅極醜底頑石裏！
於是我的工錘猛烈地敲碎牠的囚牢。從石上飛起碎片：這於我有何關係？
我欲將牠完成：因為一個影像向我移來——一切事物中最輕悄的一次向我移來了！
超人的美麗如影像向我移來。呵呀，我的兄弟們！天神們於我何有！——

蘇魯支如是說。

同情者

我友呵，你們的朋友得了一種譏嘲：「看蘇魯支呵！他在我們中間走，不是像在禽獸中一樣麼？」
但更好是這麼說：「智識者在人叢中走，彷彿在禽獸中一樣。」

凡人[？]之於智識者，猶如一匹走獸。有緋紅的雙頰而已。
這何由而生豈不是他得時常羞恥之故麼？

我的朋友呵！智識者這麼說：羞恥，羞恥，羞恥——這便是人類的歷史！
因此華貴者於自己不覺羞恥，然在一切痛苦者前，乃覺羞恥。

誠然，我不喜歡慈善者流，其憐憫中有福賜者；他們太缺乏羞恥。
我必為憐憫吧，也不願被稱為同情者；我已為憐憫嗎，則願距離頗遠。

我背蒙首而逃，在人認識我以前，我也叫你們這麼做，我友！

寧願我的運命常將無苦痛的人如你們者，引上我的道路，而且正是可與我共希望，共殮食，共蜂蜜的諸君！誠然，我對於痛苦者也作這作那；但時常覺得更好的事可做，倘若我學得更使自己愉快。

自成爲人類以來，人便少使自己快樂了；唯有這，我的兄弟們，是我們的傳統底罪孽！倘若我們學了使自己更快樂，則也將廢學了使旁人受苦，和計想出痛苦。

因此我洗淨援助過痛苦者之手，因此也拂拭干淨我的靈魂。

因爲設若我看到痛苦者痛苦，我將爲他的羞恥自羞；而當我加之援助，則是利害地損傷着他的矜嚴了。大惠施不使人感激，却使人生報復心；小慈善之不忘，這將化爲血煙了。

「廉於取於取，示之優異！」——我這麼奉勸無可贈予的人們。

但我也贈予者：我樂於贈予，如友人之贈友人，友人與窮人可自向我的菓樹採摘；這麼羞辱的較少。但乞丐是應該祛除的，誠然，人給與也惱，不給予也惱。

一樣的，也祛除罪人和惡心，相信我，我的朋友！良心責備是教成嘴噬。

最壞的是卑劣思想。誠然，寧肯爲惡，不宜爲劣想！

你們當然說：「許多小壞思想的快樂，爲我們省去了許多大惡行了。」但在這裏用不着省去。

惡行是一種疔瘡，這作癢，搔剔，而終於潰裂——然誠實地說出。

「看呀，我是疾病！」——惡行如此說，這是牠的誠實。

但微小卑劣底思想如同病菌，這蔓延着，隱匿着，不欲居於何處——直到整個身體爲病菌所侵蝕，衰萎了。有誰爲魔鬼所憑者，我向他耳邊悄悄地說這話：「較好的是，你使魔鬼增大，然則你也還有到偉大之路！」——

嗚呼，我的兄弟們！人於凡人懂到太多一點點了！許多人使我輩了然，但因此還久遠不能將其視透。很難的，是與人羣居，因爲沈默如此其難。

并非對於反對我們的人，我們最不寬恕，却是對於根本不理會我們的人。

你如有一正受痛苦的朋友，你可以作為他的痛苦的休歇處，然同如一張硬牀，一張行軍牀：這麼你於他最有裨益。如有一朋友加你以無理，便說：「我原諒你向我所為的，但你於自己之所為——那我何能原諒呢！」凡大悲愛皆是說：這竟超過了原諒與同情。

人應該堅牢地固持其心，設若讓其放逸，則他的頭腦多麼快的遠逝！

呵呀，除了於同情者旁，世上還有那裏有這麼大的蠢事呢？除了同情者之蠢事，世上還有何事更引起痛苦呢！偶有魔鬼向我如是說：「上帝也有他的地獄的：那便是他於人類的愛。」

最近我聽到這種話：「上帝死去了；因對人類的憐憫，上帝死去了。」——

然則為我提防同情吧！自此於人類來了一陣濃雲！誠然，我知道氣象！

也留意聽這句話吧！一切大悲愛超過其一切同情，因為這還要將其所愛者——創造！

「我奉獻悲愛於我自身，於我的隣人，如於我自己。」——一切創造者的言語如是。但一切創造者是堅忍的。——

蘇魯支如是說。

* * * * *

教士

有一次，蘇魯支向他的徒衆作了一種表示，向他們說出了這些話：「這兒有許多教士：即使他們是我的仇敵，你們也悄悄地走過去吧，將刀劍掩下！」

在他們中間也有許多英雄，許多人深深苦痛過了！——因此他們欲使旁人苦痛。他們是凶狠底仇敵；沒有比他們的謙卑更好尋仇的了。加他們以攻擊的人容易弄的滿身汗穢。然我的血氣與他們的相關，我欲知我的血在他們的血中被尊重。」——

他的徒衆走開後，蘇魯支忽攫大痛楚，他和痛楚抗戰不多時，便開始作如是說：

這些教士使我痛心疾首。他們不合我的趣味；但自我在人羣中以來，這於我還是最小的事哩。

但我與他們共苦痛而日痛苦了；我覺得他們是囚人。已烙印者。那人，他們所稱爲救主者，將他們束縛了：——

束縛以虛偽底價值與妄言！嗚呼，或有人將他們從他們的救主那裏救出！

當大海將他們漂流時，他們自信忽然登於島嶼；但看呵，這島嶼却正是睡了的海怪！

虛偽底價值與妄言：這是生人的最險惡底怪物——這晦氣久已蟄伏而且等待於生人中。

但他終於來了，醒了，狼吞虎嚥一切在牠身上築居室者。

看呵，看這班教士們自建的居處！教堂，牠們稱其芬芳底窟穴！

呵，這幻衍的光明，這腐朽的空氣！這兒，靈魂不敢飛揚——向其高處！

但他們的信仰如此教令：「膝行上，這階梯，你們這班罪人！」

真的，我寧願看一個無恥者，不願看他們的羞恥與虔敬之歪扭底眼睛！

誰爲自己造起這種窟穴與懺悔階梯呢？豈不是那班欲自隱匿的人們，自羞於純潔清朗底天空麼？

直到明朗底天光重經破敗的屋頂內窺，投射於斷瓦頹垣的蔓艸與紅鸞粟花上——我將向這種上帝之居回心轉意。

反對他們者加以痛苦者，他們稱之曰上帝；誠然，在他們的虔敬中有許多英雄底氣度！

他們不知如何愛上帝，除了將人釘上十字架！

他們意想生活如死屍；將屍體裹以黑衣服；便是在他們的言語中，我猶嗅到陳屍所裏的惡臭。

有誰居於他們的近旁，便如居近污黑底池沼，其中躍出蛙龜，以甜蜜底深意自歌。

他們應爲我唱更好的歌，使我學信仰他們的救主；他的徒衆應更有得救了的模樣！我願意看他們裸露；因爲唯有美，該勸人懺悔。這裝模作樣的苦惱將勸服誰呢？

誠然，他們的救主自己不來自自由，不來自自由的第七重天上！誠然，他們永遠未曾踏過智識之地氈！這班救主的精神滿是缺陷；但在每一缺陷中他們補充以幻想，彌縫缺陷者，他們所稱的上帝。

他們的精神陷溺於同情中，倘若他們爲同情充滿，過度充滿，則那上面往往浮起一大愚蠢。

他們熱烈地驅其羣衆過其獨木橋，一面高聲大叫：彷彿只有這唯一底小橋達到將來！誠然，這種牧人也仍然屬於羊類！

這班牧者也有小精神與大靈魂；但是，我的兄弟呵，便是最闊大底靈魂，至今也在多麼微小的地域裏！他們以血的標記寫在中途，凡他們所往之路，而其愚蠢教人以血證明真理。

但血，是真理的極不良底證明；血毒壞了最純潔底教理使之化爲狂妄與中心之怨恨。

如有人爲他的教理赴火——這表示什麼呢？誠然，從自己的火焰中生出自我的教理，當較好！

炎炎底內心與冷底頭腦：倘若這相盪摩，則生起暴風，「救主！」

誠然有過較偉大底人，更高尚底氏胤，較之這班人民所稱爲救主者，這攝引底暴風！

而且你們將爲較一切救主更偉大底人所救贖，我的兄弟們，若你們尋得了往自由之路！

從來未曾有一個超人。我看見裸體的二者，最偉大底與最渺小底人——

他們彼此仍然太相似了。誠然，便是最偉大者，我也覺其爲——最人間底！

蘇魯支如是說。

* * * * *

道德者

人應該用雷音，天火炮聲，向蟄伏的酣睡的意識說法。美，牠的聲音太輕微；只訴於最清醒底靈魂。

今天我的盾甲輕顫，而且微笑：這是美的神聖底笑與顫動。

爾輩道德者呵，我的美今天笑你們。牠的聲音向我如是說：「他們也還是要報酬的！」

你們還得要得報酬呀，道德者！爲道德要報酬，爲地要天，爲你們的今天而要永久麼？

而你們責備我，要我教人說沒有報償者給值者麼？誠然，我甚至不作如是說：道德便是其本身的報酬。

嗚呼，這是我的憂悲：在事物的基本上，人們已灌輸了賞與罰——而且也還在你們靈魂的根原上，道德家們！

但我的話如同野爬之叩鼻，將掀起你們靈魂的根基；我要你們稱我爲犁鼃。

你們的根基上一切隱秘皆當顯露；而且倘若你們被掀到日光下，掘發了也破敗了，你們的真理和虛妄也當仍然分開。

因爲這是你們的真理，你們之純潔不宜於文字語言的汗穢；如復仇，懲罰，報償，報復。

你們愛你們的道德猶慈母之愛其嬰兒；但何嘗聽到過一位母親爲其慈愛要報償呢？

你們的道德便是你們的摯愛之自我。你們中有輪環的渴望：回到自己，每個輪環爲此奮鬥，轉旋。

如天星之晦耀，乃你們的道德之工作；然牠的光芒常在中途，進展——這何時將不復行於中路呢？

如是，你們道德的光芒仍在中途，即使其工作已完成了。縱令這工作已被遺忘而且消滅了，牠的光芒猶生，而且進展。

你們的道德之爲你們本身，不是外物，或皮膚，或衣裝；這便是自你們靈魂根基上出來的真理，道德者——

但誠有許多，道德於他們如鞭笞下的漣聲；你們也聽到太多的這種呼號了！

還有許多人，以爲道德是他們的罪惡之退化；設若其憎恨與嫉妬一旦驕臥，於是他們的「正義」便活動起來，揉了揉睡眠。

還有許多人，被牽下，墮落；其魔鬼牽下他們。但其下沈愈深，其眼睛愈光耀，更期望其上帝。

呵呀，也還有這種呼聲傳入你們的耳裏，道德者們：「凡所以非我者，那，那便是我的上帝與道德！」還有許多人：沈重且嶙嶙然而來，如滿載石子的車下於峻坂：他們講起許多關於尊貴與道德的話，——他們以道德為制動

還有許多人：他們如日常的時辰鐘，已加旋緊；他們「的答」作聲，要人稱這「的答」之擺聲為——道德。

誠然，我對於這種人甚有興趣，凡碰到了這種時辰鐘，便以我的譏嘲將其旋緊；牠們還得呼呼作聲！還有許多人為他們一小握正義驕傲，為此之故對於一切事胡調：倒使全世界陷溺於他們的無道。

呵，「道德」這名詞出於他們之口多麼不好！設若其說：「我很是公道，」這話常使人聽了像：「我受了惡報！」他們欲以其道德扶其仇敵之眼；他們將自己抬高，只為了將旁人壓小。

還有一種人，自己坐在泥沼裏，從蘆葦裏傳出話來道：「道德——便是靜坐在泥沼裏。我們不咬嚙人，避開那欲咬人者；對於一切事物我們有意見，是旁人給我的。」

還有一種人，好作姿勢，便以為道德是一種姿態。

他們的膝常常足恭，他們的手便是道德的讚揚，但他們的心，一點也不知道這。

還有一班人，他們以為這麼說便是道德：「道德是必需的，」但他們根本只相信：警察是必需的。

還有一班人，看不出人之崇高處，便稱看清楚人的卑劣處為道德：如是他以他的惡眼為道德。有許多人要自建造，自樹立，便以為這是道德；更有人要自推翻，自降落，——也以為這是道德。

而且幾乎凡人皆相信這，於道德有份；至少每人想成為「善」與「惡」的識者。

但蘇魯支並不是來為妄人與傻子說：「你們知道什麼道德！你們如何能知道德！」——

却是你們，我的朋友，將倦於說舊話了，那你們從妄人與傻子處學來的：

將厭棄這些話：如「報酬」，「報復」，「懲罰」，「正義中的復仇」——

將倦於說：「行為之善，便是在於行為之無我。」

呵呀，我的朋友！你們自己之在行爲中，猶母親之於嬰孩中：這便是你們的道德論！真的，我取去了你們百種論調，你們的道德的最愛底玩具；現在你之恨怒我，如孩兒之恨怒。他們在海濱玩，——忽然來了海浪，將他們的玩具捲到深處去了：他們便哭。

但同一海浪將沖來新玩具，在他們面前遺下新的彩色底螺貝！

於是，他們喜歡了；你們也一樣，我的朋友，也要你們的慰安——新彩色底螺貝！——

蘇魯支如是說。

* * * * *

痞徒

生命是欣喜的源泉；但凡有痞徒來飲水之處，那裏一切泉井皆被毒壞了。

於一切純潔者我皆傾心；但不喜看獐惡底臉，與不純潔的人們的焦渴。

他們下窺井泉；因此從井泉反映出他們可憎的笑臉。

他們以其淫欲毒壞了聖潔底水呵；當他們述說其污穢底夢的快樂，亦復將語言文字污瀆了。

當其以潮濕的心置於火上，火光也怨怒了；只要痞徒走近火旁，精神本身便沖氣冒煙。

果實到他們手裏變甜，軟爛；菓樹落入他們的眼裏便搖落，枯乾。

而且許多人從生命前退開，只避開了痞徒；他不欲與痞徒共井泉，火焰，果實。

而且許多人逃入曠野，與猛獸同苦於焦渴，只不欲與污穢底驅駱駝者，共坐於水槽之次。

而且許多人如毀滅者前來，若冰雹之於菓木，只是欲將腳揣住痞徒的咽喉，將其食管窒塞。

并不是遺食物最使我氣噓，知道生命也需要仇恨，死亡，與死刑之十字架！——

却是一次這麼悶，而且隨即塞住氣了：怎麼？生命也需要瘡徒嗎？

毒壞的水泉，惡臭底火氣，汗穢底夢，生命的麵包裏的蛆蟲，皆是必需的麼？

并非憎恨，却是厭惡，饑餓地咬嚼我的生命呵呀，我亦時常倦於精神了，當我發覺瘡徒也甚有精神！

我也將背轉向統治者，當我看到在他們如何叫作統治，以權勢作交易，典質——和這班瘡徒！

我在言語不同的民族裏居住，而且充耳不聞，使他們的交易談與權勢的買賣，和我隔絕。

我掩住了鼻子，頹然走過一切昨日與今天：誠然，一切昨日和今天發出文巧文氓的腐臭！

如一個廢人，也聾，也啞，也啞，如是我長久生活，庶幾不與權勢的，文字的，淫欲的瘡徒共生活。

我的精神艱苦地爬上階磴，而且謹慎地，快樂的施捨是牠的營養；生命在杖上與盲者相依傍。

忽然怎麼了？我怎樣使自己從疾惡中離開了？誰使我的眼年青，怎樣飛上高處，不見泉水邊的瘡徒了？

疾惡爲我添着羽翼與泉源似的力量麼？真呀，我將飛上高空，求索欣喜之源泉而重得！

我找到了呵，弟兄們！在這高處欣喜之源泉爲我涓流！這兒有一種生命之泉，無瘡徒共飲！

你太強烈的衝來了呵，快樂之源泉！你頻頻傾杯，頻頻引滿。

我要學習卑恭地接近你，我心向你奔流，太烈了！——

我心，其上熾着我的夏天，短促，炎熱，頹然，多福！我的夏之心，多麼希望你之涼絕！

過去了我春天的輾轉底昏沈，過去了我的六月中的恨怒之寒雪！我將爲長夏，長夏之正午！

長夏在最高處，涼幽底流風，與祝福底靜謐；來呵，我友，及此幽靜之多福！

因爲這是我們的高空和我們的故鄉，離開了一切不潔者及其焦渴，高居，而且峻峭，於此。

投你們的純潔底眼光於我的欣喜之淵源內，朋友！這怎能因此渾濁呢？以他的純潔他將迎汝而笑。

在將來樹上建築我們的巢居；蒼鷹將啄來我輩孤獨者的糧食！

誠然，沒有不潔者所共食的食糧！他們將幻爲吃了火焰，自焚其喙。

誠然，這裏沒有預備給不潔者的棲宿！置其體與靈於冰窟中，乃我輩之幸！
鷹之友，雪之鄰，日之產，我們如狂飆居於一切之上：狂飆生活如是。

如長風，我猶將吹到渠們中，以我之精神，捲去渠們魂魄之呼吸：我的將來如此。

誠然，蘇魯支爲掃蕩一切卑賤的狂風；於他的仇敵及一切吐唾沫者，給出如此之貢獻：「留心呀，逆風而唾！」——

蘇魯支如是說。

* * * * *

毒蜘蛛

看呵，這是毒蜘蛛窠！你要看牠們麼？這裏張着牠們的網：觸牠一下吧，使牠動蕩。

那兒毒蜘蛛自願地來了：歡迎呵，毒蜘蛛！在你的背上宛現三角形與象徵紋，黑色黝然；我也知道你的靈魂中，又何所有。
報仇之念宛在你的靈魂中：凡你所咬嚙之處，必生黑色瘡結；你的毒液，以報仇，使靈魂搖蕩！

如是我向你們以譬喻說，使靈魂搖蕩者，平等之說教者！你們於我總是毒蜘蛛，與陰險底愛復仇者！
但我將使你們的隱秘隨即宣露出來：因此我將以崇高的哄笑直笑於你們之面。

因此我扯破你們的網，你們的憤怒將你們從虛僞之窠巢激出，你們的仇恨也從你們的話「公理」後奔逃。
因爲，人應該消去了冤仇：這於我是到最高希望之橋梁，大風雨後之虹彩。

但毒蜘蛛自然不如此希望。「使全世界爲我輩的報仇的風雨所充滿，正是我們以爲公理者。」——牠們如是相語。
「我們要實行復仇，詛呪一切同於我輩者！」——毒蜘蛛的心如是自慰。

「而且，『求一切平等之意志』——這從此將爲道德的名稱；於凡有權力者，聞達以我們的呼喊！」

地裏。

平等之說教者呵，是無力的暴君幻想，這麼從你們中出呼「平等」！你們隱秘底爲暴君之欲望，喬裝於道德之名義裏！陰森底黑暗，禁制了的嫉妬，也許是你們的父祖的黑暗與嫉妬；在你們皆發爲火光，與仇恨的狂想。

父親之所沈默者，在兒子中表白；時常我見到兒子便是父親的發露了的秘密。

他們好像感悟者；但使其感悟者，不是心而是冤仇。設若其化爲優美，冷靜，不是精神而是嫉妬使其如此。他們的嫉忌也時常引之入思想者之路；而且這便是其嫉忌的標識——往往他們走的甚遠；以至其疲勞亦終於要馳在雪

在他們每種悲呼裏響着報仇，每種頌讚是加人楚毒；爲裁判者於他們好像是幸福。

我這麼奉勸你們，我的朋友：凡懲罰之衝動甚強烈的人，不要相信！

那是壞氣性壞氏族的人們；在他們的面容上有劊子手與偵探犬之容色。

不要信那班甚自詡其公道的人！誠然，在他們的靈魂中不只缺乏崖蜜。

而倘若其自稱「善人和公正人」，則別要忘記他們之爲法利賽人，不缺乏旁的只缺乏——權力！我的朋友，我不欲被混淆，被誤認。

有班人，宣傳我的說生命之教理；但他們同時也是平等之說教者，毒蜘蛛。

其爲了生命說教，雖然這班毒蜘蛛安坐於其窠巢，從生命前隱開，那是因爲，他們要因此加人傷損。他們要因此損傷這種人。現今之有權力者：因爲於這班人死之說教最合意。

倘若未這樣呢，毒蜘蛛又有旁的說法了：剛剛他們從前是最激烈底詆毀人世者，燒殺邪教徒者！

我不欲與這班說平等教義者相混淆，被誤認。因爲於我，公理是這麼說：「人是不平等的。」

人也無需化爲平等！我的向超人的愛還算什麼，倘若我另爲一說？

我的大悲愛是使我這麼說的：他們將擠上千道橋梁，萬梯階級，以趨向將來。在他們中間將有更多爭鬥與不平等！在仇恨中他們將成爲意像與鬼魂的發明者；以其意像與鬼魂，他們彼此將戰鬥其最緊張底戰鬥！

善與惡，富與貧，貴與賤，以及一切價值之名，皆將成爲武器，鏗鏘底標誌，以示生命必重重復復超過其本身！在高處牠將以柱石與階級自建，這生命本身，牠將凝視遠方，遙望賜福的美——因此，牠需要崇高！因其需要崇高，便有取於階梯，與階梯之不同，及上登者，生命將上登，上昇地超過自己。

而且看呵，我的朋友這兒，毒蜘蛛之所窟穴，升起着古壇殿之遺餘——用發光的眼睛看去呵！誠然，誰會在這兒用思想的石頭向上疊起，於一切生命之隱秘皆深知，如同最智慧底智者！

爭鬥，不平，也存於美中，還有大戰權力，大權勢；他在這裏以最明顯底譬喻告訴我們了。

怎樣穹窿與圓頂神聖地交切，在扭鬥中，怎樣以光與影彼此相激，這些神聖地爭鬥者——

如是，讓我們也成爲仇敵，堅定而且美麗，我的朋友們！我們要彼此神聖地攻錯——

苦呵！那毒蜘蛛便咬我了，我的舊怨敵！神聖地堅定而且美好，她咬了我的手指！

「應該有懲罰與公理——她這麼想：他不應無端地在這兒唱歌，恭頌爲仇爲敵！」

是的，她報了仇了！然而苦哉！現在她還要用報仇使我的靈魂搖蕩。

但我之不見晃蕩蕩，我的朋友，請將我牢繫在這石柱上！我寧肯成爲柱上之聖者，不願爲報復之旋風！

誠然，蘇魯支不是飄風與旋風，而且設若是一跳舞者，也決不是中此蜘蛛毒的癩擊者——

蘇魯支如是說。

著名的智者

一切著名的智者呵，你們服事民衆與民衆的迷信——但未會服事真理！正因此，人們加你以敬仰。

又因此，旁人忍受你們的不信，因爲這「不信仰」對於渠們是笑話，異端。一個主子也這麼放任他的奴隸，更歡笑奴隸們的僭越，胡爲。

但有誰爲民衆所憎恨，如羆犬之憎恨一隻狼：他便是自由思想者，鎖鏈的仇敵，不敬者，山林之隱者。

從他的安隱處逐出來——往往這在民衆中便叫「正當的意識」磨牙切齒的獒犬，嗾使了將其咬噬。

「因爲民衆在此，真理也在此！苦了，苦了，尋求真理者！」——從來如此傳說。

在民衆的敬仰中你們將求其正：這你們稱爲「求真理之意志呀」著名的智者！

而你們的內心時常自慙：「我從民衆中來，從那裏也來了上帝的使命。」

強項而又聰明，如一匹驢子，你們時常當了民衆的辯護者。

而且許多有權者，欲與民衆順行，便在他的駟馬之前還聯驅一匹——驢子，一位著名的智者。

而現在我盼望你們，著名的智者呵，你們終於將獅子皮棄擲！

猛獸的皮，有文彩的，及研究者，探求者，劫掠者的披髮！

啊呀，要我相信你們的「真實」，必先爲我打破你們的敬仰的意志。

真實的——我這麼稱道走入無神的曠野中的人，且破碎了虔敬底信心的。

在黃沙中，爲日光所曝炙，他誠然焦渴地窺探着多水泉的島嶼，有生物休於樹蔭者。

但他的焦渴不能使他與這班安適者同流：因爲沙漠中凡有水草之處，那裏也有偶像。

飢餓，凶猛，寂寞，無天神：獅子意力自欲如是。

離開奴隸的幸福，退脫天神與求禱，無畏而且可懼，偉大而又寂寞：真實者的意志若此。

從來在沙漠中居着真實者，自由思想者，爲沙漠之主，但在城市中居着肉食者，著名的智者——驢馬。

因其時常常當了驢子，拉着——民衆的車！

并非我因此恨怒他們，但我總覺其爲奴役，受羈勒者，即令其在金收玉勒中軒昂。

他們也時常是好役使，稱傭值。因爲道德如是說：「設若你必當奴僕，便尋求那主子，你的工役於他最有益的。」

真的，著名的智者，民衆的僕役！你們與民衆的精神和道德一同滋長——民衆也由於你們！我說這話是爲你們的尊敬！

在你們的道德裏我看你們如同衆人，盲目的民衆——民衆，不知精神爲何物者！

精神，便是自割裂其生的生命；在本身的痛苦上，增加本身的智識——你們已知道這個麼？

精神的快樂是這：塗上了膏油，以眼淚敬奉爲犧牲品——你們會知道這個麼？

智者之言，及其尋求和摸索，猶將證明他所看到的太陽的威力——你們會知道這個麼？

智識者將學建造高山精神之移山倒海，還算小事哩——你們會知道這個麼？

你們只知道精神之火花，但你們看不到精神之爲鐵砧，也看不到其工錘之殘忍！

誠然，你們不識得精神之高傲！但你們也更不能忍受精神之謙卑，倘其一旦言說！

而且你們永不敢將你們的精神投於冰雪窟：你們還不够溫熱，以至如此！因此你們也不識其寒冷之歡樂。

但總之你們與精神太親近了；因於智慧，你們常替壞詩人作了病院和惠濟院。

你們并非鷹鷲；因此也體驗不到精神驚駭中之快樂。誰若非是飛鳥，不應巢於深谷。

我覺得你們是溫泉；但每種深智識之流寒冷。精神的最深處之流水冰寒；熱手與熱行者之治療品。

尊嚴地站在那兒，巍巍然，項背直立，你們這些著名的智者呵！——沒有狂魔與意志驅策你們。

你們從來沒有見揚帆之渡海麼？圓滿地，鼓起地，在大風的強力中震顫？

如海帆，震顫於精神的巨力中，我的智慧也渡過大海——我的狂放底智慧！

但爾輩民衆的僕役，爾輩著名的智者呵！——你們怎能與我偕逝！

蘇魯支如是說。

* * * * *

清夜謠

這是夜裏了：現在一切噴泉高聲絮語。而我的靈魂便是一道噴泉。這在夜裏了：現在一切愛者的歌聲驚起。而我的靈魂便是一位愛者的歌曲。

有一樣不寧靜底不得寧靜的東西在我身中，這甚欲高呼。一種求愛情之欲望在我身中，這自說愛情之言語。我是光明！呵，設若我是暗夜！然這是我的寂寞，我為光明所環繞。

呵呀，設若我是黑暗，而且如昏夜！我將如何吸着光明之乳！而且我將如何賜福你們，小小的明星和螢光！——而且欣幸你們的光明之贈予。但我居於自我的光明中，從我發出的光明我又吸飲回去。

我不知取得者之快樂；又時常夢想偷盜比取得更幸福。

這是我的貧窮，我的手從來不停地贈予；這又是我的嫉妒，看着期望底眼睛，和懷人的轉明底夜。

呵，一切贈予者之不幸！我的太陽的變黑！欲望着欲望！飽足中的飢餓！

他們從我這兒取去；但我還觸着他們的靈魂麼？在取與予中間隔了一道鴻溝；終於最小的間隔也將渡過。

我的美中生出一種飢餓；我願加我所照映的人於大苦楚，我願搶却我所贈予者——如是我飢餓地需要。收回我的手，倘若你們伸手相握；如瀑布的遲疑，在傾下時猶遲疑的——我這麼飢餓地需要惡。

這種復仇之念生於我的充實；這種謠詐源流於我的寂寞。

我的贈與中之快樂與贈予俱滅；我的道德因其豐富而生厭倦！

有誰時常贈予的，其危險是他將失掉羞恥；有誰時常布施的，其心與手將滿着布施之胼胝。

我的眼已不復為求乞者的羞恥淚流；我的手於滿握而震顫之手太堅硬了。

我的眼中淚已往何處，還有心上的茸毛，也往何處去了？呵，一切贈予者的寂寞！一切發光者的沈默！

許多太陽環繞荒涼底天宇；向一切黑暗者以光明向之告語——向我，却是沈默的。
呵呀，這是光明者向發光者的仇視；牠不仁慈地自走牠的軌道。

在內心深處向發光者怨恨，冷冷地向著太陽，——每個太陽之行走如是。

太陽在軌道上如暴風之飛突，這便是牠的行走。牠們跟從其不屈撓的意志，這便是其寒冷。

呵呀，黑暗者，昏夜者，你們便是這，從發光者挹取你們的溫熱！呵呀，你們方從光明之胸吸取乳與滋養！

呵呀，寒冰環繞我，我的手在冰寒者上焦裂！呵呀，焦渴在我內中，這渴望你們的焦渴！

這是夜裏了：呵呀，我猶必得爲光明！渴望昏夜者與寂寞！

這是夜裏了：我的渴望傾溢如一道流泉，——我渴望言說。

這是夜裏了：現在一切噴泉高聲絮語。而我的靈魂也是一道噴泉。

這是夜裏了：現在一切愛者的歌聲揚起。我的靈魂也是一個愛者的歌曲。——

蘇魯支如是歌唱。

有一天晚上，蘇魯支和他的徒衆走過樹林；當他想尋找一個水泉時，看呵，他走到了一片綠草地，爲樹木和叢莽所圍繞；草地上正有許多少女在跳舞。少女們認識了是蘇魯支，立刻停止了跳舞，蘇魯支便和顏悅色地向她們，作如是說：

「不必停止跳舞吧，可愛的女孩們！我并不是破壞遊戲者；以盪眼來觀，也不是女子的仇敵。」

我是在魔鬼前上帝的辯護者；但魔鬼却是沈重的精靈。我如何能與神聖底跳舞爲仇呢？輕飄底你們呵！我怎能仇視女孩們美麗底腳踝骨呢？

我誠然是一座樹林，黑暗底樹的遙夜；然有誰不羞於我之黑暗的，他在我的檜柏下也尋得玫瑰花樹。
他還可以找到那小天神，於女孩最親愛的；他躺在一處水泉旁，寂默地，合着眼睛。

真的，他在白天也沈睡了，這偷閒者他撲蝴蝶太勞了麼！

美麗底跳舞者呵，請不必怒我，倘若我將這小天神稍稍加以驅逐！他將喊叫而且哭泣，——但他哭泣也是可笑的！眼裏含着淚，他將求你們與之跳舞一輪；我將爲他的跳舞唱一隻歌：

一隻跳舞曲，嘲笑沈重的精靈之曲，我的最高強多力的魔鬼，據說他算是「世界的主人」呢。——
這便是蘇魯支唱的歌曲，當 Orpheus（愛神）與女郎們一同跳舞的時候：

最近我看入你的眼睛，呵，生命！在那裏我好像向無底的深處下沈。

但你用金鈞鉤將我釣起，你譏笑我說你無底。

「這是一般的魚的話，——你說——凡牠們不測量的，便是無底的。

但我只是變換的，而且野蠻，不外一個女人，而不是甚道德的。

雖然我爲你們男子稱爲「深沉者」或「忠實者」，「永遠的」，「神秘的」。

但你們男子時常贈予我以你們自己的道德——「呵呀，你們道德者！」

她便這麼笑，這不可信者；但我從來不相信她和她的笑，倘若她說自己之惡。

當我四目相視的與我的狂放底智慧相語，智慧怒我說：「你欲，你貪，你愛，徒然因此你稱讚生命！」

幾乎我已惡聲回答她，向這怒者說出真理，人亦不能更惡聲回答了，除了其與智慧「說出真理」。

於是在我們三者中便這麼犄角。根本我只愛着生命——而且，誠然，當我憎恨生命時也最愛生命！

但我之待智慧甚好，而且時常太好：這由於她使我甚記起生命！

她有她的眼睛，她的笑顏，甚至她的金鈞竿：她們彼此這麼相像，我又何能爲力？

有一次生命這麼問我：「這是誰呢，這智慧？」——我便急忙回答說：「是呀！這智慧！

人們渴望她，求之不足，人們窺探面羸抓着胃網。

她美麗麼？我如何知道！但最老，大底鯉魚，也是以她誘致的。

她是改變的，而又執拗；我時常看見她咬牙切齒，將梳逆着頭髮梳掠。

也許她甚惡而且虛偽，總之爲一女人，但每當其自說邪惡，她便最能引誘人。」

當我用這話向生命說，生命便獐獐地笑，閉上了眼睛。「你在說誰呢，她說——你在說我麼？」

倘若你是對的——用這話。直面我說麼！但現在請也說起你的智慧！」

呵呀！你現在更睜開眼睛來，呵親愛的生命！我又好像向無底的深處下沈。——

蘇魯支如是歌唱。但當此跳舞完畢，女孩們散後，他忽然憂愁了。

「太陽久已西沈——他終於說——草地這麼潮濕，林子裏傳來了幽涼。

有不相識者在我身旁，沈思地望着我。怎麼！你還活着麼，蘇魯支？」

何故？何爲？因何去？何處？何是？豈不是大愚麼，還生活下去？——

呵呀，我的朋友，這麼問我的，是我身中的遲暮。請原諒我的憂愁！

已是暮夜了：請原諒我這已成遲暮！」

蘇魯支如是說。

* * * * *

墓歌

「那裏是一座孤島。是寂寞底墳場；那裏是我的青春之墳墓。我將送上一個常綠底生命花環。」

在心中我這麼結想：渡過海去——

「你們，我青你的容顏和幻像！呵，你們，大悲愛的浮光，天神底掠影！你們於我彷彿多麼快地過去了！至今我思念你們，如悲悼逝者。」

「我最親愛的逝者呵，從你們那裏飄來了甜蜜底香，清心的，零淚的。誠然，牠激動孤獨底航海者的心，使之融解。永遠我還是最豐富者，最爲人所嫉妬者——我，這最孤獨底人因爲我猶有你們，你們也還有我說吧，像向我這樣從樹上落下玫瑰色底蘋婆果？」

永遠我還是你們的愛之承受者，和土地；爲了紀念你們，開放着豔色底野生底美德，呵，你們我最親愛者！呵呀！我們是注定了彼此鄰接，你們親愛底特異底奇蹟和我；你們來向我和我的盼望不像懦弱底青鳥——不是的，是親信者之來到親信者！

是呀，如我者，成爲忠實與溫柔底永恒；我必稱呼你們爲不忠實，你們天神底飛光和掠影；我還沒有學到旁的稱呼。誠然，你們於我是太快地過去了，逃遁者。但你們未嘗從我逃去，我也未嘗逃避你們；在我們的不忠實中，我們彼此皆無罪過的。

殺我，人便絞殺你們，我的希望之歌鳥呵！是呀，惡毒時常向你們放箭，愛者——是要射中我的心！而且也射中了！而你們時常是我的最心愛者，我的所有者，我之占有者。因此你們必很年輕的萎落，而且也真太早了！向我所有的最易受傷之處，人將箭射來；那便是向你們，其皮膚猶茸毛，或更猶如笑容因一顧盼而斂！但我將用這話向我的仇敵說：凡一切屠殺，較其向我做的，算什麼呢！

你們向我做的事，比一切人類屠殺還惡；你們從我取去不可復回的了！——我如是指向你們說，我的仇敵！若不殺戮我青春的容顏，與我最親愛的英奇，呵，將去我的遊侶，多福的精神呵！爲牠們的紀念我安置這花環和詛咒。這詛咒加諸你們，我的仇敵！沒有將我的永恒促短，如寒夜裏一聲響之脆促麼！幾乎如神聖底眼睛在我只一瞬，——掠影

我的純潔在某一良時向我如是說：「於我，一切事物該是天神似的。」而你們便以污穢底鬼魂附我；呵呀，那一良時逃往何許！

「一切時日於我該是神聖的」——我青春的智慧有次向我如是說：誠然，一種歡樂底智慧之告語！而你們這班仇敵便盜去我的黑夜，賣給了失眠底痛苦；呵呀！那歡樂底智慧又已逃往何許？

有一時期我欲望飛鳥之吉徵：你們便將貓頭鷹那怪物引上我的路，一個凶兆。呵呀，我溫柔底願望便也逃往何許？有一時期我誓與可厭惡者離絕：你們便使我的近者隣者化為膿包。呵呀！我的尊嚴底誓願又逃往何處？我從前如盲目者走着幸福之路：你們便將糞穢投於盲者之道；而今他便憎惡舊日盲者之行徑。

當我任着艱鉅，慶賀我的制勝之有功；你們便使愛我者高叫，我使渠們最苦痛了。

誠然，這永是你們的行爲：你們使我的最佳底蜜變苦，將我的最優底蜜蜂的辛勤辜負。

於我的仁慈你們常使來最刁頑底乞丐；於我的同情你們常驅來不可救藥的無恥之徒。因此你們損傷了我的道德之信仰。當我將最神聖者奉上爲犧牲；立刻你們的「虔誠」將其肥厚底祭品擺出：如是在你們的脂肥之蒸薰裏，我的最神聖者也氣塞。

我會經欲跳舞，如從來未曾這麼舞過；我將超出諸天而跳舞。但你們引誘壞我最愛的歌者。

於是他唱的那麼沈滯，難聽；呵呀，這聲響傳入耳中，便如嗚咽底吹角！

殺人的歌人，惡毒的工具，最無罪者！我已爲最好底跳舞準備了：你便以惡聲將我的興致殺却了！

只在跳舞中，我知道表現最高尚事物之比擬——而現在我的最高底比擬只存於我的肢體中，未曾表現！

於是我最高底希望不能表白，未能發揚而我的青春的一切容顏和慰藉又消逝了！

這我如何堪忍？我如何改好這創傷，制勝這痛苦？我的靈魂何由從這些墳墓中重新生起？

是呀，我亦有不可損傷者，不得埋葬者，一種崩崖裂石者：那便是我的意志。牠沈靜地前趨，歷年歲而無改。

牠要以我的足行牠的路，我的舊意志；其興趣是堅忍於心，而且也不可傷損。

我只在脚跟上不可傷損。永遠你只在那兒，而且不移不易！永遠你只是破毀一切墳墓！
在你中猶存我青春之未發揚者；爲生命，爲青春，你期望地坐在這蒼黃底墟墓間。

是呀，於我你還是一切墳墓的毀敗者；祝福你呀，我的意志！而且只在墳墓之墟，有新生之興起。

蘇魯支如是歌唱。

* * * * *

超過自己

「向真理之意志」大智者呵，你們這麼稱呼那驅使你們且使你們熱烈者麼？
向一切存在之可思議之意志。我如是稱呼之而已。

你們欲將一切存在化於可思議：因於你們善疑，髣髴其已可思議。

但存在當自陳而且屈就你們！你們的意志如是。牠應當光勻，卑伏於精神前，自作其明鏡與照影。

這便是你們的全副意志，大智者，以其爲向權力之意志；即算你們論說善惡，論說價值之估定。

你們猶要創造世界，得自跪於其前：這是你們的最後願望與心醉。

然不智者，自然是民衆——他們猶如川流，浮小舟而俱下：在小舟中坐着估價，堂皇而又喬裝。

你們的意志與價值，你們已將其置於轉變的川上；這向我陰示其爲舊之向權力之意志，凡民衆之信以爲善惡者。

那是你們，大智者呀，將這些客人安置在這舟中了，且加以美飾與佳名——你們和你們的統治之意志！

這川流如是將小舟浮遠，牠必得負此牂舁。雖然巨浪飛怒沫而衝盪其龍骨，其事猶小！

并非此長川是你們的危險，或你們的善惡之終結，你們諸大智者却是那意志本身，向權力之意志——無盡底且生產底生

命之意志。

但使你們了解我的善惡論：爲此我將說出關於生命的道理，及一切生物之天性。我跟隨一切生物，走遍大大小小的路，以便認識其天性。

用一個百方面的明鏡，我照取牠的眼光，倘若牠的嘴閉住了：以使牠的眼睛言說。而牠的眼睛亦復向我告語。但是，凡我發現生物之處，便聽到服從之言語。一切生物便是一服從者。

還有第二點：凡不能服從自己者，便受命令。這便是生物之眞性。

再有第三點，我所聽到的：命令是難過服從。不獨是命令者担負了一切服從者的重量，而這重量易將其壓碎而已：——我覺得在一切命令中，彷彿有一度嘗試與冒險；而且時常倘若是發命令，生命本身也在冒險。

是呀，甚至於命令自己，牠也得爲此命令補償。於他自己的法律他得爲裁判官，報復者與犧牲者。

這何由而成呢？我問自己。何者使生物服從，命令而命令中，猶且服從呢？

現在請聽我的話吧，你們大智者！請嚴肅地試驗，看我是否已探到生命的中心，直入其中心的微隱！

凡我發現生物之處，便找到了向權力之意志；便是在爲僕役者之意志中，也尋得了那意志，要自爲之主。

凡弱者之役於強者，那是其意志引誘他，還可以在更弱者以上作主；單是這興趣，牠不願拋棄。

一如較小者之役於強大者，以便能於最微小者，猶得有興趣與權力；強大者亦復自獻，爲了權力之故，將生命——一拚。其爲冒險與艱難，也算最強大者之降伏，且以死爲賭博。

而且凡有犧牲，服役與愛顧：那裏便有意志，欲自爲之主。較弱者則由邪徑邪趨於壁壘，直入於強大者之心——在那兒盜竊權柄。

這便是生命親自說給我聽的秘密：「看呵，」牠說，「我便是那必需時常超過自己的東西。」

當然，你們稱之曰生產之意志，向目的，向高者，遠者，多方者之衝動；但這一切皆是一體，這一秘密。我寧肯墮落，不願失却這一者；而且眞呀，凡有墮下與葉落，看呵，那裏犧牲了生命——爲了權力！

我之必爲戰鬥，爲轉變，爲目的，爲相反之目的。呵呀，有誰猜測我的意志，也必能猜到 he 將走多麼彎曲之路！無論我創造什麼，不論我如何愛好牠，——不久我必成爲牠的反對者，且反對此愛好；我的意志原要如此。而且你，認識者，只是我的意志之小徑與階梯；誠然，我的向權力之意志，也以你的向真理之意志之足行走！以『生存之意志』這話射向真理者，當然不能命中；這種意志——是沒有的！

因爲：凡不有者，當然不能有願望；但已在生存中者，怎麼又能向生存有願望！

只是，凡有生命，便也有意志；但不是向生命之意志，却是——我這麼教你——向權力之意志！

許多東西于有生者比生命本身還貴重；但剛從這種估價裏，逃說了——向權力之意志！——生命會如是教我：我從此我替你們，大智者呵，還解答了你們內心的謎。

誠然，我告訴你們：善與惡之常住不變遷者，——是沒有的！生于自我，這且將重復超過其自我。

以你們的善與惡之價值與名稱，你們施行權威，你們這班估價者；而這便是你們的私衷之愛好，與你們靈魂上的光輝，震盪，與洋溢。

但一種更強底權威生于你們的價值，和一種新底超過：其上破碎雞卵與卵殼。

而且，有誰必在善與惡中成爲創造者；誠然，他必得先爲毀滅者，碎毀價值。

如是大惡亦屬於大善；但這，是創造底善。

我們只不妨說下去，你們大智者，好像這同樣的壞。但沈默更壞的，一切沈默底真理，是化爲毒物的。而且讓一切破碎吧，凡能——在我們的真理上破碎的！還有許多房屋應該建起！——

蘇魯支如是說。

偉大者

我的海洋底面平靜：有誰猜測這底下潛匿着滑稽底怪物呢？

不可動搖者是我的深淵，但他因飄浮底謎語與滑稽話而欣然色喜。

我今日看到一個偉大者，莊嚴者，精神的懺悔者：呵，我的靈魂多麼嘲笑他的醜陋！

隆起着胸膛，仿佛深深吸入空氣者：他這麼站在那裏，這偉大者，而且沈默着：

懸懸着醜陋底真理，他的獵獲品，衣裳又儘破碎；還有許多刺罣於一身——但我不見其有玫瑰花。

他還未曾學到美，與笑。這獵夫猙獰地從智識之林走回。

他與野獸大戰鬥而歸；但還有一匹猛獸從他的嚴肅中透露出——一匹未曾戰勝者！

他老是站在那兒，如躍躍欲動之老虎，但我不高興這緊張底靈魂，我的趣味對於這一切矜退者是不相投的。

但是朋友們，你們說關於興趣與口味是不容置辯的麼？但一切生活便是關於興趣與口味的爭辯！

趣味：這便是重量，同時也是天秤，而又是稱者；苦了一切有生者，欲於重量，天秤，與稱者，無爭而生活！

倘若這偉大者自倦於其偉大，然後他的美方始展開——然後我將嘗他而覺其有味。

直到他從自我轉開，他方跳過他自我之陰影，而且，誠然，跳到他的日光裏。

他在陰影裏坐的太長久了，這精神之懺悔者面色變為蒼白；他幾乎死於期待。

侮蔑猶存於他的眼中；憎惡猶銜於他的嘴裏。他現在當然休息了，但他的休息尚未至於日光裏。

他應該自同於耕牛，他的幸福應該有泥土的氣息，而不是蔑視泥土的氣味。

我願見其為雪色的耕牛，喘息地，呻吟地，拉着犁頭前行；牠的呻吟猶將稱頌一切地上者！

他的面色猶甚陰鬱；手的影子蔽於其上。他的眼識還是蔭蔽了。

他的行為為本身，還是蔭着他的陰影；行為之手蒙蔽了行為者。他還沒有勝過他的行為。

我愛其有耕牛的頸項；但也仍願見其天使的眼睛。

還有，英雄意志他應該拋掉；他應該是超騰者，不僅為偉大者而已；以太將使之上飄，浮起這無意志者！

他曾經降伏怪獸，解答謎語；但他應該救贖他的惡獸與謎語，使之化爲天上底孩子。他的智識還未曾學得歡笑而且無猜；他的奔赴底熱情還未能在美中凝寂。

誠然，他的期望不應在滿足中寂靜消沈，却應在美裏！溫文原屬大懷抱者之風度。將手臂擱在頭上：這英雄應如是休息，且將如是超過其休息。

但剛剛對於英雄，美是一切事業中最艱難者。美不是一切強烈意志所可掙得的。或一點點過多，或一點點過少；在這兒剛成爲太多，或多至於極。

弛懈筋肉而立，脫意志之羈束：這於你們是最困難的，偉大者呀！

倘若權力化爲仁慈，下降於可見者之域：我稱這種下降爲美。

而且不從旁人單是從你我欲其有美，你這強權力者：讓你的仁愛成爲你最後的自我戰勝吧。

我信任你爲一切惡；同此我要求你之善。

誠然，我常笑一班孱弱者，他們自以爲善，因其有偃蹇之足！

你應該追求柱石之美德：石柱只見美麗，只見溫柔，但內中祇見堅剛，祇見能勝負荷，倘其上昇愈高。是呀，你偉大者，有一日你將化爲美麗，於你自己的美麗以明鏡照影。

然後你的靈魂將震眩於天神底欲求，即在你的虛妄中也仍留崇敬！

因爲這便是靈魂的秘密：要到英雄遺棄了她，然後在夢中有——超英雄，與她接近——

蘇魯支如是說。

文化之城

我飛入將來，太遠了：恐怖忽然襲我。

我環顧四周，看呵！時間成了我的唯一底伴侶。

於是我退轉，飛回——加速地，便來到你們這裏，現代底你們呵，這裏，文化之國土。

這是第一次，我加諸君以青眼，與美好底期望；誠然，我心懷着思慕而來賓。

但於我怎樣了呢？即算我很懼怕，——也不免要發笑了！我從來未曾看到這許多光怪陸離底事物！

我笑了又笑，雖同時我的雙足戰慄，而且中心搖搖：「這裏是一切顏料罐的家鄉呀！」——我說。

現代人士呵，你們面上和身上塗了五十道彩色，這麼端坐於此，使我驚奇！

而且有五十面鏡子圍繞你們，阿諛看你們的彩色戲，反覆頌揚！

誠然，現代者，你們除了這本來面目外，真不能再戴上更好的假面具了！誰能——認識你們呢！

寫滿了古時代的字，又在這些字上寫滿新字；怎麼你們使一切善識字者皆識你們不出了！

即算是檢驗腎臟的醫生，誰能相信你們還有腎臟呢！你們好像是從顏料烘出，而且由膠布條製成的。

各時代各民族從你們的面幕裏望去是光怪的；各習俗各信仰從你們的姿態裏說出是陸離的。

有誰取下你們的面幕，包裹，彩色，和姿態；剩下的他剛够以之嚇鳥雀。

誠然，我自己便是那受驚的鳥，會看到你們的無彩繪的裸形；當那骨幣向我招愛時，我飛去了。

我奔肯在彼土爲日雇之傭工，就往者之陰影——便是彼土裏的鬼魂，也比較你們豐腴，充滿

這，這真是我肝腸的嫉惡，便是既不忍見你們裝飾了，復不忍你們之裸露，你們現代者！

一切將來之可怖畏者，與凡使迷飛之鳥驚傷者，比較起你們的「真實」，猶覺可怡悅，可親。

因爲你們這麼說：「我們完全是真實的，既無信仰，也無迷信，」你們如是鼓吹——呵呀，並肺肝也沒有！

是呀，你們怎麼能够信仰呢，你們光怪陸離者——爲一切凡曾經信仰者之圖畫的你們！

你們便是信仰本身的支離底反駁，一切思想的毀傷者，不值得信仰者；我這麼稱呼你們，真實者！

各時代在你們的精神裏彼此爭辯；便是各時代的幻夢與喧嘩，比較起你們的清醒也還要真實！

你們不能結果實。因此你們缺乏信仰。但有誰要創造者，往往有其真實底夢與圖識——也相信其信仰。——

你們是半開的門，掘墓者候於其側。而這便是你們的實際：「一切皆值得毀滅。」

呵呀，如你們之呈於我前，汝輩不結果實者，肋骨多麼稜瘦！你們中間多少人當有自見。

他說：「誠然有個上帝，當我睡熟的時候，盜去了我一些什麼？真的，足夠以之造出一個女人！

我肋骨之瘦瘠誠然奇怪！」——許多現代人這麼說。

是呀，我覺得你們可笑，你們現代人！尤其當你們自加驚怪！

然苦呵，當我不能笑你們的驚怪，而必從你們的淺斟中喝下一切可鄙厭者！

然而我將輕易放過你們，因為我有重負將要肩起；設若我的負擔上尚有甲蟲與飛蟲，這於我何與！

誠然，這於我未嘗加重！而我的大疲勞，不從你們生，你們現代者。——

呵，我將以此遙情上升於何許從羣峯之上我遙尋故國和家土。

但我無處尋到家鄉；在各城布不能安居，與各門廬又成離索。

現代人在我總覺其生疏，而且滑稽；近者我心驅我到來的；而我已從故國和家土驅出了。

於是我只愛我的兒童。國土，隔重洋的，未經發現的；我命風帆遠駛，求索之而又求索。

在兒童中我將彌補我之爲我父祖的兒童；在一切將來上——補救這現代！——

蘇魯支如是說。

純潔智識

當昨霄涼月上昇，我便猜想牠將孕育一個太陽，牠這麼廣大而且彭亨，顯於天際。

但牠和牠的孕育全是詭譎；我猶將相信月亮裏的男人，不肯相信女人。

自然牠不甚成其爲男人，這稚弱底夜之酣醉者。真的，牠惡意的行過屋頂。因爲牠甚貪歡，而且嫉妬，這月球裏的僧徒貪戀着地球，與一切愛者的歡樂。

不的，我不喜歡牠，這屋頂上的雄貓！我最憎恨一切潛入半開之窗戶者！

沈默地而且虔敬地牠遊行於羣星之地氈上。——我不喜歡輕移的步履，並一馬刺的響聲也沒有。每個誠實者的步履是響的；但貓兒在地上悄悄溜行。看呵，月亮貓兒似的移來，不誠實地。——

我說這比譬與你們敏感的偽善者，你們，「純智識者」！我稱你們爲——貪欲的人！

便是你們也愛此地球和人世的一切。我猜透你們了！——但你們的愛情中有羞慚與惡意，——你們如同月亮！有人會勸誘你們的精神，教蔑視一切地球上者，但未曾勸誘你們的胃腸；但胃腸却是你們內中最強力者！

於是，你們的精神羞漸，羞於服從胃腸的意志，則因羞恥之故，走邪徑與詭騙之途。

「這於我要算最高尙之事，——你們的虛偽底精神這麼自語——」無求無欲的觀看生活，不像狗似的伸着舌頭貪顧旁觀之而生快樂，寂滅了意志，無自私之意與心——全身冰冷而且灰白，但有迷醉的月亮之眼睛！

這是我所愛的——引誘者這麼自誘——愛地球一如月亮愛牠，只以眼光接觸牠的美。

這，我稱爲一切事物的純潔底認識，於事物一無所求；除了請其許我侍於其側，如明鏡之具千百眼。——
呵，汝輩敏感底假冒爲善者，你們這班貪欲的人！你們的願望中缺乏天真；因此你們詆毀欲望！

誠然，你們之愛地球，非如創造者，生育者，轉變之歡幸者！

天真在那裏？在於凡有生產之意志那裏。誰欲超其自我而創造者，我則謂其有最純潔之意志。
美在那裏？在凡我必以全副意志願望之處，凡我將愛好而且滅亡之處，庶幾使影像不獨爲影像而已。

愛知滅亡；這二者是從古以來相并。愛之意志，那便是，也同意於死。如是我說與你們懦弱者！

而現在你們的不男性底覬覦要自稱爲「達觀」麼！而以懦弱底眼光接觸的，便要諡曰「美」麼！呵，你們這班裏高尙之名的！

但這將成爲加於你們的詛咒，你們純潔者，純潔認識者，便是你們永不育；即算你們廣大而且彭亨，顯於天際！真的，你們滿口塞入高尚名詞，而我們將相信你們的內心充滿盈溢嗎？你們這班大騙子！但我的言詞皆是渺小的，可鄙的，囁囁的，我願意拾起你們的筵席下的殘棄。

但仍舊我可以真理爲汝輩——假冒爲善者說！是呀，我的魚刺，貝殼，有刺之葉將撩攢——僞善者的鼻子！

你們身邊和筵宴上總有惡空氣，你們貪鄙底思想，你們的誑騙和秘密，皆在於空氣裏！

試行首先相信你們自己吧——自己和自己的胃腸！有誰不相信其自我的，時常說謊。

一個上帝的蛹，你們掛在面前，你們「純潔者」呵！你們的惡毒底嬗變，便蜷曲於這上帝的蛹子裏。

誠然，你們欺騙，你們這班「達觀者」便是蘇魯支也會被你們的神聖底外皮哄過；他未曾猜出這表皮下充塞着的毒蛇。

一個上帝的精靈呵，我會以爲牠在你們的遊戲裏遊戲，你們純潔認識者！我會擬想沒有比你們的藝術更優美的藝術了！

毒蛇的遺矢，惡劣底臭氣，皆被距離從我面前障蔽了：一枚蜴蜥的狡獪，貪婪地在四周尋掠。

但我走近，你們了！便有這麼一天——這一天也臨到你們了！——與月亮的戀愛到了終結！

望去呵！被識破了，面如死灰——牠站在朝霞之前！

因爲那白熱者昇上了她的，慈愛來到地球上！太陽的慈愛便是天真與創造欲。

看呵，她多麼不耐性地超海洋馳來！你們不感覺她的慈愛的焦急，和熱烈底呼吸麼？

她將吸起海水，將其深淵吸到她的高處；海洋的欲望便高漲，湧起千端之乳。

牠願望爲太陽的焦渴所吻所吸吮；牠願望化爲水氣，與高空，與光之過程，與光明本體！

誠然，我愛生命如同太陽，和一切淵深之海。

這於我，便叫智識：一切淵深者應高騫——到我的高處！——

蘇魯支如是說。

當我睡熟後，來了一隻羊，嚼着我頭上的冬青樹之花環——嚼着，而且還說：「蘇魯支已不是學者了。」說過這話，便笨重而且高傲地走開了。這是一個小孩講給我聽的。

我喜歡躺在這裏，小孩們遊玩的地方，在頹垣間，野薊與紅鶯粟花下。

我於小孩們也還算學者，也於野薊和紅鶯粟花。他們天真便是爲惡也天真的。

但於山羊我則不然了：我的命運原要這樣——也祝福其如此！

因爲這是真理：我已走出學者之居，而且隨手將門關上。

我的靈魂久已飢餓地坐在他們的桌旁；不像他們一樣，我之習於認識，亦如慣於破硬殼果。

我愛自由，與清新大地上之空氣；我寧睡在牛革上，不欲居於他們的榮耀和崇拜裏。

我太炎熱，而且爲自我之思想所焦灼；這時常要迫完我的呼吸而後已。於是我必走入空曠之地，離開塵垢飛揚的房室。

但他們冷靜地坐在陰涼底蔭蔽下：凡事他們只欲爲旁觀者，且留意自己不坐在太陽曬到的階台上。

如同站在街上的人，好奇地瞧着過客：他們也那麼等待着，好奇地瞧着旁人想出的思想。

有人伸手抓他們吧，他們便揚起灰塵如麵粉袋，而且不願意似的；但誰能猜出這塵埃來自玉蜀黍，來自夏日田地上黃色的歡樂呢？

若其裝出很智慧的模樣，則其小格言與真理使我冷然：那智慧中時常有一股氣味，彷彿使人覺得這智慧是生自沼澤中似的，我已聽到青蛙在其中鼓噪！

他們是巧妙的，他們有靈巧底指頭：我之單純欲於其繁複之際何求呢？他們的手指工於穿針度線，打結織網：如是乃造成了精神的長襟。

他們是好的鐘錶：只需好好地滿牠們！可以無誤地指出時辰，謙卑地到時發響。

他們工作如磨石，如杵臼；只需投入穀子——他們已知將顆粒磨小，從大麥片出白麵粉。

他們留意互相窺伺，彼此皆不十分相信。在小巧上甚多發明，他們等待着智識強者——像蜘蛛一樣等待着。

我時常看見他們小心地配製毒藥；配製之時，時常在指頭上戴上玻璃手套。

他們也知道搖骰子；我看到他們賭的那麼熱中，汗潑潑出。

我們彼此不相識，然他們的道德比他們的虛誑和假骰子，還使我厭惡。

當我住在他們那裏，便居於他們之上。因此他們恨我。

他們不欲知有人在他們頭上行走；因此他們疊起木料，泥土，與廢物，將他們的頭和我障開。

這麼，他們使我的足音消沈；至今我最不為最成爲學者的人們所聽到。

全人類的過錯和弱點他們置之於他們和我之間——在他們的家裏便稱這爲「翻板」。

然而我仍然以我的思想超他們的頭腦而行；而且即算我踐上自己的缺陷，也仍然超過了他們，和他們的頭腦。

因爲人類是不平等的公理非如是說。凡我所願望的，他們不敢願望！

蘇魯支如是說。

* * * * *

詩人

「自從我更懂到肉體」——蘇魯支對他的某一使徒說——「我便覺得精神不過是假設底精神；而一切「不可磨滅者」不過是一種象徵底說法而已。」

「我會聽到先生這麼說過，」他的門徒說：「而且還說過這種話：『詩人說謊甚多，』爲什麼先生說詩人好說謊；而且說的

多呢？」

「爲什麼？」蘇魯支說：「你問『爲什麼？』我不屬於那一類人可以問其爲什麼的。

難道我的經驗是昨天方得到的麼？我體驗我思想之根原，其實是很久了。

倘若我事事要存着「爲什麼」的理由，我豈不要成爲一隻記憶的大桶子嗎？

便是保存我的一切思想本身，已經是太多；許多鳥兒飛開去了。

我偶爾也發現一隻投來的急鳥在我的鴿子棚裏，非我所認識的，而且我用手摩撫牠時，牠顫動了。

但有次蘇魯支向你說了什麼話呢？詩人太好說謊嗎？——便是蘇魯支自己也是一個詩人。

你相信他在這兒說真話嗎？但你爲什麼相信這話？」

那門徒回答道：「我信仰蘇魯支。」但蘇魯支搖頭，笑。

信仰使我不幸福，——他說——尤其是對我自己的信仰。

但設若有人極嚴肅地說，詩人說謊甚多，那他是對的——我們原甚好說謊。

我們知道太少，又是不善於學習者，因此必得說謊。

我們詩人中誰沒有在他的酒裏滲假呢？我們濕窖里滲和過許多毒液，許多不堪言說的事在那兒作出來了。

因爲我們知道的少，所以心裏最喜愛智識薄弱者，尤其倘若是年青女子！

便是老婦人夜間所談說的那些故事，我們也甚願望的。這個，我們稱之曰永久之女性氣質，在我們內裏。

而且彷彿另有一條秘密底達到智識之捷徑，爲學人而堵塞者：這麼我們相信民衆及其「智慧。」

但這却是爲一切詩人所相信的，便是有誰躺在草地裏或山崗上，而豎起着耳朵，必能體會得天地間一些事。

如果他們得到了溫柔些刺激，詩人們便以爲自然本身已愛上他們了。

以爲自然潛入他們的耳裏，說出密語與愛之諛詞，這是他們在一切世人前所自矜詡者！

呵呀，天地間有許多事只爲詩人所夢到的呀！

尤其是超出天外。因為天神皆是詩人比象，詩人屬詞。

誠然，我們永是被昇高——便是昇入白雲鄉裏。其上我們便立出彩色的皮囊，稱之曰天神與超人——

天神與超人——豈非在這龕座上剛够輕巧麼！
呀呀！我已多麼倦於這虛空不可及者，而又爲人所執爲實際者！呵呀，我已多麼厭倦詩人——

蘇魯支如是說已，他的門徒憤然，但無所說。蘇魯支亦復沈默；他的眼睛返觀內照，一如曠望高遠。終於長吁一聲，透過氣來。

他於是說：我屬於今日，屬於從前，但我內中有着什麼，却屬明天，後天，和將來。

我已厭棄詩人，新詩人或舊詩人皆一樣；我覺得他們皆是膚淺的，如同淺海。

他們未曾想入深處，思索不足；因此他們的感情不沈着，不能深沈到底。

些許情欲和些許厭煩，便算他們最好底思索哩！

他們的堅槳的鏗鏘，我以爲是鬼吁和鬼噏；他們至今知道什麼聲音的熱情！——

而且在我總覺得他們不够純潔；他們故意將水攪渾，作出甚深之狀。

他們又樂於作爲妥協者的模樣；但於我，他們仍其爲中間人，混合者，一半兒，不潔的！——

呵呀，我曾投網於他們的海裏，欲以捕得佳魚；但我時常撈起一尊古神像的頭顱。

這麼大海便是給一石頭與餓者。他們本身誠哉可以生於大海。

當然，從他們裏可以尋到珍珠；但正因此他們更堅硬底蟬蚌類。要找到他們的靈魂，却得到鹽漬底涎沫而已。

他們還學到大海的虛榮；大海裏非驕傲的像孔雀中的孔雀麼？

便是在最醜的水牛前牠也張開長尾，從來不倦於牠的金絲銀織的大羽扇。

水牛頑強地瞪着牠，靈魂近於風沙，且較近於蒼莽，更又近於泥沼。

美，海洋，孔雀的華裝，於牠何有呢？這譬喻我說與詩人們。

誠然，他們的精神本身便是孔雀中之孔雀，一派虛榮的海洋！
旁觀者求詩人的精神：他們便算水牛吧！

但我於這精神已經疲厭；我看不久這精神於自己也疲厭了。

我看詩人們已經改觀，他們的眼光已返觀自己。

我已見有精神之懺悔者：這班人生於詩人中。

蘇魯支如是說。

* * * * *

大事業

大海中有一孤島，——與蘇魯支的幸福羣島相近，——其上有一火山，長年噴烟，民間留有傳說，尤其是老婦人喜說，這安置的像陰間大門前的一石山；從這火山口下去却有一條窄路，便是直通於那陰界的大門的。

當蘇魯支留連於他的幸福羣島時，來了一條船，在那火山島邊拋錨，船員也皆登岸，獵野兔去了。但時近正午，船長和水手們重新聚集，忽見一人從空中飛來，有聲音清楚地喊着說：「是時候了！是最迫切底時候了！」那形體和他們最接近之際——牠是影子似的很快地掠過，向火山那方面投去——，他們皆大驚，認識這便是蘇魯支；因為除了船長以外，他們皆曾經見過他，也愛他，亦如民衆之敬愛，如敬愛與羞漸之交并於人心。

「看呀！老舵工說，「蘇魯支飛往地獄去了！」——

便是當水手們初登此火山島之際，已有謠傳，說蘇魯支失蹤；有人問他的朋友，皆說，他在夜裏駕船走了，沒有說往那裏。
那時民衆甚為不安；三日後又來了水手們這段消息，更為騷動了——於是人們皆說，魔鬼已將蘇魯支擄去了。他的門徒自

然嘲笑這語；有一個甚至說：「我就要相信蘇魯支將魔鬼抓來的。」但他們心靈深處皆充滿懷念而且焦急；其歡喜自不必說，當第五日蘇魯支在他們中間出現。

這便是蘇魯支與火犬談話的故事：

地球，他說，有一層皮膚，而這皮膚有皮膚病。其病之一，便是例如叫「人類」者。

這些病中另有一種，叫作「火犬」。關於這，人們已大大的受騙，而且讓自己被騙下去。

爲求深這秘密我會渡過大海；我看到赤裸底真理，真呀！從赤脚一直看到咽喉。

其與火犬之關係，我知道了；及其於冲起與跌倒魔鬼的關係，那不但爲老年婦人之所怕者。

「出來吧，火狗，離你的窟穴！」我這麼喊，「而且要自白，這深處有多深！你那兒呼嘯出的，是那兒來的？」

你在海洋上喝水喝的很充足了；這是你的帶鹽味糝才所發露出的！真的，你本是深處的一隻狗，但從淺處取滋養料取的太多了！

最高限度我認你爲地球的用肚說話的巫術士；而且時常我聽到跌倒的魔鬼與冲起的妖怪說話，我以爲他們像你帶臭味，作說，而且膚淺。

你們懂到咆哮，用灰塵蔽光！你們是最好的誇口者，也飽學了使泥濘沸騰的藝術。

凡你們所居之處，其側必常有泥濘，和許多海綿似的，多孔的，被壓迫的東西；這皆要得改放。

『自由』，你們皆最愛這麼咆哮的；但我已失却對『大事業』的信仰，只要那旁邊圍有許多烟霧與咆哮聲。

相信我吧，鬼喊鬼叫的朋友！最偉大的事業——不是我們最喧鬧的時間，却是我們的最寂靜的時刻。

地球不因新呼聲的發明者轉旋，却圍繞新價值的發明者周轉；她潛轉無聲。

試承認這吧！倘你們的喧呼和烟焰消過後，時常成就的甚微少。若一城市化爲僵屍，一石像沒於泥裏，又算什麼！

我爲跌倒石像者試進一言。投於海，投石像於泥濘，最是愚蠢。

石像埋沒於你們蔑視之泥濘裏；但剛從蔑視下重生生命和生動底美，幾乎是牠的定理！

於是牠站起來，顯出天神似的體態，可憐地動人；而且真的，牠還要表示感謝，多謝你們將牠打倒了哩，跌倒者！這道理，我將獻與國王和教會，以及一切老之衰者，德之衰者——讓你們自己被打倒吧！然後你們將回復生命，而道德，也回轉來了！——」

我向火犬如是說：牠頹然地打斷我的話，問道：「教會麼？那是什麼呢？」

「教會？」我答道：「那是一種社會組織，當然是最虛妄底一種。但緘默吧，你這虛偽的狗！你當然最認識你們那一類！和你一樣，國家也是一隻虛偽的狗；和你一樣，牠說話是善發烟焰與咆哮，——而要使人信相，也像你一樣，從事物的肚裏說

話。

因為牠根本要自作地球上最重要的動物，國家這東西；而人們也相信其這樣。」

我說過這話，那火狗的樣子幾乎是要因嫉妬而昏厥了。「怎麼？」牠大叫：「地球上最重要的動物麼？而且人也相信其如此麼？」從牠的咽喉裏便噴出許多烟火和嗷嘈的聲音，幾乎使他以為牠一下因憤怒和嫉妬而窒死了。

但終於稍稍平靜下來，喘息也略定，但牠一不作聲，我便笑着說：

「你氣憤了，火狗；我講你的話，沒有講錯！」

但為持平之故，你聽我說另外一種火狗：牠實是出自地球的內心說話的。

牠的虛息成爲黃金，與黃金兩點；牠中心是要如此的。然則灰塵，烟霧，沸騰的泥滓，與牠何與！

歡笑從牠如一片彩雲騰起；牠對於你的呼漱，吐唾，和肝腸的嫉惡，是反對的呀！

黃金與歡笑——牠取之於地球的中心，而你也妨知道——地球的中心是黃金的。」

那火狗聽到這話，不能忍繼續聽下去了。羞慚地夾着尾巴，低聲地號了兩聲，汪汪轉爬下洞裏去了。

蘇魯支如是陳述。他的門徒未曾十分聽他的故事；他們甚急切地要告訴他水手，野兔，和那飛行者的話。

「這我將如何設想呢？」蘇魯支說：「難道我是魔鬼不成？」

但這也許是我的影子。你們也聽到過一些流浪者及其陰影的事麼？」

但這是一定的：我將用心保持牠——否則牠還要損毀我的名譽。」

蘇魯支一再搖頭而且自詭：「再說：『這我將如何設想呢！』」

那鬼魂爲什麼喊：『是時候了！是最迫切底時候了！』」

最迫切底時候——爲了什麼？——

蘇魯支如是說。

說預言者

「——而且，我見到很大底憂鬱，來到人間。最優秀底人們，也倦於他們的工作了。」

一種教義流行，一種信仰便跟着：『一切皆是空的，什麼都一樣，都會有過！』

從一切山谷間也生出回響：『一切皆是空的，什麼都一樣，都會有過！』

我們誠然有所收穫；但爲什麼一切果實皆腐爛而且萎黃呢？昨夜從惡毒的月亮降下了什麼？

一切工作也皆白費了，我們的美酒化成了毒藥，惡眼燒焦了我們的田地和心。

我們皆變枯乾了；有火落在我們身上，則粉身如灰塵——是呀，我們使火也厭倦起來了。

一切泉源皆已涸竭，便是大海也低落。整個土地要崩裂，但沒有深處可容！

「呵呀，那兒還可以尋到大海可以溺死人的呢？」我們這麼呻吟——怨聲充於淺澤。

真的，便是死，我們也厭倦了；於是我們還是醒着，而且活下去——在墓室裏！——

蘇魯支聽到一位說預言者如是說；他的預言說動了他的心，將他改變了。他憂愁地徬徨，頹然了；幾乎也變了那預言者所說的人們一樣。

「真的，」他向門徒如是說：「只要一會兒。這長期的黃昏便來了。我要怎樣將我的光明保持下去呢！要使這不在憂鬱裏窒熄呀！於悠遠底世界這應該還是光明，也於最悠遠底遙夜！」

內心這麼傷悲，蘇魯支於是乎徬徨，三日裏不飲不食，不能平靜，忘其言說。終於他沈沈地入睡了。他的門徒却圍着他坐，長夜守護，焦心地等待，看其是否醒轉來，重新說話，從他的憂勞裏恢復常態。

這便是蘇魯支醒後說出的話；他的聲調之及於徒衆，宛如出自遠方：

「聽我說這夢吧，我所夢到的；朋友們，也幫助我猜出這夢的意思！」

這夢於我還是一個謎；牠的意義還涵藏其中，匿於其裏，未曾以自由底翅子飛去。

我夢到謝絕一切人事了。我已經化為守墓而兼守夜者，在那荒涼底死之山壘裏。

我在那上面守護他的棺材；陰森底穹窿下立滿了這種勝利之標誌。從玻璃棺槨裏有消逝了的生命凝視我。

我吸入塵封的永恒之氣息；我的靈魂也煩悶而且塵積的寂居。在那地方誰還能使他的靈魂透過氣呢？

環繞我的只有中霄的天光，孤獨匿於其側；而且，還有，呼呼底死之岑寂，算是我的女友中最壞的一人。

我掌着鑰匙，一切鑰匙中最鏽損的；而我也知道敞開最能軋軋作響的大門。

那響聲便如一番惡毒底怨詈，傳入長甬道中，倘若大門門扇被敞開；這鳥不吉祥地噪咕，牠不要被驚醒了。

但更可怕的，使中心如結的，是當其重入沈默，周圍變成寂靜，而我獨自坐在這狡獪底沈寂裏。

我便這麼樣，而時光也這麼樣過去，倘若還有所謂時光吧！我何從知道！但終於有事，將我驚醒了。

三次大門上有叩聲，其聲如雷，穹窿裏也三次回響，轟然，厲然；我便走到門次。

呵！呵！我便喊，誰將他的死灰送上山來呢？呵！呵！誰送灰上山呀？

我便套上鑰匙，用力開門，但開的還沒有一指寬時：

一股疾風將門扇衝的大開，呼嘯地，砉然地，襲擊地將一隻黑棺材投給了我：

在咻然，砉然，嘩然中，那棺材裂開了，唾出千端萬緒底嘲笑。

於是看見千種醜態，有兒童，天使，臭，丑腳，孩子大的蝴蝶，皆嘲笑我，譏刺我，向我喝叱。我驚駭之至，恐怖極了：這將我打倒。因恐懼我便大叫起來，我從來沒有這麼大叫過。

便是我自己的喊聲將我驚醒——我便回轉來了。」——

蘇魯支如是陳說他的夢境，至此默然，因為他不明白這夢的徵兆。但有一個他最愛的門徒，很快地起立，握住蘇魯支的手，說：

「你的生活本身，給我們解釋了這夢，呵蘇魯支！你自己豈不是那高聲呼嘯的長風，將死之堡壘的大門吹開的麼？

你自己豈不是那充滿光怪底惡意與生命裏天使的譏嘲之棺木麼？

真呀！蘇魯支以千端萬緒的兒童之嘲樂，來到一切墓道裏，笑那班守墓者與守夜者，以及弄着陰森底鑰匙的人。

你要以你的嘲笑恐嚇他們，打倒他們；你的權力要顯示出他們的昏厥與清醒。

而且，即算來了長期的黃昏與死寂底疲倦，你在我們的天上，也不至淪沒，你這生命之袒護者！

你使我們看到新底星辰，與新底夜之美妙；真的，便是嘲笑本身，你也將其張起，如一幅蔭蔽我們的彩幕。

從此常有兒童的歡笑從棺槨裏流出，從此常有一陣勁風勝利地披靡死之疲倦：這方面你本身是我們的堡壘與先知！

真的，你夢爲他們自己，你的仇敵：這是最嚴肅底夢！

但一如你被他們驚醒，而回到你自己，他們也將一樣驚醒——而來從你！」——

他的愛徒這麼說：其餘的一班人皆圍着蘇魯支，握住他的雙手，勸他離棄牀席，拋却憂愁，回到他們。蘇魯支却端正地坐在床上，眼光漠然，如同一個從遙遠底異鄉回家的人，凝視着他的徒衆，細看他們的面孔，而仍然不認識。當他們將其身起，使他站在地後，看呵，他的眼光一下轉過來了，他懂得了一切經過，沾着鬚鬚，大聲說：

「好哪！這剛是時候；但準備好的午殮吧，我的徒弟們，而且要快！我以爲這足以補償作了惡夢！

那說預言者却應該坐在我身邊吃吧；而且真的，我還可以指示他一大海可溺死他哩！」——

蘇魯支如是說。久久地望着那釋夢者的門徒的面容，搖着頭。——

* * * * *

救贖

有一日蘇魯支走過大橋，爲羣丐和破脚骨所包圍，有一僂者向他如是說：

「看呵，蘇魯支！凡是民衆皆從你學，在你的教義上獲得信仰。但要他們完全信仰你，還需要一樣——你必定得說服我輩跛人這裏你現在有個很好的選擇真的，不止一頭的機會！你可以醫好盲人，使跛子飛跑；而且，凡有甚多的，你可以取去他們一點點。——這，我以爲，才是好法子，使跛子也信仰蘇魯支！」

蘇魯支却回答那說這話的人，如是說：「倘若有人取去駝子的駝背，便也取去了他的魂魄——普通人這麼教說的。設若有人使瞎子長眼睛呢，則他看到世上太多壞事；這麼他便咒罵那醫好他的人。還有，如有人使跛子能快跑，也是加他以最大底損傷了；因爲他還不十分能跑時，他的罪惡便和他一道奔行，——人民關於跛子們是這麼教着的。然則蘇魯支爲什麼不也和民衆學呢，倘若人們皆從蘇魯支學？」

自從我來到人民中，看到的這還是最小的事；或這人缺一隻眼睛，或那人少一隻耳朵，另一人又短一條腿，也還有人失掉了舌，或鼻子，或頭。

我看見而且看到過更壞底事，和種種醜惡，使我許多事不願意說，而有些也不能緘默；便是，許多人一切皆無有，除了其一者又太多——這些人，不外爲一隻大眼睛，或一張大嘴，或一個大肚子，或任何一樣大的什麼——我稱這班人爲翻轉的駝背。

當我從寂寞裏走出，第一次走過這大橋，我不信自己的眼睛，望了又望，終於說：「這是一隻耳朵！一隻耳朵，其大如人！」我更清楚的望去，真的，在那耳朵下還有些東西動着，却是可憐的微小，乏弱，伶仃。而且實在的，這大耳是繫在一纖小底枝子上——這枝子却是一個人有誰在眼上安着一隻放大鏡，還可看出一個小底嫉妬底面龐；還有一個漲起的小靈魂在這枝子上顛舞。人

們告訴我，這大耳朵不但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偉人，一個天才呀。但我從來不相信民衆說及關於偉人之流的話——仍然保持着我的信仰，這是一位翻轉的駝背，一切皆太少，某者又太多的。」

蘇魯支向那僕者，及他所代表所祖護的那一班人，如是說已，轉向他的門徒，神情若有深哀，遂說：

「誠然，我友，我在人叢中遊行，也彷彿是在人的殘軀斷體中行走而已！」

以我的眼光看來，這實是最可怕的事，見人類的殘毀與零落，如在戰場或屠場上。

移我的眼光由現在入於往昔，則所發現者大致一般：殘片，斷肢，與可怕的偶然——但寂其無人！

今茲與往古，在於斯世者——嗚呼！我友——皆爲我的最不能忍受之苦；設若我不是將來的先見者，我將不知如何生活。

爲先見者，爲大願者，爲創造者，爲將來之本身，爲達到將來之橋梁——而且呀，也如同這橋上的一位僕者：這一切便是蘇魯

支。

而且你們也時常自問：「蘇魯支是誰？我們應該如何稱呼他？」和我一樣，你們在答覆時也舉出種種疑問。

他是允諾者麼？或是實行者？征服者麼？抑是承繼者？秋收麼？還是犁鋤呢？醫生麼？或是治好了的病人？

他是個詩人麼？或是真實者？解放者麼？或束縛者？好人呢？還是壞人？

我行於人叢中如臨於將來之碎片：那將來，我所期望的。

這是我一切的詩情與雄圖，將碎片，謎疑，可怕的偶然，編製而且合之爲一。

我如何堪忍爲人，倘若人不也成爲詩人，解謎上，和救治偶然者！

救贖出往者，將一切『曾經如此』轉變爲『我會要這樣』——這在我方叫做救贖！

意志——便是這解放者與欣愉的使者之名。我如是勸你們，我的朋友！但請還學一點點：要知道意志本身，也還是被拘束者。

『願望』解散着人，但以繫鍊拘牽着解放者的，又叫什麼呢？

『曾經如此』這便是意志的切齒痛恨，與最孤獨底憂悲。於已然者覺其毫無可爲——牠於一切既往者爲一個憤然底旁

觀人。

意志不能往回願望，牠不能打破時間和時間之奢望——這便是意志的最寂寞底悲苦。
「願望」解放着人，但「願望」本身將何以解除憂悲，而嘲笑其本身之拘囚呢？
嗚呼，每個囚人皆變成傻子，拘囚着的意志，也傻子似的自寬。

蓋時光不能倒流，這正是牠之深恨：「那，會若是者」——便是牠推不動的石頭。
於是牠怒恨地惡意地揚起石子，向那班不同感深恨與敵意的人們復仇。

這麼，意志原爲解放者，却已化爲使人痛苦者了；而凡能受苦者，牠便給之以報復，因其一往不可復追。
這，單是這便已算復仇。意志對於時間及「曾經如是」之反對。

誠然，有大愚蠢寄寓於我們的意志裏；而這愚蠢之學得了精神，實屬人道上之怨毒！
復仇的精神，我的朋友，這至今成爲人類最好的思索；而凡有痛苦之處，便以爲是必有所懲罰。

「懲罰」這便叫作復仇；用了一句諛語這便做稱有好良心。

又因爲在願望者本身原有痛苦，因其不能往回願望——這麼「願望」本身以及一切生命——皆成爲懲罰了！
於是精神弱於層層的濃雲；直到最後瘋狂這麼宣揚：「一切消逝，因此一切皆值得消逝的！」

「而這便已是公理，時間的定律，時間必得吞噬牠的孩子。」瘋狂如是稱說。

「事物皆是按照公理與懲罰，倫理底地安排着的。呵，那裏還有萬物遷流和「存在」之懲罰的救贖？」瘋狂如是宣傳。

「倘永遠底公理常存，還能有救贖麼？呵！「曾經如是」這石頭是不可轉動的；一切懲罰皆必永存！」瘋狂這麼立論。

「沒有一種行爲可滅，這怎能因懲罰而消除，這便是懲罰的「存在」之永久性，存在必永遠重轉爲行動與罪惡！」

除非意志終於從其本身裏救贖出來，「願望」一化爲「非願望」——「但你們知道，兄弟們，這是瘋狗的荒誕歌曲！」

我將你們從這荒誕曲引開，當我教你們說：「意志是一個創造者。」

一切「曾經如是」是一個碎片，一個謎，一個可怕的偶然——直到創造底意志添着說：「但我原來要如此的！」

——直到創造底意志更說：「我原要這樣！我也將這麼願望！」

但牠會如是說過麼？在什麼時候說過？意志會說離過牠本身的愚蠢之羈絆麼？意志會化作其本身之解放者和欣愉的使者麼？牠已經忘廢復仇的精神與一切切齒深恨麼？有誰教過他與時間妥協及一切高過妥協者？

意志應該願望高於一切妥協者——便是向權力的意志；但這是怎樣發生的呢？誰還教過他以往回顧望？」

——但話說到這裏，蘇魯支突然靜止，那樣兒彷彿大吃一驚的人一般。他以驚奇的眼光望着他的徒衆；他的眼光利箭似的穿透他們的思想和隱衷。過了一會兒他又重笑起來，柔和地說：

「在人們裏生活甚難，因為沈默如此不易。尤其是於一個好說話的人。」——

蘇魯支如是說。那僕者却完全聽了這段談話，原來將臉遮了；當其聽到蘇魯支發笑，驚奇地抬起眼來，慢慢地說：

「但爲什麼蘇魯支和我們談話，與向他的門徒說話不同呢？」

蘇魯支回答說：「這有什麼可怪！和歪人自可以歪說！」

「好吧。」那僕人說。「和學生自可說學校裏的亂談。」

但爲什麼蘇魯支和他的學生說話，——又不同於向他自己？——

人的智慧

不是高山，却是峻坂；最爲可怕！

在峻坂上眼向下望，手向上攀。於此中心因其二重意志而暈眩。

呵呀！朋友們！你們也能猜測我內心二重意志麼？

這，這是我的峻坂和顛危，我的眼光上極於崇高，而我的手又欲把持而且依倚——於深谷！

我的意志自附於人羣，我且以繫鍊自束於人身，因為這引我上達於超人，因為我另一意志欲達於彼。因此我茫然地居於人下，鬚鬢我不會認識他們，以使我的雙手不致完全失去其於堅固之把握。

我不認識你們人類：這昏暗與安慰時常充於我的周圍。

我坐在要路上，爲了每個痞徒，問道：有誰要欺騙我？

這是我的第一種「人的聰明」——讓自己受欺，以至於不必謹防騙子。

呵呀，設若我要謹防人人如何能爲我的氣球之繫住者這太容易將我扯開，拉上了！
還注定是在我的命運之上，我必不得警防。

有誰在人中要不苦於焦渴者，該學到無論從什麼杯裏也能喝；有誰在人中要保持清潔的，應懂到也可以用污水自濯。爲安慰自己我時常如是說：「好吧！興起吧！老了的心！一種不幸未嘗中你：試欣賞這，當作你的——幸福吧！」
但這又是我的另一種「人的明智」——我原諒虛榮的人，甚於驕傲的人。

受了傷的虛榮豈不是一切悲劇之母嗎？凡驕傲受損則生出比驕傲還好的東西。
爲使生命可觀，牠的戲應好好演出；但於此需要好的優伶。

我發現一切虛榮者皆是好的優伶：他們演戲，願人高興觀看他們——他們全副精神，是在這意向裏。

他們表現自己，發現自己；我愛在他們旁邊觀察生命——這使人不沈悶。

因此我原諒虛榮者，因為他們是給我沈悶的醫生，使我繫戀於人如於戲劇。

而且還有誰虛榮者能測其謙遜之高深呢？因其謙遜，我待他甚好而且同情。

他從你們學得對自己的信仰；以你們的顧盼爲滋養，從你們的手裏乞食頌揚。
便是你們的謊話他也相信，只要你們說話他好；因為他在心靈深處悽然歎息：「我是什麼！」

倘若不自知的道德是眞道德；那麼，虛榮者是不自知其謙遜的！——
這却是我第三種「人的智慧」——我不因你們的懼怕，而疑惡惡人。

我幸福地看到赤日所生育的奇蹟：老虎，棕櫚樹，和響尾蛇。

便是在人中也有許多赤日之佳產，及惡人裏許多值得驚奇之事。

當然，如汝輩大智慧者在我看來也不怎樣特別智慧。我看起人類的惡也好像不及其名。

我時常搖着頭問：爲什麼還大響呢，響尾蛇？

誠然，惡也有一個將來的！最炎熱或南方，也還沒有發現給人哩。

多少事在現今已稱爲最壞的惡毒了，實不過十二尺寬，三個月長的！將來必有一日，有還大的毒龍來到世間呢！

因爲超人也不會缺少他的毒龍的，那「天龍」够得上配他，也必還有許多赤日在太古底幽濕樹林裏燃燒！

你們的野貓必得先化爲猛虎，大龜必得先變鱷魚，因爲佳獵師必將有大獵！

而且真的，你們正人君子呀！你們有許多可笑處，尤其是你們之懼怕至今之所謂「魔鬼」者！

你們的靈魂與偉大者如此隔膜，便是超人的慈惠，你們也將覺其可怕。

你輩智慧者與博學者呵，你們將逃開那智慧的日常，其中超人却愉快地裸曝的！

你們高尚者流，我的眼光之所接的這是我對於你們的懷疑和匿笑，我猜，你們要將我的超人，喚作——魔鬼！

呵呀，我已厭倦這班高尚者與優秀者流：從他們的「高處」我要升起，高騫，離遠，至於超人！

當我看到最優秀者裸露時，一種厭惡襲擊我：於是我脅生雙翼，飛往遼遠底將來。

往遼遠之將來，往南方之南，爲藝術家所未曾夢到者：到那裏，諸神皆羞於冠裳之處！

但我願見你們。裝飾了，我的旁人和同流，而且修飾的整齊，又虛榮，又尊嚴，爲「正人與君子」——

而且我也將喬裝坐於你們中間——使我混認。你我這便是我的最後底「人的智慧」——

蘇魯支如是說。

寂靜的時光

我怎樣了？朋友們！你們看見我煩惱了，放遂了，不甘服從，準備行走——呵呀，離開你們呀！

是呵，蘇魯支還一次要回到他的寂寞裏，但這次大熊是不樂地回到牠的巖穴！

我怎樣了？誰使令的？——呵呀！我的發怒的女主人要這樣的，她和我說過；我會對你們提起過，她的名字麼？

昨日傍晚我的最寂靜底時刻和我說過：這便是我的最可怕的女主人的名稱。

事情是這樣的，——因為我要向你們陳述一切，使你們的心中不至對這突然離別的人轉！

你們知道睡夢者的恐怖麼？

他從頭到脚吃了一驚，因為他身下的土地退開，而大夢始作。

這我說給你們爲比方。昨天，在最寂靜底時分，土地從我身下移開：大夢開始了。

時針轉移，我生命的鐘呼吸——我從來未曾遇到身邊這麼寂靜：於是我中心戰慄。

無聲之聲向我說：「你知道的，蘇魯支！」——

我因這耳語而驚呼，血已從我面上褪去：但我未發聲。

無聲却更向我說：「你知道的，蘇魯支，但你不說！」

我終於回答，像一個反對者說：「是呀，我知道的，但不願說！」

無聲却更告訴我：「你不願，蘇魯支！可甚麼？你不要在反對後面隱藏自己！」——

我便哭了，戰慄如嬰兒，說道：「呵呀，我本願意的，但我怎麼能呢？只饒恕我這個！這非我力量所及！」

於是無聲之聲更向我說：「這於你有什麼關係，蘇魯支！說出你的話，然後破裂也行！」——

我回答說：「這是我的話麼？我是誰？我正待着較高貴者；我現在是因以破毀也還不配。」

* * * * *

於是無聲更向我說：「這於你有何關係？你也還不够頹唐。頹唐有最堅韌底皮毛呢？」

我回答說：「我的頹唐的皮毛有什麼沒有忍受過？我住在我的高山之麓；我的峯巔有多高呢？至今還沒有人告訴過我。但我是很懂到我的谿谷的。」

於是無聲更向我說：「哦！蘇魯支！誰要移動山陵，亦復要改移谿谷的。」——

我回答說：「我的話還沒有移動過山陵，凡我所說，沒有達到人類。我誠然已走向人羣，但還沒有在他們那裏止泊。」

於是無聲更向我說：「你如何知道這呢？清露無聲地灑上花草，倘若夜是最沉沈寂寂。」——

我回答說：「他們嘲笑我了，當我尋到而且走上自己的路；其實那時我的雙足搖搖。」

他們便向我這麼說：你忘記了路，現在你也荒廢了行走！」

於是無聲更向我說：「他們的嘲笑有什麼關係！你是一個忘廢了服從的人：現在你應該命令人！」

你知道，凡人最需要的是誰？麼命令爲偉大事業者！

行偉大之事甚難；但尤艱難者，是命爲偉大事。

這是你的最不可恕之處；你有了權威，但你不欲統治。」——

我回答說：「發命令我還欠缺獅子的聲音。」

於是牠更耳語似的告我說：「激動風波者，往往是靜悄底語言，支配着世界的却是潛行的思想。」

哦，蘇魯支，你應該前行，當作一個要來到者的陰影：這麼發號施令，命令地更上前行。」——

我回答說：「我却羞恥。」

於是無聲更向我說：「你將化爲嬰孩，而無羞恥之情。」

你還有青年的虛矜，近來你已變年少了；但有誰將要化爲嬰兒的，還要超過他的少年。」——

我思索了許久戰慄。終於說出以前說過的：「我不願。」

於是我身邊有了笑聲。苦呀，這嘲笑多麼割裂我的肝腸，而且刺入我的心坎！

於是有末了。一次向我說：「哦！蘇魯支，你的果實皆已成熟，但你於你的果實還沒有成熟！因此你應重新回到寂寞裏，因為要長成熟哩。」——

又有笑聲，後來逃去了。於是我身邊寂靜，又如增加了一重。我却躺在地上，汗流被體。

——現在你們皆聽到了，和我爲什麼必回到我的寂寞裏的理由。我一點也沒有瞞你們，我的朋友。便是這你們也知道了，誰是一切人中間最寂默的——也將要如此的！

呵呀，我的朋友們！我得還說些什麼，也還得給你們些什麼！我爲什麼不給呢？難道我甚吝嗇麼？——

但蘇魯支說過這話，深爲苦痛之情所襲，又預增與朋友離別之悽哀，遂放聲大哭了；也無人知道安慰他。但在夜裏他獨自去，離開了他的朋友。

* * * * *

（第二卷完）

此
页
空
白

蒙田散文選 (三)

〔法〕

蒙田作

梁宗岱譯

此页空白

西塞羅說哲學不是別的，只是準備死。這大概因為潛究和沉思往往把我們底靈魂引到我們外面，使它離開軀殼活動，那就等於死底練習或類似死；或者因為世界上一切理性及智慧無非糝合在這一點，教我們不怕死。真的，理性如果不是嘲諷，便是單以我們底快樂為目的，總之它底工作不外要我們得到安樂自在地活着，如聖經所說的。世界上一切意見盡在此：快樂是我們底目的，雖然方法各有不同；否則，開步的時候人們便要把這種方法拋棄了；因為誰肯聽信那把痛苦與悲哀當作我們底目標的人呢？

對於這點，各派哲學底紛歧只是字面之爭。「讓我們跳過這些精微的瑣屑罷」（洗尼卡）。這剛愎及吵鬧實在和一個這麼高貴的職業有幾分配不上。無論一個人想扮什麼角色，他總要把自己的本色參進去。無論他們怎樣說，我們底最終目的，即在道德，亦是快樂。我常常喜歡用這個字，他們覺得最逆耳的，震盪他們底耳鼓。如果它含有極端的歡快或超常的欣悅的意義，那就藉重於道德底助力比什麼都多。這快樂，正因為它是更康健，更強勁，更粗壯，更男性而更切實地暢適。我們應該稱道德為快樂，因為比較溫柔，敦厚，自然得多；而不是我們現在用以稱呼它的「力行」。至於其他一種比較低下的快樂，如果它當得起這美名，實在由於競爭而非由於權利。我覺得它比較沒有道德那麼能夠超脫一切拂意和煩擾。除了它底滋味是比較暫時和薄弱而外，它有它底警醒，禁食，勞苦和血汗；尤其是它尖銳的慾望之層出不窮，而跟着來的又是那重濁的飽飫，真是差不多等於修行。

我們會大大錯誤，倘若我們把這種種不方便當作調劑它底美味的辛辣和配菜，如自然界中性質相反的事物往往互相激勵；或者倘若我們說道德亦一樣地受這種種的結果和困難所淹沒以至於冷酷不可親近；不知對於道德比較對於逸樂這種種更能超拔，磨利及增進道德所給我們的神聖完美的快樂。用它底價值和它底效果對秤而不知道它底美妙和用途的人實在不配認識它。那些到處教我們說它底追尋艱苦而它底享用舒適的人，他們底意思究竟何在呢？如果不是說它永遠是苦的，因為由什麼方法人類曾經達到它底享受，最賢德的人亦不過以企慕及接近它而自足，却得不着它到手。可是他們錯了，因為我們所知

道的各種快樂，單是追求底自身便够適意。企圖具有它所盼望的物品底氣味，因為那是實現底一大部分，而且與它同體。照耀在道德裏的福樂充滿了它底通衢與小巷，直至那最初的進口和最偏的邊界。

而道德賜給我們的最大祝福便是輕視死。這方法使我們底生命得到一種溫柔的清靜，使我們感到它底甘美與純潔的滋味，沒有這其他一切快樂全熄滅。所以一切學派皆輻輳和契合在這一點。雖然它們也異口同聲教我們怎樣輕視痛苦，貧窮以及其他人類生命所容易感受的種種災難，可是沒有那麼詳盡週到，為的是這些苦難沒有那麼迫切（有些人畢生不曾嘗過貧窮底味兒，有些完全不知痛苦和疾病，譬如音樂家鮮諾菲路尼〔Xenophilus〕就無病無痛地活足一百零六齡）也因為萬不得已的時候，如果我們願意，死可以截斷一切別的不安，把它們結果。至於死亡呢，却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都被趕到同一的終點。

遲或早，我們底鐵從搖動的筒

跳出來，於是那無情的死船

便把我們渡到永久的冥間。（賀拉司）

爲了這緣故，如果我們怕它，我們將時時刻刻感受那無從撫慰的煩惱。四方八面它都可以來；我們儘管頻頻左顧右盼如在一個可疑的地方，「儂丹達勒（Tanale）底石，它老是懸在我們底頭上」（西塞羅）。我們底法庭把罪人送到犯罪的地方受刑；在路上，任你把他們帶去遊覽最宏麗的宮室，享他們以美味珍饈，

史西利底香肉

對於他們將淡然無味，

琴聲與鳥歌

也不能再催他們酣睡，（賀拉司）

你以爲他們能受用麼？他們旅程底最終目的，不斷地擺在他們眼前，能够不使他們覺得這種種娛樂變味和臭腐麼？他一壁傾聽，一壁繼程，

一步步細量他底光陰，

他底生命將與路途同盡：

未來的劫運搗碎他底心。（哥路狄 *Chariton*）

死是我們旅程底終點，是我們目標底必然的對象；如果它使我們害怕，我們怎麼能夠走動一步而不致發燒呢？俗人底救治法，便是不去想它。但是究竟從什麼凶蠻的愚魯能夠發生這粗糙的盲目呢？我們得要把轡轡加在他們底驢尾上才好；

他底頭向前，他却想往後走（魯克烈斯）

無怪乎他們往往跌入陷阱了。你只要一提到死字，一般人便驚恐失色，趕緊在他們底胸前劃十字架，和提起魔鬼一樣。又因為遺囑裏不能不提到死字，在醫生未宣告最後的判詞以前，你別想他們肯動手；於是只有上帝知道，呻吟於痛苦與恐怖之間，他們用多麼清明的判斷力來調製這遺囑！

因為這字底綴音震蕩他們底耳鼓太厲害，又因為它底腔調似乎不祥，羅馬人學會了把它調和或展為儼詞。他們用「他不活了，他活過了」來替代「他死了」。只要是活，那怕是過去了的，他們便足以自慰。我們在「先師約翰」這一類的套語裏亦借用同樣的見解。

或者正如俗語所謂「期限值金錢」吧。我生於一千五百三十三年二月末日，根據我們現在的曆數，每年從正月起，恰好前十五天我度過我底三十九歲；我至少還要活此數；預先為這麼遙遠的事操心，豈不是大愚？但是，怎麼老與少拋棄這生命的情景都是一樣。沒有誰離開它不正如他剛才走進去。何況無論他怎樣殘廢，只要他一天有馬都沙林（*Mathusalem*）底榜樣在眼前，沒有誰不以為他身上還有廿年？而且，可憐的愚夫，誰給你底生命定一個期限？根據醫生們底計算麼？不如看看事實與經驗罷。依照事物底常軌，你久已由非常的恩惠而活着了。你已經超過了生命底普通期限了。既然如此，試算你底相識中未到你底年紀而死的比那達到此數的多了多少；又試把那些立功成名的人列為一表，我敢輸賭，三十五歲以下死的占多數。取法於基督的人道當然是虔敬而且合理了；而他底壽命終於三十三年。那最偉大的人，甘脆只是人，亞力山大，亦死於此數。

死襲擊我們的方式何止一端？

沒有凡夫能够預防

那刻刻可臨的災殃。(賀拉司)

姑且不提寒熱症及胸膜炎。誰能想到一個不列顛底公爵會被人壓斃，像那個當我底同鄉克里芒教王入里昂的時候在人叢中被擠死的呢？你不會看見我們一位國王遊戲時被殺麼？他底一個祖先可不是給豬撞死麼？埃士奇勒 (Escylus) 徒然站在空曠地以避免那預言他要死於危檐之下的恐嚇；看他竟因此而被那從飛在空中的鷹爪掉下來的龜殼殛斃；另一個死於葡萄核；一個皇帝梳頭的時候因抓傷而死；埃密利梨披都 (Emily Lepidus) 因為脚觸着門檻而死；奧非狄烏 (Aufidius) 進議會時撞門而死；在女人底股間斷氣的有民政官哥爾尼里加路 (Cornelius Gallus)，有羅馬底衛隊長梯支連 (Tigellinus)，有基衣·特·工沙克 (Guy de Gonsseges) 底兒子盧多韋 (Udovico) 曼都爾 (Martone) 底侯爵，而更壞的榜樣，有柏拉圖哲學底信徒士柏司普 (Siposus) 和我們底一個教皇。那可憐的法官卑比烏 (Bebius) 剛才判給一個犯人再活八天的期限，他自己已被捕，他自己底生命期限已完了！醫士加以烏朱利烏 (Caius Julius) 正在以油塗抹一個病人底眼，死已把他自己底眼閉上了！如果要把我自己混進去的話，那麼，我底一位兄弟，聖馬爾丁隊長，二十三歲時，已經建了不少的功。有一天打絨球，給一個球打中他底右耳上面，既無傷痕亦無痕跡。他不坐下亦不休懣，可是五六個鐘點以後，他竟爲了這打擊而中風死去。這些如此平凡的榜樣頻頻在我們眼前經過，我們怎麼能够放下死底念頭，而且不時時刻刻想像它抓住我們底咽喉呢？

或者你會說，只要我們不遭苦惱，何必理它怎樣來的？我也是這樣想法，無論什麼方法可以用來抵抗打擊，即使是躲在牛皮之下，我也不會輕視的。因爲只要我能够安安樂樂度過一生就够了；我選取那最利於我的遊戲，無論你覺得它怎樣地不顯赫和不像樣。

我寧可貌似癡愚，

只要我底謬誤，

使我歡樂或陶醉，

也不願爲賢爲智。

而憂愁悲悽。(賀拉司)

可是想這樣達到目的實在是癡愚。他們去，他們來，他們跑，他們跳，對於死則全不提及。這自然很好。不過當它來的時候，或光臨他自己，或光臨他底妻子朋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他們又怎樣的哀痛絕望，捶胸頓足呢！你可曾見過如此沮喪，如此改變，如此昏亂的麼？我們宜及早預防；至於那牲畜底渾噩，縱使寄居在一個清醒底人的頭裏（這自然是完全不可能。）它賣給我們的貨值未免太昂了。如是可以避免的敵人，我勸人借用怯懦底武器。無奈它是不可避免的，無論你是亡命的懦夫還是勇士，它一樣要捉到你。

死帶着同樣輕捷的脚步

去追逐亡命之徒，

亦不愛惜他們底腰和背——

那抱頭竄鼠的懦夫。(賀拉司)

既然又沒有什麼甲鎧，無論怎樣堅固，可以保護你，

任你怎樣週密地戴鋼與披銅，

死亦將從你底盔裏把頭顱拔去。(普羅柏爾斯)

讓我們學習站穩馬步去抵抗它，和它奮鬥吧！而且，爲要先滅除它對於我們的最大的優勝，讓我們取那與常人相反的途徑吧！我們除掉它那怪異的面孔，常常和它親近及熟識，心目中有它比什麼都多吧！讓我們時時刻刻把它底各種形勢擺在我們的想像面前吧！或在馬底巔蹶，或在瓦底傾墜，或在一顆針最輕微的戮刺，讓我們立刻反省：「好！即使是死又怎樣呢？」於是挺直我們的身子，緊張我們的筋肉吧！在喜慶與盛宴中，讓我們翻來覆去地高唱這句和歌，以提醒我們底景況，讓我們不要任歡樂沖沒我們，以至於忘記了有時想起我們底娛樂往往只是死底目標，和它怎樣常常在恫嚇着要抓住我們吧。埃及人就這樣做：他們在宴會中，在熱鬧達到最高點的當兒，忽命把一個解剖的屍體抬進來，對賓客們作一種警告。

每天都想像這是你最後的一天。

你不盼望的明天將越顯得可歡戀。(賀拉司)

人死說不定在什麼地方等候我們，讓我們到處都等候它吧。預謀死即所以預謀自由。學會怎樣去死的便忘記怎樣去做奴隸。認識死的方法可以解除我們一切奴役與束縛。對於那澈悟了喪失生命並不是災害的人生便沒有什麼災害。那可憐的馬薛當王被保羅埃密利(P. Emile)所俘虜，遣使去哀求他不要在他底凱旋中把他帶去。保羅埃密利答道：「讓他對自己哀求吧。」真的，無論什麼東西，如果自然不稍加援助，藝術與技巧很難進展。我天性並非憂鬱，只是好夢想。從沒有什麼東西比死更常常占據我底想像的，即使在我年齡最放蕩的時候。

當我底韶年滾着它底娛樂的春天。(卡都勒 Carulle)

在閨秀羣中或在嬉游的時候，許多人以為我的靈魂在給某種妒忌或某種遙遠的希望底消化所擾。實際上我正沉思着幾天前某人驟然給熱病和他底末日所襲擊，當他離開一個同樣的盛筵之後，他底頭腦亦和我的一般充滿着空想，愛情和良辰；於是我想起我亦在同樣危險的狀況。

時光一變便流去了，

任你如何都叫不回來。(魯克烈斯)

這思想並不比別的更能使我繡眉頭。閉首自然不能不受這些想像底戮刺。不過把它們在我們底腦裏翻來覆去，它們終久會變為慣熟是無疑的。要不然像我這樣的人就會永遠在恐怖與狂惑中，因為再沒有人比我更不信任生命，沒有人比我看得更短促的。我一向(除了極少數的間歇)享受着強壯的健康既不能延長，疾病亦不能截短我底希望。刻刻我都以為可以是我最後的一刻，這就是我底無間歇的和歌：「改天可以做完的事今天就可以做完。」真的，機會和危險並不把我們和我們底末日接近得多少；如果我們想，除了這意外還有幾千萬的意外懸在我們的頭上，且別提那些恐嚇得我們最厲害的災禍，我們便知道無論是康健或發燒，在海上或在屋裏，在和平或在戰爭中，它是一樣地近我們，「沒有誰比誰柔脆，也沒有誰比誰能夠確定他底明天」(洗尼卡)。要完成我未死前應做的事，即使是一個鐘頭的工作，最悠長的光陰我也覺得太短。

前幾天有人翻我底日記，我到一張記載我死後所想完成的事。我把實情告訴他：距離我底家大約一里路，我底身體亦強壯

而且健全，我就在那個地方急急把它寫下來，爲的是我不能担保我可以安然到家。不斷地撫育我自己底思想和把它們轉向我的內裏，我差不多刻刻都像我所做得到的收拾停當。死底意外蒞臨便不能教給我什麼新鮮的東西。

我們要在我們能力範圍內穿着靴兒準備趨程，我們尤其要留神除了自己與任何人都無涉。

不終朝的蜉蝣，

何必孜孜圖謀（賀拉司）

因爲用不着再添上什麼我們也够忙了。有人哀悼，並不是因爲他要死，却因爲死打斷他那美好的勝利的前程；另一個因爲他在未嫁女或未把兒子底教育安排妥當之前便要離開；這個惋惜他要丟掉他妻底相伴，那個他兒子底，把這些當做生命底主要享樂。

我目前在這樣的一個境地，多謝上帝，無論他什麼時候高興我都可以離開，沒有絲毫的怨艾，除了爲生命，假如喪失生命底預期偶然壓抑我的話。我四處都分清輟；我對人人，除了自己，通預先告辭了一半。從來沒有人準備拋棄這世界和斬斷一切關係，比起我所計劃履行的更充分更堅決。最死的死是最健全的死。

「哀哉哀哉！」他們說，「一刻的外運」

便剝奪了我畢生聚斂的寶財」（魯克烈斯）

建築家說：

工程中斷了，高聳入雲的樂臺

空留下來無人理會。（維琪爾）

一個人不應該計劃那太長遠的事業，或者最低限度不要帶着太操切的心意去盼望它完成。我們生來是爲要做事：

願死在我工作當中蒞臨。（阿微特）

我贊成我們應該盡力去把生命底功能延長，並且希望死在我種菜的當兒找着我，不過要對它漠不關心，尤其是對我底園地之完成與否漠不關心。我親眼看見一個人死，在彌留之際，哀悼命運把他正在着手的歷史底綫在叙及我們底第十五或第十

六個王處剪斷。

他們不接着說，「這種種惋惜

並不隨着我們去。」（魯克烈斯）

我們必要戒絕這些粗鄙而且有害的脾氣。正如他們把墓園位於教堂底附近和城市最熱鬧的區域，以便像里古爾谷所說的，使一般民衆婦人及孺子既習慣了，不致見死人而大驚小怪；而這些骷髏墳墓和喪殯底不斷的接觸亦可以把我們底景况警告我們：

這是古代的風氣；用武士底決鬥

來助賓客們底酒興；

他們拳腳交加，利刃相接，

不惜血肉飛濺在杯盤上。（史利於意大力古 Silius Italicus）

又如埃及人在盛宴後，命一個人把一幅死底大像陳列於座衆之前，並喊道：「飲酒和歡樂吧，因為你死時就是這樣。」同樣，我不獨常把死放在心裏，並且放在唇上。而且再沒有什麼消息比人死底狀況我更願意聽的了；他們斷氣時的言語若何，顏色若何，面目若何。讀歷史時我亦最留意這一點。我底書填滿了這些例子，由此可知我對於這題材有特殊的嗜好。如果我是做書的人，我會將種種的死記錄在一冊，並且加以評語。教人怎樣死即所以教人怎樣活。狄西爾祖有部書的名稱是這樣，可這目的不同，用途亦不如是之大。

有人會對我說：現實超過想像這麼遠，即最精的劍術，一到了這點，亦要告失敗。讓他們說吧；先事綢繆給我們很大的益處是無可思疑的。而且，難道能够無畏怯亦不悚慄地走到那裏不算一回事麼？豈止即自然亦幫我們忙，給我們勇氣。如果死是劇烈而且短促的，我們沒有工夫怕它；如其不然呢，我發覺當疾病漸侵我的時候，我對於生命自然而然地懷種種輕蔑。我覺得健全的時候比在病中要消化這死底決心更難。我對於生命底種種享受不如從前那麼強烈地留戀，爲的是我開始不感到它們底興味與樂趣，我看死亦遠不如從前那麼可怕。這使我希望當我離前者越遠，離後者越近，我亦更容易接受它們底交換。正如我會經歷

次體驗史撒所說的事物在遠處往往比在近處顯得更大同樣，我發見我健康時比害病時更怕病，我所享受的歡樂力量與愉快使我覺得其他一種境界與現狀相差這麼遠，於是我由想像把那些痛楚擴大了一半，揣度它們在我肩上比所感到的更沉重。我希望對於死亦一樣。

讓我們看看我們身受的普通的變遷和衰敗當中，自然怎樣剝奪我們對於我們底損失和朽腐所感到的滋味。對於老頭子過去的生命和青春底精力所剩有幾呢？

唉，老人底生之歡樂是多麼有限！（馬思米安 Maximianus）

史撒對他底一個殘廢的衛隊在街上求他批准他去死，望着他那衰朽的形狀，諛諧地答道：「你以為你還在生麼？」如果我們驟然掉到這種景況裏，我不信我們經得起這麼大的變遷。可是，由自然底手引我們沿着這柔和的幾乎不知不覺的斜坡下去，她把我們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引入這不幸的境界，使我們與它熟習，於是當韶年在我們裏面死去時，我們感不到這搖撼。其實這青春死在事理上比那為苟延殘喘的生命整個的死，比那老年底死都更難受，為的是從「苦生」跳到「無生」實在沒有從舒暢繁茂的生跳到憂愁痛苦的生那麼艱難。

個儂的身軀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去背重負；靈魂亦然：須要把它高舉和挺直以抵抗這仇敵底壓迫。因為，既然靈魂一天受死底威嚇一天不能安定，如果它一度得到保險，便可以自誇（一件不多超出人力的事）無論什麼苦惱不事，恐怖以至最輕微的煩擾都不能在它裏面居留了。

暴君底怒目

不能搖動他靈魂底堅定；

波濤洶湧的海神，

或天帝霹靂的巨手

亦皆枉然。（賀拉司）

它變成了它底熱情與慾望底主人，它底窘乏，羞辱，貧窮以及其他命運底災禍底主人。讓我們當中能够的便奪取這優勝吧：這是

真正而且至高的自由，得了它我們可以藐視威迫與強權，嘲弄牢獄與鐵鍊：

「我將拴你底脚，拴你底手，

讓殘酷的獄卒把你看守。」

「一位神明可以把我解救，

當我想得自由的時候。」

我知道他指那赫赫的無常，

因為死是萬事萬物底收場。（賀拉司）

我們底宗教基於人性的礎石沒有比輕生更穩固的了。不獨理性底言論邀我們這樣做，因為我們為什麼怕丟掉一件東西呢，如果這件東西丟後我們無從惋惜而且既然我們受各種式樣的死底恫嚇——畏懼它們不比忍受其中一種更難過麼？

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它什麼時候來臨究竟有什麼關係？一個人報告給蘇格拉底說那三十位法官已經把他定死刑了。「大

自然却定他們底死刑。」他答道。

爲了要超度到一個脫離一切煩惱的境界而煩惱，這是多麼愚蠢的事！如生把萬物底生帶給我們，死亦將帶給我們萬物底死。所以哀哭我們百年後將不存在正和哀哭我們百年前不會存在一樣癡愚。死是另一種生底起原。我們從前是這樣哭着因爲走進這生命於我們是這麼艱苦的事：我們從前是這樣脫掉我們舊時的形體進來。

僅一度顯現的事沒有什麼可憂傷的。爲這麼短促的頃刻懷這麼長期的畏懼是否合理呢？死把長壽與短命合爲一體。因爲長短和那已經不存在的東西毫無關係。亞里士多德說伊班尼（Hypantia）河邊有些只活一天的微小生物。早上八點鐘死是夭折，晚上五點鐘死却算壽終了。在這區區的剎那間論禍福，我們誰不要覺得可笑呢？我們底壽命之修短，如果拿來與永恆比較，或者與河嶽、星辰、樹木甚至有些禽獸底壽命比較，其可笑的程度亦不減於此。

但是大自然逼我們去。她說：「離開這世界吧，正和你來時一樣。你由死入生的過程，無畏懼亦無憂慮的，再由生入死走一遍吧。你底死是宇宙秩序中的一段；是世界底生命中的一段。」

衆生互相傳遞着生命，

正如賽跑的人一般。

互相傳遞生命底火把。（魯克烈斯）

「我爲什麼要爲你改換這事物底美好的本性呢？死是你底創造底條件，是你底一部分；你在逃避着自己。你所享受的這形體屬於生亦同樣屬於死。你初生那一天放你向死底路，路程不減於向生底路，

我們生的時候便開始我們底死。（洗尼卡）

生，卽是開始去死；最先的一刻

早把我們生命底最後一刻安排。（馬尼里烏 *Manlius*）

你活着的每一天都從生命盜取；你消耗生命作活。你生命底無間歇的工作便是建造死。我在生的時候便已在死。因爲你不在生的時候，已是在死後了。或者，如果你歡喜這樣，那麼，你在生後死；可是你在生的時候，你是刻刻地死着；而死關係臨死的人比關係死者實在更厲害，更鋒銳，更切要。

如果你已從生命獲得利益，你底大願已償了；心滿意足地走吧。

爲什麼不離開這生命

像酒酣的賓客離席呢？（魯克烈斯）

「如果你不會享受，如果生命於你是無用的，你喪失它又有什麼關係呢？你還要它何爲呢？

爲什麼苦苦要延長

那終有一天要侷促地收場

和徒然浪費的時光？（魯克烈斯）

「生命自身本無所謂善惡，而是照你底意思安排的善與惡底舞臺。如果你活了一天，你已經見盡一切了。每日就等於其餘的日子。沒有別的光，也沒有別的夜晚。這太陽，這月亮，這萬千星斗，這運行底秩序，正是你底祖若宗所享受的，而且亦將款待你底後裔；

我們祖先所見的是這樣；

後裔所見的亦將是這樣。（馬尼里烏）

「而且，萬一不得已的時候，我底喜劇各幕底分配和紛歧已在一年內演完。如果你留心我底四季底運轉，它們已包含了世界底幼少壯老。它已演盡它底本色，更沒有別的法寶，除了再來一遍，而且將永遠是這樣。」

我們永遠關在一個圈內，

永遠在一個圈內掙轉。（魯克烈斯）

流年週而復始，

終古循環不已。（維琪爾）

「我並沒有意思要爲你創造新的把戲：

我不能再發明什麼，

想像什麼來討你歡喜。

萬象皆終古如斯。（魯克烈斯）

「讓位給別人吧，正如別人曾經讓位給你。平等便是公道底第一步。既然人人都被包括在內，誰能埋怨被包括在內呢？而且，任你活多少時候，你總不能截短你屬於死時的光底分寸；只是白費工夫：你將有多少時候在這戰戰兢兢的境界中，與你死在襪襟裏無異？」

所以，人啊，儘管活着吧，

任你活滿了多少世紀，

永恆的死仍將期待着 you。（魯克烈斯）

「可是我將這樣安置你使你沒有怨艾，

你可不知道真死的時候，

再沒有第二個你

活活地站在你左右

哀悼慟哭你躺着的尸首？（魯克烈斯）

「你亦不會再企望你曾經那麼惋惜的生命，

於是再無人懸念生命和自身……

於是我們不再有惋惜和悔恨。（魯克烈斯）

「死比較空虛還沒有那麼可怕，如果有比較空虛更少的東西：

所以死對於我們還要少，

如果比起空虛還可以少。（魯克烈斯）

「無論生或死都與你無涉，因為你還在死，因為你已經不在了。

「沒有人在他底時辰未到之前死去。你所留下來的時間，與你未生前的時間一樣地不屬於你，而且亦與你毫無關係，

回頭看看吧。

我們未出世前的世世代代

與我們果何有哉？（魯克烈斯）

「你底生命盡處，它亦盡在那裏。生命底用途並不在長短，而在乎我們怎樣利用它：許多人活很少的日子，却活了很長久；趁你在的時候留意吧。你活得够與否，全在你底意志，而不在于年齡。你以為永遠不能達到你刻刻向那裏進行的目的地麼？沒有一條路沒有盡頭的。如果伴侶可以安慰你，全世界可不跟你走同樣的路麼？

萬物，當你死後，將隨着你來。（魯克烈斯）

一切可不和你共舞着同樣的舞蹈麼？有不與你偕老的東西麼？千萬個人，千萬隻獸，千萬種別的生物都在你死的剎那死去。

沒有夜跟着晝，沒有跟着夜的清晨。

不聽見，夾雜着新生的嬰孩底哭聲。

那伴着死亡與黑殯的哀號與呻吟。（魯克烈斯）

「爲什麼要退縮呢？如果你不能往後退？你已經見過不少的人死去更好，藉死以逃避浩大的苦難了。死去更不如的，你曾經見過麼？貶責一件在自己身上在他人身上你都不會經驗過的東西豈非頭腦太簡單？爲什麼你要埋怨我和命運呢？是你統治我們還是我們統治你呢？即使你底年齡未盡，你底壽命已盡了。一個矮小的人也是整個的人，與高大的人，與無異。壽命和人都不是可以用尺量度的。」

「西隆（Chiron）拒絕永生，聽見時間之神，他底父親撒都納（Saturne），親自告訴他永生底情形之後。真的，試想像永生對於一個人比較我所給他的生命是多麼痛苦及難受。如果你沒有死，你將永久咒罵我剝奪你這權利。我特意把多少苦味參進去，以免你見它方便，太急切太熱烈地擁抱它。爲要使你居留在這既不避生，亦不再避死的中庸底境界裏（這是我所求於你的）我把兩者都調劑於苦與甜之間。」

「我會經啟迪達列司，你們底第一個賢哲，說生與死通沒有關係，這使他很聰明地回答那問他爲什麼不死的人道，『因爲那沒有關係。』」

「地，水，風，火以及我這大廈底其他分子既不是你底生底工具，也不是你底死底工具。爲什麼你害怕你底末日呢？它並不比其他日子特別催促你死，並不是最後一步招致倦怠；它只把它宣佈罷了。天天都望死走去，最後一天却安抵那裏。」

這些都是我們大自然母親給我們的好教訓。

我常常想：爲什麼打仗的時候，死底面目，無論在自己或在別人底身上，遠不如在我們家裏那麼可怕，否則那就會變成一旅醫生或哭星底軍隊了；而且，既然死永遠是一樣的，爲什麼在鄉村或卑賤的人家比較其他景况的總鎮靜得多。我確實相信，這慘淡的面孔，這陰森怖人的殯儀，我們用以包圍死的，恐嚇我們實在比死底本身更多：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母親們，婦女們和孺子們底號陶，致祭的親朋底驚愕而昏迷的面孔，慘淡而哭腫了眼皮的奴僕，黑漆漆的房子，搖搖不定的燭光，以及我們枕邊充塞着醫生和牧師：總而言之包圍着我們的全是陰森與恐怖。我們實在早已被埋葬了！小孩子連看見他們底朋友也要恐慌起來，如果他

們底朋友是戴着面具的；我們亦如是。我們要把物和人底面具通拿下來；面具除掉之後，我們將見到與前幾天一個奴僕或婢女毫無懼色接受的十足一樣的死。令人沒有準備這種殯殮儀的工夫的死有福了！

論想像底力量

「強勁的想像產生事實」學者們這樣說。我是很容易感受想像底威力的人。每個人都受它打擊，許多人却被推倒。它底影響深入我底內心。我底策略是避開它，而不是和它抵抗。我只能任暢快強健的人們當中過活。只要看見別人受苦我便肉體上受苦，我自己底感覺往往僭奪第三者底感覺。一個人在我身邊不歇地咳嗽連我底咽喉和肺腑也發癢。我探訪那些本分要我不得不探訪的病人比較沒有那些我不必留意和關心的病人那麼願意。我染到我所研究的病。而且把它藏在我底身上。我毫不覺得奇怪：想像往往把死和病帶給那些任它作爲及鼓勵它的人。

西門湯馬士 (Simon Thomas) 當日名醫。我記得有一天在一個患肺病的年老的富翁家裏遇到他，談起療治這病的方法。他對他說其中一個良方便不要我歡喜同他作伴；如果他集中他底視線在我底光鮮的面孔上，他底思想在我底活潑歡欣的青春上，而且把我當時那種蓬勃的氣象充滿他底五官，他底健康便可以起色。可是他忘記了說我底健康也會受損傷。

卡路韋比烏 (Gallus Vebius) 那麼專心致志去體察和想像瘋狂底性質與動作，他底理性亦因而失常，而且永不能復元。他可以自誇是因智慧而發狂的。有些人因恐怖而預見劊子手底刀，還有一個，當人家把他解縛，對他宣讀赦詞的時候，只爲受了他自己底想像所打擊，已僵死在斷頭台上了。我們受想像底搖撼而臉紅，流汗，顫慄，變色；倒在羽毛的床上，因爲感覺我們底身體受它震動有時竟至斷氣。血氣方剛的少年，熟睡的時候，熱烈到竟在夢中滿足他底求愛的慾望：

儼然有介事似的，

他們往往盡情流放

那滔滔不竭的白浪，

沾污了他們底衣裳。(魯克烈斯)

就寢時沒有角，在夜裏竟生出角來這類的事雖不算怎麼新奇，意大利王西普(Cypus)所遭遇總可流傳的。他日間會看鬥牛，通夜夢見頭上出角，終於由想像底力量額上凸出兩角來。克勒蘇底兒子出世便啞，熱情竟賜給他聲音。安提阿屈(Antiochus)因爲士查多尼司(Stratonice)底美色太強烈地印在他靈魂上而發燒。波林(Pline)說親眼看見路齊烏哥時蘇(Lucius Cossinius)結婚那一天由女人變爲男人。彭丹奴(Pontanus)和別的說意大利從前會發生許多同樣的變化，而由他自己和他母親底熱望，

童子依非(Iphis)實踐

他做女孩時許下的心願。(阿微特)

經過維提里勒·法蘭夏(Vitry le François)的時候，我得見刷雄(Soisson)主教引一個名叫日耳曼(Germann)的人作證，那裏的居民都認識而且眼見他到廿二歲還是女子，名叫瑪利亞。他那時候已經老了，滿面鬚髯，並且未娶妻。他說，有一次跳的時候稍用勁，他底陽具便伸出來了。那裏還流行着一首歌，少女們常唱來互相警戒不要跨得太大步，以免變爲男子和瑪利亞日耳曼一樣。這類的事常常發生并不足希奇，因爲如果想像對於這種東西有相當的能力，它那麼使勁而且不斷地專注在這上面與其頻頻重犯同樣的思想和猛烈的慾望，还不如一次把這男性的部分安在女子身上爲妙了。

有些人把達果貝爾(Dagobert)王底癩痕和聖法朗夏底烙印諛語想像底力量。據說身軀有時給它移到別處去。舍爾蘇(Celsus)告訴我們一位牧師把他底靈魂勾引到一個那麼出神的境界，他底肉體竟許久無呼吸無知覺。聖何渠斯丁曾經說及另一位，只要一聽見淒慘的呼號便昏過去，而且被擲到身外得那麼厲害，任你怎樣在他耳邊大聲疾呼，搖他刺他烙他也枉然，直到他醒來才止。那時候他便說他剛才聽見些聲音不過彷彿自遠遠傳來，並且現在也感到刺烙底創痛了。這并不是一種矯枉造作來和他底感覺挑戰的剛復的幻想，只看他那時候全無脈搏和呼吸便可知了。

奇蹟，異象邪術和種種非常現象底主要効力大抵基於想像力施於一般民衆底比較鬆軟的靈魂上。他們底信心是那麼容易受騙簡直以爲看見他們所不見的東西。

我依然相信那些可笑的「洞房帶」，擾亂人心那麼甚，竟成爲大衆底唯一談資的，完全由於恐懼與畏怯底印象。因爲我

● 是家田時極流行的一種魔術，據說中了這魔術的人在洞房之夜便不能行樂。

由經驗得知某人（對於他我可以和對於我自己一樣負責的）毫無患陽痿或中邪術的嫌疑，聽見他一位朋友說及一種非常的萎靡在他最不需要時候降臨；等到他處同樣的地位的時候，這可怕的故事打擊他底想像得那麼厲害他竟得到同樣的遭遇。從那天起，那對於這災患的可惡的回憶屢次侵擾他，挾制他，使他重犯此病。他在另一種幻想上找着了療治這幻想的藥方：那就是事前預先宣佈和承認他所患的病，他底精神的緊張得以放鬆，爲的是他底弱點既然是意中事，他底職責便輕減而不那麼沉重地壓着他底心了。到了他可以任意選擇他底時間了，他底精神自由和解放了，他底肉體也修整如常了，他於是開始嘗試，捉摸，趁着對方不留神的當兒幹去，他這殘疾終告痊愈。

對於某個女人既一度能幹，他便再不會對她不能幹，除了由於一種可寬恕的疲弱。

如果有犯這種不幸之可慮，那就是當行事時精神過於受慾望或猜疑底刺激，尤其當機會是屬於意外及迫切的性質的時候；要鎮壓這種慌亂簡直沒有辦法。我認識一個人，由別處把那已經半酣的身軀帶來給他竟可以馬上消滅他底烈火；另一個年老的時候，居然沒有那麼無能了，正因爲沒有那麼勁健的緣故。還有一個，他底朋友對他說有治邪的方法担保可以保衛他，居然收很好的效果。不如讓我述這事底始末吧。

和我交情很深的一位某望族底伯爵，和一個很美麗的姑娘行結婚禮。因爲來賓中有一個曾經向她求過婚，他底朋友於是常常替他担心。他底一位親戚，那主婚的老太太（婚禮就在她家舉行）特別害怕這種邪術；她把她底疑慮對我說了。我請她倚賴我。剛巧我底箱裏有一個金幣，上面刻着幾個可以防衛中暑和解除頭痛的天使，如果把它好好放在頭顱底骨縫上；而且，爲要使它不致移動，這金幣是縫在一條可以繫在額下的帶子上面的。與我們目前所顧慮的事一樣虛渺的幻想！這件奇怪的東西是約克培勒提爾（Jacques Peleier）住在我家時贈給我的。我忽然想起它或者有相當的用處。我對那伯爵說他也許會跟別人遭同樣的險厄，既然在座有人頗樂意計算他，可是他儘可以安心睡去；我必定對他盡友誼底扶助，必要時我將不惜爲他運用一個在我能力範圍內的法術；只要他很真誠地答應我無論如何都不洩漏秘密。如果事情有什麼不妥，他只要在夜間我們把補血湯送給他時，向我打暗號就得了。他底心和耳既受了種種幻想底騷擾，他覺得他自己爲錯亂的想像所束縛，便在我們約定的時間向我示意。我於是低聲告訴他：要他藉端站起來把我們趕走，并且開玩笑把我身上的睡衣拿去（我們差不多一樣高），把它穿

上，直至他把我底囑咐做完爲止。我底囑咐是：我們離開房子的時候，他馬上要走到一隅小便，要說三次某種咒語和做某種動作，每次要把我給他的帶子綁在腰間，而且很小心地把那金幣蓋住腎部，幣上底像放在某方向；這種種都做完了，而且在第三次時把帶子綁緊，使不能移動或鬆散了，他便可以安心回去幹他底事，可是別要忘記把我底睡衣如此這般地鋪在床上以蓋住他們倆。

這種種把戲是奏效的主要東西；我們底思想不能分辨這些荒誕的方法不是從些幽冥的秘術來的。它們底謬妄反足以賜給它們重要和尊嚴。總之我這護符確實證明了治春病比治中暑還要靈驗，它底鼓動力比防衛力還要大。那是一種意外的怪想暗示給我這和我本性相去很遠的做法。我是一切詭譎伴詐行爲底仇敵。我憎惡用欺騙的手段，不獨遊戲如此，即謀利亦如此。如果那行爲不是惡的那條路却是。

埃及王亞馬司（Amasis）娶勞狄絲（Ladice），一個很美麗的希臘婦人爲妻。他待她事事都殷勤備至，單是到享用她的時候却窮於應付，以爲是什麼妖術作祟，恐嚇要殺她。因爲這是全屬於幻想的東西，她勸他求助於宗教。既對薇娜絲許下種種的心願之後，他獻祭後的第一晚果然恢復如神了。

無疑地，她們不應該以那種羞怯、忸怩、掙扎的姿態來款待我們，那是足以吹滅同時又惹起我們底烈火的。皮達果拉（Pythagoras）底媳婦說一個女人同男人睡的時候應該把羞恥和她底袴一齊卸下，等到穿裙時再把它穿上。進攻者底心，受了各種的驚駭，很容易迷失。如果他底想像一度使他感受這羞辱（他只在第一次接觸時感受到它，接觸越劇烈越凶猛，他感受得越厲害，而且也因爲在這初次的親密人們特別怕失敗），開端既不利，他將因此而惱怒而發燒以致日後這不幸會繼續發生。

結婚的人，既然他們有的是時間，不宜妄試或急於動作，如果他們沒有準備妥當。與其受第一次的拒絕所騷擾和激惱而陷入長期底困苦，寧可無顏地不能及時帶禮錢給那充滿了擾攘與狂熱的喜牀，等候着比較親切和安全的機會。未得手之前，那病人應該在不同的時候用突擊的方法輕輕地嘗試和開路，別要忿怒或固執要一旦超越自己。那些認識他們底肢體是天生馴服的人，讓他們留心去反騙他們底幻想。

人們關心這肢體底難以約束的不羈實在很合理。它是那麼不合時宜地自告奮勇，當我們不需要它的時候；最需要它的時

候却又那麼不合時宜地臨陣退縮；那麼迫切地違抗我們意志底權威，又那麼傲岸而且剛愎地拒絕我們底心和手底祈求。

可是如果忍不住人家指摘它底叛逆，或且因此把它定罪，它僥我爲它辯護，說不定我會控告它底同伴，我們其他的肢體說它們爲了妬忌它底任務之重要和愉快，有意跟它挑釁，而且陰謀鼓動全世界來反對它；很好險地把它們共通的罪咎加在它身上。因爲試問我們身上有那一部分不常常拒絕和我們底意志合作，并且常常施行它們底職務來和我們底意志挑戰。它們每個都有它自己底情感，不由我們分說便把它們喚醒或催眠。多少次我們底臉色不知不覺間洩漏我們要守秘密的念頭，把我們賣給那些在我們週圍的人就是興奮我們這肢體的動機，亦一樣地興奮我們底心、肺和脈搏，我們底眼一接觸着可愛的東西便自然而然地在我們身裏散佈熱情底火焰。難道只有這些肌肉和血脈不獨不待我們底意志，并且不待我們底念頭底首肯便升起或沉伏麼？我們并不指使我們底頭髮悚立，或指使我們底皮膚爲了慾望或恐懼而顫慄。手兒常伸向我們不差使它的地方去。舌頭僵硬和聲音凝結都有它底時辰。當我們沒有什麼東西可煎熬，很願制止它的時候，飲食慾并不停止去擾亂那些在它治下的部分，比起這另一種慾念不多亦不少，而且它喜歡時亦同樣無理地拋棄我們。用來卸除我們底肚子的工具自有它們底伸漲或收縮，超出而且違反我們底意志；卸除我們底腎部的亦是一樣。雖然聖何渠斯丁爲要證明我們意志底全能，告訴我們他親眼看見一個人任意要他底屁股放多少屁，雖然他底註釋者威微（Wick）更用當時另一個榜樣增加這話底價值，說有人可以照別人對他誦讀的詩句用屁組成調子；我們都不能因此斷定這肢體底絕對服從。因爲通常有比這部分更吵鬧更躁暴的麼？我還認識一個屁股那麼頑固和暴戾它竟強迫它的主人繼續放了四十年的屁，無間斷亦無變動，就這樣把他帶到墳墓裏去。

但是我們底意志爲了它底主權我們提出這譴責的，我們可以控告它謀反與叛逆的證據更多了，它是那麼不規則與不服從！它永遠要求我們所想它要求的麼？可不常常要求我們禁止它要求，而且明明與我們不利的麼？它可也聽我們理性底結論底指揮麼？

最後，我將爲我底主顧先生求你考慮這一點；它底案由關於這事，雖然和其他夥計相連在一塊，不能區別亦無從分辨，却有它被告，而被告的理由和罪狀，照各造底情形看來，又和它底夥計無絲毫關係或牽涉。原告者底仇恨和不法由此可知了。

無論如何，一面抗議着律師和法官們底徒然的爭辯和判決，大自然同時將循着她底軌道前進，她底設施是不會錯的，把一

種特殊的權利賜給這肢體：凡夫們底唯一永生的事業底創造者。所以生育對於蘇格拉底是一種神聖的行爲；而愛情是希求永生的欲望，它本身也就是一個永生的幽靈。

或許一個人可以由想像底力量把所患的癩癧在這裏留下，而他底同伴却把它帶回西班牙去。爲了這緣故，關於這種症候，通常都需要一個準備好的頭腦。爲什麼醫生們事前用種種可以治愈的假話來愚弄他們底病人呢，如果不是希冀想像底力量補助他們底藥湯底欺詐？他們知道他們底一位師父曾經寫在書上：對於許多人只要一看見醫藥便可以奏効了。

上面這幻想之所以來到我筆下，因爲我憶起先父底一位家庭製藥師告訴我的一個故事。這藥師極純朴，是那不慕虛榮不善扯謊的瑞士人。他說在土魯士（Toulouse）熟悉一個身體孱弱而且患沙淋症的商人，因爲常常需要灌腸藥，由醫士們照他底病狀配製了許多種。當這些藥拿到他面前的時候，絲毫習慣的儀式也不放過；他往往先試探它們是否太燙。瞧他於是躺在床，仆着，照例的手術都一一做過了，只是沒有注射。弄完這一套之後，藥師便告辭了，病人居然覺得舒服起來，和眞受了注射一樣。如果那醫生覺得這手術還不够，他就照樣再來兩三遍。我這證人賭咒說病人底太太爲省錢起見（因爲他和眞受注射一樣付錢），有時自己用溫水照樣試辦，但終因爲不奏効而露破綻；這樣做既不靈驗，就不能不依舊倚賴從前的方法。

一個女人，想像她會把一顆針和麵包一齊吞下，感覺她哽在喉裏。哀叫狂號彷彿有一種不可忍受的痛楚；但是因爲看不見她底喉嚨有什麼紅腫或其他變動，一個靈巧的人，斷定這不過是意見和幻想在作怪，由於一片麵包經過時把它刺傷，於是設法使她嘔吐，偷把一根曲折的針放在她所吐出來的東西裏。這女人，以爲已經把針吐出，馬上覺得痛楚全消了。

我知道有一位紳士，在他家裏宴飲一班上賓，三四日後戲對人誇說（因爲其實全屬子虛）給他們吃了貓肉饅頭；其中一個貴婦恐慌到竟得了胃病和發燒，以致不可救藥。即牲畜們也和我們一樣受統轄於想像力。試着許多狗因喪失它們底主人而哀慟至死。我們也常見它們在夢裏發抖和狂吠，或馬兒嘶叫和掙扎。

不過這還可以諉諸身心底密切關係互相傳遞它們底命運；至於想像有時不獨影響它自身，并且影響到別人底身體，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正如一個軀體把它底病痛拋給鄰人，如在互相傳染的瘟疫，瘡疹和眼疾常可以見到：

眼睛爲了看見病眼而生病；

無數的病症都由傳染得來（阿微特）

同樣，想像受了強烈的搖撼射出來的利矢亦可以中傷外物。古代相傳西提亞有些女人生氣的時候只用她們底怒眼便可以殺死她們所惱怒的人。龜和駝鳥孵卵都只用目光；足以證明它們底眼睛具有投射的能力。至於女巫呢，據說她們具有毒害的眼睛，

不知什麼妖眼迷惑我底羊羣。（維琪爾）

我極不信任術士。可是我們由經驗知道許多女人把她們幻想底標誌印在她們胎裏的小孩身上；那產生黑人的可以為證。有人貢獻給布希米國王兼皇帝夏勒一個比莎（Pisa）附近的女孩，週身毛髮茸茸，據她母親說是因為早晚習見一幅掛在她床頭的聖約翰像孕育出來的。

對於禽獸亦然。試看雅角底羊，以及野兔和鷓鴣給山嶺底雪所漂白。最近有人在我家裏看見一隻貓窺伺着一個小鳥，它們互相定睛凝視了半晌，鳥兒竟和死去一樣落在貓兒底爪裏；或給它自己底想像所麻醉，或受了貓兒底某種吸力所牽引。酷愛放鷹獵鳥的人必定聽說過一個獵夫定睛望着一隻飛鷲，打賭他能够單用他底視力把鳥兒曳下來；而且據說他的確做得到。因為我所借用的故事，我完全付託給那些我從他們借取的人底良心。

結論是我底，並且倚靠理性底證據成立，而非倚靠經驗底證據；每個人都可以把他底例子附上去；至於那沒有例子的，他總可以相信世間必定有例子存在，因為事端是那麼紛紜繁雜。

如果我舉的例不切題，讓別人用更妥當的來替代。

而且，在這關於我們底風俗和行爲的研究裏，詭誕的憑證，只要是可能的，與真的一樣可用。曾經發生與否，在巴黎還是在羅馬，在約翰或是比得身上，它們總在人力底範圍內，關於這人力我是很有益地領教於這記述的。我看見它並且受它底惠，無論在形或影上。而歷史常給我們的許多教訓當中，我選取那最希有及最可紀念的。有些作家底目的是敘述那已經發生的事。我底呢，如果我做得到的話，却要述說那可以發生的。各派別可以有權在沒有雷同的地方假設雷同。但我却不這樣做，在這一點我底宗教式的拘謹超過了一切歷史底信仰。對於那些我從我所讀過聽過做過說過的事取得的例證，我約束自己不敢更易那最輕微最無關係的枝節。我底良心毫釐也不假造；至於我底智識，我却不敢担保。

這使我有時想，一個神學家，一個哲學家，和那些同時具有精微的良心與謹慎的人究竟適宜於寫歷史不適宜。他們怎麼能夠用牠們底信仰來抵押那通俗的信仰呢？怎麼能夠為不相識的人底話負責，把他們底態度當現錢使呢？即幾個人，在他們眼前所做的事，他們亦會拒絕在審判官面前發誓作證；而且沒有人，無論對於他們怎樣親切，他們肯為他底意向負完全的責任的。我以為寫過去的事不如寫目前的事那麼冒險，為的是作者只要報告一個借來的真理。

許多人勸我記載時事，因為他們覺得我底觀察比較別人沒有那麼多的偏見，而且，因為我接近各黨派底領袖的機會較多的緣故，比較親切得多。可是他們並不說，即使我獲得莎路斯特（Sallust）底榮譽，我亦不會從事這樣的工作；義務，勤勉和堅忍底死仇如我，再沒有比較長篇的敘述和我底風格更不適宜的；我常常因短氣而把我底線索截斷；我沒有章法亦沒有詮釋值得誇說，既然我連表達最普通的事物的字句比較一個小孩子還要笨拙，所以我只說我所能夠說的，用題材來湊合我底能力。如果我拿人作嚮導，我底脚步也許跟不上他底。何況我底自由是這般自由，說不定我會發表些意見，即使從我自己的觀點和根據理性看來，也是不合理和該罰的。

蒲魯達爾克關於他底作品很願意告訴我們：如果他所舉的例證事事處處都真，功在別人；可是如果它們有利於後世而且發出一種光輝以照耀我們臻於道德，功却在於他自己。與藥湯不同，一個古代的故事無論是這樣或那樣，並沒有什麼危險。

我們底感情繼續到死後

那些責備我們永遠張着口追逐未來的事物，勸我們抓住和保持目前的幸福（因為我們對於未來的比較過去的還要茫無把握）的人，可謂說中了人類最普通的弊病，如果他們敢把那大自然為了延續她底功業領導我們去做的事當作弊病的話。因為嫉妬我們底事業多於嫉妬我們底智識，大自然把這個和許多別的謬解印在我們腦海裏。我們永遠不在家裏，永遠超出我們以外。恐懼，欲望與企求催迫我們到未來去，剝奪我們對於現在的意識與考慮，令我們思索未來的事物甚至當我們已去世的時候。「懸念着未來的心永遠是不樂的。」（洗尼卡）

柏拉圖常把這句偉大的箴言勸勉人：「做你底事業和認識你自己。」這句箴言底每一段包括了我們底一切職務，也同樣包括了其他一段。做他自己事業的人就會明白他先要知道他是什麼人與什麼是屬於他的。認識他自己的人就不會把別人底事當作自己的事；他會首先自愛和栽培自己；避開那些冗餘的事務和無謂的思想與企圖。「愚昧即使它底願望都實現了，還是不滿足；智慧却享受着現在，而且永遠不會對自己不滿足。」（西塞羅 Cicero）

伊辟鳩魯免除他底哲人對於未來的先見及懸念。

在管轄死者的許多法律當中，我覺得那要王子們底行為死後受審判的最有理。他們都是法律底同僚，如其不是法律底主人。正義既不能約束他們底生平，約束它底聲譽及後人底產業（這種種我們往往比生命還要重視的）也是合理的事。這條法律底實施把許多特殊的利益帶給那些肯遵守它的國家，也是一般不願意在人們底記憶裏與暴君受同樣待遇的賢主所熱望的。

我們應該歸順和服從一切國王，因為這是他們底本分；可是除非他們有善德懿行，他們不能強我們敬愛他們。即使爲了政治底秩序，他們底主權一天需要我們扶助，我們便不能不耐心容忍他們，無論他們怎樣不值得，或隱瞞他們底惡德，甚且贊助他們底沒有心肝的行爲。可是我們底關係完了，爲正義和我們底自由起見，我們沒有什麼理由不發表我們對於它們底真意，對大衆公佈那些明知他們底殘暴却仍忠心虔敬服侍他們的百姓底光榮，因而抹煞後世一個這麼有用的榜樣。而那些爲了私人的恩惠，不正確地左袒一個不值得讚美的王子底身後名的人，他們是犧牲公道以徇私義，狄特里微（Tite Live）說得好：「王國底下所養的人底話都是充滿了虛飾與僞證的。」每個人都毫無分辨地高舉他底國王到極端的美德與無上的偉大。

有些人會貶責那兩個當面對納羅（Neron）挑戰的兵士底豪氣。其中一個，納羅問他爲什麼要害他，答道：「我從前愛你因爲你值得我底愛；現在你既變了殺父的逆子，放火的強盜，流氓及車夫，我也照你所值得的憎惡你。」第二個，爲什麼要殺他，答道：「因爲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來制止你底無終極的惡行。」但是那一個判斷力健全的人會詬罵那在他死後才公佈關於他底暴行的確證，而且將永遠懸爲貶他以及像他一樣凶惡的暴君的確證呢？

我覺得非常可惜，像斯巴達那麼純粹的政府也會制定一個這麼虛僞的禮節：一個國王死後，所有聯邦及鄰國，所有奴僕及

男女都混作一團蔽類以示哀，而且無論他生前如何，大家總號啕慟哭以宣揚他是最好的國王，把功勞所應得的贊揚歸諸品位，把那最高的功勞所應得的歸諸最卑鄙低下的品位。

亞里士多德最好翻案。關於蘇龍(Golon)「無人生前能稱幸福」那句話，他問道：不知那生死都稱心的人能否稱爲幸福，如果他留下一個臭名，如果他底後人衰落？我們能走動的時候，我們可以隨我們底逆料而轉移；可是我們死了，我們與現有的事物便再無往來。所以蘇龍應該說：一個人永不會幸福，既然要等到死後才有。

無人能連根帶葉把自己

從生命拔去。不知不覺地

人想像他底一部分會長生；

他擺脫不掉這可憐的身。(魯克烈斯 Lucresse)

格列斯根(Glesquin)底白爾特蘭(Bernard)在阿烏爾納(Auvergne)附近攻浪公寨戰死。寨內居民投降後，被逼去把寨的鑰匙放在死者底尸首上。

亞爾緋晏(Aloiane)的伯特連蜜(Barthelemy)威尼斯共和國的大將，在柏列沙(Bresse)爲國戰死，他底尸首運回威尼斯途中要經過敵國微隆納(Venona)底疆土。大部分軍隊都以爲應該向微隆納政府取通行證。獨諦阿多爾提里沃爾齊(Theodore Trivole)反對這主張寧可用武力通過，惹起戰爭亦所不顧。「斷無生前不怕敵人死後會表示怯懦之理。」他說。

真的，關於同類的事體，根據希臘底法律，那向敵人索取尸首以埋葬的便要放棄他底勝利，不能再舉凱旋底旗幟，而敵人却因此獲得勝利底榮耀。尼西亞(Nicia)就是這樣失掉他對哥林多人作戰的分明大勝的光榮。反之亞止士拉(Agesilaus)却因此而決定他與波烏斯(Breotienes)苦戰始獲的勝利。

我們會覺得這種事情古怪，要不是自有人類以來便盛行那料理我們身後事的習慣以及那上天底恩惠伴我們到墳墓裏，繼續照臨我們底骷髏的信仰。關於這層，古代有許多好例，我們用不着提起現代底。

英王愛華德第一，在他與蘇格蘭王羅伯爾(Robert)的長期戰爭中，體驗到他底蒞臨可以幫助他底事業順利，爲的是他每

次親臨戰陣都打勝仗；臨死的時候，強他兒子發誓，要他死後煮他底尸骸，使骨肉分離；把肉埋葬；把骨小心保存，以備和蘇格蘭有戰事的時候，把它帶到陣上，彷彿命運一定把勝利附帶在他底肢體上似的。

約翰韋沙 (Jean Vischa) 爲了保護威克里夫 (Wyclif) 底異教而擾亂布希米國，要人在他死後把他底皮剝下，製成小鼓帶到陣上與敵人作戰，以爲這樣可以繼續保持他生前親身作戰的勝利。同樣，有許多紅人與西班牙人打仗的時候，背着他們一個隊長底遺骸，爲了隊長生時底好運氣。同地方底別的部落，却把戰死的勇士底尸首曳到陣上，藉以保佑他們及鼓勵他們底勇氣。

最先幾個例只要那由過去的功績獲得的榮名不被埋沒；後者却連活動的能力也加在骷髏上。

擺牙爾 (Bayard) 將軍底榜樣就高明得多了。他身上受了一口抬槍底致命傷，左右勸他退出戰陣。他說他斷不會在臨死的時候以背向敵人。既而戰到精疲力竭，自己覺得快要從馬鞍摔下來了，他命僕從把他躺在一顆樹下，可是要面向着敵人。他就這樣死去了。

我還要添上一個例，在這點上，比剛才那個是一樣非常的。馬思米利 (Maximilian) 皇帝，當今斐力伯 (Philippe) 王底曾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王子，他底身軀特美。他有一個與一般王子最相反的脾氣，就是他從不肯像他們爲了辦急務把他底馬桶當王座，因爲他最親近的侍從也不能在廁所見他。他躲到僻靜處小便，拘謹到像一個貞女，絕不肯把我們普通遮掩住的部分露給醫生或任何人看。我底嘴雖然這麼粗俗，我生性也頗具有幾分這種羞怯；除非需要或娛樂催迫我，我從不肯把那些習俗要我們遮掩的肢體和動作示人。我感着一種對於平常人，尤其是像我這樣職業的人的過分的拘謹。可是馬思米利底羞怯達到這麼高度的迷信，他竟在遺囑裏特別書明他死後要人把那部分用短褲藏住，又在附條裏注明替他穿褲子的人要用布綁住雙眼。至於西路 (Gyus) 囑咐他底子孫在他靈魂離開軀殼後，不得撫摩或探視他底身體，我却以爲是基於某種宗教的情緒。因爲他和那替他作傳的人，除了各種盛德而外，畢生都散播着一種對於宗教的特殊的至誠與虔敬。

一位王子告訴我關於我一個在戰與和的時候都很有聲譽的親戚底故事，這故事很使我不快：當他享受高年快要死在宮庭中的時候，雖然爲了患沙淋症痛楚得要命，還耗費他最後的時光帶着極端的焦慮去安排他底葬禮底儀式。他敦請所有探病的貴族答應他來送殯，並且懇求那在他彌留之際伴着他的王子要闔家都來致祭，援引種種的理由及成例來證明那是他底品

級所應得的尊敬。得了這個允許并且把葬禮安排得滿意之後，他才彷彿很快樂地死去。我很少聽見這般固執的虛榮心的。

極相反的一種罣慮，我可以從我底朋友中找出一個例子，似乎與這事有關連的，那就是很小心而且急切地把他底葬禮根據一種希有的特殊的吝嗇，限制到一個僕人，一盞燈籠。我曾見人讚美這種脾性以及馬克·奄末利·勒披都（Marcus Aemilius Lepidus）禁止他後人為他施行那大眾為這種事故共有的儀節的囑咐。這種避免那些我們已經無從知道無從感覺的破費和浪用是否仍是節省與儉約呢？這真是一個容易的改革，而且用不着多大的代價！如果到必要佈置時，我以為對於這正如對於一切人事一樣，看各人底身家而定。哲學家里共（Lycon）很聰明地任他底朋友們安置他底軀體，只要喪禮不太繁縟亦不太簡陋。至於我自己，我就純粹依照習俗的辦法，隨那我終有一天會變成他們底重負的任何人底主意。「這是一樁對自己要忽略對家人要鄭重的事情」（西塞羅）。一位聖人說得好：「喪禮，墓田，與葬儀與其說是安置死者毋寧說是撫慰生人」（聖何渠斯丁 St. Hugsstan）。蘇格拉底臨死的時候，基里都（Crito）問他要怎樣安葬他，答道：「隨你底便。」假如我要更多事的話，我就以為更合理法去模倣那些還能行動呼吸便要享受他們底葬儀底華貴以及喜歡看他們死時的面孔印在雲石上的人。能够用無知覺去振奮，怡悅他們底知覺的人有福了！能够靠他底死過活的人有福了！

我幾乎能够了解那對於民主政體的深切痛恨，雖然我覺得民主政體最合理最公平，當我想起雅典的人民把他們剛戰勝斯巴達人的英勇將領無赦宥也不容分辯地處死刑那種非人的暴戾，那是在亞爾之奴（Arginus）島附近的一場海戰，也是希臘史上用自己的海軍獲得的最光榮最大的一場勝利，只因爲這些將領不肯留後埋葬他們陣亡的同胞，却依照兵法乘勝進展。而狄阿密多（Dionaeon）底態度使這處決顯得更可恨。他是被處死刑中的一個，無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有過人之處。當他聽了判詞之後，乘着大眾還在靜聽的機會，舉步出來說話。他并不替自己辯護以及指出這殘酷的判決之不公允，只是開懷那些裁判們底生命。他求神把這判決化為他們底吉利，而且，因爲他和他底同伴們不能實踐他們爲了這場勝利對神明立下的感恩的誓願，不要把震怒加在他們底身上。這樣說完之後，便毫不猶豫地從容就刑。

幾年後命運用同樣的方法懲罰他們。因爲夏比里亞（Chabrias），雅典底海軍大將，與斯巴達底海軍大將波力士（Polis）戰於拿克士（Naxos）島，已經占上風了，可是爲了不肯蹈前車底覆轍，竟喪失他們最分明的勝利，對於他們底事業有莫大的影響。

的。因爲不肯任他們幾個同胞底尸首浮於海面，他們竟讓他們底大隊敵人得從容逃去，因而日後使他們爲了這累人的迷信償了很高的代價。

你想知道死後睡在什麼地方麼？

在那未生的事物中。（洗尼卡）

這另一句却把安息底感覺加在一個沒有靈魂的身軀上：「願沒有墳墓接收他，在那裏他那厭倦了生命的軀殼可以像在港口般得着安息。」（晏尼烏士 *Ennius*）

正如大自然所指示給我們的，許多死去的事物仍舊和生命保存着秘密的關係。窖裏的酒依照製酒時期底某動變動而酸化，醃灌裏的鹿肉也依照鮮肉底定律而變換它底色味，有人這樣說。

論動機裁判我們底行爲

有人說，死解除我們底一切債務。我知道有人把這話作另一解法。英王亨利第七與馬思米連皇帝底兒子，或者更恭敬一點，夏勒（*Charles*）皇帝第五底父親鄧腓力（*Don Philippe*）立約，要腓力把他的逃到下邦的仇敵白玫瑰底蘇夫爾（*Suffol*）公爵交給他，以不危害這公爵底生命爲條件；可是臨終的時候，他在遺囑裏命他兒子等他死後馬上將公爵處死。

最近，卜淥絲勒（*Bruxelles*）底雅爾弼（*Albe*）公爵在何爾尼（*Hoorn*）及愛格蒙（*Algenmond*）伯爵底身上所演的悲劇裏，有許多驚人的事件，其中一樁是愛格蒙伯爵之極懇切地要求人先把他殺死，以盡他對何爾尼伯爵的義務，爲的是這後者信任他底担保才投降於雅爾弼公爵。

據我看來，第一個并不因爲死了便踐約，第二個即使不死亦於心無愧。我們不能在我們底能力與方法之外負責，而實施的成敗却不在我們權力之內，因爲真正在我們權力之內的只有意志。人底義務底一切法則當然應該建設及成立在這一點上。因此，愛格蒙伯爵以他底靈魂及意志負責，雖然實踐底權力不在他手裏，無疑地已盡了他底本分，即使他不殉何爾尼伯爵之死。反

之，英王立心背盟，即使死後才實行，也斷無可寬恕之理。泥水匠赫羅托（Aerodote）亦然：他畢生都忠心保守他主人埃及王底寶庫底祕密，臨死却洩漏給他底兒子們知道。

我認識好幾個與我同時的人，霸占他人底財產，受良心底責備，想在他們底遺囑裏及死後補救。可是這種舉動對他們毫無好處，不是因為他們爲一件這麼迫切的事立一期限，便是因為他們想費少許的心血與金錢贖罪。他們應該把那真屬於他們的賠償。他們底賠償愈艱難愈勞苦，他們底滿意亦愈合理愈可嘉。懺悔是需要重負的。

更壞的是那些終身容忍，到臨死才把他們對他們底近鄰的仇恨發洩出來的人。這樣做證明他們毫不顧惜他們底榮譽，因爲他們激怒別人去侵犯他們底身後名；更不顧惜他們底良心，因爲他們不能因死而消滅他們底仇意，反而使怨恨超過他們底生命而存在。把案件延到已不在他們底權限內時才判決。這是多麼偏私的審判官！

如果做得到，我將盡力使我底死不發見我生前沒有說過，而且公開地說過的東西。

人與蛇

〔美國〕畢亞士著 蹇先艾譯

〔安布魯士·畢亞士（Ambrose Pierce）一八三九年生於美國之渥海俄州（Ohio）在南北美戰爭中曾任軍職。一八六六年到加里佛尼亞，六年後又到英國去，在那個時候以前，他已開始寫了不少的隨筆和短篇小說，直到後來才遠近知名。一八七七年與一八八四年之間，他又回到加里佛尼亞，編輯過一種雜誌。一九一四年聽說他到了墨西哥，那年大約他就死在那裏。畢亞士的短篇小說成就很大，牠們差不多都是悲慘或諷刺的變態底心理研究，用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所以非常深刻，耐人尋味。〕

「據確實報告，與許多人的證明，連聰明睿智的學者也不否認，說是蛇的眼睛有一種吸力，無論誰，不管他願意與否，墮入了牠的誘惑，就被牠所牽引，而且被牠所咬噬，一定悲慘地死亡。」

哈克·步雷頓伸直身體舒適地躺在一張沙發上，穿着睡衣和拖鞋，當他讀到老莫雷斯德的科學之神奇中上面那一段話的時候，不覺微笑起來。「這件事情奇怪的地方」他對自己說道。「不過是我們當中多數沒有知識的人都否認的胡說，莫雷斯德那個時代聰明睿智的人會相信。」

一串思想跟着起來了——因為步雷頓是一個思想家——他不知不覺地便把書本放下來，眼睛的方向並沒有改變。書本剛剛走到視線之下，屋子的黑暗角落裏有一點東西引起他注意他的四圍。在他的床下蔭影中他所看見的是兩點光，顯然有一吋那麼遠。牠們一定是汽油燈照在金屬釘頭上反射出來的光，他想了一會，仍然去讀書。過了一會工夫，有點東西——一點並不讓他分析的衝動——強迫他又把書放下來，找尋他剛才看見的東西。光點依舊在那裏。牠們似乎比從前更發亮了，閃耀着他第一次沒有觀察出來的綠色光輝。他想着牠們一定移動了一點了——近了一些，在黑影之中，牠們故意顯露着牠們的性質和由

來，而他却不注意，依然讀書。忽然書中有點東西引起一種思想，使他起身，第三次把書放在沙發旁邊，書從他的手裏漏出去，向後散開地落在地上了。步雷頓一半站起來，專心地注視着牀下黑暗處，在那裏光點似乎增加了一點火閃耀着。他的注意力現在完全喚起來了，他的注視熱心而且迫切，差不多在床脚下，盤着一尾大蛇——那兩點光便是牠的眼睛，牠的可怕的頭從最內的盤繞上推出來，放在最外的盤繞上，直朝着他，寬大殘忍的牙床的界限和白癡似的前額表示出牠的毒惡的注視的方向來。牠的眼睛不再是兩個光點了，牠們帶着惡意望着牠的眼睛。

一尾蛇出現在較好的現代都會住宅裏，這種現象不能說是很普通，像別的事情一樣，完全不需要解釋。哈克·步雷頓是一個三十五歲的未婚男子，一個學者，怠惰者，一個體育家，有錢，善於交際，身體健康，從各式各樣偏遠不熟的鄉間回到三藩市來。他向來是很奢侈的，經過一個長時間的窮困以後，嗜好更多起來了。連開西旅館的娛樂消遣都不能滿足他的欲望，他便很高興地接受了他的朋友著名科學家朱林博士的款待。朱林博士的住房，是一所很大的舊式房屋，位置在城中偏僻的區域，外觀非常拘謹。牠顯然同牠的改變過的環境不能相容，因為孤立的關係，便發展出一些奇僻的特性。有一間廂房是很奇僻的，簡直談不上建築，關於目的方面，更是叛世亂俗，因為牠是試驗室、動物室、博物館三者的組合。博士先生就在那裏耽溺地研究使他很有趣，投其所好的動物生活形態——傾向於低級的形態。較高級的動物類型也能適合他的柔和的感覺，至少牠會保持發端的特性，類推到「原始的龍」上去，例如蝦蟇和蛇。牠的科學的同情是爬蟲類的，他喜愛自然界品格低賤的東西，他把自己稱作動物學的左拉。他的妻子和女兒都沒有權利來共享他的關於不幸的動物的、啟蒙的好奇心，他很嚴峻地不准她們到牠所謂的蛇窟去，命定他們和自己的同類作伴；不過對於她們的命運，他偶然也把嚴厲緩和一下，准許她們從家裏拿錢去凌駕爬蟲類環境的華麗，放出超越的光輝。

在建築上，談到設備，蛇窟是非常簡單，適應居住者底卑下的生活，牠們很多都是不能有享受奢侈的自由的，因為牠們活着總不免帶有擾亂性。在牠們自己的房間裏，牠們總受點小小的拘束，但是同時也就是保護牠們，免去彼此吞食的惡習。事實告訴步雷頓，相傳幾條蛇如果在住宅裏發現，要解釋牠們出現的意義却很困難。除了蛇窟和牠的怪誕可怕的集合之外——其實牠也不大注意——步雷頓覺得朱林博士的住宅很合他的心意。

這回不過因為厭惡而喫了一驚罷了，步雷頓並沒有受什麼很大的感動。他先想按鈴，叫一個僕人進來；但是電鈴絲搖擺着，伸手就可以摸到，他却又不動了。他心想，這樣一來，人家一定要疑惑他心裏害怕，其實他是毫無所恐。他覺得這種情境太不諧和，並沒有什麼危險；這種事不惟令人胸中作惡，而且非常荒謬。

爬蟲是步雷頓不很嫻熟的動物種族。他只能猜測牠的長度；牠的身體似乎和他的胳膊一般粗。假若牠危險的話，到底怎麼樣的危險呢？牠是一條捲纏禽獸的大蛇嗎？牠對於自然界危險的象徵的知識沒有能讓他這樣說；他也決解釋不出這個暗號來。假若並不危險，這個東西至少是很難看的。簡直是分外的莽撞，不合時宜。寶石值不得鑲嵌上去。甚至於我們這時代和鄉村的未開化的嗜好，在屋子的牆上貼滿圖畫，地板上擺滿家具，家具上陳列着古董，也不大分適宜。牠在林莽中的野蠻的生活，而且牠呼吸的臭氣和他正呼吸着的空氣混合在一起了。

這些思想牠們自己在步雷頓的心中很確定地或者不大確定地，發展成形起來，生出動作。這種步驟就是我們所謂的考慮與決意。我們有智慧與不智慧就是如此。秋風中的枯葉洩露比牠的夥伴或多或少的消息，飄落在地上或者在湖上，也是如此。人類行動的祕密是一個公開的祕蜜——收縮我們的筋肉的東西。假若我們把意志的名稱加到準備着的分子的變化上，要不要緊呢？

步雷頓站起來了，預備輕輕地後退，躲開那條巨蛇，不驚動牠，便走出門去。人們也是這樣偉大地告退的，因為偉大就是權力，權力就是一種恫赫。他知道毫無阻礙地，他就能向後退，沒有錯便找到門。假若妖怪跟着，他可以從牆上東方武器架中取下一把寶劍來抵抗。這時蛇的眼睛燃燒着比從前更毒惡的光燄了。

步雷頓抬起他的右腳來向後跨了一步。他覺得自己真不高興這樣做。

『我分明是很勇敢的，』他喃喃道。『勇敢不就是驕傲嗎？因為沒有人親眼看見我退避呀！』他把右手放在椅子背上，穩定着自己的身體，他的腳停住了。

『無聊！』他大聲道。『我並不是一個遇事害怕的懦夫！』

他微彎着膝部，把腿抬高了一點，又把牠伸到地板上——在那一隻的前面有一吋遠。他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左腳的

踐踏也是同樣的結果；牠又跑到右腳的前方來了。在椅背上的手抓住了椅子；胳膊很直，向後伸。誰都看得出來，他是勉強着，不肯放手。蛇的凶惡的頭仍然和以前一樣，從最內的盤繞中伸出來，脖子很平。牠並沒有移動，但是牠的眼睛發出電光，放射着無窮的光輝的金針。

步雷頓面呈蒼白色，他又向前挪了一步，再跨了一步，手一鬆椅子便砰然一聲跌在地板上了。他呻吟起來；蛇不作聲，也不動。牠的眼睛像兩個燦爛的太陽，爬蟲完全被牠們藏起來了。牠們放出很輝煌的大圓環，和很顯明的顏色，膨脹得太大的結果，便漸漸像膜子泡似的消失了。牠們彷彿照到了他的臉上，不久又慢慢遠逝。他聽見什麼地方有一面大鼓繼續着震動起來，突如其來的遠處的音樂，不可思議地悅耳，宛若愛阿麗亞（Aeolian）的豎琴的聲音。他知道這是門龍塑像（Memor's Statue）的日出之歌，便覺得自己是站在尼羅河畔的蘆葦中，靜聽着不朽的聖歌穿過寂寥的鄉間。

音樂停止了；忽然變成一陣大雷雨的聲響。輝映着太陽和雨的風景展開在他的面前，環拱着一灣長虹，把一百座顯着的都市嵌配在牠的巨大的曲線之中。在遠處有一尾大蛇，戴着一頂王冠，從巨大的纏繞中豎起牠的頭來，用他的死去的母親的眼睛望着他。忽然迷人的景緻迅速地上升了，像戲院的布景一樣，消失得空無一物。有一個東西很沉重地打在他的臉上和胸脯上。他跌倒在地板上了；血從他破了的鼻子和受傷的嘴唇上流下來。他暈過去好一會兒，緊閉着眼睛躺着，他的臉貼在牆上。半天，他才蘇醒過來，睜開眼一看，才知道他跌倒了，解除了魔惑他的符呪。他把視線轉過來，他覺得自己簡直走不動了。但是一想到蛇在他頭前幾呎以內，雖然看不見，總是可怕的。——也許牠正在驚駭他，纏繞着他的喉頭。——他抬起他的頭，注視着那雙惡毒的眼睛，不覺又拘束起來。

蛇並沒有動，好像有點失去了力量，剛才眩耀的幻覺，並沒有再來。在平坦魯鈍的額下，牠的黑珠子的眼睛閃爍着，表現出不可言說的惡毒，牠好像知道牠已得勝不再施用別的誘惑的詭計了。

● 古希臘三大民族之一。

● 古代著名巨像，在埃及 Thebes 地方之近處，相傳日出時，能發似豎琴之音。

繼續着又是一幕可怕的景象。步雷頓俯臥在地板上，離他的敵人有一碼遠，用肘支着上身，回過頭，他的腿伸得筆直，他的臉在血滴中間；他的眼睛勉強地睜得很大。有一些唾沫在他的嘴唇上像雪片似的墜下來。他的身體抽搐着，作出螺旋的波動。他彎下腰，把他的腿擺來擺去。他越發靠近那條大蛇了。他伸着手向前，想把自己的身體拉回來，常常總是受肘部的牽掣。

朱林博士和他的太太正坐在書房裏，科學家今天非常高興。

『我剛剛得到一種特別的 Ophiophagus』他說道『同別的收藏家交換而來的。』

『這是什麼東西呢？』太太不大感覺興趣地問道。

『呀！天哪，多麼沒有知識！吾愛，一個男人在結婚以後調查出來他的太太不懂希臘文，是有資格離婚的。』 Ophiophagus 是一種吃別的蛇的蛇。』

『我希望他吃掉你所有的蛇，』她說道，茫然地移了一下燈。『但是牠怎樣得着別的蛇呢？我想，只有迷惑牠們一法。』

『正好像你一樣，親愛的，』博士帶着性急的神情道。『你曉得無論什麼關於蛇的魔力的迷信的暗示，對我都很有刺戟的。』

談話被一個大喊聲打斷了，那喊聲貫徹了寂寞的房屋，像魔鬼在墳墓中喊叫的聲音一樣。聲音響了又響，清晰得可怕。他們跳起來，朱林博士惶恐着，太太吓得臉色蒼白，話都說不出來。在最後喊聲的回響寂滅之前，博士走出屋子，兩步併作三步走地跑上樓梯，在走廊中，在步雷頓的臥室之前，他遇見幾個從樓上下來的僕人。他們一齊不用敲門便跑到門邊，門早打開了。步雷頓仆着身子，死在地板上。他的頭和胳膊有一部分藏在床腳下。他們拖開他的屍首，把牠翻轉來。他的臉上塗滿了血和吐沫，眼睛大大地睜開，注視着——顯出一種可怕景象！

『不知不覺地就死了，』科學家說道，彎下他的膝部，把手放在心上。在那樣的位置中，他恰好瞥見牀下。『天哪！』他續說道：『這個東西怎樣進這裏來的呢？』

他走到牀下去，把那條蛇取出來，投在屋子的中央，牠仍然盤繞着，帶着沙啞的聲音。牠溜過光滑的地板，被牆擋住了，便躺在那裏，動也不動。原來是一條剝製的假蛇；牠的眼睛是兩個鞋扣子。

此
页
空
白

空中的騎兵

〔美國〕畢亞士著 憲先艾譯

一八六一年秋天的一個暖和的下午，有一個兵士騎隊在西維瑾尼亞路旁的桂樹林中。他伸直身體躺着，俯伏而臥，腳趾朝地，他的頭靠在右肘上。他的伸出去的左手很鬆地握着他的來福槍。但是因為他的四肢整齊的陳列和他的皮帶後彈匣的有節奏的移動，人家都以爲他死了。他怠忽了職責，熟睡在那裏。假若偵查出來，他不久也要死的，那就是受他犯罪的正當合法的刑罰。

罪人騎隊的桂樹林是在一條馬路的轉角上，往南上了一個嶮巖的山坡以後，路便轉而西向，沿着山峯，蔓延下去，約有一百碼的光景。從那裏又向南轉灣，往下曲折，穿過樹林。在第二個角凸出的地方，有一塊平坦的大岩石，伸出去從山脊到北邊，俯視馬路上升的深谷。岩石覆蓋着一座絕壁，從牠的外緣掉下去一塊石頭，會下墜一千呎，到松樹的頂端。兵士騎隊的轉角是在同樣絕壁的另一山嘴上。他要是醒來，一定能俯瞰全景，不僅看見馬路的短程和伸出去的岩石，而是還看得到牠下面的絕壁的全部的側面，使他遙望頭目暈眩。

鄉野各處都被樹木蔭蔽着，除了深谷的山麓到北部那一段，在那裏有一座小小的，天然的草原，有一條小河，從谷邊隱約望得見，流動着從草原穿過。這塊空地看來並不比一個普通的門院大些，但却真有幾畝寬。牠的綠草，比環繞的樹林更爲活潑有生氣，遠遠地在草原外，又有一行巨偉的絕壁懸崖，和我們打算登臨遠眺野景的山崖相似，穿過那些懸崖，馬路便爬到了山頂上去。山谷的形狀，據我們的觀察，牠似乎完全隱蔽着，誰都要奇怪找着一條道出來的馬路，怎樣找一條道進去，在下面有兩千呎，分開草原的那條溪水從何處來，又流向何處去。

沒有一個鄉下是像這樣野蠻和險阻的，不過人們都願意把牠當作一座戰場，藏在那座軍事，陷阱山麓下的樹林中，五十個人佔據着牠，便能把一個軍隊都使得飢餓投降，這回却埋伏的是五團同盟步兵。他們頭一天連夜就開出去，現在才休息下來。天

黑他們又得上路，爬上他們的不盡職的哨兵睡眠着的地方，走下山脊的斜坡，約在夜半去襲擊敵人的營寨，他們的希望是偷襲，因為這條路是通到敵人後方的。事情一失敗，他們的地位一定會非常危險；假如被敵人知道，嚴加提防，他們就非失敗不可。

睡眠在桂樹林中的哨兵是一個年青的維瑾尼亞人，名叫卡特·朱舍。他是很富庶的一家父母的兒子，惟一的孩子，他知道逸樂和交際，因為在亞維瑾尼亞的山鄉中，財富和嗜好是能支配人的。他的家離他現在躺着的，地方不過幾哩路。有一天早上，他在早餐棹前站起來，沉靜而嚴重地對他的父親說：『父親，聯軍已經到了格雷福頓了。我打算去投軍。』

父親抬起他的獅子似的頭，沉默地望了他的兒子一會，回答道：『去吧，卡特，不管有什麼事情發生，你都要盡你所應盡的職責。維瑾尼亞，你對於牠是一個背叛者，沒有你，事情也要進行。假若我們父子倆能活到戰爭終了，我們將來再談這件事的是非吧。你的母親據醫生告訴你，病勢非常危險，她至多能跟我們在一起不過幾個星期罷了，不過那個時候是很危險的。最好是不要驚動她。』

於是卡特·朱舍向他的父親恭敬地鞠了一個躬，他也彬彬有禮地還禮，不過那禮貌却掩蓋着一顆破碎的心。朱舍便離開他兒童時代的家庭從軍去了。他不久就以良心和勇敢，有膽略和忠心的行爲，自己誇耀於他的同輩和官長，因為具有這些特點，因為有一些鄉村的知識，他便被揀選來担任前哨，他的現在危險的職務。不過疲乏是比決心厲害的，他因此便睡着了。有什麼好的或者壞的安琪兒到夢中來喚醒他不要犯罪，誰知道呢？沒有一點動作，沒有一點聲音，在深沉的寂靜與下午的精神恍惚之中，一個命運的使者用未打開的指頭摸了一下他的意識的眼睛——在他的精神的耳朵裏低語着警醒的話語，人類的嘴唇沒有說過的，人類的記憶回想不出來的。他靜靜地從他的手臂上抬起他的前額，在桂樹枝中間舉目四顧，本能地合着他的右手，靠在槍牀旁邊。

他的第一個感情是一種敏銳的藝術的愉快。在巨大的柱石上，懸崖靜靜地位置在掩蔽的岩石的邊際，尖削地描畫出來，襯托着天空，簡直是一個深刻堂皇的，乘馬人的雕像，人的身形坐在馬的身形上，筆直而且武勇，不過帶着一種刻在大理石上的希臘神的安靜，限制他的活動。灰色的服裝和牠的高入雲霄的背景相諧合；盔甲與馬衣的金屬材料被影子輾化柔和了，馬的皮膚沒有什麼光亮。一枝馬槍，顯著地配襯著，橫放在馬鞍的鞍鈕上，騎士的右手把持住槍柄；右手，握住韁轡，却看不見。在襯着天空的

半面黑像中馬的形狀被玉石的浮雕的鋒利所割裂了；牠看着好像橫過天空要到對面的懸崖去。騎馬人的臉輕微地轉向右方，露出鬢角和鬚鬚的輪廓來；他正俯視到深谷之底。因為襯着天空的山谷的崇高，兵士看見敵人可畏的感覺，兩者擴大起來，人馬的形體便越顯得英雄偉大。

當時朱舍起了一種奇異的，一半分明的感情：他已睡到戰爭終了，遙望見一件貴重的美術品，那件美術品樹立在高處，紀念過去的英雄事蹟，他是其中的一個不大體面的角色。那種感情終於被人馬的微動驅散了；馬並沒有移動牠的脚，身子從邊際往後退，人還是如前固定不動。清醒過來，振作精神以後，朱舍把槍底拿到面頰前，很小心地把槍筒舉向前方，穿過叢林，扳好槍機，眼睛望着遠景，瞄準騎馬人胸部的致命處。扳機一動，朱舍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在那一剎那間，騎馬人轉過他的頭，望着他的隱藏的敵兵的方向——似乎望進了他的臉，望進了他的眼睛，望進了他的勇敢慈悲的心。

在戰爭中殺一個敵人竟這樣可怕嗎——一個襲取自己和夥伴的生命安全的敵人——一個他的狡黠比他的兵隊的數目還可怕的敵人卡特·朱舍面如死灰；他四肢都戰抖起來，頭目發暈，看見他面前的雕像宛如黑色的形體，升起，沉落，搖曳不定地移向火也似天空的圓穹裏。他的手從他的武器上墜下來，他的頭慢慢地下垂，直到他的臉貼近他躺着的樹葉上。這位勇敢的紳士兼剛毅的兵士差不多失神在強烈的情感中了。

時間並不久長；在第二剎那中，他的臉又從地上抬起來，他的手又回後到槍上牠們原來的地方，他的食指也尋覓着扳機；心靈和眼睛都很清楚，良心和理智也極健康。他不能希望俘獲敵人；警醒他不過是把他趕回營去報告致命的消息。兵士的責任很顯明：那個人是應該被埋伏槍殺的，——用不着警告，用不着片刻間精神上的準備，用不着許多沉默的禱告，他一定要被了賬的。但是不——還有一個希望，他並沒有發現什麼東西——也許他只是讚美風景的卓越而已。假若允許，他滿可以輕率地轉灣跑回來路去。在他退回的那一瞬間，他是否知道有埋伏便可以判明。他的注意力太集中了——朱舍轉過他的頭來向下望去，穿過空氣的深處，好像從半透光的海的表面望到海底。他看見一行蜿蜒的人馬的身形爬過綠的草原——胡塗的總司令准許他的衛兵在露天中去飲馬，衆山峯上都能明顯地看見。

朱舍把他的視線從山谷收回來，仍然注視着天空裏的人和馬，他的來福槍又把他們瞄準了。不過這時他的鵠的却在馬身

上。在他的記憶之中，他父親的臨別贈言好像一道聖旨，遺忘不掉。『不管有什麼事情發生，他都要盡你應盡的職責。』現在他沈靜起來了。他的牙關咬得很緊，他的神經和睡熟的嬰兒一樣的靜謐——沒有一絲波動影響到身上的筋肉，他的呼吸很規則而遲緩，直到停止了瞄準的動作。職責，戰勝了；精神對肉體說道：『和平，安靜吧。』他放槍了。

在那時，一個聯軍的軍官，富有冒險搜索的精神的，離開谷中秘密的露營，毫無目的地走向懸崖脚一塊小空地的邊上，正在想着他再往前探險，一定會得到什麼結果。在他前面有四分之一哩遠近，不過顯然只有一石之遙，從松樹的鬚頭上兀立着一塊巨大的岩石，在他的頭上頗為巍然，他仰望着牠的邊緣切成尖削崢嶸一線的地方，使他頭目暈眩起來。離他的右邊不遠，又出現了一個澄清垂直的側像，烘托着藍天與遠山的背景，從那裏直到底下的樹巔，舉起他的眼睛到山峯使人暈眩的高處，軍官看見一個驚人的景象——一個人騎着馬從空中走下山谷來！

騎馬者身軀坐得筆直，軍人打扮，在鞍上坐得很穩，一隻手抓住韁繩，駕馭着他的猛烈騰蹕的戰馬。在他的裸露的頭上，長髮往上招展，波濤着像一頂羽冠。他的右手藏在馬鬃掀起的雲彩裏。馬的身體很平，每一蹄踢都好像遭遇着地上的抵抗一樣。牠的行動是一種瘋狂的馳騁，當軍官遙望的時候，他們停止了馬腿向前伸着，跳躍一下才停住腳，簡直是一場飛奔！

充滿了一個天空騎兵的鬼象所造成的驚訝與恐怖——一半他自己也相信天命他作新默示錄（Apocalypse）的書寫人，軍官被強烈的感情克服了，他的腿站不住，他跌下來了。差不多同時，他聽見林中砰礮的一聲——一個沒有回響便消失了的声音，一切都很寂靜。

軍官立起來，戰慄着。脛骨磨傷的痛覺把他從昏眩中喚回來了。鎮定心神，他歪歪斜斜飛快地逃跑，從懸崖跑到牠脚下有半哩遠的地方，在附近希望找着他的人，沒有找到。在他幻象飛逝的一俄頃間，他的想像被奇異扮演的巧妙美麗激動起來了，他並沒有遇見什麼東西，空中的騎兵一直地往下降了，在懸崖腳下他找不到他想搜尋的東西。

軍官是一個有智慧的人，他不做說謊話的蠢事。他並沒有說出他看見的事物來。當總司令問他這次偵探得到什麼便宜沒

有，他便答道：

「是的，司令；從南邊並沒有路通到山谷裏去。」

司令很聰明，微笑着。

放了槍以後，朱舍又裝上子彈，恢復他的守望。差不多過去了十分鐘，一個聯軍的軍曹匍伏地小心爬到他跟前。朱舍並不轉過頭來，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是僵臥在那裏，不動，也不做認識的信號。

「你放槍了嗎？」

「放了。」

「打什麼？」

「一匹馬。牠正站在那邊岩石上——非常之遠。你瞧牠再也不在那裏了。牠跌下懸崖去了。」

那人的臉色慘白，但是沒有別的表情，回答了以後，他把他的臉轉過去，再不說話。軍曹簡直莫明其妙。

「瞧這兒，朱舍。」沉默了一會，他說道。「用不着弄玄虛了。我叫你報告。有人騎在馬上嗎？」

「有。」

「誰？」

「我的父親。」

軍曹站起來，走開了。「上帝呀！」他說着。

此页空白

簡愛自傳(六)

[英國] C·白朗底女士作

李醫野譯

此
页
空
白

第十八章

這些天在桑恩費爾得是歡樂的日子，也是忙碌的日子。這和我在這裏所過的最初三個安靜、單調、孤寂的月份，是何等不同！所有的憂傷感情似乎都從屋裏驅逐出去，所有憂鬱的聯繫都忘記了；到處是生命，終日是活動。現在你要經過有一時是那末沉靜的走廊，或是走進有一時沒有人住的前排房屋，你總不會不遇到一個活潑的使女，或漂亮的男僕。

廚房、管事底伙食房、僕人飯廳、進口的屋子，是同樣有生命；而且客廳空着，靜着，只在和春天氣底藍色天空及靜穆的陽光使住居人出到田野裏的時候。即使在這樣天氣間斷，陰雨一下幾天時，也不會有掃興蒙蔽着享樂；因為戶外歡快底停止，戶內娛樂變得更為活潑而且花樣多了。

第一晚提議改變娛樂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們要怎麼作；他們說要「玩謎藝」，但是以我底無知，我就不懂這名詞。僕人們被叫進來了，餐廳的桌子推走，亮也改換了地位，許多椅子對着拱環成爲半圓形排起來。在羅契司特爾先生和其他男客指揮這樣改變時，女客們從樓梯跑上跑下拉鈴叫她們底使女。把費爾肥夫人叫了來，探問家裏有好多不拘什麼樣式的圍巾、衣服、幃幕；在第三層樓底有些衣櫃裏搜求了，裏面裝的繡花鬆緊裙、緞的女寬衫、黑綢、花編的裙等等，使女們成抱抱下來。於是就加以選擇，選出的東西就抱到客廳底套間裏面去。

同時，羅契司特爾先生又叫女客們到他周圍，從她們中選出他那方面的人。「股格來姆小姐當然是我的了，」他說；以後他又提到兩位愛須唐小姐和丹提太太。他看着我，因為我適逢在跟前，替愛須唐太太扣緊鬆下來的鐳扣。

「你玩嗎？」他問。我搖搖頭。我怕他要堅持，他並沒有；他讓我安靜地回到我平常所坐的座位。

他和他底助手退到帳幕後面去了；另外一方，由丹提大佐領頭，在一排新月樣椅子上坐下。有一位男客，愛須唐先生，看見我了，似乎提議應當請我加入；但是股格來姆夫人即刻否定了這意思。

「莫要，」我聽到她說，「她看樣作什麼這類遊戲都是太笨了。」

不一會，鈴鐺響了，帳幕拉起來。在拱環以內可以見到喬治林爵士（他也是羅契司特爾先生所選）底龐大身材，用一塊白單裹着；他前面一張桌上，擺一本開開的書；愛密愛須唐穿着羅契司特爾先生底外套，站在他底身旁，手裏拿着一本書。一個看不見的人歡快地搖着鈴；於是阿狄拉（她堅持着要到她底保護人那方面）跳向前來，拿她胳膊上掛着的花籃裏的東西四面撒。於是現出殷格來姆底華貴身材，穿着白，頭上披着長的面紗，額間戴着玫瑰花環，在她身旁行走的是羅契司特爾先生，他們一並走到桌子跟前。他們跪下，愛須唐太太和路易沙愛須唐也穿着白，在她們後面執行自己的職務。隨後是默演的禮節，這容易看出來是結婚底啞劇。在完了的時候，丹提大佐和他那些人低聲商量了兩分鐘，於是大佐叫出來：

「Bride（新婦）」羅契司特爾先生鞠躬於是幕落了。

幕再揭前中間經過了頗長的時候。第二次揭幕時比上一次顯出布置更精的布景。我以前已經見過，客廳比餐廳高出兩級來，在最上一級上面，進入屋內一兩碼遠，有一個大的大理石的盆，這我認得是花房裏一件裝飾品，總常放在花房裏面，周圍有異域的花，裏面養着金魚，因為這盆底大和重，從那裏搬來一定要搗一點麻煩。

靠着這個盆旁，坐在地氈上面的，是羅契司特爾先生，穿着披肩，頭上戴着頭巾。他底黑眼睛，微黑的皮膚，和回教徒的面貌，和這樣服裝正合適；他看來活像一個東方的亞刺伯王子，一個使用弓箭或被弓箭犧牲的人。一會殷格來姆小姐前進得可以見到了。她也是東方式的裝束：一條深紅的腰巾像腰帶似的繫在腰間；一條繡花的手帕結在太陽筋兩面；她底長得漂亮的胳膊裏露着一隻胳膊舉起來扶着端端正正放在頭上的水瓶。她底體態和風度，容貌和一般的神氣，都暗示着族長時代，以色列公主的意恩，這也無疑的就是她心裏要表演的人物。

她走近水盆，彎下身去彷彿要裝滿水瓶；她又把水瓶舉到頭上。井旁的人物似乎開口向她說話，對她有什麼請求——「她趕快放下水瓶到手裏，給他喝水。」從他底衣袍底懷裏他拿出一個匣子，打開來，顯出華麗的鐲和耳環；她表演驚異與羨慕；跪下，他將寶物放在她底脚旁；她底神色和姿勢表示出不信和歡快；陌生人把鐲戴到她胳膊上，把耳環戴在她底耳朵上。這是以利以謝（Elihu）和利百加（Rebecca）所缺的只是駱駝。

● 這段故事可參看舊約創世紀二十四章十五節以下。（譯者）

猜謎的這方面又把頭聚到一塊。顯然他們對於這表演所表現的字或綴音不能同意，他們底代言人丹提大佐要求「完全表演」於是幕又落下了。

第三次揭幕時只露出客廳底一部份；其餘的用屏遮住了，掛着種粗黑的幕幔。大理石的盆移去了，那地方放了一張杉木桌和一張廚房用椅；只有一道從角燈裏發出來的朦朧光輝使這些東西可以見到，蠟燭全熄滅了。

在這樣簡陋的布景中，坐着一個男子，手拳着放在膝上，眼睛看着地下。我認識是羅契司特爾先生；雖然他那骯髒的臉面，不整的衣服（他底外衣從一隻胳膊脫拉下來，彷彿在鬥爭中從背後幾乎撕下了），絕望含怒的容顏，蓬亂聳起的頭髮，滿可以隱藏他底真象。他動時，有腳鏢聲；手上戴着手梏。

「Briewell（牢獄）」丹提大佐叫，於是這謎解了。

過了相當時候，演的人們穿上了平常衣服，他們又走進餐廳來。羅契司特爾先生引進殷格來姆小姐；她在稱讚他底表演。「你可知道，」她說，「在三個人物中，我最歡喜欢你最後所演的一個。哦，你只要早生幾年，你可以成爲一個怎樣義俠的紳士強盜呵！」

「我臉上煤灰全洗去了嗎？」他問，轉臉向着她。

「唉，全洗去了；可惜沒有什麼比暴徒臉面的紅色對於你底面容再合適了。」

「那末你歡喜劫路的強盜了？」

「一個英國劫路強盜只比一個意大利強盜稍差；意大利強盜又只有利凡特（Lewant）的海盜可以勝過。」

「喔，無論我是什麼，記住我是我底妻子；我們一點鐘之前，在這些詩人面前結了婚了。」她格格笑，紅了臉。

「丹提，」羅契司特爾先生說，「現在輪到你了。」於是另外一方面的人退去，他和他那羣人坐了空座位。殷格來姆小姐自己去坐在領袖底右手；別的猜謎人坐在他和她底兩旁。現在我不去看望表演的人了；我並不有興趣地等着幕開了；我底注意被觀看的人所吸引；我底以前釘視着拱環的眼睛，現在抵抗不住被吸引到椅子的半環上面了。丹提大佐和他那些人演了什麼謎，他們選了什麼字，他們怎樣下台，我都不再記得了；但是每場之後的商量却還在我底眼前：我看見羅契司特爾先生轉身向殷格

來姆小姐，殷格來姆小姐轉身向他；我看她向他歪着頭，直到那烏黑的髮髮幾乎觸到他底肩，而且撫着他底面頰動；我聽到他們彼此的低語；我記起他們互看的眼色；甚至看這樣子所引起的那時的感情；此刻也有些回到記憶裏來了。

讀者，我已經告訴你，我學着愛羅契司特爾先生了：現在我不能只爲了以下的緣故不愛他；我看他不再留意我；我可以在他面前過幾點鐘，他會不把眼睛向我那方面轉一次；我看見他底全盤注意都被一個闊小姐吸引了——這小姐走過時連衣邊都不屑觸到我，假如她底驕傲的黑眼睛偶然注到我身上，就彷彿從不值一顧的卑微東西上一樣，會即刻轉過眼去的。我不能不愛他，爲了他不久就要娶這位小姐呵；爲了我每天看見她對於他底心意都有着驕傲的把握呵；爲了我每點鐘在他身上看出一種求愛方式，這雖然是大意的，而且願被追求並不去追求，却就在牠底大意上俘虜人，在牠底驕傲上是抵抗不住的呵。

在這些情形中，雖然有許多可以引起失望的東西，却沒有什麼可以把愛情冷下去或驅逐走。讀者，你要以爲也有許多事產生嫉妬罷；假如在我這樣地位的婦女可以擅敢嫉妬殷格來姆小姐那樣地位的婦女。但是我並不嫉妬，我是很希有——我所受的那種苦痛底性質，不能拿這樣字眼來解釋。殷格來姆小姐是够不上嫉妬的；要引起那種感情她是太卑下了。原諒這種表面的反說話；我底意思正如我所說。她很舖揚，但是並不純真。她有好身材，有許多堂皇的成就；不過她底心智貧乏，她底心田生性瘠薄；在這種土壤上沒有什麼能天然地開花；沒有不勉强的自然果實歡喜她底新鮮。她並不善良，她並無特才；她常從書本上背那好聽的話，她從來沒有提出過，也從來不會有過，自己的意見。她吹噓着情感底高調；但是同情和憐憫的感覺她並不知道；她心裏沒有溫存和真理。她對小阿狄拉懷着一種惡意的憎恨，她把這不適當地發洩出來，常顯出她底以上所說的缺點。阿狄拉如走近她時，她講着陵辱的話把她推開；有時命令她離開屋子，常常冷淡而且脾氣很壞地對待她。除了我底眼睛之外還有別的眼睛觀察這些性格表露——密切地，銳敏地，伶俐地觀察。是的，未來的新郎，羅契司特爾先生自己，對他的意中人加以不斷的切近的觀察；我底苦惱人的痛苦，是從他底這種審察，這種慎重，這種完全明白他底美人底缺點，這種對她情感中他缺乏熱情，等等情形中發生的。

我看出他要娶她是爲了家世，或者爲了政治的原因，因爲她底階級和親屬適合他；我覺得他沒有把他底愛給她，覺得她不配得到他那種寶物。要點是在這裏了——神經受刺激煩擾是在這地方——激昂也是從這裏發生滋長的；她不能迷住他。

假如她即刻得到了勝利，而且他屈服了，誠意把心放在她底腳旁，我要蒙着臉轉身向牆，而且（比喻地說）對於他們算是死了。假如殷格來姆小姐是一個良善高貴的婦人，天生賦有力量，熱誠，仁慈，見識，那我就要和兩隻老虎——嫉妬和絕望——有力地一戰了；那末，我底心雖被撕出，吃掉，我還要崇拜她的——承認她底優良，在我底殘生中安安靜靜；她底優勝越絕，我底崇拜就越深——我底蟄伏也就越發真正寧靜。但是按照事情底實況，觀察着殷格來姆小姐要迷住羅契司特爾先生的努力，眼見她不斷失敗——而她自己並不覺得是失敗，妄自幻想着所發的每一箭都射中了鵠的，失態地自負成功；其時她底驕傲和自負把她所要誘引的越驅越遠——眼見着這一個是一方受着不斷的興奮，一方受着殘忍的約束。

因為，在她失敗的時候，我看出怎樣她就可以成功。不斷從羅契司特爾先生胸旁閃過，無傷害的落在她腳旁的箭，我知道，若用了更準確的手，是可以鋒銳地震搖他驕傲的心的——可以使愛來到他嚴厲的眼裏，使溫存來到他冷笑的臉上；或者更好的是，不用武器就可以得到沉默的克服。

「在她有特權這樣和他接近的時候，她為什麼不能更為影響他呢？」我自問。「一定她不能真正歡喜他，或者不是懷着真愛歡喜他！假如她是，她用不着這樣濫發微笑，老送秋波，擺出那末樣做作的神氣，那末多的斯文。在我看來，她只消安安靜靜坐在他身旁，少說話，少看，就可以更為接近他底心。她這樣和他敏捷攀談的時候，他臉上的表情和我以前所見的很是不同；但以前那種表情是自發的，不是用娼妓的技術和預定的策略引出來的；而且人只要接受牠——不假裝地回答他所問的話，需用時不作鬼臉對他發言——牠就增進，越來越仁慈懇切，而且像育物的陽光一樣溫暖人。他們結婚時，他怎樣能想法使他歡喜呢？我不以為她作得到；然而那是可以作到的；而且我實在相信，他底妻子可以成爲日光照耀的最爲幸福的婦人。」

對於羅契司特爾先生要爲利益和關係而結婚，我還沒有說什麼責難話哩。我首先發覺這是他底心意時，使我吃驚；我以為在選擇妻子，他不是一個被這樣普通動機所影響的人；但是我越思量兩方面的地位，教育等等，我就越覺得來批判或責罵他或她，因為他們按照童年所注入的觀念和原則行事，是不對的了。所有他們那階級都持這些原理，我料想，他們持這些原理也自有許多理由，是我所不能測度的。在我看來，我若是他那樣的一個男子，我只願擁抱一個我所能愛的妻子；但是這計劃對於丈夫幸福的顯然有益，使我相信必有反對這計劃爲一般人採用的理由爲我所不知，要不然全世界會要照我所願作的去作。

但是在其他各點上，如同在這一點上一樣，我對於我底主人很寬容；我漸漸忘却了他所有的缺點，對這有一時我嚴厲地觀察着。以前我努力研究他性格底各方面：壞的和好的一起；從這兩方面公正的評量中，造成一個正直的評判。現在我看不出壞的了。有一時使我不高興的諷刺使我吃驚的嚴厲，只是像愛吃的茶碟中的助味物；有牠們是辛辣的，沒有牠們却覺得一樣無味了。至於那種渺茫的東西——這是一種不幸的或悲哀的表現，還是做作的或抑鬱的表現呢？——在一個細心的觀察者看來，時時在他眼裏流露，然而在那半露的奇異的深奧還沒有被人探量的時候，却又不見了的東西；那時常使我害怕退縮，彷彿我在火山似的山裏徘徊，突然覺得地震，看見地裂一般的東西——我間或還見到牠，而且是懷着跳動的心，不是神經麻痺了。不是想着躲避牠，我只渴想敢推測牠；我想殷格來姆小姐是幸福的，因為有一天她可以從容地看進這深淵，探求牠底秘密，分析這些秘密底性質了。

在我只想着我底主人和他底朱來新婦——只看見他們，只聽到他們底談話，只研究他們底重要動作，這時候，其餘的人都各自忙着各人底興趣和快樂。殷格來姆夫人和林夫人繼續鄭重其事地對談，她們彼此微點着頭巾，而且依照她們閑談所及的題目，四隻手伸出吃驚的，神秘的，或恐怖的手勢，像一對放大的木偶人。溫和的丹提太太和好性情的愛須唐太太談話；這兩位有時向我說一句客氣話或微笑一下。喬治林爵士，丹提大佐，和愛須唐先生談論政治，州那事件，或法律事情。殷格來姆勳爵和愛密愛須唐調情；路易沙有時對着，有時和着一位林先生彈琴唱歌，瑪利 殷格來姆無精打彩地聽着另一位的奉承話。有時彷彿全體同意一樣，放下他們附帶的遊戲，聽着主要的表演人；因為畢竟羅契司特爾先生和殷格來姆小姐（爲了和他關係密切）是全體底生命和靈魂。假如他離開屋裏一點鐘，一種覺得到的沉悶似乎偷偷蒙罩住了他底客人們底精神；他再進來準對於談話底活潑給與一個新刺激。

有一天他因事到米爾口特去，多半天晚才能回來，他底使人有生氣的力量沒有了，這種缺乏特別爲人覺得。下午陰雨；這些人提議要去看新近駐紮在海一村那邊公地上的吉普隨人屯駐地的散步，因此被阻止了。有幾位到馬廐裏去了，年青些的男子和婦女們在臺球房裏玩臺球。林太太和殷格來姆老太太安安靜靜玩着紙牌求安慰。布藍契 殷格來姆用目空一切的沉默，抵抗了丹提太太和愛須唐太太要引她談話的努力之後，一上來在鋼琴上低聲彈了幾個感傷的歌調，於是從圖書室裏拿來一本

小說，高傲的無精打彩的樣子往沙發上一輪，預備用小說底魔力，來消遣這厭倦的離別的幾點鐘。這屋和全家都是靜默的，只時時有玩臺球人底笑樂從上面傳來。

天已經傍晚，鐘已經報告穿衣吃飯的鐘點了，這時靠我跪在客廳窗台上的小阿狄拉，突然叫道：

「你看，羅契司特爾先生回來了！」

我轉過身去，殷格來姆小姐從沙發上一躍跑向前來，別人也離開所作的事向上看；因為車輪聲和馬蹄的潑拉潑拉聲，在濕的沙石路上同時是可以聽到的了。一輛僱用的馬車走近了。

「他中了什麼魔那末樣回來？」殷格來姆小姐說。「他出去的時候，騎着米馴羅（黑馬）不是嗎？而且皮勞特是和他一塊的：——他把牲口和狗怎樣處置了？」

當她說這話時，她底高身材和大衣服是這樣近了窗子：我彎過身子幾乎把脊骨都弄斷了。她在熱切中一上來並沒有見到我，但是見到她翹起時嘴唇，走到另外一個窗格那裏去了。馬車停住，車夫按門鈴，一個穿着旅行裝的紳士下了馬車，却不是契羅。司特爾先生，是一個高身材，相貌時髦的男子，一個生人。

「多惱人！」殷格來姆小姐叫：「你這個厭人的猴子！」（向阿狄拉說話）「誰把你扶到窗子上報告假消息？」於是她生氣地看我一眼，彷彿我有什麼錯。

大廳裏聽到商談的聲音，不久新來者進來了。他向殷格來姆夫人鞠躬，彷彿認為她是在歷年歲最長的婦人。

「我彷彿來得不合時，夫人。」他說，「適逢我底朋友羅契司特爾先生不在家；不過我從很遠的地方來到，我想我可以賴原是一個親近的舊相識，來到這裏等他回來罷。」

他底態度有禮；說話時他底重音使我覺得有些異常，——並不完全是外國調兒，不過並不盡是英國味；他底年歲和羅契司特爾先生差不多，是三四十歲之間，他底臉面特別憔悴，不然他是一個美貌的人，尤其在一看見的時候。切近些觀察起來，你可以在他臉上看出令人不高興，或不如說，不能使人高興的東西。他底面貌端正，但却太鬆懈；他底眼睛大，輪廓也好，但從那裏表露出來的生命，却是一種空虛馴服的生命——至少我以為這樣。

穿衣鈴底響聲使這羣人散了。直到飯後我才又見到他：那時候他似乎十分安然了。但是我比以前更不歡喜他底相貌了：他使我覺得是既不穩靜，又不活潑的。他底眼睛彷彿無定，在這種無定中又沒有什麼意義；這使他有一種奇怪神氣，我記得從來沒有見過的。雖然是一個漂亮而且並非面貌不令人歡喜的男子，他卻極使我討厭：在那皮膚平滑的豐滿的橢圓形的臉面上沒有力量；在那鉤形鼻子和櫻桃小口上沒有堅決；在那低平的前額上沒有思想；在那空洞的褐色眼睛裏沒有權威。

當我坐在平常的角落裏，藉着滿照在他臉上的爐架上燭台射出的光輝，來看着他的時候——因為他佔着一張緊靠火的扶手椅，並且彷彿他覺冷一樣不斷更向火跟前縮——我拿他和羅契司特爾先生比較。我想（說時帶着敬重）一隻油光的公鵝和一隻凶猛的鷲鷹間；一匹馴服的羊和牠底保護者，粗毛銳眼的狗之間的映照，也不能比這再大多少了。

他說羅契司特爾先生是一個老朋友。他們底友誼一定是一種奇怪的友誼：實在是古語所謂「極端相遇」底顯著例證。

有兩三個男客靠近他坐，我有時聽到他們談話底斷片從屋裏傳來。一上來我對於所聽到的不大明白；因為坐得離我最近的瑪利殷格來姆和路易沙愛須唐底談論，把我有時聽到的斷句攪和了。她們最後的話是討論這個陌生人；她們都叫他「一個美麗的人」。路易沙說他是「一個可愛的人兒」；而且她「崇拜他」；瑪利舉出他底「美麗的小嘴，漂亮的鼻子」；作她認為可愛底理想。

「他有怎樣性情溫和的前額呵！」路易沙叫，「那末平滑——沒有我所不歡喜的發皺的不規則；而且是這樣溫靜的眼睛和微笑！」

於是使我很高興，亨利林先生把她們叫到屋子那一邊，商定關於阻攔了的到海一公地遊玩的幾點事情去了。

現在我可以把注意集中到火跟前一羣人身上，我即時就聽到這位新來者叫馬遜（Mason）先生；我又聽到他剛到英格蘭，他從熱帶的國度來；無疑的這就是他臉面那末憔悴，那樣坐近爐火，而且在屋裏還穿一件外套的緣故了。傑美加（Jamaica）金斯頓（Kingston）和西班牙城（Spanish Town）這些字表明了他是住在西印度羣島；不久我頗為吃驚的聽到，在這地方他最初見到而且結識了羅契司特爾先生。他說他底朋友不歡喜這地帶底燥熱，颶風，和雨季。我知道羅契司特爾先生是一個旅行家，費爾肥夫人這樣說過；但是我以為他底漫遊只限於歐洲大陸；直到這時，我還沒有聽說提及他到過更遠的海岸。

我正在想這些事情的時候，一件事情，而且是沒大料到的事情，打斷了我底思路。馬遜先生，在有人偶然開門的時候打着抖，要再拿些煤炭放在火裏，火雖然不起焰了，大堆的燃屑却還紅熱。拿來煤炭的從僕，在走出去時，靠近愛須唐先生底椅子站住，低聲向他說了些什麼，我只聽到這幾個字：『老女人，』——『很麻煩。』

『告訴她，若不自己走開，要給她帶上腳鐐的，』地方官回答。

『莫要——停住！』丹提大佐插入說。『莫要把她趕走，愛須唐；我們可以利用這件事情一下；不如請教小姐太太們。』於是他大聲接着說，『小姐太太，你們說要到海一公地去訪吉普隋人駐紮地；沙姆（Sam）到這裏來說，這時候有一個老巫婆在僕人飯廳裏，非要給帶到「貴人們」跟前來，把他們算算命。你們願見她嗎？』

『大佐，』殷格來姆夫人叫，『你一定不會鼓勵這樣下流騙子罷？無論怎麼樣，即刻把她趕走！』

『但是我說不走她呵，夫人，』從僕說；『無論那個僕人也說她不走；費爾肥夫人現在和她在一塊，請求她走開；但是她在有煙突的角落那坐了一把椅子，說道，除非允許她進到這裏來，什麼也不會使她動一動的。』

『她要什麼呢？』愛須唐太太問。

『「替貴人們算命」她說；她起誓說一定非作這件事不可。』

『她像什麼樣？』愛須唐小姐們同聲問。

『是一個醜得可怕的老人小姐；幾乎和烏鴉一樣黑。』

『嗜，她是一個真正的巫婆，』佛蘭得里克林叫道。『當然我們要讓她進來。』

『確實，』他底兄弟答；『拋棄這樣一個開心機會，實在萬分可惜。』

『親愛的孩子們，你們在想些什麼事？』林太太叫道。

『我不能鼓勵這樣荒唐的事情，』殷格來姆老夫人表示同意說。

『實在，媽媽，不過你能够——而且要作的，』布藍契底高傲聲音宣布，在她從彈琴凳上轉過身來的時候；直到這時她都在那裏默默坐着，表面上是在察看幾頁音樂。『我有好奇心要聽人算算我底命，所以，沙姆，叫那個醜老婆子來。』

『我底親愛的布藍契記住——』

『我記住了——記住你所能提示的一切；我必須照我底意志作——趕快，沙姆！』

『對——對——對！』所有的年青男女叫。『讓她來——是一件很好的遊戲！』

從僕仍然留連不去。『看樣她是那樣粗鹵人。』他說。

『去！』股格來姆小姐叫於是他去了。

全體人即刻興奮起來：談諧玩笑的火光流動着，當沙姆回來的時候。

『現在她又不來了，』他說。『她說在「世俗的一羣人」（這是她底話）面前露面不是她底任務。我一定要送她自己到一間房裏，願意請教她的，一定要一個一個到她那裏去。』

『現在你明白了，我底女王似的布藍契，』股格來姆夫人開始說，『她得寸進尺。聽話罷，我底天使女兒——』

『自然領她到圖書室裏去了，』這位「天使女兒」不等她說完插嘴說。『在世俗的一羣人」前聽她也不是我底任務呀：我要她完全爲我自己用。圖書室裏面有火嗎？』

『有，小姐——不過看來她是那末一個流浪人。』

『莫再胡說，胡塗人！照我底吩咐作。』

沙姆又走去了；神秘，激動，期待，又復升到高潮了。

『她齊備了，』從僕又回來時說道。『她知道誰是第一個要到她那裏去的人。』

『我想在太太小姐們去之先，不如我先進去看看她，』丹提大佐說。

『告訴她，沙姆，一位紳士就來。』

沙姆去了又回來。

『她說，先生，她不要紳士；他們不必搗麻煩到她跟前；而且，』他困難地制止住了笑加上說，『除了年青未嫁的小姐，太太也不用去。』

「憑了主神，她還講有趣味哩！」亨利林叫道。

殷格來姆小姐莊嚴地站起來：「我先去，」她說，所用的口氣頗適合一個敢死隊底領袖，在當先領着人去襲擊的時候。

「哦，我底最好的，最親愛的孩子！停住——想一想！」是她媽媽底叫聲；但是她莊嚴沉默地大步從她身旁走過，過了丹提大佐開着的門，於是我們聽她進了圖書室。

以後是比較沉默。殷格來姆夫人以為這是理應壓手示悲的事；因此她就作了。瑪利小姐說她覺得，若在她，她絕不敢冒險。愛密和路易沙愛須唐低聲嗤嗤地笑，而且看來是有點害怕。

一分鐘一分鐘過得很慢，計算到了十五分鐘圖書室底門才又開開。殷格來姆小姐經過拱環回到我們這裏來。

她會笑嗎？她會拿這看爲一種玩笑嗎？所有的眼睛都帶着熱切好奇的神色迎接她，她却用拒絕冷淡的神色對待所有的眼睛；她看來既不吃驚，也不歡快；她板板地走到座位，默默地坐下來。

「怎樣，布藍契？」殷格來姆勸爵說。

「她說了什麼，姐姐？」瑪利問。

「你以爲怎樣？你覺得怎樣？她是一個真正的算命人嗎？」兩位愛須唐小姐追問着。

「好人們，」殷格來姆小姐回答，「莫要逼迫着我。你們底驚奇心和信心真是容易刺激；憑了你們（連媽媽在內）對於這件事情看得重要，你們都似乎絕對相信我們屋裏有一個真正的女巫，和老年紳士很有關係。我看見了一個吉普隋流浪人；她行着老套的相手術，告訴我那類人所常告訴我的話。我底一時高興滿足了；現在我想，愛須唐先生要照他所說，明天把這個醜女人上上腳鍊，那倒是很好。」

殷格來姆小姐拿了一本書，向後靠在椅子上，這樣拒絕了再談話。我看了她差不多半點鐘，在這時間中她就沒翻一頁書，而且她底臉面每分鐘越來越悽傷，越不滿意，越懊惱地表示着失望。她顯然沒有聽到對她有利的事，而且從她那長時的憂鬱和沉默看來，我以為她雖然口說淡漠，對於向她啟示的東西却看得過分重要了。

同時，瑪利、殷格來姆、愛密和路易沙愛須唐，都說她們不敢單獨去；可是她們又都願意去。藉着大使沙姆，開始了協商；來回走

了許多次，一直到沙姆底腿肚我想都走疼了，費了大力終於才從這個嚴酷的算命人得到了允許，讓她們三個人一陣到她那裏去。

她們底訪問不像殷格來姆小姐底沉靜；我們聽到歇斯特里的笑聲和低聲的嚷叫從圖書室裏傳來；在差不多二十分鐘之後，圖書室底門突然開開，她們跑過大廳，彷彿嚇得半明不白了。

「我準信她有些邪道！」她們一口同聲叫。「她告訴了我們這樣的事情！我們底事情她全知道！」她們沒有呼吸的坐到男子們趕緊給她拿去的座位上。

被迫着要更進的解釋，她們說她把她們童年所說的事都告訴了她們；描述她們家裏閣房中的書籍和裝飾，各個親戚所給她們的紀念物。她們斷言她甚至推測了她們底思想，在她們每人耳朵裏低聲說出世間她所最歡喜的人底名字，告訴她們各人最希望的是什麼。

到這裏男客們插入，熱切地請求在最後兩點上更爲給說清楚一些；但是回答他們懇求的只有害羞，叫嚷，顫抖，和嚙嚙的笑罷了。同時主婦們拿來醋並且揮動扇子，一再表示她們底關切，當時沒有聽從她們底警告；年長的紳士們笑，年青的紳士們硬要替他們底激動的美人們作事。

在這紛擾之中，當我底耳目都忙着眼前事情的時候，我聽到緊靠我底肘旁哼了一聲；我轉過身來，看見了沙姆。

「小姐，吉普隋人說，屋裏還有一位年青未嫁的女子沒有到她那裏去，她起誓說，不全見到她是不走的。我想這一定是你別的沒有人了。我怎樣給她說呢？」

「哦，不管怎樣我要去的。」我回答；而且我高興有這個沒料到的機會，來滿足我很受激動的好奇心。我溜出屋子，沒有一個人眼睛見到——因爲這些人全一塊兒圍着剛回來的顫抖着的三個人——我靜靜地隨手關起門來。

「若是你願意，小姐，」沙姆說，「我在大廳裏等候你；她要駭你的時候，你一叫我就進來。」

「不用，沙姆，到廚房去罷，我一點也不害怕。」我是不害怕的，雖然很感興趣而且興奮。

第十九章

我進去時圖書室看來是十分安靜，那算命的人——假如她是一個算命的人——頗爲舒服地坐在壁爐跟前的一張安樂椅上。她穿着紅外套，戴着黑帽子，或不如說是一頂寬邊的吉普隋人帽，用一塊帶條的手帕結在下頰下面。一隻已經熄了的蠟燭立在桌子上面；她彎身向着火上，似乎在藉着火光，讀着一本小黑書，像一本祈禱書；像多數老婦人一樣，她讀書時低聲把字唸出來；我進去她並沒有立即停止，彷彿她要讀完一段。

我站在地氈上暖我底手，離開客廳裏的火坐着，手倒是有點涼了。我這時覺得鎮靜就如同我一生中一樣：在吉普隋人底外表上實在沒有什麼擾亂人鎮靜的東西。她合起書來，緩緩向上着；她底帽邊一部份遮住她底臉，然而在她抬起來時我仍然可以看見是一個奇怪的臉面。臉全是櫻兼黑的顏色；蓬亂的髮從一條白帶下面聳露出來，這帶經過她底下頰，半蒙住她底面頰或兩腮了；她底眼睛即刻用大胆直接的凝視對着我。

「喔，你要算命嗎？」她用和她底眼色一般果斷，和她面貌一般嚴厲的聲音說。

「我不在乎，媽媽；你可以隨自己高興；不過我要警告你，我並沒有信心。」

「這樣說倒像你底魯莽；我料到你這樣了；你過門檻時我從你底脚步声裏就聽出來了。」

「你聽出了嗎？你耳朵真靈敏。」

「我有靈敏的耳朵；並且有靈敏的眼睛，靈敏的腦子。」

「在你底職業上，這些你都需要。」

「我需要；尤其在和你這樣主顧談命的時候。你爲什麼不抖索？」

「我不冷呀。」

「你爲什麼不變蒼白？」

「我並沒有病呀。」

「你爲什麼不請教我底本領？」

「我並不胡塗。」

這老婦人從帽子和綳帶下高笑一聲；她於是抽出一根短黑的煙管，點着火抽起煙來。拿這種慰安品耽溺了一會，她抬起彎着的身子，從嘴裏拿開煙管，在穩穩凝視着火的時候，很周到地說：

「你冷；你病；你胡塗。」

「證明這，」我回答。

「我要證明，只用幾句話。你冷，因爲你孤獨；沒有什麼接觸引出你內心裏的火。你病，因爲給與男子的最高尙，最甜蜜，最好的感情，遠遠離着你。你胡塗，因爲雖然你吃苦，你不招引那感情近來，也不走動一步到牠等着你的地方去迎接牠。」

她又把那短黑煙管放到嘴裏，又用力吸起煙來。

「知道她是一個住在大家裏的孤獨的依賴者，這種話你幾乎對於每個人都是可以說的。」

「我幾乎對每個人都可以說這話；但這話幾乎對於每個人都是真實的嗎？」

「在我這種情形中是真實的。」

「是呀；正是這樣了，在你底情形中；可是替我找出另一個地位準確和你一樣的人。」

「就找出幾千也容易。」

「你不能爲我找出一個來。若是你知道，你所處的地位是特殊的；很靠近幸福；是的，可以够得到幸福。材料都齊備了；只消有一個動作來混合這些材料。機會使得牠們有些分離；牠們一接近，幸福就隨後到了。」

「我不懂隱語。我一生不會猜謎。」

「假如你願我把話說得更明白，把你底手掌給我看。」

「我料想掌上必須放着銀子了。」

『當然』

我給她一先令：她從口袋裏掏出一個舊錢袋把錢放進去，結住袋又裝起來，她告訴我伸出手去。我作了。她臉放到我巴掌跟前，看着牠，却没有摸。

『太細嫩了』她說。『這樣手我一點弄不明白；幾乎沒有紋；而且巴掌裏有什麼呢？命運並不是寫在那裏的。』

『我相信你』我說。

『不在那裏』她繼續說，『是在臉上：在前額上，在眼睛四週，在眼睛裏面，在嘴紋上。跪下，抬起頭來。』

『唉，現在你要回到現實上來了』我服從她底時候說。『我就要開始對你有點信心了。』

我離她半碼以內跪下。她撥動火，使得一道光波從被撥動的煤裏發出：不過這光，因為她是坐着的，使她底臉面陰影更深，却照亮我底臉面。

『我不知道今晚你懷着什麼感情到我這裏來』她看我一會的時候說。『我不知道你在那邊屋裏坐着，闊人們像幻燈裏影子一樣在你面前跑動，在這幾點鐘中你心裏忙着想些什麼：你和他們間同情交感之少，真彷彿他們確不過是人形底影，而不是實質一樣。』

『我時常覺得倦，有時發瞌睡，但是憂傷却少有。』

『那末你有什麼秘密的希望扶持你，而且向你低述將來使你高興了？』

『我沒有。我最希望的是，從我底入款中積下足夠的錢，有一天在自己租來的屋子裏立一個學校。』

『讓精神靠以生存，這是吝嗇的養料；而且坐在那窗台上——你看我知道你底習慣——』

『你從僕人們聽說的。』

『呀！你自以為聰明哩。也許我是罷：說實話，我和他們中有一個認識，波兒太太——』

聽到這名字時我驚跳起來。

『你認識——你是認識嗎？』我想；『那事情中畢竟是有些巫術了！』

「莫要驚怕，」這個怪人繼續說：「波兒太太是一個穩妥的人，緘默而且安靜；什麼人都可以信託她的。不過，如我剛才所說的：坐在那個窗台上面，除了你將來的學校，你就不想什麼嗎？你面前沙發和椅子上面坐的人，你現在對其中任何一個也不感興趣嗎？沒有一個臉面你加以研究嗎？沒有一個人你對她底動作至少帶着好奇心追隨着嗎？」

「我歡喜觀察所有的臉面和所有的人。」

「不過你就沒有從其餘人中選出一個——或許兩個嗎？」

「我常常這樣作；當一對人底姿勢或眼色似乎含有故事的時候，觀察他們使我開心。」

「你最歡喜聽什麼故事呢？」

「哦，我並不選擇牠們總離不開一個主題——求愛；結尾總是同樣的災禍——結婚。」

「你歡喜那個單調的主題嗎？」

「確實的，我不關心；那對我不算什麼。」

「不算什麼？當一個小姐，既年青又富於生命康健，美麗迷人，天生有錢有地位，在一位紳士眼前坐着而且微笑，這位紳士你

也——

「我怎麼？」

「你認識——或者也以爲很好。」

「這裏的紳士們我全不認識。我就沒有和他們交談過一個字；至於以爲很好的話，我認爲他們有幾個是可敬，闊綽，中年，其餘的年青時，鬢髮，漂亮，活潑；不過實在的，他們全可以自由歡喜接受誰就接受誰底微笑，不至使我底感情以爲這事對我有什麼關係。」

「你不認識這裏的紳士們？你沒有和他們一個人交談一句話？你對於這家庭主人也要這樣說嗎？」

「他不在家。」

「微奧的答話！頂乖巧的遁詞！他今天早晨到米爾口特去了，今晚或明天就要回來；這種情形就把他從你底相識人名單中

「除了嗎——就彷彿把他底生存抹殺了嗎？」

「不過我看不出來羅契司特爾先生和你所說的主題有什麼關係呵。」

「我說小姐們在紳士們底眼前微笑；而且羅契司特爾先生底眼睛中最近收容了這末多的微笑，使得牠們像兩個裝滿過邊的杯子一樣外溢了：這你就沒有見着嗎？」

「羅契司特爾先生有權享受和他客人們交際的快樂呵。」

「關於他底權利是沒有問題的：不過你就沒有看出，在這裏所表現的婚姻故事之中，羅契司特爾先生享有了最活潑，最綿的一個嗎？」

「聽話人底熱心加快了說話人底舌頭。」這話我較之對於吉普噠人，倒更是對於我自己說的；她底奇怪的言談，聲音，態度，這時把我包圍在一種夢裏了。料不到的話一句跟着，一句從她嘴裏發出來，直到我被裹入神秘的網子；而且奇怪着有什麼看不見的精靈，附在我底心旁幾星期，觀察着牠底活動，記載着每一跳躍呢？」

「聽話人底熱心！」她重述：「是的，羅契司特爾先生一坐一點鐘，耳朵傾向那末歡喜說話的引人愛的嘴唇；羅契司特爾先生是那末願意聽，而且對於給與他的消遣，看來是這樣感謝呵；你留意到這個了嗎？」

「感謝！我不記得在他臉上看出感謝來了。」

「看出那末你分析了。你看出什麼了呢，假如不是感謝？」

我沒有說什麼。

「你看見愛情了——你沒有嗎？而且向前展生，你看見他結了婚，看見他底新婦幸福？」

「不並不準是這樣。你底巫術有時有些錯誤呵。」

「那你看見什麼鬼東西了呢？」

「莫要管：我是來這裏詢問，不是來告白的。有人知道羅契司特爾先生要結婚了嗎？」

「是的，和美麗的殷格來姆小姐。」

『就在目前嗎？』

『外表是證明着這個結論的；而且無疑的（雖然懷着一種要受懲罰的大胆，你似乎懷疑這件事）他們要成爲頂幸福的夫妻。他一定愛這樣一位漂亮、高貴、有機智學識的小姐；或者她也愛他，即或不是愛他底人，至少也愛他底財。我知道她認爲羅契司特爾田莊是最合意的；不過（上帝原諒我）差不多一點鐘前，我關於這一點告訴了她一些話，使她看來出奇的莊嚴；她底嘴角總垂下有半吋。我要奉勸她底黑臉的求愛者注意：假如另外有一個求愛者前來，有更多的純租金收入——他就戰敗了——』

『不過，媽媽，我不是來聽羅契司特爾先生底命運，我是來聽我自己命運的，這你還一點沒有告訴我哩。』

『你底命運還可疑：我察看你臉面的時候，一種特點和另外一種相矛盾。機會會經量給你一些幸福，這我是知道的。我今晚到這裏來以前我就知道了。她（機會）細心地替你把這放在一旁。我看她作這件事了。伸開你底手，拿起這幸福來，就在乎你自己了；不過你是否這樣作，是我所研究的問題，再在地氈上跪下來。』

『莫要使我跪長，火烤我。』

我跪下。她沒有向我彎身，只是凝視着，向後靠在椅子上。她開始低聲說：

『火焰在眼裏閃耀；眼睛像露水一樣閃光；牠看來是溫柔而且充滿了感情的；牠對我底胡說微笑；牠有感受性；印象隨着印象從牠明亮的球體上經過；停止微笑時，牠是憂傷的！眼皮上重壓着一種無意識的厭倦；這表示着從孤獨發生的憂傷。牠從我轉開；牠不允許更進的細看；牠似乎要用一種諷刺的眼色，否認我底發現底真理——對於我所說的敏感和失望都要否認；牠底驕傲和矜持，都只使我確定我底意見罷了。眼睛是好的。』

『至於嘴呢，在大笑時有時很歡喜，牠願意把腦子所想到的都說出來；不過我敢說，對於心所經驗的許多事，牠却要保守沉默。活動而且柔順，牠決不願在永久的寂寞的沉默中緊閉着；若有人類的愛和牠交談，倒是一張多說話，常微笑的嘴。這一官也是不壞的。』

『除了在前額上，我看不出什麼不利於幸運結局的東西；那前額告白說——「我可以孤獨的生活，假如自尊心和環境使我不得不這樣作。我用不着出賣靈魂來買幸福。我有一種生來的內在的寶庫，這可以使我生活，假如所有的外面的歡樂都被扣

留，或是索價不是我能付得起的時候。」前額宣稱，「理智穩坐着而且握住繩索，不讓感情突放使她陷入荒穴。熱情可以凶猛地激發，像真正的異教徒一樣，因為牠們是異教徒；欲望也可以想像各種虛幻的事；但是在各種爭論上，判斷仍然要發最後的一言，在各種決定上要投最後取決的一票。強有力的風，地震底搖撼，和火，可以經過；但是解釋我良心命令的沉靜微聲，我還要追隨牠底領導。」

「說得好，前額；你底宣言要被重視。我已經立了我底計劃——我認爲是正當的計劃——而且在這些計劃中，我注意了良心底要求，理智底意見。我知道青春要怎樣快地衰敗，花朵要怎樣快地消滅，若是在呈獻的幸福之杯裏面，找出一點羞辱的渣滓，或是一點悔恨的氣味來；而且我不要犧牲，悲哀，放蕩——這不合我底趣味。我願培養，不願毀壞——要得到感謝，不是要擠出血淚或鹹淚；我底收穫必須是微笑，親暱，甜蜜——這就夠了。我想我在一種奇妙的瘋狂中發着狂。我願把這時間無限地延長；但是我不敢。到這爲止我完全制得住我自己。我照我內心起誓要作的作了；但是再往下去，就許要使我超出我底力量了。起來罷，愛小姐，離開我；「戲已經演完了。」」

我在什麼地方？我是醒着還是睡着呢？我是作着夢罷？我還在作夢嗎？老婦人底語音改變了；她底重音，她底姿勢，一切在我全是熟悉的，如同鏡中我自己的臉，我自己的舌頭所說的話一樣。我站起來，但是沒有走。我看；撥動火，我再看；但是她把帽子和綳帶更爲向臉跟前拉緊，又作手勢要我走開。火焰照亮地伸出的手；現在我醒來了，而且警覺着有什麼發現，我就即刻看到那手了。牠和我底手一樣不是枯老的肢體；牠是圓渾柔軟的，有平滑的手指，形式整齊；有個寬的戒指在她底小姆指上閃光，我彎身向前看那戒指，見到一顆以前我看過不下百次的寶石。我又看着臉面，牠不再轉開我了——反之，帽子脫去，綳帶卸掉，頭伸向前來了。

「喔，簡，你認識我嗎？」熟悉的聲音問。

「脫去那紅外套罷，先生——」

「繩子在結着——幫助我。」

「弄斷牠，先生。」

「唔，那末——」去罷，借用物！」於是羅契司特爾先生從他底化妝中出來了。

「哦，先生，多末出奇的念頭！」

「演作得不壞罷？你不以為這樣嗎？」

「對於那些小姐們你一定作得不壞。」

「但是對於你並沒有？」

「你沒有對我扮演一個吉普隋人物。」

「我扮演什麼人物呢？我自己？」

「不，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簡單說，我相信你想要使我吐出話來——或是誘引我；你胡說想使我也胡說。還不怎麼公正，先生。」

「你原諒我嗎，簡？」

「直到我全盤想過了的時候，我說不了。若是我細想一過，我沒有鬧出大胡塗事，我要盡力原諒你；不過這是不對的。」

「哦，你是非常正確——非常細心，非常明達的。」

我沉思，我想就全體說我是如他所說的。這是一種安慰；不過，實在幾乎在我們開始相見的時候，我就防備着。我猜疑是什麼假面劇。我知道吉普隋人和算命人不像這個貌似的老婦人似的表現他們自己；而且我留意到她底假裝的聲音，她要藏起臉面來的焦心了。但是在我考量她的時候，我底心是總在葛來司波兒身上的——那個活啞謎，那個神秘中的神秘。我絕沒有想到羅契司特爾先生。

「喔，」他說，「你在思想什麼那莊嚴的微笑表示什麼意思？」

「驚奇和自賀，先生。我料想，現在你允許我走了？」

「不，呆一會，告訴我那邊客廳裏的人們在作什麼事？」

「我敢說，是在討論吉普隋人罷。」

「坐下——讓我聽聽他們關於我說了些什麼話。」

「最好我莫要呆了，先生；現在已經快十一點了。哦，你可知道，羅契司特爾先生，你今早走後有一個生客到了？」

「生客——不知道；能是誰呢？我並不期待什麼人；他走了嗎？」

「沒有，他說他認識你已經很久了，他可以賴厚住到這裏等你回來。」

「鬼東西，他這樣作！他說出他底名字了嗎？」

「他姓馬遜，先生；他從西印度羣島來；是從傑美加的西班牙城，我想。」

羅契司特爾先生靠近我站着；他拉住我底手，彷彿領我到一個椅子。我說話時他在我手腕上痙攣地緊緊一握；他嘴唇上的微笑凍結了；顯然一陣痙攣停止了；他底呼吸。

「馬遜——西印度羣島」他說，聲調使人幻想到一架說話的自動機吐露着單獨的字；「馬遜西印度羣島」他重覆說；他把這些字音說了三次，在說話之間，變得比灰還要白；他似乎就不大知道他在作什麼事。

「你覺得病了嗎，先生？」我問。

「簡，我受了一個打擊；我受了一個打擊，簡！」他站立不穩。

「哦，靠着，先生。」

「簡，以前你有次助我一肩；我現在再來借助罷。」

「是了，先生，是了；還有我底胳膊。」

他坐下，讓我坐在他旁邊。雙手拿着我底手，他摩擦牠，同時帶着最苦痛傷感的神色凝視着我。

「我底小朋友」他說，「我願我只和你一人在一個安靜的島上；而且煩擾、危險和可憎惡的回想都離開我。」

「我能幫助你嗎，先生？——我願拿出我底生命爲你作事。」

「簡，若是需要幫助，我要從你手裏找求；我答應你這個。」

「謝謝你，先生。告訴我作什麼事，——至少我要盡力去作。」

「簡，去從餐廳裏爲我拿一杯酒；他們要在那裏吃晚飯的；告訴我馬遜是不是和他們在一塊，他在作什麼事。」

我去了。我看見所有的人都坐在餐廳裏吃晚飯，如同羅契司特爾先生所說：他們並沒有坐在桌子上——晚飯是放在旁邊櫃檯上的；各人拿了各自所歡喜的東西，這裏那裏分組站着，碟杯拿在自己手裏。每人都似乎很高興；笑和談話是普遍而且活潑的。馬遜先生站在火跟前，向丹提大佐和他太太談着話，顯得和他們任何人都一樣快樂。我倒滿了酒杯（我看見嚴格來姆小姐在我倒酒時皺眉看着我，我敢說她以為我是不顧禮節了），回到圖書室裏去。

羅契司特爾先生極端的慘白沒有了，他看來又堅決嚴厲了。他從我手裏拿去酒杯。

「祝你健康，服務的精靈！」他說。他飲了裏面的酒，把杯子還給我。「他們在作什麼事，簡？」

「笑着談話，先生。」

「他們看來並不莊嚴神秘，彷彿聽到了什麼奇怪事情一樣罷？」

「一點也不，他們都很滑稽歡樂。」

「馬遜呢？」

「他也在笑。」

「假如這些人一同進來唾棄我，你怎麼辦，簡？」

「假如我能够，先生，把他們攆出屋外去。」

他半微笑。「若是我到他們那裏去，他們只冷淡地看我，彼此譏刺地低談着，於是停住了，一個一個離開我，怎樣呢？你和他們一同走嗎？」

「我倒是以為我不走的，先生：和你在一塊我要有更多的歡樂了。」

「安慰我？」

「是的，先生，盡我所能的安慰你。」

「若是他們因為你不離開我，要詛咒你呢？」

「或者我就不知道他們底詛咒，若是知道，我也會不介意。」

「那末，爲了我，你敢受人家責難了？」

「爲了值得我依戀的任何朋友，我都敢當這責難；我準信，你是值得依戀的。」

「現在回到屋裏去罷；靜靜地走到馬遜跟前，在他耳朵裏低聲告訴他羅契司特爾先生來了，願意見他；引他到這裏來，就離開我。」

「是了，先生。」

我作了他命令的事。這些人都驚視着我，當我一直從他們中間走過的時候。我找到了馬遜先生，送了信，領他出屋，帶他進了圖書室，於是我上樓去了。

時晏了，在我上了床一些時之後，我聽到客人們回到他們底屋：我辨出羅契司特爾先生底聲音來，聽他說，「走這邊，馬遜；這是你底屋。」

他歡快地說着這話：他底快樂的聲調使我安了心。我不一會就睡熟了。

第二十章

我忘記了放下帳子，我常常總這樣，也忘記了放下窗簾。結果是，當明亮的滿月（因爲夜裏天氣好）走到我窗子對面的天空，而且從無簾的窗玻璃向裏看着我的時候，她底光耀的凝視使我醒來了。在深夜醒着，我睜眼看着她底圓體——銀白而且水晶帶明亮。這是美麗的，但却太嚴肅了：我半起身，伸手去拉帳子。

天呵！是怎樣的一聲叫喊！

夜，牠底沉默，牠底安寧，被從桑恩費爾得府這頭跑到那頭的一種野蠻銳厲的聲音分裂了。

我底脈膊停止，心臟站住，我底伸出的胳膊麻痺了。這喊聲死去，沒有再重覆。實在發出這可怕喊叫的無論是什麼東西，也不能很快的再發：就是安狄司（Andros）山上的翅膀最寬大的鷹隼，也不能從隱蔽他底棲息處的雲端，一連兩次發出這種叫聲來。

在重發叫聲之前，發這叫聲的東西是必得休息的。

這叫聲是從三層樓發出的，因為牠從頭上過去。而且在頭上——是的，正在我房上的一間裏屋——我聽到一陣掙扎；從聲音上聽來是一種奮死的掙扎；並有半被悶住的聲音叫道：

「救人救人！」迅速地叫了三次。

「沒有人來嗎？」那聲音叫；於是在搖動踐踏凶猛地繼續着的時候，我從石灰和木板下辨出：

「羅契司特爾！羅契司特爾！爲上帝底緣故，來！」

一個房門開開了一個人順着走廊跑或向前衝。上面地板上有脚步踐踏聲，和什麼東西跌倒了；沉默。

我已經穿上了些衣服，雖然恐怖使我四肢發抖；我從我房裏出來。睡覺的人都驚醒了；叫聲和害怕的低語從每屋裏發出；門一個一個開了；一個人到外看，另一人到外看；走廊滿了。男女們都離開了床；而且「哦，什麼一回事？」——「誰受傷了？」——「出了什麼事？」——「拿一個亮來！」——「失火嗎？」——「有強盜嗎？」——「我們到那裏跑？」——從各方面混亂地追問着。若不是月光，他們要在完全的黑暗裏了。他們來往跑，他們擠到一塊；有人啜泣，有人跌倒；混亂是難鬧得清的。

「羅契司特爾到什麼鬼地方去了？」丹提大佐叫。「我在他床上沒有找到他。」

「這裏這裏！」他叫着回答。「你們全安心，我來了。」

走廊頭上的門開了，羅契司特爾先生拿着蠟燭向前進；他正從上面一層樓下來。一位女客即刻跑到他那裏去，抓住他底胳膊，——這是殷格來姆小姐。

「出了什麼可怕的事？」她說。「說！即刻把最壞的給我們知道！」

「不過不要拉我下去或悶死我，」他回答；因爲兩位愛須唐小姐這時也緊把着他了；而且兩位老夫人，穿着寬大的白外罩，像滿帆的船一樣撲到他身上來。

「一切都好了，一切都好了！」他叫。「只是重演小題大作罷了。太太小姐們，離開，不然我要危險起來了。」

他看來是危險的；他底黑眼睛發射出火花，努力使自己鎮靜，他加上說：

「一個僕人發夢魔；就是這罷了。她是一個容易興奮的，神經質的人；無疑的，她把她底夢解釋成鬼或是那類東西了；害怕得發了一陣急病。現在我要照料你們全回屋；因為不到家裏安置好了，不能照料她。紳士們，善心給小姐太太們作個榜樣。嚴格來講，小姐，我準信你可以表示勝得過無謂的恐怖。愛密和路易沙，像一對鴿子（你們是）一樣回巢去罷。夫人們。」（向着老夫人）

「若是你們在這冷走廊裏再站一會，你們要得受涼的。」

這樣時用勸誘，時用命令底力量，他想法使他們全又關在各自的臥室裏去了。我並沒有等着他命令我回臥室；如同沒有人注意的我離開臥室一樣，我又沒有人注意的回去了。

不過並不是去睡覺；反之，我開始細心地穿着衣服。那叫喊之後的聲音，以及所說的話，大概只有我聽到了，因為牠們是從我房上的屋裏發出來的；但是這些使我準信這樣使全家恐怖的不是僕人底一夢，而且羅契司特爾先生所給與的解釋，只是使他客人們安靜的一種杜撰罷了。因此我穿起衣服來準備緊急的事。穿了衣服時，我靠窗坐了很久，向外看着沉默的地和銀白的田野，等着我並不知道的東西。在我看來，在那怪叫，掙扎，呼喚之後，一定要有什麼事。

沒有事，靜默恢復了；每一低語和活動都逐漸停止，在差不多一點鐘之內，桑恩費爾得府又和沙漠一般靜寂。似乎睡與夜又得到了牠們底帝國。這時月亮下去，她就要落了。不歡喜在冷與暗中坐着，我想和衣在床上躺下。我離開窗子，沒有聲音地從甃上走過；在我彎身去脫鞋的時候，一隻謹慎的手低聲輕輕敲門。

「要我嗎？」我問。

「你起來了嗎？」我聽到我所料的，即是我主人底聲音問。

「起來了，先生。」

「穿好衣服了嗎？」

「穿好了。」

「那末，安安靜靜地出來。」

我服從了。羅契司特爾先生拿着亮站在走廊裏。

「我需要你，」他說：「這裏來：隨着自己的方便，莫要弄出聲音。」

我底拖鞋薄，我可以在舖席的地板上走得像貓一樣輕。他輕滑地走過走廊，走上樓梯，在肇事的三層樓上的低暗的迴廊裏站住：我跟隨着，站在他底身邊。

「你房裏有海棉嗎？」他低聲問。

「有，先生。」

「你有鹽嗎——容易化的鹽？」

「有。」

「回去，兩樣都拿來。」

我回去，在洗臉架上找到海棉，在抽屜裏找到鹽，又重行走回來。他還在等着，手裏拿一把鑰匙：走近小的黑門，他把鑰匙放到鎖裏；他停住，又向我說話。

「你見血不發惡心嗎？」

「我想不至於：我還沒有試過哩。」

我回答他時覺到一陣振顫；但是並不冷，並不暈。

「把你底手給我，」他說：「冒使你發暈的危險是不行的。」

我把手指放到他底手裏。「溫暖穩定」是他底批評；他轉鑰匙，開了門。

我見到一間屋子，記得是以前看過的，在費爾肥夫人給我看全屋的那一天：屋裏掛着幕幔，但是這幕幔現在拉在一旁扣起來了，顯出一個門來，是以前遮蓋着的。這門開着，亮光從門裏的屋子射出：我聽到從那裏發出咆哮急促的聲音，幾乎像是狗打架。羅契司特爾先生把蠟燭放下向我說：「等一會，」於是向前走進內室。他進去時一聲狂妄迎接他；一上來喧鬧，結尾正是葛來司波兒底妖嬈的哈哈！她是在那裏了。他沒有做聲安排了一點事，雖然有低聲向他說話：他走出來，隨手關了門。

「這裏來，簡！」他說：我繞到一個大床底那邊去，這床和帳子把屋子遮住了很大一部份。一張安樂椅靠近床頭；裏面坐着一

個人只有外衣沒穿；他安靜不動；頭轟後；眼睛閉着。羅契司特爾先生拿蠟燭照他；我從他底蒼白而且似乎沒有生命的臉上認出，他就是那個生人馬遜；我也見到他襯衣底一邊和一隻胳膊，幾乎浸在血裏了。

「拿住蠟燭，」羅契司特爾先生說，我拿住；他從洗臉架那裏拿一盆水來。「拿着這，」他說。我服從了。他拿了海棉，浸了水，濕那尸身似的臉面；他要我底香味瓶，放到鼻孔上面。馬遜先生一會睜開眼睛；他呻吟。羅契司特爾先生打開受傷人底襯衣，他底胳膊和肩膀都上了繃帶；他用海棉吸血，血在很快地向下滑。

「即刻就有危險嗎？」馬遜先生低聲說。

「呸！沒有——只是微傷罷了。莫要這樣屈服，好男兒；鼓起勇氣來！我自己就去給你請一個外科醫生；我希望天亮就可以把你移走了。」他接着說。

「先生？」

「我要離開你在這屋裏和這位先生在一塊，一點鐘，或者兩點鐘工夫；血出來時照我樣用海棉吸血；他要是暈，把臉盆架上玻璃杯的水放到他唇上，鹽放到他鼻子上。你不要拿任何借口和他說話——而且——理查得(Richard)你要和她說話，那是要危及你底生命的；張開嘴唇——刺激自己——結果我不負責任。」

這可憐的人又呻吟；看來他彷彿不敢動；對於死，或對於其他東西的恐懼，顯得幾乎使他癱了。羅契司特爾先生把現已染血的海棉放到我底手裏，我就下手照他樣使用牠。他看了我一秒鐘，說道：「記住——莫談話，」於是離開了屋子。當鑰匙在鎖裏一響，聽不到他退去的脚步聲音的時候，我經驗到一種奇怪的感情。

我是在三層樓上，鎖在神秘的小屋的一間裏面了；夜圍繞着我；一個蒼白的，流血的人在我底眼前手下；一個女凶手和我相隔不過一門；是的——這是可怕的——其餘的我能忍受；但是一想到葛來司波兒突然衝出來撲我，我就戰慄。

不過，我一定不能離開地位呵。我必須看守這幽靈的臉面——這青死又不准張開的嘴唇——這一會閉住，一會睜開，一會漫看全屋，一會釘着我，老是帶着恐怖的沉悶而凝視的眼睛。我必須把我底手一再浸入那血水盆，拭去那滴着的凝血。我必須看着未剪燭花的燭光在我作事時越來越微；看見陰影在我周圍的精工古舊的掛帷上黯淡；在大而舊的床上的帳子下變黑；而且

在對面一個大木欄門上奇怪地顫動着——那木樹底前面分作十二格，上有用嚴肅的圖樣畫出的十二門徒底頭，每個頭在一個格子裏面，彷彿裝着鏡框一樣；在牠們底頂上突出一個烏木十字架和垂死的基督。

依照着移動的黑暗和閃亮的光，有時照到那裏，有時射到這裏，一會見到有胡鬚的醫生路加纏着眉頭；一會見到聖約翰底長髮飄動；有時又有猶大底魔臉，從那格子裏露出來，而且似乎得到生命，有要在撒旦底附庸底形體上，顯出主魔撒旦的形勢。

在這一切之間，我要看也得要聽聽那邊洞裏的野獸或惡魔底動作。不過在羅契司特爾先生到那裏去過之後，牠似乎被符咒制住了。終夜我只聽到三次聲音，中間隔了很長時間，——一響脚步響，那汪汪的狗聲底一瞬的再作，和一響深沉的人的呻吟。於是我自己底思想煩擾我。住在這孤離的宅第中，主人既不能驅逐又不能克服的，是什麼罪過呢？——在夜極深時，有時放火，有時流血的，是什麼神秘呢？蒙着普通婦女底臉面和形體，有時發出諷刺的魔鬼底聲音，有時又發出找求死肉的食物鳥聲音的，是什麼東西呢？

我俯身侍候的這個男子——這個普通的，安靜的生人——他怎麼糾纏到這個恐怖網裏面了呢？為什麼那悍婦撲到他身上了呢？有什麼使他在這樣不合時的時候，他已經應當在床上睡熟了，來找屋裏的這地方呢？我聽到羅契司特爾給他指定了下面一間屋子——什麼東西把他弄到了這裏來？在對付他的暴力或奸謀之下，為什麼他現在這樣馴服呢？為什麼他安安靜靜地服從羅契司特爾先生所強迫的隱秘？為什麼羅契司特爾先生又要強迫這隱秘呢？現在他底客人遭了暴行，以前也可憐地謀害過他自己的生命；而兩件事他都在秘密中悶死，在忘却中埋沒！最後，我看見馬遜先生對於羅契司特爾先生屈服，看見後者底強悍意志完全制服着前者底無抵抗。他們所談的不多的話使我確定了這一點。顯然在他們以前交往的時候，一個人被動的性情總慣常受另一人主動的力所影響；那末他聽到馬遜到來的時候，他底驚惶又何從起來呢？為什麼僅僅只這個無抵抗的人——現在他底話就可以管住他像一個孩子一樣——底名字，在幾點鐘之前，發在他身上的影響就如同雷打在橡樹上一般呢？

哦！我不能忘記他底神色和他底蒼白，當他低聲說，「簡，我受了一個打擊——我受了一個打擊，簡！」這時候，我不能忘記他那放在我肩上的胳膊是怎樣顫抖，能够這樣將費爾肥羅契司特爾底果決精神折服，使那有力的身體震顫的並不是一件小事。「他什麼時候來呢？她什麼時候來呢？」我內心裏叫，當夜長漫漫，當我底流血的病人軟垂，呻吟，嘔吐，而白日不到，幫助也不

來的時候。我一再拿水到馬遜底白唇跟前；一再給他有刺激性的鹽；但是我底努力似乎都沒有效；不是身體的就是心理的苦痛，或是失血，再不然就是三種聯合起來，迅速地損毀着他底力量。他是這樣呻吟，看來是這樣衰弱，慌亂，出神，我怕他就死了；我還不能向他說話呢。

蠟燭最後耗盡了，熄滅了，我看見窗簾邊上有灰光底條紋；黎明漸漸到了。一會我聽到皮老特從狗棚裏，在下面遠遠的叫：希望復活了。這並不是無憑的；再過五分鐘，發響的鑰匙，開開來的鎖，警告我我底責任卸了。這不能只兩點多鐘；許多星期似乎也這短。

羅契司特爾先生進來了，和他一陣的是他去請的外科醫生。

「加特爾，留心了，」他向醫生說，「我只給你半點鐘工夫，敷傷，紮繃帶，把病人弄下樓，都在內。」

「不過動對他適宜嗎，先生？」

「沒有疑問，並不嚴重，他胆怯，他底精神必須給振作起來，來，下手工作。」

羅契司特爾拉過厚帳，捲起荷蘭布窗簾，盡力放進所有的日光；我又驚又喜的見到：黎明是怎樣進展，玫瑰色的條紋怎樣已經開始使東方發亮了。於是他走到馬遜跟前：外科醫生已經在給他醫治了。

「好朋友，你怎樣？」他問。

「我怕她把我完結了，」是低微的答話。

「一點也不！勇氣！兩星期後你可以完全復原；你失了一點血；不過如此。加特爾，向他保證沒有危險。」

「我可以憑良心保證，」加特爾說，他已經解了繃帶了；「不過我願我能來得早些；那他就不會流這多血了——哦，這是怎麼回事？肩上的肉彷彿割了一樣撕去了。這傷不是刀傷；這裏有牙咬過呵。」

「她咬我，」他低聲說。「羅契司特爾把刀從她拿走的時候，她母老虎一般用牙撕我。」

「你不應當讓步；你應當即刻和她鬥，」羅契司特爾先生說。

「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人能怎麼辦呢？」馬遜回答。「哦，可怕！」他加上說，發着抖。「而且我沒有料到：起始她看來是那末

安靜。」

「我警告你了，」是他朋友底答話；「我說——到她跟前去的時候，防備着。而且，你可以等到明天，我和你一陣：今晚要見面，又是一個人，那只是胡塗罷了。」

「我想我可以有點益處。」

「你想！你想！是的，聽你說話使我不耐煩；不過，你已經吃了苦，而且爲了不聽我底忠告，多半是要吃够苦的；所以我不多說了。」

加特爾——趕快！——趕快！太陽一會就要出來，我一定要送他走。」

「就得，先生；肩頭剛上了綳帶。我要得看看胳膊上另外一處傷；她牙齒也咬了這裏了，我想。」

「她吸血；她說她要吸乾我底心。」馬遜說。

我看見羅契司特別先生打戰：一種特別顯著的討厭、恐怖、和憎惡的表情使他底臉面幾乎歪扭得變形了；但他只說：

「莫作聲，理查得，莫要留心她底無意義的話；莫要重述。」

「我但願我能忘記，」是他底答話。

「你離開這國度時就可以了：你回到西班牙城的時候，你可以當她是死了，埋了——或者一點都不用想她。」

「不能够忘記今夜！」

「並不是不可能；有點力量，好男子。兩點鐘前你以爲你死得像一條青魚，現在你很有生氣而且談着話了。噫——加特爾已經把你收拾完，或是差不多少了；我一回就把你打扮好。」（他回來後第一次轉身向我）「拿着這個鑰匙：下去到我底臥室，一直走進更衣房，打開衣櫃底頭層抽屜，拿出一件乾淨襯衣和頸巾，拿到這裏來，要趕快。」

我去了；找到他所提的藏物所，找出他所說的東西，拿着牠們回來。

「在我爲他裝束的時候，到床那邊去，」他說：「不過不要離開屋子，許還要用你。」

我照着命令退去了。

「你下去時下面有什麼人走動嗎，簡？」一會羅契司特別先生問。

「沒有，先生；一切都很靜。」

「我們要小心地送你走，這爲我們兩方面；和那邊的可憐的人，都要好些。我努力避免暴露已經很久了，我不願終於還暴露出來。這裏來，加特爾，幫助他穿上背心。你底皮大衣放在那裏了？在這該罵的冷天氣中，我知道沒有牠你連一哩路也不能走。在你屋裏嗎？」簡跑下到馬遜先生房裏去，——靠着我底屋那一間，——把那裏的一件大衣拿來。」

我又跑去回來，拿着一件老大的皮外套。

「我還要使你作一件事，」我底不倦的主人說；「你還要再到我底屋裏去。你穿着鵝絨鞋是多末慈悲的事呵，簡！——在這個當口一個笨拙的使者是不成的。你要打開我梳洗台中間的抽屜，拿出那裏的一個小玻璃瓶和小玻璃杯，——快！」

我飛奔到那裏又回來，拿來所要的東西。

「好的！大夫，現在我若要醫味自己來開一劑藥了，我自己負責。這個強心劑是我在羅馬從一個意大利走江湖的人得來的。這樣，你會要踢他的，加特爾。這可不是胡亂用的東西，不過在有些時候用來倒好的，例如現在。簡，給一點水。」他拿出小玻璃杯，我從洗臉架上的水瓶給裝滿了半瓶水。

「可以了！——現在把瓶口濕了。」

我這樣作了；他量出十二滴深紅的液體，拿給馬遜。

「喝，理查得：這可以使你有你所缺乏的心力，支持一點來鐘。」

「不過牠會傷害我嗎？——牠發熱嗎？」

「喝，喝！」

馬遜先生服從了，因爲抗拒顯然是沒有用的。他現在穿好衣服了；他看來仍然蒼白，不過沒有血污了。羅契司特爾先生在他嚥了這液體之後，讓他坐了三分鐘；於是拉着他底胳膊——

「現在我准信你可以站起來了。」他說——「試一試。」

病人起來。

「加特爾，在那邊肩下扶着他。放歡樂些，理查得，拿步——對啦！」

「我是覺得好些了。」馬遜先生說。

「我準信你覺得好些。簡，在我們前面走，到後邊的樓梯那裏去；把邊道的門開了門，告訴院子裏的馬車夫，——也許就在院外，因為我告訴過他莫把發響的車輪趕到鋪道上來，——準備好了；我們就來；還有，簡，假如外面有什麼人，來到樓梯腳跟前咳嗽一聲。」

這時候已經五點半鐘，太陽就要出來了；但是我看見廚房仍然黑暗而且沉靜。邊道的門是門着的；我盡力使牠小聲的開開，全院安靜，只是大門大開着，而且有一輛僱用的馬車，馬已備好，馬車夫坐在車箱上面，停在大門外邊。我走到他跟前，說先生們就來了。他點點頭，於是我細心地向周圍看聽。清早的靜寂到處微睡着；僕人們底窗簾還沒有拉起來；小鳥在花枝招展的葉樹上開始鳴叫，葉樹枝像白花圈一樣在院子一邊的牆上低垂；拖馬車的馬在關閉的馬房裏時時用蹄踏地；其餘的一切完全是靜止的。

他們出來了。馬遜被羅契司特爾先生和外科醫生扶持着，似乎走得倒頗爲安閑；他們扶他進了馬車；加特爾跟着進去。

「照料他。」羅契司特爾先生向醫生說。『使他在你家，一直到他完全好了的時候；我一兩天要騎馬前來看他怎樣。你怎樣，理查得？』

「新鮮空氣使我復活了，費爾肥。」

「讓他旁邊的窗子開着，加特爾；並沒有風——再見了，狄克。」

「費爾肥——」

「喔，什麼事？」

「照料她；盡量溫存地對待她；使她——」他停住了，哭起來。

「我盡我底力好處作；我已經這樣了，將來也要如此。」是他底答話；他關起馬車門，車趕走了。

「不過願上帝使這一切有個完結！」在他關門笨重的院門時，羅契司特爾先生加上說。

這事作完，他用緩慢的步度，帶着心神不在的神氣，向靠着菓園的那堵牆上一個門走去。我以為他和我沒有什麼事了，預備回屋；不過我又聽到他叫「簡」，他已經開開門，在門跟前等着我。

「來到這有點新鮮氣的地方，呆幾分鐘，」他說；「那座房子只是一個地牢；你不覺得這樣嗎？」

「在我看來是一所堂皇的大宅，先生。」

「無經驗的魔光蒙罩住你底眼睛了，」他回答；「而且你經過一層上了符咒的媒介物來看這房屋；你辨別不出那金飾是泥土，綢帷是蛛網；大理石是泥板，光亮的木材只不過是廢木片和疤樹皮罷了。這里」（他指着我們進去的多葉的地方）「一切是真實的，甜蜜的，純潔的。」

他順着一條散步的道路徘徊，這路一邊種的是黃楊，蘋菓樹，梨樹，櫻桃樹，一邊是接連的花壇，裏面種滿了各種古風的花，水楊梅，石竹科花，蓮馨草，如意花，夾雜着苦艾，歐洲薔薇和各樣香草，接連幾天的四月的急雨和陽光，隨着又是一個可愛的春朝，使得牠們新鮮極了；太陽剛進到複色的東方，光線照耀着交織帶露的菓樹，射到樹下靜靜的路上。

「簡，你要一朵花嗎？」

他折了一朵半開的玫瑰，是叢中的第一朵，把牠獻給我。

「謝謝你，先生。」

「你歡喜這日出嗎，簡？歡喜這有高高的輕雲——天一變暖就準要化去的雲的天空嗎——歡喜這靜而柔的空氣嗎？」

「我歡喜，很歡喜。」

「你過了一個奇怪的夜，簡。」

「是的，先生。」

「這使你臉色蒼白——我留下你和馬遜單獨在一塊的時候，你害怕嗎？」

「我怕有人從裏面一間屋裏出來。」

「不過我已經鎖了門——鑰匙在我底袋裏；我若把一匹羊——我所歡喜的羊——放得這樣靠近一個狼穴，沒有人保衛，

那我一定是一個粗心的牧者了；你是安全的。」

「葛來司波兒還要住在這裏嗎，先生？」

「要住在這裏的，莫要爲她費腦子——把這事情驅除到思想以外去。」

「可是在我看來，她在這裏時，你底生命是難得安全的。」

「莫要怕——我要留心我自己。」

「你昨夜所怕的危險，現在過去了嗎，先生？」

「不到馬遜出了英格蘭，我對這是不能保證的；就到那時也不能保證。簡，在我，生活着就是站在火山口底外殼上，這東西是那一天都可以震動噴火的。」

「不過馬遜先生似乎是一個容易指揮的人呵。你底勢力對他顯然是有權威的，先生；他絕不會任意輕視你或損害你的。」

「不會馬遜不會輕侮我；若是知道，他也不會傷害我——不過無意間說一句不慎的話，他一會就可以永遠剝奪了我底幸福，即或不是剝奪了我底生命。」

「告訴他謹慎，先生；讓他知道你所怕的事，告給他怎樣迴避這危險。」

他勉強地笑，迅速地拿住我底手，又同樣迅速地扔開了。

「假如我能那樣作，胡察人，那裏還有危險呢？一會就毀滅了。自從我認識馬遜之後，我只消向他說，「作這件事」事情就作了。但是在這件事情上，我却不能給他命令；我不能說，「留意莫傷害我呵，理查得！」因爲我必得使他不知道，那種傷害對我是可能的。你看樣是迷糊了；我要讓你更迷糊。你是我底小朋友，你不是嗎？」

「我歡喜爲你作事，先生，而且在一切正當的事情上服從你。」

「確是：我看你這樣。在你幫助我，使我歡喜——在你所特自謂「一切正當的事情上」爲我工作，和我一同工作的時候，我看見你在步度和態度上面有着真正的滿意；因爲假如我吩咐你作那你不認爲不正當的事，那就不會有輕腳的奔跑，淨手的敏捷，我不會有生動的眼色和活潑的面貌了。我底朋友要轉身向我，安靜而且蒼白，說道：「不行，先生；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能作，因爲那是

不正當的！於是就要像恒星一樣不可更動。嚙，你在我身上也有權力，而且可以損害我；然而我不敢向你指出我什麼地方可以受傷，怕你雖然忠誠友道，也要一下刺穿我呵！』

『假如你害怕馬遜的並不勝過害怕我先生，那你是很安全的了。』

『願上帝讓事情是這樣簡，這裏是一個有陰影的花亭，坐下。』

花亭是一個牆內的拱廊，攀滿了藤蘿；裏面有一個樸實的座位。羅契司特爾先生坐下來，不過留了够我坐的地位；但是我站在他前面。

『坐，』他說；『這長凳够坐兩個人。你不會躊躇着不坐我旁邊罷，會嗎？這是不正當的嗎，簡？』

我坐下來作為對他的回答；我覺得拒絕是不聰明的。

『現在，我底小朋友，在太陽吸吹着露水——在這舊園裏的一切花都醒來而且開展，鳥雀從桑恩費爾得替小鳥覓來早食，早蜂已經作着第一輪回工作的時候——我要向你提出一件事，這你必須設想是自己的事；但是第一，看着我，告訴我你是安心的，而且並不害怕我留你在這裏是我犯錯，或是不走就是你犯錯。』

『並不，先生，我是滿意的。』

『那末，簡，讓你底想像幫助你：——設想你不是一個好好教養起來的女子，却是從童年就被姑息放縱的野男孩；想像你自己已在遠遠的異國，設想你在那裏犯了一個大錯誤，不論是什麼性質或是從什麼動機，但是這錯誤底結果一定隨你一生，而且玷污你全部的生命。留意，我沒有說犯罪；我不是在說流血或其他什麼犯罪行為，那可以使犯罪人服從法律；我用的字是錯誤。你漸漸覺得你所作的事情底結果完全是不能忍受的了；你採用方法求得慰藉；不是普通的方法，但既不是不合法，也不是犯罪的。你仍然是不幸的；因為剛着生活底邊際，希望就離開了你；你底太陽在中午日蝕中暗黑了，而且你覺得這日蝕不到日落是不會過去的。懷慘下賤的聯想，是你記憶唯一的食糧；你這裏那裏浪遊，在流放中求安息；在快樂中求幸福——我是說那種絕望的肉感的快樂，遺使智力昏聩，使感情凋零。心倦神疲，在多年的自動放逐之後你回家裏來；你有了了一個新相識——怎樣和在什麼地方是沒有關係的；你在這個生人身上找出你尋求了二十年，以前從未遇到過的許多光明的好性質；而且這些都是新鮮的，健康的，

沒有玷污，沒有瑕疵。這樣交接使人復活，使人更新；你覺得較好的日子回來了——更高尚的願望，更純潔的感情；你想要重新開始你底生活，用一種對於不朽的生命更爲值得的方式，來度你所剩餘的時日。要達到這種目的，你可以有理由跳過一種習俗的阻礙嗎——那種你底良心既不認可，你底判斷也不贊成的僅僅的世俗的障礙？」

他停卜等着回答，但是我說什麼呢？哦，願善良的精靈暗示一個明達滿意的答話！無用的願望！西風在我周圍的藤蘿裏低訴，但是並沒有溫存的空中神祇拿牠底呼吸作爲語言底媒介呵！烏雀在樹杪上歌唱，但是牠們底歌無論怎樣甜蜜，是不易了解的呵。

羅契司特爾先生又提出他底詢問：

「這個以前流浪犯過，現在却在找求平安而且悔過的人，有理由可以向世間的輿論挑戰，以便使這個溫藹懇切的陌生人永遠依附他，藉此得到自己心裏的平安和生活底改革嗎？」

「先生，」我回答，「流浪人底安息，或犯過人底改革，是決不應該依賴一個同伴人的。男子和女子都死亡；哲學家在智慧上動搖，基督徒在善良上動搖；假如你所認識的什麼人吃了苦，犯了錯，讓他向比他同等人更高的地方去求力量來改革，求慰安來療治。」

「但是工具呢——工具呢！作事情的上帝，要指派工具呵。我自己——我不用比喻告訴你——是一個世俗的，墮落的，不安的人，我相信我找到了治療的工具了，在——」

他停住了；烏雀繼續歌唱着，樹葉輕輕地沙沙作響。我幾乎奇怪牠們竟不制止着歌唱和微音，來聽取這猶豫而未明言的啟示；不過牠們會要等待好許多分鐘的；沉默延長得這樣久。最後我抬頭看這遲滯的說話人；他在熱心地看着我。

「小朋友，」他用了一種完全改變了的聲音說，同時他底臉面也改變了，失去了所有的溫柔，變成刻薄而且諷刺的了，「你看見我對於股格來姆小姐的溫存的喜愛了；你不以爲我若娶了她，她會大大地改變了我嗎？」

他即刻站起來，走到散步場底那一頭去了；回來時嘴裏哼着一個歌調。

「簡簡，」他說，在我面前站住，「一夜不睡使你十分蒼白；你不罵我擾亂你底安息嗎？」

「罵你不，先生。」

「握手證實這個話。多末涼的手指！昨夜我在那神秘房屋底門前摸觸時，比這還要熱呵。簡，什麼時候你再和我一同守夜。」

「只要我可以有用的時候，先生。」

「例如我結婚的前夜呀！我準信我要睡不着。你答應和我一同坐着給我作伴嗎？對你，我可以談論我那可愛的人，因為你已經見到她，認識她了。」

經見到她，認識她了。」

「願意，先生。」

「她是一個少有的人，不是嗎，簡？」

「是，先生。」

「是一個魁偉人——一個真正魁偉人：龐大，優色，壯健；頭髮和加泰基（Carthage）婦女底頭髮一樣。噯呀！丹提和林到馬房裏了！順着灌木，從那個小門裏進去。」

我從一邊走時，他從另一邊走了，我聽他到了院子裏，歡快地說着：

「馬遜今早晨起在你們一切人之前了；他太陽沒出就走了；我四點鐘起來看他走。」

此页空白

小鬼
(六)

〔俄國〕

梭羅古勃作

徐懋庸譯

第十六章

那個黑眼珠的少年擒住了露特米拉的整個的心。她時常對她的家人和朋友談起他；——有時簡直是憑空提起的。她差不多每夜在夢中看到他，有時是謙遜的普通的態度，然而大抵是在原始的魔術的環境中出現。報告這種夢境這事成了她的習慣，後來倒是她的姊妹們，每天早晨一見就先問她昨夜怎樣夢見沙夏。

連她的閒暇的時間，也全被這種夢想所佔據了。

星期日，露特米拉央求她的姊妹們，叫在祈禱式完畢之後，把珂珂夫基娜請到她們家裏來，而且留住得愈久愈好。她自己要趁沙夏一人在家之際去看他，所以她不到教堂去。

「請你們對她說，我是起得很晏的。」她這樣的教她的姊妹們。

大家嘲笑她的這種計策，然而都允許了。她們平日本來很和睦的，加以這種計策於她們也很有利——當露特米拉傾心於那個孩子的時候，她就將真正的未婚夫讓給她們了。

她們照約定的話實行——祈禱式畢後，把珂珂夫基娜邀到了家裏。

這其間露特米拉正預備出去。她高興地化裝着，顯得很美麗，遍身洒過芬芳而淡和的阿脫金遜香水。她在一隻衣袋裏放了一個不會開封的香水瓶，在另一隻袋裏放了一個小型的噴霧器。她躲在客堂裏的窗簾後面，看珂珂夫基娜是否到來。她久已決定要帶了香水，把那個中學生噴一噴，把他身上的那種使人不快的拉丁語、墨水、孩子氣的臭味消滅掉。露特米拉愛用香水，她的香水都從彼得堡買來，消費得很多。她也愛香的花。她的房中，有着各種極好的香味——香水，咧，花咧，松樹咧，每逢春天，還有新鮮的白樺的枝條。

現在她看見珂珂夫基娜跟她的姊妹們到來了。

露特米拉雀躍地跑過廚房，跑過菜園，通過一頭小門，轉到一條小路上，恐怕遇見珂珂夫基娜。她快樂地笑着，活潑地，急促地

向着沙夏的寓所走去。一面旋轉着她的純白的陽傘。這個溫暖晴明的秋日，使她覺得格外愉快。她好像帶着滿身的自然的歡喜，而且一路發散着。

珂珂夫基娜家的使女對她說，主婦不在家裏。露特米拉樂得大聲發笑，開始挪揄起那個給她開門的面頰粉紅的女孩子來。

「說不定你是在騙我呢——也許你的太太躲過了罷？」

「哈哈，她爲什麼要躲過？」使女笑着說：「你到屋裏廂自己找去，要是你不相信我的話。」

露特米拉對着客堂投了一瞥，叫道：

「誰在這裏呢？——喂，原來是中學生。」

沙夏在客廳裏偷望着，一見是露特米拉，不覺高興起來。露特米拉看出這青年的眼中含着歡喜，就更加快樂。她問道：

「奧爾加·華細里夫娜那里去了？」

「她不在家裏。她還沒有回來。一定是做完了禮拜跑到別處去了。我已經回家，她却還未。」

露特米拉假裝出覺得出乎意外的樣子，轉動着陽傘，皺了眉頭說道：

「這是怎麼的？所有的人都已經從教堂回來了。平日她總是在家的，恰巧今天……是不是你，你這年青的博士，發了壞脾氣，亂暴地把那可憐的老太婆逼走了？」

沙夏默然微笑着。他聽到露特米拉的語聲，她的明快的笑聲，覺得很快活。他在那里想，借個怎樣的口實，他纔好去送她回去。

——以便多幾分鐘跟她在——，可以看她，可以聽她……：

然而露特米拉毫無回去之意。她含了狡猾的微笑，瞅着沙夏說道：

「你爲什麼不請我坐下？我的漂亮的先生，你要知道，我很疲倦了。請讓我休息一會兒。」

一還笑着，并且用她的活潑溫柔的眼光愛撫着沙夏，她走進客廳裏面。沙夏失措地紅了臉，滿心歡喜——她暫時還能跟他

在一起……

「你願意我替你洒點香水麼？」露特米拉連忙問道：「好麼？」

沙夏笑着說：

「哦，香水麼！」

她從衣袋裏拿出噴霧器來，把這鑲着金，嵌着小軟木塞的暗紅色的玻璃傢伙，在沙夏的眼前炫示。

「你看，」她說道：「我剛纔買了一個新的噴霧器。」

從另一隻袋裏，她掏出一個貼着花花綠綠的招紙的居林公司出品的 *Pao-Rosa* 大香水瓶。

沙夏看了說道：

「你的袋多麼大啊！」

露特米拉快活地笑道：

「就是這兩件，此外沒有一點東西了，我沒有替你帶薑餅來。」

「薑餅，」沙夏譏笑地跟着說。

他好奇地看着露特米拉開那瓶口，問道：

「沒有漏斗，這香水怎麼好倒？」

露特米拉高興地說：

「請你替我找一個來罷。」

「我可沒有，」沙夏爲難地說。

「無論如何，我要一個。」露特米拉笑着強要。

「我可以把梅蘭尼的那個借來，不過那是有石油氣的。」沙夏說。

露特米拉發出一陣覺得有趣的大笑。

「你這笨貨拿一張紙過來罷，謝謝你——用這可以做成一個漏斗。」

「哦，對了，這是真的。」沙夏高興地叫道：「紙頭的確是可以做漏斗的。我馬上拿一張給你。」

沙夏跑到他的房裏去。

「從我的練習簿上扯一張下來好麼？」他在那裏叫道。

「這在我是一樣的。」露特米拉覺得有趣地應道：「從一本書上扯下來也好，從拉丁文典上扯下來也好——我是決不覺得可惜的。」

沙夏笑着說道：

「不，還是練習簿好。」

他拿起一本清潔的練習簿，從中間扯下一張，就想跑到客廳中去——然而露特米拉已經站在他的房門口了。

「可以進來麼，主人家？」她調戲地問道。

「請進，我是覺得很光榮的。」

露特米拉坐在沙夏的小桌前面，拿紙頭做了一個漏斗，然後專心致志地把香水注在噴霧器裏。紙漏斗的受溼的處所即刻變成了暗顏色。帶着馥郁的香氣的液體積在漏斗中，緩緩地流下去。混着強烈的酒精和香料的甘美而溫和的氣味，頓時發散在房中。

露特米拉在噴霧器中注入了半瓶香水，宣告道：

「現在已經够了。」

她旋上了噴霧器的螺絲，然後把那張溼的紙團掉，在兩隻手掌中搓着。

「你聞聞看。」她對沙夏說，把手掌按在他的臉上。

沙夏俯下身軀，半閉着眼睛，用鼻子嗅吸。露特米拉笑了。輕輕地，她在他口邊的這隻手打沙夏的嘴唇。沙夏紅了臉，他的顫抖的嘴唇，觸住她的溫暖而芬芳的手掌吻着。那少女嘆息了一聲，一種悵惘的表情出現在她的可愛的臉上，但立刻又回復了照常的幸福而快活的神情。

「現在，你當心，我要澆你了。」她捺着那個軟木塞說。

一陣香霧噴散在空中，落到沙夏的衣上。他笑着，依了露特米拉的每個小動作，順從地旋轉着身體。

「這氣味好麼，如何？」她問道。

「好極了。」沙夏快活地說：「這叫做什麼香水？」

「小孩子，瓶上面不是寫明着麼，你看一看就明白了。」露特米拉挪揄地說。

沙夏笑着臉道：

「對了，香得很，原來是薔薇油。」

「油麼。」露特米拉譴責地說，在沙夏背上輕輕地敲了一下。

沙夏尖銳地笑了起來，同時伸伸舌頭。

露特米拉站了起來，隨意翻着沙夏的書本和練習簿。

「我可以看看麼……？」她問道。

「請看。」

「你的分數在那里，你的零分呢，你的一分呢，指給我看。」

沙夏不服地答道：

「直到現在我不會得到那樣的分數過。」

「哼，你說謊。」露特米拉堅決地說：「照你的程度看來，你只配得零分。你一定把那些分數藏過了。」

沙夏默然微笑着。

「拉丁文，希臘文。」露特米拉說道：「對於這些，你一定是很嫌惡的罷！」

「不，爲什麼呢？」沙夏分辨道——但是顯然可以看出，一提到教科書之類，他就厭煩得要命了。

「機械式地學習這些，那是很討厭的。」他說：「但是我的記性很不壞。我專做習題。所以我很喜歡這些。」

「明天午後請你到我家裏去。」露特米拉說。

「謝謝你，我一定過去。」沙夏紅着臉說。
被露特米拉約到她家去，他覺得很高興。

「你知道我住在那里？你一定去麼？」她問。

「是的，我知道，很好，我一定去。」沙夏十分快活地肯定。

「不許失約。」露特米拉認真地反覆說。「我等着你，你要記得。」

「不過，萬一我有許多習題要預備呢？」沙夏推託說，其實並不爲了習題，只是由於躊躇不決。

「你這狗頭，無論如何要去。」露特米拉硬逼道：「沒有人要殺你的。」

「但是做什麼呢？」沙夏微笑着問道。

「總之你一定要去。去了，我有話對你說，有東西給你看。」露特米拉說，一面低聲哼着，輕輕地跳着。她弄着她的裙邊，她的蒼綠色的手指一個個的撐開着：「去，小東西，我的親愛的，我的寶貝……」

沙夏笑了。

「你今天先對我說明白。」

「今天，不行。今天怎麼好對你說明呢？——今天說了，你明天會不去的，你會得推說這類事情沒有必要。」

「那麼好了，如果他們讓我出門，我明天一定去。」

「哼，他們那里會不讓你出門呢？難道誰會來鎖住你麼？」

告別的時候，露特米拉吻沙夏的額，又把自己的手伸到他的嘴唇前面。他很自然地吻着它。這回又得和這白而嫩的手接吻，沙夏覺得很快活——但也有點害羞……他怎麼能够不紅臉呢？

露特米拉溫柔而狡猜地笑着。她幾度廻頭望他。

「她是多麼可愛啊！」沙夏心裏想。

他一個子在着了。

「她去得多麼快嘍！」她想：「她突然站起來，不給我有考慮一下的時候，現在，她已經不在這里了。假如，只要她再留一會兒。」

他很後悔，竟連想送送她的話也忘記了沒有說。

「趕上去陪她走幾步罷！」沙夏幻想起來：「還追得上麼？她已經走遠了麼？如果我跑得快，馬上可以追到她。」

「不過，她也許要譏笑我——說不定我追上去倒會妨礙她。」

他沒有勇氣去追趕。他又惆悵又煩惱。嘴唇上，接過吻的溫柔的感觸消失了，額頭上却燃燒着露特米拉的接吻的餘熱。

「她的接吻是多麼溫柔啊！」沙夏做夢似的追想着：「好像是一個親愛的姊姊的接吻。」

沙夏的面頰有些發燒。這是多麼甜蜜的事啊，但他又覺得可恥。他的心裏產生了許多矇矓的夢想。

「假使她是我的姊姊，」他動情地想着：「那我就可以到她那里去，擁抱她，對她說親熱的話，叫她做『我的親愛的露特米羅支加』或者給她一個小名：蒲巴（花名）或麗貝露拉。而且她要回答我。這樣多麼有趣！」

「但是，」沙夏又憂鬱地想道：「她却是一個外人。她暫時來了，畢竟去了，說不定她不會再想到我。她只留下一種甜美的薔薇香味和兩個接吻的滋味，又在心中留下一種像阿弗羅捷德河的波浪那樣地，引起許多甜蜜的空想的捉摸不定的煩惱。」

不久，珂珂夫基娜歸來了。

「噲！這裏香得很！」她叫道。

沙夏的臉色變紅了。

「露特米羅支加來過了，」他答道：「但是因為你不在家，她只坐了一會兒，她替我洒了香水就走了。」

「噢，親熱得來！」老太婆詫異地說。

沙夏難為情地微笑着，逃到自己房裏去了。珂珂夫基娜心裏想，路底羅甫家的姊妹們都是快活而可愛的少女——她們的

親切，使得老年人和少年人都歡喜。

次日一早，沙夏就爲被邀的事而心裏發癢。他巴不得吃午飯的時間快到。一吃過飯，他就興奮得臉色緋紅地請珂珂夫基娜准他到路底羅甫家去，並且說明要到七點鐘纔回來。珂珂夫基娜頗覺詫異，然而允許了他。

沙夏用心梳過頭髮，搽過生髮油，就非常快活地跑着去赴約。他同時又高興又不安，好像是去參加一件十分重大而又有興趣的事情。他幻想着走到之後的情形：他到了，他吻露特米拉的手，她則吻他的額頭。當他告別的時候，他重新吻她。一想到露特米拉的那隻又嫩又白的手，他樂不可支了。

那三個姊妹迎接沙夏進門。她們歡喜坐在窗畔，望着路上，因此遠遠的早就看見了他。又快活又美麗的她們一羣，同時嘩啦啦地談笑起來，立刻把他包圍在一陣鬧烘烘的歡快之中——沙夏馬上覺得自在了。

「這個就是所謂神祕的少年！」露特米拉洋洋得意地叫道。

沙夏十分親熱，十分高興地吻過她的手。同時，他也和達麗亞和瓦萊理亞的手接吻——他覺得她兩個的手也非常可愛。當她們三個吻他的面頰的時候，他更樂了——達麗亞吻得很響，但是神氣很冷淡，好像在吻一塊木板——瓦萊理亞很溫柔——她垂下她的眼睛，她的狡猾的眼睛——欲笑不笑地，只把她的快樂的嘴唇輕輕地觸去——好像一朵芬芳柔嫩的蘋果樹花似的落在沙夏的面頰上。——至於露特米拉，則大聲地接了一個歡喜無量的吻。

「他是我的客人。」她堅決地說。隨即扶了沙夏的肩膀把他帶到自己房裏去。
達麗亞忽然忿忿起來了。

「你的就你的，你們兩個子去接吻罷！」她盛氣喊道：「什麼好寶貴！沒有人來搶你的。」
瓦萊理亞一言不發，只是微笑着——跟一個小孩子談談有什麼趣味呢！他懂得什麼？

露特米拉的房間很寬敞，很爽快，兩扇大窗，掛着輕柔的黃色絹幕，受光很充足，又正對着花園。一種甜美的香氣盪漾着。所有的用具都明快而高雅。凳子和圈椅，都蒙了繡着白色圖案的金黃色的布套。香水瓶的種類很多，此外還有香油，小花瓶，扇子，以及

「昨天晚上，我在夢中看見你。」露特米拉笑着說道：「你在城中的橋下游泳，我站在橋上，我用釣竿把你釣了上來。」

「你可曾把我放進一隻小瓶裏麼？」沙夏笑着問道。

「爲什麼放在小瓶裏？」

「那麼放在什麼地方呢？」

「什麼地方？我捉了你的耳朵，仍舊把你丟在河裏了。」

露特米拉笑着笑着……

「你這人總是這樣的。」沙夏說：「今天你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呢？」

並不回答，露特米拉只是笑着。

「你騙我，我知道了。」沙夏說：「而且，你還允許給我看什麼東西呢？」他譴責地接着說。

「是的，我要給你看。你想吃點東西麼？」

「我吃過了飯來的。」沙夏謝絕道：「你這人真會說謊！」

「我爲什麼要對你說謊？慢點，我好像從你身上聞到生髮油氣。」她突然注意到說。

沙夏的臉紅了起來。

「我討厭那生髮油，」露特米拉不快地說：「看你倒是一個搽生髮油的姑娘！」

她用手撫着他的頭髮，又在他的臉上輕輕地敲了一下。

「我禁止你搽生髮油。」

沙夏覺得很難爲情。

「好的，我下次不搽了，」他說：「但還有什麼要緊！你自己不是也用香水麼？」

「香水，對的。但是香水是香水，不是生髮油，小獸子。怎麼好相比呢！」露特米拉用了要說服他的聲調辯道：「我是從來不用

生髮油的，把頭髮膠起來有什麼好處？香水，那是不同的。等着，我要替你洒香水了。你願意麼？紫丁香——你愛這種？

「是的，我很願意。」沙夏微笑着說。

他想到，帶了這種香氣回家去使珂珂夫基娜吃一下驚，那是很有趣的。

「誰要洒香水啊？」露特米拉手裏拿着香水瓶，用狡猾而探詢的眼睛望着沙夏說。

「是我。」沙夏答道。

「哦，真的是你想要的。」露特米拉戲弄地說。

兩人都快樂地笑了起來。

「你不怕我扼死你麼？」露特米拉問道：「昨天有一件很可怕的事，你覺得麼？」

「什麼可怕的事，完全沒有的。」沙夏老實地說，臉又紅了起來。

一面笑着，戲弄着這個少年，一面露特米拉替他洒香水。沙夏向她道謝，吻她的手。

「還有，我叫你把頭髮剪短。」露特米拉嚴重地命令道：「這樣長得蓬蓬鬆鬆的，並不好看。只好嚇嚇馬。」

「好的，我就去把它剪短。」沙夏應允道：「但這有什麼要緊。我的頭髮還只有半吋長，視學員還不會對我批評過這事呢。」

「我喜歡短頭髮的青年人，你要好生記住。」露特米拉認真地說，並且伸出手指裝着威脅的樣子：「而且，你要知道，我並不是視學員，但我的話，你是非聽從不可的。」

從此以後，露特米拉到珂珂夫基娜家去的次數漸漸頻繁，成了習慣。起初，她總是趁那房東太太不在家的時候前去。有時候，她用了什麼一個狡計，把那老太婆騙出去。

有一天，達麗亞對她的妹子說道：

「沒胆的傢伙，你爲什麼要怕一個老太婆？趁她在家的時候去看那個孩子，帶他出去散步。」

露特米拉依了她的話，不管什麼時候走到珂珂夫基娜家裏去。如果碰着了老太婆，她就敷衍一會兒，然後帶了沙夏出去散

步——然而不敢在外面逗留得很久。

在露特米拉和沙夏之間，不久就聯接起一種溫柔的然而不安的情誼。露特米拉自己還不會覺得，她在沙夏心中已經喚起一種尙早的，不安的慾望了。

沙夏時常吻露特米拉的雙手，吻她的手腕——那富於柔軟的彈力的皮膚細嫩的手腕——在黃薔薇色的織物之下隱約現着青色的，細小的，蜿蜒的血管的手腕。由此而上，在那細長的手臂上，只要把那寬大的袖子捲起，他也容易吻着那肘節。

有時候，沙夏把露特米拉來過的事瞞着珂珂夫斯基。他並不說說——只是不說起罷了。怎好說說呢？那個使女會得洩漏出來的。然而，要始終不說起露特米拉來訪的話，在他也並不容易。那個少女的笑聲老是在他的耳邊繚繞着。他總想說起她。然而不知怎的，他又覺得可恥。

沙夏跟另外的幾位姊妹也很快的發生了親愛。他吻着每一個的手，而且不久就叫喚起她們的小名來；達先加，露特米羅支和瓦萊羅支加。

第十七章

有一天在路上遇見了沙夏，露特米拉對他說道：

「明天是校長的大女兒的命名日——你那老太婆要去祝賀麼？」

「我不知道。」沙夏答道。

但是已經有一個快樂的希望，——不僅是希望，竟可以說是願望——在他的心中發生了：珂珂夫基娜如果去，那麼露特米拉就可以來和他一起玩。

這晚上，他使珂珂夫基娜記起明天的事。

「我幾乎忘掉了。」珂珂夫基娜說：「我要去的。那是一個可愛的小姐。」

次日，沙夏從學校回來的時候，珂珂夫基娜果然已經到赫里巴契家去了。沙夏很快活；這回終於把珂珂夫基娜調開了。他相信露特米拉一定會乘時來看他的。

果然，露特米拉來了。她吻沙夏的臉頰，讓他吻她的手，快活地大笑著。沙夏的臉却羞得通紅。露特米拉的衣服發散出一種溼意的，甜蜜的，植物性的芳香——薔薇，甜美的，空想的薔薇之中混和了肉感的，淫蕩的，富滿之氣的芳香。

露特米拉帶來了一隻用極薄的綢紙包着的狹小的盒子，透過綢紙，可以看出一種黃色的圖畫。她坐下，將盒子放在膝上，狡猾地望著沙夏。

「你愛吃海棗子麼？」她問道。

「嚙哈。」沙夏裝着滑稽的臉相說。

「好，我就送給你。」露特米拉認真地說。她拆開那盒子。

「吃。」她說。

她一顆顆的取出海棗子，送入沙夏的口中，而且每次讓他吻她的手。沙夏說道：

「我的嘴脣，塞滿着糖汁了。」

「那有什麼關係，仍舊接吻罷。」露特米拉高興地說：「我不怪你好了。」

「我要一下子吻你許多次呢。」沙夏笑着提議道。

於是他伸出手去想拿一顆海棗子。

「你要騙人，你要騙人。」露特米拉喊了起來；她連忙合上盒蓋，把沙夏的手指輕輕地敲了一下。

「你看裏面還有一顆在着呢。我是個正直的少年，我是從來不騙人的。」沙夏斷言道。

「不，我不相信你。」

「你要我先和你接吻麼？」沙夏提議道。

「好，這纔靠得住。」露特米拉高興地說：「那麼，吻罷！」

她伸手給沙夏。他捧着她的細長的手指，吻了兩次，並不放掉，狡猾地微笑着問道：

「但是你，露特米羅支加，你也不騙人麼？」

「難道我不是正直的女人麼？——你不要擔心，我不欺人的，放心接吻就是了。」

沙夏屈着身體，就着露特米拉的手，開始迅速地接吻，嘴脣噴噴有聲。這次居然能够盡情接吻，他覺得非常愉快。露特米拉注意地數着接吻的次數。當沙夏吻了十次的時候，她觀察到說：

「你站着太方便了，你非再俯點下去不可。」

「對了，我就更方便地來一下。」

他跪了下來，繼續熱心地吻着她的手。

沙夏喜歡吃閒食。露特米拉帶給他的甜的食品使他很滿足。因此，他更深一層的愛她了。

露特米拉把芬芳的香水洒了沙夏一身。這香氣頗使沙夏驚異，異，異，異，甜，甜，甜，甜，然而又很特別，使人昏沉，恍如從霧氣中懨懨地升來的，茫茫的，金黃色的晨光那樣。沙夏說道：

「這香水多麼奇怪呀！」

「你放一點在手上試試看。」露特米拉勸誘道。

於是她遞了一個四角圓滑的瓶子給他。沙夏在亮處察看它——只見裝着一種明黃色的液體。一張大的雜色的招紙上，印着 *le Cyolamen de Prier* 這幾個法蘭字。沙夏拔去了玻璃塞子，嗅那香氣，然後效着露特米拉的法子，將手掌按在瓶口上，很快的把瓶身倒置立刻又順轉來。他把留在手掌中的幾滴 *Cyolamen* 搓了幾下——酒精漸漸放散了，手掌中只贖着一種純粹的香氣。露特米拉耐不住地等着看他。沙夏猶豫地說：

「這有點像砂街裏瀆過的臭虫的氣味。」

「好了，好了，不要再說歇話了，對不住。」露特米拉皺了眉頭說。

她同樣地把那種香水倒了一點在手上嗅了起來。沙夏還要說：

「這有點臭虫氣味，真的。」

露特米拉臉色變成緋紅，眼眶裏面湧出晶瑩的淚珠，她在沙夏的面頰上打了一下，叫道：

「壞小子！這是對於你的臭虫的回敬！」

「好一個巴掌！」沙夏笑着而且吻着露特米拉的手說道：「你爲什麼動怒了，我的露特米羅支加？照你說來，這是什麼氣

味呢？」

巴掌並不使他動怒——他完全被露特米拉所魅惑了。

「什麼氣味？」露特米拉扯着沙夏的耳朵說道：「等着，我就要告訴你了，不過，我先要扯下你的耳朵。」

「噲，噲，噲，我的親愛的小露特米羅支加，我下次不說了！」沙夏痛得皺了眉頭，蝦似的弓着身體說。

露特米拉將那被扯得血紅的耳朵放開，溫柔地把沙夏拉到自己身邊，叫他坐在她的膝上，說道：

聽着——Cyclamen 裏面含着三種精華——一種從野花裏提出來的甘美的仙液（ambrosie 神仙的食物，有不老不死

之効）——這本是工蜂的食物。你要知道，在俄國話裏，這叫做 *Dirakva*。」

「*Dirakva*，」沙夏笑着跟說了一句。「滑稽的名稱。」

「不要笑，你這壞蛋。」露特米拉說，她扯了他的另一隻耳朵，繼續說道：「一種甘美的仙液——那花——在它的周圍，蜜蜂嗡嗡地叫着，這是『歡喜』——那花——它還有一種芬芳的華尼爾拉（vanille 產於美洲熱帶地方的蘭科植物）香，但這不是爲蜜蜂的，而是爲了夢想的人的：這是『希望』——那花——在它的上面照着金黃色的太陽。它還有着一種溫柔的肉香，這是爲了戀愛的人的：這是『愛』——那野花——那正午的逼人的炎熱，蜜蜂，太陽，熱——你懂得了麼，我的小寶貝？」

沙夏默然低了頭。他的淺黑的臉孔燃燒着，他的長而黑的睫毛顫抖着。露特米拉幻想地滿臉通紅地，望着遠處說道：

「那溫柔的，太陽照過的 *Cyclamen* 是可愛的，它喚醒了人們所要滅絕的人們，以爲可恥的希望；它是擾亂人心的。你懂麼，我的親愛的，我們幸福了，我們歡喜了，但是因此我們也痛苦了，我們要哭了。你懂麼？*Cyclamen* 就是這樣的意思。」

在一個悠長的接吻中，她的嘴唇壓住了沙夏的嘴唇……

露特米拉幻想地望着前面。忽然，一個狡猾的微笑浮上她的嘴唇。輕輕地，她推開沙夏問道：

「你愛薔薇花麼？」

沙夏歎了一口氣，睜開了眼，惘然微笑着，慢吞吞地說道：

「我愛它的。」

「大的麼？」露特米拉問道。

「都一樣，小的和大的。」沙夏活潑地答道，用一個敏捷的孩子氣的動作，他離開了露特米拉的膝頭。

「你喜歡人家打你麼？」露特米拉溫柔地問道，她的響朗的話聲因爲要忍住發笑而起了顫動。

「是的，我喜歡。」沙夏答道。

露特米拉紅了臉，笑了出來：

「小缺子，你竟喜歡挨打，但是誰也不會打你的。」她叫道：「兩個人都發出大笑，一齊漲紅了臉。」

這種本能的純潔的興奮，在露特米拉，是構成了她和沙夏的關係上的最大的美點。這使她衝動——然而跟那種粗野的可厭的娛樂差得很遠。

他們爭論起兩人之中孰為最強的問題來。露特米拉說：

「自然是你氣力大，但是此外呢？要緊的還是敏捷。」

「我也够敏捷了。」沙夏吹牛道。

「真的？你敏捷在那里！」露特米拉嘲笑地說。

他們爭辯得很久。終於，露特米拉提議道：

「好，我們攢一交看看。」

沙夏取着挑撥的態度笑道：

「不見得你會強過我的。」

露特米拉動手搔起他的癢處來。

「啊，這樣的麼！」沙夏失笑着叫道：他掙脫了，隨即伸出手臂抱住露特米拉的身體。

大門開始了。露特米拉一眼就看出沙夏會得到勝利，她自己的氣力毫不中用。於是她狡詭地偷着機會在沙夏的小腿上勾了一脚，他抱着她一同倒在地上了。露特來拉敏捷地掙脫身子，將沙夏揪在地板上。沙夏沒奈何地喊道：

「這太不正當！這太不正當！」

露特米拉將膝頭跪在竭力掙扎着的沙夏的肚子上。她又呵他的癢。沙夏的響亮的笑聲跟露特米拉的笑聲混做一起。她自己也笑得壓不住她的俘虜了。沙夏驀地跳了起來，滿臉通紅，動了怒。

「魯薩爾加（Rousalka 水中的妖女）」他叫道。

那妖女躺在地板上吃吃笑着。

露特米拉叫沙夏坐在她的膝上。大門之後兩人都乏了，他們快樂地眼對眼的望着，微笑着。

「我太重了，」沙夏說：「我坐着，你的膝頭要生痛的，讓我下去罷。」

「一點也不要緊，安安靜靜地坐着好了。」露特米拉柔和地說道：「你自己說過，喜歡別人愛撫你的。」

她撫着他的頭髮。沙夏馴順地倚偎着。露特米拉說道：

「你真美麗，沙夏！」

沙夏紅了臉，很覺難為情。

「你又想到什麼事情了？」他說。

關心。
每逢人家說他美麗的時候，他總覺得難為情：他自己從來不曾注意到這一點。在別人眼中，自己是美的呢，醜的呢，他也未嘗

不抗拒。他只是握了那少女的手，吻着它，說道：
露特米拉在沙夏的面頰上抓了一把。他微笑了。一片紅色的痕出現於他的面頰上。這很鮮豔。露特米拉又抓另一邊，沙夏毫

「不要再抓了，這使我覺得痛，也使你的小小的手指疲乏了。」

「啊，這是痛的。」露特米拉拉着語尾說：「你不早說，你變得過於客氣了。」

「我忙得很，我有許多習題要做。你稍微再撫摩我一會兒，使我有好運氣，能够把希臘語題做到滿格。」

「你是要攆我走麼？」露特米拉說。

於是她捉住沙夏的手臂，把他的袖子勒到肘彎上面。

「你要打我麼？」沙夏好像犯了罪一般地紅了臉問道。

然而露特米拉鑒賞起他的手臂來，她把它轉來轉去地玩着。

「你的手臂多麼美麗啊！」她快樂地高聲說道，突然，她在他的手臂的肘彎上面接起吻來。

沙夏的臉頰漲紅了，他想掣回手臂——然而露特米拉把它捉住，在這上面吻了又吻。沙夏於是低眉垂眼，一聲不響；他的似笑非笑的嘴唇上，閃着一種奇怪的表情，在他的濃黑的睫毛的庇蔭之下的熱烈的臉頰，開始變成蒼白的了。

他們互相說了再會。沙夏陪着露特米拉走到園門口。他還要送得遠些，但是她不許他。他於是站在門口，說道：

「下次你再來，親愛的，時常來玩玩，給我帶些薑餅來！」

第一聲親熱的「你」字在露特米拉耳邊響着，無異於一種甜蜜的愛撫，使她通身爽快。她興奮地抱住了沙夏，接了一個吻，就逃也似的去了。賸下沙夏一個人茫然立着。

沙夏約定要來的。所約的時間過去了——然而沙夏竟還不來……露特米拉等得不耐煩了——焦躁地，煩惱地，不停地到窗口盼望。一聽到路上響起足音，她就伸出頭去看她的姊妹們都笑她。興奮地，忿怒地，她對她們說道：

「算了罷，讓我安靜點！」

接着，她發瘋似的跳到她們面前，投以叱罵——她們爲什麼要笑呢？

顯然沙夏是不會來的了。又悔又恨，露特米拉放聲哭起來了。

「嘻嘻，這個哭虫。」達麗亞嘲笑她說。

在絕望的啜泣中，她忘記了姊妹們的嘲笑，對她們失了怒意，她垂頭喪氣地低語道：

「一定是那個老惡婆，她不許他出來，她將他留住，叫他學什麼該死的希臘語。」

比較急躁一些的達麗亞，首先同情地說道：

「但這是他自己太笨的緣故，他不知道偷偷地出來。」

「你竟會和一個小孩子發生關係。」瓦萊理亞蔑視地說。

嘲笑自嘲笑，這兩姊妹却也同情於露特米拉的悲苦。

她們姊妹之間，各以一種溫柔的然而沒有力的愛相互愛着。溫柔的愛是表面的，達麗亞說道：

「你爲了一個小孩子，怎麼犯得着把兩隻眼睛哭得通紅。老實說，這叫做魔鬼跟嬰兒結交。」

「誰是魔鬼！」露特米拉憤激地喊道，她的臉色紅得變紫了。

「那就是你呀，我的小母親。」達麗亞鎮靜地說：「雖然你還年青……。」

達麗亞並不把話說完，就蹙着口尖銳地囁起來。

「放屁！」露特米拉聲調異常地說。

一種奇怪而殘酷的微笑，通過淚珠，閃耀在她的臉上，恍如通過最後的雨點而射出來的夕陽的光線那樣。

達麗亞憎厭地問道：

「但是，請你告訴我，他的好處在那里。」

露特米拉依然含着不可思議的微笑，慢吞吞地答道：

「他真是美麗！而且他有很大的氣力！」

「哼，這算什麼稀奇，」達麗亞堅決地說：「這是每個少年都有的。」

「不算稀奇？」露特米拉不滿地說：「別的有氣力的少年都是骯髒的。」

「他呢，他清潔麼？」達麗亞特別把「清潔」二字輕蔑地拖得很長。

「你那里懂得！」露特米拉喊道——但是她馬上放低了聲音，幻想地說道：「他是純潔的。」

「他毫無缺點的麼？」達麗亞冷冷地說。

「男子的最妙的年齡，」露特米拉說道：「那是十四——十五歲。這時候他們還不能做什麼，不懂得什麼，然而已預感到一切，所有的一切。而且這時他們還沒有討厭的鬍鬚。」

「真是有趣啊！」瓦萊理亞不快地皺着眉頭說。

她是悲哀的。她似乎覺得自己很小，很弱，元氣不足。她羨慕兩個姊姊——達麗亞的快活的笑自然是好的，露特米拉的哭也是好的。

露特米拉繼續說道：

「你們是不懂的。我並不用如你們所想的那種態度愛他。與其戀愛一個有鬍鬚的面貌平凡的男子，不如愛一個小孩子來得好。——我完全用一種純潔的愛情愛他，我對他毫無所求。」

「你既然無求於他，那麼爲什麼引誘他？」達麗亞粗魯地說。

露特米拉臉色緋紅了。一種羞恥的表情苦重地堆在她的面上。達麗亞走近她，憐憫地抱住她，說道：

「不要難過。我們並不是懷着惡意講這話的。」

露特米拉重新哭起來了，她靠在達麗亞肩上，悲苦地低語道：

「我知道我對他毫無所求，不過希望他給我一點點慰安，極小的一點點。」

「啊，多少苦惱！」達麗亞不快地說，離開了露特米拉，兩手又在腰間，大聲唱道：

昨天晚上，我讓我的愛人和我過了一通夜。

瓦萊理亞高聲地然而無力地笑起來了。露特米拉的眼中閃出愉快而放蕩的光，她連忙跑到自己房裏，將 *Kerry Johns* 香水洒了一身——那芬芳的苛烈的浮蕩的氣味，以一種刺激性的誘惑包圍了她。

她走出門外，打扮得很漂亮，胸頭亂跳着。一種誘惑的放蕩的美從她身上發散着——也許，會在半路上遇見他罷——她這

樣想着。而居然遇見了。

「你好！」她嘖怪中帶着歡喜地叫道。

沙夏也是又慌張又高興。

「我沒有工夫。」他狼狽地說：「那些功課……真的，都要預備，我實在忙極了。」

「你說說，親愛的——現在，快點去罷。」

沙夏笑着辭謝，然而被露·特米拉不講道理地拖了去，他倒也很覺幸福。她把他帶到她家裏。

「他來了！」她誇耀地對她的姊妹們說了一聲，隨即扶着沙夏的肩膀，帶他到她自己的房中去了。

「等着，我要報仇了。」於是她下了房門的鎖。「現在誰也不能幫你了。」

沙夏雙手又在胸前，失措地站在房間中央。他又喜又怕。一種不知名的香氣在空中飄浮，這氣味很甜美，好像許多跳躍着的
多鱗的小蛇的觸動似的刺激着神經。

第十八章

貝累陀諾夫在訪問了一個學生之後回家去。驟然，一陣細雨落下來了。他唯恐他的新雨傘的綢面子被打壞，想到誰的家裏去躲躲。在路的那一邊，他望見了一所掛着「古台夫斯基公證人事務所」的招牌的兩層的石造房子。這公證人的兒子是中學二年級的學生。於是貝累陀諾夫決定走到這人家去；趁此機會，他還可以把這學生的壞處告訴一番。

到了古台夫斯基家，他看見那父親和母親慌忙地迎接他——在這人家，對於任何事情都是如此的。

尼古拉·米凱洛微支·古台夫斯基是中等身材，胖大黑髮，禿頭，垂着長鬚的男子。他的動作常常是急躁的突兀的；走路也不像走路，却像矮腳的麻雀似的跳躍。要從他的表情和動作裏猜出下一分鐘的他的言動，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即在極嚴重的談話中間，他也會驟然做出一個意想不到的動作，不是引得對手發笑，便使其莫明其妙。不論在自己或別人的家裏，本來好好坐着的，他會無緣無故地突然跳起來，在室中跑來跑去，發一聲喊，或者在什麼家具上打一下。在路上，他走着，走着……驀然停了步，屈着膝，俯身向前，或者做些別的體操的動作，然後繼續走路。

在契約事務或證明事務上，古台夫斯基喜歡附加些滑稽的說明——例如：應該是「住在莫斯科廣場的埃爾摩洛字之家的依凡·伊凡諾微支·伊凡諾夫」這樣寫的文，他偏要寫作「住在市場廣場的以臭出名的房子裏的伊凡·伊凡諾微支·伊凡諾夫」。有時候，他證明一個人的簽字，同時也把那個人所養的雞幾隻鵝幾隻也一一寫上。

茹利亞·彼得羅夫娜·古台夫斯加是熱情家，非常多感，又長又瘦又乾枯——不可思議的是，外貌雖然如此相反——但在舉動上，她都與丈夫一般無二。同樣的急躁，同樣的與常人的動作不合拍。她穿着十分年輕的衣裳，顏色花花綠綠的。她的急躁的舉動，時常使她的那些濫費地綴在衣裳上和頭髮上的五顏六色的長條的花邊，翩翩向四方飛舞起來。

柔弱而敏活的少年昂都夏，恭敬地行過禮。他們請貝累陀諾夫坐在客堂裏，於是他單刀直入地告訴起昂都夏的壞處來；懶惰不注意功課，不聽教師的話，私下談天，發笑，下課的時候慣做惡作劇。

昂都夏吃了一驚——他想不到自己墮到這地步——於是他竭力辨護起來——他的雙親氣極了：

「對不住，」那父親喊道：「請你說明，他做過什麼惡作劇？」

「尼加，你不要幫這孩子。」那母親大叫道：「做惡作劇是不應該的。」

「但是他到底做了什麼呢？」古台夫斯基固執地問道，一面像在地上滾動似的，運動兩隻短腿跑着。

「總而言之，他是個頑童，胡鬧，打架。」貝累陀諾夫沈下臉色說：「一味的頑皮。」

「我不會打過架。」昂都夏可憐地說：「你去問無論那一個都好，我從來不會跟誰打過架。」

「他不讓人家休息，安靜。」貝累陀諾夫說。

「好的，我自己到學校裏去，問過視學官就知道了。」古台夫斯基決然地說。

「尼加，尼加，你爲什麼不相信別人告訴你的話？」茹利亞·彼得羅夫娜叫道：「你要把昂都夏縱容得變成一個流氓麼？應

該打他一頓纔好。」

「放屁，放屁。」那父親吼道。

「我要打他，我一定要打他。」那母親大怒道：——她攫住兒子的肩膀拖着他走：「到廚房裏來，昂都夏，我的親兒子來，我要

打你。」

「我來幫你，」那父親喊着，去奪兒子。

然而母親不肯讓步。昂都夏絕望地叫號着。他的雙親扭做了一團。

「請你幫我，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茹利亞·彼得羅夫娜喊道：「替我攔住這老狗，讓我去對付昂都夏。」

貝累陀諾夫想過去幫她，不料古台夫斯基奪下了兒子，用力推開了老婆，跳到貝累陀諾夫前面，大聲叫道：

「爲什麼要你參加？當兩隻狗打架的時候，是用不到第三隻參加的。或者你讓我……」

滿臉通紅，頭髮散亂，汗流氣喘地，他伸出拳頭來。貝累陀諾夫退卻了，口裏哼着聽不清楚的話。

茹利亞·彼得羅夫娜在她丈夫的身邊圍繞着跑來跑去，想捉住昂都夏。那父親把兒子藏在背後，捉着他的手臂忽而左忽

而右的拖來拖去。茹利亞·彼得羅夫娜的眼睛射着兇光，怒吼道：

「你要使他變做一個強盜——他將來非坐牢不可——非充軍不可。」

「但願你舌頭上生疔瘡。」古台夫斯基大喊道：「閉口，你這賤貨！」

「暴君！茹利亞·彼得羅夫娜叫着衝到丈夫身邊，在他的背脊上敲了一拳，飛也似的跑出客堂去。

古台夫斯基捏緊了拳頭跳到貝累陀諾夫前面。

「你是到此地來挑撥離間的麼？」他叫道：「昂都夏做惡作劇？你說說，他決不會的。假如他做了壞事，沒有你說我也會知道；我現在懶得對你說話了。你在城中跑來跑去，挑撥那些愚蠢的父母，叫他們敲打兒子，你想因此得到一張勳狀。但是在我家裏你却不要湊巧了，我的親愛的先生，請你出去罷。」

說着，他步步進逼，逼得貝累陀諾夫退到一個屋角去。

貝累陀諾夫很懼怕，心想逃走，但是盛怒之下的古台夫斯基竟不會注意到自己把他的出口攔住了。

昂都夏拉着他的父親的衣裳的邊緣要把他拖開。

「噓！」父親氣忿地叱着踢他。

昂都夏敏捷地跳開在一旁，依舊拉着父親的衣角不放。

「噓！」父親叫道：「昂都夏，你記着。」

「爸爸，」昂都夏依舊拖住了父親說道：「你攔住了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叫他怎麼出去呢？」

古台夫斯基倏地向後一退，昂都夏幾乎不及避開。

「對不起，」古台夫斯基指着門口說：「這里可以出去，我不敢留你了。」

貝累陀諾夫慌忙跑出了客廳。古台夫斯基對着他用手指點着自己的鼻子侮辱的表示，又舉起腿來，好像要把客人踢出去

似的。

昂都夏笑了。

「昂都夏，你記着，」那父親怒喊道：「當心點，我明天要到學校裏去，如果打聽出他所說的話是實，那麼我就要把你交給你的母親，叫她懲戒你。」

「我沒有做過惡作劇，他說謊。」昂都夏啜泣起來了。

「昂都夏，你記着。」父親又說：「你不應該說：『他說謊。』應該說：『他弄錯了。』只有小孩子纔說謊，大人是只有弄錯的。」

這之際，貝累陀諾夫在薄暗的門房裏，好容易找到了外套。他又急又慌，雙手總是伸不進袖管去。又沒有人來幫他。想不到從一箇側門的口子裏，忽然跑出茹利亞·彼得羅夫娜來。她搖着手臂，豎着脚尖跳着，她的花邊飛舞着，摩擦着，瑟瑟有聲；她熱烈地低聲說着什麼言語，貝累陀諾夫起初完全聽不明白。

「我是何等的感謝你呵！」後來他聽清了，「你的做事真高尚，真高尚，這樣的關心男人們大抵是冷淡的。你却相反，你能够同情一個不幸的母親的處境。教育孩子這事，真是難哩，真難哩！這是你意想不到的。我有兩個孩子，我被他們吵昏了。我的丈夫是個暴君，是個可怕的人，可怕的……對麼？你親眼看見的。」

「是的，」貝累陀諾夫喃喃地說：「你的丈夫爲什麼是這樣的……這不大好，我是一番好意的担心，不料他……」

「唉，不要再提起這事了。他是一個可怕的人。他要把我磨折死才稱心。他教壞了孩子們。我的可愛的昂都夏也被他寵壞了。但是我是母親，我不答應，我還是要打那孩子的。」

「他會不答應的。」貝累陀諾夫對房子裏面發了一弩嘴說。

「他到俱樂部去的時候，總不能帶了孩子一道去的！他在家裏，我就不聲不響，裝做已經跟他和好的樣子，但是他一走，我就要給昂都夏吃鞭子。而且請你幫我好麼？」

貝累陀諾夫考慮了一會兒，答道：

「好的，不過我怎樣能够知道動手的時刻呢？」

「我差人來找你好，」茹利亞·彼得羅夫娜高興地低聲說道：「請你等着。只要他一轉背，我就來請你。」

到了晚上，人把古台夫斯基夫人的信送到貝累陀諾夫這里。他開讀道：

「十分可敬的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

「我的丈夫已到俱樂部去了；從此刻到今晚一點鐘之間，我暫得從他的蠻行之下解放。請你速即過來，幫我懲戒小兒的過失。我知道非趁他年齡尚幼的時候將他的缺點除去不可，日後就嫌太遲了。」

「深致敬愛之意。」

「我盼你來得愈快愈好，否則昂都夏就要睡熟了，那就要我們去叫醒他了。」

茹利亞·古台夫斯加

又及。」

貝累陀諾夫急急忙忙穿好了衣服，披了一條圍巾，動身了。

「這樣晚了，你還要到那裏去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瓦爾瓦拉問道。

「有事。」貝累陀諾夫含糊地答着，連忙走了。

瓦爾瓦拉悲哀地想，今夜她又要獨守空床不能成寐了。只要能够趕快結婚就好了！那時，她就可以安睡，安睡，連日連夜的安睡——多麼幸福呵！

到了路上，貝累陀諾夫忽然疑惑起來：這是不是一個圈套呢？萬一古台夫斯基原在家裏，萬一他們是要把我捉住了打一頓呢？不是最好還是回轉家里去呢？

「不，還是到他家去。到了那裏，一切就明白了。」

靜寂的，薄寒的，昏暗的夜，從四面八方圍住他，逼得他的脚步逐漸放慢。從近處的田野中，流來輕微的夜風。草叢之間，籟籟之下，發出輕聲和低語。他的周圍一切顯得怪異而可疑……說不定有人在尾隨他，偵探他……

一切物象都潛匿在黑闇之中了——怪異的，不可解的——好像在它們身上發生了另一種生活，使人類無從理解，對人類懷着敵意的夜的生活。

貝累陀諾夫慢慢地在路上走着，一面低聲自言自語道：

「沒有什麼可以偵探的事；我並不是去幹一件壞事，我是去盡我的責任的……是的……不錯。」

他終於走到古台夫斯基家的門前了。只有一扇對着天井的窗子中亮着燈光；此外四圍全是墨黑的。

貝累陀諾夫偷偷地跨上階沿，暫時站住，將耳朵貼在門上竊聽……裏面毫無聲息。於是他輕輕地按那門鈴……遠遠的響起一陣低弱的顫抖的聲音……這聲音雖然這般低弱，却把貝累陀諾夫嚇了一跳，好像它將一切的黑闇之力從睡夢中驚醒，現在一齊向他殺來似的。

他慌忙走下階沿，躲在一支屋柱後面，緊緊挨着牆壁。

短短的一陣時間過去了……貝累陀諾夫的心臟緊縮起來，砰砰地跳着。

輕輕的脚步聲和開門聲響了起來……茹利亞·彼得羅夫娜看望門外，她的黑色的熱情的眼睛在黑闇中閃閃發光。

「誰在那裡？」她低聲問道。

貝累陀諾夫輕輕地離開牆壁，從階下望着那半開的門內，——那裏面，完全靜寂而昏暗。他很低很低的顫聲問道：

「尼古拉·米凱洛微支出去了麼？」

「是的，他出去了，他出去了。」茹利亞·彼得羅夫娜快活地答道。

畏怯地，偵察着四方，貝累陀諾夫跟着她走進黑闇的門口。

「對不起，」茹利亞·彼得羅夫娜低聲說：「我不拿燈來，因為恐怕人家看見。否則，人家要說閒話的。」

她引着貝累陀諾夫走上階沿，到了走廊裏，掛在走廊裏的一盞小電燈將朦朧的光投在上半段階沿上。

「他出去了。」她低聲說着，回過頭來，將含着燃燒似的熱情的眼光籠罩了貝累陀諾夫：「我怕他賴在家裏。他的脾氣太愛吵鬧了。好在他不能不出去玩球戲。我把用人們都遣開了，只有那個奶媽里莎在家裏——不然的話，他們會妨礙我們的事情的，

你知道如今的人們真是……」

茹利亞·彼得羅夫娜的身上發散出一種熱氣來，她的整個人好像燃燒着似的，乾燥得如同一片枯木。她時常去拖貝累陀諾夫的袖子；在這種迅速而乾燥的接觸之下，發生出一種迅速而乾燥的火焰，熨遍了貝累陀諾夫的全身。

輕輕地，舉着脚尖，他們在走廊中走着，經過兩三處關着的門前，而停止在最後一個的門口……

貝累陀諾夫直到半夜當她說丈夫就要歸來了的時候纔別了她出來。憂鬱地，臉色陰沈地，他在黑暗的路上走着。他彷彿覺得有人早已躲在屋傍，現在尾隨着他。他低聲說道：

「我是爲了盡我的責任，所以到這裏來的；我是無罪的。那是她願意如此的。你不要捉我。我不是那樣的人。」

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瓦爾瓦拉還不會睡；她的面前攤開着骨牌。貝累陀諾夫彷彿覺得有人跟着他同時走進門……說不定瓦爾瓦拉已經放進了他的敵人……他說：

「趁我睡熟之後，你也許會用了骨牌暗算，使我得到惡運的。你把骨牌拿給我。」

於是他拿了骨牌，放在自己的枕頭下面。

瓦爾瓦拉譏諷地微笑着道：

「你說蠢話了！我懂得這種魔術麼？而且我爲什麼要暗算你？」

瓦爾瓦拉的微笑激怒了她的情人，而且使他害怕起來！「誰知道呢？也許她是不用骨牌也能够暗算的。」他想。

看那隻貓它蹲在床下面，它的綠色的眼睛閃閃發光——誰若在黑暗中撫摩它一下，它的眼中就會發出火花來……也許

它能够利用這隻貓暗算我……

看那衣櫥下面，灰色的怪物也在着。它忽隱忽現。是瓦爾瓦拉在夜間用了她的輕微的呼吸聲把它喚來的麼？

貝累陀諾夫做了一個可怕的惡夢。普爾尼珂夫站在門檻上，向他招手，微笑。一種不知從何而來的力量推動着貝累陀諾夫。普爾尼珂夫引着他在黑暗而污穢的路上走着，那隻貓在他們旁邊跑着，它的綠色的瞳孔閃着光……

第十九章

貝累陀諾夫的怪異的舉動每日在赫里巴契心裏增加不安。他請教校醫，想知道貝累陀諾夫是不是已經失去了理性。校醫付之一笑，答道，貝累陀諾夫絲毫不會失去什麼，他之所以做出蠢事，只因為他是天生的蠢材。學生的父兄們的抗議雪片似的飛來。阿達曼珂姑娘是第一個把她的弟弟的練習簿寄給校長看的——在那練習簿上面，對於一篇完全正確的答案，貝累陀諾夫只給了零分。

在下課的時候，校長請貝累陀諾夫到校長辦公室去。

「他的樣子真像一個瘋子。」赫里巴契看着貝累陀諾夫的陰鬱而呆鈍的臉上所呈的混亂而恐怖的神氣，禁不住這樣想。「我想跟你談談。」他以冷淡的聲調開始說道：「每次當我不得不在你的隔壁的教室上課的時候，我的頭真的好像快要碎裂——你的那班學生笑得實在太兇了。我請求你，以後上課的時候，不要講得這樣好笑好麼？笑話總歸是笑話，那有什麼益處呢？」

「他們的發笑，不是我的錯處，」貝累陀諾夫變了色反駁道：「他們本是最愛發笑的。況且，我也不能夠一味的講綴字法和康德密爾（Kantemir）的諷刺文。我有時候說了幾句有趣的話，他們立刻就露着牙齒大笑了。他們很無禮。當然應該責罰他們。」

「教室中的課業，應該帶一種嚴肅的性質——不但我希望能夠如是，這實在是必要的。」赫里巴契冷然的說：「喔，是了，還有一件事情。」

赫里巴契拿了兩本練習簿給貝累陀諾夫看，說道：

「這里是你所擔任的課目的兩本練習簿，是屬於同一級的兩個學生的。一個是阿達曼珂的，一本是我的兒子的。我偶然把這兩本簿子比較了一下，就發覺了你在職務上的疏忽。阿達曼珂的答案十分正確，你只給他零分，反之，小兒的答案雖然很壞，你却給了八十分。這顯然你是弄錯了，你把應該給一個學生的分數給了另一個，却把另一個的給了這一個。疏忽錯誤，原是人們常

有之事，但我希望你能够避免這種錯誤。這是會得引起父兄和學生們的——名正言順的——大不滿的。」

貝累陀諾夫含糊地說了幾句不得要領的話。

他怒氣沖沖地走到教室裏，對着那些最近因他的讒言而受過罰的學生發氣。他特別攻擊克拉馬藍珂。那個小孩子一聲不響，焦黑的臉色氣得發青，眼中閃着異樣的光。

出了學校，克拉馬藍珂並不急於歸家。他躲在門邊，注意着出口。一看見貝累陀諾夫出來，克拉馬藍珂就持着相當的距離，讓幾個行人隔開着，在後面釘梢。

貝累陀諾夫慢慢地走着。陰沈的天氣把他浸在憂愁裏面。他的臉色日見其呆鈍了。他的眼光時而異樣地巡視着，時而釘住了遠遠的何處，好像在那里搜索什麼東西，而那些東西在他眼前却不斷地倍加起來，混亂起來，複雜起來。

他的眼睛要搜索的是什麼呢？

是密告者。他們潛伏在各種物象後面——私語着，笑着。敵人們派了一支密告者的軍派進攻貝累陀諾夫。貝累陀諾夫屢次想把他們捉住。然而他們總是倏忽地逃走了——好像是遁入地底去了……

貝累陀諾夫聽見他的背後的路石上響着迅速而大胆的足音。他驚惶地回頭去看——克拉馬藍珂已經追到他的身邊，而且頑強地望着他，眼中燃燒着怒氣；臉色蒼白而暴厲，好像一個預備突擊敵人的小蠻人。

這眼光使貝累陀諾夫心寒了。

「他不是要來咬我呢？」他想。

他加速了脚步——克拉馬藍珂也加速；貝累陀諾夫走得慢些——克拉馬藍珂也放慢。貝累陀諾夫止了步，驟然怒喊道：「你爲什麼跟我搗亂，羅羅的黑奴！我馬上拖你到你父親那里去。」

克拉馬藍珂也站住了，他的眼光仍然釘住貝累陀諾夫。他們這樣的在一條荒僻的街道的震動的木板路上，在一堵與一切生物無關係的灰色的牆壁旁邊，面對面地站着。

克拉馬藍珂全身發抖，尖銳地喊道：

「流氓！」

接着，他譏笑地轉身就走。

走了三步，他又站住，回過頭來，更尖銳地喊道：

「流氓！毒虫！」

他吐了一口唾液，回頭就走。貝累陀諾夫陰鬱地望着那孩子，也舉步走了，種種曖昧的，恐怖的思想慢慢地在他的頭腦中蠢動。

惠爾希娜叫喚他。她站在她的花園的柵門後面，披着一條黑色的大圍巾，吸着煙草。貝累陀諾夫起初竟認不出是她，他彷彿地把她看作一個豫示運命的東西，一個向四周噴着魔術的煙霧，將不祥的運命散給人們的黑衣的妖魅。於是貝累陀諾夫吐了一口唾液，唸起咒語來。惠爾希娜笑着問他：

「你怎麼了，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

貝累陀諾夫這纔用放心的眼光去看她：

「哦，原來是你，我竟認不得了。」

「這是一個好兆頭。一定是我快要發財了。」

貝累陀諾夫對於這句豫言大為不滿——他是希望發財的是他自己。

「慢慢交，」他粗鹵地說：「你要發財？你的錢已經够多了。」

「你等着看，我快要得到二十萬盧布了。」惠爾希娜歪着頭微笑着說。

「不對，是我將得到二十萬盧布。」貝累陀諾夫抗議道。

「我，先中頭獎，你第二次中頭獎。」惠爾希娜說。

「你亂說，」貝累陀諾夫粗暴地說道：「同一個城裏會有兩個人中頭獎的麼，這決不會的。中頭獎的一定是我，老實對你說。」

惠爾希娜見他動氣了，連忙打斷了這場爭論。她開了門，向貝累陀諾夫招着手說道：

「我們站在這里做什麼？進來罷，慕林也在我家。」

貝累陀諾夫的耳朵一聽到慕林這名字便頗覺愉快——這使他想起了酒和茶。他進去了。

在那被樹木遮得變成薄暗的客堂裏的，有披着紅色的圍巾，兩眼閃着愉快的光的馬爾他——快活的，頭髮比平日更亂的慕林——還有年紀已經很大的中學生未脫凱微支。最後的這一個追求着惠爾希娜，自以為被她所愛，癡心夢想地打算退了學，就同她結婚，取得她的財產的支配權。

慕林發着過分的歡呼迎接貝累陀諾夫；他的臉色愈形快活，眼睛細得只成一絲了。這種神氣跟他那碩大的體格和長着稻草似的白髮的蓬蓬鬆鬆的頭顱非常奇特的對照着。

「我被許多事情弄得忙死了，」他開始發出大而啞的聲音說道：「我到處有着事情。同時這兩位可愛的太太又要請我喝茶。」

「哦，事情麼，我知道的。」貝累陀諾夫絮絮叨叨地說：「你說你有許多事情麼？你是並不工作而有錢賺的。至於事情，那是我纔有的。」

「不過，你要知道，事情就是別的人們的金錢哩。」慕林呵呵大笑地反駁道。

惠爾希娜歪着頭微笑着，替貝累陀諾夫在桌傍整了一個座位。一隻長椅前面的圓桌上，擺着酒盃和茶盃；蔗汁酒，(rum) 桑子醬，裝着甜的白麵包和杏仁餅而上面蓋着小小的布巾的銀裝的籃子，也並列着。

慕林的酒盃裏發散出一股強烈的蔗汁酒香，未脫凱微支的貝殼形的玻璃盞中却裝着桑子醬。馬爾他表示着滿足的神氣把甜的白麵包的小塊塞進口裏去。惠爾希娜奉茶給貝累陀諾夫——他謝絕了。

「他們也許要毒殺我，」他心裏想：「毒殺一個人是非常容易的！人們毫不留心地喝了毒藥，因為那毒藥裏面是放了糖的，回到自己家裏的時候，他就簡簡單單地伸着腿死了。」

他很窘了。爲什麼她們把桑子醬送給慕林吃，爲什麼他來了的時候，偏沒有人送一罐上等的菓醬給他呢？她們除了桑子醬之外應該還有着別的東西，她們一定是做着種種的菓子醬的。

惠爾希娜顯然是在牢籠慕林。她知道對於貝累陀諾夫是無望的了，她要替馬爾他另外物色一個未婚夫。現在，她努力想誘惑慕林。這個因想獲得意外的利益而想呆了的小地主，是很願意上鈎的——馬爾他很使他滿意。

馬爾他很快活——找到一個未婚夫，結了婚，組織家庭，一家如注滿的酒盃似的美滿——這是她的不斷的梦想。她用戀慕的眼睛望着慕林。這個四十多歲，身體碩大，聲音粗硬，面貌魯莽的男子的一舉一動，在她看來，無一不是男性的力的，勇敢的，美的，善的典型。

慕林與馬爾他之間交流着的戀慕的眼波，逃不出貝累陀諾夫的注意——他注意他們，因為他也期待馬爾他向他送幾下秋波。

他突然對慕林說道：

「你今天的樣子頗像一個未婚夫，你滿面發着光彩。」

「這原是喜事，」慕林快活而興奮地答道：「我的事情進行得很順利。」

他向兩個女主人靈靈眼，她們同時高興地微笑起來。貝累陀諾夫輕蔑地半閉着眼睛望着慕林，尖刻地問道：

「你找到了一個未婚妻麼？她有豐富的嫁裝麼？」

慕林好像並沒有聽見這些問題，自顧說道：

「你看，這娜姐麗亞·阿發娜細夫娜，願上帝保佑她長壽，她很願意我的瓦尼亞寄宿在她家裏。他住到此地來一定很舒服，那時我也可以放心了，這孩子決不會變壞了。」

「烏拉第亞會跟他一同搗亂的，」貝累陀諾夫沈着臉色硬要作梗的說：「他們會把房子都燒掉呢。」

「他們不敢的！」慕林堅決地喊道：「你不要擔心，我的小母親，娜姐麗亞·阿發娜細夫娜，你可以嚴加管束的。」

爲了結束這一番談話起見，惠爾希娜虛偽地微笑着：

「我想吃一點酸的東西。」

「和岩梨子的蘋果好麼？我去拿來。」馬爾他連忙站起來說。

「這很好，去拿來！」

馬爾他跑着出去了，惠爾希娜正眼兒也不瞧一瞧，她慣於差遣馬爾他，把這看做當然之事了。她深深地躺在長椅裏面，十分舒適，悠然吹着青色的煙球而且將對談着的二位男客兩相比較。貝累陀諾夫憂鬱而沈悶，慕林愉快而活潑。

她更歡喜慕林。他有一張善良的面孔，貝累陀諾夫却連微笑一下都不會。慕林的任何一點無不使她滿意——長大，壯健，和氣，說話低聲，有趣，而且對她十分慇懃。有時候，她竟至於想，設法叫慕林向她自己求婚而不向馬爾他求婚，豈不更好麼？然而仔細考慮之後，她終於慷慨地將慕林讓給了她那女友。

「至於我，」她想，「誰都高興向我求婚的。橫豎我有錢，我可以隨便選擇一個合意的人，譬如，假使我看中了這個青年。」她想，就不無喜色地將眼光注在青色的，剛愎的然而不失其漂亮的未脫鬍微支的臉上。那人少說話而多吃東西，時時望着惠爾希娜，涎臉微笑。

馬爾他用一隻陶器的盤子裝來了岩梨子和蘋果，開始講起昨晚所做的夢來——她給一個結婚的女友做嬪相，她吃着波羅蜜和蜜糖的煎餅；在一個煎餅裏，她發見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但是別人從她手中搶去了，她就哭了。她流着眼淚醒了轉來。

「那是早應該識過的，不能讓別人看見，」貝累陀諾夫不快地說：「你連在夢裏都不知道怎樣守財，你怎麼可以做主婦！」

「這是用不到後悔的，」惠爾希娜說，「夜夢裏面，是無論怎樣的事情都有的。」

「但是我，我却後悔得很，」馬爾他天真地說：「一百盧布呢！」

淚珠又瑩瑩地湧上她的眼睛，她爲了忍住哭泣，強作笑容。慕林驟然將手伸進自己的口袋，叫道：

「我的小母親，馬爾他·斯坦尼司拉伏夫娜，這可不必後悔，我們立刻可以補救的！」

於是他從皮夾裏拿出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來，放在馬爾他面前的桌上，用手掌在上面拍着，說道：

「拿去這是誰也搶你不去的了！」

馬爾他起初十分歡喜，接着滿臉發紅，難爲情地說道：

「啊呀，這是怎麼的，烏拉第密爾·伊凡諾微支，我不是爲了這個而說的！我不能拿你的啊！」

「不，你不要使我覺得難受，」慕林微笑着說，他的手不去觸動那張鈔票，「讓你的夢兒完成罷。」

「但是不行，這怎麼可以。我覺得羞恥。我無論如何不拿的。」馬爾他以貪婪的眼光釘着那一百盧布而拒絕道。

「不必如此固執，既然人家送給你了。」未脫凱微支說：「有許多人的確會有天落饅頭跌進口裏來的。」說着他，羨慕地歎息了一聲。

慕林坐到馬爾他的面前，用了要說服她的語調叫道：

「小母親，馬爾他·斯坦尼司拉伏夫娜，請你相信我，我是誠心誠意的，你拿去，對不起！如果你不願意無緣無故地收受，那麼就算爲了我的瓦尼亞而收下罷。我跟娜姐麗亞·阿發娜細夫娜已經說好，叫他住在這裏，因此，這個給你——這是請你照顧照顧孩子的。」

「但這太多了，」馬爾他猶豫地說。

「這算是頭一個半年的，」慕林深深地鞠躬道：「請你不要使我過不去，收下罷，還要請你像姊妹一樣的照顧我的小兒。」

「既然這樣，馬爾他，你收了罷。」惠爾希娜說：「謝謝烏拉第密爾·伊凡諾微支。」

馬爾他難爲情地紅着臉，拿了錢。慕林熱烈地感謝她。

「好了，你可以求婚了。」貝累陀諾夫含着怒氣說道：「這在你便宜得很——你們看這種輕薄兒！」

未脫凱微支笑了出來，別的人却裝做不會聽見的樣子。惠爾希娜開始講起她的夜夢來——貝累陀諾夫始終不去聽她，起身告辭。慕林邀他晚上到自己家裏去玩。

「我要到祈禱會去哩。」貝累陀諾夫答道。

「你現在對於教會怎麼如此熱心起來，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惠爾希娜短促地冷笑着說。

「我是向來如此的，」貝累陀諾夫答道：「我信仰上帝，我並不像別人那樣。也許整個中學校裏面只有我一個人是虔信的。因此，他們都要迫害我。那位校長，首先是個無神論者。」

「那麼，請你指定何時有暇就過來罷。」慕林說。

貝累陀諾夫揉皺了自己的帽子，生氣地說道：

「我沒有去訪問人家的空閑。」

然而，他忽然記起慕林家裏的飲食十分精美，於是又說道：

「好的，下禮拜一我可以去。」

慕林大喜，立刻也邀請馬爾他和惠爾希娜。然而貝累陀諾夫說道：

「不行，不要有女人。我們喝醉的時候，免不了胡言亂道，這當着女人的面是不方便的。」

貝累陀諾夫走後，惠爾希娜冷笑着說：

「我們的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真古怪。想做視學官的希望使他心痒了。瓦爾瓦拉操縱着他，因此他時常做出古怪的事

來。」

貝累陀諾夫在此的時候一直躲着的烏拉第亞這時出來了，他懷着惡意的愉快，笑說道：

「有人告訴鎖匠的兒子們說，那次告發他們的原來是貝累陀諾夫。」

「這樣一來，他們會得去把他家的玻璃打破的！」未脫凱微支快活地笑着說道。

在路上，貝累陀諾夫覺得一切都對他懷着敵意，一切都不吉利。一隻羊立在十字街頭，將愚蠢的眼睛釘住他。這隻羊很像那

個使貝累陀諾夫生畏的伏羅勤。他想，說不定伏羅勤變化了羊在偵察他。

「誰知道呢？」他想：「這也許是可能的；科學雖然還不會進化到這地步，但是說不定已經有人能夠這樣變化了。例如法蘭

西人——他們是文化程度很高的國民，所以巴黎的妖術家和道士就很多。」

他害怕起來了。

「也許它要來踢我。」他想。

那隻羊叫起來了，這又好像是伏羅勤的笑聲，尖銳，強烈，不愉快。

貝累陀諾夫又遇見那個憲兵士官了，他走攏去，低聲說道：

「你應該對阿達曼珂姑娘稍加注意。她跟社會主義者通訊，而且她自己也是個社會主義者。」

魯波夫斯基吃驚地，一言不發地望着貝累陀諾夫。

貝累陀諾夫繼續走他的路，憂慮地想道：「爲什麼他時常釘我的梢。一定是他不斷地在偵察我。他到處派好巡查了。」

路是污穢的，天是陰暗的，破敗的街屋，襤褸而瘦弱的孩子——各種物象都吐露着憂愁之氣——憂愁彷徨的，無窮的悲哀

呵！

「這是一個惡劣的城市，」貝累陀諾夫想：「這里的人們都是危險，惡劣的，不如到別個城市裏去罷，在那里，所有的教師都要低首下心地趨奉我，所有的學生都要敬畏地互相耳語道：『視學官來了。』啊是的，上流人的生活真特殊啊！」

「魯龐縣第二區視學官大人，」他喃喃地自言自語道：「五等官員貝累陀諾夫閣下，看呀！我們應該認清呀！魯龐縣小學校長四等官員貝累陀諾夫閣下。——脫帽着即免職！滾出去！我要懲戒你，我！」

貝累陀諾夫學着尊大的臉色。在他的貧弱的想像裏，他已經握着一部分權力了。

到了家里，脫着外套的時候，貝累陀諾夫聽見食堂裏響着一種尖銳的聲音——那是伏羅勤在笑。他的心驟然一沈。

「怎麼？他已經跑到這里。」他想：「也許他在跟瓦爾瓦拉商量計策欺騙我，因此他發笑，一定是瓦爾瓦拉同意於他，所以他這樣高興。」

陰鬱而忿怒地，他走進食堂——飯已經預備好了。瓦爾瓦拉慌慌張張地來迎接他。

「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家里發生了意外了！」她喊道：「那隻貓不見了！」

「怎麼？」貝累陀諾夫恐怖地叫道：「你爲什麼讓它出去的呢？」

「難道我應該把它吊在裙邊麼？」瓦爾瓦拉譏刺地說。

伏羅勤笑了。

貝累陀諾夫心裏想，說不定那隻貓是到憲兵隊去報告它所知道的關於貝累陀諾夫的一切了。貝累陀諾夫爲什麼夜裏出去，到那里去，它會得把他的一切行動都洩漏出來，也許還要添加些本來沒有的事情。糟了！於是貝累陀諾夫坐在桌傍，低了頭，揉皺着桌布，角，浸在憂鬱的深思裏。

「是這樣的，貓是總要回到老家來的，」伏羅勤說，「它並不是留戀主人，而是留戀地方。如果要把一隻貓帶到新的地方去，那必須把它團團圍轉一回，使它認不出路徑。否則，它總是要回來的。」

貝累陀諾夫聽了這話，就心安了。

「據你說來，巴甫路支加那麼它是會得回到這老家來的麼？」他問。

「那是一定的，阿爾達夏。」伏羅勤答道。

貝累陀諾夫站起來，提議道：

「那麼，飲酒罷，巴甫路支加！」

伏羅勤吃吃地笑道：

「很好，阿爾達夏，」他說：「萬事不如杯在手。」

「但是那隻貓，總得設法把它弄回來！」貝累陀諾夫決心地說。

「好個寶貝哩！」瓦爾瓦拉嘲笑地說：「吃好飯之後，我叫克拉罕裘希加去尋尋看。」

他們在桌邊就了坐。伏羅勤很快活，有說有笑。他的笑聲，在貝累陀諾夫聽來，像煞路上遇見的那隻羊的叫聲。

「他在想什麼計策？」他想：「他到底企圖什麼？」

於是貝累陀諾夫想也許籠絡籠絡他比較好些。

「聽我說，巴甫路支加，」他說：「如果你不破壞我，那麼我每個禮拜買一斤冰糖給你吃；頭等的冰糖——你爲了我的健康

而吃它。」

伏羅勤大笑起來，但是立刻擺着受了侮辱的態度辨道：

「我毫沒有破壞你的意思，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至於冰糖，我可不要，我不愛它。」
貝累陀諾夫憂愁起來了。——瓦爾瓦拉笑着說道：

「不要再說笑話罷，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他爲什麼要破壞你呢？」

「頭等的蠢材是無論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貝累陀諾夫沈着臉色說。

伏羅勤討厭地突出了嘴唇，搖着頭說：

「如果你這樣的猜疑我，那我只好非常小心地陪禮了。從此以後我將怎麼辦呢？我應該怎樣解釋你的話呢？你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快點乾杯罷，巴甫路支加，而且替我灑一杯。」貝累陀諾夫答道。

「你不要去聽他，巴惠爾·華西里微支。」瓦爾瓦拉想安慰伏羅勤，「他說這些話是無心的——他嘴裏說的什麼話，他自己的心裏並不知道。」

伏羅勤一聲不響，依舊扮着臉孔，將燒酒灑在杯子裏。瓦爾瓦拉看着笑道：

「你看他在做什麼，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你爲什麼不怕喝他所酒的燒酒呢？說不定他是在弄魔術呢？你看他動着嘴唇。」
貝累陀諾夫的臉上露出恐怖之色。他拿起伏羅勤剛才洒了酒的杯子，把燒酒潑在地下。

「保佑我，保佑我，保佑魔術對魔術——惡舌乾燥，惡眼爆裂，讓他死掉，讓我得活，保佑，保佑我！」
然後，他回頭向着伏羅勤，以嚇得變色的臉，做了一個愚弄的姿勢說道：

「請你嘗嘗味道，看你固然狡猾，但是我比你更狡猾哩。」

瓦爾瓦拉笑了起來。伏羅勤動了氣，羊叫似的顫聲說道：

「這是你自己，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你纔知道魔術的呪語，你自己纔能唸呢，但是我，我却從來不知道這種黑暗的魔術。我絲毫沒有利用你的燒酒魔魅你的意思。倒是你自己，常常用魔術蠱惑那些女人，使她們拒絕我的求婚。」

「你瞎說——放屁！」貝累陀諾夫罵道：「我怎麼要蠱惑你的未婚妻們？我自己找得到更漂亮的哩！」

「你希望我的眼珠爆裂——我看你還是當心你自己的眼鏡罷。」

貝累陀諾夫恐怖地摸着他的眼鏡。

「你放什麼屁，」他喃喃地罵道：「你替我閉口罷。」

瓦爾瓦拉小心地看着伏羅勤說：

「不要取笑了，巴惠爾·華西果微支，你吃你的湯罷，否則它要冷了。你的口舌真厲害！」

她心裏想，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的預防伏羅勤施魔術，也許並沒有做錯。伏羅勤開始吃湯了。暫時大家守着沈默。終於，伏羅勤憤然說道：

「昨夜我夢見人家將我的全身塗了蜜，如今看來這夢是很靈的。你也用蜜來塗我了，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

「用別的東西塗你一塗才好。」瓦爾瓦拉發怒地說道。

「爲什麼呢，我做了什麼事呢？——讓我問個明白。我自以為並沒有犯了什麼過失啊。」伏羅勤分辨道。

「因爲你有一條可惡的舌頭。」瓦爾瓦拉說：「肚裏所想的事情是不可統統說出來的——並不是無論什麼時候說話都會投機的。」

第二十章

晚上，貝累陀諾夫到俱樂部去——人們邀他玩骨牌。日前爲了兒子的事情而跟貝累陀諾夫劇烈地爭鬧過的那公證人古台夫斯基也在着。一見着他，貝累陀諾夫就心慌了。然而古台夫斯基的平心靜氣的態度又使他放了心。

他們玩得很久，飲得很多。到了夜深的時候，在食堂裏，古台夫斯基出其不意的跳到貝累陀諾夫前面，一言不發的在他的臉上劈了兩三個巴掌，打碎了他的眼鏡，隨即揚長地離開俱樂部而去了。

貝累陀諾夫對這暴行毫不抵抗，裝做喝醉了酒的樣子，倒在地板上，開始發出鼾聲來。

人們連忙叫醒他，把他送回家里去。

第二天，全城的人們都談論着這話柄了。

就在這晚上，瓦爾瓦拉得到了從貝累陀諾夫手中盜出那第一封假信的機會。這事出於格魯希娜的要求，她以爲到了日後，人們若將兩封假信比照着看一看，一定會看出字迹的不同之處來的。貝累陀諾夫往常終把這信帶在身邊，但是這一天，他却偶然將它遺留在家里了。——是在換衣服的時候，他把這信從衣袋中取出，放在衣櫥上的一本教科書下面，一轉身就忘記了。

瓦爾瓦拉將它在格魯希娜家的臘燭火上燒掉。

夜深時，貝累陀諾夫回家去。瓦爾瓦拉一見他的眼鏡已碎，大爲驚異，他說這是它自己跌碎的。瓦爾瓦拉就相信了，而且以爲這是應了伏羅動的呪詛。貝累陀諾夫也相信是呪詛的結果。

但在第二天，格魯希娜就將當夜俱樂部裏爭鬧的情形詳細地告訴了瓦爾瓦拉。

這天早晨，穿着衣服的時候，貝累陀諾夫發覺那封信的失蹤而驚愕異常。他以野蠻的聲音吼道：

「瓦爾瓦拉，信呢！」

瓦爾瓦拉慌張起來。

「什麼信？」她以含着恐怖而惡毒的眼睛望着貝累陀諾夫問道。

「侯爵夫人的信。」

瓦爾瓦拉這纔放了心，厚着臉皮微笑說：

「我那里知道呢？準是你自己丟在字紙簍裏被克拉拉字第亞燒掉了。或者在你的紙張堆裏找找看罷。」

貝累陀諾夫垂頭喪氣地上學校去。他回憶昨夜的種種不快之事。他想到克拉馬藍珂。那小子爲什麼那樣狂妄，竟敢叫我流氓？由此足見他對於貝累陀諾夫毫無懼意。說不定他知道着貝累陀諾夫的什麼隱事罷……對了，一定是這樣的……他知道着什麼事情而且要去告密。

在教堂裏，克拉馬藍珂將眼光釘住了貝累陀諾夫，微笑着。貝累陀諾夫更加恐懼了。

第三課下課的時候，貝累陀諾夫又被校長叫到辦公室去。

他過去，一面朦朧地豫想到什麼不快的事情就要發生了。

赫里巴契這里，從各方面傳來關於貝累陀諾夫的偉業的報告。今天早晨，也有人向他報告昨晚俱樂部中的事情。昨天，散學之後，那個因貝累陀諾夫的讒訴而挨了女房東的打的蒲爾且珂夫，也來向他告訴。那孩子是恐怕貝累陀諾夫再去，又使他挨打，所以決心來向校長告訴的。

用了冷淡而尖刻的語調，赫里巴契對貝累陀諾夫源源本本地說出外面流傳着的——「而且很可相信的」（他還這樣附加道。）——種種蜚語。說貝累陀諾夫如何到學生家裏去，如何向學生的雙親或保護者報告他們的子弟的品行不端，而唆使他們毆打他們的子弟。這種行爲如何對於父兄們惹起嚴重的不幸的結果，例如昨晚古台夫斯基的吵鬧。

貝累陀諾夫又憤怒又恐怖地聽着。

「這是怎麼一回事？」他粗暴地答辯道：「他打我，這是應該的麼？他絕對沒有打我的巴掌的權利的。而且他常常不到教會去……他相信猴子……將他的兒子也引誘到那種邪教去。非告發他不可。他是個社會主義者。」

赫里巴契非常注意地注視着貝累陀諾夫，高壓地說道：

「這一切跟我們不相干，你用了獨特的表現力說着的『信仰猴子』這事，我絕對不想了解它。據我想來，人們不應該在宗教史上再添一種新發明的宗派去。至於你所受的侮辱，那應該到法庭裏去控告。不過，目前的最好的辦法，是請你離開本校。這對於你個人，對於學校，都是最妥善的解決。」

「我快要做視學員了。」貝累陀諾夫狂怒之下，大聲說道。

「此後，」赫里巴契繼續說道：「你應該約束你自己，不要再去做那種奇怪的訪問了。你要知道，那種行爲，絕對不是一個教育家所應有的，何況還會使學生的心目中失墜了教師的尊嚴呢。一家一家的去跑，鞭打學生，你自己又……」

赫里巴契中途縮住了話，聳聳他的肩頭。

「這有什麼不好？」貝累陀諾夫辨駁道：「我是要他們好，所以如此的。」

「請你停止議論罷。」赫里巴契冷酷地說：「我以最堅決的態度要求你，以後再不要有那樣的行爲。」

貝累陀諾夫怒目橫眉地望着校長。

發之處。他們決定在這晚上慶祝喬遷之喜。所有的朋友都被邀請，貝累陀諾夫巡視各室，看一切已否佈置妥當，有沒有會被別人告發之處。

「一切似乎很好，」他想，「那些禁書不至被人看見；臘燭點在聖像前面；皇上和皇后的像片掛在壁上的適宜的位置上。」突然，那米契微支在壁上向他眯起眼來。

「這會得使我倒霉的！」貝累陀諾夫吃嚇地想道。他連忙取下這肖像，把它丟在廁所裏，而將普式庚去代替它。

「普式庚畢竟是官廷中的人呢。」他將這肖像掛在食堂裏面，這樣想。然後他想起今晚是應該玩玩的，於是他決定把紙牌檢視一番。他拿出一套已經用過一次的紙牌，開始一張一張的拿出來察看，好像要搜尋出什麼東西似的。紙牌上面畫着的人臉使他覺得不樂：眼睛太大了。

近來，貝累陀諾夫每次賭博的時候，他總覺得那些紙牌好像瓦爾瓦拉那樣的在發笑。連那個鐘形的「六」也露着無禮的態度，對他做侮辱的鬼臉。

貝累陀諾夫把他所有的紙牌統統集攏在一起，用剪刀把那上面的人臉的眼睛剝掉……使它們不能再偷看他。他先把自己使用過的一副賭具這樣毀損了，然後，又向新的一副下手。他私下做着這工作，不時的注意四周，好像恐怕被別人發覺。

於他有幸的是，瓦爾瓦拉正在廚房裏忙碌着，連朝門裏瞧一眼的工夫都沒有。——她怎麼能够放心地離開這許多食物呢？克拉孚第亞會得乘機偷吃的。瓦爾瓦拉屢次差克拉孚第亞到房間裏去拿所要的東西。每逢使女進去的時候，貝累陀諾夫總要嚇得發抖，把剪刀藏進口袋裏，假裝出安閑的樣子。

當貝累陀諾夫剝掉了最有偵察他的可能的「皇帝」和「皇后」的眼睛之後，從別一方面，一種新的不安又來襲擊他了。貝累陀諾夫住在舊處的時候，爲了不使它近手而丟在火爐後面的那頂舊帽子，現在被葉叔華發見了。她想這頂帽子一定不是無意之間遺下的，多半是他的那兩個敵人——那兩個舊房客——借此作着法術，要害得她的房子永遠沒有人要租。她把這帽子拿到一個女巫家裏去。那女巫仔細察看了一會，裝出一種嚴肅而神秘的態度，念着咒語，向四方吐着唾液，然後對葉叔華說：

「他們暗算了你。你也可以更毒地暗算他們的。他們的魔法很強，但是我的更來得陰毒。我要移禍於他們。你看我怎樣地把他們的魔力反撥過去害他們自身。他們就要得禍了。」

她又唸了好一會兒的咒語，接受了葉叔華的一份重禮，然後叫葉叔華把這帽子交給一個紅頭髮的孩子，命那孩子拿了這帽子到貝累陀諾夫家裏去，交給第一個看到的人，交出之後，他應該轉身就逃，切不可回頭去望後面。

葉叔華所找着的第一個紅頭髮的孩子，是鎖匠的兩個兒子之一——他們被貝累陀諾夫告發了那晚的惡作劇，因而對他是懷恨在心的。那孩子收了五個戈貝克的謝禮，高高興興地答應去幹這事。一路上，他吐了許多唾液在帽子里。到了貝累陀諾夫家，他在昏暗的門口遇着瓦爾瓦拉，就將帽子塞在她手裏，接着轉身飛也似的逃走。瓦爾瓦拉來不及認出他是何人。

貝累陀諾夫剛剛剝掉了最後一張的 Valet（畫有奴僕的骨牌，共四張）。瓦爾瓦拉就進房來了，驚愕地，還帶恐怖地，她用

發抖的聲音說道：

「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你來看……」

貝累陀諾夫過去一看，嚇得目瞪口呆了。那頂已經被他丟棄了的帽子現在到了瓦爾瓦拉手裏，皺壞不堪，沾滿了塵埃，只留着兩三處可以看出昔日的華美的痕跡。

嚇得喘不過氣來地，他叫道：

「但這是從那裏，從那裏來的？」

瓦爾瓦拉喘着氣，說明怎樣的一個突然從地底下湧現出來接着又一陣風似的消失了的孩子，把帽子塞在她的手裏。她說：「只有葉叔華會對你幹這把戲，無疑地，她是在你的帽子上作了魔法的。」

貝累陀諾夫低聲說了幾句聽不清楚的話；他的牙齒因恐怖而顫抖。畏懼和黑暗的豫感緊緊地壓迫着他。他皺着眉頭在房中踱來踱去。那灰色的怪物又在椅子底下笑着蠢動着了。

客人們很早就到來；他們各各帶了許多饅頭，蘋果梨子之類來祝賀喬遷之喜。瓦爾瓦拉歡歡喜喜地收着禮物，一味用客氣的口氣說道：

「但是這做什麼呢！你爲什麼要費心呢？」

要是收着了一種廉價的或不好的禮物，那她就要露出不快。她又不高興兩個客人合送一樣東西。人們不肯把時間空費，馬上就玩起紙牌來了。人是有兩桌之多，大家開始賭起勝負來。

「啊，天哪！」格魯希娜喊道：「這是怎麼的？我的『皇帝』是沒有眼睛的！」

「我的『皇后』是個瞎子，」普萊頗羅文斯卡耶瞧着自己的骨牌說；我的「『奴僕』也一樣。」

客人們一齊笑着，都去察看自己的紙牌，普萊頗羅文斯基說道：

「我覺得這副紙牌是像粗布襯衫似的凹凸不平；現在我懂得了……就是這些小洞的緣故。滑稽的襯衫呵！」

大家一齊大笑起來。只有貝累陀諾夫皺着眉頭不響。瓦爾瓦拉笑着解釋道：

「你們知道他這人原是很奇怪的，我的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他不斷地想出許多新鮮的妙事。」

「但是他爲什麼要做這事呢？」路底羅甫大笑着說。

「他們的眼睛是毫無用處的。」貝累陀諾夫沈着臉色說：「他們用不到瞧着什麼的。」

大家又捧腹大笑起來；只有貝累陀諾夫依然苦悶地一言不發。好像紙牌上的那些瞎了眼的人形對着他做鬼臉，在譏笑，而且張開着眼睛的瞳孔在瞪視。

「說不定，」他心裏想道：「他們現在是用鼻子在看我呢。」

照常的，他的風頭很壞。從那些「皇帝」、「皇后」、「奴僕」的臉上，他看出嘲笑和仇恨。連那鑷形的「皇后」也咬牙切齒，她一定是因爲眼睛被刺而大怒着。

終於，在大輸特輸之後，貝累陀諾夫忿然拿起紙牌，把將它們撕得粉碎。客人們一齊哄笑起來。瓦爾瓦拉又笑着解釋道：

「他是時常這樣的；他喝了酒之後，就要做出可笑的事體來。」

「你說他現在是喝醉了麼？」普萊頗羅文斯卡耶話中帶刺的說：「你聽聽看，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你的親愛的姊姊，把你看成了怎樣的人。」

瓦爾瓦拉紅了臉，氣忿地說：

「你爲什麼要挑剔我的言語？」

普萊頗羅文斯卡耶微笑着，不作聲。

人們換了一副紙牌，繼續賭博。突然，發生了一陣嚇人的聲音——一塊窗玻璃碎做片片跌了下來——一塊石頭落到貝累陀諾夫們玩牌的桌邊的地上滾着。

窗下有人在低聲說話，在笑；接着，一陣脚步声，迅速地遠離而去了……
所有的人連忙離開坐位，婦人們都叫喊起來。

他們拾起石頭，用吃驚的眼察看。但是誰也不敢走近窗口去。他們先叫克拉孚第亞到門外去看，一聽到使女報告外面已安靜如常，大家纔繞過去看那破壞的玻璃窗。

伏羅勤猜說這石頭是中學生擲的。這想頭似乎很近情理。大家望着貝累陀諾夫；貝累陀諾夫皺着眉頭，低聲說着聽不明白的話。客人們的談話都集中在學生們的亂暴和放蕩上。

但在實際上，做這事的絕不是中學生而是鎖匠的兩個兒子。

「這是校長唆使出來的，」貝累陀諾夫忽然說道：「他不斷地想害我。現在他竟想出這種計策來了！」

「你說什麼話啊！」路底羅甫笑着喊道。

大家都笑了。只有格魯希娜說道：

「你的想頭不錯，他是一個壞人。他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不過他自己決不出面，他時常間接地叫他的兒子們下手。」

「這種事情在他們貴族是不算一回事的，」伏羅勤發怒似的叫道：「他們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

許多客人都信以為真。他們斂住了笑聲。

「做你的玻璃真不幸，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路底羅甫說道：「眼鏡也打破，窗門也打破。」

這話又引起笑聲的爆發。

「玻璃被打破乃是長壽的兆頭哩。」普萊頌羅文斯卡耶忍着笑說。

貝累陀諾夫和瓦爾瓦拉臨睡的時候，貝累陀諾夫彷彿覺得他的姘婦用着某種奸計在暗算他。他從她那里把所有的刀和叉收起來，藏在臥褥底下。運着麻木的舌頭，他喃喃地說道：

「我明白了——你同我結了婚之後，馬上就要去告發我，以便和我分離：你謀了我的份恤金却讓我在彼得和保爾的要塞的大車輪（這是一種死刑機關，運轉大鐵輪而把受刑者投下，使之粉骨碎身——譯者）之下變成齏粉。」

夜中，貝累陀諾夫做了許多惡夢。許多怪異的影子，形體不定的，嚇人的，無聲地列隊走着——許多「皇帝」，許多「奴僕」，

擊着他們的棍棒，交頭接耳地私語着，躲避着貝累陀諾夫的眼光，爬到他的枕頭下面來。

忽然，他們的胆子大了起來：他們圍繞着貝累陀諾夫或跑，或走，或跳——到處，在地板上，在他的床上，在他的枕頭下面，他們耳語着，嘲罵他，對他伸舌頭，做出可怕的鬼臉，嘴巴裂開到兩隻耳朵下面。貝累陀諾夫知道他們只是些惡作劇的小東西，不至於殺害他，只能嘲笑他咒詛他罷了。然而，他還是覺得害怕——有時，他唸幾句咒語，或小時聽說過的辟邪的言語，有時他怒罵他們，驅逐他們，揮着手，嘎聲叫喊着。

瓦爾瓦拉被他吵醒了，生氣地問道：

「你爲什麼這樣叫喊，阿爾達理洪·波利希支——你害得我睡不成。」

「那鏟形的『皇后』不讓我休息，她穿着細布的浴衣。」貝累陀諾夫喃喃地說道。

瓦爾瓦拉罵着爬起來，唸了許多退魔的咒語。她洒了幾滴安神的藥水在貝累陀諾夫的頭上。

在本縣的公報上，刊出這樣的新聞：「有K夫人者，將寄寓其家之中學生痛加鞭打，該生實本縣一上流貴族之令郎也。」公證人古舍夫斯基拿了這張公報憤慨地將這新聞傳遍全市。

關於中學校的種種不一致的流言，也在傳播着：有的人說，有一個中學生是女子男裝的；有的人開始把普爾尼珂夫和露特米拉這兩個名字連在一起說起閑話來。

沙夏的同學們取笑起他和露特米拉戀愛的事情來。起初，他對於這種戲言並不認真對付，到了後來，他爲此就紅起臉孔，而且憤慨地爲露特米拉辯解，說這話絕對不實。

此後，他羞於常去訪問露特米拉了，又後，他又很想去看了她。羞恥之感和熱烈的欲望使他非常煩亂。許多漠然的，熱情的幻影，充滿了他的想像。

此页空白

賈司陶的女住持

〔法〕司湯達作

李健吾譯

關於十六世紀意大利的強盜，我們現今的見解再錯誤不過了，唯其戲裏不時把他們演給我們看，唯其好些人，不認識他們，偏要談起。我們大致可以說，這些強盜『反對』的是那些繼意大利中世紀各共和邦而起的無道的政府。新暴君，通常是前共和國最富的公民，他給城市裝璜了若干莊嚴的教堂和美麗的圖畫，好來引誘下級人民。例如辣外納 Ravenna 的包嫩蒂尼 Polentini，法恩薩 Faenza 的曼福迺第 Manfredi，伊貌拉 Inola 的瑞亞瑞奧 Riario，外羅納 Verona 的賈迺 Cane，包老牙 Bologna 的北蒂渥里奧 Bentivoglio，米蘭 Milan 的文斯孔蒂 Visconti，最後，翡冷翠 Florence 的麥第齊 Medici。●比較要算最不好戰然而也最虛偽的了。這些小暴君，白晝見鬼，心有所畏，下毒藥，暗殺，多到簡直無從算起；這些獨立小國的嚴重的史家，原本就喫他們的飯，便沒有一個人敢於記載。只要想想，每一個暴君熟識每一個共和黨人，而又知道他憎惡自己（例如陶斯賈 Toscane 的高麥 Côme 大公爵就認識司陶齊 Strozzi）。●同時好幾位暴君死於暗殺，你就明白深沉的憎恨，永生的不信任，賦與了多少智勇給十六世紀的意大利人，多少天才給他們的藝術家。賽維涅 Senne 夫人●時代所謂的『榮譽』，不過是犧牲

● 辣外納，法恩薩，伊貌拉，外羅納，保老牙，米蘭，翡冷翠：全是意大利中世紀著名的城邑，當時多各自為政，不相統屬。包嫩蒂尼，曼福迺第，瑞亞瑞奧，賈迺，北蒂渥里奧，文斯孔蒂，麥第齊：全是當時各城邑的霸主，父死子襲，一脈相傳。

● 司陶齊 Philippo Strozzi（一四八八——一五三八），生於翡冷翠，意大利的政治家，反對麥第齊甚力。

● 賽維涅，侯爵夫人（一六二六——一六九六），生於巴黎，法國十七世紀著名的女文豪，死後遺有寫給女兒等的「信札」，一七二六年成書問世，為法國文學一大寶庫，反映路易十四時代的民情風俗。

了一個男子一生來伺候主上（他生而是他的臣民）和討責夫人們歡心。這種十分可笑的偏見，你看的出，深沉的熱情就沒有機會產生。在十六世紀，一個男子要想在法蘭西活動，表示他真正的價值，獲得羨慕，只有決鬥，或者在戰場拚命；婦女既然喜愛勇猛，特別是大膽的作爲，她們也就變成了一個男子價值最高的評判。於是『服役於婦女的精神』*Peuple de caractère* 產生了，開始不斷地銷毀所有的熱情，甚至於愛情，只爲成全我們全體服從的那殘酷的暴君。虛榮。人君保護虛榮，並且大有道理；綬章的帝國因而成立。

在意大利，一個人可以用『種種的功勳』成名，或因寶劍的舞動，或因古籍的發見；看看白塔克 *Petrarque* 他時代的偶像；一個十六世紀的女子，愛一個希臘學者，不下而且甚於一個武功彪炳的男子。你看見的是熱情，而不是爲婦女服役的習慣。這正是意大利和法蘭西的大區別，這也就是何以意大利產生了好些辣法艾勒 *Raphaël*，焦焦尼 *Giorgione*，狄先 *Titian*，高迺吉 *Corregge*，而法蘭西十六世紀產生了好些隊長，今日雖說湮沒無聞，當年正不知殺了多少仇敵。

話說的自然太實在，我請求饒恕。無論如何，中世紀意大利小暴君的殘忍而『必需』的報復，却叫民心趨向了強盜。強盜偷了他們的馬匹，麥子，銀錢，一言以蔽之，所有他們生存的必需品，人民當然憎恨；不過實際民心却向着他們；鄉村女孩子喜歡的年輕小夥子，全得生平有一回，惹了點兒禍，不得不 andar alla machia，這就是說，逃到樹林，強盜藏身的窟穴。

我們如今，別瞧害怕遇見強盜，只要他們一遭到懲罰，人人可憐他們。老百姓有的是心眼兒，也知道挪揄，凡長官檢查之下發

● 司湯達不大歡喜本國人士，不免常有苛刻之詞。他以爲法國人喜好虛榮（猶如中國人愛面子），朝庭特創紀功的綬章（分若干顏色，以示等級），來銷磨一般男兒的志氣。

● 白塔克（一三〇四——一三七四），文藝復興時代第一個偉大的人文運動的領袖，生於亞萊曹 *Arezzo*，留傳後世的却是他不朽的白話詩章，紀念他愛情的「十四行詩」。

● 辣法艾勒（一四八三——一五二〇），焦焦尼（一四七八——一五一二），狄先（一四七七——一五七六），高迺吉（一四九四——一五三四），全是文藝復興時代著名的畫家。

表的書籍，全一笑置之，但是煊染最有名的強盜一生的小詩，却是他們慣常的讀物。在這些故事裏面，凡他們覺得英雄的，都正好抓住那永生不息在「下等階級」的藝術纖維，再說，他們膩透了官家頒給某些人的褒獎，凡不帶官家氣息的，全一直打進他們的心裏。我們必須知道，在意大利，下級人民寬容若干事，旅客即使在這地方住上十年，也辨別不出。例如，十五年以來，在額慧的政府清除強盜以前，常見小城邑的統治者一不公道，往往飽受他們的膺懲。這些統治者轄地稅收多不過二十艾居，威權無限，却須聽從本處最有名望的家族的指揮，而這家族，用這簡單的方法，壓制住自己的仇敵。強盜膺懲這些專制小魔王，不見其每次成功，然而至少敢於迎面揶揄他們，在靈活的老百姓的眼裏，這就足可佩服了。一首諷刺的十四行詩安慰他們所有的痛苦，他們也絕不忘記一種凌辱。這是意大利人和法蘭西人中間另一個重大的區別。

在十六世紀，一個村鎮的統治者，只要袒護有錢有勢的家族，把一個本地的窮人判處死刑，你會時常看見強盜劫獄，圖謀救出受欺的人。而有力的家族這方面，不大憑信政府派下來守獄的八個或十個兵士，自行出資，組成一隊臨時的兵士。這些兵士，通常叫做「團勇」，駐扎在監獄周圍，責任是把那被錢買去了性命的可憐蟲護送到法場。要是這有力的家族有一個心腹的年輕人，就把他派做這些臨時編制的兵士的首領。

我承認這種文化情況有礙道德；我們如今有的是決鬥，無聊，同時審判並不標價出賣；但是這些十六世紀的習俗却也真能創造些名符其實的男子漢。

許多史家，今日依然承蒙守舊的學院文學誇獎，想法掩飾這種事實，不知在一五五零年左右，這正形成了那些偉大的性格。在他們那時代，翡冷翠的麥第齊，瀾辣辣 Ferrare 的戴司蒂，D'Est，拿波里 Naples 的郡王，等等，用所有可能的榮譽酬勞他們謹慎的謊話。有一個叫做賈腦迺 Gianone 的史家，想揭開網幕的一角，然而，他所敢說的，其實只是實情極小的一部分，還用的是

● 作者原註道：「賈斯巴羅迺 Gasparone，最後一個強盜，一八二六年同政府講和；他同手下三十二個弟兄，全叫關在老賽維塔

Civita Vecchia 的岩堡。他逃到亞拜南的山頂，因為缺水，不得不講和。這是一個聰明人，容貌也很動人。」

● 艾居 scus，古時值三鎊的銀幣，也有值六鎊的，不大適用。

懷疑與模稜的形式，臨了招人厭惡，八十二歲了，一七五八年三月七日，不免瘦死獄內。

所以你打算知道意大利歷史，第一樁事就是，別讀那些一般人恭維的作者；隨你走到什麼地方，你看見鼓勵說謊的獎金，沒有比意大利給的更多的。^①

意大利最早的史乘，在九世紀野蠻民族大混亂以後，便提到了強盜，文字之間，好像古已有之了。（參閱穆辣陶瑞 Murasari 的輯錄。）中世紀各共和邦一經顛覆，最能幹的共和黨人，比他們大多數的同胞更愛自由，全逃到樹林裏頭。這對於公衆的福利，良好的政府，雖說不幸，對於藝術，却幸極了。受盡巴里奧尼 Baglioni，馬拉泰斯蒂 Malatesti，北蒂涅里奧，麥第齊，各姓折磨的小民，自然敬愛他們的仇敵。承嗣最初僭位者的那些小暴君，全很殘酷，不時討伐這些強盜。例如翡冷翠的高麥一世大公，就够殘酷的，甚至於逃到威尼市，逃到巴黎的共和黨人，也要派人行刺。不說遠的，單看一五五零年左右，我們女主角活着的時代，就有孟泰·馬瑞亞奴 Monte Mariano，公爵亞奉斯·皮考勞米尼 Alphonse Piccolomini，和馬考·夏辣 Marco Sclavari，指揮着些武裝的人衆在亞巴奴 Albano 附近，三番四次打敗當時極其勇敢的教皇兵士。這些著名的首領，如今小民還在羨慕，把戰線從泡河 Pà 和辣外納的沼澤一直扯長到當時蓋着維蘇維 Vesuvio 火山的樹林。在教皇格迺格窪 Grégoire 十三統

① 作者原註道：「高麥Côme 的主教保羅·周夫 Paul Jove（一四八三——一五五二）亞萊蒂奴 Ardin（一四九二

——一五五七）還有成百的不大高明的作家，例如羅擺遜 Robertson，羅斯考 Rozcoe，故意把文章寫的無聊而又無聊，掩飾他們的無恥，實際全充滿了謊話。古伊賈第奴 Guichardin（一四八二——一五四〇）把自己賣給高麥一世，還受盡了高麥一世的奚落。我們現時，有高萊達 Coletta 和皮咬蒂 Pignotti說真話，而後者恐怕爲人革職，雖說甘願死後付印。」

② 穆辣陶瑞（一六七二——一七五〇），意大利的考古學者。

③ 亞巴奴：在羅馬東南，同名山湖之西南角。

④ 泡河，橫貫意大利北部，東流入海。

⑤ 維蘇維火山，在拿波里之南。

治之下，夏辣有時聚合數千兵士，把司令部設在法焦拉 *Fasola* 森林。這離羅馬五哩遠，在往拿波里的路上，因為他們打仗，也打出了名氣。現在人自來不想瞭解這著名強盜的動機，絕不會憑信他一生的事故。一五九二年他才失事的。看見事情無可挽救，他和威尼市共和邦協議，帶着他最忠心或者最負罪（隨你形容好了）的兵士，投到後者之下作事。雖說和夏辣訂好了約，禁不住羅馬政府的要求，威尼市叫人暗殺了夏辣，把他勇敢的兵士遣去保護康第 *Capri* 島，和土耳其人作戰。然而聰明的威尼市人，知道康第流行一種致命的瘟疫，所以幾天之內，夏辣帶在共和邦作事的五百兵士，減到了六十七名。

這座法焦拉森林，巨樹大木遮滿一座舊火山，是馬考·夏辣最後作戰的舞臺。所有旅客會告訴你，這是羅馬宜人的郊野最莊嚴的風景，牠沉鬱的面容彷彿就為悲劇而設。牠的綠冕，黑壓壓地，戴在亞巴奴的峯頭。

在羅馬建立的好些世紀以前，火山有一次炸裂，為我們做成這片莊嚴的山景。往日有一片廣大的平原，在亞拜南 *Apenino* 和海之間展開，其後史前某一時期，中央突出這座山來。賈維 *Cavi* 峯是牠最高的頂尖，四下圍着法焦拉沉鬱的樹蔭，站在什麼地方全灼的見牠，羅馬和蒂渥里 *Tivoli* 不用說，泰辣齊納 *Terracine* 和奧司西 *Ostia* 也灼的見，這座亞巴奴山（如今建滿了府邸，）正午時光，橫斷羅馬的天邊，久已膾炙於行旅之間。在賈維峯嶺，原有周彼泰 *Jupiter* *Pavilion* 神廟，改成一座黑衣僧侶的道院，由各拉丁民族共同修建，藉以增進一種宗教同盟的聯絡。翼蔽在莊嚴的栗樹蔭下，旅客走上幾小時，便來到周彼泰神廟殘廢的大石，這沉鬱的樹蔭，在這地帶雖說可人，然而走在下面，便是如今，旅客望着森林，心也要為之不安，他害怕強盜來到賈維峯頂，旅客在神廟遺址裏點起火，預備飲食。這地方主有羅馬全郊，站在峯頭往西望，人灼見海，雖有三四哩之遙，也就好

① 康第島，在地中海，現屬希臘，亦即克萊蒂 *Creta* 島。

② 亞拜南是縱貫意大利全境的長山，使意大利形成一屋脊狀。

③ 蒂渥里，在羅馬東北。

④ 泰辣齊納，在亞巴奴之南，濱海，距拿波里與羅馬約相等。與奧司西，在羅馬正西，泰外 *Tevere* 河入海的地方。

⑤ 周彼泰，古代希臘羅馬衆神的領袖。作者此處所敘均有實據，神廟遺址今日尚存。

像兩步光景人辨的出最小的船隻；戴着最弱的望遠鏡，人數的清往拿波里的汽輪上的乘客。望向其他三面，是一片莊嚴的平原，往東阻於巴萊司屯納 Palestine ① 之上的亞拜南，往北阻於羅馬的聖彼得 ② 和其他大建築。賈維峯不算太高，然而人眼辨的出這莊嚴璀璨的國度最小的景物。歷史的附會可以勿需乎了，然而平原裏，或者山坡上灼見的每一叢樹林，每一段殘牆，全叫人想起狄蒂·里夫 Tite-Live ③ 演述的一場可歌可泣的愛國的血戰。

周彼泰神廟殘餘的大石，用做黑衣僧院的圍牆。如今我們要上去，還可以依循當年羅馬最初帝王們凱旋歸來的「大路」route triumphale。上面鋪着四四方方的石頭，在法焦拉森林中間，我們還尋的見長的碎塊。

熄了的火山口，如今盛滿了一灘清水，周遭有五、六哩，深深嵌在火山噴出的岩石之中，成為秀麗的亞巴奴湖。湖邊是亞布 Alie，羅馬的母城，從最初的帝王們起，就被羅馬政策所毀。不過廢址依然存在。過了幾世紀，在面海的山坡上，亞巴奴新城建起，然而一道石壘將城湖遮開，兩兩不得相見。從平原往上一望，就見深黑的綠林，襯着新城白色的建築。森林四面八方布满了這座火山。強盜愛極了這著名的森林。

亞巴奴，如今有五、六千居民，一、五、四零年還不到三千。在第一等貴族之中，強盛的有康皮萊阿里 Campitelli 家族。我們下面就要演述這一家的不幸。

這段故事我譯自兩種厚厚的抄本，一個是羅馬的，一個是翡冷翠的。不顧利害，我斗膽採用牠們的風格，近似我們舊日民間傳說的風格。目下精緻而勻稱的風格，我覺得，太不適於演述動作，特別是作者們的論斷了。他們寫於一、五、九八年左右。我請讀者寬容他們，也寬容我。

① 巴萊司屯納，羅馬東南的一個城邑，在亞巴奴東北，亞拜南山脚之下。

② 聖彼得，此處指教皇的大禮拜堂。

③ 狄蒂·里夫，拉丁著名的愛國史家，生於紀元前五十九年，死於紀元後十九年。

猶冷翠抄本的作者道：「我寫了那麼多悲傷的故事，臨了却想不到演述這最叫我難受的故事。我要說的正是賈司陶 C. F. stro 地方拜訪 Visitation 寺院著名的女住持海蘭·康皮萊阿里。她的訴訟和死亡曾經引起意大利和羅馬上流社會紛紛的議論。在一五五五年左右，強盜已然盤據羅馬的四郊，唯其官吏久已賣給有力的家族。在訴訟的一五七二那一年，格迺格窪十，三布翁孔巴尼 Buoncompagni，御登聖彼得的大寶。這位聖明的教皇，一身兼具有使徒的道德；然而他內政方面，也未嘗沒有若干缺陷爲人指責；他不知道選擇公正的審判，也不知道剷除強盜；見人犯罪他就憂愁，却不知道懲罰，他覺得處人死刑，他就得負起可怕的責任。這種看法的結果，就是京師四面八方的道路，佈滿了無數強盜。要想旅途平安，就得結交強盜。法焦拉森林，往拿波里走過亞巴奴必經之處，好久就是教皇政府的敵人的司令部，有好幾次，彷彿國與國間，羅馬不得不和林子裏一個叫做馬考·夏辣的強盜皇帝締約。這些強盜其所以勢力澎漲，全因爲他們的鄰居農民愛戴。

「這秀麗的亞巴奴城，極其鄰近強盜的司令部，在一五四二年，得見海蘭·康皮萊阿里誕生。她父親算是當地最闊的貴族，也就是憑着這個資格，他娶下維克杜窪·賈辣法 Victoire Carafa 爲妻。她在拿波里王國有很大的采邑。我可以指出幾位現存的長者，全熟識維克杜窪·賈辣法和她女兒。維克杜窪是一個謹慎與智慧的活榜樣；然而，用盡她的天才，她也預防不了她家族的圯毀。說來真也奇怪！可怕的不幸做成我故事傷心的主旨，然而我覺得，也不能歸罪於任何個別的演員（我就要呈給讀者看）。我看見不幸，但是實際，我尋不出罪人。極端的美麗和溫柔的靈魂是年輕海蘭的兩大險幟，同時也是原有她情人虞勒·布朗齊佛爾泰 Jules Branciforte 的根據。便是賈司陶主教齊塔第尼 Citadini 大人，唯其極不聰明，也值得相當的原宥。他的教職其所以升擢很快，一則由於行爲廉正，一則更由於無比高貴的神情和五官端好的面孔。我見到文章記載他，說：未有人見而不愛之者。」「我既然不想恭維誰，我也就勿需乎隱瞞了。賈維峯的寺院，有一個聖僧，在他修道的小屋，時常被別人發見站在半空，離地有

● 拜訪：寺名採自新約。聖母瑪麗亞懷了孕，動身去看聖約翰的母親。一個是先知，一個是教主，當時都還在母親的腹內。

幾尺高，不用扶持，猶如聖保羅，藉着神力。①他會向康皮萊阿里爵爺預言，他這一家到他就要滅絕，他只有兩個孩子，全要不得其死。也就是因爲這個預言，他不能在本地成親，跑到拿波里，僥倖發了筆大財，娶了一個女人。要是他命運不濟的話，仗着她的天才，她或許有本領改的掉。這位康皮萊阿里爵爺，性好施捨爲人極其忠誠，但是他並不聰明，因此漸漸也就不在羅馬居住，差不多整年退在他亞巴奴的府邸過活。他專心務農，他的田地正好就在介乎海與城之間的肥沃的平原上。他聽從妻室的建議，讓他兒子法畢奧 *Fazio* 和他女兒海蘭受到最好的教育。法畢奧是個極以門第自驕的年輕人。海蘭是個美麗的奇蹟。在法賴塞 *Farabos* 的收藏裏面，我們如今還可以見到她一張名不虛傳的畫像。從一著手寫她的故事，我就到法賴塞，觀看上天賦與這女人的傾國的容貌。她不幸的命運不唯當時甚囂塵上，便是如今人們還牢牢記着。她的頭是個長蛋模樣，額很高，頭髮是種深色的金黃。她的面相要算欣快的；她有一雙表情深刻的大眼睛，顯明如畫的彎彎的褐眉。薄薄的嘴唇，你會以爲是著名的畫家高迺吉勾下的輪廓。掛在法賴塞畫館收藏的畫像當中，和四圍一比，她儼然像個皇后。莊嚴和欣快的神情合在一起，正是希有的現象。

『賈司陶城的拜訪寺院，如今已然頹毀，當時是羅馬多數王公的女兒寄學的地方。海蘭在這裏足足寄讀了八年，然後給教堂的大神壇獻了一隻華麗的祭爵，返回自己的家鄉。一回到亞巴奴，她父親立即花了很大的薪俸，從羅馬請來那已經老耄不堪的著名詩人竊基奴 *Cecilio*；他讓海蘭記誦詩聖斐爾吉 *Virgilio*，白塔克和他著名的弟子亞瑞奧斯陶 *Aristo* 和但丁最美的詩詞。』

譯者這裏不得不刪掉一段議論：十六世紀如何如何表彰這些大詩人。海蘭大概認識拉丁文。她唸的全是關於愛情的詩詞，一種我們會覺得可笑的愛情，如若我們在一八三九年遇到，我是說熱情愛，含有偉大的犧牲，生存於神秘的氳氳，永久和最可

● 作者原註道：「就在如今，羅馬四鄉的人民，還把這種奇怪的站立看做一個神仙的表徵。在一八二六年左右，有人看見亞巴奴的僧侶，好幾次藉着神力，離開地面。據說他做了許多神蹟；周圍二十哩以內，人人跑來求他賜福；好些上流社會的婦女，曾經看見他，在他修道的小屋，離地三尺之高，忽然間他就不見了。」

● 法賴塞，意大利著名的姓氏，一門名貴貴出。他們羅馬的府邸，藏有辣法艾勒的壁畫。

怕的不幸爲鄰。

這正是虞勒·布朗齊佛爾泰感動海蘭（她剛剛十七歲）的愛情。這是她一個鄰居，極其貧窮；他住在山裏蓋的一家破房屋，離城四分之一哩遠，在亞布的廢墟當中，一百五十尺高的絕崖邊沿，絕崖環着湖水，蒙了一層綠草。這房子原先緊挨法焦拉陰沉而莊嚴的森林，如今因爲建築巴拉酷奧拉 Palanola 寺院，便拆毀了。這可憐的年輕人什麼也沒有，除去他靈活的神氣，支持惡運的無憂無慮的坦白的心情。最可以耐人奉承的，怕就是他美而有表情的面孔。但是在高勞納 Colonna 郡王指揮之下，夥同他的「團勇」，有兩三次危險萬狀的襲擊，他全奮勇作戰來的。雖說窮，雖說醜，在亞巴奴所有的年輕姑娘眼裏，他却有顆最值得人取而有的心。處處受人歡迎，虞勒·布朗齊佛爾泰有的不過是些容易上手的愛情。於是海蘭從賈司陶寺院回來。「大詩人竊基奴由羅馬來到康皮萊阿里府邸，教這年輕姑娘文學，爲時不久，虞勒早先和他相識，便用拉丁文給他寫了一首詩歌頌他。老年有福，得以看見那樣美麗的眼睛接觸他的眼睛，同時歌頌那樣純潔的一個靈魂，只要他肯讚同牠的思想，便全然快樂上來。他用心掩藏他漸漸成長的熱情，然而他白用心，因爲在海蘭回來以前，他慫恿伺候的那些年輕姑娘們，又是氣，又是嫉妬，不久就給張揚了出去。我相信謹慎不會讚成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這樣和一個十七歲的少女作愛的。三個月沒有過完，康皮萊阿里爵爺覺出虞勒·布朗齊佛爾泰在他府邸（在向湖去的大街中間，如今還看的見）的窗下來往的太勤了。」

共和國允許自由，爽直和蠶魯便是自由的自然結果；而爽直的熱情底習慣，也還沒有叫君主政體取消。康皮萊阿里爵爺第一個行動，老實不客氣地就是這個。一看年輕的布朗齊佛爾泰時常走動，當天他就訓叱道：

「你怎麼敢這樣不斷在我住宅前而行走，不知死活，望着我女兒的窗戶，你自己倒連件衣服還沒有穿的穿？要不是害怕街坊誤會，我真想賞你三塊金洋，好到羅馬買件合身的衣服穿去。至少不像現在你這身破布條羅。我跟我女兒看見了也少惡心點兒。」

海蘭父親自然把話說過了。年輕的布朗齊佛爾泰的衣服並不是破布條羅，材料也極其純淨；不過，雖說時常刷，十分乾淨，我們可得承認，一看就看出穿的很久了。康皮萊阿里爵爺的斥責傷透了虞勒的心，白天他再也不在他的住宅前露面了。

我們前面說過，古時水道殘餘下來兩個圓拱，正好做成布朗齊佛爾泰住宅的主牆。這所房子，他父親蓋的，傳給兒子，離亞巴

奴也不過就是五六百步。從這高地方下到新城，虞勒不得不走過康皮萊阿里府邸；海蘭不久就覺出這特別的年輕人不見了，聽她女友說，他丟開所有的糾葛，把全付精神用在看她的幸福上。

夏天有一晚，將近半夜的光景，年輕的海蘭打開窗戶，吸着海風，這座城和海，中間雖說有三哩的一塊平原隔開，在亞巴奴山上，很可以感到吹來的海風。夜沉沉的，靜極了；掉一片葉子也會聽的見。海蘭靠着窗戶，也許在想虞勒罷，忽然她灼見有件東西彷彿一隻夜鳥靜靜的翅膀，輕輕地蹭着她的窗戶。她驚的抽回身子。她想不到這會是什麼過路人送來的東西；她窗戶在府邸的二層樓，離地有五丈高。那格別的東西，在一種深深的沉靜之中，在她靠着的窗面過了來又過了去。忽然她看清中間有一捧花；她的心暴跳起來。她覺得這捧花綁在兩三棵葦子（大蒲草的一種，很像竹子生在羅馬的田野，桿子有兩三丈高）的尖端。葦子弱風又強，虞勒雖說假定海蘭會在這個窗口，却很難把花舉的正對窗口，而且夜又那樣沉，人在街心也望不到那麼高的地方。動也不動站在窗前，海蘭心却亂極了。拿了這捧花，不就自認愛他嗎？在我們今日，一個上流社會的少女，受過良好教育，預備接受生活，會因這類奇遇而有若干情緒的感應，但是海蘭却一點感不到這些情緒。父兄既然在家，她第一個思想就是一點點聲音都能引起一聲槍響，照準虞勒射去；她可憐這年輕窮人冒的危險。她第二個思想是，她雖說不大知道他，除去她的家庭，他總算世間她最愛的人。遲疑了幾分鐘，她終於拿下花捧，隨後暗裏一碰花朵，她覺得有封短箋縛在一根花柄上；大樓梯有盞燈掛在聖母神像前面，她跑過來迎着光亮讀這封短箋。頭幾行就會叫她幸福得臉紅的。她向自己道：『多不小心！要有人看見我，我毀了，我家裏也絕不放鬆這可憐的年輕人。』她回到自己屋子，把燈點起。虞勒這時快活極了，覺得行爲有點兒可恥，好像要在深夜藏起自己，他貼着一棵奇形怪狀的綠橡樹的巨幹。這些橡樹如今還對着康皮萊阿里府邸。

在信裏，虞勒用最質直的口吻，叙述他受到海蘭父親的辱罵。他繼續道：『我窮也是真的，你也想像不出我怎樣一個窮法。我只有所房子，在亞布水道的廢址之下，你也許曾經見到；圍着房有一個園子，由我親手種下菜蔬，供我自己食用。我還有一座葡萄園，每年收三十艾居租錢。說實話，我不知道我爲什麼愛你；當然我不能向你提議，來分擔我的窮苦。然而，你要不愛我，生命在我也就毫無價值；我更勿需對你講，我願死上一千回給你看。然而，在你從寺院回來以前，我並不痛苦；正相反，我有最寫意的幻想。所以我倒可以說，幸福反而叫我不幸。說真的，令尊羞辱我的話，往年沒有一個人敢當我講；我的刺刀馬上會替我雪恥的。往年，拿起

傢伙，以我之勇，我自以為是人的匹敵；我什麼也不在乎。如今全改了樣：我知道害怕了。寫出來也就够受的；你厭憎我也難說。如若，正相反，你可憐我，不管我穿的多麼破爛，你可以看見，每天夜晚，山頂方濟醫院一敲十二點，我藏在那棵大橡樹下面，對着我望不休歇的窗戶，因為我假定這是你屋子的窗戶。要是你不像令尊那樣厭惡我，請你從花捧摘下一朵花扔給我，但是小心別叫牠落在你府邸的飛簷或者陽臺上面。」

這封信唸了好幾回；海蘭的眼睛漸漸充滿了淚水；她看着這盛大的花捧，心也柔了。花是用一根堅韌的絲線捆紮的。她打算揪出一枝，但是揪不出來；她隨即懊惱上來。在羅馬的少女看來，揪出一朵花，毀傷一捧愛情送來的花，就是明使愛情消亡。她唯恐虞勒等急了，趕忙跑向窗口；然而，一到窗前，她忽地想起燈光照遍全屋，她未免叫人看的太清楚了。海蘭簡直不知道她應當做個什麼記號才好；她覺得全太顯然了。

一害羞，她跑回屋子。停了停，她忽然想起一個念頭，說不出地心亂；虞勒會以為她和她父親一樣，厭惡他的貧窮！看見桌上放着一粒小實石的貨樣，她取來結在一條手帕當中，把手帕扔向對窗的橡樹根。隨後，她擺手叫他走開；她聽見虞勒服從她；因為走的時候，他就不再掩藏他的步聲了。他走到隔開湖和亞巴奴最後幾家的石壘的頂端，她聽見他唱着情歌；她做勢和他告別，這次不那樣畏怯了，隨即走出重讀他的信箋。

第二天，其後若干日，同樣遞信相會；但是，在一個意大利村子，一切藏不住馬脚，何況海蘭又是當地最闊的待嫁的女郎，有人就警告康皮萊 阿里 爵爺，每晚以後，他女兒的屋子全有燈亮；頂奇怪的是，窗戶開着，甚至於海蘭站在窗邊，好像她一點不怕那些「桑茶酒」 Zinzares（極其惹厭的一種蚊蚋，羅馬田野的美麗的夜晚多半毀在牠們身上。）在這裏我得重新請求讀者寬容。一個人要想知道異鄉的風俗，他就得預先接受好些謬妄的觀念，和我們的觀念大不相同。康皮萊 阿里 爵爺準備下他和他兒子的槍隻。晚晌，十一點三刻打的時候，他警告了一聲法畢奧，兩個人盡力做的沒有聲響，溜到府邸第一層樓上的一個大石陽臺，正好就在海蘭窗戶下面。石欄杆的粗柱子一直遮到他們的腰圍，足夠防備外來的槍彈的。半夜打了；父子聽清他們府邸對面沿街的樹底下細微的響聲；但是，最讓他們意想不到的，是海蘭的窗邊沒有燈亮。這位小姐，直到現在，那麼簡單，行動和孩提一樣明快，從她一愛上人就換了性格。她知道稍不小心，她情人的性命就有危險；像她父親那樣有地位的一個爵爺，要是殺了虞

勒·布朗齊佛爾泰那樣一個窮人，他只要不露面，到拿波里躲上三個月就成；在這期間，他羅馬的朋友安排好了事端，當時最時髦的是，給聖母神壇獻上一盞價值幾百艾居的銀燈，命案也就結束了。第二天午餐的時候，海蘭看見她父親面容沉沉的，大生其氣；他自以為沒有人注意，但是就他看她的神情，她明白這生氣和她大有關連。她立即走去，給五隻華麗的槍的木柄灑些塵土；她父親把這些槍掛在他的牀邊。她給他的刀劍同樣灑了一層浮土。整天她快活得要發狂，不停地在樓上下跑動；她時時靠近窗口，決心給處勒打一個不要來的手勢，如若她走運灼見他的話。不過她忘記了：自從有錢的康皮萊阿里爵爺那樣羞罵過他以後，這可憐孩子白日絕不在亞巴奴露而；只有星期天，責任把他領到教堂來做彌撒。海蘭母親非常鍾愛女兒，從不加以回駁，這一天帶她出了三趟門，然而全無用；海蘭看不見處勒個影子。她絕望透了。黃昏去看她父親的武器，她發見兩隻槍裝好子彈，差不多所有的刀劍全動用過，試想想她的驚恐，她小心翼翼裝出不理會一切的模樣；這樣一用心，她倒稍稍減輕一點致命的杌隉。她的房子連着她母親的外間。晚晌十點鐘，她退回屋子，鎖住房門，然後她貼住窗戶，伏在地上，好讓外面灼不見她。你想她多焦急，聽着鐘響：她時常責備自己和處勒要好的太快了，唯恐他覺的她配不上他的愛情，如今這種問題早不知丟在幾重雲霄之外了。這一天加快成全年輕人的好事，比六個月的忠實和抗議還來的有效。海蘭向自己道：『說謊有什麼用？我不整個靈魂在愛他嗎？』

臨到十一點半鐘，她清清楚楚看見她父親埋伏在她窗戶下面的大石陽臺上。方濟僧院半夜響了兩分鐘以後，她又清清楚楚聽見她情人的步聲，來在大橡樹底下停住；她父親好像一無所聞，她不由喜慰上來；辨別這樣輕微的聲音，必須焦急的愛情。她向自己道：『現在他們要殺我了，不過，寧可死，也不叫他們却掉今夜的信箋；他們將來不會放鬆可憐的處勒的。』她畫了一個十字，然後一隻手抓牢她窗臺的鐵欄杆，她盡量把身子探出街面。不等十五秒鐘，就見花棒猶如往日，縛在長葦子上，碰到她的胳膊。她抓住花棒，然而從葦子尖梢慌忙一抓花棒，她牽帶葦子碰上石陽臺。立刻兩聲槍響，緊接着一陣全然的寂靜。她哥哥法畢奧，在黑夜裏，錯以為猛然打擊陽臺的是處勒，下到他妹妹屋子用的一條繩索，照她窗臺放了一槍；第二天，她看見彈痕，原來子彈在鐵上碰出去了。康皮萊阿里爵爺往石陽臺下面的街心放了一槍，因為處勒抓牢要倒的葦子，弄出了點兒響聲。處勒這面也聽見頭上的響聲，猜想到下文如何，閃躲，在陽臺突出部分的下面。

法畢奧不等他父親說話，急忙裝好槍彈，跑下家園，輕輕推開一個鄰街的小門，然後走在外面，潛着腳，檢查一下府邸陽臺底

下散步的人士。這時候，虞勒貼住一棵樹，離他二十步遠。今晚他帶好了夥伴的。海蘭倚住欄杆，直替她情人担心，聽見她哥哥在街心走動，馬上提高了聲音和他說話；她問他是否殺了幾個小兇兒。

她哥哥在街心大步四處巡邏，向她喊道：

——別以為我會上你小賤人鬼計的當！準備好你的眼淚罷，我要殺那膽敢爬上你窗戶的混賬東西。

這話剛剛說完，海蘭就聽見她母親叩她的屋門。

海蘭急忙跑去開門，說她不明白門怎麼會鎖了的。她母親向她道：

——別騙我，我親愛的天使，你爹暴跳的說不定要殺你來；來跟我一塊兒藏到我的牀上；你要有什麼信件的話，交給我，我好藏起。

海蘭向她道：

——這是那捧花，信就藏在花兒裏頭。

母女剛一上牀，康皮萊阿里爵爺就進他太太屋子來了。他到府裏小教堂弄動所有的擺什回來。最叫海蘭吃驚的是，她父親，慘白的和個鬼一樣，慢悠悠地行動，好像一個打定了什麼主意的人。海蘭向自己道：『我活不了了！』

她父親氣的直哆嗦，然而假裝無動於心，走過他太太牀邊，向他女兒屋子一壁走，一壁道：

——有了孩子們我們就高興，有了孩子們我們就高興，可是到了孩子們不是兒子是女兒的時候，我們倒該眼裏哭出血來才對。老天爺！誰想的到我活了六十歲，自己沒有惹過一回是非，回頭她們不知自愛，却毀了我的名譽。

一邊說着這些話，他走進女兒屋子。

海蘭向她母親道：

——我毀了，那些信都在靠窗一個十字架座子底下。

她母親立即跳出牀，追上她丈夫；她開始同他胡吵瞎鬧，好把他氣個胡塗；她完全成功了。老頭子氣極了，砸壞他女兒屋子有的東西；但是母親趁他不防取走了信。一點鐘以後，康皮萊阿里爵爺回到他太太屋子隔壁他的屋子，全家靜了下來，母親向女

兒道：

——這是你的信，我不要唸牠們，你看見牠們給我們惹下多大的亂子！我要是你，我燒了牠們。再見，親親我。

海蘭回到她屋子，哭了起來；她覺得，自從聽了母親的話，她不再愛虔勒了。她準備焚燒他的信；但是，未燒之前，她禁不住再唸一遍。她唸了那麼多遍，直到太陽已經高高在天了，她終於決心遵從一個有益的勸告。

第二天是一個星期日，海蘭同她母親到教堂去；總算走運，她父親沒有尾隨她們。她在教堂遇見的第一個人，就是虔勒·布朗齊佛爾泰。瞥了他一眼，她就明白他沒有受傷。她快樂極了；夜晚的事變離她的記憶有一千哩遠。她先預備好了五六張短箋，寫在土（浸過水的）污了的舊紙屑上，掉在一座教堂的石地上，不至於啟疑的；這些信箋寫的全是同樣的警告：

「他們全發見了，除去他的名子。他別再在街上露面了；人家會常來這裏的。」

海蘭隨手掉下這樣一張破紙；她瞥了虔勒一眼，他過去檢起，不見了。一小時以後，回到家，她看見府邸的大樓梯上有一張破紙，和她早晨使用的一絲不差，不由她不注目。她拾了起來，她母親什麼也沒有看見；她在這上面看見：

「他必須去羅馬一趟，三天裏就回來了。十點鐘的時候，在大白天，在趕渠的日子，在鄉下人的叫囂之中，有人要歌唱的。」

海蘭覺得羅馬之行有點兒奇怪。「難道他怕我哥哥的槍彈嗎？」她向自己憂鬱道。愛情饒恕一切，除去隨便走開；因為這是最兇的折騰。不唯不能甜甜地夢想，全心用來權衡相愛的理由，生命反而興起酷虐的懷疑。布朗齊佛爾泰整整不在三天，海蘭向自己道：「然而，我真就相信他不愛我了嗎？」忽然一種瘋狂的愉悅替代了她的痛苦。第三天正午，她看見他在她父親府前的街心散步。他穿了一身新衣裳，差不多可以說做華麗了。他舉止的高貴，他面容的勇敢而又欣快的天真，從未有這樣神采奕奕；在亞巴奴，人也從未有像今天這樣愛談虔勒的貧窮。男子們，特別有些年輕人們，重複這兩個酷虐的字；婦人們，特別有些女孩子們，不斷誇他的風儀。

虔勒整天在城裏散步；他的貧窮罰了他幾個月的蟄伏，如今他像要一氣償補。猶如個個作愛的男子，虔勒新衣服下面藏好了像活。除去他的短劍和刺刀，他還穿上他的甲冑 *Braccio*（鐵絲編織的一種長背心，穿著極其不便，然而醫治得了意大利人一種可憐的心病，在如今這世紀他們還不斷地感到，我是說，怕在街頭拐彎的地方叫自己熟識的仇敵刺死。）這一天，虔勒希望瞥

見海蘭，而且他不大情願老是一個人在他孤寂的家裏待着。原因如下。辣魯切 *Manco*，他父親的一個老兵，隨他父親在各家私募的隊伍，最後在馬考·夏辣的隊伍，打了好些仗，其後他父親受了傷，辣魯切也就隨着隊長下野。布朗齊佛爾泰隊長有好些理由不在羅馬住家：他容易碰見他殺過的人們的兒子，甚至於在亞巴奴，他不高興完全承受官方的庇護。他不在城裏買租房子，偏要蓋一所房子，遠遠會見他的來客。他在亞布的廢墟尋見了一個可心的地址：不等大意的來客灼見，他就可以逃入森林。他的老友兼長官的法布瑞切·高勞納 *Fabrice Colonna* 親王統治着這座森林。布朗齊佛爾泰隊長不拿兒子的將來攔在心上。告休的時候，他才不過五十歲，但是一身傷口，他計算自己還能活個十年下去，於是蓋好房子，每年花銷他十分之一的財產（全是他大城小村，打家劫舍，積蓄下來的。）

他買了一座葡萄園（他兒子每年可以收到三十艾居的租金，）爲的答覆亞巴奴一個中產階級者惡意的取笑。有一天他正和人辯論本城的利害和榮譽，這位先生挖苦他，說隊長和他原來都是有錢的地主，够的上給亞巴奴的「元老」建議。隊長買下葡萄園，宣言他還要買些地產；隨後，在一個寂靜的地方，遇見惡意取笑的人，他一手槍送了他的性命。

這樣生活過了八年，隊長去世了；他的軍副辣魯切崇拜虞勒；不過，閒散一久，起了膩，他投入高勞納親王的隊伍。他時常來看「他兒子虞勒」（他爲他起的名子）；有一次，親王保持他白泰拉 *Patella* 城堡，不得不大舉迎戰，他帶虞勒和他在一起打仗。見他非常勇猛，他向他道：

——你簡直瘋了，簡直還是一個傻瓜，住在亞巴奴附近，甘心做一個窮人的窮人！我瞧，仗着你的本領，你父親的名義，你在我們中間很能成一名「响馬」 *soldat d'aventure*，因而升官發財。

這些話很叫虞勒難過；一個牧師教他唸的拉丁文，但是他父親，除去拉丁文，牧師說什麼全加以揶揄，所以他一點知識也沒有。另一方面，不見重於人，貧居獨處，他反而得到一種常識，獨具隻眼，會嚇倒了那些學者。例如，在愛海蘭之前不知道爲什麼，他崇拜戰爭，却厭惡搶掠，這在隊長他父親和辣魯切看來，好像是演完高貴的悲劇，來齣令人一笑的小戲而已。自愛海蘭以來，這種由孤寂的思維獲有的常識，變成了虞勒的苦難。這個靈魂，往日那樣任意而行，向誰也不敢請教他的疑問，充滿了熱情和痛苦。康皮萊阿里爵爺如若知道他是「响馬」，又有什麼不說的呢？趕明兒他責罵的更有根據了。虞勒在父親鐵櫃子裏尋見好些金項圈

和其他的珠玉，變賣了使用，但是等到來日花光了，他總以為當兵是條活路。康皮萊阿里爵爺的女兒，却也毫無顧忌，唯其在這時期，父親們可以隨意處置他們的產業，而康皮萊阿里爵爺很可以給他女兒遺留個一千艾居，不怕外人笑罵。另一個問題也深深佔有康皮萊阿里的想像：第一，從年輕的海關父親那裏把她搶來成親之後，安頓在什麼城鎮居住呢？第二，他，用什麼銀錢讓她過活？

康皮萊阿里爵爺的痛罵，好不叫康皮萊阿里難受，足有兩天，他心裏又氣又苦：他既不能決心殺了那可惡的老頭子，也不能決心留他活口。他整夜在哭，他終於決定和他人世唯一的朋友辣魯切商量；然而這位朋友瞭解他嗎？他尋遍全法焦拉林子，也找不見他，他最後走過外萊春 *Vellari*，來到去拿波里的路上，辣魯切統率了一隊人馬，在這裏埋伏；他帶了大隊弟兄，預備劫殺西班牙將軍雷磁·亞法勞 *Ruiz d'Avolos*。後者要由陸地到羅馬去，忘記往年當着許多人，他言語之間蔑視高勞納的响馬。起程之前，他的神甫正好提醒這樁小事，雷磁·亞法勞決定武裝一隻船，取海道到羅馬來。

辣魯切隊長一聽完康皮萊阿里的故事，向他道：

——給我細細描述一番康皮萊阿里爵爺的形貌，別叫亞巴奴良善的居民陪他胡言亂語一條性命。我們這兒的事，不管落空不落空，只要一完，你就奔羅馬，整天到各旅館，各公共地方，兜風去；你得別叫人疑惑因為你愛他女兒。

康皮萊阿里爵爺的老伴息怒，他不得不生氣了，最後向他道：

——你以為我要你的劍嗎？怎麼着，我也有把劍呀！我來是爲的要你出個主意。

辣魯切這樣結束他的訓話：

——你還年輕，你還沒有帶過傷，凌辱是公開的；然而一個人失掉榮譽，就是女流也看不起。

康皮萊阿里爵爺聽了這番話，心裏的意旨，辣魯切一定要留他攻打西班牙將軍的屬從，他不唯獲有榮譽，還要弄到些都布隆的。不管他怎麼勸導，康皮萊阿里一個人回到他的小屋子，也就在他的屋子裏，在康皮萊阿里爵爺放他一槍的前一天，他招待

● 外萊春，在亞巴奴的東南。

● 都布隆，西班牙的金幣。

辣魯切和他的連長，新近從外萊春附近回來的。辣魯切用力打開他長官布朗齊佛爾泰隊長的小鐵櫃，從前裏面鎖着些金項圈和其他的珠玉，當時剛遠征回來，他覺得還不到變賣的時光。辣魯切在裏面尋見兩個艾居。他向虞勒道：

——我勸你做和尚去，你有的是和尚的道行：愛窮，眼前就是例；忍辱，你白叫亞巴奴關人在大街上糟塌你一頓；你現在缺的只有虛僞和鬻養了。

辣魯切硬往小鐵櫃裏擡了五十都布隆。他向虞勒道：

——我向你發誓，從現時算起一個月，康皮萊阿里爵爺要不下葬，依照他的富貴，承受盛大的殯儀，我手邊的連長會帶三十個人來，拆毀你的小屋子，燒掉你的竊木器。布朗齊佛爾泰隊長兒子不應該藉口愛情，叫世人笑話。

康皮萊阿里爵爺父子放那兩槍的時候，辣魯切和他的連長正在石陽臺下面防候，虞勒用了絕大的力量攔阻他們去殺法畢奧，或者綁他一票。我們前面說過，這位先生走過花園，大意出來。辣魯切不動手的理由是一個年輕人也許來日出頭，成爲有用之材，所以不應殺死，至於一個老朽，犯罪比他還重，也只有入土好些。

這事的第二天，辣魯切進了森林，虞勒去了羅馬。他拿辣魯切留給他的都布隆，歡歡喜喜買了一身華麗的衣服，但是這種欣悅，立即毀在另一個念頭上。他向自己道：『海蘭應理知道我是幹什麼的。』這種想法在他的時代，要算很格別了，同時也正證明他來日的飛黃騰達。任何和他同年同代的人，壹心壹意也就在享受愛情，劫走海蘭，絕不會顧到她半年之後的生活，更不用提她對於他的意見。

回到亞巴奴，他穿上羅馬帶來的華麗的衣服，逢人顯揚，就是當天下午，他的朋友老司考蒂 *Scott* 告訴他，法畢奧騎馬出了城，到三哩遠近的地方去，靠近海邊的平原，他父親有塊地畝。過後，他看見康皮萊阿里爵爺，伴着兩個牧師，走在綠橡樹的美麗的林徑。這些橡樹圍滿了火山口，往裏就是亞巴奴湖水。十分鐘之後，一個老婦人斗起膽，藉口賣好果子，撞進康皮萊阿里府邸；她頭一個遇見的就是小丫環馬瑞耶姐 *Maria*，她小姐海蘭的身邊親信。接到一捧好花，海蘭羞的一直紅到了眼白，花捧掩藏的信箋長的不得了，虞勒叙述放槍之夜以來他所有的感受；然而由於一種奇怪的羞澀別的和同代的年輕人會引以爲傲的，他却不敢承認，例如：他是一個著名的响馬隊長的兒子，而他自己勇於作戰，出手也不止一次了。他總相信聽見老康皮萊阿里的見解。

我們必須知道，十五世紀的少女，接近共和國的常識，尊敬一個男子，絕不由於他父親發財或者有爲，全看他自己有沒有能耐。然而也只是民間的少女才這樣想。富貴階級的少女害怕強盜，而且，原來也就應該極其敬重富貴。虞勒結束他的信道：『在我外表尷尬的時際，從前你所尊敬的一個人當面辱罵我，我不知道我從羅馬穿來的合身的衣服能否令你忘掉他的譏笑。我可以雪恥的，我應該雪恥的，我的榮譽要我雪恥，我沒有那樣做，怕的是我的報復會叫我崇拜的一雙眼睛流淚。這可以幫你證明，一個人可以赤貧，同時可以有高貴的情感；除非我倒了楣，你如今還懷疑我。再說，我有一個可怕的秘密向你宣洩；向任何別的婦女講，我不會感到一絲困難，然而我不知道爲什麼，一想起告訴你，我就哆嗦。這會馬上毀掉你對於我的愛情，隨你怎樣否認，我全不會滿足。我要在你眼裏讀出招供的效果。最近，總有一天夜晚，我要在府邸的後園看見你。這一天，法畢奧和令尊全要不在家；只要我一弄準了他們不在家，別瞧他們看不起一個襤褸的可憐的年輕人，他們也打不斷我們一點鐘或者三刻鐘的談話。只要我一弄準了他們不在家，就有了一個人來在尊府的窗戶下面，哄本地小孩子們來看一隻養馴了的狐狸。稍後，「敬禮瑪麗亞」Ave Maria的禱鐘一響，你就聽見遠遠一聲槍響；這時你就攏近你花園的牆，你要不是一個人，你就歌唱。只要一靜下來，你的奴才就哆哆嗦嗦來在你的腳前，向你說些令你畏怖的事體。我等着我這可怕的一天；在這時期，我不再半夜冒險向你獻花了。然而夜裏兩點鐘的時光，我會唱着歌走過來的，或許，站在大石陽臺上，你從花園早就摘好一朵花，順手丟下來。這或許是你賞給不幸的虞勒最後的恩情。』

三天之後，海蘭的父兄，騎着馬，去看他們海邊的田地；他們應當在日落之前不久出發，好在夜裏兩點鐘左右到家。然而，臨回家上路時候，不單他們的兩匹馬不見了，田莊的馬匹全不見了。賊人膽大已極，他們好不吃驚，四下尋找他們的馬匹，直到第二天，在海邊的老樹林子才尋到。康皮萊阿里父子，沒有法子，只好坐了一輛鄉下的牛車，回到亞巴奴。

這一晚，虞勒來在海蘭的膝前，差不多已經黑黑的了，這位可憐的小姐十分歡迎這種黑暗；她第一次來在她心愛的男子之前，雖說非常清楚他，却始終沒有和他談過話。

不過她有了一點勇氣，看見虞勒比她還蒼白，還哆嗦的利害。他跪在她面前，向她道：『說實話，我一時不能言語。』有一陣子他們似乎極其快樂；他們互相看着，說不出一句話，好像兩座頗有表情的不動的石像。虞勒跪着，握住海蘭一隻手；她垂下頭，用心

端相他。

虞勒清楚，依照羅馬的荒唐少年他朋友們的勸告，他應理有所作爲。不過他厭惡這種念頭。他沉醉於愛情所給的最劇烈的幸福，但是一個念頭喚醒了：他時間飛的很快；康皮萊阿里父子行將走近他們的府邸。他明白像他這樣一個有善良的靈魂，不會尋見持久的幸福，除非向他情婦供出可怕的實情。就他羅馬的朋友們看來，這却要算最大的失計了。他最後向海蘭道：

——我告訴你我有話講，或許我不應該這樣做。

虞勒變的蒼白極了；好像氣要斷了，他努力接下去道：

——或許我要看見我一生希望所鍾的情感消失。你以爲我窮；這還不够；我是強盜，強盜的兒子。

海蘭，一個闊人的小姐，素日不免階級的成見，聽見這話，覺的她要難受過去；她怕自己倒下去。她想到：『可憐的虞勒該多難過！他以爲我看不起他。』他跪在她面前。唯恐倒下去，她扶住他，過了一刻，好像失掉知覺，她倒進他的胳膊。我們可以看出來，十六世紀的人喜歡把愛情故事說個一絲不走。正因爲理智不來評判這類故事，只有想像在感覺，讀者的熱情自然化入主角們的熱情。我們依據的兩種抄本，特別是翡冷翠方言獨有的一些句法，把此後所有的幽會敘的極其詳細。危險奪去那年輕女孩子的懊悔。有時也真危險萬分；但是這更加燃起他們兩顆心來，所有來自愛情的感覺，對於他們全是幸福。好幾次法畢奧和他父親眼看要捉住他們。父子二人氣極了，以爲他們膽敢攪怒；外面傳說虞勒是海蘭的情人，但是他們什麼也沒有看見。法畢奧，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以他的門第爲傲，向他父親提議殺掉虞勒。他向他道：

——只要他活在人間，我妹妹的日子就免不了大險。誰敢說，到了必要時節，爲了我們的榮譽，我們的手不會在這執拗東西（海蘭）的血裏？她已經膽大的無法無天，居然不否認她的愛情；你看見她的，你數說她，她只是鬱住氣不答理；好啦！不答理就判定了虞勒·布朗齊佛爾泰的死刑！

康皮萊阿里爵爺答道：

——想想他父親是誰。自然哪，我們到羅馬住半年不算什麼，在這期間，布朗齊佛爾泰失了踪跡。可是誰敢說，他父親，別瞧犯罪重重，又勇猛，又慷慨，慷慨的甚至於他有好幾個兵發了財，自己窮着，誰敢說他父親如今沒有朋友，說不定是孟泰·馬瑞亞奴

公爵的隊伍，說不定是高勞納的隊伍。高勞納的隊伍有時就在法焦拉林子裏頭，離我們也就是半哩光景。這樣一來，我們全得叫人殺掉，你，我，或許你不幸的母親也得牽連上。

父子這些話，時常說起，不全瞞着海蘭母親，維克杜塞·賈辣法。她傷心透了。法畢奧和他父親商量的結果是，亞巴奴流行的匪言匪語，他們的榮譽不便聽其長久下去。年輕的布朗齊佛爾泰，一天比一天無禮，如今穿了一身華麗的衣服，簡直小人得意，在公共場所不和法畢奧，就和康皮萊阿里爵爺自己攀談起來。既然暗殺他不相宜，就得選行下面二者之一，或者甚至於二者：全家回到羅馬居住，把海蘭重新送回賈司陶的拜訪寺院，一直停到他們爲她尋下適當的婆家。

海蘭從來沒有對她母親供出她的愛情：母女極其相愛，她們總在一起過活，然而對於這樁事，却一字不提，雖說二人同樣關懷。所以母親告訴女兒，全家打算移到羅馬居住，甚至於或許送她回到賈司陶寺院過幾年，還是第一次語言出賣了她們幾乎無二的思想。

這次談話，却要算維克杜塞·賈辣法不小心了，可以見諒的是她發瘋地鍾愛她的女兒。海蘭，醉心愛情，想要向她情人證明，她不以他的貧窮爲羞，她無限度地信任他。翡冷翠的作者呼喊道：『誰能相信？』那麼多與死爲鄰的冒險的幽會，在花園，甚至於有一兩次在她自己的屋子，海蘭會玉潔無瑕心地貞堅，她向她情人提議，半夜由花園走出府邸，下半夜消磨在他建於亞布廢城之上的小屋子，離這裏有四分之一哩遠近。他們裝扮做聖福朗絲瓦 *Saint Francis* 教派的僧侶。海蘭有個修長的身材，這樣一打扮，彷彿一個十八歲或者二十歲的年輕的戒僧。叫人不相信，足見天意的是，在窄小的石徑，如今還繞過方濟僧院的外牆，威勒和他情婦，扮做僧侶，遇見康皮萊阿里爵爺和他兒子法畢奧。他們從湖邊近處一個叫做甘道否 *Gandolfo* 的鎮堡回來，前面走着，一個侍童打着一枝燃了的火把，後面隨着四個武裝好了的僕人。石徑有八尺寬，康皮萊阿里父亲和他們的僕人閃在兩旁，讓這兩個情人過去。這時要叫認了出來，海蘭該多走運！她父兄也許一手槍打死她，她的痛苦也不過一刻工夫。然而上天却要另

一個作法 (*superis aliter visum*)。

『關於這次不意之逢，有人還添了點兒細目，而康皮萊阿里夫人，壽命綿長，差不多活了一百歲，有時還在羅馬，當着些嚴重的人物講述，這些人物也够老的了，擋不住我好奇窺究，左一問，右一問，問的他們不得不爲我再說一遍。

「法畢奧·康皮萊阿里，一個充滿了高傲勇敢的青年，注意到最老的僧侶走過他們，不致敬他們父子，於是喊道：

「——這混賬和尚倒傲氣！老天爺知道，在這時光，走出寺院，他和他的伴侶幹些什麼！我不知道有什麼攔着我摘掉他們的僧帽；我們倒該看看他們的面孔。」

「一聽這話，虔勒抓牢他僧袍下面的短劍，過來站在法畢奧和海蘭中間。這時他離法畢奧不過一尺距離；然而上天却要另一個作法，以一種神蹟接住這兩個年輕人的怒火，惜乎不久他們還得逆逢。」

其後當局控謝海蘭·康皮萊阿里，有人還把這次宵行警做敗德的一個證明。實際這是一顆年輕的癡迷的心，為一種瘋狂的愛情所燃而已，心却是玉潔無瑕的。

三

我們必須知道，奧西尼 Orini 一姓是高勞納一姓永久的仇敵，當時在羅馬鄰近的村莊具有絕大的勢力；不久以前他們利用政府的法庭，把一個生於白泰拉叫做巴達薩·邦狄尼 Baltazar Bandini 的富農判決死刑。他們指控邦狄尼的種種罪名，寫在這裏未免太長了；今日看來，大半全抵觸條例，但是在一五五九年，却不就看的那樣嚴重。邦狄尼下在奧西尼管轄的一座堡子，離亞巴奴六哩遠，在法孟陶迺 Valmonthone 那邊的山中。羅馬的弓手隊長，一夜帶了一百五十名弓手上路；他來提取邦狄尼，解往羅馬的陶第奴納 Tordinona 監獄；因為邦狄尼不服判決，在羅馬上了訴。但是，我們先前說過，他是白泰拉生人，白泰拉是高勞納管轄的堡壘；法布瑞切·高勞納趕巧正在白泰拉，所以邦狄尼的女人當眾見他道：

——你就聽你一個忠心的奴僕死去嗎？

高勞納回答道：

——皇天在上，我自來尊奉我主教皇法庭的裁判！

他的兵士不久就接到命令，同時他吩咐所有他的黨徒準備。集合的地點指定法孟陶迺。這是一個建在不高的山頂的小城，堡壘是一面不繼的絕崖，差不多垂直有六丈到八丈的高度。就是在這教皇治下的小城，奧西尼的黨徒和政府的弓手，得以起解

邦狄尼。在當道最熱心的黨徒之中，有康皮萊阿里爵爺和他兒子法畢奧，而且他們和奧西尼有點兒姻親。正相反，虔勒·布朗齊佛爾泰和他父親，自來就依附高勞納。

有些事，高勞納不便公然動作，他們便採取一種極其簡單的預防：羅馬大多數的富農，今猶如昔，分入各種懺悔者的會社。懺悔者出外的時候，頭上全頂着一塊布，遮住臉，只有當着眼睛挖成兩個窟窿。高勞納不算承認其樁事的時候，就請他的黨徒穿着懺悔者的衣服來集合。

半月以來，起解邦狄尼變成了全境的新聞。經過長期的準備，這指定在一個星期日。這一天，清晨兩點鐘，法孟陶適的縣長就差人打起法焦拉森林所有村莊的警鐘。只見成羣的農民走出各村。（中世紀共和邦的風俗，在農民心裏保存下許多勇氣，當時誰想得到所要的東西，就去打架，到了我們如今，沒有一個人會動彈的。）

這一天有一樁事很特別武裝的農民一小隊一小隊走出各村，但是越進森林，人數倒越見減少；高勞納的黨徒趨向法布瑞切指定的集合地點。他們的首領似乎以為這一天不會交鋒的，早晨他們接到命令，散布這個謠言。法布瑞切率領他本黨的精兵，騎着他廐房半野性的小馬，巡邏森林。他檢閱各隊的農民；但是他不同他們交談，一切語言全可以壞事。法布瑞切是一個瘦高的人，具有不可置信的敏捷和力量。雖說剛剛四十五歲，他的鬚髮都雪白，極其有礙他的心意；有些場合他不願意被人看破，是一看他的鬚髮，人家就認準了他。農民一見到他，就喊：「高勞納萬歲！」然後戴好他們的布僧帽。親王自己胸前也有一頂僧帽，一灼見敵人，就好順手戴上。

敵人來的並不算晚：太陽剛一升起，就見奧西尼同黨有一千人左右，從法孟陶那邊走進森林，雖法布瑞切、高勞納的農民（他叫他們匍匐在地面上）有三百步光景。等奧西尼前棧落後的人馬全進來幾分鐘之後，親王指揮他的黨徒行動：他們決定在押解邦狄尼的軍隊走進森林一刻鐘之後進攻。在這地帶，森林裏散着好些十五尺或二十尺高的石塊，這是火山噴出來的，頗有年代的石塊，上面長了些可人的栗子樹，差不多整個翼蔽住天日。這些石塊，多少經過時間的打擊，把地弄的極其坎坷不平，爲了免去大路上無數而且無用的奔上奔下，石塊也就挖空了，特別是大路，時常比森林低個三四尺。

法布瑞切擬定進攻的地方，是林中一塊草地，路正好經過牠的一端，拐進樹林。這個地方，介乎樹幹之間，充滿了荊棘和灌木，

簡直無從窺探。在樹林中間路的兩旁，約有百步光景，法布瑞切安置下他的騎兵。一看親王的手勢，每一個農民戴好僧帽，在一棵栗子樹後拿好槍站定；親王的兵士藏在離路最近的樹後。農民奉到確切的命令，只准在兵士放槍之後動手；而兵士動手，必須離人相距二十步的時際。路在這地方低了三尺，而且窄的利害，有些樹枝子整個遮住了法布瑞切。他急忙叫人砍了二十來株。辣魯切隊長帶了五百人，隨在先行隊伍後面；他奉到命令，聽見槍聲從橫斷道路的亂堆發出，才准進攻。看見他的兵士和黨徒各自閃在樹後，決心作戰，法布瑞切、高勞納帶着他手下的騎兵，快跑下去。有人看見處勒·布朗齊佛爾泰也在他的騎兵隊裏。親王選了大路右手的一條小徑，離大路最遠的空地的一角。

親王走了不到幾分鐘，就見法孟陶迺大路上，遠遠來了一大隊騎馬的人，正是弓手和他們的隊長，和奧西尼所有的騎士，押解邦狄尼而來。巴達薩·邦狄尼在他們中間，周圍是四個紅衣劊子手；後者奉到命令，只要看見高勞納的黨徒快要救走邦狄尼，就執行初審的判決，把他弄死。

高勞納的騎士不等馳到離大路最遠的草地的外角，他就聽見埋伏在大路上亂堆後的自家人的槍響。他立即命令騎士疾馳而下，奔向圍住邦狄尼的四個紅衣劊子手。

這樁小事也就支持了三刻鐘，我們勿需照樣演述；總之，奧西尼的黨徒，出乎不意，嚇的四散而逃；但是在先鋒隊裏，勇敢的辣魯切隊長叫人殺掉，布朗齊佛爾泰來日因此走了乖運。他不過揮了幾下劍，拚命殺向紅衣劊子手，他就迎頭遇見法畢奧·康皮萊阿里。

騎着一匹烈火似的馬，穿着一件鍍金的甲冑，法畢奧喊道：

這些藏起臉的究竟是什麼人？用劍割斷他們的面具；瞧我給你們割個樣子看！

差不多就在同時，處勒·布朗齊佛爾泰額頭橫受了他一劍。這一劍來的狡詰極了，他的蓋臉布掉下來，同時傷口雖說不重，血却濺瞎了眼。處勒把馬打開，好有時間呼吸措險。無論如何，他絕不和海蘭的哥哥打仗；他的馬離開法畢奧，已經有四步遠，就見當胸猛地來了一劍，幸而穿着甲冑，沒有戳進，不過也足叫他一時喘不上氣來。差不多就在同時，他耳邊聽見人喊道：

渾賬東西，我認識你！你就是這樣掙到錢，換掉你的破爛衣裳！

虞勒受不住了，忘掉他先前的決心，奔向法畢奧，喊道：

——倒楣東西，你這是自取其禍！

兩下劍相交了幾個回合，覆蓋他們甲冑的外衣，便紛紛掉了下來。法畢奧的甲冑是鍍金的，華麗的，虞勒的甲冑却再平常不過了。法畢奧向他喊道：

——你從什麼陰溝拾來的這身甲冑？

同時，虞勒半分鐘以來尋找的機會，終於尋到了：法畢奧優麗的甲冑，並不十分束緊頸項，虞勒照準他有點兒裸露的頸項給了一劍。虞勒的劍刺進法畢奧的咽喉，有五寸深，只見湧出一大股的血水。虞勒喊道：

——無禮的東西！

於是他加鞭奔向紅衣劊子手，有兩名還離他一百步遠。他攏到他們身邊，第三名倒了；然而，等他靠近第四名劊子手，後者一看有十來名武士圍住自己，就近一手槍，放倒不幸的巴達薩·邦狄尼。布朗齊佛爾泰喊道：

——我親愛的先生們，我們這兒沒有得活做了！那些弓手四處逃走，我們不如追了這羣混賬東西的命。

大家隨他追下去。

半點鐘以後，虞勒回到法布瑞切·高勞納身邊，這位老爺平生還是第一次和他講話。虞勒看見他正在暴怒；這次大獲全勝，都是他調度有方所致，所以他還以為他大喜發狂；唯其奧西尼那面有三千人，而這次，法布瑞切只聚合了一千五百人。親王向虞勒喊叫道：

——我們損失了我們勇敢的朋友辣魯切！我自己方才摸過他的身子，已經癱冷了。可憐的巴達薩·邦狄尼受了致命的傷。所以，實際講來，我們並沒有成功。不過勇敢的辣魯切隊長並不孤獨，有好些人陪伴他去見蒲路東。Pulchre ● 我下令把所有的混賬伴虜，掛在樹枝子上。

於是他高聲喝道：

——照我的話幹，各位！

他重新馳向先鋒隊作戰的地方。虞勒差不多是辣魯切一隊人的副統領；他隨着親王，來到這勇敢的戰士的屍身一旁，第二次下馬握住辣魯切的手。屍身四圍圍有五十多具敵人的屍身。虞勒也下了馬，握住死者的手，哭了起來。親王向虞勒道：

——你還很年輕，不過我看你一身的水，你父親是一個勇敢的戰士，在高勞納一姓作事，受過二十多傷口。你就統率辣魯切殘餘的弟兄好了，把他的屍身運到白泰拉我們的教堂，留神路上你也許遭人襲擊。

虞勒沒有遭人襲擊，但是他一劍斃死他的一個兵士，後者對他講，他太年輕，不配統率。別瞧不小心，他倒成了功，唯其虞勒還是一身法畢奧的血水。沿路他看見樹上掛着縊死了的敵人。這種醜惡的景象，加上辣魯切的死亡，特別是法畢奧的死亡，差不多逼瘋了他。他唯一的希望是人家不知道打勝法畢奧的人的姓名。

我們略過軍事的節目。戰事之後，過了三天，他得以回到亞巴奴休息幾小時；他告訴朋友們，他在羅馬忽然發起燒來，不得不在牀上躺一整星期。

然而處處他受到人們格外的尊敬；城裏最有地位的人士，先來問候他；有些不謹慎的人們，甚至於稱他「隊長大人」。他有好幾次走過康皮萊阿里府邸，只見嚴嚴地關住，想要同人訂聽，新隊長却又非常怯懦，直到中午，遇見司考蒂，時常厚待他的老頭子，他才得到機會問道：

——康皮萊阿里一家人到底那兒去了？我看見他們府門關着。

司考蒂忽然憂鬱上來，回答道：

——我的朋友，這一姓你再也不應說出口才對。你的朋友們全相信是他和你尋覓，他們會逢人解說的；不過，他是你婚姻主要的障礙，他一死，就剩下一個愛你的妹妹，承襲偌大的財產。你擋不住人家說你閒話。而且人家還可以說，她愛你愛到夜晚親自過訪你亞布的小屋子。別瞧胡說八道，還真有人信。所以就有人關心你，說你們在齊安皮 (Champi) (我們方才描寫的戰地的名子) 不幸之戰以前就是夫婦了。

老頭子停住了，因為他看見虞勒流起淚來。虞勒道：

——我們到店裏說話去。

司考蒂隨着他；他們要了一間屋子把門鎖住，然後虞勒請求老頭子給他從頭到尾講一下這一星期的經過。這段故事說了許久才完。

——我看出你沒有事先存心那樣做，要不你也不會流眼淚的；但是法畢奧之死，不管怎麼樣，對你總是不利的。海蘭不得不向她母親宣布，你好久就是她丈夫了。

虞勒不作聲；老頭子把這誇做慎重。虞勒墜入深深的夢想，他問自己，海蘭激於哥哥的去世，是否考慮到她特殊的地位；想起往日他們的行爲，他很後悔。隨後，老頭子禁不住他問，向他照實說起作戰那一天亞巴奴所有發生的事故。早晨六點半鐘，法畢奧叫人殺掉，離亞巴奴才六哩多，太不可置信了！從九點鐘起，大家就開始談論他的遇害。臨到正午，老康皮萊 阿里流着淚，扶住他的僕人，到方濟僧院去。過了不久，三個長老，騎着康皮萊 阿里最良的馬匹，隨着許多僕人，奔向齊安皮村子，靠近這裏打的仗。老康皮萊 阿里一定要隨了去；但是大家勸開了他，理由是法布瑞切·高勞納大發雷霆（大家不很知道爲了什麼緣故）要是把他捉去，絕不會好臉看待他。

晚晌，將近半夜，法焦拉森林好像失了火；原來亞巴奴所有的僧侶和所有的窮人，每人拿着一枝點起來的大蠟燭，前往迎接年輕法畢奧的屍身。

老頭子好像怕人聽見，放低聲音道：

——我不瞞你，往法孟陶 迺和齊安皮的路……

虞勒道：

——怎麼樣？

——怎麼樣，這條路經過你的屋子，大家講，法畢奧的屍身運到這裏，他頸項可怕的傷口湧出血來。
虞勒站起叫道：

——多可怕！

老頭子道：

——安靜些，我的朋友，你明白，你全該知道。現在我不妨給你講，你在這裏露面，如今似乎顯的早了點兒。要是你高興聽我的勸告，我敢說，隊長，從現時起一個月，你不宜於在亞巴奴露面。我更勿需警告你，你不要粗心大意奔羅馬去。大家還不知道教皇對高勞納一方採取什麼態度；大家以為他憑信法布瑞切的宣言。法布瑞切說他還是聽衆人講起，才知道齊安皮有打仗的一回事。但是羅馬市長是奧西尼一姓的人，氣透了，急於縊死法布瑞切手下的一兩名勇士，好在他不能提出理由抗辯，因為他起誓沒有參預戰爭。我更要警告你的，那怕你不問我，我也得斗膽給你一個軍事上的勸告：亞巴奴人全愛你，要不你也不會平安的。試想想，你在城裏散了好幾點鐘步，就許奧西尼有一個黨徒自以為你蔑視人，或者至少打算利用時機，發一筆橫財。老康皮萊阿里重複了上千回，他把他最好的田地送給殺了你的人。你屋裏的兵士，你應該叫幾個跟你到亞巴奴來。

——我屋裏就沒有兵士。

——這樣的話，隊長，你簡直瘋了。這家店有一個園子，我們從園子出去，從葡萄地裏溜掉。我伴着你；我老了，也沒有武器；不過碰見不存好心的人們，我可以同他們說話，至少替你多爭點兒時候。

虞勒簡直心碎了。我們敢說他瘋狂到怎樣一個地步嗎？他一聽說康皮萊阿里府邸關住，全家人去了羅馬，他就計劃重看那花園一趟，往日海蘭和他在這裏曾經不時會晤來着。他甚至於希望重看一下她的屋子，往日她母親只要一不在家，她就在屋裏見他。她如今一定生了他的氣，為的自堅其心，他也需要看一下那些地方，往日他在這些地方看見她待他那樣多情。

布朗齊佛爾泰和慷慨的老頭子穿過葡萄地的小徑，向湖那面走上去，一路並沒有遇見什麼意外。

虞勒讓他重新敘述一遍年輕法畢奧的殯葬的詳情。好些牧師伴着這勇敢的青年的屍身，送到羅馬，埋在賈尼庫 *Janicule* 山頂，聖奧魯福 *Saint-Onuphre* 寺院，他家族的小教堂。事情最格別的是，在入土的前一天，有人看見海蘭父親把她重新領進賈尼庫的拜訪寺院；這證實了外面的謠言，以為她私下和响馬結了婚，响馬不幸又殺了她哥哥。

行近屋子的時候，虞勒看見他手下的連長和四個兵士；他們告訴他，他們的舊隊長走出林子，身邊總有幾個弟兄跟隨。親王

說了好些回，要是有誰不小心，叫人殺了，必須先行辭職，免的他大動干戈，爲死者報仇。

虞勒·布朗齊佛爾泰明白這些見解的正確，以前他完全不理會的。他以爲，猶如兒童似的民族，戰爭只在勇猛相打。他馬上就服從親王的意旨；他移出時間，吻一下那好老頭子，好意把他伴到他的家門。

然而過不了幾天，鬱成了半瘋，虞勒重新回來看一眼康皮萊阿里府邸。天一黑，他還有他三個兵士，打扮做拿波里商人，走進亞巴奴。他一個人走進司考蒂的家；他聽到海蘭始終貶在賈司陶的寺院。她父親以爲她嫁給他所謂的他兒子的兇手，發誓不再和她相見。別聽他把她送回寺院，他就沒有看她一眼。正相反，她母親的恩情却加倍了；她時常離開羅馬，和她女兒過上一兩天。

四

當晚虞勒回到森林裏面他隊伍駐札的營盤，向自己道：『我要不給海蘭解說一番，臨了她會以爲我是一個兇手的，上帝知道人家向她怎樣描說這不幸的戰爭！』

來到親王的白泰拉砦堡聽訓，他請求准其前往賈司陶。高勞納皺緊眉頭道：

——前次的衝突和聖上還沒有安排好。你應該知道，我已經宣布了事實，就是，我全然不知情，我知道新聞，還只是第二天，在這裏，我白泰拉的堡子。我相信聖上臨了會信從這忠實的敘述的。但是奧西尼很有勢力，但是人人全說，你參加這次搶劫，還很出風頭來的。奧西尼竟然說，有好幾個俘虜全吊在樹枝子上。你知道這話多栽誣好人；不過人得預先想到報復。

年輕隊長的天真的視線，透出深沉的驚異，很讓親王好笑。看他這樣天真，他覺得必須再往清楚解說一番。他繼續道：

——你用你的勇猛使的全意大利知曉布朗齊佛爾泰的名子，我不是看不出來。我希望你對我這一姓忠實，猶如你父親，我視同手足，我想在你身上報答。這就是我行軍的命令。凡有關我和我的兵士的，一句真話也不要講。如若到了你非說話不可的時際，你看撒謊沒有一點用處，你就隨便瞎扯好了，但是一點點真情也不要出口，好像一出口就要大遭上天譴責。你明白，這和別的報告湊在一起，可以妨害我的計劃的。我也知道，在賈司陶，拜訪寺院裏你有一個小情人；你要是在這小城遊上半個月，奧西尼在

這裏不會沒有朋友，甚至於奸細的。你到我管家那兒去一趙，他會送你二百金洋的。我對於你父親的友誼（親王笑着道）直叫我多想幫你出些主意，好去完成你這愛情而軍事的舉動。你跟你三個弟兄扮做買賣人；你有一個同伴，總是喝的醉薰薰的，替司陶所有的流氓出酒錢，鬧的你老要跟他生氣……（親王換了聲調道）再說，要是奧西尼捉住了你，判成死刑，你可千萬不要招出真姓名，更不要招出你是我手下的人。你得走遍所有的小城，總從這邊城門進來那邊城門出去，我這樣勸你也許不需要，不過對你總會有用的。

親王平常嚴重的不得了，今天給了這些仁慈的勸告，十分感動處勒。看見年輕人眼裏轉着淚水，起初親王微笑着；隨後他的聲音却也變了。他手指上戴了許多戒指，他取下一個來；處勒一壁接受戒指，一壁吻着這隻完成無數大事的名手。年輕人熱狂地喊道：

——我父親從來對我也沒有說過這麼多的話！

過了兩天，天才破曉以前，他走進賈司陶小城的圍牆；五個兵士隨着他，和他一樣打扮；兩個人走在一邊，好像不認識他，也不認識那三個人。在沒有進城以前，處勒就灼見拜訪寺院，圍着黑牆的大建築，彷彿一座堡壘。他跑向教堂；教堂華麗極了。那些女修士，全是貴族，有大半屬於富裕的家庭，不免自負，彼此爭着裝璜這座教堂，寺院唯一公開的部份。習慣是，拜訪寺院的保護人紅衣主教呈上一張名單，上邊有三個貴婦人的名子，聽憑教皇選派一個做女住持，於是被選派的女住持，傾其所有，獻上一件禮品，好叫自己名子傳之不朽。凡是禮品不如前任女住持的禮品名貴的，她和她的家庭全要受人奚落。

處勒侈侈搬搬走進這座莊嚴的建築，鍍金和大理石交相成輝。說實話，他一點沒有想到大理石和鍍金；他覺得自己就在海蘭目光之下。有人和他講，大神壇值八十多萬佛郎；但是他的視線，捨開大神壇的珠寶，一直看向一個鍍金的柵欄，高約四丈，有兩根大理石的方柱隔成三間。這座柵欄，大的怪怕人的，正好立在大神壇後面，把女修士的樂堂和公之信徒的教堂分開。

處勒向自己道，在這鍍金的柵欄後面，每逢大典，女修士和寄宿的女生就全來了。在教堂的內部，白天無論何時，女修士或者女生只要一想祈禱便可以來的，也就是這種人人知悉的情況，做成那可憐的愛人的希望。

一塊大的黑幔子掛在柵欄的內面，也是真的；不過處勒心想，「這塊幔子絕擋不住女生往公衆的教堂瞭望，因為我，離柵欄

還有些距離，隔著幔子，我清清楚楚灼見照亮樂堂的窗戶，甚至於我辨識得出窗戶建築最小的關節。」這金漆輝煌的柵欄，每一根立柱頂端全有一個細尖，指向列席的人們。

盧勒選了一個十分顯眼的位置在最光亮的地方，正對着柵欄的左半；就在這裏，他整日諦聽彌撒。看見四圍全是鄉下人，他希望隔着柵欄內面懸掛的黑幔子，他被人注意到。有生第一次，這老誠的年輕人尋求效果；他的衣着全很講究；出入教堂的時候，他大量地施捨。和寺院有點兒關係的工人和小供奉，他和他的弟兄們盡量討他們歡喜。直到第三天，他這才有望遞給海蘭一封信。他吩咐他的弟兄們，限定那兩個給寺院購置零用物品的道婆，其中一個和一個小買賣人有曖昧。盧勒的一個兵士，曾經當過僧侶，弄到買賣人的友誼，應下每次給他一塊金洋，如若他肯把信交給女生海蘭·康皮萊阿里。

一看講妥的第一封信，買賣人道：

「什麼！一封給『強盜女人』的信！」

海蘭到賈司陶不到十五天，這個綽號却已經成立了；對於這喜好一切正確的詳情的民族，凡引動想像的傳說，全流行的極其迅速！

小買賣人接着道：

「管牠哪，好在她是結了婚的！我們的貴婦人，有多少沒有這種藉口，不僅止收外面的信，簡直還收別的东西。」

在這第一封信裏，盧勒詳細地敘述法墨奧死的那不幸的一天的種種經過：『你恨我嗎？』他臨尾道。

海蘭回覆了一行，說她誰也不恨，她要用她殘餘的歲月設法忘記那致她兄長於死的人。

盧勒趕忙答覆；當時流行的一種精神，摸擬伯拉圖詛咒命運，他採用了之後繼續道：

「那麼你想忘記聖經裏上帝留給我們的話嗎？上帝說：婦人離開她的家庭和她的父母，隨她丈夫走。你敢說你不是我女人嗎？想想在聖彼得的那一夜，賈維峯後已然透出黎明了，你跪在我前面；我很願意答應你；只要我願意，你就是我的；你不能抵抗當時你對於我的愛情。忽然我覺得，（我已經和你講了好幾回，）我好早就把我的生命獻給你，把人世我所視為最親愛的都獻給你，你可以回答我，（雖然你從沒有回答我，）所有這些犧牲，缺乏任何外在的徵記，僅僅屬於想像的世界。一個我視為酷虐然而

實際上正確的念頭啟悟了我。我心想，把我所能夢想的最大的幸福如今爲你犧牲掉，我不可白白放過我這機會。你已經在我胳膊裏，想想，還沒有保護；便是你的嘴都不敢拒絕。就在這時候，早晨「敬禮瑪麗亞」的鐘聲在賈維峯的寺院響了起來。由於一種莫測的神機，這聲音一直傳到我們耳邊。你向我道：「看在聖母面上，貞潔之母的面上，犧牲你這次好了。」我已經有一刻想到這最上的犧牲，這唯一現實的犧牲，我可以有機會爲你做的。你同樣想到這裏，我未嘗不覺得格別。遠遠的「敬禮瑪麗亞」的聲音感動了我，我承認：我允了你的應求。爲了你，這犧牲還不算完全；我相信把我們未來的結合，交在聖母庇佑之下；當時我心想障礙不會從你（負心的女子）這面來，要來也就是從你富貴的家庭來。當時要不是其其中有神意在焉，這祈禱的鐘聲怎麼會打那麼遠傳到我們耳邊，越過半個林子的樹梢頭，還有早晨的風在吹動？你記得，當時你跪在我的膝前；我站起來，我從胸口取出我帶在身邊的十字架，你用這十字架鳴誓，賭下永劫不復的大咒，不管你在什麼地方，遇見什麼事故，只要我一命令你，你就完全聽命，猶如賈維峯的「敬禮瑪麗亞」那樣，打上你的耳朵。這十字架如今就在我的面前。隨後我們誠心虔意，唸了兩遍「敬禮瑪麗亞」兩遍「天父」好了，用你當時對我的愛情（如今你忘記了，我怕是）用你永劫不復的大咒，我命令你今晚在拜訪寺院的花園或者你的屋子接見我。」

在這封信以後，處勒·布朗齊佛爾泰還寫了許多長信，好奇的意大利作者全保存了下來；然而海蘭·康皮萊阿里的回信，他却僅僅來了一個節錄。經過了二百七十八年，這些信裏含有的愛情和宗教的情緒，離我們那樣遙遠，我怕這些信今日只有一個膩長的感覺。

大概由於這些信罷，海蘭終於服從上面寫好的命令（我們方才節譯過的）。處勒設法溜進寺院；我們可以結論，他扮做一個婦人。海蘭接見他，然而僅僅在樓下開向花園的有柵欄的窗戶內。這年輕女孩子從前那樣溫柔，甚至於那樣熱情，如今却變成路人一般，處勒看在眼里，痛苦到說也說不出來；她待他差不多「有了禮貌」起來。她讓他到花園裏來，幾乎完全出於遜依宗教的盟誓。會晤很短：過了一刻，處勒的驕傲，或許激於半月以來的事變，終於戰勝了他深沉的痛苦。他在一旁向自己道：

從前在亞巴奴，海蘭好像把她永久交託了我，如今我眼前却只是她的墳墓。

海蘭同他會談，措詞極其彬彬多禮。不久，處勒最大的事端就是掩藏他洗面的眼淚。她說，在她兄長去世之後，這樣一個改變

是很自然的；等她表明完了，虞勒慢悠悠地向她道：

——你不實踐你的誓，你不在花園接見我，你不跪在我前面，如我們往日聽過賈維峯的「敬禮瑪麗亞」半分鐘之後你的作爲。只要你能夠忘掉你的誓；至於我，我什麼也忘不掉；上帝隨着你！

說完這話，他就離開柵欄窗戶，雖說他還可以在這裏停留一個鐘頭。一刻之前，誰會給他講，他自願縮短這久已希望的會晤！這犧牲撕碎了他的心；不過他心想，如若他回答海蘭的「禮貌」，不過分給她難堪，讓她懊悔，人人，甚至於海蘭，也要看不起他的。破曉之前，他走出寺院。不久他就騎上馬，吩咐他的兵士在賈司陶等他一整星期，再回林子裏去；他絕望到了極點。起初他奔向羅馬。走一步，他就向自己道：

——什麼！我離開她！什麼！我們彼此變成了路人！法畢奧，你報復的也真够兇的了！

一路他遇見的行人，更加加深他的惱怒，他讓馬穿過田野，一直奔向沿海的荒涼的沙灘。眼前沒有那些和平的農夫（他羨嫉他們的命運）打攪，他可以呼吸了；這荒野地方和他的絕望形成一片，減輕他的惱怒；他如今可以思索一下他可憐的命運了。他向自己道：

——在我這年紀，我有一條路走：另愛一個女人！

這樣憂鬱地一想，他覺得他的痛苦反而增加了；他看的太清楚了，他在人世只有一個女人。他想像他應受的活罪，當着另一個女人，他敢於說出愛情這個字眼兒；這念頭苦透了也。

他不由苦笑了一陣。

他思索道：

——我如今正像亞瑞奧司陶的那些英雄，獨自在荒涼的國度旅行，爲的忘記方才發見他們負心的情婦在另一個武士的懷抱……可是她還不那樣可惡（他狂笑了一陣，接着又哭了上來）；她負心還沒有負到另愛一個男人。這熱烈而純潔的靈魂，定是聽了別人講的我的殘忍的故事，迷失了本性；不用說，別人在她眼前說我這回打仗，私下只希望尋個機會殺了她哥哥。也許人家講的還要壞；以爲我早就存心卑劣，只要他哥哥一死，她就變成萬貫家私唯一的承繼人……而我，蠢透了，足足有半個月工

夫，叫她聽信我仇人的引誘！總之，我雖說不幸，上天却也剝奪掉我指導自己生命的理智！我是一個十分可憐，十分可憎的東西！我的生命對任何人沒有用處，對我自己更沒有用處。

這時候，年輕的布朗齊佛爾泰忽然起了一個念頭（他那時代極其少見的）：他的馬走向岸的盡頭，有時蹄子都叫浪頭打濕了；他倒想把馬推下海，這樣完結了他身受的可怕的命運。那世上唯一讓他感到幸福的存在底人，如今拋下了他，他活着還做什麼呢？於是忽然開一個念頭打斷他的胡思亂想。他向自己道：

——我現在受的折騰算得了什麼，和我回頭死後的苦楚相比？海蘭對於我，還不是和她現在一樣地無情；她會躺在我情敵的懷抱，而這情敵說不定就是羅馬什麼貴公子，有錢，也『受人敬重』；因為，爲了撕碎我的心，魔鬼職責所在，就許尋找最刻薄的意象的。這樣一來，就是死了，我也不能忘記海蘭；我對她的熱情會加倍熱烈起來，唯其這是上天懲罰我可怕的罪過最穩當的方法。

虔勒開始誠意虔意，默誦『敬禮瑪麗亞』；好來驅逐心頭的誘惑。也就是聽見早晨『敬禮瑪麗亞』（獻給聖母的祈禱）的鐘聲響，他從前上了當，做了一樁慷慨的事，而如今他視爲他一生最大的過失。然而，由於尊敬，他不敢過分其詞，表示所有佔據他心靈的觀念。

——如若，由於聖母的意旨，我掉入一個致命的錯誤，她不該憑她無限的公道的力量，安排一點兒境遇，把幸福歸還我？

聖母公道的觀念漸漸趕掉絕望。他擡起頭，望見面對面，在亞巴奴和森林之後，綠鬱鬱的賈維峯和寺院，也就是寺院早晨的『敬禮瑪麗亞』把他引的做下如今他視爲無恥的誑騙。聖地不意的面容倒安慰住了他。

他喊道：

——不，聖母不會丟下我不管的。海蘭既然是我的女人（她的愛情如此允許，我男子的尊嚴如此要求），聽人講起她哥哥去世，她就應理記起她和我分不開的姻緣。機會不巧，叫我在戰場和法畢奧碰頭，但是好久以前，她就該承認，她早已屬於我了。他比我大兩歲；他比我還要精於武藝，比我還要勇往，還要強壯。成千上萬的理由可以幫我女人證明，不是我有意起釁。她應理記得，我一點沒有恨她哥哥的心思，甚至於他放槍打他，我也沒有和他爲難的意思。我記得我從羅馬回來，當我們第一次會晤，我向她的

講：「你要怎麼樣？榮譽要他那樣做；我不能齊備一個做兄弟的人！」

一飯依聖母，虞勒又有了希望，他打起馬，不到幾小時，來到他的營盤。他看見弟兄們拿着兵器，開往拿波里到羅馬去。置賈散山的路去。年輕的隊長換了馬匹，和他的兵士一同起行。這一天大家並不打仗。虞勒也不過問大家爲什麼這樣走動，他全沒有放在心上。看見自己在兵士前面，他發見了自己命運的一個新景象。他向自己道：

——我真正是一個蠢東西，我就不該離開賈司陶；我生了氣，以爲海蘭可惡，實際也許不像我想的那麼壞。不，她那樣天真，那樣純潔，我親自看見她愛情萌芽發葉，絕不會中途丟下我不愛！她對我有那樣一份忠貞的熱情！她沒有十多回自願跟我還窮鬼私奔，去請一個賈維峯的僧侶幫我們結了婚！我應當在賈司陶設法和她的再見一次，同她講講道理才是。熱情真把我弄成了一個心不在焉的小孩子！老天爺！我有一個朋友幫我打個主意多好！不到兩分鐘，同樣的行徑，我會一時以爲壞的不得了，一時以爲好的個利害！

當天夜晚，大家離開大路，折回森林，虞勒走到親王身邊，請示他可否在親王知道的地方再逗留幾天，法布瑞切向他喊道：

——隨你滾到那兒去！你以爲我有工夫跟你瞎搗亂嗎？

一點鐘以後，虞勒再往賈司陶出發。他在這裏尋見他的弟兄們；但是他不知道怎樣給海蘭寫信才好，從前離開她的時候他太僥倖了。他第一封信只寫了這樣幾個字：「明夕可否賜見？」

「君可來。」是所有的答覆。

虞勒前次走了之後，海蘭以爲他再也不管她了。她立即感到這不幸的可憐的年輕人的理論所有的分量：在他不幸和她哥哥戰場相值以前，她已經是他女人了。

這一回，不像第一次會晤，那些彬彬多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措辭，虞勒一點也沒有遇見。海蘭自然依舊掩身在有柵欄的窗戶後面；但是她直搗攔，而虞勒的聲調極其拘板。差不多和應對路人一樣措辭，這回輪着海蘭感受痛苦，聽着這刻薄的半官腔頂替了那最甜蜜的親切的關係。唯恐海蘭來幾句冷言冷語撕碎了他的心，虞勒採用一個律師的聲調，來證明在齊安皮不幸之戰以前，海蘭便是他的女人。海蘭聽他說下去，因爲她害怕自己把話一放長，眼淚忍不住會滾下來。最後，看見自己實在支持不下去

了她約她的朋友明天再來。明天是一個大節，當晚的晨課特別提早，他們的幽會易於爲人發見。虞勤猶如一個愛人在論長道短，滿腹心事，走出了花園；他弄不清她款待他是好是壞。猶如軍事觀念，往往來自弟兄們的談話，他腦子裏開始下了種子。他向自己道：

——有一日，說不定得來搶走海蘭。

他開始打量衝進花園的方法。因爲寺院極其有錢，十分值得綁票勒贖，所以僱了一大羣男僕，大半全是老兵；一堵兩丈四尺多高的黑牆，中間挖成寺院的大門，然後一個窄窄的過道，通到女知客看守的二門；過道的左面開了好些有柵欄的窗戶，正是男僕住的營房，右面便是三丈高的花園牆。寺院臨街的前臉，是一堵歲月弄黑了的的大牆，開口只有大門和一個小窗戶，衛兵從這裏可以看到外面。這堵大牆只開了一道門，門還包着大段的鋼皮，嵌着大釘子，而且僅僅一個四尺高一尺八寸寬的小窗戶，我們也就可以想見其肅穆的氣象了。

虞勤以後不斷和海蘭相會，原作者鋪排了一大篇，我們却大可不必了。和從前在亞巴奴的花園一樣，這兩個情人在一起的聲調又完全變的親切了；不過海蘭從不肯答應下到花園來。有一夜，虞勤覺得她滿腹心事，她母親由羅馬來看她，決定在寺院停留幾天。母親溫柔極了，她總體恤女兒，把情感表達的十分入微，所以女兒覺得欺騙她，心下非常不安；因爲說真的，她敢給她講，她接見殺掉她兒子的人嗎？海蘭臨了老老實實向虞勤供道，母親待她那樣好，只要隨便一問，她再也沒有力量扯謊回話。虞勤覺出他地位上所有的危險；他的命運全看機會是否洩給康皮萊阿里夫人一言半語。第二晚，他決然道：

——明天我來的很早，我去掉這柵欄的一根柱子，你下到花園，我領你到城裏一座教堂，尋一個對我忠心的牧師幫我們結了婚。不等天亮，你就回到花園。只要你是我女人，我就不再畏懼了；我們同樣哀悼那可怕的禍殃，如若你母親要求我贖罪，我全答應，那怕罰我幾個月不見你，我也心甘。

看見海蘭聽到這個提議驚的發呆，虞勤繼續道：

——親王命我回到他那裏去，榮譽，還有各式各樣的理由，全叫我不動身。我的提議是我們未來唯一的保障；你要是不讚成，我們就在這裏，如今，永遠分手。別瞧我走，我會後悔自己不小心的。我從前相信你發的誓，如今你違背了最神聖的盟誓，我希望

望你的輕舉妄動引起正當的厭惡，最後能够治好了我的愛情，這好，好久，好久，就成爲我一生的禍根了。

海蘭流下淚來，她哭喊道：

——老天爺！這多惹我母親氣苦呀！

她終於答應了他的提議。她繼續道：

——不過，我們一去一來，就許叫人看破了；想想來日發生的謠言，想想我母親將來可怕的地位；她停幾天就要走的，還是等她走了罷。

——你簡直叫我懷疑我視爲最神最聖的事：我對你立誓的信心。明晚我們就結婚，要不，這就是我們死前最後的一面。

可憐的海蘭說不出話來，只有哭，虞勒的決然的酷虐的聲調特別撕爛了她的心。她真該受他蔑視嗎？這就是從前那樣綿順溫柔的情人她終於答應了他的吩咐。虞勒走了。從這時起，海蘭交割於最傷心的焦憂急慮，等着次夕的來臨。如若她準備去死，她的痛苦倒許不那麼銳利；想着虞勒的愛情和她母親的慈愛，她倒可以尋見勇氣。下半夜她一會兒一個主意，苦的不得了。有時她倒想全說給母親。第二天，來在母親面前，她的臉色蒼白極了，不由母親忘記她聰明的決心，投進女兒的胳膊，叫道：

——怎麼了？老天爺！告訴我，你做了什麼，或者你打算要做什么？你這樣同我一言不發，倒不如拿把刺刀，一下子扎透我的心，少叫我受點兒活罪。

在海蘭的眼裏，她母親極度的慈愛是太顯然了；母親也看的清清楚楚，她終於軟了心腸，用力免去情感過分的鋪張；她跪了下來。她母親，追尋這致命的秘密，責備海蘭，老躲着她不見面；海蘭回道，明天以後，她便寸步也不離開，不過她求她再也不要多問。這話一出口，接着就是全部的供述。康皮萊阿里夫人知道兒子的兇手離她這樣近，氣苦的不得了。但是接着這種痛苦，就是一陣十分熱烈純潔的歡悅。聽見女兒從未失身，誰能想像到她的心喜欲狂？

這位謹慎的母親馬上改動了她全部的計劃；她覺得自己應該使用狡計，對付一個和她不相干的男子。熱情最酷虐的變動，撕碎了海蘭的心。她盡力往忠實裏供述；這苦悶的靈魂需要吐露。康皮萊阿里夫人，一時自信無不可爲，尋了一大串理論，長的這裏都不便披載了。不費氣力，她就向她不幸的女兒證明，私下成婚總是婦女一生的污點，她應下那樣慷慨的一個情人的事，只要

她僅僅肯延緩一個禮拜，她就可以得到一個冠冕堂皇的公開的婚禮。

她，康皮萊阿夫人，要到羅馬去；她要告訴她丈夫，在齊安皮不幸之戰許久以前，海蘭已經嫁給虞勒。那一夜，扮成一個僧侶，在方濟僧院牆外的石徑上，她在湖邊遇見她父兄的那一夜，婚禮已經完成了。母親一整天寸步不離她的女兒，最後，到了黃昏，海蘭給她情人寫了一封天真爛漫的信（就我們看來，十分動人的一封信）敘述情理怎樣撕碎了她的心。隨尾她跪求他延緩一個星期。她接着道：

『我母親的一個信差等着我寫這封信，但是一壁寫這封信，我一壁覺得我不該全告訴她，種下最大的過錯。我相信看見你在惱怒，你的眼睛帶着恨看我；最酷虐的懊悔撕着我的心。你也許要說，我有一個十分軟弱，十分卑賤，十分可惡的性格；我全承認，我親愛的天使。但是想想這個情景：我母親哭着，羞差不多跪在我的膝前。於是我不得不和她講，有一個理由不允我答應她的要求：我心一軟，明知把話說大了意，但是不知什麼在我心裏作怪，我就不說出你我之間一切的經過。如今我盡力追想，我覺得我的靈魂，缺乏力量，當時需要一點意見。我希望我母親會幫我的忙……我忘記了，我的朋友，我這親愛的母親有一個和你相反的利害觀念。我忘記了我第一個責任是服從你；顯而易見我不能感受真正的愛情，人說真正的愛情會戰勝一切的試探。萬視我罷，我的虞勒；但是，看着上帝的面子，別不愛我。搶走我，只要你願意；但是給我這點兒公道，如若不是我母親正在寺院，人世最可怕的危險，甚至於羞恥，都攔不住我服從你的命令。不過母親那樣好！她有的是天才！她又那麼慷慨！想想我從前告訴你的故事；我父親撞進我的屋子，我正沒有法子藏起你的信件，她把牠們救了出來；隨後，危險過了，她把信還給我，絕不想拆開看，也絕不責備我一句總之，她一生待我，正如這危急萬分的時機。你看的出來，我是否應該愛她，然而，給你寫這封信的時候（說起來都可怕），我覺得我恨她。她宣布因為天熱，她要在花園帳棚下面過一夜；我聽見斧子響，有人正在支帳棚哪；我們今晚聚不成了。我怕甚至於女生宿舍也上了鎖，轉梯的兩座門也上了鎖，（自來沒有這樣做過。）這些預防叫我無從走下花園，甚至於我相信，爲了求你息怒，走下花園也有用。呵！我這時多想投奔你，如若我有投奔的方法！我多想跑到那座有人給我們結婚的教堂！』

這封信最後的兩頁全是些瘋狂的句子，我覺得這裏有若干熱情的理論，似乎擬自伯拉圖的哲學。我方才譯出這封信，遇見裏面這一類的辭藻，就刪了不少下去。

在黃昏「敬禮瑪麗亞」鐘響前一小時的光景，虞勒·布朗齊佛爾泰接到這封信，非常驚異；他方才正好同牧師安排妥貼。他氣的不得了。

——她用不着勸我搶她走，軟弱無恥的東西！
他立即奔往法焦拉森林去了。

對方康皮萊阿里夫人的情形是這樣的：她丈夫病倒牀上，要捉住布朗齊佛爾泰報仇，又絕不可能，慢慢離死也就不遠。他給羅馬的團勇許下大量的款項，然而沒有用，誰也不肯攻打高勞納親王手下一個連長（他們這樣講）的。他們這樣一來不要緊，他們和他們的家族一個也就不用想活着。不到一年罷，高勞納替一個兵士報仇，燒了一個村子，居民不分男女，凡想逃到田野的，手脚全叫繩子捆住，扔進火焰齊天的屋子。

康皮萊阿里夫人在拿波里王國有很大的采邑；她丈夫吩咐她就地選派些刺客來，不過她僅僅表面服從；她以為她女兒和布朗齊佛爾泰的結合，毫無挽回的餘地。這樣一假定，她便以為虞勒應理追隨西班牙軍隊打一兩次仗。當時西班牙軍隊正在剿滅福朗德 *Flandre* 地方的反叛。她心想，他要不死的話，就是天意讚同這必需的婚姻；在這種情況之下，她把她拿波里王國的采邑贈給女兒虞勒·布朗齊佛爾泰用一個采邑做姓，和他女人好到西班牙過上幾年。經過這些試探，她或許會有勇氣見他一面。不過自從女兒說了實情，全盤變了個樣子：婚姻不是必需的了；不唯必需，就當海蘭給她情人寫信（我們方才譯出的那封信）的時候，康皮萊阿里夫人往白斯賈辣 *Pescara* 和基耶蒂 *Chieti* 打信，命令她的佃夫給他往賈司陶送些可靠的打手來。她索興告訴他們，是為報她兒子他們少主法畢奧的仇。不等天黑，信差就動了身。

五

● 福朗德現今荷蘭比利時等國一帶濱海地方舊日的統稱。福朗德在十六世紀尚屬西班牙統治。

● 白斯賈辣：意大利東部濱海的一個城邑，在同名的河入海的地方。基耶蒂在白斯賈辣西南相距不遠。

但是，第三天，虞勒又回到賈司陶，還帶來手下八名兵士。他們不管親王生不生氣，全願意隨他走，因為像他們幹的這類冒險事，親王有時要治以死罪的。在賈司陶，虞勒先有五個弟兄，如今他又帶來八個；雖說十四名兵士，全都勇猛，他覺得人手還不夠，因為寺院直似一座堡壘。

問題在用武力或者用狡計越過寺院的頭座門；隨後還得走完一個五十多步長的過道。我們前面說過，左面是一個營房的柵欄窗戶，女修士們在這裏安插了三四十名男僕、老兵。只要警號一響，從柵欄窗戶立即飽飽放出一排槍彈。

為首住持的女方丈，很害怕奧西尼一姓的領袖，高勞納親王、馬考·夏辣，以及附近稱孤道寡的頭目來搶劫。怎麼樣抵抗八百的幹手，以為寺院有的是金子，萬一出人不意，跑來佔據賈司陶這樣小的一座城呢？

平常，賈司陶的拜訪寺院，在寺院二門前過道左面的營房，安插好了十五名或者二十名的團勇；在過道右面，有一堵鑽不進去的大牆；過道臨尾是一座鐵門，開向一個有柱子的大廳；過了這個大廳，就是寺院的大院子，往右去便是花園。有女知客看守這座鐵門。

虞勒和他八個弟兄，走到賈司陶城外三哩的地方，在一家隱僻的客店停住，好等大熱的太陽過去。在這裏，他才宣布他的計劃；隨後，他在院子的沙地上畫出他要攻打的寺院的圖樣。他向他的兵士們道：

「晚晌九點鐘，我們在城外喫飯；半夜我們進城；我們頂好在寺院近處等候我們的五位弟兄。其中有一個，騎着馬，假裝做羅馬下來的一個信差，請康皮萊阿里夫人回到她丈夫身邊，說他去了世。（他向他們指着沙上的圖樣道：）我們想法悄悄溜過寺院的頭道門，就在這兒，營房的中間。我們要在頭道門動手的話，女修士們的團勇太容易照準我們放槍了，我們這時不是在寺院前面這塊小空場子，就是在通二門的過道。二門是鐵的，不過我有鑰匙。」

不錯，這裏有大鐵杠子，或者頂門柱子，一頭嵌在牆上，攔對了地方，攔的住兩扇門開開。可是這兩根鐵杠子太重了，女知客拿不動，所以我從來沒有看見用過；我出入這座鐵門有十多回了。我盼望今晚還平安過去。你們明白，我寺院裏面有內應；我的目的是搶走一個寄宿的女生，不是一個女修士；除非到了萬不得已，我們千萬不要動武。要是不等來到鐵杠子二門，我們就開了火，女知客就會喊來兩個七十歲的老頭了來；這兩個老頭子住在寺院裏面，就會跑來把我同你們講起的鐵杠子攔好。萬一我們倒楣

遇見這種事我們要到二門那邊，就得用十分鐘來拆毀那堵牆；不管怎麼樣，我領頭衝向這座門來。我收買好了一個園丁；不過我們知道，我絕不向他透出我搶劫的計劃。過了這座二門，往右拐，就到了花園；一開火，不管走來誰，我們全得打死。自然，你們要用也就是你們的刀劍，一點點槍聲都會驚動全城，等我們出來攻打我們。只有你們十三位伴，冒險走過這座小城；實際也沒有人敢下到街心；不過有些居民全有槍，也許隔着窗戶放射。所以大家記住，我們必須沿着人家的牆壁走。一到了寺院的花園，你們就低聲向來人喝道：『退開！』來人要是聽從，你們馬上用刀殺掉。由花園的小門，我同身邊的弟兄們就上到寺院，三分鐘以後，我就帶一兩個女人下來；我們不要她們走路，用胳膊把她們抱下來。然後我們趕快走出寺院和城。我在城門口留兩個弟兄，放二十來槍一分鐘一放，好吓唬那些居民，不敢往前逼近。

虞勒重複了兩遍這個解釋。他向他的弟兄們道：

——你們明白了沒有？過道下面會黑洞洞的；右手是花園，左手是大院子；大家別弄錯了方向。

兵士們喊道：

——交給我們好了！

隨後大家喝酒去了；連長却不跟去，請求和隊長談話。他向他道：

——沒有再比大人的計劃簡單了。我已經搶過兩座寺院，如今這是第三次了；不過我們人手太少。萬一敵人把我們逼的不得不拆毀支持二門門插關的那堵牆，我們就得想到營房的團勇；他們不會閒着手，聽憑我們老在拆牆的。他們只要一排槍，就會放倒我們七八個人手，那時不等走出大門，女人會又叫人家從我們手裏搶掉的。我們從前在包老牙附近一個寺院裏就遭到這種事：人家殺了我們五個人，我們殺了他們八個人；然而隊長沒有把女人弄到手。我向大人提議兩樁事：在我們停的這家小店附近，我認識四個鄉下老，當年在夏辣手下很立了些功勞；只要一塊金洋，就會跟獅子一樣打個全夜的。他們也許偷點兒寺院的銀器；不過犯罪的是他們，跟你不相干；你不過僱了他們，為搶一個女人罷了。我第二個提議是：有一個年輕人叫烏高迺（Ugo）又老練，又靈巧，從前當醫生的時候殺了他親戚，投身綠林。你可以天黑前一點鐘打發他到寺院門首；他央人賞他點兒事，把話說的好，人家會把他留在守衛隊裏的；他想法子灌尼姑們的底下人一個爛醉；再說，他很能弄濕他們槍銃的火稔子。

不幸的是，虞勒接受了連長的提議。臨走的時候，後者又道：

——我們去攻打一個寺院，教皇會把我們趕出教堂的，再說，這寺院直受聖母庇護……

聖母這個名詞彷彿喚醒了虞勒，不由叫道：

——我跟你一樣想別走。

連長關好門，回身和虞勒一同祈禱。這足足佔了一點鐘。天黑了，他們這才重新上路。

虞勒在十一點鐘先一個人走進賈司陶，臨到半夜鐘響的時候，又回到城門外約會他的人手。他帶着他八個弟兄進城，另外還有三個武裝好了的農夫；他領大家和城內的五個兵士聚首；他一共統率着十六個決心死幹的人手，兩個扮做僕人，穿着一身青的寬大的粗布衣服，好掩藏他們的甲冑，便是帽子，也去掉了羽毛。

十二點半鐘的時候，虞勒裝做信差，快馬奔到寺院門口，大聲敲打，喊叫內面急速開門，放進紅衣主教派遣的一個信差。看見大門旁邊小窗戶裏和他對答的兵士全醉了個差不多，他很高興。依照慣例，他把名子寫在一張紙上；一個兵士把這張紙遞給掌管二門鑰匙的女知客，遇有重要關節，她得喚醒女住持。回答足足佔了三刻鐘；在這時光，虞勒費盡力量不讓全隊喧嘩；有些居民甚至於小心翼翼打開他們的窗戶。女住持的允許終於來了。寺院的團勇嫌麻煩，不肯開開大門，從小窗戶垂下一個五六尺長的梯子；虞勒來到守衛室，後面隨着兩個扮做僕人的兵士。從窗戶跳進守衛室，他遇到烏高迺的眼睛；仗着他用心，守衛隊全喝醉了。虞勒告訴頭目康皮萊阿里家的三個聽差，一路帶着武器，扮做兵士護送他來，如今聞見了燒酒氣味，請求上來，免的獨自留在外面無聊，他們同聲允許這要求。他自己，伴着他兩個人手，走下從守衛室到過道的樓梯。他向烏高迺道：

——想法子開開大門。

他平平安安走近鐵門。在這裏遇見那老實的女知客；她告訴他，夜已經過了子時，他要想進寺院來，女住持便得通知主教一聲；所以她請他把信件交給一個小尼姑，女住持打發她來取的。虞勒回答她道，誰也想不到康皮萊阿里爵爺要死，當時一亂，只有醫生寫的一個憑條，所以病人的妻女還在寺院的話，他得親口敘述一切詳情，否則，也得見到女住持法師。女知客進去傳話，門邊停留的只有女住持打發來的小尼姑。虞勒一邊和她說鬧，一邊把手伸進門的大鐵柵欄空當，笑着要開開牠。尼姑膽小極了，又

害怕，又羞惱；一看時間耽擱了不少，虞勒不該求她開門，給她一把金洋，說他等的太累了。史家道，他看出他做錯了事；他應當用錢動手，不應當用金子動手，可惜他沒有想到這一層；尼姑在門那邊離他不過一步遠，只要一伸手就抓住了。一看見金洋，這年輕姑娘滿了上來。事後她講，看着虞勒同她說話的樣子，她就明白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信差；她心想：這是我們一個女修士的情人，赴幽會來了。她很虔誠。所以大驚之下，她開始用力搖動掛在大院的小鈴鐺的繩子，鈴鐺響的就是死人也會吵醒來。虞勒向他的手下人道：

——動手了，大家小心！

他拿出鑰匙，胳膊穿過鐵柵欄的空當，開開門，把年輕尼姑逼的走頭無路，跪在地上，一壁誦着「敬禮瑪麗亞」一壁罵他們瀆聖。虞勒這時真應該叫那年輕姑娘閉住嘴，不過他沒有勇氣。他手下一個人抓住她，用手堵住她的嘴。

就在同時，虞勒聽見背後過道一聲槍響，烏高迺開開大門，下餘的兵士靜悄悄溜進來；然而有一個守衛的團勇，不像別人那樣醉，攏近一個欄杆窗戶；看見過道裏那麼多人，他喫了驚，一壁恐嚇，一壁禁止他們往前進。他們應理不做聲，繼續走向鐵門；領頭的兵士們就這樣做；然而落在末尾的，是下午微薄的農夫之一，照準隔窗說話的寺院的聽差放了一手槍，送掉他的性命。這一手槍在半夜的時光，加上醉鬼們看見夥伴摔下來的叫喚，驚醒了那些沒有喝烏高迺的酒，當夜已然上了牀的寺院兵士。八九個寺院的團勇，半裸着身子，跳到過道。立即和布朗齊佛爾泰的兵士拚命廝打起來。

我們方才說過，嘈雜的聲音開始的時候，虞勒正好開開鐵門。他投進花園，後面隨着他兩個兵士，奔向寄宿生的樓梯小門；然而接他的是五六聲手槍。他兩個兵士倒了。他右臂中了一彈。康皮萊阿里夫人得到主教允許，把她人手安頓在花園裏過夜。這些手槍響聲就是他們放的。虞勒一個人奔向他熟悉的小門。這小門從花園通到寄宿生的樓梯。他用大力搖撼，然而門關的嚴極了。他尋找他的人手，全不做聲，死掉了；他在深沈的黑地遇見康皮萊阿里三個聽差，便拔出刺刀保護自己。

他奔向過廳，鐵門，招呼他的兵士；門已經關了；小尼姑的鈴鐺喚醒老園丁，跑來攔好那兩根重極了的鐵杠子，而且下了鎖。虞勒勸向自己道：

——我斷了出路！

他說向他的女士；他白用劍撥動一把鎖頭。他要成功的話，他就可以拔掉一根鐵杠子，開一扇門。他的劍折到鎖環裏頭；就在同時，從花園來的一個聽差傷了他的肩膀；他轉回身，貼住鐵門，覺得有好幾個人和他交手。他用刺刀保護自己；幸而天黑的密不透縫，幾乎所有的劍刃落在他的甲冑上。他膝蓋受了重傷疼極了；有一個敵人往前多進了一腳，劍脫了空，他便撲過去，照準臉一刺刀殺死他，僥倖搶到他的劍。於是他相信有了救；他站在靠近院子的門左邊。他的人生跑過來，隔著門的鐵柵欄，放了五六手槍，嚇散那些聽差。在這過廳下面，大家只有藉著手槍放射的光亮看清物事。處勒喊向他的人生道：

——別朝我這面放！

隔著鐵柵欄，連長無動乎衷，向他道：

——你現在好像進了一架捕鼠機；我們死了三個弟兄。我們打算拆毀對着你的那扇門的柱脚；你別走近，槍彈要照我們打過來；花園裏彷彿有仇人，是不是？

處勒道：

——康皮萊阿里的混賬聽差的。

他正和連長談話，就見通向花園那邊的過廳，有人照準說話聲音的所在，朝他們放起手槍來。處勒躲向女知客的門房，這在一進來的左手；他歡喜的不得了，看見一枝搖搖欲滅的蠟燭，在聖母像前燃燒；他小心翼翼舉起蠟燭，唯恐牠滅了；他覺出自己哆嗦，心裏不由難過起來。他檢查膝蓋的傷口，這很叫他喫苦來的；血流的多極了。

往四面一望，他不由喫了一驚，看見一個女人暈在木椅子上，正是小瑪麗耶達，海蘭的心腹丫頭；他用力搖她。她哭喊道：

——唉，怎麼處勒老爺，你要殺掉瑪麗耶達，你的朋友嗎？

——沒有那回事；告訴海蘭，我打攪了她睡覺，求她饒恕，請她記住賈維峯的「敬禮瑪麗亞。」這兒是我在她亞巴奴花園辦的一捧花；不過這染上了點兒血；給她以前，把花洗洗乾淨。

在這時候，他聽見過道裏一排槍響；女修士們的團勇攻打他的人生。他向瑪麗耶達道：

——告訴我，小門的鑰匙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不過這兒是頂大門的鐵杠子的鎖的鑰匙。你可以出去的。

虞勒拿匙，衝出門房。他向他的兵士道：

——用不着拆毀牆了，我弄到了門的鑰匙。

大家靜了一時，等他用小鑰匙，設法把鎖開開；他弄錯了鑰匙，又換了一把；他終於把鎖開開；然而，正當他舉起鐵杠子的時候，差不多相離不遠，一手槍放來，子彈打進他的右胳膊。馬上他覺得這隻胳膊不中用了。他向他的人手喊道：

——舉起鐵杠子。

他用不着同他們講。

藉着槍彈的光亮，他們先已看清杠子彎曲的尖端，有一半脫開門上的環子。馬上三四隻強壯的手舉起鐵杠子；等到牠的尖端脫開環子，他們就聽牠掉下去。他們如今可以半開一扇門了；連長進來，低下聲向虞勒道：

——沒有可指望的了，死了五個人，我們只有三四個人沒有帶傷。

虞勒道：

——我血流的太多了，我覺得我要暈；叫他們擡我走。

正當虞勒和勇敢的連長說話，守衛隊的兵士又放三四槍，打死了連長。幸而烏高迺聽見虞勒的命令，他指名叫進兩個兵士，擡走隊長。他並沒有暈過去，叫他們把他擡到花園緊裏小門那邊。聽見這命令，兵士罵了起來；不過他們照辦下去。虞勒喊道：

——誰開開小門，賞誰一百金洋！

然而三個兇猛的人手的力量也不成。有一個老園丁，靠近二樓的一個窗戶，朝他們放了好些槍，正好幫他們照亮走路。

白撞了半天門，虞勒忽然暈了過去；烏高迺告訴兵士，加快把隊長抗走。至於他，他走進女知客的門房，把小瑪麗耶達扔出門外，用一種可怕的聲音，吩咐她急速逃命，而且不許她說破他們的來歷。他抽下牀上的草墊，砸壞好些椅子，往屋子點了把火。一看

火勢漸旺，他撒腿就跑，也不顧寺院團勇的槍林彈雨。

直到離拜訪寺院一百五十步開外，他才尋見完全失了知覺的隊長。人抗着他飛跑，奔出城外，過了好幾分鐘，烏高迺才叫大

家停住；他只有四個兵士和他在一起；他打發兩個人返回城，命令每隔五分鐘放一陣槍。他告訴他們道：

——設法尋回你們受了傷的弟兄，不等天亮就要出城；我們打紅十字 Cross Roads 那條小道走。你們聽有地方可以放火，就來牠一把。

等虞勒恢復了知覺，大家已經離城三哩，太陽早已高高升在天空。烏高迺向他報告一切情形。

——你的部下只有五個人，其中三個受了傷。有兩個鄉下人沒有死，每人拿了兩塊金洋賞錢，全逃命去了；我打發那兩個沒有受傷的人，到鄰近鎮店去尋一個外科大夫。

外科大夫，移移擡擡的老頭子，不久就騎着一匹大驢子來了；他本不想來，其後要放火點他的家，才嚇的他上了路。他害怕的不得了，叫他們灌了好些燒酒，才把精神振作起來。他終於動手；他告訴虞勒，他的傷口一點也不危險。他接着道：

——膝蓋的傷口並不危險；不過你要不安安靜靜躺上半個月或者三個禮拜，你會跛一輩子的。

外科大夫綁紮好受傷的兵士。烏高迺向虞勒飛了一個眼色；他們給了外科大夫兩塊金洋，把他感激的什麼怪模樣也做出來了；隨後，藉口酬謝，他們灌了他一頓燒酒，灌的他大睡而特睡。他們正希望這個。他們把他抗到一塊鄰近的田地，用張紙包了四塊金洋放在他的口袋；這是他驢子的價錢。他們把虞勒和一個傷了腿的兵士放到驢子上。他們走進池邊一座古代的廢墟躲避白天的毒熱；沿路的村莊非常之少，他們整夜繞開村莊行走，終於第三日，日出的時辰，虞勒（弟兄們抗着他）醒了過來，在法焦拉森林的中心，在柴夫的草屋子，也就是他司令部的衙門。

六

作戰的第二天，拜訪寺院的女修士好不驚惶，看見花園和外門鐵柵欄之間的過道擺了九個屍首；她們八個團勇受了傷。寺院從來沒有經過這樣一種恐怖；她們有時聽見當地放槍，但是從來沒有這樣多的槍火，就在女修士們的窗下，建築的中心，花園裏面放起來的事，變延長了一點半鐘，在這時間，寺院內部的秩序紊亂到了極度。虞勒·布朗齊、佛爾泰和任何一個女修士或者寄宿生要有一點點勾結的話，他就會成功；向花園的門那麼多，只要有人開開一扇就夠了；然而虞勒以為海蘭背誓，滿腹怨恨，

一心要用武力到底。把他的計劃設法叫人透給海蘭知道，他會以為有失他的尊嚴的。實際，只要和小瑪麗耶達說一個字，就會成功。她開開一扇通花園的門，只要一個男人衝進寺院的寢室，加上外面不斷可怕的槍聲，大家就會服從他的。聽見第一聲槍響，海蘭就替她情人的性命擔憂，只有和他逃走的一個念頭。

怎麼樣描寫她的絕望，小瑪麗耶達向她講起威勸膝蓋可怕的傷口，只見大量的血湧，海蘭痛恨自己怯懦卑鄙。

——我——我心軟，同我母親多說了一句話，廢勒的血就流了；他的勇氣什麼也幹的出來，他能把命送到這驚天動地的襲擊上的。

女修士們急於知道昨晚的事變，把團勇傳進會客廳問詢。團勇向她們講，有一個扮做信差的年輕人指揮強盜作戰，他們平生遇見的英雄，也沒有一個比的上他的膽量的。女修士們全帶着最熱烈的興趣聽講，我們更可以看出海蘭帶着極度的熱情，向團勇打聽關於強盜的年輕首領的詳情。她不唯叫他們講，還叫老園丁（極不偏心的證人）來講，聽完了之後，她覺得自己一點也不愛她母親了。在攻打之前，她們還親愛的了不得，如今也禁不住吵了一時；康皮萊阿里夫人看見海蘭有一捧花，一刻也不分離，上面有些血漬。她表示厭惡道：

——你應當扔掉這些染了血的花。

——是我弄的人家流了勇敢的血，人家流血，全因為我心一軟，多向你說了一句話。

——你還愛你哥哥的兇手嗎？

——我愛我丈夫，不幸我哥哥要攻打他，害了我一輩子。

說了這話以後，康皮萊阿里夫人依然在寺院停了三天，不過母女之間，再也沒有交一句話。

她動身的第二天，來了一大羣石匠，要給花園建設新的防禦工事；海蘭乘他們聚在寺院兩道門引起的亂雜，得以溜在外面。小瑪麗耶達和她扮做工人。然而居民大加嚴守城門。海蘭要想出城，絕不像想的那樣容易。最後，還是那個小買賣人，從前為她傳遞布朗齊佛爾泰的信札，如今又答應把她認做女兒，一直陪伴到亞巴奴。海蘭走來藏在她奶媽家裏，從前她賞賜了她許多東西，如今開了一家小舖面。她一到就給布朗齊佛爾泰寫信，奶媽費了好大事，尋下一個人，沒有高勞納兵士的口號，情願冒險深入法

焦拉森林。

三天臨了，海蘭打發去的僮差好不驚惶回來了；起初，尋找布朗齊佛爾泰簡直不可能，後來老是盤問年輕隊長的下落，招人懷疑，他只好逃了出來。海蘭向自己道：

——不必疑惑了，可憐的虞勒準是死了，還是我殺死他的。這正是我該死的軟心和卑鄙底結果；他應該愛一個心強的女人，高勞納親王手下隊長的女兒才是。

奶媽以為海蘭要死。她上到方濟寺院。這正鄰近石徑，就是法畢奧和他父親從前有一夜遇見兩個情人的地方。奶媽向她懺悔的教士講了好久，更於神聖的秘密之下，向他供出康皮萊阿里小姐想和她丈夫虞勒·布朗齊佛爾泰聚會，願意給寺院的教堂獻上價值一百西班牙銀幣的一盞銀燈。僧人不耐煩了，回道：

——一百銀圓！我們要是惹下康皮萊阿里爵爺怨恨，我們的寺院還有好日子嗎？從前他託我們到齊安皮戰場尋回他兒子的屍首，給了我們整千銀圓，還不算蠟錢！一百銀圓！

我們也別太作踐寺院，說實話，有兩個上了年紀的僧人，曉得年輕海蘭真正的情況以後，下山來到亞巴奴看她，心想勸她或者強她回到她的府邸；他們知道康皮萊阿里夫人會大大酬謝他們一番的。全亞巴奴充滿了海蘭逃走的消息，和她母親懸重賞徵求女兒下落的傳說。然而可憐的海蘭，相信虞勒·布朗齊佛爾泰去了世，絕望的不得了，感動了兩個僧人，不唯不向她母親洩露她藏身的地方，反而答應護送她到白泰拉碧堡。海蘭和小瑪麗耶達裝做工人，夜裏步行到焦拉森林裏的一座泉水，離亞巴奴有一哩遠近。僧人先就牽了幾頭騾子來等天一亮，大家就奔白泰拉而去。大家知道親王保護僧侶，所以在森林遇見了兵士，都向僧人致敬；然而輪到陪伴他們的兩個小人兒，却就不同了；兵士走近他們，起初極其嚴酷地看着他們，隨後大笑起來，向僧人致賀他們騾夫的雅緻。僧人一壁走，一壁答道：

——閉住嘴，污瀆神的東西，你們要知道，這全是高勞納親王的命令。

然而可憐的海蘭不幸之至，親王不在白泰拉，三天以後，他回來了，但是接見的時候，他待她非常酷刻。

——爲什麼你到這兒來，小姐？你這種冒昧的舉動有什麼意義？你這種女人，一多嘴，毀掉七個意大利最勇敢的男子，唯其如

此明理的人誰也不會饒恕你。在這世界，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不用說，又是你新近又多嘴人家宣布虞勒·布朗齊佛爾泰「褻瀆神聖」處以鉗烙，用燒紅了鉗子烤兩小時，再像待猶太人那樣燒死他，我知道的最好的一個基督徒，要不是你多嘴人家怎麼會造這種可怕的謠言，說攻打寺院的那一天虞勒正在賈司陶呢？我手下人全可以告訴你，那一天大家都看見他在這兒，在白泰拉，臨到黃昏，我打發他去的外來客。

年輕的海蘭流着淚，足喊了十次道：

——不過他活着嗎？

親王繼續道：

——對於你，他算死了，你再也見不到他。我勸你回到你的賈司陶寺院；想法子別再大意惹禍了；我跟你一小時以內離開白泰拉。千萬別向人講起你見到我，否則我會辦你的。

這著名的高勞納親王虞勒那樣尊敬他，因為他愛他，海蘭也愛他，如今却這樣招待她，真是傷透了可憐的海蘭的心。

隨高勞納親王怎樣講，海蘭的舉動絕不冒昧。她要是早三天來到白泰拉，她就會在這裏尋見虞勒·布朗齊佛爾泰的；他膝蓋的傷口妨礙他走路，親王差人把他送到拿波里王國一個叫做亞外茶奴 *Aversa* 的大鎮店。聽見康皮萊 *Archieves* 爵爺買下布朗齊佛爾泰可怕的消息，宣布他褻瀆神聖，侵入寺院，親王覺得一方面他必須保護布朗齊佛爾泰，一方面他不敢憑信他四分之三的部下。每一個強盜自以為有特權保護聖母，而布朗齊佛爾泰正好觸犯聖母。要是羅馬有一個弓手隊長敢進法焦拉森林捕捉虞勒·布朗齊佛爾泰，他就能馬到成功的。

到了亞外茶奴 *Aversa*，虞勒改稱馮達納 *Fontana*。運送他的人們全有戒心。回到白泰拉，他們向人哀悼道，虞勒死在路上了，從這時候起，親王的大小兵士曉得誰要說出這不幸的名子，誰就沒有性命。

所以海蘭回到亞巴奴，白花掉她所有的金錢，叫人一封信一封信地送給布朗齊佛爾泰。那兩個上了年紀的僧人，變成她的朋友，因為翡冷翠的史家說的好，即令自私虛偽把人心變的多麼卑下殘忍，也禁不住無比的美麗的勢力；那兩個僧人警告這可憐的少女，隨她用盡什麼方法，她的信扎到不了布朗齊佛爾泰眼邊。高勞納宣布他死了，自然哪，虞勒要想出世，除非親王願意。海

蘭的奶孀哭着告訴她，她母親已經發見了她藏身的地方，下令務必用武力把她押進亞巴奴康皮萊阿里的府邸。海蘭明白，一進了府邸，她的監禁會無限制地嚴酷，人家會完全停止她和外面所有的往來，但是在賈司陶寺院，她可以收發書信，有所有女修士們的方便。而且，決定她去的，更因為在這寺院的花園裏面，虞勒為她流的血，她可以看見那女知客的木椅子，他曾經在上面坐了一時，檢察他膝蓋的傷口；也正是在這裏，他給瑪麗耶達那捧她再也不分離的染着血的花。於是她垂頭喪氣回到賈司陶寺院，如今她的故事正可以結束了：這樣一結束，對她好，說不定對讀者也好。說真的，我們以後所看的，正是一個高貴而勇敢的靈魂的長期墮落。文底說話和慎重的步驟，由各方來侵襲她，換掉那些有力而超人的熱情底誠摯的動作。說到這裏，羅馬的史家老實實議論道：一個女人受了些苦，生下一個美麗的女兒，便自以為該有分指導她的一生，更因為她六歲的時候，她吩咐她吩咐對了小姐，弄直你的領子，所以到她十八歲，她五十歲的時候，女兒和母親有一樣才智的時候，母親習於統治的癖嗜，便自以為有權指導她一生，甚至於謊言誑語也可以。我們回頭就會看見海蘭的母親，維克杜荊·賈辣，用了一串巧妙合的狡計，叫她親愛的女兒喫了十二年的苦，臨了逼到殘虐的死路，統治的癖嗜的傷心的結局。

看見羅馬判處布朗齊佛爾泰在羅馬的主要十字街口，用紅鐵烙烤，隨後用小火燒化，屍灰扔在泰外萊 L'Inferno 河，康皮萊阿里爵爺死前總算歡喜。翡冷翠聖瑪麗亞新教堂的道院的壁畫，今日依然告訴我們往常怎樣執行污濁神聖者的酷苛的罪讞。通常總得一大隊衛兵來阻止激昂的百姓代理劊子手的職務。人人自信是聖母的知己。康皮萊阿里爵爺死前不久，叫人把罪讞重新給他唸一遍，然後把他亞巴奴與海中間的地產送給成事的律師。這位律師並非沒有功勞。因為布朗齊佛爾泰被處極刑，信差雖說彷彿很有權威指揮攻打者的行動，其實沒有一個人證明扮做信差的年輕人就是他。贈贈的奢華引動羅馬所有的陰謀家。當時宮庭有一個和尚，深沈不測，能作敢為，其至於強迫教皇封他紅衣主教；他經心高勞納親王的事務，後者也十分敬重這可畏的主顧。所以康皮萊阿里夫人一見女兒返回賈司陶，她就讓人把和尚請過來。

我會從豐酬勞先生，如若先生肯幫我成就一件小事，事情是這樣的。再有幾天工夫，判處虞勒·布朗齊佛爾泰以極刑的法令在拿波里王國也快要公布執行了。那王和我有點兒親戚關係，所以屈尊給我報告這樁新聞。請先生讀一下他這封信。在那一國布朗齊佛爾泰能够尋到一個隱身的地方？我願意提付五萬銀圓給親王，請他全部或者一部分交給虞勒·布朗齊佛

爾泰條件是他到西班牙王手下做事，去剿滅福朗德的反叛。郡王會發給布朗齊佛爾泰一個隊長的證書，至於污瀆神聖的讒令，我怕不久在西班牙也會有效的，所以爲的不妨礙他的事業起見，他可以改姓李茶辣 *Lizzara*；這是在亞布魯采 *Abruzzei* 的一塊小地方，我想法子作爲買賣讓給他。我想，先生絕沒有見過一個母親這樣對待她兒子的兇手。用五百銀圓，我們早就可以除掉這臭東西；不過我們不願意得罪高勞納。所以請您向他說明，爲了尊重他的權利，我花了六萬或者八萬銀圓。我願意再也不要聽人談起這布朗齊佛爾泰，就是這一點點事情，請代我向親王致意。

和尚說三天以內，他便到奧司西那邊遊玩去，於是康皮萊阿里夫人送了他一個價值千圓的戒指。

過了幾天之後，和尚在羅馬重新露面，告訴康皮萊阿里夫人，他一點沒有把她的提議說給親王知道，不過一月以內，年輕的布朗齊佛爾泰坐船要到巴切勞迺 *Barcelone* 去，她可以由當地一家銀行交給他五萬銀圓的數目。

親王在虞勒身邊費盡了周折；無論在意大利要冒多大的險，這年輕的愛人不能決心離開他的國家。親王讓他往遠處著眼，康皮萊阿里夫人有日會死的；他答應三年臨尾，情形無論好壞，虞勒可以回來重訪他的故國；然而沒有用，虞勒流着淚，絕不同意。親王最後請他把走看做對於他個人的一種報効；虞勒不能拒絕他父執的要求；然而，無論如何，他願意聽從海蘭的命令。親王答應負責代他轉交一封長信；而且，額外允許虞勒從福朗德每月給她寫一封信。最後，絕望的情人坐船去了巴切勞迺。親王再也不盼虞勒轉回意大利，撿掉他所有的情書。我們忘記了說，爲了談判易於成功，親王的生性雖說並不驕妄，他覺得也不得不說，他以爲應理贈送高勞納家裏一個最忠心的臣僕的獨生兒子一點兒貨產。

賈司陶寺院把可憐的海蘭待的和個公主一樣。她父親一死，她獲有一大筆財產，承襲了若干廣大的采邑。她父親去世的時節，凡賈司陶或附近的居民，自願爲康皮萊阿里爵爺守服的，她叫人一律送上五瓶多的青呢。她還在初服的時期，一個完全不識的人遞給她一封虞勒的信。打開這封信的歡狂，讀過之後深沈的憂鬱，描寫全不容易。這的確是虞勒的手蹟；她加細用心檢驗這

● 亞布魯采意大利中部山地迄東一帶，分爲四省，基耶蒂即其一。

● 巴切勞迺西班牙東境濱近地中海的著名港埠。

封信。這裏也談愛情，然而怎樣一種愛情，老天爺康皮萊阿里夫人有的是才智，這封信也正是她寫的。她計劃起頭先來七八封熱烈愛情的書信，然後她好把以後的書信，寫的愛情似乎漸漸消滅了。

我們一下子跳過十年不幸的生涯。海蘭以為自己完全被人忘却，但是她也目若無睹，拒絕了好些羅馬最有名望的公子。不過人家向她談起年輕的奧克達夫·高勞納 Ocarie 的時節，她却遲疑了一刻。這是著名的法布瑞切，從前在白泰拉沒有好好接見她的那個人的長子。她覺得，要是必須嫁一個丈夫，保護她在羅馬和拿波里的采邑，用往年處勒愛過的一家人做姓，似乎對於她還不過分難堪。她如若應允了這家親事，海蘭很快就會知道處勒·布朗齊佛爾泰的真情。老親王法布瑞切時常歡喜談起李茶辣（處勒·布朗齊佛爾泰）副將超人的勇武。簡直和舊小說的英雄一般，李茶辣因為愛情不幸，對於所有的娛樂也就變的麻木了，一心只用打仗自相排遣。他以為海蘭早已嫁人；康皮萊阿里夫人同樣用謊話包圍着他。

海蘭同這狡詐的母親也有一半和好。後者熱望她結婚，請求她的朋友，老紅衣主教聖第·古阿陶 Saint-Quatro，拜訪寺院的保護人，親自到賈司陶，私下向寺院最老的女修士宣布，她原本要來，如今因為赦詔下來，所以她只好稽遲了。教皇格迺格窪十，憐愍一個叫做處勒·布朗齊佛爾泰的強盜的靈魂，從前他雖說有心贖濟她們的寺院，如今聽說他死了，教皇便撤消掉諭令，因為布朗齊佛爾泰萬一要叫墨西哥反叛的野蠻人出其不意殺掉，頂多也就是下到煉獄 *Limbo*，如若懲處的明文不取消，他就不用再想出去。這個新聞轟動了賈司陶全寺院；最後也就傳進海蘭的耳朵。海蘭當時正好無聊之至，既然有的是財產，任性揮霍，滿足自己的虛榮。從聽見新聞時候起，她再也沒有走出她的寢室。我們必須知道，從前處勒作戰那夜，有一時避進一間小門房，海蘭要把這間門房改成她的寢室，便翻蓋了一半寺院。費了無限辛苦，她終於發見布朗齊佛爾泰用的三個團勇（從前賈司陶之役逃出的五個人，只有他們活了下來），叫來聽她差遣，不管誹謗多難打消。其中有烏高迺，如今老了，帶着一身傷口。這三個人的露面引起好些閒言碎語；然而最後，海蘭高傲的性格攝住全寺院，唯其怕她，大家也就不言語了，所以每天就見他們，穿着她的制服，來到柵欄外面聽她吩咐，時常用了許多時間，回答她永久同一題目的問話。

處勒去世的消息宣布之後，經過六個月的隱居，不問世事，而最先喚醒遺業已被不幸和長期無聊所毀的沒有救的靈魂的，正是一種虛榮底感覺。

女住持新近死掉。依照慣例，聖第·古阿陶紅衣主教（別曠他高壽九十二，依然是拜訪寺院的保護人）開上三位女修士的名單，聽憑教皇選擇一位做住持。若非有嚴重的動機，聖上輕易不看名單末後兩位，通常拿筆一勾，正式任命就算規定了。

有一天，海蘭靠近舊時女知客門房的窗戶。如今這改在她命令翻修的新建築的一溜廂房的末瑞。窗戶離當年處勒血染的過道也就是兩尺多高，如今過道也變成花園的一部分了。海蘭的眼睛叮在地上，動也不動。紅衣主教開的名單，不多小時以來，大家全曉得了。那有指望的三位女修士正好走過海蘭窗戶前面。她沒有看見她們，因而也就沒有能夠向她們致敬。其中一位惱了上來，向另外兩位提高聲音道：

——這倒好，一個寄宿生把她的寢室露給街上人看！

海蘭被這些話驚醒了，舉起眼睛，遇見三隻惡意的視線。她也不致敬，關住窗戶向自己道：

——哼，我在這寺院做夠了羊，那怕單爲城裏好奇的先生們換換消遣，我也得做個狼曠。

一點鐘以後，她打發一個下人當信差，把下面的書信遞給她母親。後者在羅馬住有六年了，給自己爭下很大的聲望。

「母親大人，

「每年逢我生日，你送我三十萬佛郎；我拿這錢任性揮霍，雖說自信無愧，揮霍却也屬實。你雖說久已向我表示絕望，但是你我待我所有的好意，我知道我有兩種方法可以向你證明我的感謝。我不會結婚，但是我很歡喜做這寺院的住持；我所以想到這裏的，是我們紅衣主教聖第·古阿陶呈給聖父的名單，上面三位女修士全是我的仇敵；不管誰中選，我將來都會感受種種的氣苦。把我生日禮轉贈應贈的人們，先讓任命稽遲半年發表，也好叫我的知己，寺院現下的臨時院長高興。這於我已然是一種幸福的源泉，而幸福這個字，你女兒用的實在也太少了。我覺得我的念頭荒唐；然而如若你以爲我有成功的機會，三天之內我就改做女修士，在寺院居住八年，未曾外宿，我有特免半年的權利的。特許不會不允，破費也就是四十艾居罷了。」

「即此敬請 母親大人安好……」

這封信好不叫康皮萊阿里夫人歡喜。接到信的時候，她正後悔把布朗齊佛爾泰去世的消息叫人傳給女兒；她不知道女兒

深沈的憂鬱怎樣了結，她唯恐女兒覺意孤行，會到墨西哥看一眼所謂布朗齊佛爾泰遇害的地方，要是真地這樣一來，她很有可能在馬德里 Madrid 探出李茶辣副將的真名實姓。另一方面，她女兒來信的要求，是人世最難，簡直可以說做最胡鬧的事體。一個年輕女孩子，又不是女修士，出名也就因於一個強盜發瘋的熱情，說不定她也有份兒，偏要來做一院之長，而羅馬的王公全和這裏沾親有故，然而康皮萊阿里夫人想道，人家說的好，官司只要打，就能贏。在同信裏面，她告訴女兒事有可望，不過就一般而言，她也未免胡鬧，因此事成之後，也就很容易生厭的。夜晚她去打聽一切遠近近，能够影響賈司陶寺院的人士，因而知道她的朋友紅衣主教聖第·古阿陶，好幾月以來全在嘔氣，他想把他的姪女許配奧克達夫·高勞納，法布瑞切（我們前面時常提到的）親王的長子。親王却向他推薦他的次子勞樂曹 Lorenzo，因為拿波里郡王和教皇終於同心協力和法焦拉的強盜作戰，他的財產不免大受損失，所以爲了補救起見，他長媳必須給高勞納家裏帶來六十萬銀圓（三百二十一萬佛郎）的嫁資。然而紅衣主教聖第·古阿陶，即使不顧笑罵，把產業不遺給他其餘的親戚，也拿不出三十八萬或者四十萬的財產。

維克杜窪·賈辣法當夜用了好些時間，叫所有老聖第·古阿陶的朋友坐實事情的真相。第二天七點鐘，她就來拜會老紅衣主教她向他道：

——我們兩個人全老了；我們用不着自騙自，給不美的事物起個美名兒；我來向您提議一樁胡鬧的事情；我所能辯護的，就是事情並不醜惡；不過我承認，我覺得這極其可笑。從前奧克達夫·高勞納公子和我女兒海蘭議婚的時候，我就很喜歡這個年輕人，所以他結婚那一天，我交您二十萬銀圓的地產或者現金，請您設法叫他收下。不過，像我這樣一個寡婦，要想完成這樣大的一個犧牲，我女兒海蘭必得做賈司陶的女住持；她如今二十七歲，從十九歲起，就沒有出院住過一次，所以，選舉必須展緩半年，事情很合教條的。

老紅衣主教氣的叫道：

你說什麼？夫人，你向一個可憐而無力的老頭子要求的事情，就是聖上自己也辦不到。

——所以我方才給您講，事情原本可笑；胡塗人會把這看成胡鬧的；然而熟悉朝廷事故的人士，全以爲我們聖上，教皇格迺格十三，有心酬謝您的忠心和長久的勤勞，願意助成全羅馬知道的一樁您中意的親事。再說，事情很可能，我敢說，很合教條的；

我女兒明天就做女修士。

老頭子用一種可怕的聲音叫了起來：

——然而藉神斂財，夫人……

康皮萊阿里夫人往外走去。

——你留下的是什麼紙張？

——是我贈送的價值二十萬銀圓的地產單子，萬一不要現金的話；地產換主的事情，可以許久守秘密的；好譬高勞納和我

打官司，我打輸了官司……

——然而藉神斂財，夫人藉神斂財！

——先得把選舉展緩半年，明天我再來聽您吩咐。

我覺得我必須爲生在亞爾帕司山以北的讀者，解釋一下這篇對話若干部分近乎官式的腔調；我不妨提醒一句，在完全信奉天主教的國家，大多數關於猥瑣的題目的對話，臨尾一到懺悔的地方就算成功了，然後用一個恭敬的字眼，或者一個諷喻的名詞，任聽尊便。

第二天白日，維克杜窪·賈辣法知道選舉展期半年，因爲呈上去的三位後補賈司陶住持的女修士的名單，被人發見了一個絕大的事實的錯誤：名單上第二位的家族有一個叛教的男子；她有一個叔叔在烏第奴 *Udine*。●改奉了耶蘇教。

康皮萊阿里夫人以爲應理到法布瑞切·高勞納親王那邊爲力一番，唯其她送了他那麼一份大的財產，費了兩天周折，她得以和他在羅馬附近一個村子會面，然而會面之下，她却喫驚不小；她發見親王，通常那樣沈靜，如今滿心全是李茶辣（處勒·布朗齊佛爾泰）副將的戰功，她覺得在這方面要求他保守秘密，完全沒有用處。副將之於他，彷彿一個兒子，簡直還要好，彷彿一個寵愛的弟子。親王用他的日月讀而又讀福朗德的若干來函，爲了自己寵愛的計劃，康皮萊阿里夫人十年來犧牲了那麼多，要

是她女兒曉得李茶辣副將的存在和光榮，她寵愛的計劃變成了什麼呢？

有許多事情，我相信還是秘而不宣的好，因為，雖說表出當時的風俗，然而說破了我覺得有些苦相。羅馬稿本的作者費了無限心力，追究節目正確的時日，但是我全刪掉了。

康皮萊阿里夫人和高勞納親王會面兩年之後，海蘭做了賈司陶的女住持；然而，老紅衣主教聖第·古阿陶，却因為藉神敏財的痛苦，死掉了。在這時節，賈司陶的主教是教皇宮庭最美的男子，福朗且斯考·齊塔第尼 Francesco 米蘭城的貴族。這年輕的主教，當時二十七歲，舉止文雅，聲調高傲，是很有名氣的。齊塔第尼和拜訪寺院的女住持常有往來，特別當她修飾寺院，翻造新道院的機會。他愛瘋了美麗的女住持。一年以後，公訴的時候，一羣女修士來做見證人，說主教盡可能增多過訪寺院的次數，時常向她們的女住持講：『在別的地方，我命令，但是，我不願羞承認，在這裏我尋見些快樂，靠近你，我奴隸一樣服從，然而比在別的地方命令還要快樂的多。我覺得一個更高的生命支配着我。不管我多麼用力，臨了我的意志仍是你的意志，我寧可看着自己永生做你最卑賤的奴隸，也不願意離開你做皇帝去。』

見證人全講，在這些斯文辭句之中，女住持時常命他閉嘴，表示厭惡，把話說的很難堪。另一個見證人接着道：

——說真的，女住持待他和待一個聽差一樣；臨到這些情形，可憐的主教低下眼睛，開始哭起來，然而並不走開。他每天尋些新藉口到寺院來，惹的女修士的懺悔教士和女住持的仇敵紛紛議論。但是女住持的院長知己，承她諭旨，管理院內的事務，却極力替她辯護。

這位女院長講：

——我高貴的姊妹，你們全知道，我們女住持年幼的時節喜愛一個土匪，但是自從遭逢阻礙以來，她的觀念便有許多奇怪的地方；可是你們全知道，她的性格有這點兒特別，她要討厭誰，就討厭定了，絕不會改口喜歡的。然而，說不定一輩子，她沒有說過那麼多傷人的話，像當着我們罵那可憐的主教齊塔第尼。每天我們見到他受到的待遇，我們都爲他高貴的身分臉紅。

先入爲主的女修士們回道：

——不錯，可是他天天來，所以，實際他並沒有受到什麼壞的待遇，無論如何，事情的外表妨害拜訪宗派的名譽。

樣子那樣油滑的年輕主教，每天受到高傲的女住持的氣，便是最利害的主人咒罵最蠢的僕人，也到不了她四分之一的程度；然而他愛她，從他本鄉帶來這個基本的格言，就是這類事體只要一動手，該關心的也就是目的，不必顧到方法不方法。主教向他的心腹懺撒·拜迺（Cesar Val Bene）道：

——不等絕大的力量加以壓迫，便撤消進攻，這種愛人才真正不值一顧哪。

海蘭死於這次公訴。現在我傷心的職務便是限制自己於撮述一下這必然十分枯燥的公訴。我在一家圖書館（名子勿需宣布）讀到全部的訴文，共總有四開本八冊之多。問詢同推論是拉丁文，供詞是意大利文。我在這裏發見，一五七二年十一月，夜裏十一點鐘，年輕的主教獨自來到日間接納信徒的教堂；女住持親自給他開門，應允他隨她進來。她在常時居住的一間屋子接見他，這間屋子有一個暗門，通到教堂中部講經的高壇。一點鐘還沒有過去，主教連驚帶駭，就叫打發了回去；女住持親自把他送到教堂門口，向他說着這樣的話。

——回你的府上去，趕快離開我。再見，大人，你叫我憎惡我自己；我好像把自己丟給一個聽差的。

三個月以後，到了復活齋祭節之前行樂的期間。在這時期，賈司陶居民的過節出名熱鬧，全城充滿種種化妝遊戲的喧囂。人走過寺院某座馬廐的一個凸出的柵欄小窗戶。大家看的出來，在行樂期間的前三個月，馬廐就改成了大廳，化妝遊戲的日子一定擠滿人的。在公衆興高采烈之中，主教坐着馬車恰好過來；女住持向他遞了一個暗號，當晚一點鐘，他準時來到教堂門口。他進去了；但是，不到三刻鐘，人家就生了氣把他打發出來。自從十一月第一次幽會以來，差不多每禮拜他來寺院一趟。人人從他的面孔看出一種勝利和痴騷的小模樣，然而這非常有傷年輕女住持的高傲的性格。復活節的星期一以及其他的日子，她待他期待最微賤的人一樣，對他說的話就是寺院最窮的苦工也受不下去。不過幾天之後，她遞了他一個暗號，於是美麗的主教半夜準時來到教堂門口；她叫他來，爲的告訴他，她有孕。訴文上講，一聽這話，年輕的美男子，臉駭的失了顏色，馬上因爲害怕發起呆來。女住持發燒；她叫醫生來，一點不把實情瞞。醫生知道病人慷慨的性格，答應從患難救出她來。他先給她介紹了一個年輕好看的鄉下女人，沒有頂產婆的招牌，却有產婆的本領。她丈夫是個麵包師。海蘭聽了這女人的談話很滿意。後者告訴海蘭，她希望救了她，不過要實行這些計劃，她必須在寺院有兩個心腹。

——像你這樣一個女人，也還罷了，但是我同事裏面的一位不成；你給我出去。

產婆退出去。不過，怕這女人多嘴給張揚出去，過了幾點鐘，海蘭叫醫生再把她找回寺院，從豐加以厚待。這女人發誓說，就是不叫轉回，她也絕不張揚人家交託她的秘密；不過她重新聲明，要是寺院內沒有兩個忠心於女住持的知情的婦人，她便一點忙也幫不了。（不用說，她怕人家控她殺害嬰孩。）思索了許久，女住持決定把這可怖的秘密說給維克杜霍女士，寺院的院長，C公爵高貴的家族……和拜納德 *Bernard* 女士，P侯爵的小姐……她請她們當着她們的「日課」宣誓不洩露她告訴她們的秘密，甚至於到了懺悔的地方。兩位女士恐怖的張不開口。事後她們在口供裏面承認，當時想着住持高傲的性格，她們靜等她招出什麼暗殺的事件。女住持却實直的樣子，向她們冷然道：

——我破壞了清規，我有了孕。

院長維克杜霍女士和海蘭交好了那麼多年，深為友誼所動，絕不是迫於一種無謂的好奇心，含着眼淚叫道：

——那麼誰是那犯罪的粗心男人？

——我連我的懺悔教士都不告訴；試想我倒肯告訴你們！

兩位女士立即思索方法，掩住這致命的隱秘，瞞下寺院此外的男女。她們先打定主意把女住持的牀從她現下的寢室移到藥房；前者正在寺院的中心，後者在寺院最偏僻的角落，新近落成，在海蘭捐貲蓋起的大建築的第三層樓上。就在這地方，女住持養了一個男孩子。麵包師的女人，三星期以來，就藏在院長的房屋。這女人抱住孩子，沿着道院趕趨，半路上孩子哭了起來，一害怕，她就躲到地窖下面。一點鐘以後，拜納德女士，還有醫生幫忙，設法打開花園的一個小門；麵包師的女人急忙奔出寺院，跟着立即出了城。來到曠野，好容易遇見一個石洞，原本心驚膽戰，她就藏了進去。女住持通知懺撒·拜迺，主鈔隨身的心腹侍僕，奔向指定的石洞；他騎了馬去；孩子一抱進胳膊，他就加鞭奔往孟泰·費亞司高迺 *Monte-Fiscone*。小孩子在聖瑪賈瑞蒂 *Sainte-Mar* *Frerite* 教堂領了洗，取名叫做亞力山大。當地的女店家尋來一個奶媽，懺撒給了她八個艾居；行洗禮的時節，圍住教堂聚了許多女人，高聲問懺撒先生孩子父親的姓名，他向她們道：

——一個羅馬的大貴人，一高興，騙了你們這樣一個可憐的鄉村女人。

他不見了。

七

在這住了三百多好奇的婦女的大寺院，直到如今，一切總算順利；沒有一個人看見了什麼，沒有一個人聽見了什麼。但是女住持送了醫生若干羅馬新鑄出來的金幣。醫生又分了一些金幣給麵包師女人。這女人長的既然好看，丈夫便不免嫉妬他，搜尋她的行李箱子，發見了這些亮晶晶的金幣，以為是他不名譽的代價；於是刀子對着喉嚨，逼她說出金幣的來源。經過了半天猶疑，女人講出真情，才算了事。兩夫婦打量這樣一筆錢的用途。女的要還債；不過男的以為買匹騾子更甘心。他們就這樣辦了。本地人曉得他們夫婦窮，一見騾子，不由議論紛紛上來。全城的長舌婦，不管是朋友是仇敵，前前後後來問麵包師女人，誰是那慷慨的丈夫，會給她錢買下一匹騾子。女人激急了，回答的時候，有時不免說出了真情。有一天，憎撒·拜迺去看小孩子，回來求見女住持報告，後者雖說有病在身，也躑躅到柵欄跟前，責備他用人不加小心。主教那面，因為害怕，叫嚇病了；他寫信給他米蘭的兄弟們，講他遭人暗算，受到不公道的控訴；他求他們來救他。雖說病勢沉重，他決心離開賈司陶；不過，走前，他給女住持寫信道：

『想你已经知道我們的隱秘被人揭露。如若你有心救我，不僅我的名譽，或許我的性命，而且有心避免一個更大的誹謗，你可以誣指兩天前故去的約翰·道萊瑞 Jean-Baptiste Doleri；這樣一來，你要恢復不了你的名譽，至少我的名譽不會遭逢任何危險。』

主教叫來盧伊吉 Luis，賈司陶道院的懺悔教士，吩咐道：

——把這交給女住持本人。

後者，讀完這無恥的信箋，當着屋內所有的人士嘆道：

——大凡女孩子發了瘋，以為身體的美麗強似靈魂的美麗，全該遭受這種懲罰。

賈司陶所有的謠言，很快就傳到「可怕的」紅衣主教法迺塞 Fanase 的耳朵（好幾年以來，他就戴上這種性格的面具，因為他希望下次競選教皇，得到虔誠的 Nanti 紅衣主教們的援助。）他立即命令賈司陶長官捕拿主教齊塔第尼。後者的侍從，

害怕拷打，全逃走了。只有愷撒·拜迺遺忠心於他，向他起誓，寧可死於非刑，也不供出一句妨害他的話。齊塔第尼看見人家把自己監禁在他的府邸，重新給他的兄弟們寫信。他們急忙從米蘭奔來，發見他已經拘在龍齊里奧迺 Ronciglione監獄。

在女住持最早的口供，我看見她完全承認她的過失，然而否認和主教的關係；她的奸夫是約翰·道萊瑞，寺院的律師。

一五七三年九月九日，格迺格十三諭令該案急速嚴厲結束。一個承審官，一個檢查官和一個警官來到賈司陶和龍齊里奧迺。愷撒·拜迺，主教隨身的心腹侍僕，僅僅招認把一個小孩子抱到一個奶媽那裏去。人家當着維克杜窪女士和拜納德女士鞠問他。他一連受了兩天酷刑，苦的不得了；但是，忠於誓言，他僅僅承認他無法否認的部分。檢查官再也訊問不出別的。

臨到維克杜窪女士和拜納德女士，她們親眼看見愷撒受刑，便招出她們一切的作爲。關於奸夫的名姓，問遍了女修士，大多數回答，耳聞是主教。有一個女門房說起女住持把主教擄出教堂門外罵他的話。她接着道：「兩個人能這樣說話，一定是在一起做愛做了好久。真的，主教平日的自負，人人知道，誰也想不到他走出教堂的時候，樣子十分窘迫。」

有一個女修士當着刑具問話，回說奸夫是貓，因為女住持總把牠抱進階門，不時加以撫摸。另一個女修士以爲奸夫應是風，因爲一到刮風的日子，女住持就高興上來，脾氣也好了，她就來在她特意起造的一個亭子上面；人要到這地方求她點兒什麼事，她從不加以拒絕的。麵包師女人，奶媽，孟泰費亞司高迺的常舌婦們，看見愷撒受刑，嚇壞了，全說了真情。

年輕的主教在龍齊里奧迺生病或者裝病，他的兄弟們，憑藉康皮萊阿里夫人的信用勢力，和他稱病的機會，好幾次跪到教皇脚下，求他暫停審問，等主教病好再說。紅衣主教法迺塞聽到這話，反而增加他監獄看守的兵士。主教既然不能審問，承審官重新提出女住持問話。有一天她母親傳話給她，叫她堅持到底，否認一切。她全招了。

——你爲什麼起初認約翰·道萊瑞？

——因爲可憐怯懦的主教再說，他要活了命，他能够照管我的孩子。

招了以後，女住持就被關在賈司陶寺院的一間屋子；屋牆和屋頂全有八尺厚；女修士們一提起這座地窖就恐怖，通常把這叫做和尚屋子；有三個女人看守着女住持。

主教的健康一見好，三百個弓手或者兵士來到龍齊里奧迺，用昇牀把他解往羅馬，收在叫做薩外拉院子 Corte Savella的

監獄。過了幾天，女修士們也被提到羅馬，女住持收在聖馬爾泰 *Sainte-Marthe* 道院。被告的女修士有四個：維克杜窪，拜納德，女知客，和聽見女住持謾罵主教的女門房。

審問主教的是最高法院的理事，司法界最高的一位人物。他們重新拷打懾撒·拜迺；他不唯不招供，反而說出好些讓檢查官難堪的話，結局又是一陣拷打。這種初步的刑罰同樣加在維克杜窪和拜納德兩位女士身上。主教復裏復氣地否認一切，而且十分固執。有三夜明明在女住持身邊過的，他却一絲不紊，縷舉他另外做了些什麼事體。

最後，他們提出女住持和主教對質；她說的常是真情，不過他們依舊施以拷打。自從她第一次招認之後，她說的永久是一樣的口供，於是主教頑固到底，破口罵起她來。

經過查理第五 *Charles-Quint* 和菲力浦第一 *Philippe II* 統治之後，意大利的法庭有時太看重嚴酷的精神，所以實際雖說合理，經過若干次嚴酷的步驟，主教便被判做終身監禁，囚在聖天使堡子；女住持原來拘在聖馬爾泰寺院，如今也被判在這裏終身監禁。但是爲了搭救女兒，康皮萊阿里夫人早已著手叫人挖掘一個地道。這地道一頭連着古代富麗的羅馬留下來的一道陰溝，另一頭應該達到存放聖馬爾泰女修士們遺骸的深幽的地窖。地道差不多二尺寬，有板壁支持左右的土牆，同時往前去，另外有兩塊斜板，結成一個大寫的 A 字形的尖頂。

地道挖的差不多離地有三丈深，要緊在把方向弄對；工人時時刻刻遇見些井，古建築的基礎，不得不掉方向。另一個大困難就是土堆子，簡直沒有辦法，只好夜裏傾在羅馬的四街。看見這堆土好像從天上落下來，人人喫驚。

爲了搭救女兒，康皮萊阿里夫人不知花了多少錢，然而不是一五八五年教皇格迺格窪十三驚崩，不用說，她的地道早就叫人發見了。皇位一空，全國馬上亂了起來。

海蘭在聖馬爾泰極其喫苦；貧苦而簡單的女修士們，碰上一個十分闊綽的女住持，又相信她罪大惡極，我們可以想見她們如何虐待她。海蘭就盼她母親著手的工作有個分曉。但是她的心忽然感到奇怪的情緒。看見格迺格窪十三的健康發生問題，計劃在皇位虛懸的時節大幹一番，法布瑞切·高勞納半年前就派了他一個官員去見虞勒·布朗齊佛爾泰，正所謂李茶辣副將，如今在西班牙軍隊極有名氣。他叫他同意大利來，虞勒急於重覩他的鄉土。他用了一個假名子，在亞布魯采的白司賈辣（亞得

亞海 Adriatica 的小海口，屬基耶第管轄（上岸，從山道來到白泰拉。親王的歡喜無以形容。他告訴虞勒，他叫他回來繼他統率他的兵士。聽見這話，布朗齊佛爾泰回答道，就軍事來講，他很容易證明此舉無足輕重；只要西班牙有心那樣幹，不用什麼錢，半年工夫，西班牙可以毀掉意大利所有的土匪。年輕的布朗齊佛爾泰接着道：

——不過，我的親王，只要你願意，我就可以領上兵幹。勇敢的辣魯切戰死在齊安皮，我永久照着他的榜樣伺候你。

在虞勒來到之前，親王命令（他知道應該怎樣命令的），不準白泰拉有人談起賈司陶同女住持的訴訟；誰要走露一點點消息，定死無赦。別瞧他接見布朗齊佛爾泰歡喜的不得了，他同時吩咐他，要去亞巴奴，便得和他一同去；於是促成這趟旅行，他派了一千兵士把城佔住，又往羅馬的大路安插了一千二百名的先鋒隊。老司考蒂還活着。親王差人把他叫到司令部，打發他上到布朗齊佛爾泰的屋子。我們試想想可憐的虞勒的神情。兩個朋友剛一投進胳膊，親王就告訴虞勒道：

——現在，可憐的副將，你等等就知道，還有壞的哪。

說完這話，他就吹了蠟燭出來，把兩個朋友鎖在裏面。

第二天，虞勒，不願意走出他的屋子，打發人向親王要求，允許他請幾天假，回到白泰拉。但是去人回來向他報告，親王不見了，他的隊伍也不見了。親王當夜聽見格迺格十三駕崩的消息；他忘掉他的朋友虞勒，跑出忙他自己的事情去了。虞勒手邊只有三十來人，全是辣魯切舊日的部屬。人人全知道皇位虛懸的時際，法律變成啞子，人人只想滿足自己的熱情，什麼力量也沒有，只有力量是力量；這也就是爲什麼，天沒有黑，高勞納親王已然縊殺五十名以上他的仇敵。至於虞勒，雖說他連四十人都不夠，敢於向羅馬殺來。

所有賈司陶同女住持的聽差全都誓忠不貳；他們住在聖馬爾泰寺院隔鄰的破爛房子。格迺格十三咽氣延長了一個多禮拜；康皮萊阿里夫人等他死後騷亂的日子，完成她地道最後的五十步，等的她好不心急。地道要經過好幾家人居住的房子，的地窖，她唯恐工程臨尾叫人發見。

布朗齊佛爾泰來到白泰拉的第三天，海蘭僱用的虞勒的三名老團勇，彷彿中了瘋病。雖說無人不知她在最嚴密的秘密，有恨她的女修士看守她，烏高迺團勇之一，來到寺院門首，匆匆忙忙，要人立即答應他探視他的女主人。人家把他推搡到門外面。絕

了望，他就停在這裏，拿一枚巴岳克 *harog*（一分錢）給寺院所有出出入入的服務人員，向他們講着下面同一的話：「跟我一同歡喜罷，處勒·布朗齊佛爾泰先生到了，他活着哪！把這話傳給你朋友知道。」

烏高迺的兩個伴侶整天忙着爲他送巴岳克，不分晝夜把錢散出去，一壁總說着同樣的話，直到最後一文錢也沒有了。然而這三名團勇，絕不因之氣餒，一個替一個，繼續站在聖馬爾泰寺院門首，向行人總說着同樣的話。處勒先生到了，等等。然後他們行一個大禮。

這三個好老頭子的意思成了功：第一個巴岳克散了三十六小時之後，拘在地窖祕室深處的可憐的海蘭，知道了處勒「活着」；這句話把她扔進一種瘋狂的情境，不由喊道：

——噢，我的母親！你可害苦了我！

過了幾小時，小瑪麗耶達證實了這驚人的新聞。後者獻上她所有的金飾，得以隨同送飯給囚犯的女知客進來。海蘭投進她的胳膊，喜歡的淚也流了下來。她向小瑪麗耶達道：

——這好極了，不過我不會同你再在一起了。

瑪麗耶達向她道：

——自然哪！我想不等教皇選出，你的監禁就會改做流放的。

——呵！我的人，再見處勒！再見他，我却有了罪！

在這談話之後的第三夜晚中間，教堂一部分的石道嘩啦陷了下去；聖馬爾泰的女修士以爲寺院要塌了。人人喊着地震了，亂了個不成樣子。教堂的石道陷落了差不多一小時之後，前面走着服侍海蘭的三名團勇，康皮萊阿里夫人由地道進了地窖。團勇喊道：

——勝利，勝利，小姐！

海蘭怕的要死；她以爲處勒·布朗齊佛爾泰和他們在一起。弄明白他沒有來，她的容貌重新嚴重了起來；他們告訴她，他們伴來的只是康皮萊阿里夫人。處勒還在亞巴奴。新近他統着幾千兵士佔領了亞巴奴。

等了一時，康皮萊阿里夫人出現了；她扶着她的總管，走動的十分艱難。總管穿着禮服，跨着劍；不過他華麗的衣服沾了一身土。康皮萊阿里夫人喊道：

——噢，我親愛的海蘭！我救你來了！

——可是誰告訴我我要人救的？

康皮萊阿里夫人驚呆了；她睜大了眼睛，望着女兒；她心裏非常凌亂。最後她道：

——好了，我親愛的海蘭，從前我們家裏遭逢不幸，老天爺逼的我做了樁事，當年也許是自然的，不過如今我後悔了，我求你饒恕我。處勒……布朗齊佛爾泰……活着。

——正因爲他活着，我不要活着。

康皮萊阿里夫人起初不明白女兒的言語，隨後向她說了好些極其動心的央求話；但是她得不到回答。海蘭轉向她的十字架，一心只在祈禱。整整一點鐘工夫，康皮萊阿里夫人用了最後的力氣，也沒有得到一言，或者一視。她女兒終於不耐煩了，向她道：

——就在這十字架的石座下面，在我亞巴奴的小屋子，藏着他的書信；當時叫我父親刺死我也強似今日出去，把錢留給我。不願總管驚懼的手勢，康皮萊阿里夫人想繼續和女兒講話，海蘭却不耐煩了。

——至少留給我一點鐘的自由；你害了我一輩子，我死了你還想害我。

康皮萊阿里夫人流淚道：

——我們還可以做兩三點鐘地道的主子；我希望你再仔細想想！

她重新走進地道。海蘭向她的一個團勇道：

——烏高迺，你留在我身邊別走；傢伙帶好，說不定要你保護我。看看你的短劍，你的劍，你的刺刀！

老兵指傢伙給她看。

——好了，你站到我監獄的外面；我要給處勒寫封長信，要你親手遞給他；我不願意信經別人的手，因爲我沒有東西封口。信裏的話你可以看的。我母親留下的錢，你全放進你的口袋，我自己只要五十金幣；數出五十放到我的牀上。

說完了，海蘭就寫信道：

「我不懷疑你，我親愛的虞勒；如若我不出去，正是我怕自己難受，怕我死在你的胳膊裏面，怕想到我的幸福該多大，要是我沒有失足的話。別相信我在你以後愛過任何人，正相反，我讓那男子進了我的屋子，我心裏却把他厭惡到了極點。我失足純粹由於無聊和放蕩。想想，我到白泰拉去見親王，我尊敬他，因為你愛他，可是他待我待的壞極了，從此我的精神餒了許多，想想，說我的精神已經餒了許多，還叫謊言誑語包圍了十二年。我四周全是虛偽欺罔，我知道。起初我接到你三十多封信；打開最初幾封我該多興奮！可是，一唸牠們，我的心就冷了下來。我檢查字迹，我認出你的手筆，然而我認不出你的心。想想，這謊言誑語怎樣攪亂我生命的本質，簡直無精打采來拆一封你寫的信，我保存下來的那點兒我們幼小快樂的年月的東西，全叫你去世的那可憎的消息毀了個乾淨。我第一個計劃，你明白，是到墨西哥的海灘看一看，親手摸一下海灘，據說野蠻人在這裏殺害了你的，我要是這樣做了的話……我們如今也該快樂了，因為，來到馬德里，不管人家在我四周密密布好多少偵探，偵探如何狡詰，我這方面也許會感動還有點兒慈心的君子，說不定我就知道了真情；因為，我的虞勒，你的英勇已經引到人人注目，馬德里或許有人知道你就是布朗齊佛爾泰。你要我告訴你，是什麼阻止我們的幸福嗎？起初是親王在白泰拉殘酷而凌辱的接見的回憶；回頭一想，從賈司陶到墨西哥，要遇見多少巨大的障礙！你看，我已然失掉了我靈性的存在。我隨即起了一種虛榮的念頭。我設法在寺院大興土木，爲的要你作戰那夜避難的女知客的門房做我的寢室。有一天，我看着你從前爲我流血濺濕的地面；我聽見有人譏諷我，擡起頭，我看見了些不良的面孔；爲了報復起見，我想做女方丈。我母親，知道你還活着，費了絕大周折，弄到這狂妄的任命。這位置僅僅做成我一個無聊底泉源；這完成我靈魂的猥賤；我覺得快活，有權時常把苦給別人喫；我做些不公道的事。我看見自己在三十歲的年紀，依照世俗，德高，望重，有錢，然而全然不幸。於是這可憐蟲來了，愿良和愚驥的化身。他的愚驥叫我忍受他最初的語言。自從你走了以後，四周把我的靈魂弄的不幸極了，沒有力量拒絕那最小的誘惑。我告訴你一樁醜惡事嗎？我想死人是無不可說的。你唸這封信的時候，那所謂的美人，原該爲你活着的，會叫蟲蛀了的。總之，我必須說出這樁疾心的事，我不明白爲什麼我不可以嘗試粗俗的愛情，猶如我們所有羅馬的貴族婦女；我有放蕩的念頭，但是我失身於他，感到的也只是一種恐怖和厭惡的情緒，因而破壞了所有的愉快。我總看見你在我身旁，在亞巴奴我們府邸的花園，聖母當時引起你那表面慷慨的念頭，不過，依照我母親，這念頭

做成我們一生的不幸。你一點也不威脅，和你平時一樣地溫柔良善；你看着我，於是對於另一個男子，我感到一時惱怒，甚至於用盡我的氣力打他。這就是那全部的實情，我親愛的虞勒！我不願意死了，還瞞着你，同時我想和你一談話或許我就不想死了。我也越發明白我重見到你，我該怎樣歡喜，如若我眼前配的上你。聽見你的成功，我好不歡喜。我要你活下去，繼續軍人的事業。好天爺！我要真能接到你的信，特別在亞騰勒 Aclennu 之役以後，我的歡喜更將如何！活下去，時常想着死在齊安皮的辣魯切，和死在聖馬爾泰，不願從你眼睛看見責備的海蘭！』

寫完了，海蘭走到老兵跟前；看見他睡着了，她偷去他的短劍，他還不知覺；她叫醒他，告訴他道：

——我寫完了，我倒怕我們的仇敵佔了那地道。把桌上我的信趕緊拿起，你親自交給虞勒，「你親自」聽清楚沒有？還有，拿我這條手絹給他，告訴他，我現時愛她，和我以往總在愛他一樣，「總在愛他」聽清楚了！

烏高迺不走。

——去罷！

——小姐，你想透了嗎？虞勒先生那樣愛你！

——我也是，我愛他，拿着這封信，你親自交給他。

——那麼，上帝賜福你，你是好的！

烏高迺去了，又趕快回來；他發見海蘭死了；那把短劍插進她的心口。

在司湯達的意大利平話之中，賈司陶的女住持 *L'Abbesse de Castro* 比較最長，也最著名。因之，書局有時不用意大利平話而用賈司陶的女住持代表其餘的短篇小說，做為全部的書名。一八三九年二月三月，賈司陶的女住持分兩期在兩世界雜誌發表。

司湯達是一個把愛情當做對象來研究的心理作家。在愛情裏面，他最看重的是熱情愛，而這種熱情愛表現的最真摯的，只有中世紀的意大利或者西班牙。賈司陶的女住持便是一個有所證明的動人的實例，在這裏作者告訴我們『一種我們會覺得可笑的愛情，如若我們在一八三九年遇到；我是說熱情愛，含有偉大的犧牲，生存於神秘的氳氳，永久和最可怕的不幸為鄰。』熱情愛是一種精神的冒險。愛的那樣深，男或女相見了全要慘嫩的。危險不唯不能減低，反而增高他們的愛情。在這篇故事裏作者又說：『危險奪去那年輕女孩子的懊悔。有時也真危險萬分；但是這更加燃起他們兩顆心來，所有來自愛情的感覺，對於他們全是幸福。』這正好證明作者關於愛情的定義道：『愛情是朵可愛的花，然而得有勇氣到可怕的絕崖邊兒上採摘。』

看到作者的箱中人朋友和我講，這很像唐人小說。他的意思是指作者注重故事，一種傳奇式的曲折。唐人小說屬於純粹的傳奇。但是，對於司湯達，傳奇的性質只是一個方便，或者一種證明罷了。證明什麼呢？證明力的存在。力猶如朗松 *Lauson* 說的好，『力的研究是司湯達小說的靈魂。』司湯達說他有意採用『我們舊日民間傳說的風格』，同時他故意賣弄風姿，猶如民間傳說，把錯推到天命，『然而上天却要另一個作法。』實際，扯破他的障眼法，我們馬上明白，力是這裏一切的底基。這種力，一種野蠻而熱情的勇往直前，是唐人小說輕易看不見的一個東西。生在今日頹廢時期的中國人，司湯達正好是一付補劑。

譯者附言。

擬情書(三)

羅馬

溫維德作

茅盾譯

擬情書(二)

羅馬 渥維德作 茅盾譯

〔解題〕這是擬情書中三對情人往來信的第一組的去信。這信是假設惹起所謂特洛亞戰爭的男主角巴里出名寫的。特洛亞是古代小亞細亞一強國，巴里是這國家的王子。(巴里亦名爲亞歷山大)巴里因美神維挪絲許以當時最美的婦人——斯巴達王溼雷阿斯的夫人海倫爲妻，就由特洛亞到了斯巴達，頗受溼雷阿斯的優禮。不久，溼雷阿斯因事赴克里底島去了，巴里就乘這機會引誘海倫，終於偷了海倫回到特洛亞。這封信就假設是巴里的「戀愛冒險」的發軔。後來溼雷阿斯求助於其兄阿加綿農，起希臘聯軍遠征特洛亞，要索回海倫。十年戰爭以後，特洛亞城破，巴里亦死，海倫仍爲溼雷阿斯之妻，回斯巴達。又巴里在未求海倫以前，據說已有一妻，乃女仙 Onone，擬情書中亦有她給巴里一信，假設她勸巴里返還海倫——因爲她是「不祥的尤物」云。

二、巴里給海倫的信

利達的女兒啊，我，普賴安的兒子，敬以我的一切健康來祝福您；雖然我所有的健康全出您（而且只有您）所賜。我還是說出來罷？或者，如此不言而喻的情火，沒有申說的必要罷？或者，我的愛心已經宣露得比言語更明白罷？當真我是願意把我的愛意隱秘到一個適宜的時機——到我明白了您不討厭我而且願以同樣的熱情回答我，然後向您開口，那我就不會

● 據希臘神話，Thesius王的女兒利達 (Leada) 嫁與斯巴達王Tyndarus爲妻，但神王宙斯悅利達之美，幻化爲白鵝，誘惑了利達。後利達懷孕，產二卵，其一卵中出來了Polux和Castor，皆男，又一卵中出來了海倫 (Helen) 和 Tydemnestra，皆女。

● 普賴安 (Triam) 即特洛亞的老王。

像現在似的喜懼不定了。然而我按捺不下；誰能够隱匿那忍禁不得的情火呢？然而，如果您當眞盼望我在動作的表示而外再如言語的表示，那我只有句話：「我心如焚」而已。就是這一句話——我的感情的通事——可以告訴您。我懇求您寬恕我的質直陳情；我懇求您不要板着脸——但是用那使您更形美麗的笑靨，讀完這封信以下的言詞。

我滿心歡喜地自己在這裏猜想，我這封信將蒙您接受，而且我亦將同樣蒙您垂青接受。我這癡念能不能達到呢？我信任「戀愛之母」——所允許我的，我信任她將您允許給我不是一句空話。因為，免得您不知道而違反了神意，我告訴您，我是遵從神的意旨而到貴地來的。而且幫忙我的那位尊神也不是懦弱之輩。我他要求的錦標，確是個偉大的錦標，但是除了我，別人就不配；錫西來阿^①曾經將您允許給我的新婚洞房呢。在她（錫西來阿）的指導之下，我從喜琴海岸上了菲勒克魯司^②所建造的船，開始遠渡重洋危險的旅程。她（錫西來阿）助我一帆順風，她爲我使海不興波；因為，從海中出生的牠，在海上是有權力的。願她努力到底罷；願她以平靜海波的法力也使我心海平靜，願她引送我的願望到歸宿之所。我所帶來的，就是這些愛戀之火，而我在這裏找不見的，也是這些愛戀之火；這些就是我長途跋涉的因果。

屢次險惡的風浪以及屢次的迷路都不能阻止我到此地和您相會。我的海船找遍了太那倫陸地。請不要以爲我的遠涉重洋的船裏帶的是商貨；精神收管了我的財富罷。也請不要以爲我是來觀光希臘的遊客；我自家國內的城市比希臘的城市繁盛得多。我所找求的，是您——您光榮的維挪絲曾經許給了我的床。您是我所找求的，在我沒有見過您之前，我已找您了。我的心看見過您的面貌，在我的眼睛看見了您以前我的心已經見過您了；您的大名就是您的面貌的美麗的先導。然而，雖則好像不

● 「戀愛之母」指愛神維挪絲。

① 錫西來阿(Cytherea)是維挪絲的諱號。從錫西拉(Cythera)一字而來。錫西拉爲Laconia沿海一島，相傳維挪絲即從此島附近海中出世，故以錫西拉爲維挪絲的奉祀島，並因此而維挪絲得了錫西來阿的諱名。

② 菲勒克魯司(Pharos)是巴里從特洛亞到希臘的海船的建造人，後在特洛亞戰事爲Marionos所殺。

③ 因爲傳說維挪絲是海的女兒。

近情，却也並不是怪，遠遠地我就中了愛神的一箭，我害着相思病了。我這私情，會受神們獎掖，——是神們的意旨，光景您也不必企圖抗拒罷，——請您傾聽我的極端忠實的陳述罷。

當我尚在母腹的時候，我的出生就受到了阻礙；那時我的母親抱着她的大肚子在睡夢中似乎看見她自己肚子裏妊孕的是一個巨大的火把。她吃驚醒來，她把黑夜的惡夢告訴了老年的普賴安，而他就去請教了先知。那位先知預言道，伊利亞^①將因巴里的火焰而燒燬。自然這火把就是現在我胸中的戀愛的火焰了。雖然外表上我似乎出身低^②，但是我儀容的俊美和心思的玲瓏都表示了我的隱藏着的出身的高貴。伊達（*Ithaca*）山中陰翳的深谷內有一個地點，幽靜，充滿了椴樹和橡樹；——一個僻靜的地點，如茵的芳草既未經善良的綿羊和山羊的啃嚼，也未嘗接觸過牯牛的闊嘴；在那裏，俯瞰着達達尼亞的圍牆，^③巍峨的房屋，以及浩翰的大洋，我背靠着——一棵樹。

喔！忽然來了脚步聲似乎地層因之而震動了。^④我是對您說實話，雖則那件事好像難以令人相信。在我眼前，站着偉大的

① 這裏一句，有些稿本上在沒有的，因而有些註釋家認為衍文。

② 伊利亞（*Ilion*）即特洛亞，——巴里的祖國。先知者預言巴里將禍害祖國，使特洛亞成爲一片焦土，故老普賴安在巴里出世時即命棄之。

③ 據說老普賴安因先知者之警告，命將剛離母體的嬰孩——巴里，棄於伊達山中；但奉命辦這件差使的人（皇家的牧羊人）却被嬰孩的美麗所感動，將他隱匿留下，作爲自己的兒子。巴里就當作那個牧羊人的兒子在伊達山裏長大的。雖然在外表上我似乎出身低——一語即指此。有些註釋家以爲此句是弄錯了地位，應該放在原文第九十行以後。

④ 達達尼亞的圍牆（*Walls of Dardania*）借指特洛亞城。據說神王宙斯與 Electra 生的兒子名達達奴司（*Dardanus*），初在 Arcadia 爲王，再遷至亞細亞，築達達尼亞城，是爲特洛亞族的始祖。達達奴司的孫子特羅司（*Tros*）始築特洛亞城。所以達達尼亞的圍牆意即特洛亞城所在之地云。

⑤ 謂神的步聲如雷，地爲之震動。

亞脫拉斯和普雷哇尼的孫子。他的一雙飛翼在輕輕地拍着。（這件事，既然許我見了，光景也許我說出來罷。）而這位尊神手中拿着一根金杖。同時呢，三位女神——維娜絲，朱諾和拍拉司，也飄然落在草地上。我那時吃驚不小，一陣冷噤使我毛髮直豎，可是那位有翅膀的使者却對我說道：「你不用害怕。要你裁判一件關於美的爭論。要你解決這三位女神中間的爭執。三位中間誰是最美。」而且爲要使我推辭不得，他申明這是奉了朱匹忒的諭旨；於是他就及身騰空回到天上去。我聚精會神，猛然有把握在心，我站起了身；我沒有怕懼地定睛評着這三位女神。她們全配被尊爲最美，而我——評判者，遺憾地覺得她們各人全都沒有奪魁的理由。然而她們中間到底還有一位比別的兩位更惹我歡喜——光景您也就猜得到，這就是鼓舞戀愛的那一位。而她們三位各思得勝的欲望是這樣的大，以至她們都要用鉅大的贈品來打動我的決意。

神后朱諾允許我以王位，她們女兒則允許我以大勇大智。我自己呢，疑惑不決我還是要權勢呢，還是要勇武智謀。維娜絲

● 亞脫拉斯 (Atlas) 是巨人族 (Titans) 中之頁善者，是 Iapetus 和 Clymene 的兒子，神王因亞脫拉斯大力，使他托住了天以及諸星。普雷哇尼 (Pleione) 是海帝的女兒，爲亞脫拉斯之妻。他們的孫子，指麥丘立 (Mercury)。據說麥丘立是普雷哇尼的女兒 Maia 和神王宙斯所生的兒子，所以照我們的說法是亞脫拉斯和普雷哇尼的外孫。麥丘立是神們的信差，特別是神王宙斯的專用信差。

● 朱諾 (Juno) 即神后，即宙斯之正妻，希臘神話謂她即是宙斯的姊妹。拍拉司 (Pallas) 是雅底挪 (Athena) 女神的別名，通常稱爲 'Pallas Athena'，或單稱爲 'Pallas'。這位女神是代表著勇武和智慧的。她通常被說爲全身武裝的。維娜絲等三位女神爭美的故事已見本篇的「解題」中。

● 麥丘立據說是足踝上生有一對翼子，或說是戴着有翼的帽子和一根金杖。這金杖稱是爲神先驅的儀仗。

● 朱匹忒 (Jupiter) 就是宙斯的羅馬稱呼。

● 也有說麥丘立傳達了朱匹忒諭旨之後，並沒立即回到天上，却在旁看完了巴里的「評判」的。

● 因爲雅底挪是宙斯和 Metis (意即賢明的規箴) 所生之女，故亦得稱爲朱諾的女兒。

溫柔地微笑着，說道：「巴里，莫讓那兩個充滿着焦灼恐懼的禮物打動了你。我願給你一個戀愛的對象——美麗的利達的女兒，比她母親更美麗的，將奔入你的擁抱裏。」這麼說了，維娜絲的贈品被選中，她的勝利亦被判定，於是她就轉着勝利的步武回天上去。①

在那時，（我猜想來，命運之神在開始照應我了）②我因不可疑的表記而被承認爲王子。老普賴安的宮廷充滿了歡喜，他的兒子失去了那麼久却又找回，特洛亞也把這一天加在他的紀念節的一羣裏。而且正和我熱戀您一般，有許多美貌女郎在熱戀着我；然而那麼許多人的目的物能够得到的却只有您。而且不但是國王的女兒和大酋長的女兒在向我獻媚，甚至女仙們也把我作者戀愛的對象呢。③但是，廷達魯司的令媛呵，④既然有希望和您結合，那麼所有的粉黛都不值我一顧。我白天醒在那裏的時候，我眼前有您的幻形，晚上我睡着閉了眼睛，您的芳影依然在我夢魂中。

那時我還沒見過您的面呢，我已經那麼迷戀了，我真不知道一旦見了您時，我又怎樣神魂顛倒呀？雖然那時您——您這一團火⑤離我還遠得很，可是我已經被燒了。我再不能遷延下去了，我再不能空懷着希望而不在雲水渺茫的路上找求我的愛欲。

- ① 這都說明一切皆爲神意，所以海倫是不應該拒絕巴里的求愛的，而且又以見巴里不願權位和智勇而只願得美人爲妻。
- ② 此謂他在母腹時，命運之神即不照應他，故一生下來即被棄。以後命運之神對他無好意，直到他品判過三位女神的美貌，然後命運之神轉爲友意。

③ 女仙（Nymph）指 Orione。據說巴里在伊達山中爲牧羊人之子的時候，曾與此女仙結合。涅維德亦疑有此女仙給巴里的信，賈巴里不應偷人之妻而棄絕舊愛。

④ 廷達魯司（Tyndarus）即利達之夫，故亦即海倫之父。傳說謂利達一夕既與宙斯交合又與廷達魯司交合，結果所生子女四人中，Polux和海倫係屬宙斯血胤，然則廷達魯司實屬海倫之假父。和十五頁註一可參看。

⑤ 羅馬詩人慣以「一團火」稱美麗的仙子。

的對象。我用弗里吉河的斧頭砍倒了特洛亞的松林，每一棵特洛亞的松木是飄海的好材料；我奪去了崇峻的伽伽利亞山嶺的摩天的林木，而伊達的峻坡供給了我無數的板料。橡樹使他彎曲而為快船的骨架；弧形的龍骨輔結以肋狀的橫木。我們又加了揚帆之場，桅桿上高掛着大帆數幅。偏僻的船尾則繪畫了神像。我另外又帶在船上，一尊維娜絲的美妙的雕像，有小小的邱匹德侍立在旁。當造船的最後一工完成了時，我就命定地駛進了伊琴海的波浪。

我的父親和母親都來婉勸我，都反對我這欲望；他們用了戀愛的規勸，阻止我的既定的海行。我的姊姊卡散德拉當我的船正待揚帆的當兒，也披散了頭髮奔來怒叫道：「你要盲撞到什麼地方去呀？你帶回來的，將是火焰；你不知道這一片大海將引你到怎樣可怕的一團烈火。」這位女預言家的話是應驗了；她所說的一團烈火，我在這裏找到了，灼熱的戀愛在我胸中燃旺了。我既出了港口，我借着一帆順風，就到了您——厄巴洛司的女仙的疆土。您的丈夫殷勤招待我；而這大概也是由於神的默助。

● 弗里吉阿 (Phrygia) 是小亞細亞一國，和古希臘文化關係頗深，古希臘最初的樂器，特別是笛，是從弗里吉阿來的。羅馬詩人常以弗里吉阿代指特洛亞。此處當亦借指特洛亞。

● 伽伽利亞 (Gargaria) 是伊達山的一部分。有鎮，亦名伽伽利亞。

● 海船尾部繪以保護海行的神像，是當時的風俗。

● 言巴里又以維娜絲和邱匹德為他的船中特有的供祀之神，因為他的航海是「戀愛的行軍」。邱匹德 (Cupid) 是愛神，據說是維娜絲的兒子，帶了箭，人們的心中，了他的一箭，就害相思病。

● 卡散德拉 (Cassandra) 是巴里的親姊，據說曾為Apollo所愛，要送她一份厚禮，問她所欲。她說願能「先知」。於是這位神就給她以「先知」的能力。但是她既得了Apollo這份厚禮，却反悔了諾言，不把他的愛回答Apollo，因此Apollo怒而宣稱，凡卡散德拉所說的預言，雖然是確實的，可是不能得人信任。後來她的預言果然沒有一次見信於人。

● 厄巴洛司 (O Balus) 的女仙當然指海倫，因為厄巴洛司是海倫的假父廷達魯司的父親，使Laconia又得名為「厄巴洛司」的。

他的確把拉栖第芒 (Laeetamm) 所有值得觀覽的出色的東西全都引我看過，然而一心只在瞻仰您的美貌的我，對於您以外的的一切都無心盼顧。當我看見了您時，我驚喜得發癡；我被您的嬌豔所震驚，我覺得我的心——在心的最深處，跳躍着更猛烈的癡情之火。您這樣的美貌，簡直就是那天來聽我品評的錫西來阿。如果您那天和她一同來讓我品評，那麼維娜絲的勝利也就沒有把握。您的名聲誠然傳遍了您的驚人的豔麗，沒有一個地方不知道您是絕代的佳麗；不但是弗里吉阿的任何處沒有您的比並，就是普天之下，日光所照的地方也沒有一個美人有您那樣的聞名。然而您相信我的一句話麼？我這句話——您的盛名還不及您的本人，您的盛名還委屈了您的千嬌百媚。我在這裏所見的，百倍於我所懸想您的真身勝過了您的榮譽。

無怪那見多識廣的提秀斯●爲了您而着迷，而您也正配作那樣偉大的一位英雄的俘虜；而依着貴國的風俗，您也確會裸體地被包容於光亮的「體育小學」●。您長成爲婦人時，也確會混雜在裸體的男子中。●我對於提秀斯的搶了您去，只有讚羨；可是我就驚怪着他竟又把您送回，這麼一個可貴的勝利品應當永久保留在我呢，倘要我讓您從我的燕好的洞房中抓去，寧願先砍掉了我的頭。難道我的一隻手生來不是爲了擁抱住你？難道我還活着時就能讓您離開我的心頭？即使必須將您送回去，我還是要嚐一嚐戀愛的美味；我的熱情不應該是全無結果。不是您的處女的嬌蕊應該任我儘先採取，就是至少您的處女的嬌羞應當爲我而放棄。除了依從我，您沒有別的路；那時您就會知道巴里的戀情是如何的永遠而偉大。只有火葬場的烈火能够使

● 提秀斯 (Theseus) 是 Athena 的傳說的英雄。據說他是非凡勇武，所有傳說的英勇的冒險事業他都有份。他曾經搶奪了好幾個國王的王后來作爲他的妻。(這裏見多識廣一語亦有此雙關的意義。) 當海倫還不過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曾被提秀斯搶了去，但不久又送回。

● 「體育小學」是「Palaestra」一字的譯意。這是個練習技擊的地方，因爲斯巴達尚武，男女孩童受的「教育」就是武術。在「Palaestra」男女孩童都赤身露體。比這「Palaestra」高一級者，名「Gymnasia」則是成年男女習武之所。下旬似即指此。

● 這裏兩句，上旬似在說明海倫被提秀斯搶去時的年齡，下旬似在說明又被送回來時的年齡。Richard Duke 的韻文譯本無此二句。

我的情焰告一結束。

爲了您，我拒絕了最有權力的神后朱諾所許我的王位。而且，只要我的臂膊能够抱住了您的頸項，則拍拉司送給我的勇武我也看不起。我不後悔我的選擇，而且我將永遠不以爲我的選擇是不智；我的心永遠是堅決的。只請您莫使我的希望落空；我懇求您，呵您——您是極配經過了那麼大的艱難而獲得的。我並不是一個出身微賤的在妄想高攀玉葉金枝；請您相信我，您嫁給我也不算屈就。如果您要打聽，您就會知道我的家譜裏有朱匹忒和一位星官，^①更不用說我的遠親裏還有不少名人。我的父親是亞細亞的君主，沒有一個地方比亞細亞更肥沃，也幾乎沒有一塊土地比這更廣大。您將見那邊有的是無數的城市和黃金的屋頂；^②您將見宏巍的神廟，您將說那才配享祀神們。您將見特洛亞的稠樓高聳的城牆，那是非白斯的七弦琴的妙音所建造，^③我何必再對您說人民的衆多？多到幾乎住不下了。您一到時，迎接您的將是密密層層的特洛亞主婦們的隊伍，而我的宮殿裏將擠滿了瞻望芳容的弗里吉阿的新婦。^④

那時您將不住口地說：「我們那海窪子地方多麼窮苦呀！這裏的一間屋子就有我們那邊整個城所有的財富了。」^⑤然

● 朱匹忒是特洛亞王族的始祖，已見前註。「一位星官」指金牛星座七星之一，即 Electra（她是 Atlas 與 Pleione 所生的七個女兒中的一個）朱匹忒與 Electra 生了特洛亞王族的第一代始祖達達尼亞。（亦見前註）

● 言東方的風俗常以黃金裝飾主要房屋的屋頂。

● 據說神 Poseidon（海神）及 Apollo（或 Phoebus，太陽神，又音樂神）曾觸怒神王宙斯，被罰爲特洛亞王 Laonoeon（即普賴安之父，巴里之祖）傭工。Apollo 爲築特洛亞城，一說是 Poseidon 奏七弦琴，磚石開琴聲自起，於是不籍人力而城遂成。或謂特洛亞城是用「日晒磚」築的，故附會到太陽神身上而有此神話。

● 以上自「我並不是一個出身微賤的」句起，詩人設想巴里誇耀家世和特洛亞的富強，皆意在引誘海倫，使她相信跟了巴里去只有好處，毫無所損失。

● 「海窪子地方」是「Achaia」一字的譯音。「Achaia」原作「Argolis」或「Aegialus」有「沿海地方」的意思。這本指 Peloponnesus 的北方沿岸從「Achaia」而來的「Achaei」一字，當古希臘「英雄時代」希臘人的總稱。此處說「海窪子地方」亦從指希臘全部。

● 這是巴里設想海倫若到了特洛亞，驚羨其富庶，將有這樣的話語。

而我決不因此而看不起恁的斯巴達，斯巴達因為是恁的生長之邦，所以我更加親愛牠。然而斯巴達到底是窮的，而恁是應得養尊處優的；斯巴達這個地方於恁的光榮不相配。恁是應當享用無窮的珍飾以及奢華的起居。恁既然看見了敵國的男子的服裝了，那麼恁也總可以猜到達達尼亞女郎的服裝是怎樣漂亮的。請恁賜愛罷，不要以為一個弗里吉阿的男子做了恁的丈夫是辱沒了恁，恁自身是生長於忒萊普尼安地方的一位鬪秀。

現在調和着水與蜜酒，給神們飲的，就是弗里吉阿人，而且是我們家的血統。與洛刺的丈夫也是個弗里吉阿人；這位使黑夜告終的女神不因他是弗里吉阿人而不愛。安開栖茲也是個弗里吉阿人，有翅膀的愛神的母親以能和他在伊達山岡上好合為快樂。而這兩位又是出於我們家的。至於我呢，我自以為我比涅雷阿斯不論在年齡上在容貌上都是值得恁中意的。

① 忒萊普尼 (Therapne) 是 Laonia 的一地，相近於斯達巴。

② 那時的希臘人都垂涎於弗里吉阿的財富，巴里此言微有譏意。

③ 這是指神們的「執爵者」甘尼美 (Ganymede) 據說甘尼美是普賴安的曾祖父 Icos 的兒子，因為貌美，一天在伊達山上行獵，被神宙斯幻化為鷹來取了去，使為神們的「執爵者」。希臘古俗，凡執爵者必年青貌美。又神們不飲烈酒而飲蜜酒，且亦攪和著水。大概古代人自己飲酒常和三分之一的水，所以設想神們也是如此。在這裏，涅維德設想巴里在誇耀了自己國家的富庶而後尚覺得未足，致又陳述他家祖先曾有為神所愛者，以見他的愛戀海倫毫不過分，而海倫理應回答他的愛。

④ 奧洛刺 (Aurora) 是黎明女神，故稱為「使黑夜告終的女神」。據說奧洛刺愛了 Tithonus 一或言是 Laomedon 之弟，或言是兒子，Laomedon 則是普賴安的父，即巴里之祖，並使他長生不死，但是可惜不能使他不老，Tithonus 既老而不死，自感生活無味，於是自願化為蚌。與洛刺和 Tithonus 的結合，生一子名 Memnon，在特洛亞戰爭中來援助他的父族，為 Achilles 所殺。

⑤ 安開 栖茲 (Anchises) 是 Carys 和 Ihemis 的兒子，而 Themis 又是 Ius (也是普賴安的祖父) 的女兒。安開 栖茲 為「有翅膀的愛神的母親」——即美神 維那 所愛，常幽會於伊達山，雖挪絲卒而生一子，即易泥斯 (Aeneas) 是也。安開 栖茲 因誇示他和美神的祕密關係，為神們所妬，一日，安開 栖茲 忽為電光所擊，雙目遂盲。特洛亞被時，易泥斯負了盲目的父親逃至西西里。

⑥ 極言他家的男子甚至為女神們所愛，以見海倫非他莫屬。

⑦ 涅雷阿斯 (Neleus) 就是海倫的丈夫，斯巴達的國王。在這裏，詩人更設想巴里不但誇示了自家祖先的豔史，且又舉示海倫的丈夫本人及其家世實在玷辱了海倫的，以下一段就是揭發著涅雷阿斯祖先的不德的。

⑧ 極言他家的男子甚至為女神們所愛，以見海倫非他莫屬。

至少，我不至於使一個殘酷到嚇走了太陽的人做惡的阿翁。而且我的爸爸普賴安的父親也不是手染着岳父的血，而且使得麥忒隆海波永遠記着他的罪惡。我也沒有一位長囚在地下的幽泉中，渴得要命然而無法使飛泉沾唇，餓得要命然而頭頂的蘋果總是抓不到——這樣的會祖。而然而，這些醜德又何足論，如果從這樣醜惡家世出來的一人能佔有了您的肉身而

① 「阿翁」指巴里的父親普賴安。這一句是指涅雷阿斯的父親說的。涅雷阿斯的父親（或假父）Atreus 的妻子 Aerope 與 Thyestes（即 Atreus 之弟）有姦，是男的先有心引誘成的。Aerope 生了一女孩，實皆 Thyestes 的種子。後來 Atreus 竊得其體，便將 Thyestes 趕走。但是 Atreus 心有未甘，決意要殘酷地報復一下，因復召回 Thyestes，而殺了他和 Aerope 所生的兩個孩子，煮爲着饌給 Thyestes 吃。因爲太殘酷了，據說那天的太陽爲之逃避，——在宴會時太陽忽然沒有。（日蝕）此處巴里自謂他的父親不會有過這樣殘酷的行事。

② 「手染着岳父的血……」指涅雷阿斯的祖父的故事。涅雷阿斯的祖父 Pelops（即上註中的 Atreus 之父）在「復活」後（復活的故事見下註）到了 Iisa 國；Iisa 國王 Oenoneus 有女名 Hippodamia，因爲神的示兆曾謂 Oenoneus 將被女壻所殺，故 Oenoneus 要以賽車的方法擇壻。名爲擇壻，實要使他女兒終不得壻；因爲 Oenoneus 有的是駿馬，每賽必勝，而他所定的規則，勝了他的人固可得 Hippodamia 爲妻，敗者却連性命都不保。這樣賽過幾次以後，就沒有人敢用性命來作孤注了。Pelops 深知其隱，未賽以前買通了 Oenoneus 的管車人 Myrtilus，許以勝利以後分給國土之半。（因爲若勝了 Oenoneus，則不但得妻，且得國。）Myrtilus 答應了，私將 Oenoneus 乘車上的車轆拆去。於是在競賽時，Oenoneus 車覆而身死。這是 Pelops 殺了岳父。Pelops 既得 Hippodamia 爲妻，且承襲了 Iisa 國王位以後，忽又反悔他和 Myrtilus 的誓約，誘 Myrtilus 駕車行於山崖，就把 Myrtilus 推墮於崖下海水中。此 Myrtilus 墮海之處，即得名爲「Myrtraou」，故巴里謂「麥忒隆的誘波永遠記得他的罪惡」。

③ 這是涅雷阿斯的曾祖父 Tantalus 的故事。Tantalus 據說是宙斯和名爲 Pluto 的一位女仙所生之子。傳說中都以爲他是富有的國王，但爲何地之王，則不分明，或言是 Lydia，或言是 Argos 或 Corinth。據說他在先頗爲神們所喜，所以他常常請神們

且如果朱匹忒不得不紆尊作這樣一家的老丈人？呵，這是可怕的命運！夜的整夜「他」很不配他佔有您，很也配地享受您的萬般春情。而我呢，難得見着您的一面，而我們跟前又隔着個桌子，不能肌膚相親；而且即便在那難得的一面時，又有許多事使我加倍痛苦。這樣的宴會，比和仇人同席還要難受。每逢我看見那「僮夫」的手臂抱住了您的粉頸，我就覺得我來赴宴是活受罪。我氣炸了肺，我嫉妬，當我見他（可是我何必說得那麼絲毫，不遺漏呢？）探手在您的衣裳裏溫暖着他的手。

但是當您在我面前毫不勉強地和他親嘴，我只能舉起酒杯擋住了我的眼睛。當他緊緊地抱住您的當兒，我的眼光只得朝着地下，而我嘴裏的食物本來就嚼得很慢的，此時簡直吞不下去。我時時歎氣，而我却看見您——害人精呵，並沒忍住了您對於我的歎氣的微哂。我時時想用酒來解消我的熱情，但是酒反增旺了熱情，好比火上加油。我又時時想轉身告退，一切付之眼不見爲淨；然而總在我想走的當兒您的美目的一盼又將我拉住。我真是留也不好，走也不對；看着你們的親熱樣子，我痛苦，但是不見您，我的痛苦還要加倍。我所能做到，所當做到的，只有竭力按捺下我那發狂的戀情，但是我怎地也沒法掩飾。

吃酒。有一次，他忽然想試試神們的眼力，就殺了他自己的兒子 Pelops（即上註所述之 Pelops），責爲美着，請神們來宴飲。當這道人肉菜上席時，神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都不喫。獨 Demetra 因爲新孀了女兒，心緒混亂，竟不暇辨別，嘗了一些。她嘗的那部分相當於 Pelops 肩膀，所以後來神們使剝碎煮過了的人肉還原復活爲 Pelops 的時候，獨肩上無肉，乃以象牙代之。（這是 Pelops 復活的故事。）神們因 Tantalus 膽敢相試，罰他在地獄中受苦；他站在一道泉水中，永久渴，但不能取飲近在身旁的泉水，永久餓，但不能摘取那永遠掛在他頭頂的蘋果。另據一說，則謂 Tantalus 的受罰，並非因爲他殺了兒子以試神們的眼力，而是因爲他洩漏了神們的祕密。第三說則謂他偷了神們筵席上的蜜酒和長生不老的珍肴。第四說謂他收受了 Pandareus 偷來的宙斯的金狗。

● 海倫是宙斯（朱匹忒）與利達所生，已見第十五頁註一及第十九頁註四。此句及上句，皆有「涅雷阿斯來世雖不齒於衆口，然而海倫的嫁給了涅雷阿斯，已足使如此罪惡的一家沾了光榮」之意。這是加倍襯托出海倫的高貴，是更進一步的拍馬和難聞。這下面幾句及下一段又轉而用極感情的字句來聲訴巴里的戀愛的痛苦。

我這些話不是騙您的；您也知道我的心的顛傷，您是一切都了然的；光景只您一個人是心裏明白的！唉！有幾次我的眼淚盈眶將墜，我不得掉轉臉去，免得他追問我爲什麼哭。唉！有幾多次仗着酒壯了胆，我講着青年們的豔事，我是每個字都朝着您的面孔說的！而且捏造着一個假名，我也吐露過我心頭的隱秘。要是您理會得到，您總已知道我說的故事裏的癡情人就是我自己。不但如此呢，我還不止一次假裝着酒醉把我的心事更加赤裸裸地和盤托出呢。我記得那時您的衣襟鬆散着，您的胸脯半露哦——您的半露的胸脯直鑽進我的眼睛裏；您的胸脯，比白雪比牛奶都更美，而且比擁抱您的母親那時的荷未更美。●我癡癡地看着您的胸脯，那時我剛好端着酒杯，這該死的酒杯的耳柄竟從我手指間滑溜。逢到您給您的小女兒赫邁奧妮（*Hermione*）親了嘴，我就立即從她那小小的嘴唇上轉吮着您的口脂。●有時候，我佯裝着疲倦我躺着，我假托唱着舊式的情歌，我却輕輕哼出我的戀意；我一邊哼，一邊朝您點頭示意。最近，我大胆對您的侍女的班頭克萊美尼和厄忒拉，婉達我的心事；●她們沒有話告訴我，可是我的祈訴只到了一半，就把她們嚇得逃走。

呵，神們何不將您作爲什麼偉大競賽的獎品呢；誰得勝，誰就得您爲妻；●例如希波米尼司把瑟納烏斯的女兒帶走，作爲他賽跑勝利的錦標；●又如喜坡達邁阿落到了那個弗里吉阿人的懷抱；●又如那大力的赫刺克利在博取第雅奈拉的當兒力拔

● 荷未（*Jove*）就是神王宙斯。因爲他是幻化爲白鵝去引誘海倫的母親利達的，所以這裏是說海倫的胸脯比宙斯幻化的白鵝之白更美。

● 言巴里千方百計思親香澤，見海倫和自己的小女兒接吻，便立即假裝着撫愛那小女兒也和她接吻，借此間接得接海倫的口脂。這描寫了他的癡情，也描寫了他的可憐。

● 克萊美尼（*Clymene*）和厄忒拉（*Aethra*）二人，據說後來海倫跟巴里逃走的時候也一同去的。

● 在這裏，巴里又轉換詞令，企圖感動海倫。他要使海倫確信他的愛心之堅，他表示了只要有海倫作爲目標，他任何冒險都不辭。他不是專想用花言蜜語來博女人歡心的。

● 希波米尼司（*Hippomenes*）是海神波塞頓的曾孫，與瑟納烏斯（*Sarpedon*，*Paedon*國王）的女兒阿塔蘭塔賽跑得

了阿岐羅阿斯的巨角。①要是以悠爲獎品，那麼，不論在任何冒險的競賽，我都將證明我的勇敢無可比擬；我將使悠明白我的拚命爭戰的結果。然而現在，使我無勇可施，使我只能向悠——絕世的美人呀，向悠哀求；我哀求悠不肯讓我親吻一下悠的脚。呵，光榮的悠呀！呵，光榮勝過悠的兩個兄弟的悠呀！②呵，悠——直配做荷未的夫人，悠要不是他的女兒！③我不是得悠爲妻帶悠回到喜琴港口，就是我寧願漂泊，埋骨在太那倫的泥土。④我的心頭中的那一箭可不輕，⑤這屺傷已經深透進了我的骨髓了。

勝，因得 Atalanta 爲妻。Atalanta 以美著名，求婚者甚多，Atalanta 乃定以賽跑爲選擇之方法，勝者得她爲妻，不勝者必死。

Atalanta 善跑，許多求婚者都送了性命。希波米尼司因得女神維娜絲給以三枚金蘋果，在賽跑時逐時拋在地上，Atalanta 爲金蘋果所眩惑，俯拾三次，遂爲希波米尼司所勝。據另一說，則勝 Atalanta 者非是希波米尼司而爲 Milanion 而 Atalanta 亦作爲 Zeus 和 Clymene 所生的女兒。

② 喜坡達邁阿 (Hippodamia) 的故事已見前註。據傳說，Pelops 曾爲弗里吉阿之王，被逐後始至 Elis 而以詐術得妻且爲 Pisa 國王。故此云「落到了那個弗里吉阿人的懷抱。」

③ 第雅奈拉 (Deianira) 是 Aetolia 王 Oeneus 的女兒，把她作爲錦標的辦法，是求婚者必須互相角力，最後的勝者可以得她。競爭得最猛烈的，是神阿岐羅阿斯 (Achelus) 與希臘神話中有名的大力英雄赫刺克利 (Hercules)。阿岐羅阿斯先以赫刺克利角力不勝，乃化爲水牛，再與赫刺克利角鬪，但仍失敗，被赫刺克利拔去了一角。

④ 「兩個兄弟」指 Castor 和 Pollux。據傳說，此二人曾參加了索回海倫的戰爭，當海倫尙屬少女時被 Theseus 搶去。(見上註) 後因 Castor 與人爭妻被殺而 Pollux 則是不死之身，Pollux 請於宙斯，要不是使 Castor 亦成爲不死之身，則他自願有死。宙斯允其請，但用了執中的辦法，使他們兄弟二人每日各半輪流居於天上和冥土。他們於是爲雙子星座，給水手以便利，故神話中以爲他們二人都是水手的保護者。

⑤ 見第二十六頁註一。

⑥ 太那倫 (Tarenthum) 是 Laconia 的海角。

⑦ 「一箭」言爲愛神之箭射中也。

我的姊姊的話是對的，（現在我可想了起來了；）她說我的性命將送在這天意的一箭。呵，海倫！不要藐視天上來的命運。庶幾您的願望可以得到神們的佑護。我還有很多的話要對您說，但那些且留待夜的寂靜中您在您的床上接待我時當面再談。您怕羞麼，您不敢背棄夫妻的情愛麼，您不敢破壞合法婚姻應守的貞操麼？呵，太拘束的海倫呀，您不要把自己弄成了傻子，您難道以為像您那樣的美人能够始終保守清白，要不是您改變了您的容貌，就是您必然要惹下風流孽債；美貌和貞潔向來是無法兩全。朱匹忒專喜和美人兒幹那偷偷摸摸的歡愛，光艷逼人的維娜絲也醉心於偷漢；而且事實上您之所以得為朱匹忒的女兒也是從偷情來的。既然您是朱匹忒和利達的女兒，而且如果您的祖先的血液對您有影響，那麼，您的終於能保清白也實在難說呀。

不過，等您到了我的特洛亞以後，您依然可以孤芳自賞；但願只有我一人做了您的白璧微瑕。現在呢，且讓我們放蕩一下；這點兒不檢，將來我們的正式婚禮也就彌補過了——如果維娜絲的允諾不是一句空話。而且我們目前這一步，甚至您的丈夫也在憐憫——他的憐憫不用言語，却是行動。他的走開，光景就是給一個空兒讓您的客人覓愛偷歡。幹麼他剛剛揀這當兒遠赴克里特（Crete）？呵，他這做丈夫的，真是出奇的慷慨！他臨走的時候，還對您說：「夫人，這位伊達佳賓你代我好好兒招待。」我說老實話，您就沒有履行您那出門去的夫君的囑托，您的客人您並沒好好兒招待。而且廷達魯司的令媛呀，您難道希望這個疏

① 指海倫和巴里的戀愛是天意。

② 從「太拘束的海倫呀」句起，直到此句，巴里在用極猛烈的方法攻擊海倫最後的「防線」。他假定海倫之所以猶豫，因有貞潔一念，他就舉了維娜絲及海倫自己的母親為例，力言「美貌與貞潔向來是無法兩全」。由前者，他證明美人大都風流，由後者，他證明美人無以自保清白。他暗示道，即使海倫能拒絕了巴里的要求，然而神們的狡猾，如朱匹忒引誘利達的故事，還是終於無法躲避的。他要使海倫相信自己未必能終守清白，則他的誘惑便有機可乘了。他並且從遺傳上立論，使海倫的自信心動搖。

③ 克里特，島名；在特洛亞戰爭前，據說島上的王名 Minos。海倫的丈夫那時到克里特去，據說爲了料理一筆財產，那是他的舅父（Minos 的兒子）遺留給他的。

④ 廷達魯司是海倫的名義上的父親，見前註。

忽的人能够充分寶愛您的千嬌百媚的價值？您弄錯了；他是不懂得溫存體貼的。如果他懂得到他的這一份豔福是無價之寶；他就不會將牠交托給一個男人而且又是一個生客。難道我的話語以及我的一片癡情都不能得您垂憐；那麼，機緣的巧合也在牽撮我倆了此一段風流債。否則，我倆便是傻子，比他還要傻——這樣方便的機會，肯輕輕放過。這幾乎是他親手引一個情人來給您呀，求您利用您那沒頭腦的丈夫的粗忽罷。

如今您是獨睡在寂寞的繡榻，我也單身躺在淒涼的客床。我倆同樣守着空房，要是我和您，您和我，合體共歡，那麼，清冷的長夜就會比白日中午加倍光燦。那時我願對一切神明發誓，只要您一句話，神明在上，我此生是您的，我當面披瀝肝胆給您看，您是我的一切。如果您害羞，如果您怕人家說是您私奔，那麼，一切惡名都由我個人來担当罷！我決意學取伊久斯的兒子的榜樣，^①我決意學取您的兄弟們的榜樣，^②提秀斯搶走了您，而您的兩位昆仲搶走了琉息帕斯的雙生姑娘，這都是您的親見親受，難道您就忘記了麼？——而我竊願我將是他們以後的第四位。

特洛亞的戰船是近在眼前，人手和武器都齊備；槳與順風會使牠立刻破浪如飛。您將像一位有權力的大王后經過那些達達尼亞的城市，^③百姓們將以為您是新封的女神而夾道歡迎。^④您所到的地方，處處將焚香獻酒，肉桂的芳燭燭天而獻儀的膏血滿地。我的父親和兄弟，我的母親和姊妹，所有特洛亞的主婦，整個特洛亞，都將給您送禮。啊！我這裏說的，還不到將來快樂的一半的一半呢；您將來享受的，比我這封信裏說的多而又多呢。是不是您又在担心中，我搶了您去就會引起一場惡戰，雄武希臘勢必動員牠的武士？可是，請告訴我，搶妻的事從前有過那麼多，那一個曾經靠了武力而歸還原主？相信我罷，那個是簡直不用担

① 伊久斯 (Aegens) 的兒子就是提秀斯。提秀斯搶走海倫的事，已見前註。

② 海倫的兩個兄弟 Castor 和 Pollux 的事蹟，已見前註。據說這兩兄弟曾用武力搶走了琉息帕斯 (Leucippus) 前已訂親的女

兒 Phoebe 與 Elaira。

③ 達達尼亞已見前註。

④ 這是古代的風俗，凡有權勢而好名的女人都被尊稱為「新封的女神」。

心事。

從前色雷斯人托名為北風，強搶了伊勒克條斯的女兒，然而未聞比斯吞地方受了戰禍。①拍加塞的耶孫在他那異鄉人的船裏偷載着非息斯的姑娘，然而帖撒利的土地並沒被科爾奇斯人的手所傷。②提秀斯，也會搶走過您，也會搶走了邁諾斯的女兒，可是邁諾斯並沒出動克里底的大軍。③在這種事上，通常是驚懼比危險大，而委屈了受驚的她通常又是事後自慚她那時的胆怯。

況且，即使竟如您所担心，不免要惹動刀兵，那麼，我也不是無勇之徒，我的武器鋒利得很。亞細亞的軍備並不弱於您的鄉邦；

① 據希臘神話，北風神 Boreas 搶走了伊勒克條斯 (Erechus, 雅典王) 的女兒 Orithyia。此處說是色雷斯人 (Thracians) 因為他們將自認為 Boreas 的一族。(因為據說北風神的 Boreas 住在色雷斯的 Haemus 山中。) 比斯吞 (Biston) 是 Mars 和 Calirrhoe 所生之子，據說曾在色雷斯沿海建立了 Bistonica 城，故「比斯吞地方」亦即借指色雷斯。或謂色雷斯有湖名 Bistonica，故色雷斯亦得此名。

② 耶孫 (Jason) 是有名的取得金羊毛的英雄。他是帖撒利 (Thessaly) 的 Iolous 的王國兒子，幼時，他的王位被 Pelias 所竊，他性命亦幾遭不測。長大後，向他 Pelias 索回他的國土，Pelias 佯許之，但有一條件，必須耶孫到科爾奇斯國 (Colchis) 取得有名的金羊毛。這金羊毛是有毒龍守護的，而且飄海到科爾奇斯路上危險也很多，Pelias 是想此害了耶孫。但是耶孫和許多少年英雄坐了有名的 Argo 船，居然到了科爾奇斯國王的女兒 Medea。一見耶孫就愛上了，私相為助，於是耶孫竟取得金羊毛且帶了 Medea 而歸。後來耶孫又因科爾奇斯國王的女兒 Medea 報復的手段極殘酷，溫維德在擬情書中亦擬有失戀時的 Medea 給耶孫的信，稱為「拍加塞的耶孫」者，因為帖撒利國有城名拍加塞 (Pergasae)。耶孫乘以冒險的大船 Argo 即在此城建造。又科爾奇斯國內有大河曰非息斯 (Pharis)，以此河名代國，故稱 Medea 為「非息斯姑娘」。

③ 提秀斯事已見前註。此處則指他曾到克里底島救回雅典所賣的七對少年男女。(原來雅典每年須以少男少女各七人進貢給克里底島上的半人半牛的怪物 Minotaur。——這據說是克里底王邁諾斯「Minos」的后 Paspheue 與水牛交合而生，住在迷園中——供其大嚼，而雅典之必須納貢，則因曾被邁諾斯打敗。) 提秀斯是自願作為進貢的七少年之一而去的，他到了克里底，也像耶孫似的被國王的女兒 Ariadne 一見愛上，她給他一把寶劍並一團綫，寶劍殺了半人半牛的妖怪，線則助他出了迷園。他帶了 Ariadne 而去，也同耶孫一樣並且據說 Ariadne 和他生了一子，旋即被棄，也和 Medea 一樣，溫維德亦擬有 Ariadne 被棄後給提秀斯的信。

亞細亞有的是勇士如雲，亞細亞是富庶，有的是戰馬數不清。亞特魯斯的兒子涅雷阿斯也不比巴里更勇敢，他的武藝也不見得比我高強些。差不多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殺了仇人，我奪回了被搶的羊羣，我因此得了我現在這名稱。●差不多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每門必勝，我手下的敗將中就有伊里渥諾斯和第易福巴斯二人。●而且請您不要以為我在肉搏時不凶狠，我的箭是每發必中。

然而，這些少年時代的功業，您不能在他●身上找得呢？您不能在亞特魯斯的兒子的身上發見甚麼智巧呢？即使您能說他十全十美，您不能給他一位像海克托●似的哥哥呢？他●一個人就抵得整整一軍呢！您不知道我的權力有多麼大，您不知道我的潛勢力有多麼大。您還不很了然於您將委身於他的人是怎樣一種人呢。所以，要不是他們放棄了用武力奪回您的念頭，便是他們多立斯族（Darians）的軍隊被我粉碎成灰。而我也並不以為與師動衆來爭奪像您這樣一位非凡的夫人是不值得的；偉大的錦標必然要引起劇烈的爭鬥。要是全世界●爲了您的緣故而戰爭，那您的豔名亦將永垂不朽。但願——但願您莫再猶豫，從此依順了神的意旨，接受了我的要求，一心一意受用着我所預許您的一切。

●巴里又得名爲 Alexander，此字之希臘語根爲 “Alexan” 有「赴救」之意。

●伊里渥諾斯（Ilionens）此處所指者當爲 Pilobus 之子，在特洛亞戰爭中戰死。另有一伊里渥諾斯，則爲 Aeneas 的同伴，以智勇出名。●第易福巴斯（Delphobus）即在後來巴里死後娶了海倫的那人，但海倫後來又棄了他而仍歸於涅雷阿斯。他也是普賴安的兒子。

●指海倫的丈夫涅雷阿斯。下句的「亞特魯斯的兒子」也是指涅雷阿斯的。

●海克托（Hector）是巴里的哥哥，特洛亞第一條好漢，也是世界聞名的勇士。後來特洛亞戰爭中，特洛亞全仗他一人抗拒希臘聯軍至十年之久。

●指海克托。

●在那時，世界的範圍是小的。希臘半島和小亞細亞西端的特洛亞確可代表著全世界。後來特洛亞戰爭（爭奪海倫的戰爭）既起，希臘方面固然是各族的聯軍，而特洛亞方面也有許多與國，所以說「全世界爲了海倫而戰爭」並不算誇張的。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0388B



世界文庫

9

076845

5

行

